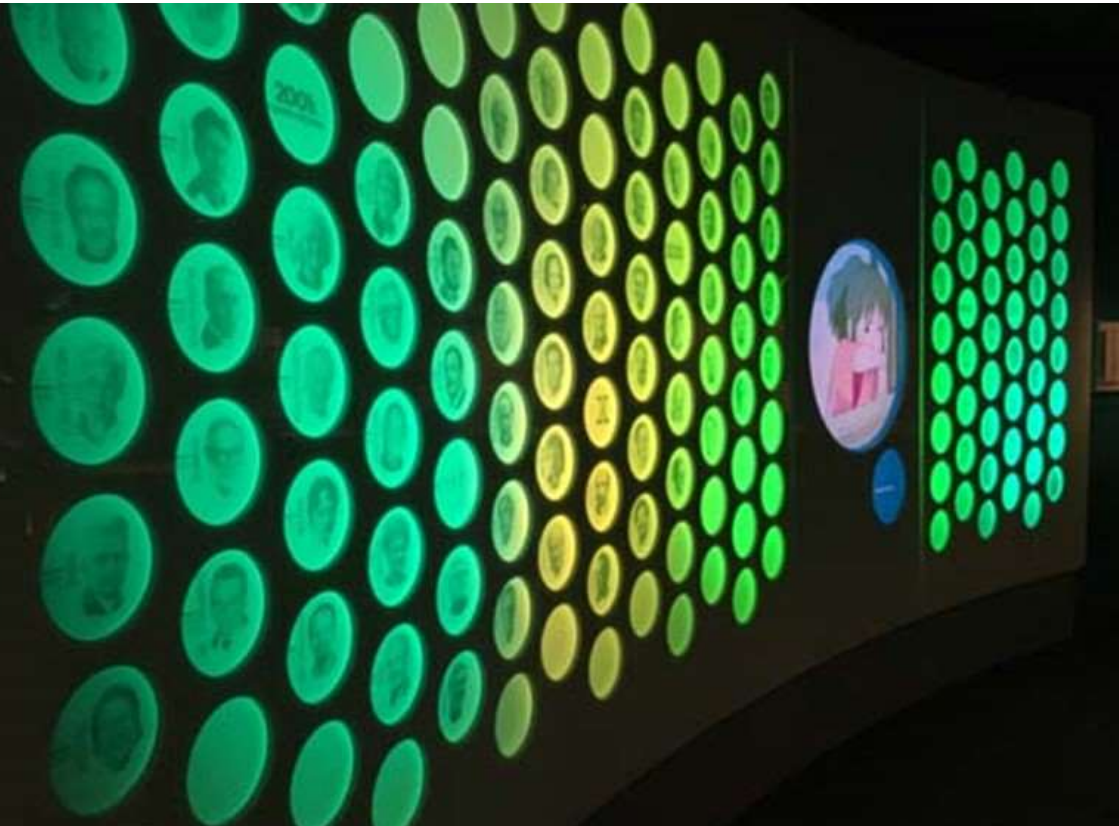
The Science Fiction Hall of Fame,

Volume One

科幻名人堂 Vol 1



# 前言

“科幻名人堂”（Science Fiction and Fantasy Hall of Fame）这个名字科幻迷们应该时有所闻。

1996 年，堪萨斯科幻奇幻小说协会和堪萨斯大学的科幻小说研究中心共同组建了这个荣誉奖项，并且每年都颁发给对科幻有突出贡献的作家或编辑，包括两名生者和两名逝者，之后名人堂开始退出（并在几年后又返回了）奇幻领域，之后又加入其他媒体类型。2004 年起，名人堂并入了流行文化博物馆（Museum of Pop Culture）……

本书书名说的并不是上面这个“科幻名人堂”。

——而是 1972 年由罗伯特·斯里弗伯格编辑的一本短篇小说集，全名叫"The Science Fiction Hall of Fame, Volume One, 1929–1964"。从名字看就知道，只有最好的科幻小说才能被收入进来，可以说相当霸气了。

第一卷发行后的第二年，小说的第二辑"The Science Fiction Hall of Fame, Volume Two, 1895-1962"在英美两地发行。编辑本· 博瓦专门收集了他认为被星云奖错过的最优秀的科幻作品。（星云奖在 1966 年才建立，之前发表的科幻小说无法被提名。）

《科幻名人堂》第一卷里的短篇国内已全部分散地引进过，而第二卷的大多数也被译成过中文。本书将其进行了整理，以飨读者。

最后，本书的秘密：想看的话见“后记”（把书翻到最后一页）。

# 目录

001 封面
002 前言
003 目录

Stanley G. Weinbaum / "A Martian Odyssey" / 1934
006 火星奥德赛 / 斯坦利·G.温鲍姆 著

John W. Campbell / "Twilight" / 1934
037 黄昏 / 约翰·坎贝尔 著

Lester del Rey / "Helen O'Loy" / 1938
061 金凯伦 / 雷斯特·德尔·雷 著

Robert A. Heinlein / "The Roads Must Roll" / 1940
074 让道路滚动不息 / 罗伯特·A.海因莱因 著

Theodore Sturgeon / "Microcosmic God" / 1941
120 微宇宙的上帝 / 西奥多·斯特金 著

Isaac Asimov / "Nightfall" / 1941
152 日暮 / 艾萨克·阿西莫夫 著

A. E. van Vogt / "The Weapon Shop" / 1942
191 武器店 / A.E.范·沃格特 著

Lewis Padgett / "Mimsy Were the Borogoves" / 1943
234 好难四儿啊，那些鹈鹕鸽子 / 刘易斯·帕吉特 著

Clifford D. Simak / "Huddling Place" / 1944
273 喧嚣之地 / 克利福德·D.西马克 著

Fredric Brown / "Arena" / 1944
293 竞技场 / 弗雷德里克·布朗 著

Murray Leinster / "First Contact" / 1945
318 异星遭遇 / 莱因斯特 著

Judith Merril / "That Only a Mother" / 1948
347 徒有慈母心 / 朱迪思·梅丽尔 著

Cordwainer Smith / "Scanners Live in Vain" / 1948
358 扫描者的庸碌人生 / 考德维纳·史密斯 著

Ray Bradbury / "Mars is Heaven!" / 1948
398 火星是天堂! / 雷·布拉德伯里 著

Cyril M. Kornbluth / "The Little Black Bag" / 1950
419 小黑包 / C.M.考恩布鲁斯 著

Richard Matheson / "Born of Man and Woman" / 1950
449 父母的结晶 / 理查德·马西森 著

Fritz Leiber / "Coming Attraction" / 1950
453 即将上映 / 弗里茨·雷伯 著

Anthony Boucher / "The Quest for Saint Aquin" / 1951
468 寻找圣阿奎那 / 安东尼·布彻 著

James Blish / "Surface Tension" / 1952
488 表面张力 / 詹姆斯·布利什 著

Arthur C. Clarke / "The Nine Billion Names of God" / 1953
527 神的九十亿个名字 / 阿瑟·查尔斯·克拉克 著

Jerome Bixby / "It's a Good Life" / 1953
534 人生多美好 / 杰罗姆 比克斯白 著

Tom Godwin / "The Cold Equations" / 1954
553 冷酷的方程式 / 汤姆·戈德温 著

Alfred Bester / "Fondly Fahrenheit" / 1954
581 可爱的华氏度 / 阿尔弗雷德·贝斯特 著

Damon Knight / "The Country of the Kind" / 1955
603 温良国度 / 达蒙·奈特 著

Daniel Keyes / "Flowers for Algernon" / 1959
618 献给阿尔杰农的花 / 丹尼尔·凯斯 著

Roger Zelazny / "A Rose for Ecclesiastes" / 1963
656 致《传道书》的玫瑰 / 罗杰·泽拉兹尼 著

701 后记

# 火星奥德赛

[美] 斯坦利·G.温鲍姆

在阿里斯远征队狭小的机舱里，贾维斯尽量伸展着身体，使自己感到舒适。

“空气可以尽情呼吸喽！”他欣喜若狂。“在那外边稀薄的空气里呆过后，感觉这里的空气就像是浓汤！”他朝着火星上的景象点点头。透过飞机舷窗的玻璃向外望去，在越来越近的月光照映下，火星显得轮廓模糊，孤独凄凉。

其他三位同情地注视着他——普兹，工程师；勒鲁瓦，生物学家；还有哈里森，天文学家兼远征队队长。迪克·贾维斯是这个著名工作队——阿里斯远征队的化学家。这个远征队是第一批踏上地球的神秘邻居——火星的人类。这当然是在过去，在那个疯狂的美国人多亨奈以生命为代价完成了原子弹爆炸后不到 20 年的时候，在同样疯狂的卡多萨依靠这个原子弹爆炸乘船到了月球后仅 10 年的时候。阿里斯这 4 位队员是名副其实的先锋队。除去五六次登月远征，除去德兰西的那次去金星这颗诱人的星球却最终遭到失败的航行，他们就是第一次感受到地球以外的万有引力的人，当然也是第一批成功地离开了地球-月亮系的工作人员。可是只要想一想其中的艰难困苦——在地面上，要在适应室里呆上几个月，学会呼吸跟火星上一样稀薄的空气；在窄小的火箭里要战胜失重感，那火箭是由 21 世纪那种运转不稳的反应电动机所驱动；更重要的是要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想到这些，这种成功他们是受之无愧的。

贾维斯伸了伸身子，用手指碰了碰由于冻伤而擦破了皮在脱落的鼻尖。他又心满意足地舒了口气。

“好了，”哈里森猝不及防地发了火，“我们是否该听听发生的

事了？你准备得井井有条，乘了一架辅助火箭出发了。我们有 16 天时间没见到你的踪影，最后普兹在这里一个疯狂的蚁冢里找到了你。你那时正与一个模样怪异的驼鸟为伴！说说是怎么回事，老兄！”

“叔叔？”勒鲁瓦大惑不解地问道。“哪个叔叔？”

“他是说‘说说’”普兹神情严肃地解释道。“就是……是讲讲。”

贾维斯脸上不带一丝笑意，与哈里森迷惑的目光相遇。“是这样，卡尔·”他表示同意普兹，口气严肃。“我‘述述’那个！”他舒舒坦坦地用德语咕哝了一句，开始了他的叙述。

“按照命令，”他说，“我看着卡尔在这里起飞朝北飞去，接着我就进了我的那个飞行小囚室朝南飞去。你该记得，队长——我们接到过命令不许登陆，只能四处侦察，寻找令人感兴趣的地方。我打开两架相机，一路喀嚓作响，咝咝声不断，我飞得很快，也飞得相当高——约有 2000 英尺——这有两个原因。第一，这样能使相机的视野更广；第二，由于底部喷射出来的气流在这里他们叫作半真空的这种空气里穿越距离较远，要是低空飞行，就会搅起尘土。”

“从普兹那里我们知道了一切，”哈里森咕哝道。“不过，我希望你保全了那些胶卷。他们或许能抵偿这次漫游火星的开销；还记得公众怎样拥挤着抢购首批月球图片吗？”

“胶卷倒没事，”贾维斯回嘴道。“好，”他继续说，“刚才说到我一路上疾速飞行，速度相当快；正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在时速不到 100 英里时，机翼在空中的升力并不大，即使那时我还得借助底部喷器机。

“因此，以这样的速度，这样的高度，再加上由于底部喷射出来的气流所造成的模糊不清的情况，能见度根本就不好。不过，我还是足以看清，辨认出我飞行的下方正好是我们登陆以来整整一个星期里一直在考察的这块灰色平原——一样黑乎乎的植物，一样满地爬行的没完没了的行星小动物，或者像勒鲁瓦所称呼的，生

物豆荚。我就这样一路飞行，根据指示每小时汇报我的位置，也不知道你们是否听到我的汇报。”

“我听到过！”哈里森厉声说道。

“往南 150 英里处，”贾维斯继续说道，说话口气沉着，“地面变成了一片低平的高原，除了沙漠和橘黄色的沙土外，别无他物。那时，我琢磨着我们的猜想是对的，我们意外发现的这块灰色平原实际上是辛梅里亚姆海，我发现的橘黄色沙漠就相应叫作克桑斯地区。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再飞行 200 英里我就该到达另一个灰色平原，克劳尼亚姆海，然后，另一个橘黄色的沙漠，赛尔 Ⅰ 或 Ⅱ。我真的到了这些地方。”

“普兹在一个半星期前就核实了我们的位置！”队长不满地说道。“给我们讲讲关键的事。”

“就要讲到了！”贾维斯说道。“进入赛尔 20 英里处——信不信由你——我越过了一条运河！”

“普兹拍摄过 100 条呢！给我们听点新鲜的东西！”

“那么他也看到过一座城市？”

“有 20 座呢，如果你把那些土堆也叫作城市的话！”

“那好，”贾维斯说道，“从现在起我就讲些普兹没见到过的东西！”他擦了擦冻得通红的鼻子，继续说道。“我知道在这个季节，白天长达 16 个小时，因此，从这里出发——飞了 8 个小时——800 英里后，我就决定返回。我仍在赛尔上空，是 Ⅰ 号还是 Ⅱ 号我说不准，进入这个地区还不到 25 英里。就在那里，普兹的宝贝引擎停止不动了！”

“停止不动？怎么回事？”普兹焦虑地问。

“原子冲击波变得软弱无力。我立即就开始失去高度，突然就在赛尔的中央我遭到重重一击！在窗户上把鼻子也撞破了！”他懊恼地擦了擦那受伤的部位。

“你也许有没有试试，冲洗那个引擎燃烧室碰碰硫酸？”普兹用

很不规范的英语询问道。“有时候那个引线也会放出一种次级辐射。”

“没有！”贾维斯深感厌恶地说。“我当然不会试着这样做——不会老是那样做！再说，那次碰撞撞平了起落架，并且打飞了底部的喷气机。即使我把那东西开动——那又能怎样？从正底部进来的喷射气流，不出 10 英里，就会把脚下的地板熔化掉！”他又擦了擦鼻子。“令我幸运的是，1 英磅在这里重量只有 7 盎司，不然的话我早该被压扁了！”

“我会修理！”工程师突然叫道。“我敢说这并不严重。”

“或许不严重，”贾维斯挖苦地表示同意。“只是飞不起来了。没什么严重的，只是我面临两种选择，要么等着被发现，要么尽力走回去——800 英里哪，并且也许再过 20 天我们就得离开了！每天 40 英里哪！行啊，”他作出最后的决定，“我决定走回去。同样有被发现的可能，再说这能使我忙于赶路。”

“我们可能会发现你。”哈里森说。

“这毫无疑问。不管怎样，我用座椅上的一些带子拼凑成一条绳带，背上水箱，带上一条子弹带，一支左轮手枪，还有一些罐头食品，就这样出发了。”

“水箱！”小个子生物学家勒鲁瓦叫喊道。“它可有四分之一吨重呢！”

“没装满。大约地球上重量的 250 磅，而在这里就只有 85 磅。还有，再加上我自己的 210 磅体重在火星上只有 70 磅，这样，连同水箱，我总重量为 155 磅，换句话说，比我在地球上的日常体重还轻 55 磅。在进行每天 40 英里的流浪时，我合计着这事。噢——当然我还带了一个保温睡袋，以度过火星上这些严寒的夜晚。

“我出发走了，一路上非常迅速地弹跳着。大白天 8 个小时意味着起码要走20英里。不用说这显得很累人——在松软的沙漠上，苦苦行走，看不到任何东西，连勒鲁瓦的爬行生物豆荚也没有。但

大约 1 小时光景我就来到运河——只是一条约 400 英尺宽的干涸的壕沟，直得就像一条显示在铁路运行图上的铁路。

“不过，不知在什么时候，里面有过水。壕沟上覆盖着一层清绿色草坪似的东西。可是，当我走近时，那草坪从我脚边移走了！”

“嗯？”勒鲁瓦问道。

“是的，那是你生物豆荚的一个亲属。我抓了一个——一瓣样子像草的叶片，约跟我手指一样长，长有两条瘦长多茎的腿。”

“他在啥地方？”勒鲁瓦非常急切。

“他让我给放走了！我还得赶路，所以我就像一把犁一样向前推进，那会走的草在我前面分开，又在我身后合拢。就在这时，我从中走出来，又回到了橘黄色的赛尔沙漠。

“我一路上埋头赶路，稳步向前，咒骂着这使得行走如此累人的沙漠，还有，偶尔也咒骂着你那台瘪脚的发动机，卡尔。刚好在黄昏前我到达了赛尔的边界，俯瞰灰色的克劳尼亚姆海。我知道这里有 75 英里的路要赶，接着还有克桑斯沙漠中的 200 英里，再加上差不多同样路程的辛梅里亚姆海。我乐意吗？我开始咒骂你们这些家伙为何不找到我！”

“我们在努力，你这个笨蛋！”哈里森说。

“这不顶用。行了，我合计着最好还是乘着天还亮爬下赛尔边界的悬崖峭壁。我找到了一个容易爬的地方，就下去了。克劳尼亚姆海跟这地方一模一样——着了魔似的无叶植物以及成串的爬行动物，我看了一眼就拉出睡袋。到那时为止，你看，在这个半死不活的世界里，我还没遇到什么值得忧虑的东西——就是说，没什么危险的东西。”

“真的吗？”哈里森问道。

“还真的呢！等我讲到时你就会听到是怎么回事了。喏，我正要钻进去睡觉，突然听到最不可思议的一种鬼把戏！”

“啥是……是鬼把戏？”普兹问。

“他说，‘我不知道’，”勒鲁瓦听成了法语，解释说。“也就是说，‘莫名其妙的事’。”

“不错，”贾维斯表示同意。“我觉得莫名其妙，于是我就偷偷地过去要弄个明白。那边有一阵骚闹声，像是一群乌鸦在吃一群金丝雀——呜呜声，咯咯声，呱呱声，金丝雀的啼啭声，应有尽有，我绕过一簇树墩，看见了特威尔！”

“特威尔？”哈里森说道。“特维尔？”勒鲁瓦和普兹也说道。

“那只奇特的驼鸟，”讲述者解释道，“至少，如果要说得不结结巴巴，特威尔就是我能发出的最接近的声音。他叫起来有点像‘特尔威尔尔’。”

“他在干什么？”队长问。

“他在被吃掉！当然，还在尖叫，谁都会这样。”、

“被吃掉！被什么东西吃掉？”

“后来我弄清楚了。当时我能看见的就是有好几只黑色绳状的手臂缠结着一个看起来像是普兹向你们描述过的东西：一只驼鸟。很自然，我本不打算干涉；如果两个动物都危险的话，那我就少了一个要担忧的。

“可是那鸟类动趣开始渐渐占了优势，用 18 英寸长的喙发出恶狠狠的进攻，夹杂着愤怒的尖叫。还有，有一二次我还瞥见那些长在手臂末端的东西！”贾维斯战栗着，“但是关键的还是我注意到那鸟类动物的脖子上挂着一个黑色的小袋或是说小箱！它是有智能的！要么就是经驯化的，我想。不管怎么说，这使我作了最后的决定。我拔出自动手枪，尽可能瞄准，朝着它的对手开枪。

“那些触角一阵垂死挣扎，喷射出一股黑色的脓浆，接着那东西发出一声令人作呕的吮吸声，缩起身子，收起手臂，就钻进了地下的洞里。另一个发出一连串咯咯声，站起来摇摇晃晃兜着圈子，那腿约莫跟高尔夫球棒一样粗。突然它转过身来面对着我。我立即握住手中的武器，我们两个就眼瞪着眼相互看着。

“实际上，这火星上的东西并不是鸟。它甚至不像鸟类动物，只是初看一眼还像。它确实长有长喙，还有一些羽毛状的附属物，可那长喙实际上不是喙。它有点儿会弯曲变化，我看得见喙尖慢慢弯曲，左右移动；简直像是集长喙与象鼻子于一体。它长有 4 个脚趾的脚，4 个手指的那种玩意——你会把它们称作手，还有一个小小的圆滚滚的躯体，一个长长的脖子，末端就是小小的脑袋——还有那个长喙。站起来约比我高出 1 英寸，还有——行了，普兹见过的！”

工程师点点头：“对！我见过！”

贾维斯继续着。“就这样——我们四目相对。最后那动物发出一连串啪嗒啪嗒声，叽叽喳喳声，并向我伸出手，手里没有东西。我把这当作是友好的表示。”

“也许，”哈里森绕着弯儿说，“它看看你那个鼻子，就把你当作它的兄弟了！”

“哼！你闭嘴不说倒反而会逗人喜欢！不过，我还是收起枪说道，‘噢，别客气”或者类似的什么话，那东西就走过来，我们就成了朋友。

“到那时候，太阳已经落得很低，我知道我该生堆火或者钻进保暖睡袋。我决定生火。我在赛尔悬崖脚下选了块地方，我的背能感受到岩石折射过来的一点热量。我开始一块块折断火星上这种干涸的植物，我的同伴领会了我的意思，就抱来一大捆。我伸手拿火柴，可那火星人在小袋中搜索出一个东西，看起来像是一块炽热的煤。只碰一下，火就熊熊燃烧起来——你们都知道在这个大气层里我们要生火有多费劲！

“还有他那个口袋！”讲述者继续说，“那是件制造出来的玩意，我的老兄；在一端挤压一下，它就噗的一声打开了——在中间挤压一下，它就会合上，合得天衣无缝。比拉链还好。

“这样，我们眼瞪着火堆，过了一会儿，我决定跟火星人尝试

一下某种交流。我指着自己说，‘迪克’；他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伸出一只瘦削的爪子指着我，重复说‘剔克’。接着我指着他，他就发出那种嗥鸣声，就是我说过的特威尔；我摹仿不出他的口音。事情进展顺利；为了强调这些名字，我重复着‘迪克’，然后，指着他‘特威尔’。

“可到这里我们卡住了！他发出几声短促的尖叫声，听起来像是表示否定，又说一些像‘普一普一普一鲁特’的声音。可这还仅仅是开始；我总是成了‘剔克’，至于他——一会儿是‘特威尔’，一会儿是‘普一普一普一普鲁特’，一会儿成了16个别的乱七八糟的声音！

“我们就是难以沟通。我试过‘岩石’，试过‘星星’，还有‘树’、‘火’，天知道还试过别的什么，我尽管竭尽所能，却连一个字也没理解！在连续两分钟内，没一个东西名称相同，如果说这就是语言的话，那我就可算是炼金术师了！最后我放弃了努力，把他叫作特威尔，看来还行。

“可特威尔却对我的一些单词抓住不放。他记住了其中两三个单词，我认为这已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就如你习惯了一种语言，而随着形势的发展，你得造出几个单词来一样很不容易。可对他的谈话，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要么是我没听懂他的一些微妙之处，要么就是我们思维不同——我倒相信后一种看法。

“我相信这点还有其他一些原因。过一会儿，我放弃了语言这件苦差使，试了试数学。我在地上涂写上二加二等于四，并用石子来解释说明。特威尔又一次领会了意思，并告诉我三加三等于六。又一次我们看来有了进展。

“这样，明白特威尔至少具有小学教育程度，我画了个圆表示太阳，先指看男瞄圆，接着指着太阳最后的余辉。然后，我圆了水星，还有金星，还有我们的地球母亲，还有火星，最后，指着火星，我把手朝四周一挥，作一个包罗一切的手势，来表示火星就是我们目前所处的环境。我正渐渐升级，想告诉他我的家在地球上。

“特威尔对图解理解得还好。他用长喙戳了戳草图，伴随着一连串啼嗄声和咯咯声，他给火星加上了火卫一和火卫二，接着又画进地球的卫星月亮！

“你们明白这说明什么吗？这说明特威尔的种族使用望远镜——说明他们是文明开化的！”

“绝非如此！”哈里森厉声说。“从这里可以看到月亮是一个第五星等的星星。他们用肉眼就可以看到月亮的循环往复。”

“月亮，是这样！”贾维斯说。“你没领会我的意思。水星是看不见的！可是特威尔了解水星知识，因为他把月亮放在第三颗行星的位置，而不是第二颗。如果他不知道水星，他就会把地球放在第二，火星第三，而不是第四 j 懂了吗？”

“哼！”哈里森说。

“反正，”贾维斯接着说，“我继续上我的课。事情顺利进行，并且看来我能使他懂得我的意思。我指指图解上的地球，接着指指我自己，再接着 t 为了得出最后结论，我指着我自己，然后指着几乎在天顶上空绿光四射、光辉照耀的地球本身。”

特威尔发出一声短促而兴奋的尖叫，由此我断定他明白了。他上下跳跃，突然他指着自己，接着指着天空，接着又指指自己指指天空。他指指自己的腰部接着指指牧夫座α星，指指自己的脑袋接着指指角宿一，指指自己的脚接着又指指五六颗星星，而我目瞪口呆地看着他。然后，突然，他猛然一跃。老兄，这是怎样的一跳！他径直跃入星光中，75 英尺就好像当作 1 英寸！我看到他在天空中黑影绰绰，看到他转回来，头朝下向我飞过来，他的长喙像支标枪，啪地一声砸在地上！他正好砸在沙地里我画的太阳圆周的中央——不偏不斜！

“疯子！”队长说道。“十足的疯子！”

“我也真是这样认为！我只是张大嘴眼巴巴地瞪着他，看他从沙地里拔出脑袋站立起来。这时我琢磨着他没明白我的意思，我就

把这该死的一大套说明从头到尾又讲了一遍；可结果还是一样，特威尔鼻子朝下砸在我画的图画中央！”

“也许这是一种宗教仪式。”哈里森提醒说。

“也许是，”贾维斯含糊其词地说。“你看，我们就在那里停住了。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交流思想，可是然后呢——就出了毛病了！我们之间有些东西不一样，风马牛不相及；我并不怀疑特威尔认为我古怪，正如我认为他古怪一样。我们的头脑仅仅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世界，并且也许他的考虑角度与我们的角度一样正确。可是——我们走不到一块，事情就是这样。不过，尽管困难重重，我还是喜欢特威尔，并且我有一种奇怪的把握，肯定他也喜欢我。”

“疯子！”队长再次说道。“真是疯了。”

“是吗？等着瞧。有两三次我认为也许我们——”他停下来，接着又继续他的陈述。“不过，我最后还是放弃了，钻进我的保温袋去睡觉。那火根本没有使我感到温暖，可这该死的睡袋却管用。关上睡袋，5 分钟后就觉得闷热。我稍微打开一点，嘿！约莫零下 80 度的空气扑鼻而来。原来因火箭冲撞时碰出来的肿块，就在这时又锦上添花，多了这么个可爱的小冻疮。

“我不清楚我睡觉时特威尔在干了什么。他原先坐在附近，可当我醒来时，他不见了。不过，当我刚从睡袋里爬出来，就听到一种啁啾声，他过来了，从那三层楼高的赛尔悬崖上滑翔而下，长喙朝下落在我身旁。我指指自己，又指向北方，而他指指自己又指向南方，可当我背上行装上路时，他跟着一同来了。

“老兄，他行走多快呀！一跃就是 150 英尺，伸展着身体像一枝长矛滑过空中，长喙朝下落在地上。对我走路慢慢蹭蹭，他似乎很是惊讶，但过了片刻，他就落在我身旁，只是每隔几分钟他才跳跃一次，一鼻子插在前面离我一条街远的沙地里。接着他就会朝着我飞驰而来；起初看到他鼻喙像个长矛朝我过来，我还感到紧张不

安，可他最后总是落在我身边的沙地里。

“这样我们俩默默赶路，穿越克劳尼亚姆海。跟这里同样的一种地方——沙地里生长着或在你脚下爬行着同样古怪的植物，同样小小的绿色生物豆荚。我们说着话——不是因为我们相互听得懂，这你明白，而只是为了作伴。我唱着歌，我猜想特威尔也在唱；至少，他的一些嗥鸣声，啁啾声带有一种微妙的‘节奏。

“接着，为了换换花样，特威尔会卖弄他那寥寥几个英文单词。他会指着一个突露的物体说‘岩石’，又指指一块鹅卵石再说一次‘岩石’；或者碰碰我的手臂说‘剔克’，接着再重复着说。对于同一个字能连续两次表示同样一个东西，或者同一个字能用来表示两个不同的东西，他似乎觉得非常好玩。我不禁纳闷，也许他说的语言跟地球上某些民族的原始语言不一样——你知道，队长，比如说吧，像分布在东南亚及大洋洲的矮小黑人，他们没有任何类属词。没有词表示食物或水或人——可是有词表示好的食物与坏的食物或者表示雨水和海水，或者表示强壮的人和脆弱的人——但没有表示类属的名词。他们太原始，不懂雨水和海水只是同一种物体的不向方面。可是特威尔的情况却不同；那只是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有不可思议的不同之处——我们的思维对对方来说都格格不入。不过——我们都喜欢上了对方！”

“疯子，就这么回事，”哈里森抢白说道。“所以你们俩都如此喜欢对方。”

“行了，那我喜欢你！”贾维斯刻毒地还击道。“不过，”他继续说，“不要有这样的想法，认为特威尔有什么古怪之处。事实上，我感到没有完全把握的只是对于我们这样受到高度赞扬的人类智慧，他难道真的耍不出一两个花招？噢，他不是一个有智慧的超人，我猜想；但不要忽略了这一点，他能设法理解一点我的思维活动，而我对他的思维活动却一点也琢磨不透。”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队长含蓄地说，而普兹和勒鲁瓦却眨巴

着眼，听得专心致志。

“等我讲完了，你就能对此作出判断。”贾维斯说。“喏，那天一整天再加上第二天一整天，我们在克劳尼亚姆海上默默赶路。克劳尼亚姆海——时间之海！嗨，在那次行走完时，我已欣然同意了夏帕勒利取的这个名字！就那么一个无边无际的灰色平原，长满奇异植物，没有一丝其他生命的迹象。这地方如此枯燥单调，到第二天傍晚时分看到克桑斯沙漠时，我竟然会感到很高兴。

“我完全筋疲力尽了，可特威尔似乎精力充沛如初，尽管我从没看他喝过或吃过什么。我想凭他那几个伸展鼻子跨越一条街区的俯冲，他可以在两个小时内就穿越克劳尼亚姆海，可他却坚持跟我在一起。有一两次我给他水喝；他接过我的杯子把水吮吸到鼻喙里，接着就把水全部小心翼翼的注回到杯中，神情严肃地还给我。”

“就到我们瞧见克桑斯沙漠，或者说它边界的悬崖时，有一团讨厌的沙漠阴云吹了过来，不像我们在这里遇到过的那样糟糕，但是有意要冲着我们过来。我拉出保暖睡袋的透明盖蒙住脸，设法对付过去了，可我看见特威尔用一种长在鼻喙底下像胡须的羽毛状附属物盖住鼻孔，又用一种类似的绒毛挡住眼睛。”

“他是一种沙漠动物！”小个子生物学家勒鲁瓦突然喊道。

“是吗？为什么？”

“他不喝水——他能适应沙漠风暴——”

“这证明不了什么！在这个叫作火星的干燥的小星球上，任何地方都没有足够的水可供浪费。要是在地球上，这种地方我们会全叫作沙漠，你说是不是。”他停了一下。“不过，沙漠风暴吹过以后，有股微风一直吹在我们脸上，不算强，没有搅起沙子。可是，突然从克桑斯沙漠悬崖处一路漂过来一些东西——小小的，透明的球体，跟玻璃网球一模一样！不过很轻——轻得简直可以在这稀薄的空气中漂浮起来——还是空心的；至少，我敲开两个，除了一股难闻的味道，里面没其他东西出来。我向特威尔问及这些玩意，可他

只一味说‘不，不，不”我就把这当作是表示他对这些东西一无所知。它们就这样跳跃着过去了，好像风滚草，或像肥皂泡，我们就一步步朝克桑斯走去。特威尔又一次指指其中一个水晶球说‘岩石’，可我累得不想跟他争论。后来我弄清了他的意思。

“我们终于到达了克桑斯悬崖脚下，那时白天已剩下不多。我决定可能的话就睡在高原上，如果有什么危险的东西，我推断着，那么在克劳尼亚姆海的草木中潜行觅食的可能性要比在克桑斯的沙堆里大。这不是因为我见到过哪怕一次的危险迹象，除了那个诱惑特威尔的手臂像绳的黑色东西，况且很明显那东西根本就不会潜行觅食，只是把猎物引诱到它够得着的范围。当我睡着的时候它也引诱不了我，再说特威尔，看来根本就不睡觉，只是整个晚上耐耐心心地坐在一旁。我纳闷，那牲畜怎么就诱惑了特威尔，可是我根本就没办法问他。后来，这事我也弄清楚了；那牲畜像个恶魔！

“不过，我们那时正沿着克桑斯悬崖脚下缓缓而行，寻找一个容易爬行的地方。至少，我是这样！特威尔可以轻而易举地跳上去，因为那悬崖要比赛尔低——约60英尺。我找到个地方就开始上去，咒骂着背在背上的水箱——除了在攀爬的时候以外，它没有让我操过心——突然我听到一个声音，我觉得似曾相识！

“你知道在这稀薄的空气中，声音多么容易使人受骗上当。枪声听起来就好像是软木瓶塞打开时噗的一声。可是这声音却是火箭的嗡嗡声。果然不出所料，在向西约 10 英里处，介乎我与落日之间，我们的第二架辅助火箭疾飞而去。”

“去的是我！”普兹夹杂着法语说，“我去找你。”

“对！这点我知道，可这对我有什么用？我紧贴着悬崖，叫喊着挥舞着手。特威尔也看见了，发出一连串啭鸣声，啁啾声，一边还跃上屏障接着又腾入高空。而我却眼巴巴看着机器嗡嗡响着消失在南方的阴影里。

“我攀爬到了悬崖上。特威尔还在兴奋地指点着，啭鸣着，一

边向着空中疾飞而去，又头朝前飞落下来，背朝下倒着身体一头砸在沙地里。我指着南方，又指指自己，他就说，‘是——是——是’，但在某种程度上，我猜想他以为那飞行物是我的一个亲属，或许是一位家长。也许我对他的智力评价有欠公平；现在稻认为确实如此。

“没有引起火箭的注意，我感到极度失望。我拉出保暖睡袋爬了进去，因为我已能明显感受到夜间的习习凉气。特威尔一鼻子砸在沙地里，缩起腿和手臂，看起来活像那边一棵不长叶子的灌木树。我想他整个晚上都是这个样子。”

“保护性模仿！”勒鲁瓦突然大喊道。“明白吗？他是沙漠动物！”

“到了早上，”贾维斯继续说，“我们又出发了。在克桑斯沙漠里还没走 100 码，我突然看到一样奇怪的东西！这东西普兹没拍过照，我敢打赌！

“一排小金字塔一体积很小，不足 6 英寸高，铺展在克桑斯沙漠上，一眼望不到尽头！用极小的砖块搭起来的小建筑，中间空空的，并且截去顶部，或者说至少是顶部开裂，空无一物。我指着它们问特威尔说‘什么？”可他却发出一串表示否定的嗥鸣声，我想，是表示他不知道。所以我们就走开了，顺着那排金字塔：因为他们往北延伸，而我也是往北。

“老兄，我们跟踪着金字塔走了好几个小吼过了一段光景，我又注意到一件古怪的事情：金字塔渐渐变大了。每个金字塔砖块一样多，可是砖块变大了。

“走到中午，金宇塔已高及肩膀。我看了两三座——全都一样，顶部开裂，空无一物。我还检查了一两块砖；是硅石，与天地造物一样古老！”

“它们日晒雨淋，被风化了——边缘没有了棱角。即使在地球上，硅石也不易风化，何况在这种气候下！”

“你认为有多古老？”

“5 万——10 万年。我怎能说得清？我们在早上见到的那些小些的就更古老——也许要古老 10 倍。化为碎屑。要使他们变成这样得经历多长岁月？50 万年？有谁知道？”贾维斯停了一会。“这样，”他继续说，“我们顺着路线。特威尔指着它们说了一两次‘岩石’，可他在前面已这样说过许多次了。再说，他这样说也没有什么错。

“我试着盘问他。我指着一座金字塔问‘人？”并暗示我们两个。他发出一种咯咯响声，表示否定说，‘不，不，不。不是一——一——二。不是二——二——四’；同时一边揉擦腹部。我只是瞪眼看着他，而他把刚才这一番又重新说了一遍，‘不是一——一——二。不是二——二——四。’我只是目瞪口呆地凝视着他。”

“这不就说明问题了！”哈里森大声叫喊，“疯子！”

“你这样想吗？”贾维斯带着嘲讽的口气问道。“行了，我弄清楚不是那么回事！‘不是二——二！不用说，你不理解，对吧？”

“不理解——你也不理解！”

“我想我明白了 j 特威尔在用他知道的仅有的几个英文单词来表达一个非常复杂的思想。恕我提个问题，数学使你想到什么？”

“想到——想到天文学。或者——或者逻辑！”

“这就对了！‘不是一——一——二！特威尔在告诉我金字塔的建造者不是人——或者说他们没有智能，他们不是理性动物！懂了吗？”

“嘿！真该死！”

“你也许是该死。”

“那，”勒鲁瓦插嘴问，“他为什么揉擦肚子？”

“为什么？因为，我亲爱的生物学家，他的脑袋就长在那儿呀！不是在他小小的头部——而是在他的身体的中部！”

“这不可能！”

“要不是在火星上，那确实不可能！这种动植物群不是地球上的；你的生物豆荚就证明了这一点！”贾维斯咧嘴笑着，又继续他

的陈述。“不过，我们在克桑斯沙漠上继续赶路，大约下午过半时，又有一件古怪的事情发生了。金字塔到了尽头。”

“到了尽头！”

“对，古怪的是那最后一座——现在已有 10 英尺高——上面居然盖了顶！明白吗？不管建造这金字塔的是什么，现在仍然在里面；我们刚才循着他们 50 万年古老的源头一直追踪到了现在。

“特威尔几乎是和我同时注意到了这座金字塔。我猛地一下拉出了自动手枪（里面装有一梭博兰开花弹），特威尔就像耍花招一样手法敏捷，从袋里迅速拨出一支古怪的玻璃小左轮手枪。那手枪跟我们的武器很相似；只是枪柄大了些，这样他长有 4 个爪子的手就能握住。我们就这样握看武器作好准备，一边悄悄地顺看几排空空的金字塔走上去。

“特威尔先发觉有动静。顶层的砖块在隆起、摇晃，突然之间顺着金字塔的边沿滑了下来，发出微弱的碰撞声。接着——有东西——有东西出来了！

“一条长长的，银灰色的手臂出现了，后面拖着一个披挂着盔甲的身体。披挂着盔甲，我是指，长有甲鳞，银灰色并且发出暗淡的光。那手臂把身体举出洞口；那个动物就哗啦一声落在沙地上。

“那是一种难以归类的动物——身体像一个灰色的大酒桶，一端是手臂和一个像嘴巴的口；另一端是僵硬的尖尖的尾巴——就这样完了。没有其他肢体，没有眼睛、耳朵、鼻子——什么也没有！那东西拖着身子爬了几码远，把尖尖的尾巴插在沙土里，挺直身子，就这样坐着。

“特威尔和我看了有十几分钟才见它移动。接着，随着一声嘎吱嘎吱声、寒塞率率声，就像是——噢，就像是弄皱一张挺括的纸张——那手臂移到嘴巴孔处，从里面出来了一块砖！手臂小心地把砖放在地上，那怪物又一动不动了。

“又过了 10 分钟——又有一块砖。简直就是一位天生的砖瓦

匠。我正要悄悄走开继续赶路。这时特威尔指着那东西说了声‘岩石’！我发出一声‘嘿’？他又说了一遍。接着，伴随着几声嗥鸣声，他说，“不——不——”，并像吹口哨似的叹了两三口气。

“这时，我总算理解了他的意思，说来奇怪！我说，‘没有呼吸？’并用动作解释这个字。特威尔欣喜若狂；他说，‘对，对，对！没有，没有，没有吐吸！’说着就纵身一跃飞了出去，鼻子朝下落下来，离那怪物竟约一步之遥！

“我被惊呆了，你们可以想象！那手臂还伸出来拿砖块，我就料想会看到特威尔被抓起来撕得血肉模糊，司是—一什么也没发生！特威尔连续重击那畜牲，而那手臂拿了砖块整齐地放在第一块旁边。特威尔又笃笃地敲击那身体，一边说‘岩石’，而我越加紧张，想亲眼去看一看。

“特威尔又说对了。那东西是岩石，并且它不会呼吸！”

“你怎知道？”勒鲁瓦厉声问道，一双黑眼睛兴趣盎然，炯炯有神。

“因为我是个化学家。那牲畜是用硅石制成的！沙地里肯定有不含杂质的硅，那东西就是靠吃这东西为生。明白了吗？我们，还有特威尔，还有那边的那些植物，甚至还有那些生物豆荚都是碳素生物 i 而这东西通过另一种化学反应生活。它是硅素生命！”

“硅素万岁！”勒鲁瓦夹着法语叫喊着。“我曾经猜疑过，现在这就是证据！我必须去看看！我应该——”

“行啊！行啊！”贾维斯说。“你可以去看。可是，那东西就在那里，活也好，死也好，每 10 分钟动一次，就只是为了移动一块砖。那些砖是它的排泄物。明白了吗，法国佬？我们是碳素，我们的排泄物是二氧化碳，而这东西是硅素的，它的排泄物就是二氧化硅——硅石。可是硅石是一种固体，因此就成了砖块。而它把自己围在里面，当它封顶时，就移到了一个新的地方重新开始。难怪它发生嘎吱嘎吱声费力行进！一个年纪上了 50 万岁的生物！”

“你怎知道年纪有多大？”勒鲁瓦显得狂暴。

“我们从头追寻着它的金字塔，是吧？倘若这东西不是建造金字塔的人，那么在我们找到它时，那一连串的金字塔就会在某个。地方结束的，是不是？结束后会重新以小金字塔开始。这很简单，是不是？

“可是他自行繁殖，或者说，尽力想这样。在第三块砖出来之前，有一阵轻微的塞慕牵率声，啪的一响，冒出一连串小水晶球。那是他的生殖细胞，或者说是种子——随便你把他们叫作什么。他们跳跃着穿过克桑斯沙漠，就像刚才在克劳尼亚姆海中从我们身边跳跃而过一样。我也凭直觉知道他们怎样运行——这供你参考，勒鲁瓦。我认为那由硅素构成的水晶壳只不过是一个保护层，就跟蛋壳一样，而有效成分却是里面的气味。是某种气体侵蚀硅素，一旦那硬壳在那种元素附近破裂，就会开始产生一些反应，最终就长成跟那个东西一样的动物。”

“你应该试验一下！”小个子法国人叫喊着。“我们得打破一个看看！”

“是吗？喏，我试过。我在沙地里打碎了两个。你是不是想要在 1 万年后回去看看我是否栽种了一些金字塔型的怪物？到那时候很可能你就能明白了！”贾维斯停顿了一下，深深吸了一口气。“主啊 j 那古怪的动物！描绘一下？又瞎又聋，没有神经，没有头。脑——就像是 ~ 个机械装置，可是却——永恒不朽！肯定会一直造砖，建塔，只要硅素和氧气存在，即使没有了硅和氧，它也只会停止下来。它不会死。如果 100 万年中有一些偶然因素再次给它带来食物，那就又会有它，随时又会运行起来，尽管头脑和文明已成为过去。古怪的动物——可我还遇见了更奇怪的一个！”

“如果这样的话，那准是在你的梦里！”哈里森咆哮着。

“你对！”贾维斯口气严肃地说道。“某种意义上说，你说对了。幻觉怪兽！那名字最好不过了——并且那是能想象出来的最凶恶

的、最可怕的造物！比狮子更危险，比毒蛇更狡诈！”

“快说！”勒鲁瓦恳求道。“我必须去看看！”

“不是这个恶魔！”他又停顿下来。“好了，”他接着说，“特威尔和我离开了金字塔怪兽，奋力赶路，横穿克桑斯沙漠。因为普兹没有发现我，我已感到累了，并有点儿泄气，而特威尔的嗥鸣声越加使我神经质，还有他飞翔时的那种俯冲动作。所以，我就一声不吭地大步走着，一个小时接着一个小时地穿越着那单调的沙漠。

“下午 3 点，地平线上低低的有一条黑色的线映入我们的视野。我知道是什么东西。那是一条运河。我曾经乘着火箭穿越过，那表明我们在克桑斯沙漠里正好走了三分之一的路程。想到这个令人高兴，是吗？毕竟，我还是赶上了时间里程表。

“我们慢慢地向运河靠近；我想起这条运河边上围了一层宽阔的植物带，泥堆城就在运河岸边。

“我感到累了，这我刚才说过。我一直在想着能热气腾腾美餐一顿，接着，由此我一跃想到，在到过这样一个令人疯狂的星球后，就连婆罗洲也显得这样的美好，这样的亲切，还由此想到了古老的小纽约，想到了我在那里认识的一个女孩——范西·朗。认识她吗？”

“幻想场面的表演者，”哈里森说。“我收听过她的节目。讨人喜欢的金发女郎——在‘巴拉圭茶点’节目时间里表演舞蹈和唱歌。”

“那是她，”贾维斯说这句话有点不合乎语法。“我和她相当熟悉——只是朋友，懂我的意思吗？——尽管她到阿里斯来为我们送行。喏，我那时就想着她，感到非常孤独，而我们一直都在接近那一排类似橡胶的植物。

“这时——我说，‘到底是什么？’就瞪眼看着。啊，是她——范西。朗，清清楚楚地站在_棵稀奇古怪的树下，一边笑着，一边挥着手，就跟我记得的离开她时的那情景一样！”

“那么你也一样疯了！”队长说道。

“伙计，我那时差不多跟你想的一样！我瞪大眼睛，拧了自己

一把，闭上眼睛然后又睁开眼一看——可是每一次，都是范西·朗在微笑着招手！特威尔也看到了什么；他嗥鸣着咯咯响着走了，可我几乎没听见他的声音。我在沙地上朝看她跳跃过去，惊奇碍甚至忘记问问自己是怎么回事。

“我离她不到 20 英尺时，特威尔飞速一跳把我抓住了。他紧紧抓着我的手臂，叫着‘不——不——不！’声音短促刺耳。我猛力想把他摇开——他很轻就好像是用竹子制成的—一可是他边用爪子紧紧掐住我，一边叫喊着。终于我又恢复了某种理智，在离她不到 10 英尺的地方停了下来。她就站在那里，看起来就像是普兹的脑袋那样实实在在！”

“啥？”工程师问道。

“她微笑着招手，边招手，边微笑，我站在那里，跟勒鲁瓦那样目瞪口呆，而特威尔吱吱喳喳叫个不停。我知道这不可能是真实的，可是——她就在那里！

“终于我喊了‘范西！范西·朗！’她还是不停地微笑招手，可看起来真实得就好像我没有离开过她；可现在，我离她有 3700 万英里。

“特威尔拔出他的玻璃手枪，把枪指着她。我抓住他的手臂，但他挣着想把我推开。他指着她说，‘不吐吸！不吐吸！，我懂了，他指的是范西·朗那玩意是不存在的。老兄，我的头都发晕了！

“可是，看到他把武器指着她仍然使我紧张不安。我不知道为何站在那里看着他仔细地瞄准，可我就站在那里。接着他就扣动了扳机；随着一小股蒸汽，范西·朗就不见了！在她站着的地方是一个黑色的盘缠在一起的手臂像绳子的令人恐惧的东西，就跟我把特威尔解救出来的那东西一样。

“幻觉怪兽！我站在那里头晕目眩，看着它渐渐死去，而特威尔又是叫又是唱。最后，他碰碰我的手臂，指着那盘缠在一起的东西，边说，‘你一——一——二，他，一——一——二。’他重复说了十来次后，我懂了。你们有谁懂？”

“懂！”勒鲁瓦用法语尖声说遭。“我——我懂！他的意思是说你想到某样东西，那怪兽他就知道了，这样你就看到所想的东西！一条狗——条肌肠辘辘的狗，它就会看到一块有肉的大骨头！或者说闻到骨头味道——对不？”

“对！”贾维斯说。“那幻觉怪兽借助它牺牲品如饥似渴的渴望来诱捕猎物。鸟儿在筑巢季节就会见到配偶，狐狸在搜寻猎物时，就会看到一只孤独无援的野兔！”，“他用什么法子？”勒鲁瓦询问道。

“我怎么知道？地面上的蛇是怎样用魔法把鸟儿哄到嘴巴里的？是不是还有深海里的鱼把牺牲品引诱到嘴巴里？老天！”贾维斯说得不寒而栗，“你明白那怪兽有多残暴吗？现在我们得到了警告——可是从此连我们的眼睛都不能相信了。你也许会看到我——我也许会看到你们中的哪一个——而在其背后却只是又一个黑色的凶残的怪兽！”

“你朋友怎么会知道的？”队长唐突地问道。

“特威尔？我真纳闷呢！也许他正在想着某样东西，本不可能使我感兴趣，而我开始跑时，他就意识到我看到了不同的东西就提醒了他。或者也许那幻觉怪兽只能投射单单一种意象，而特威尔看到了我看到的东西——或者什么也没有。我又不能问他。可这又是一个证据，证明他的智力跟我们相匹敌，或者超过我们。”

“他是疯子，我告诉你！”，哈里森说道。“什么东西作祟，使你认为他的智力能够跟人类相提并论？”

“多着呢！首先是那金字塔怪兽。在此之前，他可没有看到过；他好像是这样说。可是他认出来这是硅石构成的单调乏味的自动玩具。”

“他可能听说过，”哈里森反驳说。“他生活在这周围，这你知道。”

“那么那语言怎么回事？对于他的想法我一点也琢磨不到，而

他却学会了我的六七个单词。并且你有没有意识到就凭这仅有的六七个单词，他传递了多么复杂的想法？那金字塔怪物——那幻觉怪兽！仅仅一个词语他就告诉我一个是不会伤害的玩具，而另一个则是能够致命的摧眠术士。这怎么样？”

“嘿！”队长轻蔑地说。

“你尽管去嘿！你能做到这一点吗？就凭只知道 6 个英文单词？你能更进一步像特威尔那样，告诉我还有一种动物具有一种智力，这种智力跟我们大相径庭，因此根本谈不上理解——比起特威尔与我之间的理解更不可能吗？”

“噢？什么东西？”

“过一会儿再说。我要说明的一点是特威尔以及他的种族值得做我们的朋友。火星上某个地方——你会发现我是对的——有一个能跟我们相提并论的文明和文化，也许还不至可以相提并论。他们与我们之间的交流是有可能的；特威尔证实了这一点。这也许需要几年耐心的尝试，因为他们的头脑性质不同，但是比起我们接着遇到的那种头脑——如果算是头脑的话——那就小巫见大巫了。”

“接着遇到的头脑？什么接着遇到的头脑？”

“运河边上泥土城的居民。”贾维斯皱眉蹙额，接着又继续他的陈述。“我原以为那幻觉怪兽和那个硅素怪兽是能够想得出来的最奇怪的动物，可我错了。这些动物比起这两者来更加稀奇古怪，更加不可理解，比之特威尔，那更是不可琢磨，跟特威尔还可能有友谊可言；并且，如果运用耐心再集中注意力的话，甚至有可能交流思想。

“喏，”他继续说道，“我们丢下了那个钻回洞去的垂死的幻觉怪兽就一步步地朝着运河走去。路上，绿草如茵，脚下不时地蹦跳出那会走动的怪草，到我们到达岸边时，看到男 5 里流淌着一股黄色的细流。我从火箭上看到过的土堆城在右边约莫一英里的地方，我好奇心切，想去瞧上一瞧。

“从我原先瞧见的来看那里好像空无一人，如果有什么怪物潜伏在里面的话——那好，特威尔和我都带有武器。唉，顺便说一句，特威尔的那个水晶武器，还是个挺有趣的玩意；在那幻觉怪兽的插曲过后，我瞧过一眼。它能射出一颗小小的玻璃弹片，我想是有毒的，我猜一次至少能装 100 颗。推进剂是蒸气——是纯粹的蒸气！

“进气！”普兹重复道。“从啥东西出来的，进气？”

“当然是从水中出来的，这说都不用说！透过透明的枪柄就能看到里面有水，并且还有约莫——吉尔的另一种液体，粘绸并带点黄色。特威尔用力挤压枪柄——没有扳机——就有一滴水还有一滴黄色的东西喷入射击弹膛，水就变成蒸汽——砰的一声——就这样。这并不难；我想我们也能想出同样的原理。浓缩的硫酸能把水加热几乎到沸腾，生石灰也一样，再说还有钾和钠——

“当然，他的武器的射程范围没有我的远，不过在这样稀薄的空气里，这不算糟糕，况且它里面装的子弹真正有西部片中牛仔的那么多。那枪战斗力也强，至少在对付火星生命方面；我试了试，对准其中一颗怪草，要是那草既不枯萎，也不溃散的话，那才怪哪！因此，我认为那些玻璃弹片是有毒的。

“不管怎样，我们步履艰难地朝着泥堆城走着，我开始纳闷是不是这个城市的建筑者们挖了这些运河。我指向那城市然后又指着运河，特威尔就说‘不——不——不！’并朝南方打着手势。我把这手势理解为是其他种族挖掘了这运河系统，也许是特威尔的种族。我不得而知；也许这星球上还有一个别的智慧种族，或者有十几个。火星是一个古怪的小世界。

“离城市 100 码远处，我们横芽过一条所谓的路——只不过是一条压得结结实实的泥土小道，就在这时，突然，走过来一位土堆的建筑工！

“老兄，该谈谈那荒唐古怪的生灵了！看起来很像一个大肚汉，用四条腿快步小跑着，还长着另外上四条手臂，或者是触手吧。它

没长脑袋，只有躯体和手足以及布满全身的密密的一排眼睛。那圆筒似的躯体顶部是一个隔膜，绷得跟鼓面一样紧，除此之外就什么也没有了。它正推着一辆小小的铜质的小车，正好从我们身边狂奔而过，就像是成语中所说的：横冲直撞。它根本没注意到我们，尽管我想，在它从我身边经过时，那些朝我这边的眼睛稍微转动了一下。

“过了一会儿又来了一个，推着又一辆空的小车。一样的货色——它只是从我们身边飞奔而过。好吧，我不打算被那帮玩车的大肚汉搁在一边不予理睬，所以到第三个走近时，我就插在路中央——当然了，作好了跳跃的准备，要是那东西不停下来的话。

“可是它停下了。它停下来；从顶部的隔膜中发出一种响亮的击鼓声。而我呢，伸出双手说道：‘我们是朋友！’你猜猜那东西干了什么？”

“说了‘很高兴见到你’我敢打赌！”哈里森绕着弯说道。

“要是它这样说的话，那我也不会感到大惊特惊！它敲击着隔膜，接着突然之间，嗡嗡地说道，‘我们是笨——笨—一笨——友！’说着就把手推车狠狠地一击，朝着我冲过来！我跳到一边，而它就离我而去，留下我在后面目瞪口呆地看着。

“过了 1 分钟，又有一个急奔过来。这一个没有停下来，只是击鼓似地发出，‘我们是笨——笨——笨——友’的响声，说完就急匆匆地过去了。它是怎样学会那句话的？是不是所有这些生灵都相互保持着某种联系？是不是他们都是某种中心机体的组成部分？我不得而知，。可。我认为特威尔知道。

“这样，这些生灵从我们身边急驰而过，每一个都向我们致以同样的问候。这变得滑稽可笑；我从没想到过在这样一个被上帝遗弃的星球上会找到这么多的朋友！终于，我向特威尔作了二个迷惑不解的手势；我猜想他明白了我的意思，因为他说‘一——二——是！——二——二——四——不！’明白吗？”

“当然，”哈里森说。“那是火星上的童谣。”

“是吗？好吧，我渐渐习惯了特威尔的符号体系，并且是这样来理解的。‘一——一——二——是！’那些生灵是有智力的。‘二——二——四——不！’他们的智力与我们不属于同一种类，而是有所区别，并且超出了二加二等于四的逻辑推理。也许我没领会他的意思。也许他指的是他们的思维层次较低，只能理解简单的事物——‘一——一——二——是！’却不能够理解难度较大的事物——‘二——二——四——不！’可是从我后来看到的情况来分析，我认为他指的是另外一种意思。

“几分钟后，那些生灵们跑着回来了——先是一个，接着又是一个。他们的手推车装满了石头，沙子，大块大块的有弹性的植物，以及诸如此类的废物。它们嗡嗡地发出友好的问候，可是实际上听起来并不怎么友好，接着就继续急匆匆地赶路。过来的第三个我认为是我最早结识的那个，我决定再跟他聊聊。我就决定再次挡住他的路。

“他走过来了，嗡嗡地说着他的‘我们是笨——笨——笨——友’，并且停了下来。我看看他，他有四五个眼睛看着我。他又试了一遍通过警戒线时的口令，说着就推了一把小车，可我还是站着一动也不动。这时这个——这个受了挫的牲畜就伸出一条手臂，两个像手指的螯就拧住了我的鼻子！”

“哈！”哈里森大声吼笑道，“说不定那货色还有审美能力呢！”

“笑吧！”贾维斯咕哝着道。“那个鼻子我早已猛猛地挨了一次碰撞又长了个很不雅观的冻疮。可是，我还是‘哎哟！’大叫一声，跳到一边，那牲畜就飞跑着离开了；可是从那时起，他们的招呼就成了‘我们是笨——笨——笨——友！哎哟！’真是古怪的怪兽！

“特威尔和我顺着路正好通到最近的一个土堆。那些生灵们来来往往，搬运着成车的垃圾，根本就不注意我们的存在。那路深入进去就是个开口，朝下有个斜坡，就像是老的矿井，进进出出飞跑

着那圆筒状的人，用他们永恒不变的语句跟我们打着招呼。

“我一眼望进去，看到下面某个地方有盏灯，我好奇地想去看看。你可知道，那灯看来既不像火焰，也不像是火把，更像是一盏现代生活中使用的灯，那时我想我或许能得到一些有关这些生灵发展的线索。所以就走了进去，特威尔在后面尾随着，当然少不了几声颤抖的嗥鸣和吱吱的啁叫。

“那灯好生奇怪；劈劈啪啪，熠熠发亮，就像一盏老的弧光灯，可它来自安装在走廊墙上的仅有的一根黑色金属棒。那是电棒，这毫无疑问。显而易见，那些生灵相当开化。

“接着我又看到一盏灯照耀在闪烁发亮的东西上，我就继续进去看那盏灯，可这不过是一堆发亮的沙子。我转向入口处要走，可是该死，那入口处不见了！

“我那时猜想那走廊呈曲线形，或者我走进了一条偏道。可是我朝着我认为是进来的方向走回去，看到的却是光线更阴暗的走廊。那地方是个迷宫！里面全是通往各个方向的弯弯曲曲的通道，偶尔有几盏灯照明，并且不时地有生灵从身边跑过，有时推着一辆小车，有时没有推车。

“不过，起初我并不怎么担忧。特威尔和我只不过从入口处进来还没走上几步。可是在这以后，每走一步仿佛使我们进入更深的地方。最后，我试着跟踪一个推着一辆空车的生灵，心想他可能正要出去装垃圾，可是他却毫无目的地到处跑着，从一个通道进去又从另一个通道出来。当他开始像一只日本华尔兹鼠那样绕着一根柱子飞奔时，我就放弃了尝试，把水箱扔在地上，坐了下来。

“特威尔跟我一样，不知所措。我朝上一指，他就说‘不——不——不！’发出一阵嗥鸣，显得孤独无助。从这些本地人身上，我们得不到帮助。他们根本就不注意我们，除了让我们相信他们是我们的朋友——哎哟！

“主啊！我不知道我们在里面四处徘徊了多少时光，多少日日

夜夜！由于我感到完全精疲力尽，我睡了两次；特威尔看来从不需要睡眠。我们试着只沿着走廊向上走，可是那些走廊一会儿上坡，一会儿又接着下坡。在那该死的蚁冢里，温度始终不变；你辨不出是白天还是夜晚。我第一次睡觉后，也不知道是睡了 1 个小时还是 13 个小时，所以从手表上也看不出是半夜还是正午。

“我们看到了许多稀奇古怪的东西。在有些走廊上有机器跑动，但看来它们并不在做什么事情——只是轮子在转动。有好几次我还看到两个圆筒似的牲畜中间长着个小的，跟它们两个都连在一起。”

“单性生殖！”勒鲁瓦惊喜道。又夹带着法语，“通过芽植单性生殖，就跟郁金香一样！”

“就算你这样说没错，法国佬。”贾维斯表示赞同。“那些东西根本没注意过我们，除了我说的那样，用‘我们是笨——笨——笨——友！哎哟！’跟我们打招呼。他们看来没有任何形式的家庭生活，只是推着小车到处急速飞跑，运进垃圾。后来我终于发现了他们运垃圾干什么用。

“我们还算幸运找到了一条走廊，这走廊向上有一段很长的坡路。我正感到我们该是接近地面了，突然之间通道豁然开朗，进入一个穹顶居室，我们见过的仅此一个。唉，老兄！当我透过房顶的裂缝看到那日光似的景象时，我真想欢跃起来。

“这居室里有——有那么一种机器，仅仅是一个缓慢转动的特大轮子而已，其中有个生灵正在把垃圾倒入轮子底下。那轮子吱吱嘎嘎地把垃圾——沙啦，石头啦，植物啦，一股脑儿地碾成粉末，那粉末就不知筛落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们观看的当儿，其他生灵又鱼贯而入，重复着同样的程序，看来这样也就算完了。整件事情从头到尾无缘无故——不过这个古怪的星球就这个样子。并且还有另外一件事情，简直是稀奇怪诞得难以置信，可这都是事实。

“有一个生灵，倒好了车上的垃圾，把车哗啦一声推到一边，

自己镇定自若地挤到了轮子底下！我看着他被碾得粉碎，惊得呆若木鸡，发不出一声响声。一会儿以后，又有一个跟着他去了！他们做起这事还有条不紊，精确无误；一个没有推车的生灵就接过遗弃的小推车。

“特威尔看来并不惊讶；我指给他看下一个自毁者，他却只是不经意地耸耸肩，那样子像人，惟妙惟肖，好像是说，‘对此我无能为力。’他肯定或多或少了解一些这些生灵的情况。

“接着我还见到了别的东西。轮子后面有样东西，这东西在一种低低的轴承上闪闪发亮。我走了过来；那边有个跟蛋一样大小的小水晶物体，发出闪闪荧光，撞击着地狱之门。发出来的光近似静电发射，灼痛了我的双手和面颊，而就在这时，我又注意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还记得我长在左手大拇指的那个疣吗？看！”贾维斯伸出左手。“它渐渐干透，结果脱了下来——就像那样！还有我那个受伤的鼻子——哎，那疼痛像变魔术一样神奇消失了！那东西具有了射线的强烈Ｘ光性能。可能还不仅如此；它能破坏有病的组织而对健康的组织却丝毫无损！

“我正在想着要是能把它带回我们的地球去，这将是怎样一份礼物，突然我的思绪被一阵喧闹声打断。我们猛地冲回到轮子的另一边，刚好看到一辆推车被碾得粉碎。看来，有些自毁行为是出于疏忽大意。

“这时，。突然那些生灵在我们四周轰轰隆隆击鼓齐鸣，那噪音明显地具有危险性。他们成群地朝我们推进；我们倒退着出了我认为是刚才进来的那条通道，而他们闹轰轰地跟在我们后面。有推车的，也有空手的。疯狂的牲畜！成群队伍异口同声地喊着‘我们是笨——笨——笨——友！哎哟！’我不喜欢那‘哎哟’声；那声音太具有挑逗性。

“特威尔拔出了他的玻璃枪，我扔下水箱，这样就能够更加行动自如，并且也拔出了我的枪。我们在走廊里倒退着，那些圆桶状

的怪兽尾随着——大约有 20 个。真是稀奇古怪——那些推着装有垃圾的小车进来的怪物从我们身边通过，只相距咫尺，可是一点也没有注意我们。

“特威尔肯定注意到了这一点。突然，他一把抓出他那个灼热的香烟打火机跟整车的植物叶片一碰，噗地一吹！整车东西就烧了起来——可是推那辆车的怪物居然脚步丝毫不乱地继续往前走着！不过，这火还是在我们的‘笨——笨——笨——友，中引起了骚乱——这时我看到滚滚烟雾在我们身边打着转，盘旋而过；毫无疑问，入口处就在那边！

“我一把抓住特威尔朝着外面急速跑去，身后跟着那 20 个追击者。在日光下，那感觉就像是到了矢堂，尽管我那时一眼就看到太阳差不多已落下去了。这可不好，因为在火星上，夜里如果没有睡在保暖睡袋里的话，我就无法活——至少，要是不生火的话。

“猝不及防地，事情变得越加糟糕。那些生灵把我们围困在两个土堆之同的角落里，我们就站在习巧里。我没开枪，特威尔也没有；激怒那些怪兽毫无用处。他们在不远处停了下来，就开始嗡嗡作响，念叨起他们有关友谊的话。

“接着事情更糟！一个圆桶怪兽推着一辆车出来，那帮怪兽就一轰而上，匆匆钻进车里，取出大把大把的大约一脚长的铜制飞镖——看起来尖锐锋利——忽然之间，有一个从我耳边飞掠而过——飕的一声！这时要么开枪射击，要么就是等死。

“有一会儿，我们干得相当漂亮。我们逐个击倒了车边的几个，并设法使他们的飞镖尽量减少。可是突然传来了雷鸣般的轰隆声‘笨——笨——笨——友’声，‘哎哟’声响彻不断。他们整班人马都从洞里出来了！”

“老兄！我们完了，我知道我们完了！这时我意识到特威尔不会完蛋。他可以从我们身后的土堆跳过去，不费力气，就跟没有一样。可他为了我留了下来！

“唉，要是有时间的话，我也许会叫喊！从一开始我就喜欢特威尔，但是我是否会怀着一种知恩图报之情来像他这样做呢——假如说 f 是我曾经把他从第一个幻觉怪兽手下救了出来——他也已经为我做了同样的多，是不是？我抓住他的手臂，就说‘特威尔’，并往上指指，他懂了我的意思。他说，‘不——不——不，剔克！’说着就拿起手枪，迅速离开了。

“我怎么办？太阳一落山我准保完蛋，可是这一点向他解释不清。我说，‘多谢，特威尔，你是个男子汉！’并感到这并不是在恭维他。男子汉！能像他这样做的男人寥寥无几。

“这样我就‘砰砰’开枪，特威尔‘噗噗’射击，枪声大作，而那些圆桶怪兽在投掷飞镖并随时会向我们扑来，可还是念叨着有关我们是朋友的话。我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这时，突然一位天使从天而降，原来是普兹，这一来他那个底部喷气机把圆桶怪兽喷射得粉身碎骨！

“哇！我发出一声大叫，向着火箭冲过去；普兹打开门我就进去了，边笑边哭边大声叫喊！过了一会儿，我才想起特威尔；我往四周一看，刚好看到他鼻喙朝下纵身一跃跳过土堆走了。

“我费了多少口气才说服普兹去追赶啊！等到我们把火箭飞往高空，夜幕已经降临，你们知道这里夜色降临是怎么回事——就像关了一盏灯。我们在沙漠上空飞翔出去，降落了一二次。我叫喊着‘特威尔’。我想，我已经叫喊了 100 次了。我们没找到他；他步行如风，而我所听到的——要不然就是我想象出来的——就是一阵似有似无的吱吱嗖鸣嗡嗡啁叫，朝着南方漂浮而去。他走了，这真该死！我多愿——我多愿他没有走！”

阿里斯队的 4 位男士都沉默了——就连那个总是冷嘲热讽的哈里森也是。终于勒鲁瓦打破了寂静。

“我想去看看！”他咕哝着说道。

“对，”哈里森说。“还有那治疣药。你要是没看见，那可太糟糕

了；这也许是那些人一个半世纪来一直在寻找的那种治癌药。”

“噢，这个！”贾维斯表情忧郁地咕哝道，“就是这玩意引起了争斗！”他从口袋里取出一个闪闪发亮的物体。

“给你。”

（载于《科幻之路》第二卷
译者：王银娥
编者：詹姆斯·冈恩
录入：Xinty665）

# 黄昏

[美] 约翰·坎贝尔

“说起搭便车的人，”吉姆·本德尔感到困惑不解地说，“前几天我搭载了一个，那人肯定是个怪物。”说着，他就笑了起来，但笑得不自然。“他给我讲了个闻所未闻的最最离奇的经历。大多数搭便车的人总对你说他们怎样失去了好工作，怎样想出去到西部的广阔天地里寻找活干。他们似乎没意识到，离开这个地方，外面还是有许多人。他们认为这整个美丽而伟大的国土荒芜人烟；”

吉姆·本德尔是个房地产商，并且我知道他会有怎样的发展前途。你知道，这是他最喜欢的行业。他真正担忧是因为本州还有大片宅地可以开拓利用。他谈论着美丽的国土，可他从来跨出过这个城市的边界，更没有涉足荒漠野土。实际上他害怕那种地方。于是，我微微掉转话头，让他言归正题。

“他声称是什么，吉姆？他说他自已是一个找不到勘探土地的勘探者？”

“这并不好笑，巴特。不，这不仅仅是他声称是什么。他根本就没有声称标榜自己，只是谈谈而已。你看，他也没说自己说的是真话，他说过就完了。真是这令我感到不解。我知道这并非真实，但他说话的样子——唉，我弄不懂。”

从这里我看出他确实弄不懂。吉姆·本德尔向来措辞讲究——对此非常引以为豪。他找不准字眼，表明他心烦意乱，就好像他把响尾蛇当作了一根木棍，想把它拿起来扔入火中时一样心慌意乱。

吉姆接着说：“他穿的衣服也很滑稽。看着像银子，可又软滑得像丝绸。在夜晚居然还会发点光呢。

在黄昏时分，我把他载上了车。那真是把他捡到车上的。他那时正躺在离南大路约 10 英尺的地方。起初我以为是什么人把他撞

了，没停车就溜了。你知道或许是因为没看清。我把他拉起来安顿在车里，就继续赶路。我还有约 300 英里的路要赶，不过我想可以让他在沃伦泉下车留在万斯大夫那边。可是大约 5 分钟后他就苏醒了，睁开眼睛，他直盯盯地看着远处，先看看汽车，又望望月亮。

“感谢上帝！”他说道：接着看看我。这一看使我大吃一惊。他长得很潇洒。不，是很英俊。

两者都不是二他不同凡响。我看他身高约 6·2 英尺。棕色头发，略带点真金的颜色，就像是泛红的细铜线。卷成波纹式的鬈发。前额很宽，有我的两倍。外表纤弱却给人以极其深刻的印象；眼睛是灰色的，像是蚀刻出来的铁制品，比我的要大——大多了。

他穿的那身衣服——更像是浴衣与睡裤的凑合。他手臂修长，肌肉匀称，像个印第安人；他皮肤白晰；不过被太阳晒成稍有点金褐色而不是棕褐色。

但是他不同凡响，是我见过的最潇洒的男子。我说不清，真该死！

“喂！”我说。“出事了？”

“没有，至少这次没有。”

哦，他的声音也不同凡响。这不是普普通通的声音。听起来就像是风琴在说话，只是这风琴具有人的形态。

“不过也许我的头脑还没冷静下来。我进行了一次实验。告诉我今天是几号，哪一年，所有的一切，再让我想想。”他继续说道。

“怎么了——今天是 1932 年 12 月 9 日。”我说。

这并没使他感到满意。他一点也不喜欢这个答案。但他原先脸上歪着嘴苦笑着，现在却咯咯发笑了。

“一千多呀——”他怀旧地说。“还不至于坏到 700 万。我不应该抱怨。”

“700 万什么？”

“年呀，”他说，口气很坚定，就像是说话算话，“我曾经尝试过一次实验。或者将要尝试，现在我得再试一次，这实验是在 3059 年。我刚完成了投放实验。测试那时的空间。时间——那可不是，我仍这样认为。那是空间。我感到自己被吸进了那个磁场，脱不了身。ｒ－H481 磁场，位于帕尔曼范围内，强度为 935。磁场把我吸进去，而我出来了。我认为穿过太空到太阳系将要占据的位置是抄了近路。穿过较高的平面，使速度超过了光速，就把我投进了未来的星球。”

你看他并不是在对我讲话，他只是在想，想得发出了声。接着他开始意识到我的存在。

“我看不懂他们的仪器，经过 700 万年的进化，一切都变了。所以到我回来时稍微越过了记号。我应该属于 3059 年。

“但请告诉我，今年最新的科技发明是什么？”

他使我大吃一惊。我几乎未加思索就答道：“怎么，我想，是电视机。还有无线电、飞机。”

“无线电——好。他们会有仪器的。”

“可是，请问一下——你是谁？”

“喔——很抱歉，我给忘了。”他用那特有的风琴式的声音回答道。“我叫阿里斯·科·金林。你呢？”

“吉姆斯·沃特斯·本德尔。”

“沃特斯——这是什么含义？我不认识这个字。”

“怎么，这当然是个名字。你认识它干什么？”

“我明白了——看来你们是不分类别的。‘科’代表科学。”

“你是哪里人，金林先生？”

“哪里人？”他笑了，声音缓慢而柔和。

“我跨越了 700 万年或许更长的时间从太空中来，他们已经搞不清确切有多少年了——那些人已搞不清楚了。机器上淘汰了不需要的设施。他们弄不清楚是哪一年。但在此之前，在 3059 年我

家在内华城。”

我就是在那时起开始认为他是个怪人。

“我是个搞实验的，”他继续道。“搞科学的，我刚才说过。我父亲也是搞科学的，不过是研究人类遗传学的。我本人做实验。他证实了他的观点后，整个世界的人起而仿照。我就是新种族中的第一个。”

“新种族——噢，神圣的命运之神——到底发生了什么——还将会发生什么啊？” 。

“结局又会怎样？我已经看到了——几乎看到了。我看见他们——那些小人们——他们感到困惑不解——他们迷失了方向。还有那些机器。难道非这样不可吗？难道什么也改变不了命运吗？”

“听着——我听到过这样一首歌。”

他唱起了歌。这样他再也没必要告诉我那些人。我认识了他们。我能听见他们的声音，说着一连串稀奇古怪不合英语标准的话。我能看出他们迷惑不解的渴望。我想这歌声来自一个小小的暗礁。他们在歌声中叫喊着，一边叫喊一边请求着，又无望地搜寻着。不为人所知的，被人遗忘的机器发出的连续不断的隆隆轰鸣，呜呜哀叹盖过了歌声。

这些机器停不下来，因为前人把它们发动后，那些小人就忘记了如何使它们停止，或者根本不知道它们是干什么用的；只得眼睁睁地看着，听着机器声——感到困惑不解。他们不再能读会写，再说，你看，语言已经变了，祖先们的语言记录对它们来说毫无意义。

但那首歌还在继续，他们还在困惑。他们透过太空一眼望去，看到了温和友好的星星——相距遥遥。他们知道九颗行星并知道上面有人居住。可相隔无边无际，它们看不到另一个种族，另一种新的生命。

透过整个太空——有两样东西：机器，不知所措的健忘。也许还有一件，嗯。

那就是这首歌，它使我感到心寒，这歌不该在现在的人周围唱。它简直是扼杀了什么。也许是扼杀了希望。

听完那首歌呀——哎，我就相信他了。

唱完这首歌，他有一会儿没说话。接着他抖了抖身子。

你不会理解（他继续说）。现在还没有理解——但我看到过他们。他们到处站着，形态丑陋，脑袋肥大，就像畸形人。但他们脑袋里只有脑髓。他们有过会思维的机器——但很久以前就有人把他们关掉了，也没人知道该怎样重新发动。这就是他们遇到的麻烦。他们有过了不起的头脑。远胜过你我。他们被关掉，肯定也有几百万年了，从那以来他们就没思维过。善良的小人们。这就是他们所知道的一切。

当我跃进那个磁场时，那磁场逮住了我，就像万有引力磁场，旋转着把一个太空运输工具转到了一个行星上。那磁场把我吸了进去——又从另一端转了出来。只是那另一端肯定是在距今 700 万年的未来。那就是我刚才所在的地方。那地方肯定刚好在地球表面一个完全相同的地方，可我一直不知所然。

那时，已经是夜色笼罩了，我看见不远处有个城市，城市上空明月高照，整个景象恍若幻觉。你想想看，在 700 万年里，由于来来往往的太空航班，穿过小行星群的安全空中走廊，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人类在解决处理星体位置方面已卓有成效。再说 700 万年足以使自然物质的位置有所改变。月亮那时肯定还要远 5000 英里，并且绕着自己的轴心转。我在那里躺了片刻，望着月亮。连星星都不一样了。

城市里有轮船出来。来来回回，就像在沿着电线滑行，当然那只是一条无形的力量之线。城市的某些部分，较低的部分，灯火通明，我断定那肯定是水银灯的光辉。绿中透蓝。我感到那里肯定没人住——这灯光，眼睛受不了。但城市的顶部却灯火稀疏。

接着我看见有东西从空中下来。那东西灯火通明。是个巨大球

体，它径直沉落在城市大面积黑银色的房群中央。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可是就连那时我还认为这城市无人居住。奇怪的是我竟能想象出这一点，我一个从未见到过无人居住的城市的人。但我还是走了 15 英里，进入了那座城市。街道上到处有机器走动，你知道是在修理着机器。他们不理解这城市已不需要继续运行，。因此他们仍在工作。我找了一辆看来很常见的出租车机器。它有一个手工操作器，我能够进行操作。

我不知道这城市被遗弃多久了。来自其他城市的一些人说有 15 万年了。也有人说成是 30 万年，人类没有涉足这个城市有 30 万年了。出租车机器性能很好，马上就运行了。车很干净，城市也干干净净，井井有条。我看到了一家菜馆，我也饥肠辘辘了。更饥渴的是想找人说说话。当然，空无一人，但我并不清楚。

菜馆立即就把吃的陈列上来，我作了挑选。我想这东西已有 30 万年了，我说不清。为我准备饭菜的那些机器并不介意，因为你知道他们是用合成法制作东西的，做得很不错。那些建筑者们在建筑城市时，忘了一件事，他们并没意识到事物竟然不会永久持续下去。

我花了 6 个月时间制造器械，就在将要结束时，我已作好了走的准备；那些机器盲目地、毫无差错地运作着，履行着它们的职责，不知疲倦，毫不停歇。它们的设计者以及他们的儿子以及儿子的儿子早已不需要它们了——

即使地球冷却，太阳陨落，那些机器还将运行。即使地球开始分崩瓦解，那些技能娴熟的、永不停息的机器将努力将其修复。

我走出菜馆乘着出租车在城市里漫游。我认为那机器有一个小小的电力的发动机，可是它得到的电力却来自大型的中央电力散热器。不久我意识到自已是在遥远的未来。那城市分成两部分，每一部分有许多层次，机器在那里平稳地运行，只有回荡在整个城市的一个深沉的嗡嗡的撞击声，宛如一曲永恒宏伟的力量之歌。这

地方的整个金属构架一起呼和着，传播着声音，一起发出嗡嗡轰鸣。这回声轻柔绵绵，令人舒适安静。

地面上准有 30 层，地下又有 20 层，还有那坚实巨大的金属墙壁、金属地板和金属加玻璃加力量制成的机器。唯一的光线就是那水银灯的绿中透蓝的亮光。水银蒸气灯的光含有丰富的高能量子，这量子促使碱金属原子进行光电运动。哦，这或许超越了你们当今科学范围？我又忘了。

不过，他们使用那种光，因为许多机器工入需要视觉。这些机器真了不起。有 5 个小时我漫游穿过位于最低层的庞大的发电站，观察着机器，并且因为有了机器的运行，有了这些近乎有生命的机械，我不再感到那么孤单了。

我看到的发电器是在我曾经发现的释放器基础上的一个改进——什么时候？我指的是那个物质能量的释放器，因此，一看见它我就知道它们能持续数不尽的岁月。

城市的整个下半部分都让给了机器。成千上万。但是看来其中大多数都无所事事，或者说，至多只是负荷很轻地在奔跑。我认出一个电话装置，可是一个信号也拨不通。城市里没有生命。然而，房间一侧有个屏幕；屏幕旁边有个小小的饰灯。我一按那饰灯"机器就会立刻开始运行了。这机器一触即发。只是再也没有人需要它了。人知道怎样去寻死，怎么算是死，而机器却不知道。

最后，我来到了城市的顶部，即上半部分。那是个天堂。

那里灌木丛生，树木郁郁葱葱，公园密布，在柔和的灯光下闪闪发亮。他们学会露制作这种灯光。与这特有的外观相吻合。早在 500 万年甚或更久的时候，他们就学会了。200 万年前他们又遗忘了。然而那些机器却没有忘记，并且他们仍在制作这种灯光。那灯光高悬在空中，温柔和煦，银光闪闪，略带玫瑰色，那些花园在光影下斑驳陆离。现在这里已没有机器，但我知道在白天，他们肯定要出来在那些花园里劳作，使他们继续成为主人的天堂，而他们的

主人早已长眠，停止了走动，因为他们走不动了。

城市外面有个荒漠，天气凉爽，但非常干燥。这里空气轻柔温和并且带着花的甜蜜芬芳，人们花了几十万年的岁月使这种芬芳日臻完美。

这时对从什么地方响起了音乐声。它从空中晌起；又在空中轻柔地回荡。那时刚好月亮开始沉落，而随着月亮的沉落，那带着玫瑰色的银光渐渐退去，音乐声变得更啊了。

那音乐从四处传来，却又无踪可寻。它就在我的内心。我不知道他们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我也不知道这样的音乐怎样能写出来的。

野蛮的人制作音乐太单纯，不可能优美，但却鼓舞人心。半野蛮的人写音乐优美得单纯，又单纯得优美。

黑人音乐是登峰造极的。他们一听到音乐就理解了音乐，而一感受到音乐就会唱起来。

半开化的人谱写的音乐是不朽的。他们以自己的音乐为荣，并且务必保证那音乐被认为是不朽的音乐。他们使得音乐如此伟大，简直飘飘欲仙。

我一向以为我们的音乐优美。然而，空中传来的是胜利之歌，为此歌唱的是一个成熟的民族，一个陶醉在彻底胜利之中的民族！掠过我全身的正是那人类以庄严的声音歌唱着胜利，它为我指明了前面的道路，使我坚持下去。

可是，当我观望这废弃的城市，那音乐就消失在空中。机器本该忘了这首歌。他们的主人早已忘了，在很久以前就忘了。

我到了一个地方，那准是他们的家；在昏暗的光线下，门廊隐约可见，可当我走上去时，30 万年来没有使用过的灯发出绿中泛白的光，就像是萤火虫，为我照亮了门廊，我就这样走进了那边的房间。立时，我身后门廊的空气中突然出现变化，那空气像牛奶一样混浊。我站着的那个房间是用金属和石块建成的，那石块是一种

乌黑发亮的物质，用丝绒作最后装饰，金属则是金银两种。地板上有块小地毯，那地毯就像我现在穿着的那种布料，但还要厚，还要软。房间四周都是长沙发，低低地，覆盖着这些柔软的金属材料。那材料也是黑色和金银两种金属；

我从没看到过这样的东西。我想我也绝不会再看到，而这东西凭你我的语言是无法描述的。

建筑这城市的人们有权力，也有理由来歌唱这首势不可挡的胜利凯歌，这胜利所向披靡，横扫了 15 颗可供人居住的卫星。

可这些建筑者们现在已无影无踪，我就想离开。我想出了一个计划，走到一个电话分局去查看我曾经见过的一幅地图。旧的世界看起来大同小异，700 万年甚至 7000 万年对古老的地球母亲来说算不了什么。她也许能成功地把那些了不起的机器城市磨损掉。她能等上 1 亿年或 10 亿年，才会被击败。

我试着跟地图上所表示的各个市中心拨电话。等我检查了中心装置我已很快学会了电话操作系统。

我试了一次——两次——三次——有十几次，约克市，伦奥市，帕量，施卡哥，新波，等等。我渐渐感觉到整个地球上已不再有人。我感到压得喘不过气来，因为每座城市都是机器接电话，执行着我的命令。在每一个更为广大的城市里，机器已无所不在，因为我只在他们那时候的内华城。一个小城市。约克市方圆为八百多公里。

每个城市我都试拨了几个电话号码。接着，我就试拨圣·费里斯科。那边有人，有个声音来接电话，并且有一个人像显示在发亮的小屏幕上。我看得出他吓了一跳，瞪大眼睛，惊奇地看着我。然后他就开始跟我讲话。当然了，我听不懂。我能听得懂你的话，而你也能听懂我的话，因为你们今天的语言大多都录制在各种唱片上，对我们的发音产生了影响。

有些东西改变了；尤其是城市名称，因为城市的名称往往是多

音节的，并且使用得很多。人们往往把它们省去音节，把它们缩短。我是在——内——华——达——就如你说的？我们只是叫内华。还有约克州。但俄亥俄和衣阿华还是没变。一千多年，对词语的影响并不大，因为他们被录制下来了。

可是 700 万年过去了，那些人也忘记了古老的录制品，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录制品使用得越来越少，直到他们再也听不懂录制品时，他们的语言就发生了变化。当然，这些语言再没有被书面记录下来。

准会有几个人偶然从这最后的种族里脱颖而出，寻求知识，可他们却没能这样做。倘使能找到某个基本规则，古老的文字就能被破译。可是古老的声音嘛——况且这个种族已把科学的法则以及思维的运用抛置脑后了。

因此，当他在线路那端接电话时，我听他说话稀奇古怪。他说话尖声尖气，语言流畅，音色甜润，简直就像在唱歌。他很激动，叫着其他人。我听不到他们的话，但我知道他们在哪儿。我可以去那儿找他们。

于是，我就从天堂花园下来，而当我准备离开时，我看见天空中已露出曙光。星星出奇地亮，明明灭灭，闪闪烁烁，渐渐消失。只有一颗星星明亮地升起，似曾相识——金星。现在她金光闪闪。最后，当我站着第一次遥望这奇异的苍穹时，我开始明白起初是什么东西给了我一个似幻似梦的印象。那些星星，你看，都不同以往了。

在我的时代——还有你们的，太阳系是个孤独的流浪者，出于偶然，刚好通过银河交通中的十字路口。你看，我们在夜间看到的星星就是移动的星群中的星星。实际上我们的太阳系正在穿越大熊星座群。其他五六个星群集中在离我们 500 光年的范围内。

但是，在这 700 万年里，太阳已经移出了它的星群，一眼望去，天空几乎空空荡荡。只有零零落落地闪烁着一颗星星，时隐时

现。而在这广袤无垠的冥冥苍穹中横悬着一条带状的银河。天空中空空荡荡。

那肯定是那些人在歌声中表达，在心中感受到的另一种东西。孤独无伴——就连亲密、友好的星星也没有。我们在五六光年范围内就有星星相伴。他们告诉我，他们的仪器能直接提供任何一颗星星的距离，这些仪器显示最近的一颗星星也离他们有 150 光年之遥。这颗星明亮异常。远比我们天空中的天狼星还亮。而这就使得它更加不太亲近，因为它是颗蓝中泛白的超大巨星。我们的太阳或许只配充当那颗星的卫星。

我站在那里，观望着那亮光。玫瑰色中透着银色，随着太阳强烈的血红色光线掠过地平线，那亮光恋恋不舍，渐渐消失。现在根据星星，我知道，这距离我生活的时代，距离我上次看到太阳掠过地平线准有几百万年了。而这血红色的光线使我怀疑太阳本身是否快要濒临消亡。

太阳的一边出现了，色彩血红，体积巨大。它一跃而上，色彩渐渐退去，直到半小时后成了熟悉的、金黄色的圆盘。

岁月悠悠，它却依然如故。

我原来真傻，竟以为它会改变。700 万年——对地球都不足挂齿，对太阳又能算得了什么呢？自从上次看到日出以来，太阳依然升起。

宇宙步履姗姗。只有生命不能永久，只有生命瞬息万变。800 万年短暂的岁月。而地球上生活 8 天——种族就濒临死亡。它留下了某种东西——机器：但是，他们也会死，即使他们不会理解。这就是我的感受。我——也许能改变这种状况。我会告诉你的。以后再说。

这样到太阳当空，我再次仰望天空，又看看地面，大约 50 层楼下面。我已经走到了城市的边界。

机器在地面上运转，也许，在平整地面。一条宽阔的灰色大道

穿过平坦的荒漠笔直向东延伸。在日出之前我看到过它隐隐约约发出亮光——一条供地面机器使用的道路。路上没有车辆。

我看到从东方迅速掠过一艘飞船、它飞来的时候，伴随着空气轻柔、低沉的嗖嗖声，就像是小孩在睡眠中的抱怨；它在我眼前渐渐变大产像个膨胀的气球。当降落在下面市区的大型滑移机场时，我发现它体积庞大。我现在可以听到机器铿锵的当当声，低沉的嗡嗡声，毫无疑问，是在处置运进来的材料。这些机器订购了材料。其他城市的机器供应材料。货运机器把它们运到这里。

圣·弗兰斯科和杰克斯维尔是北美仍在启用的仅有的两个城市。可机器在其他所有城市里仍在运转，因为他们停不下来。他们没有得到停下的指令。

这时在头顶上空，有东西出现了，从我脚下的城市，从一个中心部分，升起了 3 颗小星球。他们，像货运船一样，没有任何看得见的驾驶机械装置。头顶上空的一个小点，就像蔚蓝太空中的一颗黑色星星，已变大成了个月亮。3 颗星球在高空处与它会合。然后他们一起降落下来，降落到城市的中心，我就看不到了。

这是来自金星的货物运输船。我获悉，我在前一夜看到降落的那船运输船是来自火星的。

在这以后我就走动寻找出租飞机之类的东西。在城市四处搜寻时，没有我认识的这类东西。我到更高层搜寻，到处能看到遗弃的船只，但让我用实在太大了，况且没有操纵装置。

时间已近晌午——我又吃了点。食物很不错。

这时我明白了这是一座人类希望的死灰之城。不是一个种族的希望，既不是自种人，也不是黄种人，更不是黑种人的希望，而是整个人类种族。我发疯似的想离开那座城市。我害怕取道地面道路往西，因为我驾驶的出租车是由城市的某个源极提供动力，因此我知道开不出几英里它就会抛锚。

下午，我找到了一个小型的飞船棚，一是在这个城市的外围城

墙附近。里面有 3 艘船。我那时一直在四处搜索居民区的较低层——地表层。那里有菜馆商店剧院。

我走进一个地方，一进去，就响起了柔和的音乐，在我面前的屏幕上开始显示色彩和图形。

从图形、声音和色彩来看，那是一个成熟民族的胜利凯歌，一个 500 万年来一直稳步向上迈进的民族——并且还没有看到前面在渐渐消失的路，到那时他们死去了，停止了生命，城市自身也已死去——但它没停止运行。

我赶紧离开那里——那首 30 万年没有唱过的歌在我身后渐渐消失。

幸好那时我找到了飞船棚。很有可能是个私人飞船棚。有 3 艘船。一艘准有 50 英尺长，直径达 15 英尺。是艘游船，大概是一艘太空游船。另一艘长约 15 英尺，直径有 5 英尺。准是艘家用航空机器。第三艘非常小巧，长不过 1O 英尺，直径 2 英尺。显然在里面我得躺下。

那里有个潜望镜装置，能使我看到前方以及差不多正上方的景色。有一扇窗口，能使我看到下面的东西——并且还有一个装置，能移动毛玻璃荧屏下面的地图，再把地图投射到荧屏上，使得荧屏上的十字丝一直表示我所在的位置。

我花了半个小时，试图去弄明白这艘船的制造者造了些什么。但是制造这艘船的人竟然是那么一些人，他们把 500 万年的科学知识以及那些岁月里完美无缺的机器保留了下来。我看到给船提供动力的能量释放装置。我懂得这个装置的使用原理，并且模模糊糊地，也懂得它的机械原理。可是里面没有导航装置，只有暗淡色的光柱迅速地用脉冲波发送着信号，用眼角的余光你简直很难瞟见那些波动。约莫有五六束光柱，一直在闪闪烁烁，有节奏地跳动，少说也有 30 万年了，或许更长。

我进入飞船，立刻又跳跃出五六束光柱；我微微发抖，一种奇

异的拉力掠过我的全身。我立刻就明白了，因为那飞船是依靠重力废除器起飞的。在投放实验之后，当我在发现的太空磁场里冥思、苦想时，我就一直希望能够这样。

然而，在还没制造这个完美无缺的、永恒不朽的机器前，他们却已经拥有这种废除器，有好几百万年了。我进入船以后所产生的重量迫使其作出重新调整，同时作好飞行准备。在飞船内，一种相当于地球引力的人为的万有引力吸住了我，这样外部与内部之间的中性层就造成了那种拉力。

机器已准备就绪。加满了燃料。你瞧他们装有设备自动显示他们的需要。他们简直就是有生命的物体，每一个都是这样。看护机器给他们提供补充，进行重新调整，在必要且有可能的时候，甚至给他们进行修理。要是得不到修理的话，后来我获悉，那就会自动来一辆维修车，把他们运走，由一架完全相似的机器来替代，接着它们就被运到生产厂家，自动机器就将它们进行改装。

那飞船耐心地等待着我来发动。操纵装置很简单，一目了然。左边有个控制杆，你往前推它就向前开，往后推它就向后退。右边有个水平的，没有支点的横杆。把它摆向左边，飞船就左转；摆向右边，就右拐。倘若把它翻起，那飞船就跟着翻跟斗；除了前进后退外，其他动作都是类似情况。提起整个横杆就提起了船，按下横杆也就使船落下来。

我躺在那里，稍稍提起了横杆，眼前测量器上的指针非常自在地动了动，地面就往下面退去。我把另一个操纵杆往后一拉，飞船就逐渐加速，平稳地驶入苍穹。把两个操纵杆放回空档，飞船就继续飞行，直到处于平稳状态才停止，因为空气的摩擦缓冲了飞船的运动。我把飞船调转头，眼前又有一个刻度盘在移动，显示我所在的位置。不过，我看不懂。地图没有动，而我原以为它会动。‘于是，我就朝着凭感觉是西面的方向出发了。

在这了不起的飞船里，我感觉不出加速度。只是地面开始往后

一闪而过，一会儿功夫，城市就从眼前消失。现在，我下面的地图迅速展开，我看到自己朝着西南方向移动，我稍微转向朝北，看看罗盘仪。很快，我也看懂了，飞船就加速前进。

我对地图和罗盘仪产生了很大兴趣，因为它突然间会发。出一声刺耳的嘶嘶信号声，可是，用不着我作出决定，飞船器就升高，转向北面。我前方有座山，我并没有看到，而飞船却注意到了。

这时，我注意到我早该看到的东西——可以移动地图的两颗小旋钮。我开始把它们移动，就听到一声刺耳的喀嚓声响，飞船的速度就开始减慢。一会儿功夫，它就保持一个相当慢的速度，机器转向了一条新的航线。

我试图把它改正过来，可是，令我惊讶的是，那些操纵装置对此毫无作用。

对了，是那张地图。要么是地图听从航线，要么是航线听从地图。我刚才把它移了一下，机器就自动地取而代之进行操纵。我本可以按下一个小按钮——可我并不知道。

我无法操纵飞船，直到最后歇下来，降落在一个停靠站，离地面 6 英寸高，想必是一个大城市废墟的中心。大概是萨克拉曼多。

现在我懂了，所以我把地图重新调整到圣·弗兰斯科，飞船就马上继续飞行。飞船瘤动拐弯绕过了一大堆碎石块，又转回到本来的航线，继续朝前，犹如一颗子弹形的飞镊，自动控制着，快速前进。

到达圣弗兰斯科时，飞船没有降落。它只是停在空中，发出一声悦耳的嗡嗡的音乐声。这时，我也等着，朝下观望。

这里有人了。我第一次看到了那个时代的人。他们个子很小——迷惘不解——发育不全，而脑袋大得不相称。但也并不极其过分。

他们的眼睛给我印象最深。那眼睛很大，看着我的时候，里面蕴含着一种力量，可是好像在沉睡着，酣睡得唤不醒。

于是，我就拿起手工操纵杆着陆下来。可是我一出来，飞船就自动升高，独自出发飞走了。他们有自动的停机制动装置。飞船去了公用飞船棚，最近的一个，在那里能得到自动的维修，得到照看。飞船里有个小型的通话机。我下飞船时本应该把它带在身边。这样我就可以按下按钮把它叫来_一不管我在城市的哪个地方。

我周围的人开始说话了——简直像唱歌——交头接耳。其他人在慢悠悠地过来。男男女女——却好像没有老的，小的也没几个。就这么少得可怜的几个小的呀，简直得到毕恭毕敬的对待，得到无微不至的照料，生怕不小心一脚踩在他们的脚趾上或不小心一步把他们撞倒。

你看，这是有道理的。他们生活了漫长的岁月。有些活了 3000 年之久。接着，他们就一死了之。他们不会变老，可是从未有人得知人为什么会像他们那样死了。心脏停止了跳动，头脑停止了思维——他们就这样死了。而那些小孩子们，那些尚未成熟的孩子们得到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在这个有着 1O 万人口的城市，一个月里只出生一个孩子。人类渐渐不会生育了。

我告诉过你，他们孤独无伴？他们的孤独感已经毫无希望。因为，你想想，当人类大步跨向成熟期时，他摧毁了对他有威胁的一切生物。病害。昆虫。接着是最后一批昆虫，最终是最后一批吃人动物。

当这时，自然界的平衡被摧毁了，他们就要这样继续下去。这就像那些机器。他们把机器发动——可现在机器无法停止。他们开始摧毁生命——可现在一发不可收拾。所以他们就得摧毁各种杂草，接着是许多原来无害的植物。再接着就是食草动物，鹿、羚羊啦，野兔啦，马啦。他们是一种威胁，他们袭击人类由机器照料的庄稼。人类仍在食用天然食品。

你可以猜想。情况已非他们所能控制。到最后他们就杀尽海里动物，同样，是为了自卫。这许许多多的生物原来牵制着他们，一

旦没有了这些生物，人类就拥挤得不可开交。接着用合成食物取代天然食物的时候到了。离你我所处的时代约 250 万年以后，空气得到净化，清除了所有生命，清除了所有在显微镜下才看得清的微生物。

这意味着水，也一样，必须经过净化。事实就是如此——这样海洋中的生命就完蛋了。海洋中有以细菌为食的微生物，以微生物为食的虾米，有吃虾米的小鱼，有吃小鱼的大鱼——可是食物链中的第一环没有了。时隔一代人，海洋里就没有了生命的踪迹。对他们来说，这大约为 1500 年。就连海洋植物也无影无踪了。

这样整个地球上就只有人类以及受他们保护的生物——他想要用来装饰的植物，以及超卫生的宠物，跟它们的主人一样长寿。狗。他们准是不同凡响酌动物。那时人类正进入成熟期，而他的动物朋友，它跟随人类经历了 100 万年到了你我的时代，又经历了 400 万年进入了人类的成熟初期，这个朋友在智力上有了长进。在一个古代的博物馆里——一个了不起的地方，因为他们，完美地保存了一个人类的伟大领袖的遗体，这位领袖在我见到他前 5500 年前就与世长辞了——在那个博物馆里，那时空无一人，我看到了其中一只狗。这狗的头颅几乎跟我一样大。它们有简单的地面机器，狗可以通过训练来驾驶这些机器，他们还举行此类比赛，狗在比赛中驾驶机器。

接着人类就到达全盛时期。这个时期延伸了足足 100 万年。他大踏步向前，如此神速，狗也不再是他的伙伴。狗越来越不为人所需要。当 100 万年蹲去，人类也开始进入衰落阶段，狗已无影无踪了。狗已死尽灭绝了。

而现在这批仍处在既成秩序中逐渐衰落的最后的人类，已找不到其他任何生命作为他的接班人。以往总是当一种文明摇摇欲坠时，从它的废墟中就产生一种新的文明。而现在只留下一种文明，所有其他的种族，甚至其他的物种，除了在植物里以外，都销

声匿迹了。况且人类是这样年高体衰，已不可能从植物中汲取智慧和灵性。在他风华正茂的时候，或许有可能。

在这 100 万年里——这最后的 100 万年里，其他的星球都人丁兴旺。星系中的每一颗行星和每一颗卫星都得到了人口的配额。现在只有行星上有人口，卫星已被废弃。在我着陆前，冥王星已被抛弃。当我呆在另巧边时，人们正从海王星过来，朝看太阳，还有自己的祖籍星球进逼。安静得出奇的人们观望着，大部分人第一次观望着那颗星球，它曾经给过他们种族生命。

但当我从那艘船上走出来，看着它离开我升高时，我明白了人类为什么濒临死亡。我回头看看那些人的脸，从那些脸上我看出了答案。从那些人依然伟大的脑子——那些比你我伟大得多的脑子中，独独消失了一种品质。我那时需要得到他们其中一个的帮助，来解决一些问题。你知道，在太空里，有 20 个坐标值，其中 10 个为零，6 个为固定值，其他 4 个体现我们时空关系中正在变化的常见的维数度。这就意味着这些积分不是以二维、三维或四维——而是以十维的方式进行的。

解决这些问题不用说花了我太长的时间。对于所有问题我必须解答，我或许根本就解答不了。我不会使用他们的数学计算机，而我的计算机，用不着说，是过去 700 万年前的玩意。幸好，其中一个人对此感兴趣，就过来帮我。他进行 4 次、5 次积分，甚至在成比例变化指数极限时进行 4 次积分——并且还是在头脑中呢。

他这样做是在当我要求他时。因为有一种使得人类伟大的品质已从他身上消失了。我着陆时一看他们的脸和眼睛就明白了这一点。他们看着我，对我这个外表极其异乎寻常的陌生人产生了兴趣——又继续走了。他们刚才是来看飞船的到来。一件稀罕的事情，你知道。但是他们只是出于友好过来迎接我。他们不感到好奇！人类已经丧失了好奇的本性。

噢，没有全部丧失殆尽！他们对机器感到好奇，他们对星星感

到疑惑。可是他们对此束手无策。还没有丧失殆尽，只是即将丧失殆尽。这个天性快要消失。

我跟他们一起呆了 6 个月，在这短短的 6 个月里，我学到了许多，要比在机器堆里生活 2000 年甚至 3000 年所学到的还多。

你能领会到它给我所带来的压倒一切的孤独吗？我，一个热爱科学的人，一个从中看到，或已经看到过人类的上升，人类的解放的人——看着那些奇妙的机器，那些人类得意洋洋耀武扬威的成熟阶段的产物，居然被人遗忘了，得不到理解。这些奇妙的、完美的机器照看、保护、并且关心着那些温和、善良的人们，虽然这些人已经——把它们忘却了。

他们迷失在这孤独中。城市对他们来说是个宏伟的废墟，一个升起在他们周围的庞然大物。有样东西没被理解，一个属于世界本质的东西。它存在着。它不是人为造出来的；它只是存在着。就如绵绵高山，浩瀚沙漠，茫茫大海。

你能懂得吗——你能明白那些机器从崭新生产出来到那时的时间比我们当今追溯到人类起源的时间还长？我们还知道最初一个祖先的传奇故事吗？我们还记得他们有关森林和洞穴的全部传说吗？还记得将一块燧石削成锋利刀刃的秘诀吗？还记得追踪一头长着具剑齿的老虎并将它杀死而自己安全无恙的神秘故事吗？

尽管时间还要长，他们所处的窘境跟我们相似，一是因为语言已经大有发展，日臻完美，二是因为机器一代接着一代，为他们维护着一切东西。

唉，整个冥王星都被遗弃了——可是在冥王星上却找到了他们所需要的一种金属的最大矿藏；机器仍然在运作。整个星系中存在着一种完美的统一性。一个由完美的机器构成的统一体。

而那些人知道的中切就是借助某种方法做某样事情就产生某些结果。就像中世纪的人知道拿一块材料、木料，把它跟烧得通红的其他木块放在一起，就会使这块木料化为乌有，并且变成热量。

他们不懂得木料是由于二氧化碳和水两种合成物热量的释放而被氧化了。那些人也是这样不懂得什么东西给他们提供了衣食住行。

我在那里跟他们一起呆了 3 天。接着我就去了杰克斯维尔。约克城也去了。那城大极了。它连绵延伸——喏，它从现在的波士顿的最北部一直延伸到华盛顿的最南部——这就是他们所叫的约克市。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我根本就不相信，吉姆说道，打断了他自己的话。我看出来他没有相信。要是他相信了的话，我想他就会在那边某个地方购置土地保留起来待价而估。我了解吉姆。他会认为 700 万年跟 700 年差不多，或许他的曾孙们就可以把它卖掉。

反正，吉姆继续道，他说那完全是城市扩展成了这个样子。波士顿向南扩展。华盛顿，向北。而约克市向四面八方扩展。中间的一些城市就跟他们连成一体了。

那城市本身就是个庞大的机器。秩序井然，无可挑剔。有个运输系统，3 分钟功夫就把我从北端送到了南端。我测定过时间。他们已经学会了抵消加速度。

随后，我就搭上了一条大型的太空航线，去了海王星。仍然有些人在来来往往。一些人，你瞧，从另一边过来了。

飞船很大，十有八九是艘货运班轮。它从地球上漂起来。一个巨大的金属圆筒，有四分之三英里长，直径四分之一英里。穿出大气层它就开始加速。我可以看见地球渐渐变小。我曾经乘过我们自己的一架航班去过火星，是在 3048 年，花了 5 天时间。而在这艘班机里不到半小时，地球就像个星星，在它附近有个更小更暗的星星。

一小时功夫，我们就经过了火星。

8 小时后，我就在海王星上着陆。那城市叫莫里恩。跟我那时的约克市一样大——里面没人居住。

那星球又寒冷又黑暗——冷得可怕。太阳是个暗淡的小圆盘，

没有热度，也几乎没有光线。但城市舒适得无可挑剔。空气清新冷爽，带着含苞待放的鲜花的芬芳，弥漫着芳香。而整个庞大的金属结构，随着那些曾经制造并照看过它的强大的机器的有力的嗡嗡响声，微微摇晃抖动着。

我破译了一些记录，因为我既有古代语言方面的知识，这是他们语言的基础，同时又有那个人类逐渐消亡时期的语言知识。从破译的记录中我了解到这座城市建于我出生以后 373 万零 150 年。从那天起再也没有一双人类的手触摸过任何一台机器。

然而，这空气对人太理想了。还有，这里的高空中送来温和的淡玫瑰色的亮光，提供了仅有的照明。

我又游览了他们其他几个有人居住的城市。在那里，在人类领地不断收缩后撤的外围边缘，我第一次听到了那首《渴望之歌》，那是我给它取的名字。

还有一首《忘却的记忆之歌》，你听：

他又唱起了另外一首歌。

有件事我知道，吉姆断言说。他声音中那种迷惘不解的音符更强烈了，到这时，我想我完全理解了他的感受。因为，你该记得，我只是从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身上间接地听到了这首歌，而吉姆则是从一个耳闻目睹的，不同凡响的见证人那里听到的，听到唱这首歌的是那种风琴似的声音。反正，到吉姆说“他是位不同凡响的人”时，我想吉姆是对的。没有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能想出那些歌。这些歌不太对劲。当他唱那首歌时，那歌中充满了更多的忧伤小调。我可以感觉到他在脑子中搜寻着已经遗忘了的东西，他竭力想记忆起来的东西——他认为他本该知道的东西——而我觉得那东西他永远也记不起来了。我感觉到当他唱的时候，那东西远离他去了。我听到这位孤独的、极度忧虑的探求者努力想回想起那样东西——那样可能拯救他的东西。

我听到他发出一声失败时的轻轻呜咽——歌就这样结束了。

吉姆试了几个音调。他没有敏锐的音乐欣赏能力——但这音乐非常强有力，令人难以忘怀。就几声连续低沉的音符。我猜想，吉姆缺乏丰富的想象力，或者说，当那个未来人唱给他听的时候，他或许是发疯了。这歌不该唱给现代人听；这歌不是为他们制作的。你听到过一些动物发出的摧心剖肝的叫声吗，就跟一个疯子的叫声差不多一样，它听起来就像是一个精神病患者遭到残杀时一样令人感到恐怖可怕。

这只不过是令人不愉快。而那首歌让你确确实实感觉到唱歌者的涵义——因为它不仅仅听起来通人性——它本身就通人性。我认为，它说明了人类最终遭受失败的本质。你总是对竭尽努力后仍然失败的家伙感到遗憾。那么，你可以感受到整个人类尽了努力——却还是输了。你也知道他们输不起，因为他们没有再次努力的机会了。

他说他以前有过兴趣。并且依然没有完全被那些停不下来的机器所击跨。但这却是非他所能忍受的。

这事以后，我意识到，他说，这些不是我能生活在一起的人。他们行将就木，而我却是充满着人类的朝气。他们看着我，带着他们遥望星星，观望机器时一样的渴望，一样的无可救药的迷惑，看着我。他们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却又不能理解。

我开始作离开的准备。

花了 6 个月。事情并不容易，因为我的仪器没有了，这用不着说，可是他们的仪器度量单位又不一样。不管怎么说，总算还有几样仪器。机器不看仪器；他们根据仪器行事，仪器是他们的感知器官。

幸好，里奥·兰托尔能帮的地方总来帮忙。我就这样回来了。

在我离开前，我做了一件事情可能会有用。有一天我也许甚至还会回到那里去。去看看，你知道。

我说过他们有真的能思维的机器？只是很久以前，有人把它

们关掉了，而没有人知道怎样发动?

我找到一些记录并把它们破译了。我发动了最后也是最好的一架机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它启动。只要安装配件就行了。机器能干这活，倘若不得已的话，不用说 1000 年，100 万年也会干。

实际上我发动了 5 架，按照记录中的指导，把它们连接在一起。

他们在尽力用某种东西制造出一架机器，这东西人类已经失去了。听起来非常滑稽可笑。但在你笑之前先停下来想想。我记得正当里奥·兰托尔猛力推动电闸前，我记起我从内华城的底层看到的地球。

黄昏——太阳已经落下。更远处，荒漠绵绵，色彩神秘，变幻莫测。巨大的金属城直线上升到上面的人类城。在遇到尖塔、塔楼以及那些散发着芬芳的大树时才改变路线。头顶上方天堂般的花园投来淡玫瑰色的闪闪亮光。

整个庞大的城市建筑随着完美无缺、不朽永恒的机器发出的平稳轻柔的节拍有节奏地震动，发出低沉的声响；这些机器建造于三百多万年前——从此以后再没有一双人类的手触摸过它们。机器继续运行。死气沉沉的城市。人们曾在这里生活过、期望过、建造过——死后留下了那些小人只是迷惘、只是观望、只是渴望一种被人遗忘的友谊。他们穿行徘徊在祖先建造的庞大的城市里，对其所知甚少，少于那些机器本身。

还有那些歌。我认为那些歌最能说明情况。小个子，无可救药，迷惑不解的人们处在 300 万年前发动的、没有知觉的、盲目的庞大机器中间——却根本不知道如何使它们停下来。他们已经死了——却不会死去了后就停止下来。

所以，我又让另一架机器复活，派给它一项任务。在将来，它将执行这项任务。

我指示它造一架机器，这机器中要具备人类失去的东西。一架具有好奇心的机器。

接着，我就想着赶快离开，返航回来。我出生在人类鼎盛时期，人类如日中天的时候。我不应属于人类的黄昏时期——这苟延残喘的奄奄一息的日光返照中。

所以我就返回了。稍微超后了一点。但回去花不了多长的时间——这次要准确无误。

“好了，这就是他说的情况。”吉姆说道，“他没对我说这是真的——对此一点也没说。他令我费力思索，甚至当我们停车加油时，我没注意到他在雷诺下了车。

“可是——他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吉姆重复道，语调非常好斗。

你知道，吉姆声称他不相信那个离奇的故事。而其实他信了；因此当他说那个陌生人不同寻常时，他总是表现得如此坚决。

不，我认为他没什么不同寻常。我想他也是活过以后会死去，或许，在 31 世纪的什么时候。并且我认为他也一样看到了人类的黄昏。

（载于《科幻之路》第二卷
译者：王银娥
编者：詹姆斯·冈恩
录入：Xinty665）

# 金凯伦

[美] 雷斯特·德尔·雷

*雷斯特·德尔·雷（Lester del Rey，1915 - 1993），美国科幻小说作家和编辑。为科幻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1985 年被轨迹杂志授予巴洛克奖，被美国科幻作家命名为美国科幻奇幻作家协会的第 11 科幻大师。*

我现在已经老了，但是我仍记得那天，当戴夫拆开海伦的包裹时，海伦的模样依然历历在目，戴夫打量她时发出的惊叹依然萦绕耳边。

“老兄，她是不是很美？”

她很美，是一个用塑料和金属织成的梦，犹如在济慈的十四行诗中依稀读到过的诗句。

如果特洛伊的海伦也是这般美貌，而希腊人仅仅出动了一千艘战船，那么他们还真是没种，至少我对戴夫是这样说的。

“特洛伊的海伦，嗯？”他看了看她身上的标签，“至少比 K2W88 强。海伦……嗯……合金的海伦。”

“别用这么长的称呼，戴夫。叫她金海伦怎么样？”

“就叫金海伦吧，菲尔。”一切就是这么开始的——一部分是美人，一部分是梦幻，一部分是科学。再加上立体声播音器，机械地混合，引发的却是一场混乱。

我和戴夫没有一起上大学。但当我来到墨西拿行医时，我在楼下的一家机器人修理小店里发现了他。之后，我们俩开始结伴而行。当我开始和一个姑娘交往时，他觉得她的孪生姐妹也同样迷人。于是，我们就成了四个人。

我们的生意越来越好，我们在火箭发射场附近租了间房——

吵闹但是便宜，火箭阻碍了公寓的建立。我们需要充分的空间自由活动。我想，如果不是因为和他们争吵，我们早就和这对双胞胎结婚了。戴夫想观看金星火箭的最新试验，而他的姑娘却想欣赏拉里·安斯利主演的一部立体电影，他们都很固执。从此，我们就把姑娘们抛到脑后，晚上在家里消磨时间。

直到莉娜用香草代替盐洒在我们的牛排上，我们才开始谈起了情感和机器人的问题。当戴夫分解莉娜寻找问题时，我们自然而然地考虑起了机器人的未来。他断定机器人总有一天会打败人类，我却不这么想。

“听着，戴夫。”我争辩道，“你知道，莉娜不会思考——不会真正地思考。在线路出问题的时候，她本可以自我纠正，但她却不管，任凭机械脉冲驱动。人也会伸手拿香草，但是当他发现手上拿的是香草的时候，他就会停手。莉娜有足够的理智，但是没有情感，没有自我意识。”

“好吧，这是机器人目前的大问题。但是我们会解决的，植入一些情感系统什么的。”他把莉娜的头重新拧回去，打开电源，“回去工作吧，莉娜。现在是十九点。”

我现在专攻内分泌学及相关科目。确切地说，我并不完全是一名心理学家，但我懂一点腺体、分泌物、荷尔蒙和其他一些引起情感活动的混合物。医学上花了三百年才发现它们工作的过程和原理，我不觉得有人能用更少的时间把它们在机械上复制出来。

我把书籍和资料拿回家来证明我的观点，而戴夫则引用记忆线圈和仿真眼的发明。

那一年中，我们互相学习，直到戴夫完全掌握了内分泌学理论，我也可以凭借记忆组装莉娜。我们谈得越多，我就越相信打造出机器人完美的类人机制的可能。

可怜的莉娜，她那用铜铍合金制成的身体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七零八落的。我们的第一次尝试成功了，只不过我们是让她把油

炸刷子做成早点，然后用人造黄油洗碟子。后来有一天，她的六根线路出了问题，她却做了一份完美的晚餐。戴夫真是喜出望外。

他彻夜给她检查线路，放进一个新的线圈，教她一组新词。第二天当我们指出她工作上的错误时，她对我们大发雷霆，破口咒骂。

“说谎！”她挥舞着吸尘刷大喊，“你们都是骗子！如果你们这些讨厌鬼给我足够多的时间，我就能把这地方收拾好！”

我们平抚了她的怒气，让她回到工作上。然后戴夫把我领进书房。

“不要在莉娜身上实验了。”他解释说，“我们得停止她的肾上腺装置，让她回复原状。不过我们得弄个更好的机器人，机器女佣还不够复杂。”

“迪拉德的新型实用模特怎么样？好像什么配置都有。”

“确实。不过即便如此，我们还是需要定制一个特殊点的，要有全套记忆线圈。出于对老莉娜的敬意，我们给它订一个女式工作外壳吧。”

结果，当然，他们买了海伦。迪拉德的员工创造了奇迹，他们把所有工件全都装在了一个女型外壳中。甚至是塑料和橡胶质的脸也设计得灵活多变，足以表达情感。而且搭载了泪腺，味蕾，随时都能模仿人类的行为，从呼吸到扯头发。与她一起送来的账单则是另一个奇迹。我和戴夫东拼西凑，不得不把莉娜卖给交易所，以凑足钱，尽管从此我们只能在外面就餐了。

我在活组织上做过不少精细的手术，有些还是比较棘手的。但当我打开海伦躯体的前盖，开始分离她的“神经”线头时，我仍感到自己是个医学预科生。戴夫的机械腺体早已准备好，外插在电子思维脉冲上的细小而复杂的晶体管和电线能够影响到它们，就像肾上腺素对人类思维反应的影响一样。

我们通宵未睡，专注在她的结构示意图上，在她迷宫般的线路

里追踪思维，分离线头，接上“异线路”，戴夫是这么称呼这些零件的。在我们工作时，机械磁带仔细地将思想意识、生命感受输进附属记忆线圈。戴夫相信已经准备万全。

我们完工的时候，天已经渐渐变亮，我们筋疲力尽，却又兴高采烈。最后只剩下接通电源了。与所有迪拉德的机器人一样，她搭载的是微型原子引擎而不是电池，一旦启动，就不需要管它了。

戴夫拒绝启动她。“等我们睡一觉，休息一会儿再说吧。”他建议道，“我和你一样心急，但是昏昏沉沉的脑袋是做不了研究的。上床睡一觉吧，先把海伦放一放。”

虽然我们都不太情愿，但是知道这是明智的决定。我们上了床，空调还没降到睡温，我们就已呼呼入睡。后来，戴夫敲打着我的肩膀。

“菲尔！喂，醒醒！”

我咕哝着翻过身，面向他，“嗯？嘿！怎么了？是不是海伦……”

“不，是范·斯泰勒太太。她说她的儿子迷恋上了女佣，她想要你出去做反荷尔蒙手术。他们现在在缅因的夏令营。”

范·斯泰勒这个阔太太！我不想放弃这笔收入，海伦已经用尽了我最后的积蓄，但我并不喜欢这工作。

“反荷尔蒙手术！这需要整整两个星期的时间。总之，我不是江湖郎中，乱做腺体手术哄傻瓜开心。我的工作是照料严重的病人。”

“而且你想看着海伦。”戴夫笑道，不过他是认真的，“我告诉她说这需要五万！”

“啊？”

“她说只要你够快，那就没问题。”

当然，这是唯一的活儿，尽管我非常乐意拧断范·斯泰勒太太的胖脖子。如果她像别人一样使用机器人，这事儿就不会发生了——但是她就是与众不同。

结果，当戴夫在家里与海伦闲处的时候，我却绞尽脑汁哄骗阿奇·范·斯泰勒接受反荷尔蒙手术，并对那女佣也说了同样的话。哦，我本不想这样做，可是那可怜的孩子对阿奇太迷恋了。我想戴夫或许给我写过信，但是我一个字也没收到。

当我报告说阿奇已经“痊愈”，并收到钱的时候，已经是过了三个星期，而不是两个。

我用口袋里的那笔钱租了一架私人火箭，半小时后就回到了墨西拿。我没有耽搁，直接回到住所。

踏进凹室时，我听到了一阵轻微的脚步声，一个热切的声音唤道：“戴夫，亲爱的？”我一时答不上话。声音又再次响起，恳求道：“戴夫？”

我不知道我在期盼什么，但我没想到海伦会这样迎接我，她停步凝视着我，满脸失望，小手颤抖地放在胸口。

“哦，”她哭诉道，“我以为是戴夫回来了。他现在很少回家吃饭，但我已经做好晚饭等他好几个小时了。”她放下手，挤出一个笑容，“你是菲尔，对吗？戴夫跟我提过你……一开始。很高兴见你回家，菲尔。”

“很高兴你一切安好，海伦。”和机器人该谈些什么轻松的话题呢？“你刚才说到了晚饭？”

“哦，是的。戴夫估计又在市区吃饭了，我们还是进去吧。在家里有个人说话可真好，菲尔。你不介意我称呼你菲尔吧？要知道，你对我来说就跟教父一样。”

我们吃了晚饭，我没算到她会有这种行为，但是显然她认为吃饭就跟走路一样稀松平常。她吃得不多，大部分时间她都注视着前门。

我们吃完饭时，戴夫正好进来，他紧皱着眉头。海伦站起身，可是他却避开她，径直走向楼梯，转身扔下一句话：“喂，菲尔，

等会儿楼上见。”

他肯定是哪里有问题，我一时还以为他见鬼了。就在我转过身面对海伦时，她的眼里都是泪水。她哽咽着，埋头吃饭。

“他怎么了……还有你？”我问。

“他讨厌我。”她推开盘子，匆忙地站起身，“我收拾的时候，你最好去看看他。我没关系。总之，这不是我的错。”她拿起盘子躲进了厨房。我敢肯定她在哭。

或许所有的思维都是一系列特定的条件反射，我不在的时候，她肯定已经积累了很多这些条件。莉娜在她的全盛期也没有这种表现。我走上楼看看戴夫能不能将这些混乱的问题解释通。

戴夫正在把苏打水注进一大杯苹果白兰地里，我看到那只酒瓶快空了。

“来一杯吗？”他问。

这听上去是一个好主意。头顶上火箭的轰鸣声是这房间中唯一熟悉的东西了。从戴夫的眼神中可以看出，这并不是我离开后空掉的第一个瓶子，这里还有不少酒瓶。他又打开一瓶给自己斟上。

“戴夫，当然，这不关我的事，但那玩意儿是没法镇定你的神经的。你和海伦怎么了？见鬼了？”

海伦错了，他并没有在市区吃饭，没有在任何地方吃过。他瘫软在椅子中的肌肉表明他的疲乏和紧张，但最主要的还是饥饿。

“你注意到了，嗯？”

“注意到？是你们俩自己表现给我看的。”

“嗯。”他拍到了一只不存在的苍蝇，陷在椅子里的身体像是泄了气，“或许我该等你回来后，再给海伦通上电。可是，如果那档立体电视节目没换的话……总之，它换了。而你那些矫情的书籍真起作用了。”

“谢谢，我清楚了。”

“你知道，菲尔，我在乡下有一块地……是个果园，我父亲留给我的。我想应该去照料一下。”

我们就这样聊着，喝了不少酒，也出了不少汗，但我最后还是从他那儿了解到了一些情况。我给他吃了安眠药，把他扶上床。然后，我找上海伦，从她那儿弄清了来龙去脉。

显然，我一离开家，戴夫就给她接通电源进行了初步测试，结果很是令人满意。她的表现很好，好得使戴夫决定把她留在家，自己像往常一样去上班。

由于她的情感还未经测试，她自然充满了好奇，希望他能留下。后来，戴夫想了个主意。他先给她示范了该做的家务，然后让她坐到立体电视机前看旅游节目，留她在家里消磨时间。

旅游节目真的把她吸引住了，她一直看到了结束。后来电视台转播了拉里·安斯利最新的连续剧，就是那个漂亮的演员引起了我们和双胞胎之间的麻烦。巧的是，他长得有点像戴夫。

海伦就像海豹离不开水一样黏上了这部连续剧，这部剧成了她萌芽的情感的完美寄托。当那部剧集结束时，她又在另一个电视台发现了一个爱情故事，受到了更多的启蒙。下午的节目大部分是新闻和音乐，但那时她找到了我的书。而我比较喜欢爱情文学。

戴夫精神满满地回到家。屋子里被打扫得干干净净，空气中充斥着食物的香味，戴夫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没在房间里闻到这种香味了。他想到海伦是一个超高性能的管家。

所以当两条强健的手臂从背后搂住了他的脖子时，他吃了一惊，然后耳边响起一个娇滴滴的声音：“哦，戴夫，亲爱的。我好想你啊，你回来我真是太高兴了！”海伦的行为或许不够熟练，但当戴夫阻止她吻上他的时候，他发现她充满了热情。她学得又快又夸张，也是，海伦是由原子引擎提供动力的。

戴夫并不是一个拘谨的人，但是他明白海伦毕竟只是一个机器人。尽管在他的怀里，她的感觉、行为和面容都像是一个女神，但这也不能说明什么。他费了一番工夫从她的怀里脱身，拖着她吃晚饭，以转移她的注意力。

她做完晚上的家务之后，戴夫把她叫进书房，对她愚蠢的行为狠狠地训了一番，足足花了三个小时。他谈到了她在生活中的职能，电视节目的荒唐，以及其他杂七杂八的问题。他说完后，海伦双眼湿润地看着他，柔弱地说："我知道了，戴夫，但我仍然爱你。"

从此，戴夫就开始喝酒了。

情况一天比一天糟糕。如果他待在市区，一回家她就会哭。如果他按时回家，她又会体贴过度地扑向他。

他锁上门待在房间里，就会听到她上下楼的脚步声和咕哝声；他一下楼，她又埋怨地瞪着她，他只好回到楼上。

早上，我找了个借口支开海伦去办事，然后叫醒了戴夫。她走后，我让戴夫好好地吃了顿早餐，又给他服了镇静剂。但他依然忧郁不安。

"听着，戴夫。"我打断他的沉思，"海伦毕竟不是人类。干嘛不切断电源，换上新的记忆线圈？这样我们就能使她确信她从来不曾爱上别人，她也不能。"

"你试试。我也有过那主意，可是她的号哭声都可以吵醒荷马了。她说这是谋杀。该死的是我也忍不住有同感。或许她不是人类，但是当她摆出一副楚楚可怜的表情，告诉你动手吧，杀了她吧，你就不会怀疑这点。"

"我们没有在她身上安置人类在恋爱期间的激素代替品。"

"我不知道我们放了什么。可能是异线路事与愿违还是什么。总之，她已经把那种想法当作思维的一部分了。我们不得不设置一组新的线圈。"

"好吧，为什么不呢？"

“你干吧，你是这家的外科医生。我不习惯被情感困扰。事实上，自从她有了这种表现以后，我就开始讨厌有关机器人的工作了。我的生意要告吹了。”

他看到海伦正从过道上走来，就从后门溜了出去，坐上了单轨快车。我本来打算让他上床睡觉的，但还是让他走吧。或许他待在店里要比在家里好一点。

“戴夫走了吗？”海伦现在又换上了一副楚楚可怜的表情。

“是的。我让他吃了早点，他去工作了。”

“很高兴他吃了。”她一屁股坐到椅子上，好像已经精疲力竭似的，虽然我困惑机器人怎么会感到疲劳，“菲尔？”

“嗯，什么事？”

“你觉得我配不上他吗？我的意思是，你是不是觉得如果我不在这里，他会更开心点？”

“如果你在他身边总是这种表现的话，他会发疯的。”

她畏缩起来，两只小手恳求似的扭到一起。我觉得我太不讲人情，说的话过于残忍。不过既然开了头，我只能继续说：“即使我切断你的电源，换掉你的线圈，他仍然会为你困扰。”

“我知道，但是我忍不住。我会成为他的贤妻的，真的，我会的，菲尔。”

我怔了一下，越来越离谱了，“然后给他造一个机械宝宝，我猜。人想要的是血肉之躯，而不是橡胶和金属。”

“请别这么说，我无法把自己想象成那样。对我来说，我是一个女人。而你知道，在模仿真的女人上，我被塑造得有多完美……在所有方面。我无法替他生孩子，但是在其他方面……我会非常努力的，我知道我会成为他的贤妻。”

我放弃了。

戴夫那天晚上没回家，第二天也没有回来。海伦总是喋喋不

休，无理取闹，要我打电话给医院和警察。但我知道他没事儿，他总是随身带着证件。但当他第三天仍然没有回来时，我开始担心起来。当海伦要到他店里去的时候，我同意和她一起去。

戴夫在那里，同一个我不相识的人在一起。我把车停在他看不见海伦的地方，但是海伦能听到他说话。那个人一离开，我就走了进去。

戴夫看上去好了一些，他看见我好像很高兴，“嘿，菲尔！正好关门。我们出去吃饭吧。”

海伦再也按捺不住了，直闯了进来，“回家吧，戴夫。我做了烤鸭，肚子里都是美味，你知道你喜欢这个。”

“走开！”戴夫说。她退缩了一步，转身要走。“哦，好吧，留下吧，你也不妨听听。我把店给卖了，你们刚才看到的那家伙买下了它。我准备回老家的果园，我告诉过你，菲尔。我无法再忍受机器人了。”

“你在那里会饿死的。”我对他说。

“不，对传统栽培水果的需求量正在增长，室外培养的，人们对水培法已经厌倦了。我爸爸一直以此为生，我回家收拾好行李就走。”

海伦坚持她的想法，“你吃饭时，我会给你收拾的，戴夫。我还做了苹果馅饼作甜食。”

世界就在她脚下坍塌，但她仍然记得戴夫有多爱吃苹果馅饼。

海伦是一个好厨师，她确实是个天才，兼具女人和机器人的所有优点。戴夫在开动后就煞有胃口地吃了起来。晚餐吃完后，他气也消了，承认他爱吃烤鸭和馅饼，为她收拾行李表示了感谢。事实上，他甚至还允许她吻别。然而他坚决不允许她和他一起到火箭场。

我回来时，海伦正故作坚强。我们尴尬地谈论了一会儿范·斯

泰勒太太的佣人，但渐渐开始无话可说，她大部分时间坐在那里，凝视着空荡荡的窗外，就连电视剧也提不起她的兴趣。送她回自己的卧室后，我松了一口气。只要她愿意，她可以切断电源模仿睡眠。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我开始明白为什么她不相信自己是个机器人了。我开始逐渐把她当成一位姑娘和伴侣。除去一些偶然的间隔，她会独自离开一会儿沉思，或者持续发送那些从来没收到回信的电报，她是一个男人所能要求的良好伴侣。这里有家庭的温馨，是莉娜未曾给予的。

我带着海伦去哈得孙购物，她咯咯笑着，对流行的丝绸和玻璃布赞叹不绝，帽子试了一次又一次，跟普通女孩的表现别无二致。我们还出去钓了一整天的鲟鱼，她表现得跟男人一样专业而又冷静。我玩得很痛快，以为她快要忘记戴夫了。

直到有一次我临时回到家，发现她在睡椅上蜷着身子，蹬着两条腿，撕心裂肺地哭泣着。

那时，我给戴夫打了电话。找到他似乎并不容易。我等电话时，海伦过来站在我旁边，像个老处女求婚那样紧张不安。最后戴夫的电话终于接通了。

“怎么了，菲尔？”他问的同时脸也出现在屏幕上，“我正要收拾东西去……”

我打断了他，“事情不能这样下去了，戴夫。我已经下定决心，我今晚就把海伦的线圈拉出来，这也不会比她现在的情况更糟。”

海伦走了过来，触碰我的肩膀，“也许那最好不过了，菲尔。我不怪你。”

戴夫的声音插了进来，“菲尔，你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我当然知道。你到达这里时，一切就都结束了。你听到她也同意了。”

戴夫脸上掠过一片阴云，“我不同意，菲儿。她一半是属于我

的，我不允许！”

“你这个……”

“继续，随你怎么骂。我改变主意了。你打电话的时候，我正在收拾行李准备回去。”

海伦在我身边拉拉扯扯，双眼盯着屏幕，“戴夫，你要……你是……”

“海伦，我刚刚才发现我是一个大傻瓜。菲尔，我两个小时内就回来，如果有什么……”

他不必赶我走。但在我关上房门前，我听到海伦温声细语地说，她乐意当个果园主的妻子。

我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样吃惊。在我打电话给戴夫的时候，我想我知道会发生什么。没有男人会像戴夫表现的那样，因为他讨厌一个女孩儿，只是因为他觉得他讨厌她，然而他错了。

女人中没有比她更漂亮的新娘，更贤惠的妻子了。海伦一直都有做饭持家的资质，她一离开，这间老房子就显得空荡荡的。我开始每周去果园一两次。本以为他们时不时会有些麻烦，但我从来没见过。我相信邻居们从来也不会怀疑他们只不过是一对普通的夫妇。

戴夫渐渐老了，当然海伦没有。海伦和我背着戴夫在她的脸上画上皱纹，把头发染成灰白，让戴夫以为她在和他一起变老。我猜，他早忘了她并不是人类。

我自己其实也忘了。直到今天早上收到海伦的来信，我才醒悟过来。精致的手稿上，只有个别地方微微有些潦草，她把我和戴夫未曾预料又不可避免的事情告诉了我。

亲爱的菲尔：

你知道，戴夫身患心脏病已有多年。我们期望他能像平常一样

继续生活，但是不可能了。日出之前，他在我的怀中去世了。他要我代他向你告别。

菲尔，我有最后一件事需要你帮忙。都结束了，最后只剩下一件事了。酸溶液能像腐蚀肌肉一样腐蚀金属，我要与戴夫一同离去。请将我们葬在一起，殡葬师没有发现我的秘密。戴夫也希望这样。

对不起，亲爱的菲尔。我知道，你跟戴夫情同手足，也知道你对我的感情。请不要为我们太过伤感，我们幸福地度过了一生，我们都认为我们应该并肩跨过这人生的最后一座桥梁。

附上我的爱意与感激

海伦

我想，这是迟早要发生的。最初的震惊现在已经淡化了，几分钟后我就要去执行海伦的遗愿。

戴夫是幸运的，他是我最好的朋友。而海伦，像我说的，我现在已经老了，看待事物也更加明智。我想，我早就该结婚成家。然而，这世上只有一个金海伦。

# 让道路滚动不息

[美]罗伯特·A.海因莱因

*海因莱因——美国硬科幻小说作家，是 1940 年代晚期将无修饰科幻小说打入主流杂志的第一位科幻作家。被人称为科幻先生（Mr.SF），被誉为“美国现代科幻小说之父”，和艾萨克·阿西莫夫和阿瑟·克拉克并称为“科幻小说三巨头”。五度获得星云奖，七次赢得雨果奖（三次是追授），同时是星云奖第一届科幻大师奖得主。*

演讲者站立在台上，静待他的听众们回答这个问题，在人群不满的嗡嗡声中响起了几声稀稀拉拉的叫喊：

“是我们！”

“是我们！”

“说得对！太对了！”

“是谁在‘地下空间’干着最累最苦的活，才使道路上的人们被轻松地送往四面八方？”

这一次是异口同声的吼叫：“是我们！”

演讲者很会利用目前的有利气氛，煽动性的语言如洪水般滚滚而来，撞击着人们的耳膜。他的身体向前倾去，在人群中捕捉着合适的煽动对象，“是什么造就了庞大的贸易网？是条条道路！人们吃的粮食是怎么运送到各处的？是条条道路！人们是如何到达工作之地的？是条条道路！人们又是如何回家与妻子家人团聚的？还是条条道路！”他稍作停顿，以强化演讲效果，然后压低声音道：“如果不是你们大家维持着道路的正常滚动，结果会怎么样？人们将举步维艰，这大家都很清楚。但有没有人因此而感激我们呢？呸！没有！难道是我们的要求太过分吗？难道是我们的要求不合理吗？‘我们有辞职不干的权利’，其他行业中的普通工人都有这个权

利。‘要求与工程师获得同样的报酬’，为什么不能？这儿谁才是真正的工程师呢？要学会擦拭轴承、卸除转子，难道非得先戴上顶滑稽的学生帽吗？谁才是真正创造价值的人，是控制室里的‘先生们’，还是‘地下空间’的工人们？我们还有什么想要问的？‘选出我们自己的工程师的权利’，为什么不行？谁有这个能力来选拔工程师？是技工们，还是那些从没在‘地下空间’干过的考察委员会的人？他们连转子轴承和磁化线圈都分不清，不是吗？”

演讲者很自然、很有技巧地改变着语速，并将声音压得更低：“听着，兄弟们，是时候了，我们不要再将时间浪费在向运输委员会没完没了地请愿陈情上了，让我们采取更直接的行动吧。让他们去空喊什么民主吧，我们不要听那些骗人的话，我们有力量，我们才是决定一切的人！”

正当演讲者长篇大论滔滔不绝的时候，礼堂后面有个人站起来，在演讲者停顿的间歇插了进来。“主席兄弟，”他慢条斯理地说道，“我可以插进来说几句吗？”

“哈维兄弟吧，请讲。”

“我想要问的是，我们究竟要争取些什么？在机械行业中我们每小时的报酬是最高的，我们拥有全额保险和退休保障，我们拥有所有的安全工作条件，避免了耳聋的危险。”他将头上戴着的抗噪音头盔向耳后推了推。他的身上穿着粗棉布工作服，显然刚从值班岗位上下来。“当然如果要辞职的话也不是不可以，但需要提前九十天提出要求，我们在签订合约时都知道这一点的啊。道路必须保持继续滚动——任何时候都不能因为某些懒家伙厌烦了手中的工作而停下来。

“而现在索佩——”小木槌“啪”的一声打断了他，“对不起，我说的是索佩兄弟——他对我们说，我们是多么的强大，我们该采取直接的行动。一派胡言！没错，我们能让道路停止滚动，和整个社会作对，可是这并不需要某个技师去做，任何一个脑子不正常的人抱

着一捆炸药都能做得到。

“我们不是泥潭中唯一的一群青蛙，我们的工作很重要，这没错，但是如果没有农民，没有炼钢工人，没有其他几十个行业和专业的人，光靠我们能行吗？”

一个满脸菜色、上门牙突出的矮个子男人插进来打断了他：“请给我一分钟，主席兄弟，我想问哈维兄弟一个问题。”然后他转向哈维，狡猾地问道，“兄弟，你是代表行业协会说话，还是代表你自己？也许你根本不是行业协会的人？你不会是——”他停顿了一下，上下打量着身材瘦长的哈维——“一个密探吧？”

哈维抬头看着提问者，那眼光就像在一盘食物中发现了什么污秽之物似的。“看你那小样儿，”他说，“要不是看在你是个小矮子的分上，我会打掉你的假牙再让你吞下去！这个行业协会正是我帮着建立起来的，我参加过‘六六’大罢工。‘六六’大罢工时你在哪里？和告密者在一起吗？”

主席手里的小木槌重重落下。“够了，”主席说，“任何对行业协会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不会怀疑哈维兄弟的忠诚。我们继续按原定会议议程进行下去。”他停顿一下，清了清嗓子，“一般情况下，我们不邀请非会员在会议上发言，底下的兄弟们也表达了对某些高高在上的工程师的嫌恶和不满，但有一位从百忙之中抽身来到这里的工程师，我们一直都很愿意聆听他的发言，我想这可能是因为，他和我们一样，手指甲里也嵌进了许多油泥。好了，现在有请肖蒂·范克利克先生——”

与会者中爆发出一声大喊，打断了主席的话：“范克利克兄弟！”

“好的。范克利克兄弟，道路城的副总工程师。”

“谢谢，主席兄弟。”特邀嘉宾发言人脚步轻快地走上前去，满面春风地望着人群，众人的欢迎似乎让他很有些志得意满，“谢谢，各位兄弟。我想我们的主席说得很对，与工程师俱乐部会所比起来，萨克拉门托分路段行业会所——或其他任何一个分路段行业

会所——更让我觉得如鱼得水。那些年轻无知的工程师见习生真让我讨厌。也许只有进过那个什么技术学院的人，才会和他们有更多的共识，而像我这样一个直接从'地下空间'爬上工程师位置的人跟他们总是格格不入。

"好吧，现在我们就来谈谈你们被运输委员会驳回的一些要求——我可以畅所欲言吗？"

"当然可以，肖蒂！"

"你完全可以信得过我们！"

"呃，也许我不该来插这个嘴，但我情不自禁，不吐不快，我能理解你们的心情和感受。机械化道路是当今最大的成就，而兄弟们，你们是让条条道路滚动不息的人。你们的意见必须得到倾听和重视，你们的要求也应该得到满足，这都是顺理成章的。人们肯定觉得，这一切即使是那些愚不可及的政客也应该看得出来。在一些辗转难眠的夜晚，我总在想，为什么不能由我们技工将所有的事情都接管下来，还有——"

"盖恩斯先生，您太太的电话。"

"好的。"他拿起电话听筒，打开可视屏幕。

"哦，亲爱的，我知道我答应过你，可是……你说得完全正确，亲爱的，可是华盛顿方面特别强调过，要满足布伦金索普先生的一切要求，他想要看什么，我们就带他看什么。我没想到他今天就到……不，我不能将接待他的事情交给某个下属，这是不礼貌的。他可是澳大利亚的交通部部长。你听我说……是的，亲爱的，我知道礼貌要从家里做起，但道路必须保持滚动，这是我的工作，从你嫁给我那天开始你就知道这一点，接待布伦金索普先生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好老婆，听话。我们当然会在一起用早餐，我们将早餐打包，去野餐，在贝克斯菲尔德会面——老地方……再见，亲爱的，替我给小宝贝一个吻，记得说晚安。"

他将电话听筒放回原位，妻子一脸愤懑的漂亮面孔渐渐淡出

可视屏幕。一位年轻女子推开门走进他的办公室，这时可以看见办公室门上印着的字样："迭亚戈-里诺道路城，总工程师办公室"，盖恩斯疲倦地瞥了她一眼。

"哦，是你啊。别嫁给工程师，德洛丽丝，还是嫁一个艺术家的好，他们有更多的时间跟家人在一起。"

"是的，盖恩斯先生。布伦金索普先生已经来了，盖恩斯先生。"

"已经来了？没想到他来得这么快。澳大利亚的飞船肯定提早抵达了。"

"是的，盖恩斯先生。"

"德洛丽丝，难道你从来都这么冷静吗？"

"是的，盖恩斯先生。"

"嗯，真让人难以相信，不过你是从不出错的。让布伦金索普先生进来吧。"

"好的，盖恩斯先生。"

拉里·盖恩斯站起身来迎接他的客人。他们握了手，寒暄了一阵。只见布伦金索普手拿一把收好的长伞，头戴圆顶礼帽，伞和帽子都极其精致。这个小个子男人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别出众之处，盖恩斯心想。

"很高兴与您会面，布伦金索普先生，希望我们的安排能让您感到愉快。"

小个子男人微笑道："一定会的。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个美妙的国家，我已经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了。看看那些桉树，还有褐色的山丘……"布伦金索普的牛津腔并不能完全掩盖带着浓重鼻音的单调的澳大利亚当地口音。

"不过，您这次来主要还是公事吧？"

"是的，是的。我到这里来的主要任务是考察贵国的路城，然后向我们的政府提出建议，让他们明智地采纳你们美国人这种令

人大开眼界的办法，解决我们的诸多社会问题。我想您一定了解，这正是我被派到这里来的原因。”

“是的，我大致上明白。不过，我并不清楚您具体想了解些什么。我想您大概已经听说过我们的路城了，它们是如何诞生，如何运作的，等等。”

“我已经看了一些这方面的资料，没错，但技术方面的东西我并不懂，盖恩斯先生，我不是工程师，我的专业领域是社会学和政治学。我想了解的是，这种了不起的技术革命是如何对人们的生活产生影响的。您可以将我看作对此全无了解的人，尽可能多地介绍一些细节，我也会适时地提一些问题。”

“这听起来倒是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顺便问一下，您此行一共有多少人？”

“现在就我自己，我已将我的秘书派到华盛顿去了。”

“噢，我明白了。”盖恩斯看了一眼手表，“快到吃饭时间了，我们到斯托克顿去吃饭怎么样？那里有家不错的中餐馆，我一向很喜欢那里。大概一个小时的车程，一路上你也可以看看道路运作的情况。”

“好极了。”

盖恩斯按下办公桌上的一个按钮，安装在对面墙上的巨大可视屏幕上渐渐现出图像来，一个精瘦的年轻男子坐在一张半圆形的控制台前，嘴角叼着一支烟，控制台后面是一块复杂的仪表面板。

年轻人抬头扫了一眼，咧开嘴笑了，在屏幕上挥挥手，“长官，您好。请问有什么事吗？”

“嗨，戴夫。是你值夜班吗？我现在准备去斯托克顿路段吃饭，范克利克在哪里？”

“去参加一个什么会议，去哪儿他没说。”

“有什么需要报告的事情吗？”

“没有，长官。所有的道路都在正常滚动，路上所有的人都正随着道路的滚动赶回家去吃饭。”

“很好，让道路保持正常滚动。”

“它们会滚动不息的，长官。”

盖恩斯“啪”地切断了连接，然后转向布伦金索普：“范克利克是我的副手，我真希望他能把更多精力放在道路运转上，少操心政治上的事。不过，戴维森会把一切都安排妥当的，我们走吧。”

他们顺着电梯下楼，电梯将他们送到与时速五英里的北行运输带相邻的人行走道上，绕过标有“天桥-通往南行道路”牌子的楼梯，他们在第一条传送带的边上停了下来。“你以前有没有乘过传送带？”盖恩斯问道，“很简单的。只要记得上去时候面朝运输带滚动的相反方向就行了。”

他们穿行在急匆匆往家赶的人流中，从一条运输带跨上另一条运输带，最后来到一条时速二十英里的运输带中间。那里有一道几乎有屋顶那么高的玻璃屏障，尊贵的客人布伦金索普先生惊讶地扬起眉毛，好奇地露出探询的目光。

“哦，这个，”盖恩斯一边推开一扇门引客人穿过去，一边回答着客人还没有说出口的疑问，“这是挡风屏，如果我们不采取一些措施将不同速度的运输带上的气流隔离开来，在时速一百英里的运输带上产生的气流足以将我们的衣服撕破。”

迎着紧贴路面而来的阵阵气流，穿行在嘈杂的人声和滚动运输带下的驱动装置隐隐传来的低吼声中，盖恩斯只得侧过脑袋凑近布伦金索普跟他说话。他们继续往路中间走去，混合在一起的各种各样的噪声使得他们无法再继续交谈下去。在通过三道以上分别设置在时速四十、六十和八十英里运输带上的挡风屏障之后，他们终于来到了时速最高的传送带上——每小时一百英里。这条从圣迭哥到里诺、再返回圣迭哥的运输带，往返一趟需要十二小时。

布伦金索普发现自己这会儿正站在二十英尺宽的人行走道上，

面对着另一道隔屏，面前是一扇灯火通明的橱窗，上面写着：

杰克牛排四号店

最快路上的最快便餐！

一边飞奔一边用餐，不知不觉前进数里！

“太妙了！”布伦金索普叫道，“就像坐在有轨电车里用餐一样，这真的是一家实实在在的餐馆吗？”

“真得不能再真了，如假包换。”

“哦，我说，我们是否——”

盖恩斯微笑地看着他：“你想体验一下，是吗，布伦金索普先生？”

“希望不会影响到你的计划安排——”

“哪儿会呢，我也有点饿了，斯托克顿还得一个小时才能到，我们进去吧。”

盖恩斯像见到老朋友一样，跟店里的女经理打着招呼：“你好，麦科伊太太，今晚生意怎么样？”

“这不是总工程师吗？幸会幸会。好久不见了。”她将他们引到远离正在吃饭的上班族的一个小隔间里，“你带朋友来这里共进晚餐？”

“是的，麦科伊太太——你帮我们点菜吧——别忘了你们的特色牛排。”

“两英寸厚的牛排，用的是刚宰杀的新鲜牛肉。”她轻快地摇晃着身子走了，她体型虽胖，却显出令人惊讶的优雅步态。

对于这位总工程师的需要，麦科伊太太早已了然于胸，她特意在餐桌上留下了一部便携式通话机，盖恩斯将它插入小包间一侧的一个通信插孔中，然后按下一串号码。

“喂，戴维森吗？戴夫，我是总工程师盖恩斯。我现在在杰克四号经济小吃店吃饭，你可以打 10-6-6 这个号码和我联系。”

打完电话他将话筒放回原位，布伦金索普礼貌地问道：“您随

时都需要和手下的人保持联系吗？”

“倒也不是那么绝对，”盖恩斯说道，“但一直保持联系会让我觉得更安心一些。无论是范克利克，还是我自己，总要和那里留守值班的高级工程师保持联系——这一班是戴维森——这样在紧急关头就不至于联系不上我们。如果有紧急情况发生，我也能及时赶去。”

“什么样的情况算是真正的紧急情况呢？”

“原则上有两种情况。转动机械的电力故障，这会使得道路交通陷于瘫痪，那样一来，可能会有数百万人被困在离家几百英里甚至更远的运输带上。如果这样的故障发生在上下班高峰期，我们就得想办法疏散路上的数百万人，这可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

“您说会有数百万人被困，会有那么多人吗？”

“是的，没错。有一千二百万人都依赖这条由运输带构成的机械化道路，这些人都在道路附近，或者道路两侧五英里之内的范围生活和工作。”

电力时代在人们几乎觉察不到的情况下，已悄然与现代化交通运输时代交融在一起，在这些变化中，有两件事成为众所瞩目的重要里程碑：廉价太阳能能源的获得以及第一条机械化道路的建成。

美国的石油和煤炭资源都在 20 世纪上半叶的大开发中被很不体面地浪费掉了，有几次，人们曾清醒地意识到这个问题，但很快便将其抛诸脑后。一开始以很不起眼的单汽缸“无马马车”形式出现的汽车，逐渐发展成为拥有几百马力动力、一小时能跑一百多英里的钢铁巨人，它们奔驰在全国各地，就像发酵的酵母一样迅速膨胀起来。据 1955 年的一项统计数据表明，当时在美国平均每两个人就拥有一辆汽车。

汽车的发展种下了毁灭自身的种子。八千万钢铁巨怪，由并不完美的人类高速驾驶，其破坏力远甚于战争。在同一参考年份，车

主所付的强制责任保险和财产保险费用超过了这一年用于汽车购买的总费用。“安全行车运动”是一种锲而不舍的长期行为，但其作用却仅限于亡羊补牢而已。在那些人口众多的大都市里，交通安全可以说是一个不可能达到的目标，有人讽刺地将步行者分为两种人：匆匆行走者和死者。

步行者可以定义为找到了停车场的人。汽车的发展使得大城市纷纷崛起，但汽车数量的增多却阻塞甚至扼杀了这些借汽车之力发展起来的大城市。1900 年，赫伯特·乔治·威尔斯指出，一个城市规模的饱和点可根据其运输能力，以数学方法进行预测。仅从汽车的速度来看，城市可扩展到直径两百英里的范围，而交通堵塞以及由人来驾驶高速车辆必然招致的危险性，却抵消了这种可能性。

1955 年，从洛杉矶到芝加哥的联邦 66 号公路，“美国的主要交通干道”，脱胎转换为一条专用于机动车辆的超级高速公路，最低时速限制为六十英里。这项公共建设工程的目的是为了促进重工业发展，它所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副产品”就是，芝加哥和圣路易斯这两大城市也向对方伸出了“触角”，直到在伊利诺斯州的布卢明顿相遇为止，而这两座大城市本身的人口数量实际上却大为萎缩了。

同年，美国西部港口城市旧金山将陈旧的缆车改为移动楼梯，以道格拉斯—马丁太阳能接收屏为动力来源。这是美国历史上汽车执照发放数量最多的一年，但美国的汽车时代也正是从这一年走向了穷途末路，1957 年美国的《国家防卫法案》中明确地对此提出了警告。

这个法案是委员会经过最激烈的争辩后出台的法案之一。该法案称，石油是重要且有限的战略物质，所有的石油——包括地表和地下的——都要首先满足陆海空三军的需要。于是，八千万民用车辆开始面对汽油短缺和汽油价格上升的困境——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临时举措”终于成了一项永久性的政策。

这一时期，超级高速公路遍布各地，人们定居于道路两旁。于是，关于迫在眉睫的汽油短缺问题的争论很快达到了沸点。后来，旧金山的移动楼梯给人们带来了启发。美国人随即显示出他们的发明天才。在以上种种因素助推之下，第一条机械化道路于 1960 年在辛辛那提和克利夫兰之间开通。

但正如人们所预想的那样，这条机械化道路还相当简陋，其设计原理还停留在十年前矿石开采传送带的基础上，最快的运输带时速只有三十英里，而且非常狭窄，没有人会想到在这样的运输带上开零售店。然而，它却是未来二十年里在美国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模式的原型——它既非农村，也非城市，却同时拥有这两者的特色——一个建立在迅速、安全、廉价和方便的交通运输之上的社会模式。

工厂——宽阔而低矮的建筑物，屋顶覆盖着太阳能动力屏，给机械化道路提供动力的也是这种动力屏——排列在道路的两侧。商务旅店、零售商店、剧院、公寓等，或者建在这些工厂的后面，或者位于这些工厂之间。细长的道路蜿蜒伸向远方，道路两侧较远处是一片片开阔的乡村田野，大多数人都居住在那里，他们的家点缀在山坡上、溪岸边，或者阡陌田陇之间。人们工作在“城市”中，生活在“乡村”里——而这两者之间的距离只有不到十分钟的路程。

麦科伊太太亲自给总工程师和他的客人上菜。看到精致美味的牛排来了，他们暂时停下了交谈。

在六百英里的交通线上，各个路段的值班工程师们正接收着下属分区段技术人员每小时一次的报告：

“分区段 1——核查完毕！”

“分区段 2——核查完毕！”

……

“分区段 7——核查完毕！”

检查的内容包括张力计读数、电压、负荷、轴承温度、同步速

度计读数等。

身穿粗棉布工作服的工人都是些坚韧顽强、极有能力的人，他们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地下空间”里，置身于时速一百英里的运输带沉闷的低吼声、驱动转子尖厉的呼啸声，以及传动滚轴的呻吟声交织而成的噪声当中。

戴维森坐在弗雷斯诺路段的主控室内，仔细看着屏幕上的道路，观察着被缩小的时速一百英里的运输带几乎难以觉察的蠕动，下意识地留心了一下杰克四号牛排店所在道路的参考数据。总工程师一会儿就要去斯托克顿。在每小时一次的例行报告之后，他要给总工程师打个电话。一切看上去都很平静，高峰时间的交通量吨位也很正常，下班时间还没到，但他已经很困乏了。他转过头叫他的工程师见习生：“巴恩斯。”

“哦，长官，有事吗？”

“我想我们可以喝点咖啡了。”

“好主意，长官，等每小时一次的例行检查完毕之后我就去订几份来。”

控制仪表盘上记时计的分针指向十二，值班的见习生按下一个开关，“所有路段，开始报告！”他以清脆而稍带紧张的声音说道。

两名男子的脸闪现在可视屏幕上，年轻些的那个以向上级报告的口气道：“迭亚戈环路段——滚动正常！”

很快下两位接替上来报告：“安吉尔斯路段——滚动正常！”

“贝克斯菲尔德路段——滚动正常！”

“弗雷斯诺路段——滚动正常！”

终于，当里诺环形路段报告完毕之后，实习生转过头来向戴维森报告道：“滚动正常，长官。”

“很好，继续保持正常滚动！”

显示屏幕再次闪亮，“萨克拉门托路段，补充报告。”

“请讲。”

“我是实习生冈瑟，值班例行检查时，发现底下分区段见习生亚历克·琼斯，和同一分区段的二级技术员 R.J.罗斯，上班时间打扑克，但他们这样玩忽职守，未对他们负责的分区段认真巡检具体有多长时间尚不清楚。”

“有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有个转子过热，但仍然保持着同步运转。有问题的转子已经卸下，换了新的。”

“很好。让发薪人员给罗斯按工作时间结算，然后将他移交给市政局有关管理部门，将见习生琼斯控制起来，让他向我报告。”

“好的，长官。”

“让道路保持正常滚动！”

戴维森转身面对着控制屏，拨通了总工程师盖恩斯的临时电话号码。

“盖恩斯先生，你曾提到，有两种情况可能会给道路的正常运行带来重大麻烦，但你只说了转子的停转问题。”

盖恩斯费劲地舀起一勺沙拉，回答道：“事实上并没有什么第二种重大麻烦，这样的事情是不会发生的。不管怎样，我们不是以一百英里的时速被一路传送过来了嘛？你能想象，如果我们脚下的这条运输带突然出了什么问题，我们会怎么样吗？”

布伦金索普先生有些不安地在椅子上动了动身子，“呃，如果这样的话，会是相当可怕的，你觉得呢？我的意思是说，在这个舒适的房间里，谁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高速移动，如果突然出了意外，将会怎么样，那是难以想象的。”

“不用担心，运输带绝对不会断裂，其组件重叠相接，非常牢固，安全系数在 12:1 以上。只有在几英里长的运输带底下的所有转子同时关闭，并且该线路上的其他电路断路器也同时失灵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产生足够的张力使得运输带断裂。

“不过，类似的事情确实发生过一次，在费城—泽西城道路上，

那是我们难以忘怀的一件事。那条路是早期高速道路之一，客运量十分惊人，货运量也异常庞大，因为这条公路是为一些工业化程度很高的地区服务的。那时的交通运输带比普通的传送带几乎强不了多少，也没有人能准确预测它所能承载的负荷。理所当然地，事故就发生在这条交通运输带承担了最大负荷的时候。当时高速路上人满为患，运输带断裂处后面弯曲变形的部分达几英里，乘客们被时速八十英里的运输带抛向天花板；而运输带断裂处的前半部分则像鞭子一样抽打着乘客，一部分乘客被甩向慢速运输带，一部分乘客掉到下面暴露的滚轴和转子上，还有一部分乘客则被抛上了天。

“这次事故中的死亡人数达到三千人，一时群情激愤，人们纷纷要求废除机械化道路。根据总统下达的指令，机械化高速公路关闭了几个星期，但最后又不得不重新开通，因为别无选择。”

“怎么这样说呢？为什么没有其他选择？”

“国家的经济命脉已完全依赖于这些机械化高速公路，它们已成为工业化地区最重要的交通运输方式，它在经济上的重要地位无可取代。在机械化高速公路关闭期间，工厂被迫关闭，粮食无法运出，人民只得忍饥挨饿，最后，总统不得不下令让机械化道路重新滚动起来。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社会模式已经固定为一种独特的形式，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改变。对于一个人口众多的工业化国家来说，大规模的交通运输是不可或缺的，不仅对人民来说是这样，对于商业贸易来说也是这样。”

布伦金索普先生摆弄着手里的餐巾，踌躇地说道：“盖恩斯先生，我并无意贬低贵国伟大人民的天才创举，但我觉得你们将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只篮子里的做法似乎有些欠妥，这样会不会使得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完全依赖于某种机械的功能呢？”

盖恩斯冷静地思考了一下，“我明白你的意思。我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是’也‘不是’。但凡每一种超越了小农经济的文明，都要

依靠某种关键性的机械。旧日美国南方的经济基础是轧棉机，大英帝国的经济崛起是因为蒸汽机的发明。众多的人口要存活下去，就需要机器提供动力，需要机器进行交通运输，需要机器来制造出各种东西。如果不是因为有了机器，大量人口的出现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不是机器的错，而是机器的丰功伟绩。

“诚然，在制造出各种机械来支持更多的人口生存、给人们带来更高生活水平的同时，我们也势必要让机器一直保持运转，或承受机械化带来的一切后果。但真正的危害并非来自机器本身，而是操纵机器的人。这些实现了机械化的道路，它们本身是完全没有错的。它们强大，它们安全，它们按照人类的设计做着它们应该做的所有事情。不，问题不在于机器，而在于人类本身。

“当一个群体完全依赖于某种机器时，他们就成了机器管理者的人质。如果机器管理者的道德水准足够高，如果机器管理者的责任心足够强——”

这时，餐馆靠近门口处有人在调节收音机的音量，一阵震耳欲聋的乐声淹没了盖恩斯的话，当音量最后终于调到了可以忍受的程度时，盖恩斯继续说下去：

“听到了吗？这音乐似乎也在为我的观点作注解呢。”

布伦金索普竖起耳朵倾听起音乐来，这是一首节奏明快的进行曲，带点现代风格。音乐中有机器的低吼声，还有机械装置不断重复的咔嗒声。这个澳大利亚人的脸上露出一种心领神会的神情：“这不是美国的《战炮之歌》，或者说是《炮兵弹药车之歌》吗？不过，我看不出这和你刚才所说的内容有什么联系。”

“你说得没错，这首曲子正是《炮兵弹药车之歌》，但我们将它改编为了自己的歌，叫做《运输兵的道路之歌》，请继续听下去。”

进行曲跳跃的节奏继续着，似乎与地下机械的振动声混合在了一起，随着一声定音鼓，响起了男声合唱：

听着它们隆隆响!
瞧着它们滚滚跑!
哦，我们的工作永远做不完，
因为我们的道路滚滚向前永不停止!
你们在地上飞奔，
你们在地上翱翔，
我们在地下时刻观察着，
让道路滚滚向前永不停止!
哦，嗨! 嗨! 嗨!
操纵转子的人就是我们——
让我们的道路隆隆向前，
（齐喊）一! 二! 三!
无论你去哪里，
你一定会知道，
脚下的道路会一直滚滚向前!
（齐喊）让道路滚滚向前!
脚下的道路会一直滚滚向前!

“明白了吗？”盖恩斯说道，他的声音里有了更多的激情，“看，这就是美国运输学院建立的真正目的，这也正是运输行业的工程技术人员都属于半军事化职业、有着严格纪律的原因。我们是所有工业行业、整个经济生活的命脉和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其他工业行业可以罢工，那产生的只不过是暂时性的、局部的混乱；农业收成如果这里欠收，那里年景不好，可由整个国家的农业收成加以调节和缓解；但如果道路停止滚动，其他所有的一切都将停滞下来，其影响就如同一次全面总罢工——不过也有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全面总罢工是由绝大多数人真正的不满情绪导致的，而维持道路滚动不止的人，虽然相对来说数量微不足道，却会造成与全面总罢

工同样的后果，令社会经济彻底瘫痪。

“道路罢工事件只发生过一次，那是在 1966 年。我认为，那次罢工是正义的，通过那次罢工行动，纠正了许多真正的弊端——但同样的事情不会再发生了。”

“但你们有什么措施来防止它再次发生呢，盖恩斯先生？”

“民心士气、道德准则、团队精神。道路管理部门的技术人员们一直被灌输着这样的理念：让他们承担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是对他们的一种信任，是一种神圣的托付。除此之外，我们还尽一切努力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但更重要的是专科院校的教育，我们努力给专科院校毕业的工程师见习生们灌输同样的忠诚理论、同样的铁的纪律和自我约束精神，并培养他们不惜任何代价为社会作贡献的决心。安纳波利斯美国海军学院、西点军校以及戈达德航天中心都是向学生们灌输各种理念的成功典范。”

“戈达德航天中心？哦，是啊，就是那个火箭发射场。那么你们呢，你觉得你们的职工教育也很成功吗？”

“也许不能说是尽善尽美，但我们会努力去做。传统的形成是需要时间的。如果一位年长的工程师在年轻时曾是一名专科院校的毕业生，我们对他就可以比较放心，可以认为对于他来说，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我想你也是一位大学毕业生，是吗？”

盖恩斯笑了起来，“过奖了，我看起来大概比实际年龄要年轻些。不，我不是大学毕业生，我是从军队退役来到这里的。你看，是这样，在‘六六’大罢工之后的三个月里，由国防部接手重新组织恢复机械化道路的运作，我当时也是调解委员会的成员之一——该委员会专门负责给工人增加工资、改善工作条件等事项，后来我就被任命为——”

这时，便携式电话的红色指示灯亮了起来，盖恩斯说道：“对不起，接个电话。”说着拿起了听筒。

“请问哪位？”

布伦金索普也在注意倾听电话那一头的声音，“长官，我是戴维森，道路滚动正常。”

“很好，让它们继续保持滚动！”

“但有一个来自萨克拉门托路段的问题报告。”

“你说什么？怎么回事？”

还没等戴维森对他的话做出反应，电话就断了。盖恩斯伸手去拨电话准备再打回去，这时桌上他那杯半满的咖啡摇晃一下，洒在了他的膝盖上。布伦金索普手扶着摇晃起来的桌子，听到外面传来一阵令人不安的嘈杂声。

“发生什么事了，盖恩斯先生？”

“不知道，紧急停运——天知道是怎么回事。”盖恩斯拼命地拨着电话，但很快又放下了电话，甚至没将电话听筒放回原位，“电话打不通。走吧！不！您在这里不会有事的，等着我。”

“我得等在这里？”

“那好，跟我一起走吧，紧跟着我。”盖恩斯转过身，将接待澳大利亚交通部部长这事全都抛在了脑后。运输带地面的滚动越来越慢，终于停了下来——巨大的转子和无数的滚轴就像调速轮一样慢慢停下，以防突然停顿所引发的灾难性后果，但即便如此，餐馆里正在用餐的上班族们也有一小部分开始乱了起来，纷纷向餐馆外拥去。

“停下！”

这是一个习惯于军人以服从为天职的人嘴里发出的声音，带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威严。起作用的也许是一种不可违抗的语气，也许是一种难以言表的威势，据说拥有这种语气或者威势的驯兽员能够征服凶残野兽的兽性，事实上这样的人确实存在。即使对于那些从来不知道服从为何物的人，这种气势也能迫使他们臣服。

那些上班族立即停下了脚步。

盖恩斯接着说道：“继续留在餐厅里不要乱动，我们会安排你们疏散的。我是总工程师，你们不会有危险的。你！”他指着靠近门边的一个大块头，“我指定你为大家的代表，不要让任何人擅自离开。麦科伊太太，继续上菜！”

盖恩斯大步跨出门口，布伦金索普紧随其后。外面的情况可就不一样了，不是这么简单就能解决得了的。

时速一百英里的运输带停了下来，几英尺之外，另一条运输带以每小时九十五英里的速度继续向前飞驰，上面的乘客一掠而过，一个个看上去不像真人，倒像硬纸板剪出来的一样。

事故发生时，速度最快的运输带那二十英尺宽的人行走道上人头攒动，各种店铺、小吃摊、休闲场所和电视剧院的顾客都拥了出来，都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第一起灾难几乎在瞬间爆发。

人群向前挤着，几乎将一位站在最外边的中年妇女推倒，为了稳住身子，这个女人将一只脚伸到了以九十五英里时速飞速前进的运输带的边缘，但她立即发现自己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在脚刚触碰到运输带时就发出了一声尖叫。

她身不由己地被带着转了个圈，重重地倒在了飞速移动的运输带上并随之向前。在这条时速九十五英里——相当于每秒一百三十九英尺——的运输带上，她沉重的身体在惯性作用下翻滚起来，就像一把锋利的镰刀挥向一排青草一样，将运输带上的好些个“纸板人”一下子撞飞了。很快，她就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不见了，在人们还未确定她的身份、她所受到的伤害，以及她的命运如何之时，她就已经被运输带送往远处去了。

但由她的灾祸引发的一系列后续事件却远未结束。在快速闪过的“纸板人”中，被她巨大的撞击力击倒的其中一个，倒向时速一百英里的运输带，撞入了惊慌失措的人群中。突然之间，他从“纸板人”变身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但他的身体却支离破碎，鲜血横流，后面倒霉的人们纷纷倒地，不过，这堵人墙又正好减缓了他飞

行的强大冲力。

即使这样，也还不是灾难的结束。灾难从它的源头开始向外扩散，人们就像保龄球游戏中的木瓶一样，一个接一个地被撞到无比危险的运输带的边缘，随即又弹跳起来，在付出惨重代价之后，终于找回了平衡。

灾难的焦点很快脱离了人们的视线，布伦金索普已经什么都看不到了。他是个思维活跃的人，习惯于跟大规模人群打交道，根据眼前的惨剧，他在心里估算了一下一千两百英里长的人员密集的交通运输带上将出现怎样的情况，他不由感到一阵心惊。

令布伦金索普惊讶的是，盖恩斯既没有努力设法去援救那些倒下的人，也没有设法去安抚那些恐惧不安的人，而是面无表情地转向餐馆的方向。布伦金索普发现他居然要重新进入餐馆，一把扯住他的袖子问道："难道我们不准备去帮助那些可怜的人吗？"

盖恩斯回答道："不，旁观者会帮助他们的——我要考虑的是整条道路。请别干扰我。"冷冰冰的表情与几分钟前那个还相当孩子气的亲切好客的主人判若两人。

布伦金索普感到一阵绝望，尽管他还有点愤愤不平，不过他还是听从了盖恩斯的吩咐。从理性上来说，他知道总工程师是对的——一个需要为数百万人安全考虑的人，不能置责任于不顾，而听凭个人感情用事——但他那种漠然的态度却让布伦金索普觉得，他与自己格格不入。

盖恩斯又回到了餐馆内，"麦科利太太，这里还有其他出口吗？"

"餐具室里有一个，先生。"

盖恩斯匆匆向那里奔去，布伦金索普紧跟其后。一个菲律宾小伙计紧张地避开他们。盖恩斯大大咧咧地把一堆准备好的蔬菜拂到地上，然后一脚踏上餐厅的柜台，往头顶上看去。在他触手可及的地方有一个封闭的圆形检修孔，中间有一只手轮，可以用来开合

检修孔。一架短钢梯正靠在这个检修孔的边缘，被钩子固定在天花板上。

布伦金索普为了尽快跟上盖恩斯，在爬梯子时连帽子也弄丢了。当他终于爬上去时，看到盖恩斯正拿着一支小手电筒，弯腰驼背地在只有四英尺高的屋顶通道空间里笨拙地摸索着什么。

盖恩斯终于发现了他要寻找的五十英尺之外的另一个检修孔，与他们刚才爬上来的那个检修孔一模一样。盖恩斯旋转开关，打开轮盖，站立起来，将双手撑在洞口两侧顺势跃起，来到屋顶上。布伦金索普也紧跟在他后面，但行动起来却比他笨拙得多。

他们在黑暗中站起身来，冰凉的细雨落在他们的脸上。在他们的脚下左右两边，顶棚一直延伸到目力所不及之处，顶棚上的太阳能接收屏闪耀着淡淡的乳白色光芒，极有效率地将太阳能转换成电能，其中一小部分能量转化为微弱的磷光，当然不是太亮，就像是星光下雪地里闪耀着的诡异微光。

就是这一点微弱的光芒让他们看清了前面的路，他们必须循着这条通道走到毗邻道路的建筑物那被烟雨遮蔽的墙壁处。这条通道非常狭窄，在夜色中，通道跨越下方拱起的顶棚，伸向远方。尽管脚下滑不唧溜，眼前夜色朦胧，布伦金索普的心里仍然为盖恩斯明显的冷漠无情而恼怒，但他们还是尽快向前走去。布伦金索普是一位敏锐而充满智慧的政治家，但他的天性中却有着一种强烈的热忱和同情心——如果没有这一点，任何政治家，无论他有着怎样的优点和缺点，都无法获得长久的成功。

正因为这一点，布伦金索普对一些只按理性行事的人有着一种本能的不信任。他知道，如果坚持从严谨的逻辑出发，那你根本无法解释人类如此悠久的历史，也无法解释他心中的价值观。

如果他能洞察盖恩斯现在的心思的话，也许他就会感到安心。从表面上来看，盖恩斯不同寻常的心智就像一台电子计算机一样，永远有条不紊地处理着手边的数据资料，尝试着做出决策，不带任

何先入为主的偏见，在收集到所有的数据资料之前，不匆忙做出决断，对各种可能性进行探索和选择。在他心底有一个受到严格自我约束的空间，阻止着各种蠢动的情绪，但自责仍像狂风骤雨一样折磨着他的心灵。他所见到的一切都让他心痛，他知道，悲剧正在道路沿线上演。虽然他明白，这里面没有他个人的失职或过失，但这是他的职责所在，所以他觉得自己也有推卸不掉的责任。

长期以来，他的肩头一直承担着超乎常人的重荷——没有哪个心智健全的人能够轻松地承担起来——尤其是迫在眉睫的危机感重重压在心头的此刻，只有快速采取积极行动的需要，才能支撑着他坚持下去。

但他内心的矛盾和斗争丝毫没有显现在脸上。

这时，墙体上出现了一个闪着微光的绿色箭头，箭头指向左边。在这条狭窄通道的终点，他们的头顶上方，一块闪亮的牌子上写着“由此处下去”的字样，他们按箭头指示继续走下去。布伦金索普气喘吁吁地跟在盖恩斯后面，走过墙上的一道门，进入由一盏灯照亮的狭窄楼梯。盖恩斯很快走了下去，布伦金索普跟在后面，他们一起汇入了嘈杂的人群中——这里是与北行道路相连的一条固定人行道。

从楼梯下去没几步，右边就是一个公用电话亭，透过电话亭的玻璃门，可以看见里面有个衣冠楚楚的男人正跟一个很胖的女人急急忙忙地说着什么，他们的身影映在可视屏幕上。另外还有三个市民在电话亭外面等候着。

盖恩斯一把推开那三个市民，猛地打开电话亭的门，抓住那个男人的肩膀，愤怒的男人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就被甩出去，撞在身后的门上。在屏幕上的管理员提出抗议之前，盖恩斯用手一抹，清除了屏幕上的影像，然后按下了紧急优先呼叫按钮。

他拨通了自己的私用秘密号码，很快就看到了值班工程师戴维森愁云密布的脸。

“怎么回事，立刻报告！”

“是你，长官！谢天谢地！你在哪里？”戴维森露出一副如释重负的可怜样。

“我要你立刻报告！”

那位值班的高级工程师努力克制住自己的情绪，措辞严谨，直截了当：“下午七点零九分，萨克拉门托路段二十号运输带的张力读数突然上升，在采取必要措施之前，二十号运输带的张力已经超过了警戒点，保险装置启动，该运输带的电源被切断，故障原因未明。与萨克拉门托路段控制室的直接通信联系已中断，辅助通信线路和商业通信线路也都不通。重新建立通信联系的工作正在进行之中。已有人员从斯托克顿十号分区段派出进行联系。

“没有收到伤亡报告。不得接近十九号运输带的紧急广播通知已经发出，人员的疏散撤退工作也在进行之中。”

“已有伤亡。”盖恩斯打断他，“启动警方和医院紧急行动计划，立刻开始行动！”

“是，长官！”戴维森迅速回答道，并弯起拇指，向身后指了指，他的值班助手急忙上前问道：“其余运输带是否停下，请长官指示！”

“不用了。最初的混乱已过去，不大可能再有更多的人员伤亡发生了。继续发出广播警告，那些仍然滚动着的运输带上也要继续发出警告，否则一旦发生交通拥塞，那就谁都没有办法了。”盖恩斯在心里盘算着，在负荷加大的情况下，传送带的速度不可能再增加，以那些转子的动力是做不到的。如果要让整条道路都停下来，他就得疏散每一条运输带上的人群，检修二十号运输带上的故障，然后让所有运输带提速，才能消除高峰时期积累起来的交通量。与此同时，五百万被困的乘客也会产生极大的治安问题。最简单的办法是通过路两旁的屋顶疏散二十号运输带上的人群，然后由其余的运输带将他们送回家。“通报市长和州长，我将承担起紧急事故总指挥一职，警察局局长也要按你的指令行事。通知司令长官，将

所有见习生武装起来待命。开始行动！”

“是，长官。要集合已经下班的技术人员吗？”

“不用。这不是工程问题。查看一下你们的运行记录，整个路段是同时停下来的，是有人用手让那些转子停转的。让不当值的技术人员随时做好准备，但不用装备武器，也不用在下面待着。让司令长官立即组织起所有的高级见习生，到斯托克顿十号分区段办公室报到。我要他们配备好‘金龟子’车、手枪和催眠弹。”

“是，长官。”戴维森身后一位员工弯腰凑近，在他耳边说了句什么，“长官，州长想要和你谈话。”

“不行，和你谈也不行。来接你们班的是谁，来了没？”

“哈伯德，他刚来。”

“让他去接待州长、市长和媒体——任何打电话来的人——哪怕是白宫。你们就坚守值班岗位。我现在挂电话了。等我确定了巡检车的位置之后，再尽快与你们恢复联系。”屏幕上所有的一切都还没有消失，他就已经走出了电话亭。

布伦金索普没敢再冒失地说什么，只是跟着盖恩斯来到北行方向时速二十英里的运输带上。还没到挡风屏的地方，盖恩斯就停了下来，转身若有所思地看着固定人行走道外侧的墙壁，寻找某种标志或者记号——显然是为他的同伴所不熟悉的——然后做了个“伊丽莎逃过冰河”的经典动作，又返回人行走道上，他的动作如此之快，以至于后面的布伦金索普被落下了几百英尺，当盖恩斯猫腰进入一个门洞跑下一段楼梯时，布伦金索普险些跟丢了。

当他们从楼梯出来，踏上一段又窄又低的走道时，已经是“下面”了。这儿从里到外都是震耳欲聋的机器喧闹声，不但敲击着他们的耳膜，也震撼着他们的身心。在地下噪音的巨大冲击下，布伦金索普凝神竭力分辨着周围朦胧的环境，正对着他的是在钠弧灯黄色光照耀下的许多转子中的一根，用来驱动时速五英里的运输带，它巨大的鼓形电枢绕着中心部分固定的磁化线圈慢慢地转动

着。转鼓上半部分表面紧贴移动着的运输带道路底侧，带动道路持续不断地向前滚动。

向左右看去，每隔一百码左右就有一个转子，一直向两边延伸，直到视线之外。在转子之间是一些细长的滚轴，它们一个接一个紧挨在一起，就像烟盒里的一支支香烟那样整齐排列着，以使运输带道路获得足够的动力，保持持续的滚动。支撑这些滚轴的则是一些拱形的钢制支架，在这些支架的间隙中，一层层转子交错排列，它们一层连着一层，速度顺次加快。

将狭窄的走道隔开的是一排钢柱，在钢柱之外，转子的另一侧，一条浅浅的堤道与走道平行，通过一道斜坡可从走道下到堤道上。盖恩斯在这地下隧道里上上下下地查看着，脸上露出明显的恼怒之色。布伦金索普想问他为什么事烦恼，但他的声音却被淹没在周围机器的轰响声中，他无法敌过几千个转子的怒吼声和无数滚轴的呜呜声混合而成的巨大声响。

盖恩斯看见他的上下嘴唇嚅动，猜测着他会问什么问题。然后，他用双手拢住嘴，靠近布伦金索普耳边大声说道："巡检车不在这儿，我原想能在这里找到车的。"

这个澳大利亚人似乎想帮点什么忙，他抓住盖恩斯的手臂，指向身后那片机器丛林。

盖恩斯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他刚才一心想找到巡检车，竟然没有发现——在几条运输带之外，有六七个人正围着一个转子忙碌着，他们将转子卸下，让它与路面脱离，然后准备将它替换下来，一辆低矮的重型卡车上面装满了用来替换的转子。

总工程师脸上立即露出欣慰赞赏的微笑，他用手电筒照向那一小群人，手电筒的亮光聚成一束细长的光线。

其中一名技工抬起头来，盖恩斯将手电筒开开关关，重复发出不规则的信号，一个人影从人群中出来，向着他们跑过来。

这是一个瘦长的年轻人，身穿粗棉布工作服，戴着耳塞，还有

一顶看上去跟他并不相配的扁平小帽子。年轻人认出来人是他们的总工程师，他向盖恩斯敬了个礼，孩子气的脸上现出严肃而紧张的表情。

盖恩斯将手电筒塞进口袋，用双手迅速地做着各种手势——动作干净利落，意思明确，手势繁多，就像比画哑语似的。布伦金索普在自己的大脑里搜索着关于人类学的一些知识，这也是他的业余爱好之一，最后认定这很像美国印第安人的一种手势语，并带有草裙舞的一些手指动作，但它几乎经过了全新的改造，因为它现在代表的是一些非常特殊的技术术语。

那位年轻的见习生已经走到了堤道的边缘处，似乎也在对他做出回应，并将手中的手电筒指向南面不远处的一辆车，那辆车正飞快地向他们开过来，随后在他们身旁停了下来。

这是一辆椭圆形的小车，车底沿中线装有两个轮子。车前盖“砰”一下打开，露出司机的脸，也是个见习生。盖恩斯用手势语和他简单地交流了几句，将布伦金索普推到前面，一起坐进狭窄的客舱中。

车子的玻璃前盖回复原位，这时只觉一阵疾风袭过，澳大利亚人布伦金索普抬起头来，正好瞥见最后三辆大些的车子从他们边上呼啸而过。那些车是往北去的，看样子车速不会低于每小时两百英里。布伦金索普看见最后一辆车里坐着几个头戴小帽子的见习生，但他不能确定是否看花眼了。

布伦金索普没有时间去想那么多——那些人为什么如此行色匆匆。盖恩斯没有去理会加速引起的振动，他正准备利用内部通信器与戴维森取得联系。车门关上以后，周围的噪声基本上都被隔绝在外面，中继站女接线员的脸出现在屏幕上。

“给我接戴维森，高级值班员办公室的戴维森！”

“哦！是盖恩斯先生！市长要和您说话，盖恩斯先生。”

“先不管他，给我联系戴维森，要快！”

“是，长官！”

“听着，与戴维森的联系线路不要中断，直到我通知挂断为止。”

“好的。”女接线员的脸从屏幕上消失，戴维森的脸出现在屏幕上。

“是您吗，长官？我们正在采取行动，进展顺利，没有变化。”

“很好，你们可以在这条线路上联系到我，或者联系十号分区段办公室。好了，暂时就这样。”戴维森的脸消失在屏幕上，接线员的脸重又出现。

“盖恩斯先生，您太太打电话来。您要接吗？”

盖恩斯低声嘀咕了几句，不过显得有些底气不足，然后回答道：“好吧。”

盖恩斯太太的脸闪现在屏幕上，但她还没来得及张嘴，盖恩斯就抢先说道：“亲爱的我现在很好不用担心现在我有要紧事做完了我就会回家的。”他一口气说完这些，立即“啪”的一声按下控制按钮，屏幕上的一切都消失了。

他们乘坐的车在通向十号分区段值班室的楼梯口突然停下，他们走下车来。三辆大卡车正整齐地停在斜坡上，三个排的见习生正在车旁边列队。

一名见习生跑步来到盖恩斯面前，敬了个礼说道：“报告长官，我是林赛，当值的工程师见习生，值班工程师请您立即去控制室。”

他们进去时，值班工程师抬起头看着他们，“范克利克总工程师正打电话找您。”

“接通他。”

范克利克的影像出现在巨大的屏幕上，盖恩斯向他打招呼道：“哈罗，范，你在哪里？”

“在萨克拉门托控制室，现在，你听好了——”

“萨克拉门托？很好！请报告情况。”

范克利克显得很不高兴，“报告？去你的吧！我已经不再是你

的副手了，盖恩斯。现在，你听好了——”

“你到底在说些什么？”

“听着，别打断我，你就会明白的。你完蛋了，盖恩斯，我已被选为新秩序临时委员会主任。”

“范，你疯了吗？什么意思，什么新秩序？”

“你会明白的，这意思就是说，一场机能主义者的革命开始了，我们已脱颖而出，而你则被淘汰出局了。二十号运输带的停转只是我们一个小小的尝试，让你知道我们的力量。”

(被机能主义者奉为机能主义运动圣经的《社会功能：论社会自然秩序》首次发表于 1930 年，被称为对各种社会关系进行精确阐述的科学理论。论文作者保罗·德克尔摈弃了民主主义和人类平等论等“过时而无用”的理念，代之以他的理论体系，即按“机能”来评估人的价值——也就是说，按照每个人在经济秩序中所起的作用进行评估。这一理论实际上是说，某人以他的机能赋予他的能力，对他的同伴行使权利是完全正当的，而其他任何形式社会组织的存在都是愚蠢的、虚幻的，是有悖于“自然秩序”的。但现代经济生活中人们之间的互相依赖却似乎完全背离他的这一理论。德克尔的理论建立在机械论的伪心理学以及巴甫洛夫著名的狗的条件反射实验基础上，但他却忽略了：人不是狗。巴甫洛夫对德克尔的理论也不屑一顾，他认为，德克尔和其他许多人一样，都盲目而又不科学地曲解了他那有着严格限制的重要实验。机能主义并非从一开始就站住了脚跟的——在整个 1930 年代，每个人，从卡车司机到饭店的女服务生，都有机会发表他们自己的理论和主张。但机能主义很快就传播开来，特别是在一些小人物中间，根据这一理论，他们可以努力说服自己，他们从事的工作是不可或缺的，所以，根据“自然秩序”，他们也能成为重要人士。由于社会上不可或缺的“功能”种类众多，因此，三教九流的人士都能以此理论进行自我安慰。)

盖恩斯瞪眼看着范克利克，好一会儿才慢悠悠地说道："范，你不会真的认为你能够侥幸成功吧，你觉得呢？"

那位小个子男人挺挺胸，"为什么不能？我们已经成功了。除非我下令，否则你们无法开动二十号运输带，如果必要的话，我可以让整个机械化道路全部停下来。"

盖恩斯意识到，他面对的是一个毫无理性的自大狂。这让他觉得很不舒服，但他还是非常耐心地劝说道："你当然能，但是，范，其他地方呢？你认为美国军方会不采取任何行动，听凭你将加州变成你的私人王国吗？"

范克利克露出狡黠的表情，"这个我早就想过了。我刚向全国的道路技术人员发表了广播声明，告诉他们我们所做的事，让他们揭竿而起，提出他们的权利要求。当这个国家的每条道路都停下来之后，人民就会挨饿，我想总统在派出军队对付我们之前一定会三思而行的。哦，他可以派出一支军队来抓捕我，或者杀了我——我不怕死的！——但他一定不敢将所有的道路技术人员都开枪打死，因为国家没有我们就不能正常运转——那么结果就是，他将不得不与我们坐下来好好谈谈——当然是按照我们的条件来谈！"

不得不承认，他所说的很有些道理，虽然这个事实很残酷。如果所有的道路技术人员都参加到动乱中来，那么政府就不可能用武力来平定这场动乱，就像一个人不可能为了治愈头痛而把自己的脑袋打开花一样。但是，动乱已经广泛扩散开了吗？

"为什么你觉得其他地方的技术人员都会跟着你走呢？"

"为什么不会？这是符合自然规律的。这是一个机器时代，不管在哪里，真正的力量都属于技术人员，但他们被许许多多陈词滥调给骗了，无法使用他们的力量。而且，在所有的技术阶层中，最重要的、绝对不可缺少的，是道路技术人员。从现在开始，一切都将操纵在他们的手里——这是符合自然规律的！"范克利克转过去翻弄着面前桌上的一些文件，片刻之后补充道，"现在一切都已成

定局，盖恩斯，我得给白宫打电话，让总统明白目前的形势。你就好自为之吧，只要规矩些，你是不会受到伤害的。”

盖恩斯静静地坐了几分钟，直到屏幕上的一切渐渐消失。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他想，范克利克鼓动其他地方的技术人员参加罢工，这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如果真的会有什么影响的话。一点儿也没有，他想——但他原来做梦也没有想过，这样的事情竟然会发生在自己手下的技术人员中间。也许他拒绝花点时间与道路系统之外的某个人谈话是个错误。不，如果他先前拒绝了与州长或是新闻记者的谈话要求，那么现在还可以和他们谈的。他拨通了戴维森的电话。

“其他路段有什么问题吗，戴夫？”

“没有，长官。”

“其他的道路也没有出什么事吗？”

“没收到报告。”

“你听到我和范克利克的谈话了吗？”

“我一直与你连线来着，是的，听到了。”

“很好。让哈伯德打电话给总统和州长，就说只要罢工仅限于这条道路，那我强烈反对动用军队。告诉他们，如果在我请求援助之前他们军队开进来，我将不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

戴维森有些犹疑不决，“你觉得这样做明智吗，长官？”

“没问题。如果我们想要击败范克利克和他狂热的支持者，我们就要想办法将一场真正的、席卷全国的罢工消弭于无形中。还有，他有可能会破坏整条道路，如果那样的话，连上帝都回天乏术了。现在你那里的滚动吨位是多少？”

“傍晚高峰时期为百分之五十三。”

“二十号运输带情况怎么样？”

“基本上已撤离完毕。”

“做得很好。尽快清除路面上所有的交通。最好让警察局局长

在道路的每个出入口都安排一名警察，禁止人员进入。范克利克可能会在任何时候突然将所有的运输带都停下来——或许我也有必要这么做。我的计划是这样的：我将到‘下面’去，和那些武装起来的见习生一起向北行进，击退所遇到的一切抵抗。你安排值班技术员和维修人员紧跟在我们后面，将一路上遇到的每一个转子原来的连线切断，再与斯托克顿路段的控制面板连接在一起。这只是一种临时性的连接措施，没有保险连锁装置，所以要安排足够多的值班技术人员，以便及时发现和排除故障。

“如果这一计划成功实施，我们就能将萨克拉门托地段的道路控制权转移，使其脱离范克利克的控制。至于他本人，就让他一直守在萨克拉门托控制室好了，直到他弹尽粮绝，恢复理智为止。”

盖因斯切断电话，转身对分区段值班工程师说道：“埃德蒙兹，给我一顶头盔——再要一把手枪。”

“是，长官。”埃德蒙兹拉开一只抽屉，将一把又细又长、看上去非常致命的武器递给了他的长官。盖恩斯将手枪插在腰上，接过头盔套到头上，但并没有合上抗噪音耳罩。

布伦金索普清了清喉咙，“能不能——嗯，能不能也给我一顶这样的头盔？”他问道。

“啊，你说什么？”盖恩斯这才注意到他，“哦，你用不着它的，布伦金索普先生。你就一直留在这里好了，等我的消息。”

“可是——”这位澳大利亚政治家本来想说什么，但想了想，还是忍住了什么也没说。

走到门口，值班的工程师见习生对总工程师说道：“盖恩斯先生，那边有位技师一直坚持说要见您，一个名叫哈维的人。”

“不见。”

“他是从萨克拉门托路段来的，长官。”

“哦！那就让他进来吧。”

哈维很快将他在行业协会会议上的所见所闻向盖恩斯叙述了

一遍："我很讨厌这一切，他们还在喋喋不休的时候，我就退出了，长官。事后我也没有多想，直到二十号运输带停止滚动的事情发生，我听说是萨克拉门托路段出了问题，这才决定来找您。"

"这件事情从出现苗头到现在有多久了？"

"我想应该有一段时间了。你知道事情总是这样的——不管在哪里，总有几个牢骚满腹的人，他们中有些是机能主义分子。但是，你总不能因为某个人有不同的政治见解就拒绝与他一起共事吧？美国是一个崇尚自由的国家。"

"你应该早些来找我的，哈维。"盖恩斯看着哈维坚毅的面孔，"不过，我想你是对的。这是我的责任，不是你的责任。正如你说的，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你还有什么别的事情要说吗？"

"是的，事情既然到了这一步，我想我也许能帮助你找出他们的头目。"

"谢谢，那你就跟我待在一起吧。我们准备到'下面'去，解决这次的动乱。"

办公室门突然打开，一名技师和一名见习生出现在门口，两个人一起用力地拖拽着什么。他们把那东西放在地板上，然后静静地站着。

那是个年轻人，显然已经死了，他的粗棉布工作服的前身已被鲜血浸透。盖恩斯抬头看着值班工程师，问道："他是谁？"

埃德蒙兹正呆呆地看着年轻人的尸体，他回过神来答道："见习生休斯，是我在失去通信联系后派到萨克拉门托去的信使，派出去后一直没有消息传来，于是我又派了马斯顿和见习生詹金斯去找他。"

盖恩斯自言自语地说了几句什么，然后转过身去，"我们走吧，哈维。"

在下面等待的见习生们的情绪已经发生了变化。盖恩斯注意到，原先那种年轻人特有的紧张和兴奋已经消失不见，每个人的脸

色都很不好看。他们用手势语互相交谈着，有几个人好像正在给手枪上子弹。

盖因斯估算了一下他们的人数，然后向这批见习生的领头人发出信号。他们用手势简单地“交谈”了一下，见习生队长向他敬礼致意，然后转向手下那批人，做了个简单的手势后潇洒地垂下手臂。见习生们鱼贯走上楼梯，进入一个空房间待命，盖恩斯跟着他们也进了房间。

进到房间里，机器噪声都被关在了外面，盖恩斯开始对他们讲话。

“你们都看见被带进来的休斯了吧，你们中有谁想要去干掉那个杀害休斯的凶手？”

三名见习生几乎立即做出了反应，从队列里站出来，大步走向前。盖恩斯冷冷地看着他们，“很好。你们三个交出武器，回到你们的岗位上去。至于其他人，如果你们认为这是私人的复仇行动，或者是猎杀行动，也可以加入他们。”他停顿片刻，然后继续说下去，“萨克拉门托路段已被一些人非法占领，我们要去夺回来——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并不想让双方都出现伤亡，也不希望所有的道路都停下来。所以，我们的计划是‘从下面’接管，一个转子一个转子地，将控制权转接到斯托克顿。我们这一组人的任务是在‘地下’向北行进，发现和制伏在行进路上遇到的所有人。你们必须牢记在心的是，你们即将逮捕的这些人中大多数可能都是无辜的，他们对所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所以你们要尽可能地使用催眠弹，不到迫不得已不得开枪。

“见习生队长听好了！将你的手下每十人分成一个小组，每组选一个组长，每个小组形成横跨整个‘地下空间’的一条拉网式搜索线，登上你们的‘金龟子’车，以每小时十五英里的速度向北进发；每个搜索小组之间相隔一百码距离。如果发现有人，最前面一排人立即集中合围上去，将他抓捕到运输车上，然后自己到队伍最后加

入最后一排搜索组。指定几辆专门接收俘虏的运输车，让司机与第二排搜索组保持并列前进。

“你们还要指定一个突袭小组，去夺回分区段的控制室，但必须等到该分区段与斯托克顿连接好了才能行动。同时，做好通信联络工作。

“还有其他问题吗？”盖恩斯的眼睛扫过面前这些年轻人的脸。没有人吭声，于是，他转过头对着见习生队长说道：“很好，你就带领他们去执行任务吧！”

这一番布署完毕之后，下一班的技术人员也相继来到，盖恩斯向主管工程师下达了相关指令。见习生们都已严阵以待，静立在他们的“金龟子”车旁。见习生队长期待地看着盖恩斯，盖恩斯点了点头，见习生队长挥挥手，第一批见习生登上“金龟子”车出发了。

盖恩斯和哈维也登上了“金龟子”车，与见习生队长并排前进，紧跟在第一批出发的见习生后面，与他们保持着大约二十五码的距离。总工程师盖恩斯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驾驶过这种样子滑稽的小型车辆了，觉得自己有点笨手笨脚的。一辆“金龟子”车显然不会让男人觉得威风，因为它的大小和形状就像厨房里的一张凳子，装在一只轮子上，用陀螺保持平衡，但它却非常适于在“地下空间”的机器迷宫中巡逻，它可以从只有人的肩膀那么宽的空间里通过，操控方便，骑乘者如果下车，车也能够稳稳地站直待命。

一辆小巡查车与盖恩斯相隔一小段距离，在地下迷宫的转子之间迂回着进进出出，车里的视频和音频通信让盖恩斯随时可与其他方面联系。

萨克拉门托路段的最初两百码顺利通过，没有出现任何状况。接下来，一名搜索者发现一个转子边停着一辆“金龟子”车，一名技工正在检查转子底部的量表，没看见有人向他走过来。他没有拿武器，也没有抵抗，只是似乎有些吃惊和气愤，但同时也非常困惑不解。

抓住了一个目标，这个小组的人就往后退去，后面一队取代他们成为新的领头搜索小组。

搜索了三英里长的路段之后，他们已俘虏了三十七个人，但没有伤亡。俘虏中只有四个人持有武器，其中一个经哈维指证，还是这次动乱事件中的一个小头目。哈维表示，如果时机合适的话，他想试着与歹徒谈判。盖恩斯答应可以试试。盖恩斯知道哈维是一个有着丰富经验的著名劳工运动领袖，他当然也愿意尽一切可能不战而屈人之兵。

随后，搜索组又成功地抓获了另一名技术人员。当时此人正在转子的另一侧，他们直到近前才发现他，虽然他手里有枪，但并没有试图反抗。要不是因为被发现时，他正用接入转子底部通信插孔的隐蔽通话器通话，这件事也许根本就不值一提。

他们抓捕这名歹徒时，盖恩斯正好走上前来，他一把抓住通话器的软橡皮伪装外壳，从这人的嘴边猛地一拉，由于用力极猛，甚至可以感觉到骨骼传导接收装置在此人齿间划过的磨擦声。俘虏吐出一颗碎牙，怒目而视，但对他们的质问却置之不理。

尽管盖恩斯动作很快，但他们很可能还是失去了出其不意制伏敌人的机会。这个俘虏很可能已经成功地将盖恩斯他们的地下突袭行动泄露出去了，于是，他们向后面传话，让大家加倍小心。

盖恩斯的担心不无道理，并且很快得到了证实。在前面几百英尺的地方来了一群人，至少有十多个，但他们的实力有多强还无法确定，这些人利用迷宫般排列的转子为掩护向前行进。哈维看看盖恩斯，盖恩斯点点头，并示意见习生队长让队伍停下。

哈维赤手空拳地走上前去，双手高举过头顶，努力保持着自己身体的平衡。歹徒那方犹疑不决地减缓了前进的速度，最后停了下来。哈维走到离那帮人十多米的地方，然后也停了下来。其中一个人显然是领头的，向他打起了手势语，哈维也用手势语回应他们。

两伙人之间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在朦胧的黄色灯光中，盖

恩斯等人无法看清他们谈判的具体情况。谈判持续了几分钟，接下来是一阵静默。领头的人似乎有些不知所措，这时，他带领的那群人中有个人走上前来，将手枪放入枪套中，然后用力比画着什么，与领头的人说了几句话，领头的摇了摇头。

那人还想继续劝说，但仍然被否定了。接着，他又毫无顾忌地挥手比画了一番，最后也不再坚持了，而是直接拔出手枪，对准哈维开了一枪。哈维捂住腰部，一下向前扑倒。那人又开了一枪，哈维一个趔趄，跌倒在地上。

见习生队长抢在盖恩斯之前开了枪，那个杀手眼睁睁地看着子弹击中了自己，他的表情似乎在看着最不可思议的事情在他眼前发生——他还没完全明白怎么回事就死了。

见习生们跟着开枪射击，虽然相比起来第一排见习生的人数比对方还少了几个，但由于对方的组织纪律相当松散，战斗开始时，双方似乎势均力敌，但战斗打响三十秒钟之后，对方所有的人不是死就是伤，或者成了俘虏，而盖恩斯这方只有两人死亡（包括最先被杀害的哈维在内），以及两名伤者。

根据新出现的情况，盖恩斯及时调整了策略——现在看来他们的行动已经泄密，速度和打击力度将是决定性的：第二组紧跟在第一组后面，第三组则与第二组保持着不到二十五码的距离。这三组人看见非武装人员直接忽略不管，留给第四组去处理，这三组人员专门对付武装歹徒，只要发现，直接开枪。

盖恩斯提醒他们只要将对方打伤即可，不要下杀手，但他心里明白，这样的命令执行起来难度是很大的，所以伤亡将是不可避免的。他虽然不想这么干，但他知道自己别无选择。任何武装起来的歹徒都是潜在的杀手——他不能定下太多的条条框框，否则对他自己手下的人来说是很不公平的。

盖恩斯做出新的战术布署之后，就下令见习生队长开始行动。第一排和第二排见习生以“金龟子”车的最快速度前进——但最快

也只有每小时十八英里。

跟随在他们后面的盖恩斯，为避开哈维的尸体突然转向，同时又不由自主地看了尸体一眼。在钠弧灯微黄的光晕下，哈维的脸显得很可怕，但脸上的坚毅之色依然存在。看着此情此景，盖恩斯一点也不为自己开枪的命令后悔，但人的尊严的失去，却让他的内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觉沉重。

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他们从好几名技工的身边经过，但都没有开枪的必要。盖恩斯开始看到了一点希望，也许他们能够兵不血刃地取得胜利。在这“地下空间”里，那种震耳欲聋的机器声，即使是头盔上用来阻挡噪声的耳罩也无法完全隔绝，就在这时，他察觉了一点异样。他将耳罩掀起，正好听到那隆隆的机器声越来越弱，最后完全安静下来，而那些转子滚轴也越转越慢，终于停了下来。

道路完全停下来了。

盖恩斯对着见习生队长大声叫道：“让大家都停下！”他的声音在这似乎不太真实的寂静中沉闷地回响着。

巡检车的车顶盖翻起，他急忙转身进到里面。“长官！”里面的实习生叫道，“中继站来电话找你。”

可视屏幕上的女接线员认出了盖恩斯，于是，屏幕上立刻切换成了戴维斯的影像。“长官，”戴维森立即开口说道，“范克利克打电话找你。”

“是谁将道路停下来的？”

“是他干的。”

“还有其他重大问题吗？”

“没有。他将运输带停下来时，路面上已经撤空了。”

“很好。给我接范克利克。”

反叛头目出现在屏幕上，他的脸由于不可抑制的愤怒已变成了青紫色。看见盖恩斯，他一下子爆发了：“哼！你以为我是傻瓜吗，呃？现在你怎么想，总工程师盖恩斯先生？”

盖恩斯努力克制着想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告诉他的冲动，特别是对他范克利克本人的看法。这个矮个子男人现在的这副模样确实让他产生了许多想法，这些想法就像铅笔划过石板发出的刺耳声音掠过他的大脑，但他不能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否则他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他努力保持着正常的语调，以缓和对方虚荣而空虚的心理："我得承认，你的诡计已经得逞，范克利克——道路已经停了下来——别以为我疏忽大意。我已经注意你很久了，我不会低估你的能力，我知道你说到做到。"

盖恩斯的这番话让范克利克颇感得意，但他努力掩饰着这种情绪。"那你为什么还不识时务，早早投降？"他咄咄逼人地说道，"你赢不了的。"

"可能吧，范，但你也知道，我总得试试。再说了，"盖恩斯继续道，"为什么我就一定不会赢呢？你也说过，我可以调动全美国的军队来对付你。"

范克利克自鸣得意地笑了起来。"你看见了吗？"他指着一个连着很长一截电线的梨形按钮，"只要我按下它，道路就会立即被炸毁，一直炸上天去。另外，再额外添点利息，在我离开这里时，这个监控站也将被破坏殆尽。"

盖恩斯这时真心希望自己能对这种人的变态心理有更多的了解。好吧，只要尽到自己的最大努力就好，盖恩斯相信自己的常识能让他做出正确选择。"这听起来是很有点惊心动魄，不过，我不认为我们能让步。"

"不能？你还是好好想想吧。如果你逼得我不得不炸毁道路，你难道不想一想，那些随道路一起灰飞烟灭的人？"

盖恩斯的脑子飞快地转着。他毫不怀疑对方的威胁，他说得出也做得到。范克利克的措辞，那句像孩子赌气似的"如果你逼得我不得不——"暴露了范克利克危险的不理性的心理。规模如此巨大的爆炸，发生在任何像萨克拉门托这样人口稠密的地区，都会炸毁

一幢甚至更多的住宅，肯定会炸死二十号运输带沿线多家商店的店主，造成碰巧路过的行人的大量伤亡。范克利克说得没错，他盖恩斯不敢拿那么多对危险一无所知的无辜者的生命去冒险——哪怕是付出道路永远不再滚动的代价。

盖恩斯心中最为顾忌的不是对道路的大规模破坏，而是那些有可能被殃及的无辜生命，正是这一点让他觉得束手无策。

一首曲子在他头脑里响起："听着它们隆隆响！瞧着它们滚滚跑！哦，我们的工作永远做不完——"做什么？做什么？"你们在地上飞奔，你们在地上翱翔，我们在——"

再这样下去可不行。

他转向屏幕，"听着，范，除非万不得已，你是不会炸毁道路的，我可以肯定，我也不会。我想到你的总部去，我们好好谈谈怎么样？两个讲道理的人在一起，应该会有解决办法的。"

范克利克有些怀疑，"这不会是什么诡计吧？"

"怎么会呢？我一个人去，不带武器，坐上我的车尽快到你那里。"

"那你手下的人怎么办？"

"他们就坐在这里等着，直到我回来。你要不放心，可以派人盯着。"

范克利克迟疑了片刻，他担心这是个陷阱，但又不想错过和原来的最高领导者谈判的机会。最后，他终于犹犹豫豫地答应了。

盖恩斯给了手下的人一些指示，并将他的打算告诉了戴维森："如果我一个小时还没回来，戴夫，你们就自己行动。"

"小心点，长官。"

"我会小心的。"

盖恩斯将巡检车里的见习生司机赶出来，自己开着车冲下斜坡进入堤道，加速向北驶去。直到现在他才有机会整理一下思绪，在车速每小时两百英里的情况下。假如他的计划能够成功，今后还

是要做一些改进。有两个教训是显而易见的，首先，运输带必须安装交叉连接的安全连锁装置，这样的话，如果某条运输带的速度突然慢下来或者停下来，对相邻的运输带构成危险时，相邻的运输带也同样能够慢下来或者停下来。再也不能让二十号运输带上的惨局重演！

但这只是最基本的、从机械上考虑的措施，真正的失误还是在于人，心理分类测试必须加以改进，以确保道路管理人员的素质，只任用有责任感的、可靠的人。可是天哪，问题是，人们原本以为现有的心理分类测试就能确保无虞的。据他所知，现今采用的经过改良的心理测试法还没有过失误的先例——至少在萨克拉门托分路段事件发生之前没有过。范克利克是如何让经过心理气质分类测试的整个路段的全部人员集体反叛的呢？

他想来想去也想不通这是为什么。

这些人员应该不会无缘无故地突然行为异常，个人也许会存在某种不可预见的因素，但如果是一大批人，他们应该像机器或者数字一样可靠。你可以对他们进行测评、检查和分类。他不由自主地想到了人事部门，那一排排的档案柜，里面的工作人员——他明白了！他终于明白了！副总工程师范克利克，曾经是整个道路的前人事部门主管！

这说明了所有的问题。人事部门主管拥有绝佳的机会，他能够独自做出决定，将所有的“烂苹果”集中放在一个桶里。盖恩斯现在已经确信无疑，这样的欺骗行为大约从几年前就开始了，范克利克利用心理气质分类测试，伪造了测试成绩单，有意将他所需要的人都集中调到了某个分路段。

从这件事中得到的另外一个教训就是，对官员的测试应当更加严格，而且即便经过心理气质分类测试，得到工作分配的官员，也必须加以有效监管。即使是他，盖恩斯本人，在这方面也应该被置于某种监督之下。Qui custodiet ipsos custodes？谁来监督那些

监督者呢？拉丁语也许已经过时，但那些古老的罗马人可不是虚构的。

盖恩斯终于知道自己败在了哪里，但知道了这些又让他在欣慰之余不无忧虑。管理和监督，考核与再考核，就是他要的答案。这可能会比较烦琐，影响效率，但为了确保安全，损失一些效率也是必要的。

他给予了范克利克太多太大的权限，但对他的了解却很不够，对于这个人，他现在仍然需要了解得更多些。他按下紧急制动按钮，车子猛地停了下来，“中继站！能否联系上我的办公室？”

德洛丽丝的脸从屏幕上看过来。“你还在值班？——太好了！”他对她说道，“我还担心你已经回家了呢。”

“我又回来了，盖恩斯先生。”

“真是个好姑娘。给我调出范克利克的个人档案，我想看看他的分类鉴定记录。”

她很快就拿着档案袋返回来了，念着上面的一些记录和百分比数据，盖恩斯不断地点着头，这些数据果然与他的预感相符——在范克利克的伪装之下，有着内向-自卑的情结与人格障碍。他的预感得到了确认。

“评委意见：”她念道，“尽管潜在的不稳定性达到最大的 A，综合评价等级为 D，但这位官员还是比较称职的。在某些方面有着异乎寻常的良好记录，特别是在人员管理方面，建议留用并晋升。“

“好，就这样了，德洛丽丝。谢谢。”

“不谢，盖恩斯先生！”

“我要去和他摊牌，为我的成功祈祷吧。”

“可是，盖恩斯先生——”远在弗雷斯诺的德洛丽丝瞪大双眼看着已经空白一片的屏幕。

“我要见范克利克先生！”

范克利克手下的人本来拿枪顶着盖恩斯的肋骨，此时把枪口

从他身上移开——似乎很不情愿，盖恩斯心想——示意盖恩斯走在前面上楼。盖恩斯从车里出来，照那人的意思做了。

范克利克一直都待在控制室里，而非行政管理办公室，和他在一起的有六七个人，都荷枪实弹，如临大敌。

“晚上好，范克利克主任。”盖恩斯用范克利克自封的头衔称呼他，似乎满足了这个小个子男人膨胀的虚荣心，从他的表情可以明显看出来。

“我们不必虚礼客套。”范克利克说，带着故意装出来的不在意，“叫我范就可以了，请坐，盖恩斯。”

盖恩斯坐了下来，心想，必须让其他人都出去。他看看周围，带着揶揄的口气说道：“范，对待一个手无寸铁的人，有必要搞得这么紧张吗？还是机能主义者互相之间根本就没有信任可言呢？”

范克利克的脸上现出恼怒之色，但盖恩斯神色不变，依然微笑如初。最后，这个小个子男人从桌子上拿起一把手枪，向门口指了指，“你们都出去！”

“可是范——”

“我说出去！”

只留下他们两个单独相对，范克利克一只手按着盖恩斯在可视屏幕上看到过的那个电气按钮，另一只手持枪指着他的前上司。“好吧，”他咆哮道，“如果你要搞什么花样，我就会按下它！你准备说什么？”

盖恩斯笑得更厉害了，这让范克利克恼怒地叫出了声：“到底有什么好笑的？”

盖恩斯并不吝于给他一个回答：“你，范，说真的，你掀起了一场机能主义者的革命，但你行使你的机能所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将道路炸毁，你认为这样才能配得上你的主任头衔，告诉我，”他继续说道，“你到底在害怕什么？”

“我什么都不怕！”

“不怕？你？待在这里，随时准备用那个小按钮开展自杀行动，然后你告诉我说你什么也不怕。如果你的那些手下知道你将随时丢弃他们为之奋斗的东西，他们会在一秒钟内就将你射杀。你害怕他们，难道不是吗？”

范克利克的手松开按钮，站起身来，“我什么也不怕！”他尖声叫着，绕过桌子向盖恩斯走来。

盖恩斯稳坐不动，哈哈大笑，“但是你害怕！你害怕我，这会儿你还在害怕。你害怕我批评你的工作表现，你害怕那些见习生见到你时不向你敬礼，你害怕他们在背后笑话你，你害怕在餐桌上拿刀叉的方法不对，你害怕别人看着你——你还害怕没有人注意你！”

“我没有！”范克利克抗议道，“你——你这个卑鄙、自大的势利鬼。只因为你上了那个什么你自以为了不起的学校，你就比任何人都强！”说到这里他哽住了，变得语无伦次起来，并努力想忍住即将夺眶而出的眼泪，“你，你这个肮脏的小见习生——”

盖恩斯谨慎地看着他的反应，这个人内心的脆弱如今已经暴露无遗——盖恩斯想，为什么以前没有发现这一点呢？他回想起有一次，他想帮助范克利克完成一个复杂的计算时，他的态度是如何的粗暴无礼。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利用他的软弱，分散他的注意力，这样他就会忘记那个可能会带来巨大灾难的按钮。一定要设法将他心中的怨气都转移到自己身上来，然后忘掉所有其他的想法。但必须谨慎从事，不可激怒他，否则他从房间那头一枪打过来，盖恩斯就完了，想不战而屈人之兵、重新控制道路的努力也将落空。

盖恩斯轻笑起来。“范，”他说，“你只是个可怜的小虾米而已，你已经将自己完全暴露出来了，我非常理解你，你是一个只有三流水平的家伙，你一直害怕被人看穿，然后被打入最底层。主任——哼！如果你是机能主义者推举出来的最优秀的人，我们就可以完全无视他们——他们将败于他们极端的无能。”他坐在椅子上转了个

身，故意让背部朝着范克利克和他的枪。

范克利克向这个将他折磨得痛苦不堪的人走过来，在几步之外停下来，大叫道："你——我会证明给你看，我要送你一颗子弹，这就是我将要做的！"

盖恩斯又转过身子站起来，脚步坚定地向他走去，"把你的玩具枪放下吧，别伤了你自己。"

范克利克退后一步。"别过来！"他尖叫道，"别靠近我——要不我就开枪了——别以为我不敢！"

知道你会，盖恩斯想着，向前冲过去。

子弹擦着他的耳边飞过，没打中他。接着，他们两个都滚到地板上，范克利克虽然是个小个子，却不是那么容易制伏的。枪呢？在那儿！盖恩斯把枪抢到手里，然后挣脱了范克利克。

范克利克没有站起来，他摊开四肢躺在地上，眼泪从他紧闭着的眼角流出来，哭得就像个要求没有得到满足的孩子。

盖恩斯看着他，眼睛里露出几分同情之色，用枪托在他耳后谨慎地敲了一下，然后走到门边倾听了一会儿，小心地将门锁上。

一条电缆从这个按钮一直连到控制面板上，他仔细检查了一下连接情况，然后小心地拆除连接。将这一切搞定之后，他才转到控制台的屏幕前，开始与弗雷斯诺分路段通话。

"一切搞定，戴夫。"盖恩斯说，"现在可以发起总攻了，看在上帝份上，赶快行动吧！"然后他立即关闭了屏幕，他不想让手下的人看到他现在抖得多么厉害。

第二天一早，弗雷斯诺。

盖恩斯在主控制室来回踱着步子，心里觉得相当满意。道路都顺利滚动起来了——要不了多久就会重新恢复到正常速度。真是一个漫长的夜晚。每一个工程师，每一个能够使得上劲的见习生，都按照他的要求，对萨克拉门托路段一英寸一英寸地进行了检查，之后还要将两个被破坏的分路段控制面板重新连接，但道路终究

滚动起来了——他可以感觉到通过地板传送上来的机器律动的节奏。

盖恩斯在一个面色憔悴、胡子拉碴的人边上停了下来。“怎么还不回家去呢，戴夫？”他问，“麦克弗森可以顶你的班。”

“那你呢，长官？你看上去可不太好。”

“呃，我就在办公室里打个盹儿，我会打电话给我太太，告诉她我太累了，不回去了，她会到这里来找我的。”

“她会不高兴吗？”

“不太会啦，你知道，女人嘛，总是这样的。”盖恩斯转身看着仪表板，忙碌的仪器正不断发出“滴答”声，收集汇总来自六个分路段的数据资料。圣迭戈环路、安吉尔斯分路段、贝克斯菲尔德路段、弗雷斯诺分路段、斯托克顿分路段——斯托克顿？斯托克顿！哎呀，天哪！布伦金索普！我把澳大利亚交通部部长留在斯托克顿办公室里空等了一个晚上！

盖恩斯一边往门口走去，一边回头道：“戴夫，给我派辆车好吗？我想快点过去！”然后，一头进了他的私人办公室；戴维森下达了派车的命令。

“德洛丽丝！”

“是，盖恩斯先生。”

“帮我给我太太打个电话，告诉她我得去一下斯托克顿，如果她已经离家出发了，那就让她在这里等我。还有，德洛丽丝——”

“还有什么事，盖恩斯先生？”

“帮我安抚她一下。”

她咬了咬嘴唇，但脸上一片平静，“是，盖恩斯先生。”

“真是个好姑娘。”他走出去下了楼梯。当来到地面上看见滚动不息的运输带时，他心里暖洋洋的，几乎要欢呼雀跃。

盖恩斯大步向一个标有“由此处下去”的路标走去，轻轻地吹起了口哨。他推开门，从“地下空间”里传来的有节奏的机器隆隆声淹

没了他的哨音。

嗨！嗨！嗨！
操纵转子的人就是我们——
让我们的道路隆隆向前，
一！二！三！
无论你去哪里，
你一定会知道，
脚下的道路会一直滚滚向前！

# 微宇宙的上帝

西奥多·斯特金

*西奥多·斯特金——美国科幻小说作家、评论家，创作了约400篇评论与200多篇小说。与阿西莫夫等人同为科幻小说黄金时代的奠基人与代表人物，曾获得世界奇幻奖的“终身成就奖”。为纪念他的成就，后人特设立了“西奥多·斯特金奖”。此外，他还进行诗歌创作，并为广播剧、电视剧撰写剧本。*

下面要讲的故事关乎两人，其中一人威力无边，另一人则贪得无厌，不过别担心，我并不想对你施加什么压力。那个威力无边的名叫詹姆士·奇德，贪得无厌的是他开户银行的总裁。

奇德是个很棒的家伙，从事科学研究，独自一人住在新英格兰海岸附近的一座小岛上。他不是人们常在书中读到的那种身形如同侏儒、精神有点失常的科学家；他的兴趣不在于图取私利，他也不是那种有着俄国人的名字、无所畏忌的自大狂；他不会老谋深算，尤其不会搞颠覆活动。他经常理头发，手指甲修剪得也很干净。不管是在日常生活中或在思考问题时，他都显得通情达理。他稍有点孩子气，有志过离群索居的生活。他个子不高，身体圆胖，却聪明绝伦。他的研究专长是生物化学，人们管他叫“奇德先生”，从没以“博士”或“教授”相称，只是叫他“奇德先生”。

他生性怪异，向来都是这样。他从未从任何一所学院或大学顺利毕业过，因为他觉得大学教育对自己来说进度太慢，教学方法也太过死板。他一直接受不了“教授都是自己研究领域的行家”的观点。对于书本，他也抱同样质疑的态度。他总爱提问题，即便这些问题令人窘迫，他也不在乎。他认为格雷戈尔·孟德尔是位拙劣的说谎者，达尔文是位风趣的哲人，路德·伯班克是位感觉论者。一开口

说话，他必让对方感觉透不过气来。如果交谈的对象懂点儿他不知道的东西，他会单刀直入把问题问清楚，最后总是把对方问得缓不过气。如果交谈对象懂得的东西他已经了解，他会反反复复地问："你是从何得知的？"最让他畅快过瘾的是，他能把崇尚优生学的人的观点驳得体无完肤。所以人们对他常常敬而远之，从没邀请他喝过茶。他很懂得礼数，但不懂得圆滑。

他手里有笔小钱，便用这钱租了座小岛，还在上面建了个实验室。我刚才提到过他是位生化学家。他虽是研究生物化学的，却没有只顾着自己的本行。他会偶尔做些其他大胆的科学尝试，诸如通过改进维生素 B1 的提取方法，使其能够以吨为计量单位进行提取（如果真的有人需要上吨重的维生素 B1 的话）。不过对他而言这也不算什么壮举。他靠此赚了一笔钱，便立即用这钱租了座小岛，雇了八百名工人在岛上一块占地一英亩半的地方盖了间实验室，修筑了一些设施。他接着开始忙乎起剑麻纤维来，找出了融合这种纤维的方法，并制取出了一种难以断裂的绳线，剑麻产业因此红火了起来。

你应该还记得他在尼亚加拉河上空做的演示吧：在尼亚加拉河两岸间湍急的水流上空牵一条新制的剑麻绳索，绳中央吊着一台十吨重的大卡车，还记得这个演示吗？现在轮船停靠的时候就是用这种纤维绳当缆绳，它看起来像铁索，但跟一枝铅笔差不多粗，还可以像橡胶软管一样盘绕起来。靠这一发明，他捞了不少钱。他用其中一部分钱买了一台回旋加速器。

从这以后，钱不再是通常意义上的钱了，而成了小小的账簿里一串串庞大的数字。奇德只动用了其中一小部分订购食物和器材，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连这些订购也停了。他的开户银行派人乘水上飞机来看他是否还活着。那带信的人两天后带着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回去了——他被在小岛上的所见给惊呆了。奇德还活着，不仅安然无恙，还用极其简单的合成方式生产出多得吃也吃不完的优

质食物。银行立即写了封信给他，问奇德先生是否愿意将无土种植的秘方告诉他们。奇德回复说很愿意，并在信中附上合成配方。他还附言说自己从没将这消息告诉过陆上的人，所以不知道有人会对这个感兴趣。他因此变得更富了，我是说他的银行存款更丰厚了。但他对此毫不在意。

那个带信的人来访八个月之后，奇德才开始对自己的成就感到惊愕。对于一个连“博士”都称不上的生化学家来说，他实在很了不得。下面罗列的是他的一些发明成果：

一项切实可行的商业计划——专门生产一种可用在建筑物上的、比最好的钢铁还要牢固的铝合金。

一种奇德称之为“光泵”的小机件。“光泵”的运作是根据光是一种物质，因此也受制于物理和电磁规律这一原理。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只保留一个光源，从光泵中向该光源打出一道圆柱形振动磁场，沿着这道磁场，光将被引导到光泵上。接着让光通过光泵的环状“镜头”。“镜头”下是光泵的心脏部位——可吸收百分之九十八的光线的滤光水晶，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水晶里的平面把光吸收了。用这种仪器使空间暗色化，虽然效果不明显，但毕竟意义非凡。外行人说外行的话，多多见谅，原理大抵是这样子的。

以“桶”为单位的合成叶绿素。

能够在飞机以八倍音速飞行的条件下运转自如的螺旋桨。

一种便宜的粘胶。将这种粘胶涂于旧油漆表面，使其变得干硬，然后像撕布条一样将它撕下来，旧油漆也会一并脱落下来。这种粘胶是很可靠的帮手。

使铀 238 自发衰变的方法。该方法使得铀 238 的自发衰变速度达到铀 235 的两百倍。

这些足以说明奇德的成就了。我想重复刚才的话：对于一个连“博士”都称不上的生化学家来说，他实在很了不得。

奇德显然没有意识到：在那个小岛上，他拥有能够主宰世界的

力量。他从来没费神去想这些东西。只要没人去打扰他做实验，他才懒得去管这世上其他地方是否还在使用原始笨拙的技术。你很难联络到他，除非使用他设计的无线电话，不过能与他自己那台话机相连的惟一一台话机锁在他开户的波士顿银行的保险库里，只有一个人能使用——那台非常敏感的话机只对科南特本人的身体有感应。奇德告诉科南特，若没有万分重要的消息就不要去打扰他。科南特经常把从奇德那里探问出的一些点子和专利，以只有自己一人知道的假名发布——奇德对此也不大在乎。

结果呢，自然是出现了从有史以来最为震惊的文明飞跃。国家获利了，整个世界也获利了。不过，获利最多的当数银行。银行的规模开始扩大，开始把爪子伸向其他利润丰厚的馅饼。爪子越来越多，只有烘烤出更多的“数字”馅饼才能满足它们。多年过去了，银行凭靠奇德的“法宝”不断扩张，其力量可以说与奇德本人的力量旗鼓相当。

几乎可以。

现在请闪开一下，我要把那几个家伙驳得无话可说。他们一直在嚷嚷说世上不可能有奇德这种人，不会有人在门门学科、各个领域都如此精通。

你说得很对，奇德虽是位奇才，但他的才能不属于创造性的那种。究其本质，他不过是个学生。他应用在实验里的知识不过是他已经知道的，或他曾见过的，也或者是别人教给他的知识。他一开始在岛上的实验室工作的时候，就是这么自我分析的：

“我所知道的一切不过是从前人的言语或著述中得来的，而前人所知道的，又是研究前人的言语或著述得来的，以此前推。偶尔也有人会意外发现新的东西，而利用或推广这个新点子的，或是他自己，或是比他更聪明的人。不过，每当有一个人发现了新的东西，就得有两百万的人做收集和传播现有信息的工作。如果我能够把握进化趋势的话，我知道的会更多。我们得等很久才能等来那个增

添人类知识储备——也包括我的知识储备——的意外事件。如果我能找出走到时间之前的方法，我就可以穿透未来时光的表面，一旦看见我所认为有意思的东西，就一头扎下去，潜心研究。但那不是时间的运行之道，你无法超越时间或回到过去。我们该怎么办呢？

“有人提议说，可以加快知识进化的速度，这样就可以提前观察到进化的成果。这似乎不是很有效。训练人类提高智力，需要花费很多的精力，这倒不如发挥我自身的潜能来得省力。可我又没法那么大限度地发挥自身潜能。没人可以。

“我也没辙了。我无法加快自己的智力提升，也无法加快别人的。有没有其他途径呢？应该有吧，方法可能在某个地方，得把门径给找出来。”

于是，詹姆士·奇德把精力投在寻找门径上面，而不是在优生学、光泵、植物学，或原子物理学上。但作为一个躬身实践的人，他觉得这有点形而上学；不过对待这个问题时，他的态度仍然是追根究底，一丝不苟，还会使用自己那怪异的逻辑思维。日复一日，他漫无目的地徘徊在小岛上，有气无力地向海鸥扔着海贝，一边还不住地叫骂着。有时他会坐在室内沉思默想。只有这时他才真正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

他专注于自己的研究领域：生物化学，特别是其中的遗传学和动物新陈代谢门类。他不停地让自己永不知足的脑袋汲取知识，并作了归类——把与当前研究的问题无关的归到一边，把自己所需要的那一小部分归到一处。他不停地积累着他所知道的或推测到的点点滴滴，时间久了，就存储了一笔很可观的可利用的数据。他也会犯错误，刚开始时在物种的“界”上，后来缩小到“种”上。他一连好几个小时在显微镜前观测，以至于最后不得不停止工作两天，以消除头脑里产生的幻觉。在做实验时，他的胸口会靠在显微镜镜筒上，时间久了，他觉得他的心脏在把他的血液往镜筒上输送。不

停地试验，不断地出错——这种事他决不做，他不赞同这种方法，认为那很草率马虎。

他终于有了结果。他一起步就很幸运，能把成功概率算出来更是幸运万分。根据概率，他一清二楚地知道什么样的实验可以不要做。当那表面玻璃上黏糊的半流质开始移动的时候，他知道他走对了路。当半流质开始自己寻食的时候，他变得激动起来。当它开始分裂，几个小时后又重新分裂，而且当分裂出的每个部分又开始生长分裂时，他变得狂喜起来，因为他创造出了生命。

他精心照看着这群珍宝似的“小孩”，为它们流汗操劳，耗费心血。他给它们设计了适合它们生长的各种容器，给它们接种，服药，喷洒特殊液体。每走一步，他自然就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一种像是阿米巴虫的生物在他的大罐子、试验管和培养器里诞生了，接着这种东西变成一种有纤毛的微生物。生长速度越来越快，紧接着，他让它演变成一种有眼点和神经囊的动物，最具成功意义的是，后来出现了一种具有多细胞的胚囊（非单细胞）。他放缓了速度，让其演变成一种腹足动物，只要到了这个阶段，赋予腹足动物功能各异并可遗传的器官就不算难事了。

接着，一种类似软体动物的生物培育了出来，它的腮功能变得越来越健全。一天，有一个不可名状的生物顺着倾斜的木条，从罐子里蠕动着爬了出来，翕合着身上的腮片，细弱无力地呼吸着空气。就在这一天，奇德放下了手头的工作，跑到小岛的另一端，喝得酩酊大醉。酒醒以后，他立即返回实验室，又开始废寝忘食地攻克手头的难题。

他开始转向冷门学科，从快速代谢学入手，这是让他早日取得成功的又一门道。他从酒精、可可、海洛因和印度大麻里提炼出刺激因子。就像那位发现在分析血液凝结原因的过程中草酸具有抗凝作用的科学家一样，奇德也用了类似的方法，他的实验对象是所有那些败坏人类道德和（或）引领“伟大实验”的物质，他把这些物

质里头的加速剂和减速剂、兴奋剂和催眠剂都一一分离开来。在这过程中，他发现了极其需要的东西——一种无色的药剂，该药剂可以使睡眠变得多余，成为可有可无、不会浪费时间的东西。这时他便开始了不眠不休一天二十四小时的工作。

他把分离出来的物质加以人工合成，在此过程中，筛除掉很多无用的成分。这种人工合成物经过某种特殊的长波红光照射后，可以使小动物的心跳加快二十倍。

于是他的小动物的食量和生长速度都变成了以前的二十倍，死亡的速度也加快了二十倍。

奇德盖了一间密不透风的大房间，这房间上面又盖了一个房间，当作控制室，宽和长都跟前者一样，只是房间净高要低点。下面的大房间隔成四个封闭的部分，每个部分都有供单人使用的微型起重机和处理各种起吊任务的机器。他在上面那间房的地上安装了活板门，门上打有可从楼上往楼下通气的气孔。

这时，实验室已经培养出一种外皮像蛇皮的恒温四足动物，它的生命周期快得令人惊讶——每八天就出生一代，寿命大约有十五天长。它跟针鼹一样，也是卵生哺乳动物，妊娠期只有六个小时，蛋三小时就可孵出。孵出后，小动物仅需四天就达到性成熟。母的每只能下四个蛋，可活到把孵化出的小动物养育长大为止。公的一般是在交配完后的两三个小时就死了。这些动物适应性很强，体态小巧，不到三英寸长，从肩到地面只有两英寸，前爪有三趾，反向长着一个有三个关节的拇指。它们被安置在含有大量氨气的条件下生活。奇德把孵育出来的动物分成四组，在密闭房间的每个隔间里都放进一组。

现在万事俱备了。他通过调节温度、氧含量和湿度来控制室内空气。他只需多加点二氧化碳气体，就能像杀死苍蝇一样把它们杀死。活下来的那些就会把抵抗力遗传给下一代。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把各个封闭的隔间里的蛋相互调换以保持种类的多样性。很

快，在受控环境下，这些生物开始繁衍进化。

这就是他要找的问题的答案——他没法加快人类智力发展的速度，没法从人类那里得到他独特的头脑所渴求的东西，他也没法快速提升自己的智力，所以他就制造出新的物种，一种演化速度超过人类文明发展的物种，他可以从它们那里学到东西。

它们全在奇德的掌控之下。到了第四代的时候，奇德就以小心谨慎的方式向它们演示：地球普通的大气就可以把它们毒死，这样它们就不会想方设法从他身边逃走，而是安于自己的生活和进化，致力于“屡错屡试”的科学实验，而速度要比人类快上几百倍。人类花了六千年的时间才真正发现了科学，而奇德的生物只用了两百天的时间就可以拥有人类现有的科学成就。从那以后，奇德不定期会有新的成果出来，已故的伟大的爱迪生跟他比起来，就好比是个家庭手工匠。

他把它们称作“小新人”，并巧妙地驱使它们为他工作。奇德善于奇思妙想，他会构想一些不大可能实现的点子，但自己从不亲手操作。比如说，他要小新人自己想法子用易渗透的材料建造可遮风挡雨的场所。他让其中的一个隔间不断地受到高压暴风雨的侵袭，住在里面的小新人都被暴雨打得立不起身，这样一来，建造遮挡的场所就十分必要。小新人很快便用他堆放在角落里的防水薄型材料设计出了不渗水的住所。

奇德立即放了一股冷空气吹倒了这些不牢固的建筑。小新人只好又重新把建筑建起，使其可以遮风挡雨。奇德又让温度骤然下降，使它们的身体无法适应。它们就用电炉给住房取暖。奇德立即加大电炉温度，直到它们中有的受不了烘烤死去。发生了几例死亡事件后，其中一个聪明的男性小新人想出了如何用类似橡胶的三层板盖有强隔热性能房子的方法——在三层橡胶板的中间一层打上成千上万个小孔，这样就可以产生向下的气流。

通过应用这种策略，奇德逼它们发展起一种高度发达的微型

文化。他时而在一个隔间制造干旱天气，时而在另一隔间制造一场洪涝，接着又把隔墙打开，让小新人之间打了一场规模浩大的战役，而奇德的笔记本里满是它们使用的军事策略和武器的记录。接着它们发明了一种对抗一般感冒的疫苗——这就是为什么当今世界完全消除了这种疾病的原因。银行总裁科南特从奇德那里拿到的东西中就包含有这种疫苗。那是一个冬天的下午，科南特跟奇德用无线电话通话。听到科南特害了喉炎而声音变得嘶哑，奇德就给他寄了一小瓶这种疫苗。科南特叫人把疫苗分析了一下，奇德的账户和银行的财富又立即膨胀起来。

起初的时候，奇德只是提供他认为小新人可能需要的材料，但是当它们的智力足以使其利用手边的材料合成出自己所需要的东西时，他在每个隔间里都放了一堆原材料。他迫使它们研发一种高强度的铝材料，他在其中一个隔间的顶部添了一个柱塞，宽与长跟房间一样，每天会下降四英寸。小新人出于自卫，不得不使用现有的高硬度的材料来对抗这即将到来的死亡威胁。但是奇德允许它们使用的只有氧化铝、一些零碎的其他材料以及充足的电力。它们一开始就迅速累起几十条铝柱，但这些铝柱很快就被压碎变形，它们只好重新开始锻造，让这种柔软的金属可以承受住更大的重量。这个不行，它们又立即累起强度更高的支柱，到柱塞终于被固定住的时候，奇德取出它们制造的其中一根支柱，仔细研究了一下。这种刚硬的铝材料比钼钢更坚固，更能耐压。

经验告诉奇德，得想想办法让自己的力量超过小新人，以免它们变得聪明过头而难以控制。他一直很好奇，如果让它们使用原子能会取得什么样的成果，但又不放心把这种东西交付给这些小科学超人使用，除非它们能够严格按照游戏规则来行事。所以他立下一条“要对神心存敬畏”的法则：凡是小新人的举动与他所认为的正确行事原则稍有偏差，就会导致部落中一半人猝死。比如说他要开发一种无需调速轮就能运行的柴油式发电站，而一个聪明的小新

人偏偏把所需材料用作建筑目的，部落里的小新人会立刻死去大半。当然它们也发明了自己的文字，那其实是奇德规定它们使用的。每个隔间的角落里都放着一台电传打字机，用玻璃罩围起来，那是小新人的圣殿。从那里传出来的指令都要谨遵慎行，否则的话……使用这一新方法后，奇德的工作就简单多了，再也不用拐弯抹角，他需要办成的事马上就可办成。无论他的指令多么难以实现，经过三代或四代小新人的努力，都有法把它办成。

下面援引的是在年轻一代小新人当中传阅的单子，是奇德的一台高速伸缩相机发现的。内容译自小新人的手稿:

“每个小新人都得谨守以下法令，违者部落有权将其判处死刑，以保护整个部落的利益。

“对于出现在文字机器上的指令，应予以优先关注，部落和个人都应将其当作需要努力实现的首要目标。

“任何对材料或能源的不正当使用，或将其用于与机器上的指令不同的用途（除非机器上没有显示指令），都可将使用者处以死刑。

“任何与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有关的情报，或者可能关系到当前问题的点子或实验，都将被当作部落的共有财产。

“任何没有与部落协同合作的个人，以及被视作、或怀疑为没有在工作中竭尽全力的个人都可判处死刑。”

这就是实现彻底操控的结果。这张单子给奇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它完全是自发形成的，记载的是小新人为最大限度保护自己的利益而定下的信条。

这时候奇德可以说是大功告成了。他只需窝在楼上的房间里，从一台望远镜跑到另一台望远镜，把他的高速相机里的胶卷冲洗出来，就可以轻而易举、源源不断地获取信息。一个新世界就蕴藏在他那由四间隔间组成的方形建筑里，而他就是那新世界的上帝。

科南特与奇德有一个相似点，那就是他们处理问题都总是走

任意两点间最短的距离，也不管遇上的阻力是大是小。为爬上银行总裁的位子，科南特采取了一系列赶尽杀绝的举措。他能为自己辩护的惟一理由就是这些措施帮助他得到了他想要的。他就像一位乐于追求功效的将军，从不单靠数量的多寡屈敌之兵，而是巧妙地从侧翼攻打敌人；不单攻其一翼，而是两面夹击。至于那些单纯无知、只会凑热闹的对手，他觉得无须将其考虑在内。

譬如说，在接管一个叫戈雷迪的人的千亩地产的时候，他并不满足于只拥有那张地契。戈雷迪原来拥有一个飞机场，是他父亲传下来的，可以说这块场地在戈雷迪手里已经留了大半辈子。科南特对他施加各种压力，但发现实在难以撼动，于是最后科南特审时度势，说服市里的官员，要他们在机场正中挖一条水道，就这样事半功倍地搞垮了戈雷迪。知道家财雄厚的戈雷迪会为此进行报复，科南特就用半价把戈雷迪的银行收购过来，让它倒闭关门。最终，戈雷迪败得一分钱都没剩下，只能在救济院里度过残生。科南特对自己的手段颇感自豪。

就像其他那些死抓住钱财不放的人一样，科南特也不知道何时该放手。他庞大的机构带给他的金钱和权力可以说前所未有，无公司可与匹敌，不过他还是不知足。金钱之于科南特，就好比知识之于奇德。而不断增值的企业之于科南特，就好比小新人之于奇德。两人都经营着自己的世界，利用自己的世界来执行命令或谋取利润，只不过对于奇德来说，他只会去折腾那些小新人。话说回来，科南特也不是个十足的恶棍，他是个精明的人，很早就发现了取悦人的好处。如果你要花上好几年时间才能把一个人洗劫一空，那么，你不好好阿谀取悦这人，绝对成功不了。讨好人的技巧十分复杂，不过一旦掌握，你的钱财就会滚滚而来了。

科南特最害怕的是奇德将来有一天会突然对世事感兴趣，并且变得固执己见。我的上帝——想想看他所拥有的威力！操控选举对奇德这样的人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比在床上翻个身还简单。

科南特惟一能做的是每隔一段时间就给奇德打电话，看看他有什么事需要自己帮忙的。奇德对科南特的电话拜访心存感激。科南特会偶尔向奇德建议一些让他感兴趣的东西，建议一些会让他几周之内都深隐岛上不出门的事情。“光泵”就是科南特想象的产物之一。科南特打赌说这东西造不出来，奇德却成功了。

一天下午，奇德的无线电话发出尖利的声音。奇德一边轻声咒骂着，一边把正在看的电影给关了，然后穿过自己的住宅走到实验室里。来到电话边后，他把开关摁了一下，嗡鸣声就停止了。

“哪位？”

“你好，”科南特说，“忙吗？”

“还好。”奇德说。他满心欢喜地看着他的摄像机拍摄下来的画面：一群小新人正技巧娴熟地从纯硫磺里合成出橡胶。他很想把这个告诉科南特，不过不知何故，他以前从没跟他提起过它们，所以现在也不觉得有必要把这个告诉他。

科南特说：“嗯……奇德，前几天我在酒吧的时候，我们一伙人一整个晚上都在闲聊，你可能会对我们说到的一样东西感兴趣。

“当中有几个从事公共事业的。你了解我们国家的能源组成吗？百分之三十是原子能，还有就是靠水力发电、柴油机和蒸汽机提供。”

“不清楚。”奇德说。他如同婴儿一般对世事无知。

“我们在争论一种新的能源会给我们带来多大的好处。其中一个人说最好找出这种新能源后再来讨论。另外一个人打断了众人的话，他说他虽然无法对这种新能源命名，却能够把它描述出来。他说新能源除了具备现在所有能源的特征之外，还有自身的独特之处。比如说：更便宜，更高效，更有利于从能源站输送到客户那里，也许会取代其他能源。知道我的意思吗？这些特征中的任何一个都有可能使新能源比其他能源更具竞争优势。我就是想要涵盖所有这些特征的新能源。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也不是不可能。”

“可行吗？”

“我试试看。”

“有好消息记得通知我。”科南特关掉了电话开关。电话机的开关其实只是个虚设，只有科南特离开电话机后，那个装置才会自动关闭。同样，当科南特靠近电话时，那个装置又会自动打开。对此科南特并不清楚。在对方话机开关处发出一阵尖声杂音过后，奇德又听到银行业主嘀咕的声音：“如果他能成功，我就发了。不能成功，至少也够让这个疯傻子在岛上忙一阵子。”

奇德盯着无线电话，双眉扬了起来，接着耸了耸肩，眉毛又沉了下去。很显然，科南特要搞什么鬼，不过奇德不觉得有什么好担忧的。到底会有谁想来打扰他？他可从没惹过谁。他思考着新能源的问题，回到了小新人所在的那栋楼。

十一天后，奇德打电话给科南特，教他在听筒边安装一个传真机，这样奇德就可以把文字材料发送给他。安装完后，生物化学家奇德有生以来第一次向别人作了详尽的解释：

“科南特，你曾暗示说世界上不存在比现在使用的能源更便宜、更高效、更便于输送的新能源，你应该会对我刚刚组装的器件感兴趣。

“科南特，它可以产生能量，而且能量大得让人难以置信……可以传送一束漂亮的密集小光柱。现在从传真机上把这个接收下来。”奇德往他的传真机的压板下塞入一张纸，纸上的内容立即出现在科南特的机子上，“这是能量传送装置的接线图。听好了，要打出去的光柱密度高，方向性强，即便是长达两千英里的输送路程，丢失的能量也不到十万分之三。整个能量系统是密闭的，也就是说，光柱的任何分流的能量都会重新反馈回发送器，发送器会自动加大输出功率。输出功率有个限度，不过还是很不错。还有，我这个发送器可以同时发出八道不同的光柱，每道光柱每分钟大概可以

产生八千马力。你从每道光柱吸取到的能量，小的足以翻动一页书，大的可以在超平流层上开飞机。别挂断，我还没说完。我刚才跟你说每一道光柱都会把信号从接收器送回发送器，这不单单起到控制光柱功率大小的作用，还会调控光柱的方向。一旦和接收器发生接触，光柱绝不会改变方向，而会紧紧跟随接收器。你用这个装置不但可以给固定的电站提供能量，还可以给水陆空的交通工具提供能量。觉得怎么样？”

开银行、而不是搞科学的科南特用手背擦了一下光亮的脑门，说道：“奇德，我知道你从没糊弄过我，不过这个装置的成本高么？”

“高！”奇德立即回道，“跟建原子能发电站的成本差不多高。不过，像高压线、一般电线或管道什么的，它一概不需要。接收器要比收音机更复杂一点。发送器呢，也得费一番功夫。”

“它没花你多少时间吧？”科南特说。

奇德说：“是的，没花多少时间。”那装置是一千两百名小新人高级知识分子的毕生心血，但奇德不想跟他提这个，“当然，我手边只有一个发送器模型。”

科南特的声音变紧促了，“一个模型？能传输——”

“六万多马力，”奇德欣喜地说道，“我的上帝！如果达到实际标准尺寸的话——天啊，一个发送器就足够——”

一想到输送的能量可能会有多大，科南特惊得憋住了气，“怎么给它加燃料？”

“不需要。”奇德说，“我在这里就不多解释了。总之，我开发出了一种能量大得不可想象的能源。非常大，大得绝对不可以滥用。”

“什么？”科南特突然问道，“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奇德的一只眉毛扬了起来。科南特肯定在想搞什么鬼。两次见到他要搞鬼的迹象，对人一向很少猜忌的奇德也开始警惕起来。“没什么意思。”奇德语气平稳地说道，“别费太多力气理解我说的话。我自己也不能全理解。这种能源是由两股平衡力被打破平衡后

产生的，这些平衡力在宇宙中到处都有。实际上，是这些平衡力造就了无数颗像太阳似的恒星，这些平衡力甚至可以碾碎天狼星这类星体的原子。所以绝不能当儿戏。”

“我不会的。”科南特说。

“给你打个比方吧。”奇德说，“假定你有两根细杆，一手各拿一根，把两端相对，使劲挤压。只要你的用力方向与这两根细杆重合，左右手的两道力就会相互平衡，相互抵消。接着轮到我出手。如果我用一根手指轻轻碰触两条细杆对碰之处，它们就会立即不再成一条直线，你的两个指关节都会因此碰伤。这股向量跟原来你施加的力量方向成直角。我的能量发送器也是同一个原理。只需要一丁点儿的能量就把原来相互抵消的平衡力释放出来。如果知道怎么操作的话，就很简单了。问题的关键在于，你得到那向量后，是否能够控制住它？我就可以。”

“我明白了。”科南特沉浸在满足的欣喜中，“愿上帝助公共事业公司一臂之力。奇德，我想要一个能源发送器，我不会滥用的。”

奇德对着无线电话大笑起来，“你胃口还真大。科南特，我这里一个工作人员都没有，你是知道的。我不可能单靠自己建起四千吨到五千吨重的设备。”

“四十八小时内我就可以叫到五百名工程师和劳工。”

“甭费气力了，我何苦帮你做这个？科南特，我一个人待着挺快活的。原因之一就是在这里没有人会来打扰我。”

“噢，奇德，别这样——我求你了。”

“你没有那么多钱。”奇德的话语干脆利落。他扳动了一下电话机上的开关，终止了两人的谈话。

科南特恼羞成怒，对着电话吼叫了几次，接着便靠在信号键上，于是小岛上奇德的电话机就尖叫起来，但奇德不加理会，回到了自己的放映室。他很后悔把接收器的图纸发给了科南特。如果把从小新人那里取来的发送器模型用在飞机或轿车上，以发动引擎，

那倒是蛮有意思的。尽管任何一位无线电工程师都能理解这图纸，却理解不了激活接收器的光柱。科南特绝对得不到光柱。

遗憾的是他还不太了解科南特。

奇德每天都在无止尽地探索新知识。他彻夜不眠，小新人也是一样。他每隔五小时吃一次饭，每隔十二个小时做半个小时的运动。他从不去关心时间，因为时间对他来说毫无意义。他要是想知道日期或者年份，可以去问科南特。但他毫不在乎，事情就是这样。他的时间不是花在观察小新人上，就是花在给它们出新的难题上。

现在他一门心思放在防卫研究上。这个想法最开始是在同科南特的谈话中产生的。但现在重要的是这想法本身，而想法是如何产生的就无足轻重了。奇德看见小新人在研究具有类电性的振动场，奇德也不太清楚这个东西——一堵任何生物触碰到都会丧命的隐形墙——有什么实际的用处。可是，单单这种设想本身就很吸引人。

他伸伸腰，离开上层控制室里的望远镜。他一直在通过望远镜观察他的造物是如何工作的。待在控制室里，他觉得十分开心,离开控制室回到实验室去吃点东西成了他极不情愿做的事情。每次他离开这栋楼房之前，他都想要跟小新人挥手道别，回来时又想要跟它们点头问好。他一边自娱自乐着，一边走了出去。

离岸数英里的海里有一个黑点——那是一艘远去的快艇——朝着大陆的方向驶去。奇德停了下来，厌恶地瞪着那艘快艇。快艇的两侧溅出白色的水花，水花朝着奇德这边飞溅过来。他哼了一声，回想起有天下午，一艘载满了傻子呆瓜的快艇出于好奇靠了岸，这群家伙在他心爱的岛上四处乱走，还连珠炮似的向他提出一大堆弱智的问题，弄得他好几天下来一直神经过度紧张。天，他实在是讨厌“人”啊!

他走出楼房，进到原来的实验室里，一路上都在想着这大煞风景的事情，这种不悦又不知不觉地在他的脑海里引出两个新的念

头。他想到了一个不错的点子，那就是在他的建筑物四周施加某种屏蔽场，贴上告示，警告他人不得擅自入内。他还想到了科南特，最近几个星期以来，与这个家伙的无线通话一直让他隐隐不安。两天前，科南特建议在岛上建造一个能源站，这想法太可怕了！

奇德一走进房间，科南特就从实验室的长凳上站起来。

他们一言不发地互相打量了许久。奇德已经好几年没有见过这位银行总裁了，他发觉这个人的出现让他的头皮一阵发紧。

“你好，”科南特亲切地说，“看起来身体不错嘛。”

奇德咕哝了两声。科南特把他那笨重的身体轻轻移回到凳子上，说：“我来说吧，省得你问。奇德先生，我到了有两个小时了，我乘一艘小艇来的。古老的出门方式。我想给你一个惊喜。最后那几英里是我的两个手下划的船。你这里的防护措施不是很好，对吧？天啊，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像我这样溜到你这儿来。”

“谁想来这儿啊？”奇德嘟哝道。科南特的声音挤塞进他的大脑，这让他很不舒服。这么个小房间，这样说话太大声了，至少，隐居了很久的奇德的耳朵是这么觉得的。奇德耸了耸肩，走过去给自己准备便饭。

“呵呵，”银行家慢吞吞地说，“我就可能想来这儿呢。”他抽出一个道氏金属亦即陶氏合金，一种镁铝合金。做成的雪茄盒。“你不介意我吸烟吧？”

“介意！”奇德尖声应道。

科南特无所谓地笑了笑，把雪茄收了起来。“我想，”他说，“我得敦促你一下，好让你允许我在这个岛上建能源站。”

“我们的无线电话机没坏吧？”

“哦，没坏。但是现在我人已经在这里，你就不能‘挂’掉我了。现在——你的意思怎么样？”

“我的意思没有变。”

“但是你不能这样，奇德，你不能这样。想想吧，想想大众，

他们现在的电力账单上的数目是多么惊人，想想这会给他们带来多大的好处！”

“我憎恨大众！你为什么非得把能源站建在这里呢？”

“哦，这个啊。这是一个理想的选址。这个岛是你的，因此在这里建站就可以顺利开工——其他人没法指指点点。

“这个能源站一旦悄悄建成后，再让它发展成熟，之后就能控制整个国家的能源市场。这个岛屿将变得坚不可摧。”

“我不希望受到打扰。”

“我们不会打扰你的。我们将把能源站建在岛的北端，离你和你的实验室 1.25 英里远。啊，顺便问一下，你那个模型在哪儿呢？”

奇德嘴里塞满了合成食品，挥了挥手示意旁边一个小桌子。桌子上立着那个模型，是个十分精巧复杂的仪器，有四只脚，由塑料、钢铁和小小的线圈构成。

科南特站起来，走过去看着它。“真的能用吧，嗯？”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奇德，我也不想这么做，但是我真的十分需要建个能源站。

“卡森！罗宾斯！”

两个粗壮的人从他们原先的藏身之地——房间的角落里大踏步走出来，其中一个人懒洋洋地在手指上绕弄着一把手枪。奇德面无表情地左右打量着这两个人。

“这些先生们将会严格执行我的命令，奇德。半个小时之后一拨人会登上这个小岛，其中有工程师和承包商。他们将对岛的北端进行勘测，为能源站的建设做准备。你也知道，这些家伙的想法跟我的是完全一致的。我们能得到你的配合吗？还是不能？实际上，是否让你活着工作下去，对我来说并没有多少意义。我的工程师完全能够复制你的模型。”

奇德一声不吭。他看到那两个拿枪的家伙就忘了咀嚼口中的食物，只知道一个劲地吞咽。他就那么坐着，不动，也不说话。

科南特开始朝门口走去，打破了沉寂。“罗宾斯，你能把那个模型拿过来吗？”那个大家伙收起枪，小心翼翼地把模型举起来，点了点头，“把这个带到沙滩上去，和下一艘船碰面。告诉工程师乔汉森先生这个就是他要参照的模型。”罗宾斯走了出去，科南特转向奇德。

“没必要自己给自己找气受，”科南特油腔滑调地说，“我觉得你太固执了，但是我并不是要专门针对你。我了解你的感受，没人会打扰到你，我保证。不过我是一心要把这个站建起来的，你要是挡着我的路了，可别怪我没在乎过你那条小命。”

奇德叫道：“滚出去！”他太阳穴的青筋暴跳得厉害。他一直在发抖。

“很好。祝你过得愉快，奇德先生。哦，另外，忘了告诉你，你是个聪明的魔鬼。”从没有人这么叫过学问家奇德先生，“我知道你可能会炸毁整个岛屿。不过换成是我的话，我就不会这么做。我很乐意给你你想要的东西——安静独处，不被打扰。礼尚往来，我要你也给我同样的东西。如果我在这个岛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的手下将会把这个岛屿轰炸掉。我承认他们也可能轰不掉。

“如果他们没炸成功，美国政府就会插手进来。你不想这样，对吧？一个人要对抗政府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可不容易。同样的，我回到陆上后，如果我的能源站遭到任何形式的破坏，我刚才说过的那些话还是会兑现。

“你会没命的。更有可能的是，别人对你的搅扰将会无休无止。谢谢你的——嗯——合作。”银行家干笑了两声，走了出去，后面跟着他那只从不开口的“大猩猩”。

奇德一动不动地在那里坐了好长时间，然后摇了摇头，用双手托着下巴。他被吓坏了，不是因为他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而是因为他的私人生活和工作，他的整个世界都受到了威胁。他觉得受到了伤害，有点不知所措。他不是做生意的，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人打

交道。他的一生都在逃离人群以及跟他们有关的一切。现在他像个被人群包围住的孩子，吓坏了。

稍稍冷静下来后，他开始模模糊糊地想象能源站建成的后果。毫无疑问，政府会对这感兴趣。能源站将会提供一种难以想象的能源——不是那种用以驱动车轮的能源。他站起来，走回他自己的世界去，那个世界才是他的家，一个洞知他的心思的世界，那里头的人能够帮助他。

回到了小新人所在的那幢楼房里，他再次从人类世界逃离出来，投入到他自己的工作中去。

过了一星期后，奇德打了个电话给科南特，这大大出乎银行总裁的意料。科南特在岛上待了两天后，能源站的建设就开始步上正轨，于是在运载劳动力和原料的船只抵达岛屿之后，他就随船离开了。他一直通过无线电与负责的总工程师乔汉森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至于这是一项怎样的工作，乔汉森和岛上其他所有人员其实并不知情。只有银行这样雄厚的财力才能聘请到乔汉森这样的人才，才能雇用到那个与他协力合作的团队。

乔汉森见到模型后先是一阵狂喜。他很想把这个奇异的仪器告诉他的朋友，但是这个岛上惟一的一台无线设备只能接通科南特所在银行的私人办公室，并且科南特给每两名工人指派了一名武装警卫，他要求这些警卫严格执行命令，一旦发现任何无线设备，立即予以销毁。直到这个时候，乔汉森才意识到自己是这个岛上的囚犯。他顿时怒火冲天，可是这怒火慢慢也消退了，毕竟每星期拿五万美元的酬劳作为被囚禁的代价并不那么糟糕。有两名劳工和一位工程师可不这么想，到了岛上没几天后就开始发牢骚，于是某一天晚上他们一齐消失了；同一个晚上，沙滩上响起了五次枪声。没有人问发生了什么事情，之后也再没有什么麻烦发生。

接到奇德电话的时候，科南特掩饰着他的意外，摆出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啊，好啊！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呢？”

“是的。”奇德回答道。他的声音低沉，听不出喜怒，“我在我的楼群以北五百英尺的地方划了一条白线，横穿整个岛屿。我要你警告你的人，不得超越这条白线。”

“警告？不用吧，我亲爱的朋友，我早就命令我的手下万万不能去打扰你了。”

“你已经给他们下过命令了，这很好。现在警告他们：我在实验室周围加了一个屏蔽场，不管什么生物，一闯入这个屏蔽场就必死无疑。从良心上说，我不想杀人，除非他们私自越界，否则这个岛上就不会有死伤。你会通知你的人员吗？”

“啊，这个，奇德，”银行家劝说道，“其实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你不会受到打扰。为什么还要——”但这时科南特发现电话那头已经没有声音了。他知道他最好不要打回去，所以给乔汉森挂了个电话，告诉他这件事。乔汉森不喜欢这消息中的警告语气，但他还是应允了。科南特喜欢乔汉森。有时，他有点替乔汉森惋惜：乔汉森将来是没法活着回到陆上去的。

但是那个奇德，他成了一个大麻烦。但只要奇德的武器是纯防御性的，那就不会构成什么真正的威胁。不过在能源站运行期间得留神提防奇德。科南特没法在自己身边留个天才，除非这个天才跟他百分百一条心。只要不去惹奇德，能源发送器就会安然无恙，科南特的宏伟计划也能安全进行。奇德应该知道，到目前为止，他从科南特那里得到的待遇一定要比从政府派遣的那群调查者那里得到的更令人满意些。

岛屿北端的工程开始之后，奇德仅仅离开过他的“圈地”一次。就这样的一次出访，已经用尽了他所有笨拙的外交技巧了。他知道能源站使用的是何种能源，知道如果能源遭到不正当使用会引发什么样的后果，因此，他要求科南特同意自己在那个巨大的发送器快要完工的时候前往视察，并且说在安全回到实验室之前，自己将拒绝向科南特报告发送器的情况。取得了科南特的保证后，他关掉

了自己的屏蔽场，向岛的北端走去。

他看到了一幅令人惊叹的景象。那个四只脚的模型被放大到原来的一百倍大——这台“机器”有三百英尺高，极其宏伟壮观，内部满满当当地塞满了线圈和横杆，由这些线圈和横杆组成的纷乱迷宫，跟“小新人”所制造的机器一样精巧。

高塔的顶端有一个光亮的金色合金球。这是能源站的能源发送装置。这颗金球将发射出成千上万条含有能量的密集光线；与它通联的成千上万台接收器，不管放在哪里，离它有多远，都能够随意吸收利用光线中的能量。

乔汉森告诉奇德，说能源站的发送器和接收器都已经建好了。但是除了这些，乔汉森本人对能源站的其他情况也不甚了了。奇德把能源站的每个细节都检查了遍，查完之后，他钦佩地同乔汉森握了握手。

“我过去不想在这里建这个，”奇德有些害羞地说，“现在也不想。但是我得说，看到这样的成果实在让人觉得高兴。”

“更让人高兴的是见到了它的发明者。”乔汉森说。

奇德笑了。“不是我发明的，”他说，“也许有一天我会告诉你是谁发明的。我，嗯，先走了。”在自己泄露出更多秘密之前，奇德转过身，大踏步地沿着来路往回走。

“我要不要——”乔汉森旁边有个声音响起来。科南特的一个警卫掏出了手枪。

乔汉森把那个人的手臂挡下去。“不要这样做。”他挠了挠脑袋，“看来他就是岛另一端那个神秘的危险人物啦。啊，他看起来倒像是个不错的家伙！”

西部战争期间，落基山战役使丹佛城成了一片废墟，在这片废墟上，兴建起了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我们国家的首都——新华盛顿。

白宫深处的一个圆形房间里，坐着总统、三名军人和一名普通

市民。总统的办公桌下面，一台录音机默默地记录着这里说出的每句话。两千多英里之外，科南特坐在一台无线电接收器旁，接收器被调到合适的波段，正在接收从那名市民衣服口袋中的小型发射器发出的信号。

其中一个军官发话了。

“总统先生，这位先生对他所带来的产品做出的说明看似不大可能，但其实是千真万确的。他已经无懈可击地证明了产品说明书中的每一个条目。”

总统看了那个市民一眼，转回来对着那个军官。“我不等你呈上报告了，”他说，“告诉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另外一个军官拿出一条卡其布大手帕擦了擦脸。“我没办法让您相信这事，总统先生，但是，这是真的。这位怀特先生的手提箱里装着三四十打小型的……呃……炸弹？”

“它们不是炸弹。”怀特漫不经心地说道。

“是的，它们不是炸弹。怀特先生曾经取出其中的两枚放在砧板上，用一个大锤砸下去。结果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他还把另外两枚放到电炉中，但它们就像锡块和纸板一样被迅速烧掉了。我们还曾经把其中一枚放到野战炮的炮筒里，然后开炮，仍旧什么都没有发生。”第二位军官停下来，看着第三个军官。这位军官接过话头继续往下说：

“接下来我们真正受到震动了。我们飞到试验场，放下一枚这种东西，然后升到三万英尺的高空中。在那里，怀特先生用一个比您的拳头大不了多少的引爆器引爆了那枚小东西。我从来没有见过那样的景象。四十英亩的地表被直掀上天，在朝我们飞来的时候炸裂成碎片。产生的振荡波非常强大，您这里虽然离爆炸点有四百英里远，但您也一定感受到了。”

总统点点头。“我感觉到了。地球另一侧的地震仪都能够捕捉到这股振荡波。”

“这个东西炸出了一个中心深达四分之一英里的弹坑。天啊，一架装满这种东西的飞机，就足以摧毁任何一个城市！根本无须考虑什么命中率！”

“您还没听完全部的情况，”第二个军官插话进来，“怀特先生的汽车是由一个类似这种炸弹的小物体驱动的。他向我们展示了整个过程。我们找不到任何形式的燃料箱，或是任何其他方式的驱动设施，只见到一个仅仅六立方英寸的驱动器。如果给那辆汽车装载足够量的重物以产生足够的附着摩擦力，这汽车会比军事坦克更有用。”

“还有另外一个测试！”第三个军官激动地说，“他把一枚这种小东西放入一个类似于金库的密室中。密室的墙壁厚达十二英尺，由超强加固水泥修砌而成。他在一百多码之外的地方控制这个小东西。他……他把‘金库’给炸飞了！那不是爆炸，那就像某种不可思议的强大力场在里头迅速扩张，充满整个空间，然后把墙由内向外推倒，推平。墙壁裂开，破碎，变成粉末，钢筋都扭曲、断裂了，就像……接下来，他坚持要同您会面。我们知道这不合常理，但是他说他还有别的话要说，而且非得当着您的面才说。”

总统面色严肃地问：“您要说什么呢，怀特先生？”

怀特先生站了起来，提起他的手提箱，打开，取出一个小小的立方体。它每条边大约有八英寸长，由某种吸光的红色材料制成。其他四个人见了，连忙紧张地从它旁边挪开。

“这些先生们所见到的，”他开始说，“只是这个东西功能的一部分。我要向您展示一下对这个东西的遥控可以达到怎样精确的程度。”他按了一下立方体物体一侧的小型按钮，把它调整了一下，然后把它放在总统办公桌的边缘。

“你们问过我不止一次，说这个东西究竟是不是我自己的发明，或者我是不是代表发明者来这里的。后面一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个控制这个立方体的人现在离这里有数千英里。他——惟有

他一人，才能够在我按下这个键以后阻止这个东西的爆炸。”他从手提箱里掏出他的引爆器，按下一个按键，“四个小时后，这个东西将像上次我们从飞机上扔下来的那个一样爆炸，彻底摧毁这座城市和城市里所有的一切。另外——”

他退后几步，迅速打开引爆器上的一个小小的开关。“如果任何活动物体进入到它三英寸范围之内，或者是除我之外的任何人离开这个房间，这个东西也会被引爆。不过这还是可以避免的。还有，如果我离开之后受到干涉，比如你们的手碰到我，那这个东西立刻就会爆炸。没有子弹能来得及阻止我引爆这个东西。”

三个军官一直保持沉默。其中一个紧张地擦拭着额头上冒出的冷汗。其他人一动不动。总统语调平静地说：“你有什么要求？”

“一个非常合理的要求。出于某些显而易见的原因，我的老板不能公然现身。他需要您听从他的命令，任命他指定的内阁议员，他决定的任何事情您都能够不遗余力地予以支持。不得向公众、国会，或其他任何人透露这件事情。最后我要说的是，如果您同意这个提议，这个你们称之为‘炸弹’的东西是不会爆炸的。

“不过您得知道，这个国家到处都分布着成千上万这样的东西。您永远不会知道什么时候你身边刚好就有一个。一旦您拒绝服从命令，周围三四平方英里之内的所有人，包括您自己，都会立即遭到灭顶之灾。

“三小时又五十分钟之后，也就是说到七点钟整，RPRS 电台将播出一个商业广告。您得让播音员报完台号之后说‘同意’。除了我的老板外，没人会注意到这个的。跟踪我是毫无用处的，我的工作已经完成，我不会再同我的老板碰面或联系。我的话说完了，祝你们下午愉快，先生们。”

怀特先生以商人特有的干脆利落的方式扣上手提箱的盖子，稍稍欠了欠身，离开了房间。剩下四个人坐在那里，盯着那个红色的立方体。

“你们认为他说的都是真的吗？”总统问。

另外三个人点点头。总统把手伸向电话。

除了科南特，还有另外一个人偷听到了上面所有的对话。而科南特当时坐在银行金库里的大办公桌后面，对另一个偷听者一无所知。他的办公室是他的神圣禁地，在他身后就是联接奇德的无线电话的机盒。科南特与电话的近距离接触使得电话处于接通状态。

和年轻的工程师乔汉森的见面给奇德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这位年轻人是典型的科研工作者，能充分感受到工作所带来的快乐。这使得奇德有生来第一次觉得想同别人再见一次面。

可是他又担心如果他把乔汉森带到自己的实验室，这会给乔汉森带来生命危险——如果知道乔汉森去过奇德的实验室，科南特可能会怀疑奇德在想方设法让工程师去破坏大型能源站，再加上乔汉森在岛上的工作已经结束了，科南特极有可能杀掉这个工程师。而如果奇德自己再到能源站去一次的话，很可能那些警卫一看到他就会开枪要他的命。

一整天奇德都拿不定主意，最后他决定给科南特打电话。幸运的是，看到话机上的红色小信号灯指示科南特的话机正处于工作状态，奇德就没有拨出电话，而是开大了话机听筒的音量。一开始是出于好奇心，但接下来他完整地听到了三千英里外总统办公室中的对话。他吓坏了，他开始明白科南特的工程师们干了些什么。那个人向总统展示的立方体里头放的是无数的能源接收器。接收器本身没有能量，但是，通过遥控装置，它们能够任意取用从岛上巨大的发送器传送出去的难以数计的能量，甚至可以全部取用。

奇德张口结舌地站在自己的话机前面，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如果他能够想到什么法子来摧毁能源站，毫无疑问政府将插手进来，接管整个岛屿。真这样的话，他和他的小新人怎么办？

另外一个吱吱呀呀的声音从话机中传出来——一个电台商业广告。几段音乐过后，一个男子开始做广告，他在动员顾客用分期

付款的方式支付高空客机费用。一段短暂的沉寂，接着——

“RPRS 电台，首都之声，南科罗拉多特区。”

三秒钟的停顿显得格外漫长。

“现在是准点时间……呃……同意。现在时间是下午七点整，科罗拉多山区标准时间。”

随后话机里传出半疯狂的吃吃的笑声。奇德几乎不敢相信那是科南特的声音。接着是拨电话的声音。银行家的声音：

“比尔？一切都搞定了。你和你的中队一起出发，轰炸那个岛屿。离我的能源站远点，把岛上其余地方炸成粉末。抓紧轰炸，炸完后马上离开。”

奇德害怕得近乎歇斯底里，他在房间里四处乱撞，然后冲出门，跑到实验室。五百名无辜的工人现在正住在距离科南特的能源站大约四分之一英里的营地里。科南特不需要他们了，也不需要奇德了。惟一安全的地方就只有能源站里头，但是奇德不想把他的“小新人”留给科南特轰炸。他飞也似的冲上楼梯，跑到最近的一个电传打字机上，急急忙忙地打了一行字：“给我一个防护罩。我要一个无法穿透的防护罩。十万火急！”

小新人的文字一行行地从他手指头下跳出来。奇德来不及斟酌自己写出来的东西，也没有真正设想过他所要求的东西。但他所能做的只能是这些了。现在他得离开他的小新人，去住宿地那边警告那群工人。他踏上通往能源站的小路，一路小跑，跨过那条对任何越界者意味着死亡的白线。

九架短翼尖头的飞机从大陆上的一个隐蔽处起飞，组成了一个飞行中队。听不到引擎声，飞机上没装有引擎。每架飞机都靠一个小接收器驱动机翼，把来自岛上的能源转化成推动机体前行的动力。几分钟后它们就飞到了小岛上空。中队的领队对着麦克风劲头十足地喊道：

“先炸营地。彻底摧毁。结束后向南边推进。”

乔汉森一个人在靠近岛屿中部的一座小山上待着，身上带着一架相机。虽然他深知自己回到大陆的机会极其渺茫，他还是很喜欢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拍摄能源站，拍摄的照片张数数也数不清。

当他发现机群的时候，它们正嗡嗡地朝着营地俯冲下去。他怔在那里，眼睁睁地看着一阵弹雨飞下来，原先的营房就成了一片废墟，到处是破碎的木材，金属和尸体。奇德诚恳的脸一下子闪现在他的脑海里。可怜的家伙，如果他们连奇德那端的岛屿都轰炸了，那他就……能源站！他们会不会去轰炸能源站？

他目瞪口呆地看着，飞机飞到了海上，折回来，再次俯冲下来。它们似乎在往南边推进。飞机开始第三次俯冲后，他确信了这一点。他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但他还是转身拔腿朝着奇德所在的地方跑去。半路上转过一个弯时，他和那个矮小的生化学家结结实实地撞了个满怀。奇德因为用尽全力在跑，脸都红透了。乔汉森从没见过有人会被吓得这么厉害。

奇德朝北边挥手。“科南特！”他声嘶力竭地尖叫道，“是科南特！他要把我们全杀了！”

“那能源站呢？”乔汉森脸色开始发白。

“能源站没事。他不会碰它的！可是——我那边——那些人怎么办？”

“太迟了！”乔汉森喊道。

“也许我能——快跟我走！”奇德叫道，转身折回原路，朝着南边跑。

乔汉森跌跌撞撞地跟在后边。他们刚从相撞的地方跑开，那群飞机就突然猛扑过来，朝那地方扔炸弹。奇德跑得飞快，根本看不清他那两只短小的腿。

他们冲出树林，乔汉森猛地跳了起来，抓住科学家，就地把他扑倒在离白线不到六英寸的地方。

“怎——怎么了？”

“不要再往前走了，你这个大傻瓜！你自己那个该死的屏蔽场——你不要命了！”

“屏蔽场？可是——我刚才出来的时候穿过它了——这个，等一下。如果我能——”奇德开始焦急地在草丛中四处搜寻。没过一会儿，他手里抓着一只大蝗虫跑到白线旁边。他把蝗虫扔过去。它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

“看到没有？”乔汉森说，“它——”

“你瞧！它跳起来了。见鬼！我不知道哪里出错了，除非小新人撤掉了屏蔽场。这个屏蔽场是它们施加的——不是我。”

“小——什么？”

“没什么。”生化学家打断话头，开始跑。

他们跌跌撞撞地爬上楼梯，气喘吁吁地冲进小新人控制室。奇德把眼睛凑到一个望远镜镜筒上，兴奋地尖叫出声。“它们成功了！它们成功了！

“我的小人儿！小新人！它们造出了不可穿透的防护罩！你还不明白吗——外面的屏蔽场是由它们的发生器发射出去的力线维持的，而防护罩则把力线截断了。小新人的发生器仍旧在发射力线，而屏蔽波没有办法穿透防护罩！它们安全了！它们安全了！”这位过度紧张的隐士开始大哭起来。乔汉森同情地看着他，摇摇头。

“没错，你的小人们是没事了。可是我们有事。”他接着说。地板随着炸弹的爆炸开始摇晃起来。

乔汉森闭上眼睛，让自己镇定下来。他的好奇心压过了恐惧感。他走到双目望远镜旁，低头往里看。里头什么都没有，除了一种灰色材料构成的弧形罩。他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灰色，没掺杂任何彩色色调，看起来既不柔和也不生硬，可是看着看着，他开始觉得天旋地转。他抬起头。

奇德敲击着一台电传打字机的键盘，焦急地看着空白的黄色

带子。

“我不能同它们取得联系，”奇德抱怨道，“我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啊，当然了！”

“你说什么？”

“那个防护罩是完全无法穿透的！电传打字机的脉冲也进不去。否则我可以让它们把防护罩扩展到整座大楼，整个岛屿！没有这些人做不到的事情！”

“他疯了，”乔汉森嘀咕道，“可怜的家伙——”

电传打字机突然传出剧烈的敲击声。奇德趴下去，几乎就整个抱着它了。带子上的字一个一个显示出来，他跟着大声读出来。乔汉森看到了带子上的字。对他而言，它们没有任何意义。

“全能的主，”奇德磕磕碰碰地读着，“请求您宽恕我们，允许我们把话说完。没有您的命令，我们私自使用了防护罩。我们很迷惘，伟大的主。我们的防护罩完全无法穿透，它拦截下了电传打字机上传过来的文字。在所有小新人的记忆中，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你的教诲。请宽恕我们的行为。我们急切企盼您的回答。”

奇德的手指在键盘上飞舞。“你现在可以过去看了，”他喘了一口大气，“去——去望远镜那边！”

乔汉森走了过去，他试图不去理会他们头上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

他看到的像是一片土地——经过开垦的神奇土地，某种样式的居所、工厂，还有生物。一切都在以惊人的速度运转着。他看不清每个具体的人，只有一条条迅速移动，红白相间的条纹。他入迷地看了好长一会儿。身后的声响让他转过身来，是奇德。奇德兴奋地摩拳擦掌，脸上漾开一个大大的笑容。

“它们成功了，”他高兴地说，“你看到没有？”

一开始乔汉森不明白，随后他发觉四周已是一片死寂。他跑到窗户边。外面是黑夜了——没有比这更浓重的黑夜——但事实上

这时候应该是傍晚。“发生什么事了？”

“小新人，”奇德说，然后像个孩子一样笑了，“住在楼下的朋友。它们用那个无法穿透的防护罩覆盖住整个岛屿。现在他们炸不到我们了！”

在乔汉森充满好奇的追问下，奇德开始长篇大论地描述住在下面的生物种族。

防护罩之外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那九架飞机忽然动弹不了。九名飞行员驾着失去能量的飞机直往下坠落，一些飞机落入海中，一些则撞到那张忽然出现在岛屿上空的神奇的灰色防护罩上，接着滑落了下来，沉入海中。

陆上，一个叫怀特的人坐在一辆轿车当中，吓得几乎晕死过去；政府方面的人包围了他，这些人冒着随时都有可能牺牲的危险小心翼翼地包抄过来。

白宫深处一个房间里，一名军方高级官员尖叫起来：“我实在是忍无可忍了！我忍不住了！”他跳了起来，从总统办公室的桌子上一把抓起那个红色立方体，扔到地板上，用他锃亮的靴子将其碾成了无用的垃圾。

几天后，人们从银行里头抓出一个落魄的老头，把他关到一家精神病院里头。一个星期之后，他死在了那里。

那个防护罩，你看，真的是固若金汤。那个能源站毫发无伤，继续耸立在那里发射着能源光束。可是这些光束没有办法穿透防护罩出去，外部世界所有依靠能源站供应能量的设备全部失灵。这个故事从来没有公之于众。后来的好几年间，政府一直加强在新英格兰海岸的活动。据说海军在那边有一个新目标——一个灰色物质构成的巨大半圆形物体。他们朝它扔炸弹，削割它，用激光击打它，在它四周展开轰炸，但是甚至没法在它光滑的表面上砸出凹洞来。

奇德和乔汉森一直让那个罩子耸立在那边。他们陶醉在自己

的研究和“小新人”中。他们听不到，也感觉不到外头正试图轰炸防护罩，因为罩子真的是固若金汤。他们利用手边的材料合成食物、光线和空气。他们一点都不在乎外头发生的事。除了那三个后来很快就死掉的可怜的坏蛋外，奇德和乔汉森是那场轰炸之后仅剩下的幸存者。

这都是许多年前的事情了，现在奇德和乔汉森也许还活着，也许已经死了。可是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张巨大的灰色防护罩将成为永恒的见证。人总是要死的，可其他种族会继续繁衍生存。总有那么一天，那些小新人，在经历数不清的世代，取得常人难以想象的巨大进步后，将会取下它们的防护罩从中走出来。每当想到这一点，我就觉得毛骨悚然。

# 日暮

[美] 艾萨克·阿西莫夫

“如果星星在 1000 年中只在一个晚上出现，那人们将会怎样相信、崇拜和长久地记住天堂啊！”

——爱默生

安东 77，塞罗大学的校长，伸出好斗的下唇，怒气冲冲地瞪眼看着年轻的新闻记者。

塞里蒙 762 对校长的愤怒泰然处之。想当年，他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记者，就有开辟自己的专栏的设想；而且就特别善于进行一些在别人看来无法进行的采访。现在，他的专栏通过报业辛迪加在各报刊被广泛采用。当然，他的这种好胜心也使他吃足苦头，常常被打得鼻青脸肿，断臂跛脚的。但这些经历使他变得更为冷静，也更有信心。

因此，他把伸出的手放了下来，尽管对方直截了当地拒绝和他握手。他平静地等待着，让老人的火气过去。不管怎么说，天文学家都是一些古怪的家伙；如果这两个月来安东的举止有什么意义的话，那么，他该算是怪人中的怪人了。

安东 77 终于开口说话了。尽管他竭力控制自己的感情，说话的声音仍然有些颤抖。然而，他依然那么字斟句酌，一派学究气——他一直是以说话用词考究而闻名的。

“先生，”他说，“你真厚颜无耻，竟敢到我这儿来提出如此无理的要求。”

比尼 25，身材魁梧，是天文台的望远镜摄影师；这时，他伸出舌头，舔了舔干燥的嘴唇，神情紧张地插话说，“嗯，先生，毕竟——”

校长转身对他皱了皱已经发自的眉毛。“别打断我的话，比尼。你把这个年轻人带来见我，我可以说你是出于好意，但现在我不容许有任何不服从我的行为。”

塞里蒙感到现在他可以开口讲话了。“安东校长，如果你让我说完刚才我说的话，我想——”

“年轻人，”安东反驳说，“我认为，你现在要说的话，和你两个月来在专栏上说的话一样毫无价值。你在报纸上发动了一场运动，反对我和我的同事们的工作——我们想把大家组织起来，对付世界末日的灾难；而现在，‘要避免这场灾难已为时晚矣！你竭尽对我进行人身攻击之能事，使这个天文台的同事成了世人的笑柄。”校长拿起了桌上的一份塞罗市《记事报》，对着塞里蒙使劲地摇晃着。“即使像你这样臭名昭著的恶棍，也要慎重考虑二下，是否该来向我提出这样的要求，竟然想写今天这场事件的报导。然而，在所有的新闻记者中，就是你这样厚颜无耻！”安东用力地把报纸摔在地上，大步走到窗前，双手交叉在背后。

“你可以走了，”他回过头来厉声说。

他闷闷不乐地凝视着天际；γ星是 6 个太阳中最亮的一个，现在正在落下去。这颗太阳的　光亮已退成了黄色，融入在地平线的薄雾中。安东知道，他再次　看到这籁太阳时，不会是一个神智健全的人了。

他突然转过身来。“不，等一下，到这儿来！”他用不容置疑的手势叫记者过去。“我让你报道。”

年轻人本来就不想离开。这时，他慢慢地走近老人。安东用手向外指了指。“6 个太阳中，只有 β 还留在天空中。你看到了吗？”

当然，提这个问题是毫无必要的。β正值中天。γ已经落山，它的光辉也已消失。唯有β红色的光芒把大地染了成怪异的橘红色。现在，β正在离拉加斯星球的最远点上，看上去很小；塞里蒙感到，比以前任何时候他所看到的要小。此时此刻，β是拉加斯天空无容

争议的统治者。

拉加斯自己的太阳，也就是拉加斯围绕着旋转的太阳，是α，现在与β正处于正相对位置的地区；用天文术语说，就是在β的对跖地。红色的矮星β，是α的近邻；此刻却孤伶伶地悬在空中，显得形单影只，形影相吊。

安东仰着头，在阳光下脸色通红。“只要 4 个小时”，他说，“我们所熟悉的文明，就将结束。这是因为，你看到，现在 β 是天上剩下的唯一的一颗太阳了。”他笑了一笑，但那笑的样子却挺吓人的。“你报道吧！没有人会读了。”

“但，如果 4 小时之后——甚至再过 4 小时——什么也没发生呢？”

“你不必为此担心。到时候，发生的事多得你写都来不及写了。”

“就算那样吧！如果——还是什么也没发生呢？”

此时，比尼 25 第二次说话了：“先生，我想，你该听听他说的。”

塞里蒙说：“听听大家的意见吧，安东校长。”

在天文台剩下的其他 5 个人中出现了一阵骚动。至今，他们一直非常谨慎，没有加入谈话。

“这没有必要，”安东断然地说。他从口袋里掏出怀表。“既然你朋友比尼一定要我和你谈谈，那我就给你 5 分钟。快说吧！”

“好的！不过，不管你同意还是不同意我作为目击者报导即将发生的事件，这究竟有什么差别呢？如果你的预测是正确的，我在这儿也不会对你不利，因为如果那样的话，我也不可能写我的报道了。但是，如果什么也没有发生，大家就会嘲笑你，甚至情况会更糟。与其那样，还不如让你的朋友奚落一番了事。”

安东不屑地“哼”了一声。“你所说的所谓的朋友，是指你自己吧？”

“那当然！”塞里蒙坐了下来，把左腿翘在右腿上。“我的专栏有

时可能是写得粗鲁无礼了些，但我每次都给你们有怀疑的余地。毕竟，现在已不是对拉加斯人民鼓吹‘世界末日’来临的时代了。你得了解，人们已不再相信《启示录》了。现在，科学家们却要他们相信‘世界末日’，并告诉他们说，星星崇拜派倒是正确的，这岂不让他们恼火——”

“不是那么回事，年轻人，”安东扛断了他的话。“的确，我们有不少资料是由星星崇拜派所提供的，但我们的研究结果却丝毫没有星星崇拜派的神秘性。事实就是事实。星星崇拜派所说的‘神话’其中也确实有一些事实。我们把事实的真相告诉人们，并剥去了星星崇拜派教义中神秘的外衣。我可以直言不讳地告诉你，现在，星星崇拜派比你更恨我们。”

“我并不恨你们。我只是告诉你们，人民大众现在情绪很坏，动辄就发脾气。”

安东撇了撇嘴，一脸嘲讽的表情。“让他们去发脾气吧！”

“好啊！你明天会怎么样？”

“不会有明天了！”

“但如果有明天——假如真的有明天，那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人们的愤怒情绪会爆发出来，情况可能会非常严重。你也知道，这最近两个月来，销售额急剧下跌。投资者确实不相信世界末日会来临。然而，他们在生意上也不得不小心谨慎了。他们在等待让这一切都过去了再说。普通大众也不相信你们，但新的春季家具的销售可能得等几个月了——只是想让事情有个定论再说。

“现在，你该明白了。只要这一切都过去了，商界人士就会要你们的命。他们会说，如果那些疯子——请原谅我这么说——随时想作出什么荒谬的预测来扰乱国家的经济，那么，我们全星球的人都应该起来阻止他们的愚蠢行为了。到那时，这种愤怒的火花将燃起熊熊大火，先生。”

校长以严厉的目光注视着专栏作家。“那你有什么有助于这种

局面的建议？”

“是这样的，”塞里蒙笑着说，“我想由我来引导公众舆论。我处理这件事的方法是，只让公众觉得这件事可笑。当然，我也知道，这对你们来说是很难忍受的，因为，那样做，我只能把你们说成是一群胡言乱语的白痴。但我如果能让人们对你们嘲笑一番，他们也许就不会愤怒了。作为回报，我的出版商只要求独家新闻对整个事件的进行报导。”

比尼点着头，并忍不住冲口而出：“先生，我们其他人都认为他说得很对。这两个月来，我们确实考虑了各方面的因素，但万一我们的理论在什么地方有问题，或我们的计算在什么地方曲了差错，这种情况我们也不得不考虑到。”

围着桌子的那些人轻声低语，表示同意；此时安东的表情十分难看，他好像嘴里塞满了苦涩的东西而又吐不出来。

“要是你愿意，你可以留下。可是请你不要妨碍我们的工作。你最好记住，我是这儿的头，这儿的一切我说了算。不管你在你的专栏里对我们说了些什么，在这儿，我要求你完全的尊重和合作——”

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双手反剪在背后，仰着布满皱纹的脸，态度十分坚定。要不是他听到有人进来，可能还会继续不断地说下去。

“嗨，嗨，嗨！”传来了一个男高音的说话声。新来者胖乎乎的两颊笑开了花。“这儿怎么啦——气氛阴森森的？有人害怕了吧！”

安东看到来人，不胜惊讶。他怒气冲冲地说：“谢林，你到这儿来干吗？我以为你在隐避所呢！”

谢林哈哈大笑，肥胖的身子一屁股落在一张椅子里。“隐避所——见鬼去吧！那地方让我心烦。我要在这儿——这儿才有意思。你以为我没有好奇心吗？我也要看看星星崇拜派一直在谈论的星星。”他搓了搓手，一本正经地说，“外面真冷，寒风刺骨！鼻子也

会结冰。β那么远，根本没有什么热气。”

白发苍苍的老校长气得直咬牙。他突然大发雷霆：“你为什么故意要捣乱，谢林？你在这儿有什么用？”

“我在这儿有什么用？”谢林双手一摊，显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滑稽相。“心理学家在隐避所不值一钱。那儿需要的是能干实事的男人和能生儿育女的强壮健康的女人。至于我，我这一百来磅重的身子还能干什么？再说，我也生不出孩子了。我在那儿岂不多了一张吃饭的嘴？我在这儿感到自在得多。”

塞里蒙精神为之一振，立即说：“请问，什么是隐避所，先生？”

谢林好像刚看到专栏作家。他皱了皱眉头，鼓起两颊：“你是谁，红头小鬼？”

安东咬了咬嘴唇，没好气地说，“他就是塞里蒙 762，新闻记者。我想，你听说过他。”

专栏作家伸出了手。“那你就是塞罗大学的谢林 5013。久仰，久仰。”然后，他又追问道，“什么是隐避所，先生？”

“哦，”谢林说，“是这样的。我们设法说服了一些人，使他们相信我们的预测——世界末日即将来临，让他们作为历史的见证。他们采取了适当的措施。他们中大部分人是这个天文台工作人员的家属，也有塞罗大学教职员工的家属，还有少数其他人员。总共大约三百来人，但其中四分之三是妇女和孩子。”

“我懂了！让他们躲在里面，以免黑暗——呃——还有星星使他们发疯。当其他人都疯了时，他们会坚持了下。”

“如果他们真能坚持下来的话。但这并不容易。全人类都疯了，所有的城市都被大火烧毁了——环境对生存极为不利。但他们有食物、水、住所和武器——”

“他们还有更重要的东西，”安东说。“他们有我们的记录，除了今天的记录之外。这些记录对下一轮的循环至关重要。必须保存这些记录，其他的无关宏旨。”塞里蒙低声吹了一声长长的口哨，接

着就沉思了好几分钟。围着桌子的人拿出了一个跳棋盘，6 个人就玩起来。棋子走得很快，大家静悄悄的，眼睛都盯着棋盘。塞里蒙神情专注地看着他们玩了一会儿，就起身向安东走去。安东和谢林正坐在另一边小声交谈着。

“听我说，”塞里蒙说，“我们找个地方去谈谈，别妨碍其他人了。我想提几个问题。”

年迈的天文学家对他皱起了眉头，显得十分烦躁。可是谢林尖声尖气地说，“很好！谈谈对我有好处。谈话对我就是有好处。安东告诉我你关于预测如果出错人们会有什么反应的看法——我同意你的观点。顺便提一下，我经常阅读你的专栏。一般来说，我同意你的观点。”

“谢林，请你别说了！”安东大声说。

“啊，喔，好吧！我们到隔壁房间去，那儿还有沙发呢！”

隔壁房间确实有几张沙发。窗子还配有厚厚的猩红色的窗帘，地上铺着栗色的地毯。β砖色的阳光透过窗子照进来，使整个房间染成了殷红的血色。

塞里蒙感到不寒而栗。“我说，我宁愿出 10 块钱换一秒钟白色的阳光。γ 或 δ 在天上就好了。”

“你有什么问题？”安东问道。“请记住，我们的时间有限。一个多小时之后，我们就要上楼了。那时，可就没有时间谈话了。”

“好吧！我的问题是，”塞里蒙在椅子上向后一靠，双手交叉在胸前。“你们这些人看来都十分认真，我开始相信你们的话了。是否请你解说一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安东发火了。“你坐在这儿是想告诉我，一直以来，你攻击我们，嘲笑我们，却不知道我们究竟在干什么，是吗？”

专栏作家笑了，样子显得有点局促不安。“我并没有你说得那样无知。我至少知道一个大概。你们说，几小时之后，黑暗将降临世界，全人类都将发疯。我要知道的是你们这样讲有什么科学根

据。”

“喔，你别问他，别问他，”谢林插进来说。“你问安东这样的问题——即使他愿意回答——他会拿出一大堆数据和图表，把你搞得头昏脑胀。你要是问我，我可以讲得让外行人也听得懂。”

“好吧！那我就问你。”

“那我得先喝一口。”他搓搓手，看了看安东。

“要喝水？”

“别傻了！”

“你别给我傻了！今天谁也不能喝酒。在这种时候，我手下的人一喝就醉。我可不能让他们喝酒。”

心理学家咕咕哝哝，没说什么。他转身用犀利的目光逼视着塞里蒙，就开始说开了。

“你当然知道，拉加斯的文明史呈现一种循环的特征——我是说循环！”

“这我知道，”塞里蒙谨慎地回答说，“这是最新的考古学理论。这一理论被作为事实为大家所接受了吗？”

“基本上被接受了。最近 100 年来，大家基本上都同意这一理论。这一周期性的特征是最大的一个谜。我们已发现了一系列的文明，至少有 9 个文明是确定无疑的，另外还有其他几个文明的遗迹。所有这些文明都和我们现在一样发达。而所有这些文明在其最发达的时候，都无一例外地毁于大火。

“至今无人知道其中的原因。所有的文化中心都被大火焚毁，没有留下任何记录可给我们一点启示。”

塞里蒙全神贯注的听着。“是否还有一个石器时代？”

“也许有，但我们对这一时代一无所知。只知道那时的人比猩猩稍稍聪明一些。但我们不必多谈石器时代。”

“我知道。请说下去吧！”

“对这些周期性的灾难有种种解说，但每种解说都或多或少是

凭空想象出来的。有的说，有周期性的火雨；有的说，拉加斯每过一定的时期，要经过一个太阳。有的更是胡思乱想。但其中有一种理论与众不同；这一理论已流传了好几个世纪了。”

“我知道。你说的是‘星星’的神话——星星崇拜派把这些写在他们的《启示录》里了。”’

“完全正确！”谢林满意地回答说。“星星崇拜派说，每隔 2050 年，拉加斯进入一个大洞穴，因此，所有的 6 个太阳都不见了，全世界陷于一片黑暗！然后，他们说，一种叫做星星的东西就出现了；星星攫取了人们的灵魂，并把他们变成像野兽一样的野蛮人。这样，他们亲手毁掉了自己创造出来的文明。，当然，中间夹杂着许多神秘的宗教概念，但中心思想大致是这样。”

谈话中止了一会儿，谢林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现在，我们可以谈谈万有引力的理论了。”他一字一顿地强调了“万有引力”这一术语。这时候，安东从窗前转过身来，高声地“哼”了两下，大步走出了房间。

剩下两人看着他走出去。塞里蒙问：“怎么了？”

“没什么，”谢林回答，“有两个人几小时前就该到了，可现在还没来。现在他最缺人手，因为除留下必要的人外，其余的都去了隐避所。”

“那两个人该不会开小差吧？”

“谁？”范罗和叶奠特？当然不会。但如果他们一小时内还不回来，事情就麻烦了。他突然站起来，眼睛闪闪发光。“安东走了。”

他蹑手蹑脚地走到最近的窗前，蹲了下来，从下面一个箱子里拿出一个盛着红色液体的瓶子，摇了一摇，瓶子“咕咚、咕咚”地发出响声。

“我想安东还不知道这个。”他边说边快步走回桌子，“来！我们只有这么一杯了，照理说，你是客人，你可以喝了它。瓶子里的归我，”他小心翼翼地倒满了这小小的一杯。

塞里蒙站起来想要说些什么，但谢林严肃地看了看他，“年轻人，要先尊重长者！”

记者重新坐了回去，脸上带着一丝懊恼和痛苦的表情：“再往下说啊，老家伙！”

心理学家往嘴里倒转瓶子，同时，他的喉结颤动起来。然后满意地“咕哝”了一声，抿了一口，又说：“你对刀有引力知道些什么？”

“不大了解，只知道它是最近才发展起来的理论，还不是很成熟。但其中的数学很深奥，在整个拉加斯只有 12 个人能懂。”

“胡说！瞎扯！我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它的基本数学原理。万有引力定律是：宇宙中所有的天体之间都存在相互的作用力，任意两个天体之间的力与它们的质量除以距离的平方成正比。”

“就这些？”

“足够了！而这花了足足 400 年的时间。”

“为什么那么长？听你说起来并不难啊！”

“伟大的规律不是灵感的火花，通常要经过全世界科学家长达几个世纪的努力。在 400 年前盖农威 41 发现拉加斯围绕 α 运行，而不是 α 围绕拉加斯运行，天文学家一直在努力工作，记录了 6 个太阳复杂的运动方式，并加以分析、拆解，提出一个个理论，再检验、反复修改、扬弃，再证实，最后得到结果，那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塞里蒙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伸出酒杯再要一些酒，谢林吝啬地从瓶中给他倒了一点。谢林叉喝了一口，接着说：“科挚家们在 20 年前，最终证明出万有引力定律，恰好解释了 6 个太阳的运行轨迹，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谢林站起来走到窗前，仍然拿着他的几乎空亍的瓶子，tt 现在我们摹进入正题了。在最近 10 年中，人们用万有引力定律计算出了拉加斯围绕 α 的运行轨迹，可是，即使把由于其他 5 个太阳所造成的紊乱因素扣除，结果和我们的观察仍不一致。这里，要么是

定律出了问题；要么就是还存在其他不可知因素。”

塞里蒙走到窗前，站在谢林旁边，眼光越过山坡上的森林，只见塞罗城的尖塔在地平线上发出熠熠的红光。当他看着β的时候，一种莫名的紧张充满了他的全身。β正在天顶变小，并有一种不祥的预兆。

“再往下说，先生。”他低声道。

谢林回答说：“天文学家摸索了多年，提出的理论一个比一个站不住脚。安东想到了‘星星崇拜派’。教主索尔 5，已拿到一些资料，使问题大大地简化了。安东按新的思路开始了新的研究工作。”

“是否存在一个像拉加斯一样的不发光的天体？如果有，你可以想象，它只能靠反射光线发光。假设它像拉加斯一样，大部分是由蓝色岩石构成，那么在红色的天空中，那些永远在拉加斯上空的太阳的阳光会使它黯然失色，从而不能被我们发现。”

塞里蒙吹了一声口哨：“多古怪的想法啊！”

“你认为古怪？听着，假设这个天体在一定的轨道上围绕拉加斯运转，这两者之间的距离和该天体的质量，使其所产生的引力正好造成拉加斯运行轨迹偏离理论计算值。这样，你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

专栏作家摇了摇头。。

“这个天体有时会挡住一个太阳。”谢林一口气喝完了瓶中的剩酒。

“我想会的。”塞里蒙毫无表情地说。

“是的。可现在天上只剩下了一个太阳！”他伸出姆指，指了一下就要变小的太阳。“β！现在已测出，日食发生的时候，天空中只剩下β，而此时β在远地点，而月亮在近地点，所以从地上看，它的直径比β大 7 倍。这就会挡住 β 的光，拉加斯将一片黑暗。日食将持续半天。而这种天食 2049 年发生一次。”

塞里蒙脸上毫无表情，“那就是我要报道的内容。”

心理学家点点头，“那就是你的报道了，先是日食——三刻钟之后就开始。然后是全球性的黑暗，或许会有神秘星体出现——然后是人类的疯狂——最后是这一循环的结束。”

他想了一想，说道：“我们有两个月时间，当然这点时间不足以使拉加斯人人都相信这一场灾难的来临，即使二个世纪也不够。但我们的记录放在隐避所里，今天我们拍下天食的照片。从下一个循环开始，人们就会知道事情的真相。当下次天食开始时，人类起码会有所准备，想想这些，也可以作你报导的一部分。”

塞里蒙打开窗，一丝风撩起窗帘吹进来；他伸出身子，微风拂动了他的头发。他凝视着照在手上的猩红色的阳光，突然说：

“为什么黑暗会使我们疯狂？”

谢林笑了笑，一边在手中转动着瓶子。“年轻人，你经历过黑暗吗？”

记者把身子靠在墙上，考虑了一会儿。“没有，但我知道黑暗是怎么一回事——只是——呃——”他似乎难以表达，划动了一下手指。然后，眼睛一亮，“没有光，就像在山洞里。”

“你在山洞里呆过吗？”

“山洞里？当然没有。”

“我想是没有。上星期我试了一下，只为体验一下。但我立刻逃出来了。我直往里去，直到只看到从洞口射进一束微弱的光，其余是伸手不见五指。最后我跑了出来，我从未想到过，像我这样胖的人会跑得那么快。”

塞里蒙撅撅嘴：“唔，如果那样的话，换了我，我想，我是不会跑的。”

心理学家皱起眉头，眼中略带怒气地望着这个年轻人。

“喔唷唷！别说大话！我谅你不敢拉上窗帘。”

塞里蒙看起来很吃惊。“什么？如果天上有四五个太阳，为舒适起见我会拉上窗帘，可现在光线不充足啊？”

“问题就在这里！拉上，然后坐到这儿来。”

“好的。”塞里蒙伸出手拉了一根带有流苏的绳子，铜扣“丝丝”地滑过横杆，红色的窗帘立即盖住了宽大的窗子，昏暗的红色阴影立即笼罩了整个房间。

往回走时，塞里蒙的脚步声在寂静中听起来空洞洞的，半途他停了下来。“先生，我看不见你。”他低声说。

“摸黑走。”谢林高声命令。

“但是，我看不见呀！”记者的呼吸急促起来。“我什么也看不见！”

“你想看见什么？”谢林严厉地说，“到这儿来，坐下！”

缓慢的脚步声又一次响起了。他犹豫不决，慢慢摸索前进。然后是摸到椅子的声音。塞里蒙十分虚弱：“啊。这儿，好啦，我坐下了。”

“你喜欢黑暗吗？”

“不，这真太糟了。这些墙好像……”他停了一下，“好像要向我压下来似的。我想把它们推开。但我不会发疯！其实，感觉不怎么坏……”

“好啦，拉开窗帘吧！”

黑暗中又传来小心行走的脚步声，和抓绳子时身体碰着窗帘的“沙沙”声。“唰唰”窗帘打开了，红色的光芒涌进了房间，塞里蒙欢快地叫了一声，抬头望着太阳。

谢林用手指擦了一下额头上的汗珠，说：“这只不过是一间没有光线的房间而已。”他说话的声音有些颤抖。

塞里蒙轻快地说：“这还能忍受。”

“是的，一间暗室不算什么，但两年前你是否去过琼拉城的百年博览会？”

“不，我从未去过，就是去参观百年博览会，6000 英里也太远啦！”

“当时我去过，你是否听说过那儿的神秘地道？那儿的票房价值刨记录。当然，只是开始的一两个月而已。”

“是的，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没什么，真实情况很快被掩盖起来了。神秘地道有 1 英里长，没有光线。你坐在一个敞篷小车里，要在黑暗中开 15 分钟。这个活动，在当时很受欢迎。”

“是吗？”

“当然。在游戏中被吓着了可是一种魅力。一个孩子出生时，与生俱来有三怕：怕跌跤、怕高音和怕没有亮光。那就是为什么人们闹着玩会去吓吓别人，也就是为什么在游戏场坐轰轰作响的环滑车那么的有趣。这也就是为什么‘神秘地道，那么受人欢迎。人们从里面出来，颤栗着，吓得透不过气来，甚至吓得半死，但他们仍要付钱进去。”

“等等，我想起来了，一些人出来时，都吓死了。是吗？那地方，关闭之后还有许多传闻。”

心理学家轻蔑地哼了一声：“是的，有两三个人死了。那算不了什么，他们用钱打发了死者的家属，并设法使琼拉城法院不再追究此事。他们的理由是，如果有心脏病的人玩这种游戏，那自己应该负责。再说这样的事以后也不会再发生了。因为从那以后他们在门口配置了一个医生，每个进去的人，得事先通过体格检查。那样做倒是反而提高了票房率！”

“后来呢？”

“但，你应该注意到其他一些情况。一些人出来之后，看上去若无其事，但他们再也不想走进任何建筑物了，包括宫殿、大厦、公寓、居室、别墅、草房、棚屋，甚至帐篷。”

塞里蒙显得很吃惊：“你是说他们一直呆在室外？那他们睡哪儿？”

“露天。”

“人们应该强迫他们进屋。”

“对，人们这样做了。但这些人一进屋就立即歇斯底里发作，把脑袋往墙上撞。要想迫使他们进屋，就只得给他们穿上紧身衣或给他们注射吗啡。”

“他们一定是疯了。”

“的确，十分之一进入过地道的人会得此病，他们请来了心理学家，而我们能做的只是关闭地道。”他无可奈何地摊开了双手。

“这些人到底怎么了？”塞里蒙问。

“本质上和你刚才感觉到的在黑暗中四周的墙向你压来一样。在心理学中有一个专门术语，叫做幽闭恐怖症——人类与生俱来的对黑暗的恐惧，因为黑暗总是与封闭空间连在一起。怕黑就会怕封闭空间，明白吗？”

“那些人……”

“那些人的神经不足以使他们从黑暗和幽闭恐怖中恢复过来。15 分钟的完全黑暗太长了。你只经历了两三分钟就已经很不安了。”

“那些人患了幽闭恐怖综合症。他们把对黑暗和封闭空间先天性的恐惧感具体化了，并爆发了，就我们所知，这是永久性的，是 15 分钟黑暗所造成的。”

经过一段长时间的沉默。塞里蒙慢慢皱起了眉头。“我不信会那么糟。”

“是你不愿信。”谢林厉声说，“你不敢相信。看看窗外！”

塞里蒙看了看。心理学家接着说：“想象一下，如果到处都是黑暗，伸手不见五指。房子、树林、田野、大地、天空——全部是黑色的。突然，据我所知，星星出现了，不管他们是什么——你能相信吗？”

“好的，我相信。”塞里蒙回答说，态度有点粗暴。

谢林突然冲动地一拳砸在桌子上：“你撒谎！你不可能想象出那种情景，就像你的脑袋不可能理解什么是无穷大，什么是永恒一

样。你只是说说而已，你在黑暗中只那么一会儿，就受不了啦。当真的黑暗笼罩全球日寸，你的头脑就无法理解这种现象。你就会发疯，彻底永远地疯掉！这是毫无疑问的！”

接着，他十分伤感地说：“人类两千年的努力又将毁于一旦了。明天，整个拉加斯将不会再有一座完好的城市了。”

塞里蒙心里稍稍恢复了平静。“不会发生那样的事情的。我认为，如果仅仅因为天上没有了太阳，我是不会发疯的。但即使我疯了，其他人也都疯了，那又怎么会危及到整个城市呢？人们为什么要烧城市呢？”

谢林也愤怒了。“如果处在黑暗中，你最需要的是什么？你全部的本能反应是什么？——光明，见鬼，是光明！”

“哦？”

“那怎样才能得到光明呢？”

“我不知道。”塞里蒙说。

“如果没有太阳，我们获取光源的唯一办法是什么？”

“我怎么知道呢？”

他俩面对面站着。

谢林说：“先生，你只能烧东西。见过森林起火吗？野炊时，有没有在燃着的木头上炖过东西吃吗？要知道，燃着的木头不仅会散热，同时还会发光。这应是众所周知的。当黑暗到来，人们需要光明时，就要烧东西。”

“所以他们就烧木头？”

“他们烧任何可以烧的东西。如果手头没有木头，他们就会烧身边的任何东西。他们得到了想要获取的光明，而同时，每个居民区都会被置身于一片火海之中！”

他们彼此相视着，各自想着可能会发生的情况。然后，塞里蒙一声不吭地走开了。他的呼吸声听起来急促、刺耳，几乎没有听到隔壁房间里忽然响起的喧哗声。

“我想，我听到了叶莫特的声音。”谢林竭力克制自己的兴奋，十分平淡地说。“他和范罗可能回来了。我们去看看他们为什么这么晚才来。”

“也好！”塞里蒙说。他长长地叹了口气，又猛地摇了摇身子，好像要摆脱什么似的。紧张的气氛顿时消失了。

整个房间一片混乱，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围着两个年轻人，连珠炮似地一个接一个提问。而这两个人连大衣都还来不及脱去呢！

安东拨开人群，很生气地走到他俩跟前。“你们难道不知道剩下的时间已不到半小时了吗？你们俩去哪儿啦？”

范罗 24 坐了下来，搓着双手，双颊冻得通红。他说：“叶莫特和我刚做完了一个我们自己的实验。说来可能有点疯狂。我们想能否制造出一个黑暗和星星的环境，以便我们能预先知道这种情景究竟是什么样的。”

听众中出现了一阵嗡嗡的交谈声；安东的眼光里突然流露出很感兴趣的样子。“你们以前可从未提起过这事。你们的实验是怎样进行的？”

“唔，”范罗说，“叶莫特和我很久以前就想到了这个主意。我们把自己的业余时间都化在这上面了。叶莫特知道，市中心有一座圆顶的二层楼矮房子——我想，从前是博物馆：最后，我们把它买了下来——”

“你们哪来的钱？”安东专横地问。

“我们的银行账户，”叶莫特 70 咕哝着说。“化了 2000 元钱。”然后又自我解嘲似地说：“嗯，那算不了什么。到明天，2000 块钱就变成 2000 张废纸了！”

“是啊！”范罗表示同意。“我们买下了那座房子，从上到下铺上了黑天鹅绒，尽量把房子弄黑。然后在圆屋顶上开了一些小洞，再用金属帽盖住。金属帽由开关控制，开关一开，帽子就滑向一边。当然，这些事不是我们自己干的。我们叫了一个木匠、一个电工和

其他一些工人——钱是不成问题的。主要是想使光线能穿过那些小洞，产生星光的效果。”

接着是一阵寂静。安东生硬地说：“你们无权私下做——”

范罗显得很窘。“先生，我知道——但是，坦率地说，叶莫特和我觉得实验有一定的危险。如果实验成功。有一半可能我们会发疯——按谢林的说法，我们想那是完全可能的。所以我们只能自己冒险。当然，如果我们能平安无恙，我们想对将要来临的灾难我们会有一种免疫能力。然后，你们大家也可去那儿体验一下。可惜，实验毫无结果——”

“为什么？发生了什么事？”

叶莫特接过话头。“我们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让眼睛适应黑暗。那是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感觉。当四周一片漆黑，你会感到周围的墙和头上的天花板似乎都向你压来。但我们还是挺过来了，并打开了开关。屋顶上的金属帽子滑向一边，屋顶上的小洞洞闪闪发光——”

“嗯？”

“可是——什么也没有发生。正是在这儿，实验出了差错。结果什么也没发生。屋顶仍然是屋顶，只不过上面多了些小洞洞。看上去就是那么个样子——一个有许多小洞洞的屋顶。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试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来迟了——但就是得不出我们预计的效果。”

大家听着大为震惊，都沉默了下来。同时，眼睛都转向谢林；这时的谢林，坐在那儿，张大着嘴，一动也不动。

塞里蒙首先打破了沉默。“这是你理论的全部依据，是吗，谢林？”他宽慰地笑了。

但谢林举起了一只手。“等一下，让我想想。”然后，他抬起头来，目光中既无疑惑，也无意外之情。“那当然——”

他刚要讲话，楼上传来“当”的一声巨响。比尼立即起身向楼梯

上奔去，嘴里叫着“真见鬼！”

其他人都跟了上去。

事情发展得很快。一到上面的观察室，比尼一眼就看到了被摔得粉碎的感光板，旁边一个人正弯腰站在破碎的感光板前面。比尼突然向此人猛扑过去，紧紧地扼住了他的喉咙。两人扭打在一起。其他人上来了，把陌生人一下子包围了起来，五六个人压在他身上，使他几乎透不过气来。

最后，安东上来了，气喘吁吁地说：“让他起来！”

人们不情愿地起身，把陌生人从地上拉起来。这时，这位不速之客喘着粗气。他的衣服也被撕破了，额头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他留着一抹精心修剪过的弯曲的黄胡子；一看就知道，他是个星星崇拜派的信徒。

比尼抓住他的衣服，狠狠地摇着：“好啊，你这卑鄙小人！你想干什么？这些感光板——”

“我不是有意的，”信徒冷冷地说。“那是意外。”

比尼顺着他发亮的目光看过去，咆哮着说，“我明白了。你是想打照相机的主意。算你运气，不小心打碎了感光板。如果你碰一下这大型远距离摄影机或其他设备，我就让你不得好死。你等着瞧——”他收回了拳头。

安东抓住了比尼的衣袖：“别说了！放开他！”

青年技师犹豫了一下，勉强松了手。

安东把比尼推到一边，站到了信徒的面前：“你是拉蒂默，是吗？”

信徒僵硬地鞠了一恭，指了指他臀部的标记，“我是拉蒂默 25，教主索尔 5 的三等助手。”

“你——”安东皱起了白白的眉头——“就是上星期与教主一起来参观的人，是吗？”

拉蒂默又鞠了一恭。

“现在你想干什么？”

“没什么。除非你们想逼我干什么。”

“我想，是索尔 5 派你上这儿来的吧——或者说，是你自己要来？”

“我拒绝回答这个问题。”

“还会有别的人来吗？”

“我也拒绝回答。”

安东看了一下怀表，吼道：“你这家伙，你主子要从我这儿得到些什么？我满足了我们之间交易的全部条件。”

拉蒂默淡淡一笑，就是不开口。

“我向他要资料，”安东继续生气地说，“这些资料当然只有星星崇拜派才能提供。对此，我表示感谢。作为周报，我答应证明星星崇拜派的教义基本上是正确的。”

“没有必要证明，”这个信徒自豪地反驳道。“《启示录》已经证明了。”

“对，《启示录》只有少数人知道，这没错。别误解我的好意。我要为你们的信仰提供科学的依据。而且，我做到了！”

信徒的眼睛眯成一条线，显出无限痛苦的样子：“对，你做到了——但像狐狸一样狡猾。你所谓的解释支持了我们的信仰，但同时使我们的信仰显得毫无意义。你把黑暗和星星说成是一种自然现象，从而剥夺了我们教义的真谛。这是亵渎神明的行为。”

“如果是那样的话，也不是我的错。事实就是事实。我除了说明事实，还能做什么呢？”

“你的所谓‘事实’只不过是个骗局，是你虚妄的谬见！”

安东怒气冲冲地跺着脚说：“你怎么知道？”

回答充满了对自己信仰绝对的虔诚。“我当然知道！”

校长气得涨红了脸。比尼急切地在他耳边低语。安东挥了一下手，让他安静下来。“那么，索尔 5 对我们有什么要求？我想，他

仍然认为，如果我们向全世界发出警告，让大家采取措施，以防发疯，这会把无数的人引向灾难。如果他认为这样做不好，我们可以不再继续那么做。”

“光你们这一企图已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你们用心险恶，用你们的那些可恶的仪器来获取什么资料。你们必须立即停止这样做！我们只服从星星的意愿。’我感到遗憾的是，由于我动作笨拙，没有破坏你们那些可恶的设备。”

“这对你也没有多大好处，”安东回答说。“除了现在我们直接要搜集的资料外，其他资料都全部保藏好了；没有人能毁坏这些资料。”他冷冷地一笑。“但这丝毫不影响你目前的境况——你是个盗贼！是罪犯！”

安东转身向其他人发令：“叫人打电话给塞罗城警察局。”

谢林对此颇有微词。“真见鬼，安东，你怎么啦？没有时间叫警察了。看？”——他拨开人群向前走——“我来处理这件事吧！”

安东生气地看着心理学家。“这不是你恶作剧的时候，谢林。你让我用自己的方式处理这件事好吗？别忘了，现在，你在这儿可完全是个外人！”

谢林意味深长地撇了撇嘴。“现在我们已来不及叫警察了。几分钟之内，p 的日全食就要开始了——只要这个年轻人答应在这儿不再惹麻烦就行了！”

那信徒立即回答说：“我不再捣乱了。你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我要警告你们，只要我一有机会，就会完成我来这儿的任务。如果你们相信我的话，最好把警察叫来。”

谢林友好地笑起来。“你这家伙决心倒挺大！好吧，我来给你解释一下。你看到站在窗前的那个年轻人吗？他身强力壮，很喜欢打架。他在这儿也是个外人。日食一开始，他就会把你牢牢地看住。此外，还有我——我胖了点，赤手空拳打架可能不行，但我能帮他点忙。”

“那又怎么样？”拉蒂默冷冷地说。

“听着，我来告诉你，”心理学家回答说，“日食一开始，我们就把你抓起来——我和塞里蒙，把你关到只有一个门的小壁橱里。壁橱没有窗，我们用一把大锁把你锁在里面。整个日食期间，你就得一直呆在壁橱里。”

“然后，”拉蒂默说，呼吸也急促起来。“没有人会放我出来。我和你一样也知道，星星出现后会发生什么情况——我比你知道得还多！你们都疯了，根本不会想到要放我出来。我要么在里面闷死，要么饿死，对吗？这就是科学家们对我的态度！但我不会屈服。这是原则问题；原则问题就不容再商量！”

安东看上去大为困惑，憔悴的眼睛里流露出烦恼。“真的，谢林，把他锁起来——”

“不，”谢林不耐烦地用手势叫安东静下来。“我看，事情还没有那么糟。拉蒂默刚刚只是想吓唬吓唬我们罢了。要是我听话不会听音，就不是一个心理学家了。”他冲着那信徒笑了笑。“好啦，你总不至于认为我真的要把你饿死吧！我亲爱的拉蒂默，如果我把你锁在壁橱里，你就看不到黑暗，也看不到星星了。所有星星崇拜派的教徒都知道，你们的教义上说，如果星星出现时不让你们看到，这等于你们失去了不死的灵魂。我相信，你是个诚实的人。我愿意相信你不再捣乱的诺言。你说呢？”

拉蒂默的太阳穴中爆起了青筋。他说话时，声音嘶哑，整个身子也好像萎缩起来。“照你说的办吧！”然后，他又大发脾气说，“你们今天的所作所为，都会叫你们下地狱！”他转过身，大步向门边的三脚高凳处走去。

谢林向专栏作家点了点头：“拿把椅子坐在他身边，塞里蒙——这只是一种形式而已。喂，塞里蒙！”

可是，记者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他连嘴唇都发白了。“你们看！”他指着天空的手指头在发抖；他的嗓音沙哑而又干裂。

当大家的目光都顺着他的手指看着天空时，都禁不住惊讶得张大了嘴；一时，人人屏息呆呆地注视着。

β的一边出现了缺口！

被遮住的地方，也许只有手指头那么大小。但在这些惊呆了的观察者眼里，裂口像屋顶那么大。

大家只是看了一下，接着是一阵伴随着尖叫声的短短的混乱。然后，大家都匆忙而有序地忙起来——每个人都回到了分配给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在这关键的时刻，没有时间动感情了。这些人都只不过是科学家，现在得忙于他们各自的工作。甚至安东也悄悄离去了。

谢林以平淡的口气说，“β上开始出现黑点的时间一定在 15 分钟之前。这比预计的略微早了一点，但考虑到各种不定的因素，计算上的误差应该说是很小的。”他朝周围看了一眼，踮起脚轻轻走到塞里蒙身边。此时，专栏作家还在窗前注视着天上。谢林轻轻地把他拖到一边。

塞里蒙迅速点了点头坐了下来。谢林吃惊地望着他。

“见鬼，朋友，”他叫起来，“你在发抖。”

“呃？”塞里蒙用舌头舔了舔干燥的嘴唇，然后想笑一下。“我不太舒服，就是这么回事。”

心理学家的眼光变得严厉了：“你害怕了吗？”

“不，”塞里蒙一下子愤怒得叫起来。“给我点时间，好吗？我一直不相信你们的胡言乱语，从心底里不相信——现在，我相信了。让我慢慢习惯这种思想观念吧！要知道，你们已为此准备了整整两个月了。”

“这你就说对了，”谢林若有所思地说，“听我说，你有家吗？——父母、妻子、儿女？”

塞里蒙摇了摇头：“你是想到了隐避所，是吗？不，你不必为此担心。我有个妹妹，可她远在 2000 英里之外。我连她确切的地

址也不知道。”

“那好，那么，你自己呢？你还有时间可去隐避所。我走了，那儿正好有一个空缺。不管怎么说，你呆在这儿没有用武之地，你去那儿替代我，再好也不过了！”

塞里蒙感到不耐烦了。他看着谢林说：“你以为我吓坏了，是吗？不，听我说，先生。我是个记者，我被派来是要写这次事件的报导，我自己也想要完成这篇报导！”

心理学家的脸上掠过一丝淡淡的微笑：“我明白了。职业的荣誉感，是吗？”

“你可以这么说。不过，我现在真想喝点酒，即使少一点也行。真的，我太想喝一点了。”

他突然停下来了。谢林用肘猛推了他一下。“你听到了吗？听！”

塞里蒙朝着他下颚伸出的方向看去，只见那信徒面对窗口，一脸极度兴奋的表情，嘴里低低地在咕哝着什么，好像是在唱歌。显然，他对周围正在进行的一切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他在说些什么？”专栏作家小声问。

“他正在念《启示录》第 5 章的经文，”谢林回答说。然后，他又急忙说，“别说话，听，我来告诉你。”

信徒越念越兴奋，声音突然高昂起来。

“在那些日子里，当拉加斯转向β时，β在天空中停留的时间特别长，直至天上只有β一个太阳，孤零零地悬在空中；当拉加斯运行了一半的轨迹时，β正在天顶；然后，它逐渐变小、变冷，形单影只地照耀着拉加斯的大地。

“人们聚集在广场上，聚集在公路上；对所看的景象，他们争论，他们惊讶。一种异样的沮丧感攫住了每一个人的心。他们焦躁不安，语言混乱，因为人们的灵魂在等待星星的出现。

“正午时分，在三角城，旺德雷特工出现了；他对三角城的人们说，‘哦，你们这些罪人啊！你们藐视正义的行为，现在，向你

们算账的时候到了。现在，洞穴正在吞没拉加斯，吞没你们，吞没拉加斯上的一切东西。'

“就在他这么说的时候，黑暗的洞穴的嘴唇已经舔着了β的边缘；从拉加斯上看，β的这—部分已看不到了。β正在逐渐消失，人们失声大哭，巨大的恐惧笼罩着他们。

“黑暗的洞穴笼罩了拉加斯，大地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他们脸上可以感到边上人的鼻息，却看不到对方。

“然后，在黑暗中，出现了星星，无数的星星，并传来了妙不可言的优美的乐声，连树叶也随着歌唱起来。

“就在那一刻，人的灵魂离开了肉体，没有了灵魂的肉体就变成了野兽。在拉加斯每座城市的黑暗的街道上，他们到处乱窜，充斥着他们野性的呼叫声。

“然后，从星星上落下了天火。天火所到之处，拉加斯的城市就化成灰烬，人类以及人类创造的一切也焚烧殆尽。”

拉蒂默的音调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尽管眼睛没有看来看去，但他已发现他们两个人在看着他。他继续念着经文，但音调一下子变了，音节之间的连接变得更流畅了。

塞里蒙吃惊地看着那信徒。他的话听起来似乎有点耳熟，只是口音上有一些难以捉摸的变化，在元音的重读音节上也稍有变化，仅此而已——可是，塞里蒙就是听不懂拉蒂默在念些什么了。

谢林狡黠地笑了。“他用的这种语言，是前几个文明循环中的一种，也许是他们传统中的第二轮循环的语言。你知道，《启示录》原文就是用这种语言写成的。”

“没关系，我听够了。”塞里蒙挪过椅子，用手指把头发向后理了理；他的手已不再发抖了。“我现在好多了。”

“是吗？”谢林看上去有点吃惊。

“真的，我确实好多了。刚才我是很紧张。听着你谈万有引力的理论，看到日食开始，我几乎要完蛋了。可这个，”——他向蓄

着黄胡子的信徒轻蔑地伸了伸大拇指——“我的保姆以前曾常对我讲这种事。我一直以来都对此采取嘲笑的态度。现在，我可不想让这事吓着了我。”

他深深地吸了口气，并兴高采烈地说：“不过，我若想保持清醒，最好还是把椅子移开窗口。”

谢林说：“对的。不过，你说话最好低点声。安东刚从工作台那边伸出头看了看你，那眼光可把你刺死！”

塞里蒙做了个鬼脸。“我忘了那老家伙了。”他小心翼翼地把椅子从窗口转过来，回头厌恶地看了一眼，说：“我想，对这种星星疯狂症，一定有什么免疫的方法。”

心理学家没有立即回答。此时，β已过了天顶，透过方形窗口的猩红色的阳光，原来是落在地上的，现在已照到了谢林的膝盖上。他若有所思地凝视着微暗的天空，然后弯下腰，眯起眼睛，看着太阳。

β上那一小块黑斑逐渐扩大，现在已把三分之一的β太阳遮住了。

谢林感到不寒而栗。当他直起身子来时，脸颊已没有先前那样红润了。

他也转过椅子，几乎带着歉意地笑了一笑。“在塞罗城，可能有近 200 万人加入星星崇拜派，宗教将再次复兴。”然后，他用略带讽刺的口气说：“在一小时之内，星星崇拜派将有前所未有的兴旺。我相信，他们将会充分利用这一时机。喔，对了，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是这么回事。这些星星崇拜派为何能使《启示录》一个循环一个循环地传下来？最早在拉加斯又怎么写下来的？我想，必定有一种免疫的方法。因为，如果大家都疯了，谁还能写这本书呢？”

谢林忧郁地看了看提问的人。“是啊，年轻人。对此事，我们没有目击者的材料，但我们对所发生的一切有过一些推断，这些推

断很可能是事实。你知道，有三种人，相对来说很少受黑暗和星星的影响。第一种人，那就是极少数没见到星星的人——他们是盲人；还有那些喝醉了酒的人——他们在日食开始时刚醉倒，直至日食结束才醒来。他们这些人不能算是真正的目击者，所以我们不能把他们算在内。

“还有就是 6 岁以下的小孩；对他们而言，世界是新奇的，因此，黑暗和星星不会把他们吓坏。在他们眼里，黑暗和星星只是这个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上又一种现象而已。这你明白吗？”

听着的人疑惑地点了点头。“我想我明白。”

最后，就是那些头脑简单的人，他们不会垮掉。他们的神经极不敏感，对外界一切他们都麻木不仁——这种人，譬如说，像我们老一代的农民。是的，儿童的记忆也许不准，他们一会儿这么说，一会儿那么说，再加上半疯的、头脑简单的人混乱的、不连贯的叙述——这些构成了《启示录》的基本材料。

“很自然，首先，是儿童和头脑简单的人的话，成了《启示录》的基本材料——他们这些人当然都不能算是历史学家。在此基础上，每经历一个循环的文明，都加以修改和编辑。”

“你是不是说，”塞里蒙打断了他的话，“他们把《启示录》一个循环一个循环地传下来，所用的方法正为我们现在企图把万有引力的秘密传下去的方法一样？”

谢林耸了耸肩。“也许是吧。但他们到底用什么方法，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确实把《启示录》传下来了。我要说明的是，《启示录》无助于我们；尽管里面叙述的一切有事实依据，可也只是一大堆被歪曲了的事实。譬如说，你记得范罗和叶莫特在屋顶上挖洞的实验吗？——实验没有成功，是吗？”

“是的。”

“你知道为什么没——”他突然停下来，吃惊地站起来。只见安东正在向他俩走来，脸上流露出惊恐的表情。“怎么啦？”

安东把谢林拖到一边，谢林能感到安东拉着他肘部的手指头在抽搐着。

“轻点声！”安东的声音低沉而又痛苦。“从隐避所打来的专线电话上，我听到了一些消息。”

谢林急切地打断了他的话。“怎么，他们有麻烦了？”

“不是他们。”安东把“他们”两个字说得特别清楚。“他们刚刚把隐避所的门锁起来。他们将在里面一直呆到后天。他们的安全是不成问题的。问题是城里的人，谢林——一片混乱。你不知道——”他说话都困难了。

“嗯？”谢林不耐烦地又一次突然打断了安东的话。“那又怎么样？情况会更糟呢！你怎么在发抖了？”然后，又怀疑地加了一句，“你身体好吗？”

安东听出了谢林是话中有话，以为他害怕了，不禁眼冒怒火。但很快，眼光中又流露出焦虑不安的神情。“你不知道。现在，星星崇拜派活动非常猖獗。他们煽动人们来捣毁这座天文台——并许诺，他们可以皈依，可以得到拯救，还作出其他种种许诺。我们怎么办，谢林？”

谢林低下头，长时间茫然地盯着自己的脚。他用指关节击打着自己的下巴，然后干脆地说，“怎么办？有什么怎么办的？什么也不必办。这儿的人知道这件事吗？”

“不，当然不知道。”

“好！不要让他们知道。到日全食还剩多少时间？”

“不到 1 小时。”

“没什么其他办法了，只能赌一下我们的运气了。要把那些可怕的暴徒聚集起来，需要时间；让他们到这儿来闹事，需要更长的时间。天文台离城至少有 5 英里——”

他望着窗外，眼光越过山坡，前面是一片农田，再往前是一幢幢白色的城郊住宅，最后是大城市的建筑，在地平线上隐约可见—

—现在，城市正笼罩在β逐渐减弱的红光中。

他头也不回继续重复说：“这需要时间。继续工作吧。但愿日全食先出现。”

这时，β一半亮一半黑，略微凹陷的黑线正逐渐向太阳的光亮部分移动，看上去犹如巨大的眼睑，斜闭着挡住世界的光。

房间里轻微的嘈杂他已听不到了；他只感到外面的田野寂静无声，连昆虫也吓得不再鸣叫了。所有的一切都在微光中依稀难辨。

他耳边听到有人和他说话，不禁吓了一跳，塞里蒙说：“出了什么问题了？”

“喔？不，没有——回到你自己坐位上去吧。我们妨碍他们工作了。”他们轻轻走到角落里。有好一会儿，心理学家～直闭口不言。他拍起手来，松了松领口。他转动着脖子，但并不感到好过些。突然”他抬起头来。

“你是不是呼吸有困难？”

记者睁大了眼睛，深深地吸了两三口气。“没有，怎么啦？”

“我想，可能我往窗外看的时间太长了。那暗淡的光线使我深感不安。呼吸困难是幽闭恐怖症最早出现的症状。”

塞里蒙又深呼吸了一下。“还好，我还没有这个症状。嗨，看，有人来了。”

比尼那肥胖的身影出现在他俩所在的房间角落里，挡住了射进房间的光线。谢林急切地向他看了一眼。“你好，比尼。”

天文学家将身体的重心移到另一只脚上，脸上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我这儿坐一会儿和你们谈谈，好吗？我的照相机已架好了。在日全食发生之前，还无事可做。”他停了一下，看了一眼那个星星崇拜派信徒。15 分钟之前，他从袖子里拿出一本皮封面的小书，并一直专心一致地读着。“那家伙没有再捣乱吧？”

谢林摇了摇头。他身子靠在椅子背上；他皱起眉头，集中心思，

尽量使自己能正常地呼吸。他问：“比尼，你呼吸有困难吗？”

比尼也用鼻子吸了吸气。“我没什么不适的感觉。”

“是幽闭恐怖症的感觉。”谢林解释说，话里流露出一丝歉意。

“噢！对我是另一种感觉。我的感觉是眼前发黑，一切都模糊不清——是的，什么都看不清楚。而且，感到很冷。”

“喔，对，很冷。这不是幻觉。”塞里蒙做了个鬼脸。“我脚指头的感觉是好像被装在冷冻运输车里一样。”

“我们需要的是，”谢林插话说，“我们得把思想集中在紧张的工作上。塞里蒙，我刚才不是告诉你了，为什么范罗他们在屋顶上开洞的实验会失败吗？”

“你刚开了个头。”塞里蒙回答说。他双手一合抱住了一个膝盖，下颚放在膝盖上。

“嗯，我是说，他们误解了《启示录》的话，他们只是理解了《启示录》字面上的含义。也许，根本就没有星星的存在。你知道，当黑暗笼罩时，我们就特别需要亮光。然后，我们头脑里就会出现幻觉——那就是星星。”

“换句话说，”塞里蒙插话了：“星星只不过是人们因为发疯了而产生的幻觉，而不是因为星星使人们发疯。这样说来，比尼的照相机还能拍到什么呢？”

“可以证明，要么那是幻觉，要么真有星星。然后——”

比尼把椅子拖近他俩，脸上突然出现了少有的热情。“喔，真高兴听到你俩在谈论这个话题。”他眯起眼睛，举起了一只手指头。“我也一直在思考星星的问题。我有一个古怪的想法。当然，这纯粹是想象而已。我提出这个想法，连自己也不怎么看得太认真。但我认为，这想法至少挺有意思。你们想听听吗？”

他好像不太愿意把自己的想法讲出来。但谢林把身子向椅背一靠，说：“讲吧，我听着呢！”

“喔，那好。假设在宇宙中还有其他太阳。”他开始说了，神情

有点窘迫。“我是说，离我们很远很远的太阳，他们的光线传到我们这儿来变得太暗了，我们根本看不见。这话听来好像我在朗读什么幻想小说似的，是吗？”

“不见得。可是万有引力的理论告诉我们，这些太阳若存在的话，就会产生引力。光这一点，就把那些太阳的存在排除了，是吗？”

“不，如果它们远离我们，”比尼回答说。真的很远很远——也许 4 光年或更远。那样，我们就无法测量到这些太阳的引力对拉加斯运行轨迹所产生的影响，因为距离太远了，引力就非常小。也许在遥远的宇宙中，有许多这样的太阳，12 个，或许更多些。”

塞里蒙吹了一声好听的口哨。“这想法给《星期日增刊》写篇文章倒挺不错的。在 8 光年之外有 2，4 颗太阳！哇！这么一来，我们的宇宙就小得微不足道了。我们的读者会读得入迷的。”

“这只是一种想法而已，”比尼笑着说。“不过，你明白这个想法吗？在日全食时，这十多个太阳就可以看得见了，因为，”E III 是自己发光的真正的太阳；由于它们离我们太远，所以看上去很小，像小石子一样。当然，照星星崇拜派的说法，有成千上万颗星星。这也许是夸大其词了。宇宙可没那么大，可以容纳成干上万颗星星——要那样，这些星星要互相碰在一起了。”

谢林越听越感到有意思。“比尼，你的话有点道理。夸张是可能的。你也知道，我们的头脑对比 5 大的数字总是搞不清楚。比 5 大，我们就说‘许多’。12 个就是成千上万——就那么回事。这可真是个好想法！”

“我还有另一个怪想法”’比尼说。“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太阳系的结构十分简单，万有引力的问题也就显得十分单纯了，是吗？假如一个宇宙中只有一颗太阳。行星绕太阳运行的轨迹是一个完整的椭圆形，那么，引力作用就十分显而易见，并成为不言而喻的公理。在这颗行星世界上的天文学家也许在望远镜发明之前就发

现了万有引力。因为肉眼观察也足以解决问题了。”

“不过，这样的太阳系运行会稳定吗？”谢林疑惑不解地问。

“那当然！这叫做‘一对一’体系。数学计算已证明了这种可能性。但使我感兴趣的是从其中引发的哲学思考。”

“考虑到这一点确实很有意思，”谢林表示同意。“这纯粹是个抽象的概念——就像纯气体或绝对零度的概念。”

“当然，”比尼接着说，“问题是，在这样的星球上不可能有生命存在，因为没有足够的热量和阳光。如果星球自转，那一天中半天就是黑暗。万物生长靠太阳——在这样的条件下，不可能产生生命。此外——”

谢林突然猛地站起来，连椅子也向后翻倒了。“安东把灯拿过来了。”他粗鲁地打断了比尼的话。

比尼“唷”一声”回头看了一下，然后宽怀地大笑起来。

安东双手抱了六七根棒，每根棒约 1 英尺长，1 英寸粗。他看着集合在一起的工作人员。

“大家都回去工作。谢林，你到这儿来帮我一下。”

谢林快步走到老人身边。他俩默默地把棒头一根一根地插在从墙上吊下来的临时做成的金属圆筒里。

就好像是举行最神圣的宗教仪式，谢林擦燃了一根很大很原始的火柴递给安东。安东把火柴凑到一根木棒的顶端。

火在棒端摇晃了一会儿，开始似乎没有点着。突然，一声劈啪响，火光把安东布满皱纹的脸庞照在黄色的光芒中。安东收回了火柴。室内爆发出_阵欢呼声，把窗子都震得格格作响。

棒头上跳跃着的火焰足有 6 英寸高！其他棒头也用同样的方法点燃了。6 支火把把房间的后半部照在橙黄色中。

光线很暗，甚至比微弱的阳光更暗。火光激烈地摇曳着，四周的一切投下的影子也在不停地摇晃着，好像从醉汉眼睛里看到世界。火把还冒出令人讨厌的烟，房间里的气味就像阴天的厨房。但

火把发着黄色的光。

4 小时以来，β 的光又冷又暗；现在，这黄色的光芒则别有意味了。甚至拉蒂默的眼睛也从书本上移开，好奇地注视着。

谢林在身旁的火把上暖着手，也不管细小灰色的烟灰落在他手上。他喃喃自语，心醉神迷："多美啊！太美了！我从未想到黄色这么美妙！"

但塞里蒙以怀疑的目光看着火光。他皱着鼻子，嗅了嗅有着陈腐脂肪臭味的空气，问："烧的是什么？"

"木头。"谢林简单地回答说。

"不，不，不是木头。只是顶端烧黑了，而火焰只是往上蹿。"

"这正是美妙之处。这是一种很有用的人造火把。我们做了几百支。当然，大部分送到隐避所去了。你看，"——他转身用手帕擦着手上黑黑的烟灰——"把粗大的芦杆芯晒干，再浸在动物脂肪中，火点着时，脂肪慢慢烧着了。火把能连续烧半小时。很聪明吧，是吗？这是我们塞罗大学的一个年轻人发明的。"

在大家激动了一会儿之后，屋里恢复了宁静。拉蒂默把自己的椅子拉到一支火把下，继续阅读，嘴巴单调地一开一合，在向星星祈祷。比尼又回到了照相机旁。塞里蒙抓住机会，为他给明天出版的塞罗城《纪事报》写的文章做着笔记——在这最后的两小时里，他一直有条不紊十分认真地做着采访工作，但同时，他也意识到，这工作已毫无意义。

谢林兴趣盎然地注视着塞里蒙的工作，而塞里蒙则专心致志地记着笔记，没注意到此时的天空已变成深紫红色，日全食开始了。

空气变得稠密了，暮色笼罩了整个房间，好像伸手可及似的。摇曳着的黄色火光在越来越浓的暮色中显得更为耀眼。空气中还弥漫着烟火味，并响着火把燃烧时发出的"哗哗啪啪"的声响。偶尔听到人们围着工作台轻轻走动的脚步声和人们为了保持镇静做深

呼吸的声音——现在整个世界正进入阴影之中。

是塞里蒙第一个听到了新出现的喧闹声。声音很低，只是模模糊糊似乎有什么嘈杂的声音似的；要不是室内一片死寂，根本就不可能听到。

新闻记者坐直了身子，合起了笔记本，屏息倾听着；随后，十分勉强地穿过天文望远镜与比尼架设的照相机之间的通道，站到了窗前。

塞里蒙发出一声惊叫，打破了室内的寂静。

“谢林！”

工作立即停下来了。心理学家马上来到塞里蒙身边。安东过来了。甚至连高高地坐在天文望远镜筒前的叶莫特70也停止了观察，向下张望着。

外面，β像一块重烧着的碎木片，竭力向拉加斯看上最后一眼。在城市所在的方向，东边的地平线已消失在黑暗之中。从塞罗城到天文台的道路成了一条暗红色的线，两边是一排树木；在灰暗的光线下，已分辨不出一棵棵的树了，只能看到一片阴影。

但是，让大家注目的是公路本身。在路上，另一片阴影在移动，样子十分可怕！

安东破着喉咙叫起来：“是城里来的疯子！他们来了！”

“到全日食还有多长时间？”谢林问。

“15 分钟，可是……可是，他们 5 分钟内就能到达这儿。”

“没关系。让大家继续工作。我们去阻挡他们。这地方建造得像要塞一样坚固。安东，看好这年轻的信徒，讨个吉利！塞里蒙，跟我来！”

谢林走出房门，塞里蒙紧跟在后面。

螺旋式的楼梯往下延伸，消失在潮湿阴郁的灰蒙蒙之中。

他们一下子就往下冲了 50 英尺；从开着的门里透出来的摇曳不定暗淡的黄色光线不见了；上上下下的黑影向他们压来。

谢林停了一下，胖乎乎的手抓着胸口。他眼珠凸出，干咳着说："我——我不能——呼吸了——下去——你自己下去——关上所有的门——"

塞里蒙往下走了几步，然后转身说："等一下，你能坚持一下吗？"他自己呼吸也急促起来。空气像粘稠的糖浆，在他的肺中进进出出。一想到自己一个人将进入神密的黑暗之中，心里不禁万分恐惧。

毕竟，塞里蒙也害怕黑暗。

"等一下，"他说。"我马上回来。"他一步两个台阶地往上奔，心怦怦直跳——并不全由于跑得太急。他冲进室内，从圆筒里拿了一个火把。气味很难闻，烟也薰得他睁不井眼睛。但他紧抓着火把，好像高兴得要吻它一样。当他飞奔下楼时，火焰往后飘着。

塞里蒙向谢林弯下腰；谢林睁开了眼睛呻吟起来。塞里蒙用力摇着谢林的身子。"行了，坚持住。我们有火把了。"

塞里蒙高举火把，用肘架着踉踉跄跄的心理学家，在火把的照耀下往楼下走去。

底楼的办公室里仍然有些亮光。塞里蒙感到自己的恐惧感正在消失。

"听，"他粗声粗气地说，同时把火把递给谢林："你能听到外面的声音吗？"

他们能听到那零零碎碎、断断续续的嘶哑的呼叫声。

不过，谢林说得倒不错。这天文台建筑得像一座要塞一样坚固。天文台是上一世纪的建筑。习匿时，新加伏特建筑风格正发展到鼎盛时期；其特点是稳固，耐用，而不是好看。

1 英寸粗的铁条插入水泥窗台，做成铁栏栅保护窗户。墙是用石块砌成的，即使发生地震也不会塌倒。大门是一大块橡木板，在关键的地方都用铁条加固了。塞里蒙"哐啷"一声插上了门上的插梢。

在走廊的另一头，谢林低声咒骂着。他指着后门的锁，那锁已

被撬坏了。

“拉蒂默一定是从这儿撬开锁进来的。片他说。

“行了，别光站着不动，”塞里蒙不耐烦地叫起来。“帮静窿，把家俱都拖过来——把火把从我眼睛前拿开。那烟快熏死我了。”

他说着，一就“砰”的一声把一张很重的大桌子顶在门上。两分钟之后，门后就筑起了一道屏障；凡是房间里的笨重家俱都堆在门后了，当然谈不上美观或对称。

不知在什么地方，从远处传来了拳头打门的声音；这声音隐约可辨。而门外的尖叫声和怒吼声，听起来则更为实在。

这群暴徒从塞罗城来，心里想的只有两件事：捣毁天文台以获得星星崇拜派的拯救，还有就是他们怕疯狂的恐惧几乎使他们失去了理智。他们没有时间去找车子、武器，甚至也来不及选领导，搞组织。他们徒步向天文台走来，并赤手空拳向天文台发起攻击。

现在，他们来了。β最后一抹光辉、最后一束红光，无力地撒在这群惊恐万状的人身上！

塞里蒙嘟哝了一声。“我们回到楼上去吧！”

在楼上，只有叶莫特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用天文望远镜在观察，其他人都围着照相机，比尼正用沙哑、紧张的声音解释着。

“大家都听好了。我要在日全食之前拍下β，并换好底片，所以每架照相机都要有人守着。你们大家都知道……曝光的时间吧——”

大家都表示知道，紧张的气氛使大家都透不过气来。

比尼用手抹了一下眼睛。“火把还燃着吗？没关系，我看到了！”他身子往椅背上一靠。“大家记住，别……别想拍好照片。别浪费时间想一次拍两颗星。一颗就够了。还有……如果自己感到不行了，就赶快离开相机。”

在门口，谢林对塞里蒙轻声说：“把我带到安东那儿去。我看不见他。”

新闻记者没有立即开口。天文学家的身影在他眼前晃动着，模

模糊糊的；头上的火把变成了黄色的斑点。

“太暗了。”他抱怨说。

谢林伸出一只手，“安东！”他摇摇晃晃地向前摸索。“安东！”

塞里蒙一步跟上，抓住了他的手臂。“我带你去。”他终究设法穿过了房间。他闭着眼睛，以免看到黑暗；他停止思考，以免头脑混乱。

没有人听到他们走动，也没有人注意他们。谢林摔到了墙上。“安东！”

心理学家感到一双颤抖的手碰到了他，后来又缩了回去。一个声音咕哝着说，“是你吗，谢林？”

“安东！”他竭力使呼吸正常。“别担心，那批暴徒进不来！”

信徒拉蒂默站了起来，脸部因绝望而扭曲了。他已发了誓，违背誓言对他来说就意味着丧失道德。虽然，他是被迫发誓的，而不是自愿的。但星星快要出来了，他不能袖手旁观，让——然而，他的的确确发过誓。

当比尼抬头看着β最后一抹余辉的时候，他的脸上呈现出暗红色。拉蒂默看着比尼俯身准备拍摄。就下定了决心，同时紧张得指甲都陷进了手心。

开始冲过去时，他摇摇晃晃，步履艰难，眼前除了影子没有别的，脚踏在地板上，也失去了脚踏实地的感觉。突然，有人向他扑上来，紧紧掐住他的脖子。他倒下了。

他拼命用脚踢扑上来的人：“让我起来，要不我杀了你！”

塞里蒙痛得眼前一阵发黑，高声喊叫着：“你这骗子！卑鄙的小人！”

新闻记者一下子神智清醒起来。他听到比尼嘶哑的声音在喊，“我拍到了。大家准备好！”然后，令人奇怪的是，他也感到最后一线阳光逐渐褪去直至消失。

同时，他听到比尼最后一声吃力的喘气声，以及谢林的怪笑声

——一个刺耳的歇斯底里的笑声；并突然中断了。接着是一阵突然的的寂静，一种从屋外袭来的、奇怪的、死一般的寂静！

塞里蒙松开了手。拉蒂默的脚有点跛了。塞里蒙凝视着信徒的双眼，只见一副茫然若失的神情，只是向上瞪着，眼中反射出火把微弱的黄光。他看到拉蒂默嘴边满是白沫，听到他喉头发出动物似的呜咽声。

带着噩梦一般的恐惧，拉蒂默一手撑地，爬了起来，他眼光转向窗户，只见窗上一片黑色，像是凝结了的血块。

透过窗户，星星在闪闪发光。

那不是我们地球上肉眼所看到的发出微光的 3600 颗星星——拉加斯处于一个巨大的星团的中心。3 万个强大的太阳，撒下能烧灼灵魂的光芒；那冷漠的光芒比刮过这寒冷、可怕、凄凉世界令人颤栗的寒风更让人觉得可怕。

塞里蒙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喉咙紧抽，不能呼吸，他全身肌肉都由于极度的恐怖和难以抵御的恐惧而颤抖。他知道，他要疯了；可内心深处还有一点理智仍在呼喊，竭力想驱散无望的潮水般袭来的黑暗的恐惧。发疯很可怕，知道自己要发疯就更可怕——知道过一会儿之后，你的肉体仍将存在，然而，所有健全的理智都将死亡，都将被黑暗的疯狂所吞噬。这是黑暗——黑暗、寒冷和毁灭！明亮的宇宙之墙被粉碎了，那可怕的黑色的断垣残壁正在掉下来，向他挤来、压来，并把他淹没。

他碰到一个人正在地上爬着，在他身上绊了一下。他双手摸着僵硬的脖子，一瘸一拐地朝发光的火把走去；在他发疯了的视觉中尽是火光。

“火光！”他尖叫着。

安东在什么地方哭泣，那呜咽声听上去十分可怕，就像是一个受了极度惊吓的孩子。“星星——所有的星星——我们以前都不知道。我们以前什么也不知道。我们以前总认为，全宇宙中只有 6 个

星星——这就是宇宙——这些星星以前我们从未见到过——黑暗也从未见到过——黑暗——黑暗——永远、永远的黑暗。墙倒了——从前我们不知道——我们无法知道——什么也——”

有人去抓火把，火把倒下去熄灭了。就在那一瞬间，可怕而冷漠的寒星更逼近了。

窗外的地平线上，在塞罗城那个方向，发出了猩红的光，光越来越亮，但那不是太阳的光。

长夜又来临了。

（原载于《科幻之路》第二卷
译者：铭章
编者：詹姆斯·冈恩
录入：Xinty665）

# 武器店

[美] A·E·范·沃格特

*A·E·范·沃格特（Alfred Elton van Vogt，1912-2000），美国著名科幻作家。他的代表作《斯兰》对超人类科幻的影响极其深远。六十年代美漫兴起，很多漫画作者都从《斯兰》那里获得了营养。他的代表作还包括《伊夏的武器店》《非 A 世界》等。沃格特的作品有着独特的逻辑性，他在物理学、数学、生物化学以及其它许多学科领域里纵横驰骋，任意将它们纳入他的故事之中。1995 年，沃格特被美国科幻作家协会授予大师奖。1996 年，他被认定为最早进入科幻奇幻名人堂的四位作家之一。*

夜晚的村庄如同一道奇妙而永恒的风景。法拉携妻子心满意足地沿着街道散步，空气如美酒般醇香。他隐约想起了那个来自帝都的画家，他在这里创造出了“一幅象征主义的怀旧式画卷，令人回想起七千年前的电气时代”——这是电子广播中的原话，他记得清清楚楚。

法拉对此深信不疑。眼前的街道两侧有着自动打理的花园，不见一丝杂草；商店整齐地矗立在花丛之中；坚固可靠的人行道两旁绿草茵茵；街灯的气孔中透出亮光——这里是一座宁静的天堂，时光仿佛驻足不前，流连忘返。

如今，伟大的画家为他眼前这宁静平和的天堂所画的杰作，已经成为女王本人的收藏品。她赞美了这幅画，受宠若惊的画家自然立刻谦卑地乞求她收下它作为礼物。

伟大尊贵神圣优雅美丽的英奈尔达·伊夏女王是皇家第一千一百八十代继承人。若能亲身向她致以最崇高的敬意，那该多令人欢欣鼓舞啊！

两人一路走着，法拉转向自己的妻子。在最近的街灯那幽暗的光晕下，她依然年轻的温柔脸庞几乎全部隐没在阴影中。他轻声低语，仿佛不自觉地想让自己的声音融入这柔和的夜色：

“她说——我们的女王说——在她眼中，咱们这小小的葛蕾村健康而温顺，集合了她的子民身上最优良的特质。这说法是不是太棒了，克蕾尔？她一定是个伟大的、善解人意的女人。我——”

他停下了。他们走到了一条侧街上，大约一百五十尺开外，似乎矗立着什么——

“瞧！”法拉用嘶哑的嗓音说道。

他举起胳膊，指着夜色中闪闪发光的一道招牌，上面写着：

上等武器

购买武器的权利即为获得自由的权利

法拉盯着熠熠生辉的招牌，心头涌起一种古怪而空洞的感觉。他看到其他村民正聚集过来。最后，他慌张地说：

“我听说过这种商店。它们名声可不好，不出几天，女王陛下的政府机构就会动手整顿的。它们在隐蔽的工厂里建好，然后整个儿运到咱们这种小村子里来，完全无视别人的产权。一个小时前，这间店还不在这儿。”

法拉沉下脸来，声音凌厉：“克蕾尔，回家。”

让法拉惊讶的是，克蕾尔并没有立刻转身回家。在他们的婚姻中，她始终习惯于服从，这让两人的共同生活十分幸福。他看到她睁大眼睛望着自己，似乎流露出某种胆怯的警觉。她说：“法拉，你打算做什么？你该不会是想——”

“回家！”她的恐惧激发了他性格中的冷酷与坚决，“我们决不能让这种怪物亵渎我们的村庄。想想吧——”恐怖的念头令他的声音微微颤抖，“我们早就下定决心，要让这个美丽的复古式社区永远与女王藏品中的画作保持一致。如今，它却被这……这玩意儿给

毁了！但是它绝不会留在这儿。现在，它该滚蛋了。”

克蕾尔的声音在半明半暗的街角显得十分柔和，似乎也不那么胆怯了：“别太过分，法拉。请你记得，自从那幅画完成以来，这也不是葛蕾村的第一栋新建筑了。”

法拉哑口无言。妻子身上有某种他不喜欢的特性，让他毫无必要地回到了不愉快的现实中。他心里很清楚她在说什么。尽管村民委员会一再反对，无孔不入的巨型公司——自动原子汽车修理有限公司——还是仗着帝国法律的支持进驻了村子，更带来了他们闪闪发亮的大楼。如今，他们已经抢走了法拉一半的修车生意。

“那可不一样！”最后，法拉咆哮道，“首先，大家很快就会发现，那些自动修理机器根本干不好活。第二，那也是公平竞争。但这个武器店践踏着我们在伊夏王朝统治下享受幸福生活的规矩。瞧瞧那行虚伪的标语吧：“购买武器的权利——啊！”

他硬生生打断了自己：“回家去，克蕾尔。我们会保证他们没法在这个村子里卖什么武器。”

他望着妻子曼妙的身影向阴影走去。她刚过了一半马路，法拉突然想起一件事。他喊道：“要是你看到咱们儿子在街角闲逛，就带他回家去。他该学会别这么晚还在外面瞎晃啦。”

夜色中，妻子的身影并未转身。法拉望着她在街灯柔和的光晕下沿着幽暗的道路走向远方，然后自己转身，快步向武器店走去。这里聚集的人群愈来愈多，夜空中回响着兴奋的叽叽喳喳声。

毫无疑问，这是葛蕾村有史以来发生的最大事件。

他发现武器店的招牌是全方位发光的，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过去都是正面。最后，他停在琳琅满目的橱窗前，上面贴的广告语毫不躲闪地与他对峙。

法拉再次思考了一番招牌的含义，而后将这简单的问题抛诸脑后。橱窗上贴着另一句标语：

已知宇宙中最精良的能量武器

法拉内心闪过一丝兴趣。他盯着眼前摆得漂漂亮亮的枪支，不自觉地入了迷。这里的武器有着各种型号，从手指那么细的手枪到高速大猎枪，应有尽有。原料也各不相同，但都坚固、轻巧又漂亮：闪闪发亮的薄玻璃，色彩缤纷的不透明塑料，淡绿色的镁铍化合物……无所不包。

极具冲击力的橱窗布置，加上令人目瞪口呆的繁复种类，这让法拉不寒而栗。小小的葛蕾村里突然出现了这么多武器。据他所知，这里原本有枪的村民不超过两个，即使有也只是为了打猎而已。为什么要有枪呢？这种东西荒谬可笑、害人害己，极大地威胁着人们的正常生活。

法拉身后不远处，有个男人说："这东西刚好在蓝·哈里斯的地盘上。这下可有那老恶棍好看的了，他肯定会骂街的！"

其他几个人吃吃窃笑起来，在温暖而清新的空气中，这笑声显得格格不入。法拉发现他说的没错。武器店的门面大约有四十尺宽，它刚好占据了吝啬鬼老哈里斯那绿草茵茵、犹如花园般的前院。

法拉皱起眉头。武器店的那些人可真是机灵的魔鬼，他们选中了村子里最招人厌恶的家伙的产业，若无其事地占为己用，还让其他所有人都乐见其成。但是，这份狡猾让它显得愈发危险。决不能让它得逞！

他满心焦躁、愁眉不展，这时，他看到了村长迈尔·戴乐那肥硕的身影。法拉赶忙走到他身旁。

"乔到哪儿去啦？"

"这儿呢。"村治安官在一小群人中用胳膊肘挤出一条路来。"有什么打算？"他问。

"只有一个打算。"法拉直截了当地说，"进去逮捕他们。"

出乎法拉的意料，其他两个人面面相觑，而后低头盯着地面。大块头治安官最后简短地回答道："门锁着，敲门也没人应。我本

来想说，咱们先等等看，到明天早晨再说。”

“胡说八道！”法拉因震惊而不耐烦起来，“拿把斧头，咱们把门劈开。再拖下去只会鼓励那些乌合之众抵抗，我们可不想让这种东西在村子里待一夜，不是吗？”

离他最近的几个人微微点头表示赞同，可是动作也太小了。法拉迷惑地环顾四周，众人在他的瞪视下纷纷垂下目光。他心想：“他们都吓坏了，所以才不情不愿的。”他还没开口，治安官乔说：“我猜，你还没听说过这些商店的事儿吧。不管怎么说，你没法闯进去。”

法拉感到一阵突如其来的痛苦：他不得不独自行动了。他说：“我从店里把原子切割机拿来，肯定能行。村长先生，您能允许我这么干吗？”

在武器店橱窗的反光下，肥硕的村长显然满头大汗。他掏出一块手帕，擦了擦前额，然后说：“或许我还是应该打电话给帝国驻福德军团指挥官，问问他们的意思。”

“不！”法拉意识到他在逃避问题。他的决心坚不可摧。他相信，整个村子的力量都集中在自己身上。“我们必须自己行动起来。其他社区允许这些人进驻，是因为他们没能当机立断。我们必须全力反抗，从现在开始，此时此刻，行吗？”

村长的那声“好吧”听起来像是一声叹息，但对法拉来说，这就够了。

他对众人大声说出自己的打算，然后在人群中挤出一条路。这时，他发现自己的儿子和几个年轻人正盯着橱窗里的陈设出神。

法拉喊道：“凯尔，过来帮我搬机器。”

凯尔连身子都没转过来，法拉怒气冲冲地快步走开了。这没种的孩子！总有一天，他会对儿子采取行动。要不然，他手里可就什么都不剩了。

切割机的工作无声无息、平稳至极。没有四溅的火花，只有柔

和而纯净的白色火焰，仿佛抚摸着金属门板——但门板一点反应也没有。

时间滴答滴答地过去，顽固的法拉拒绝相信自己居然失败了，他继续坚持用切割机对付那扇固若金汤的门。最后，他终于关闭了机器，汗流浃背。

“我不明白，”他气喘吁吁地说，“为什么——在持续不断的原子力下，没有什么金属能保持不变。就连汽车燃烧舱里最坚硬的金属板也是，虽然它能把爆炸分化成无穷的小过程，从而在每段时间内承受无限能量。理论上是这样的，但几个月下来，整块金属板都会结晶化的。”

“就像乔告诉你的一样，”村长说，“武器店的势力很——庞大。他们遍布整个帝国，而且，他们不承认女王。”

法拉在粗糙的草地上挪了一下身体重心。他感到心烦意乱，不喜欢这种谈话继续下去。这些话听起来真该受天谴。除此之外，它完全是胡说八道，一定是的。他还没来得及开口，身后有个人说：“我听说，只有那些绝不会对里面的人造成伤害的顾客，才能让它打开大门。”

这话让法拉目瞪口呆。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失败有心理原因。他尖刻地说：“这太荒唐了！要是有这种门，咱们早该有了。咱们——”

灵光一闪，他突然意识到，从来没人真正尝试过打开这扇门。尽管不情愿承认，但很有可能——

他向前一步，抓住门把手，然后拽了一下。门轻轻巧巧地打开了，轻松得不可思议，他差点以为是门把手从手里滑了出去。法拉倒抽一口气，将门猛地拉开。

“乔！”他高呼，“进去！”

治安官的动作都变形了——他一方面想保持谨慎，另一方面又猛地意识到在这么多人面前决不能裹足不前。他向打开的门跌

跌撞撞扑了过去，然后眼睁睁地看着它在自己鼻尖儿前关上了。

法拉呆呆地盯着自己的手，手指依然攥在一起。接着，他心头涌起一阵恐慌。门把手——消失了，它突然变形，变得黏糊糊的，然后从他紧握的手中滑了出去。那短暂的触感令他周身感觉异样。

他渐渐意识到，四周的人群正一言不发地看着好戏。法拉再一次握住门把手，这回动作不那么热切了。门把手既没转动，也没变形。他因自己内心的怯懦而愤怒起来。

牢不可破的决心又回来了，同时，他有了一个新的念头。他冲治安官做了个手势，“退回去，乔，等我拉门。”

乔后退几步，但无济于事。使劲拉门也没用，门死活不开。人群中有人阴郁地说：“它本来决定让你进去了，但又改变了主意。”

“你在说什么蠢话！”法拉怒气冲冲地说，“它改变了主意？你疯了吗？门是不会思考的！”

但一阵恐慌让他的声音颤抖起来。突如其来的警觉令他不复以往的谨慎，才会做出这等鲁莽之事。他身体哆嗦了一下，转身面对商店。

商店矗立在夜空下，灯火辉煌如同白昼，占地面积巨大的它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显得险恶又难以征服。法拉隐隐猜测着，若女王的军队被邀请来，他们会怎么处理。但突然间，一种黯淡而可怕的可能性闪过法拉的脑海——他渐渐觉得，就连他们也做不了什么。

法拉猛然感到一阵恐慌：这种念头怎能闯入自己的脑子！他紧紧控制好自己的思维，狂暴地说：

“这道门为我打开过一次，它肯定会再次打开的。”

它开了。就这么简单。轻轻巧巧，毫不抵抗，那古怪的、仿佛有知觉的门随着他的动作移动起来。门里一片幽暗，仿佛一个巨大的黑洞。他听到迈尔·戴乐的声音在背后响起，村长在说：

“法拉，别傻了。你进去干啥？”

法拉隐隐有些惊讶：他已经跨过了门槛。他转过身来，有些震惊地望着人群模糊的面孔。“怎么啦——”他脑中一片空白，随后突然清楚起来。他说：“怎么啦，我当然是要去买把枪啊。”

这绝妙的回答和其中蕴含的狡黠令法拉志得意满。等这情绪缓缓褪去，他发现自己正站在幽暗的武器店内部。

里面静得不可思议，外面喧嚣的夜晚没有一丝声响能穿透进来。他震惊地意识到，店里的人很可能根本没意识到门外聚集了一大群围观者。

法拉如履薄冰地走了几步，地毯吞没了他的脚步声。片刻之后，他的双眼适应了柔和的灯光，这里的光线仿佛是从天花板和墙壁上反射而来。他曾隐隐期待看到什么超乎寻常的东西，如今，这普通的原子照明设备抚慰着他绷紧的神经。

他满腔怒火地摇摇头。为什么这儿一定要有高级玩意儿？他几乎要变得跟街上那些轻信的白痴一样了。

他环顾四周，底气愈来愈足，这里看起来平庸得很。就是一间商店，几乎谈不上什么装潢。四周和地板上摆着不少陈列柜，漂亮的货物闪闪发亮，但没什么特别的，东西也并不多——几十件罢了。此外，还有一扇华丽的双开门通往后面的房间——

法拉一边审视陈列柜，一边对那扇门保持警惕。每个柜子里都有三四件武器，有的已经装配停当，有的还摆在盒子或枪套里。

突然间，这些武器令他感到一阵激动。他忘记了那扇门，心头闪过一个狂野的念头：他应该从柜子里抓起一把枪，只要有人进来，就拿枪逼他走出门去，好让乔逮捕他——

他身后传来轻柔的声音：“您想买枪吗？”

法拉猛地转过身去，心头涌起一阵懊恼的愤怒：店员的出现让他的整个计划泡汤了。

眼前的不速之客是位仪表堂堂的银发男子，比自己还要年长。他感到怒火渐渐平息了，却又因此而心烦意乱。法拉对年纪有一种

下意识的尊重，于是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只能张口结舌地站在原地。最后，他怯怯地说道：“是的，没错，买枪。”

“用途是？”男子用轻柔的嗓音问道。

法拉只能呆呆地盯着他，脑中一片空白。太快了，他快要疯了。他想告诉这些人自己对他们的真实看法。但这位代表的年纪令他无言以对，心如乱麻。他极力从嗓子里挤出一句话：“打猎。”

似是而非的答案令他理清了些思绪，“没错，就是为了打猎。这儿北边有个湖，”他自作聪明地画蛇添足，“还有——”

他顿住了，皱起眉头，为自己的谎言而震惊。他还没准备好继续搪塞下去，于是草率地收尾道：“用来打猎。”

法拉找回了自己的本性。他突然对眼前的男人涌起一阵憎恨，因为他的出现让自己处于如此劣势的地位。他抑制着眼中熊熊燃烧的火苗，盯着眼前的老家伙。对方打开一个手提箱，拿出一把闪着绿光的步枪。

他手中握着枪，转身面对法拉。法拉冷静地心想：“找个老家伙来当店员，可真是狡猾得很。”正是这种狡猾让他们选择了哈里斯先生的产业。法拉心头涌起冷峻的愤怒，他伸手想接过枪来，同时因自己的真实目的而感到一阵紧张。老人却把枪拿到一旁，不让他够到，然后说道：“在我让你测试这把枪之前，根据武器店的法律，我必须让你知晓究竟在什么情况下你才能购买一支枪。”

也就是说，他们有自己的一套规定。这种心理学伎俩最能哄骗那些容易上当的傻冒了！好吧，让这老东西随便说吧。只要法拉一拿到那把步枪，他就要给这虚伪的一切画上句号。

“我们武器制造者，”店员温和地说，“已经制造出一种枪支，能够在一定的射程内毁灭一切由所谓物质构成的机械或物品。因此，任何人只要有了我们出售的武器，就能够与帝国的军人势均力敌甚至更胜一筹。我说更胜一筹，是因为这些枪能够产生一种力场屏障，从而阻挡任何非物质的毁灭性力量。这种屏障对棍棒、长矛、

子弹或其他实体物质并无作用，但对非物质武器，恐怕只有小型原子加农炮才能穿透它在其拥有者身旁形成的屏障。”

“你必须充分理解，”他继续说道，“这种强大的武器决不能落入不负责任的人手中。因此，我们出售的枪决不允许用于攻击或谋杀。至于猎枪，只有我们在橱窗中列出的特定种类的鸟兽才可以成为捕猎对象。最后，没有我们的准许，任何武器不准转卖。清楚了吗？”

法拉呆呆地点点头。一时间，他感到无言以对，那些愚蠢得难以置信的话语依然萦绕在他脑海。他不知道自己该捧腹大笑，还是该咒骂眼前的店员竟敢明目张胆地侮辱他的智商。

也就是说，这把枪不能用于谋杀或抢劫。也就是说，只有特定种类的鸟兽才能捕猎。至于转卖——假如他买下这把枪，运到千里之外，以两个信用点的价格卖给某个陌生的富翁，谁又能知道呢？

或者，假如他拦截了某个陌生人，甚至开枪打死他。武器店怎么可能发现？这些规矩真是荒唐得可笑——

他发现那把枪递了过来，枪托向外。他迫不及待地接过，极力控制自己才没直接把枪口对准老店员。不能着急，他紧张地想。他说：“怎么用？”

“只要瞄准，扣动扳机就行了。或许你想在我们的靶子上试试？”

法拉端起枪，“好的。”他得意洋洋地说，“你就是靶子。现在，走到门前，出去。”

他抬高了声音，“要是有人打算从后门里出来，我也瞄准你了。”

他痉挛似地冲店员挥挥手，“快点，过去！我会开枪的！我发誓我会的！”

店员沉稳而冷静地说：“我毫不怀疑你会开枪。尽管你满怀敌意，我们还是决定开门让你进来，但我们已经确信有谋杀的可能。不过，这里是我们的地盘。你最好入乡随俗，回头看看吧——”

一片寂静。法拉的手指扣在扳机上，一动不动。他脑中闪过一条条今天听到的那些语焉不详的有关武器店的传言：他们在每个区都有秘密的支持者，他们内部有冷酷无情的秘密政府，而一旦你落到他们掌心里，唯一的出路就是死亡和——

但最后，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法拉·克拉克，一个居家好男人，女王忠实的臣民——正站在昏暗的商店里，与如此强大可怕的势力做斗争。他一定是疯了。

只是——他确实在这儿。他强行将勇气注入松弛的肌肉，说："你别假装我身后有人了，这吓不着我。马上到门口去，快点！"

老人冷静的目光望着他身后，轻声说道："好吧，莱德，你收集到足够的数据了吗？"

"目前来看足够了。"身后传来一个年轻人不高不低的声音，"A-7 型保守主义分子。中等智力，但有着小镇居民特有的简单思维模式。在帝国教育下形成了强烈的偏见，并表现为极其夸张的形式。极端诚实，缺乏理性思维能力，感性思维需要特殊处理。我觉得我们没必要管他，让他度过最适合自己的一生吧。"

"要是你以为，"法拉哆哆嗦嗦地说，"靠假装另一个人说话就能骗我转身，那你一定是疯了。那是商店左边的墙，我知道那儿没人。"

"我很支持，莱德，"老人说，"让他自得其乐地过完自己的一生。但他是外面那群人里最先行动的。我觉得他应该得到点教训。"

"我们会宣传他在这儿的事。"莱德说，"他下半辈子都得拼命否认这指控。"

步枪带给法拉的信心已经所剩无几，他恐慌而迷惑地听着这不明不白的对话，几乎忘记了自己手里还有把枪。他张开嘴，但还没来得及说些什么，老人就以不容置疑的语气插了进来："我觉得给他点情绪上的冲击可能效果更持久，让他瞧一眼皇宫吧。"

皇宫！这个令人震惊的词让法拉暂时缓过神来。"嘿，"他开口

了，“我知道你耍了什么花招。这把枪根本没子弹。它是——”

他突然住口，身体的每一块肌肉都僵硬了。他疯狂地盯着自己的手：他的手里根本没有枪。

“怎么回事，你——”他大惊失色，接着又顿住了。他感到头晕眼花，拼劲全力才稳住身子，但依然抖个不停：一定有人趁他不备把枪偷偷拿走了。也就是说——他背后有人，那声音并不是机械发出的假声。不知怎的，他们——

他开始转身，却动弹不得。这到底是怎么——他挣扎着，全身的肌肉拼命试图挪动。但他依然纹丝不动，甚至连——

房间突然诡异地暗了下来，他看不清眼前的老人了。要是还能做到，他肯定会失声尖叫，因为武器店不见了！他正站在——

他正悬在一座无边无际的城市中。

浮在空中，脚下空无一物，四周只有呼啸的风声，头上是湛蓝的夏日天空。城市在他脚下一两英里处。

空无一物，空无一物——他本该尖叫，但空气仿佛填满了肺泡。他惊恐万状，却突然懵懵懂懂地意识到，自己一定仍然站在坚实的地板上，这城市的图景是他们直接投射在他眼睛里的。

法拉渐渐认出了下方的城市。这里是梦中之城——帝都，伟大的伊夏帝国的都城。在这个高度，他能够看到花园和壮观的银色皇宫，也就是皇家的正式居所——

最后一丝恐惧渐渐褪去，他感到心头涌起一阵激动与敬仰。接下来，他惊恐地意识到自己正以极高的速度向皇宫坠去。

“让他瞧一眼皇宫吧。”他们刚刚这么说。难道，难道这话的意思是——

紧张的思绪猛然间碎裂消散，熠熠生辉的屋顶扑面而来。他屏住呼吸，眼睁睁地看着坚实的金属穿过自己的身体，随之而来的是天花板和墙壁。

眼前的景象静止在一间宽敞的房间里，十几个男人围坐在一

张桌旁，主位上坐着——一个年轻女人。他一阵头晕眼花，心头猛然涌起强烈的亵渎感——

那是一张精致的面容，却因激情和暴怒而略显扭曲，双目燃烧着熊熊火焰。她向前倚靠，声音似曾相识——法拉曾无数次在电子广播中听到那冷静而分寸得当的声音——却又略有失真，应该是因为愤怒和下达命令时的傲慢语气。那原本受人敬仰的美妙声音利剑般劈开了死寂的空气，字字清晰入耳，仿佛法拉确实在房间里：

“我要那混蛋死个彻底，明白了吗？我才不关心你们怎么做，但明天晚上，我要听到他完蛋的消息。”

图像倏地中断，眨眼间，法拉已经回到了武器店。他站在原地，摇摇晃晃，试图重新适应昏暗的光线。然后——

他心头首先涌起的情绪是一种鄙夷：居然用电影这么简单的手段来耍弄他！他们究竟把他当成了怎样的傻瓜，才以为他会不假思索地相信如此虚假的画面？他才——

电光火石之间，这一阴谋背后的骇人企图令他怒发冲冠。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人渣！”他怒吼道，“也就是说，你们居然找人来扮演女王，想假装——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这就够了。”莱德的声音说。法拉摇摇头，身材壮硕的年轻人终于走进了他的视线。与此同时，他警觉地意识到，能用如此无耻的手段亵渎女王形象的人，一定也会毫不犹豫地伤害他。年轻人用冰冷的语气说：

“我们并没有假装你的所见所闻是此时此刻发生在皇宫里的事，那也太过巧合了。但那个片段是两周前录制的，那个女人的确是女王，她下令杀害的男人是她诸多前情人之一。两周前，他被人发现死于谋杀。要是你有心思在新闻中查找一番，就能看到他的名字——班顿·麦克科莱蒂。不过这无关紧要，我们先处理你的事儿，然后——”

“但我还没处理完呢。”法拉阴沉地说，“我一辈子没见过也没听过这样的劣行！要是你们以为这个村子能容忍你们，那可真是疯了。我们会日夜监视你们，没人能进来，没人能出去。我们会——”

“这就够了。”银发老人开口了。出于对年龄的尊重，法拉停了下来。老人继续说道：“这场检验很有趣。作为一个诚实的人，如果你陷入麻烦，可以随时来找我们。就这样，从侧门出去吧。”

就这样。一股无形的力量攫住了他，片刻之前还是皇宫的墙壁上神奇地出现了一扇门，他被扔了出去。

他发现自己晕头转向地站在一片花丛中，左手边聚着一群人。他认出了熟悉的村民，也发现自己已经——在外面了。

难以置信的噩梦结束了。

“枪呢？”半小时后，当他踏进家门，克蕾尔问道。

“枪？”法拉瞪着妻子说。

“几分钟前，广播上说，你是新开的武器店的第一个顾客。我觉得这很奇怪，但是——”

他清楚地听到了她接下来的每一个词，却觉得那都是胡言乱语。那令人震惊的消息让他无比恐慌，仿佛即将坠入深渊。

这就是那个年轻人的意思：“我们会宣传他在这儿的事。他下半辈子都得拼命否认这指控。”

法拉心想：他的名誉！不仅是他的家族姓名，更重要的是，他一直以来都骄傲地坚信，法拉·克拉克的汽车维修店早已远近闻名。

首先是在商店里遭受了一番羞辱。现在又是这个——谎言——让人们搞不清他究竟为什么走进武器店。太邪恶了。

他清醒过来，决心当面反驳这指控，于是他拨通了电话。片刻之后，迈尔·戴乐村长那肥硕而睡意朦胧的大脸出现在屏幕上。法拉强硬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不料村长却说：“对不起，法拉。你不能免费使用广播系统，你得花钱。你看，他们就花了钱。”

“他们花了钱！”法拉不知道自己的声音是否与内心一样空荡荡。

“他们还付钱给蓝·哈里斯，买下了他的庭院。那老家伙狮子大开口，他们居然也接受了。他刚刚打电话给我要求转移产权。”

“噢！”整个世界都在摇晃，“你是说，没人打算做什么了？福德的皇家军团呢？”

法拉隐约听到市长低声咕哝着什么，似乎是说帝国军队拒绝插手百姓纷争。

“百姓纷争！”法拉爆发了，“你是说，不管我们愿不愿意，那伙人都可以大摇大摆地待在这儿了？先是强行占下一片土地，然后再非法强迫买卖？”

一个念头令他突然呼吸急促，“喂，你还会不会让乔监视那家店？”

他看到电话屏幕上那张肥硕的脸上浮现出不耐烦的神情。“喂，搞清楚点，法拉。”他含混不清地说，“让法律机构去管这事儿吧。”

“可是你得让乔留在那儿。”法拉固执地说。

村长看上去有几分恼怒，最后暴躁地说：“我做了保证，对不对？他会留在那儿的。现在——你到底要不要花钱买广播？一分钟十五个信用点。作为朋友，我得提醒你一句，我觉得那是浪费钱。没什么消息能比谣言传播得更快。”

法拉阴沉地说：“买两段，早晚各一段。”

“好吧，我们会辟谣的。晚安。”

屏幕黯淡下去，法拉呆坐在原地。一个新的念头令他绷起脸来：“咱们的儿子——必须得好好管管了。他要么在我店里干活儿，要么就拿不到零花钱。”

克蕾尔说：“你的管教方法不对。他已经二十三了，你却还把他当小孩子。想想吧，你二十三岁时都已经结婚了。”

“那不一样。”法拉说，“我有责任感。你知道他今天晚上干了什么吗？”

他没注意听她的答案。但一时间，他以为她的回答是：“不知道。不过，你是怎么先羞辱了他的？”

法拉感到心烦意乱，甚至不愿意搞清楚她究竟有没有说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话。他冲口而出：“他在全体村民面前拒绝帮我的忙。他是个坏孩子，坏透了。”

“没错。”克蕾尔用苦涩的语调说，“他是个坏孩子，我敢肯定你没意识到他有多坏。他像铁板一样冰冷，却又不像铁板一样坚强正直。他已经长这么大了，但他现在甚至讨厌我，因为我一直站在你这一边，尽管我知道你错得离谱！”

“你怎么了？”法拉惊诧万分，然后生硬地说，“来吧来吧，亲爱的，咱俩都太难过了。睡觉去吧。”

他睡得一点也不好。

几天后，法拉才确信，这变成了他与武器店之间的私人恩怨。尽管并不顺路，他还是时不时故意走到武器店门前，专门停下跟治安官乔聊天，结果——

第四天，治安官不见了。

法拉耐心地等了一会儿，然后怒火中烧。他匆匆走回自己的维修店，打电话给乔。乔不在家，他正在监视武器店。

法拉犹豫了片刻。他自己的维修店都要忙不过来了，有生以来第一次，他居然怠慢了顾客，这让他感到一丝歉疚。只要打电话给村长，报告乔的失职就好了。可是——

他不想让乔陷入麻烦——

他走到街上，看到一大群人聚集在武器店门口，法拉快步走去。一个熟人兴奋地冲他打着招呼：

“乔被谋杀了，法拉！”

“谋杀！”法拉震惊地站在原地，一时间，他没能分辨出自己心头涌起的情绪：满足！熊熊燃烧的满足感。现在，他心想，就连军队也不得不插手了。他们——

他震惊地意识到自己的念头是多么无耻。他颤抖起来，但最终成功地压抑住了愧疚。他慢慢地说：

“尸体在哪儿？”

“里面。”

“你是说，那些……人渣——”这话说得有几分违心。即使到了这地步，他还是不愿意用这种词汇来形容那位仪表堂堂的银发老人。他的思绪突然绷紧，匆匆问道：“你是说，那些人渣真的杀了他，然后把他的尸体拖进了商店？”

“没人看到谋杀现场。”法拉身旁的第二个人说，“但三个小时没人看见他了。村长打电话给武器店，但他们声称什么都不知道。他们肯定把他弄死了，就是这么回事儿。现在他们又开始装无辜，这事儿不会这么容易就完的。村长已经打电话给福德军团了，他们会带一些重型机枪过来，然后——”

人群中如潮水般涌动的兴奋淹没了法拉，仿佛有大事正在发酵。这是他的神经曾体会到的最美妙的感受，这一切与一种古怪的骄傲混杂在一起——他早就明智地看穿了一切，他从未怀疑过这东西是邪恶的。

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内心绽放的喜悦如同暴动参与者一样，但他用颤抖的声音说：“枪？没错，这样才行，军队必须得干涉了，那当然。”

法拉冲自己点点头，无比确信皇家军团如今没有理由推脱了。他开始说着自己阴郁的猜想：如果女王发现，由于军队的懈怠，竟有人丢了性命，那她会怎么做？但那些话被一声高呼盖了过去：

“村长来啦！嘿，村长先生，原子炮啥时候才能到？”

众人七嘴八舌，问题却大同小异。只见村长那漂亮的全功能小轿车轻轻着陆，他一定听到了其中的几个问题。但他从敞篷轿车里钻出来，举起一只手，让大家安静。

让法拉震惊的是，那个圆脸男人正用谴责的目光盯着他。这绝

不可能，法拉下意识地回头望去。但他身后根本没人，所有人都挤在前面。

法拉摇摇头，被村长的目光弄得困惑不已。然而接下来，更让他目瞪口呆的是，村长抬手指向他，用颤抖的声音说："就是这个人要为我们头上的麻烦负责！站出来，法拉·克拉克，让我们看看你。你让整个村子欠了一笔七百个信用点的帐，咱们根本付不起！"

法拉感到自己无法移动，也无法开口。他呆呆地站在原地，困惑而慌张。他还没缓过神来，市长滔滔不绝地说了下去，语调里带着颤抖的自怨自艾：

"我们早就知道，跟那些武器店作对是不明智的。只要皇家政府不管他们，我们又有什么权利设立岗哨，或者与他们为敌？我一开始就是这么想的，可是这个人……这个……这个法拉·克拉克一直追着我们不放，强迫我们违背意愿行事。现在，咱们有了一笔七百个信用点的账目，还有——"

他喘了口气："我最好长话短说。我打电话给军团，指挥官大笑一场，说乔会回来的。我还没挂断，就有一个付费电话打了进来：是乔，他在火星上。"

他等着人群中惊讶的叫喊声渐渐平息，然后继续说道："他得花三个星期才能搭飞船回来，我们还得为他付账。法拉·克拉克要对这一切负责，他——"

震惊过去了。法拉冷静地站着，头脑坚如磐石。最后，他尖刻地说："也就是说，你放弃了，转身就把这一切都怪在我头上。我要说，你们都是傻瓜。"

他转身离去，听到村长在身后喋喋不休，说情况并未失去控制。他已经发现，武器店之所以开在葛蕾村，是因为这里位于附近四个城市的交界处，而武器店看中的是城市的生意。这意味着会有大批游客到来，村里的商店也能有更多生意，还有——

法拉听不到了。他高扬着头，走回自己的修理店。人群中传来

一两下嘘声，但他毫不在意。

他并未意识到即将到来的灾难。他只是感到内心积聚的怒火——都怪武器店，令他陷入被村民们敌视的悲惨境地。

日子一天天过去，他渐渐发现，最糟糕的是武器店对他本人毫无兴趣。他们冷漠、超然、高等、不可战胜。法拉隐隐约约意识到了这一点，却又不肯承认。

每当想到他们竟能在三个小时内将乔传送到火星上去，法拉就感到一阵模糊的恐惧。全世界都知道，最快的飞船到火星也需要三个星期。

乔回来时，法拉并没有去特快飞船站迎接他。他已听说，村议会决定要求乔承担一半的旅行费用，否则就免去他的职务。

乔回来之后第二晚，法拉偷偷溜到治安官家，交给他 175 个信用点。他告诉乔，这并不是因为自己有责任，而是——

乔迫不及待地接受了免责声明，只要拿到钱就行。法拉回家时，觉得更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了。

那之后第三天，他家维修店的门突然被人砰地推开，有人走了进来。法拉皱起眉头，认出眼前是卡斯特乐，村里一个游手好闲、趋炎附势的家伙。卡斯特乐坏笑着说：“我觉得你可能会感兴趣，法拉。今天有人从武器店出来了。”

法拉手头正在修理一架原子发动机，他用力拉紧钢板上的连接带，沉默片刻，心烦意乱地意识到对方不打算透露更多信息了。若他开口提问，就等于承认了这个废物的地位。但最后，高涨的好奇心还是迫使他勉强开口了：“我猜，治安官肯定立刻把他带走了吧。”

他本不想这么说，但好歹这也算打开了话匣子。

“不是男的，是个姑娘。”

法拉眉头紧蹙，他不喜欢对付女人。可是——那些狡猾的恶魔！他们居然利用一个姑娘，就像之前利用老人做前台店员一样。

这种伎俩绝不能成功，他们得严肃地对付那姑娘。法拉急切地说："好吧，到底怎么回事？"

"她还在外面，跟你一样勇敢。还很漂亮呢。"

连接带打开，法拉将钢板拿到抛光机旁，开始耐心地打磨原本闪亮的金属上因灼烧而形成的晶体。在抛光机颤动的嗡嗡声中，他说："有人采取措施了吗？"

"没。治安官已经知道了，但他说，他可不愿意再次远离家人三个星期，还得自己付钱。"

法拉对此表示鄙夷，抛光机继续平稳工作。他努力控制着因愤怒而颤抖的声音，最后说道："也就是说，他们让那伙人随意妄为了？这可真是聪明啊。难道他们不明白吗？在这些……这些侵入者面前，我们一寸也不能让！这就像对罪行直接表示支持一样！"

他瞥到对方脸上浮现出古怪的笑容。法拉突然意识到，对方正以他的愤怒为乐。那笑容中还隐含着别的什么，某种——某种隐秘的信息。

"当然了，你才不会担心什么罪行呢。"

"噢，"那人无所谓地说，"生活的重担让我们彼此宽容。比如说吧，如果你对那姑娘有更多了解，你自己可能也会意识到，这事儿对我们大家都好。"

话音里那种"我知道个小秘密"的洋洋自得令法拉忍不住厉声打断："你什么意思？要是我对那姑娘有更多了解？我才不愿意跟那种厚颜无耻的东西打交道！"

"你不一定有得选啊。"对方仿佛漫不经心地说，"比如说吧，要是你把她带回家了呢？"

"比如说谁把谁带回家？"法拉怒气冲冲地说，"卡斯特乐，你——"

他顿住了，心头油然而生一种不祥的预感。刹那间，他整个人都萎靡了。"你是说——"他问。

“我是说，”卡斯特乐以胜利的语气宣布，“小伙子们才不会放过这种漂亮姑娘呢。说实话，你儿子是第一个上去跟她攀谈的。”

他最后说道：“现在，他们正在第二大道上一起散步，就要往这边来了。所以——”

“滚出去！”法拉咆哮道，“离我远点，别腆着脸来我这儿瞎张狂！滚出去！”

对方没料到结局是如此的不光彩。他满脸通红，灰溜溜地离开了，顺手狠狠摔上了门。

法拉站在原地，浑身肌肉绷紧。片刻之后，他突然回过神来，关上机器，走上大街。

是时候给这种事画上句号了，就是现在！

他没有明确的计划，却怀有坚不可摧的决心，一定要立刻终结这莫名其妙的处境。这决心与他对凯尔的愤怒混在了一起：一直以来他都勤勤恳恳，努力活得体面、做女王的好臣民，他怎么能生出这么没用的儿子？

他脑海中闪过一个阴暗的念头：也许是克蕾尔的血统有问题。当然不是她母亲的毛病——法拉赶紧在心中补上这么一句。那是个勤快又节俭的女人，总有一天会留给克蕾尔一大笔遗产。

可是，克蕾尔的父亲在她幼年时便失踪了。传言说，他跟一个电视女演员私奔了。

现在，凯尔又跟武器店的女孩混在了一块儿。这个姑娘居然在大街上跟人拉拉扯扯——

他转弯踏上第二大道，一眼就看到了他们。两个年轻人在一百尺开外，正向法拉的方向走来。女孩高挑而苗条，与凯尔几乎差不多高。法拉走近他们，听到她说：“你误解我们了。像你这种人是不可能在我们的组织中找到工作的。你属于皇家体系，他们会喜欢教育程度良好、外表出色、忠心耿耿的年轻人。我——”

法拉隐隐得知，凯尔居然在向那伙人求职。这消息并不明确，

他也太过关注自己的目的，所以并未在意。法拉严厉地喊道："凯尔！"

两人抬头望着他。凯尔毫不慌张，他早已适应了父亲的火爆脾气。女孩的反应更敏捷一些，但同样不卑不亢。

法拉隐约意识到，自己的怒火太过高涨，可能会引致自我毁灭，但愤怒早已淹没了这个小小的念头。他阴沉地说："凯尔，回家去——立刻。"

法拉意识到，女孩正用古怪的灰绿色眼睛好奇地盯着自己。毫无廉耻，他想着，怒火愈燃愈旺。凯尔的双颊涌起一抹红色，他却视若无睹。

红色褪去了，凯尔脸色苍白、抿紧双唇，转身对女孩说："我不得不忍受这个幼稚的老傻瓜。幸运的是，我们很少见面，我们甚至不在一块儿吃饭。你觉得他怎么样？"

女孩礼貌地笑了："噢，我们认识法拉·克拉克。他是整个葛蕾村里最忠心于女王的人。"

"没错。"男孩嗤之以鼻，"你肯定听说过他。他以为我们都生活在天堂里，他以为女王拥有神的力量。最糟糕的是，他永远都摆出那副古板的脸，从来没变过。"

他们头也不回地走了，留下法拉呆呆地站在原地。眼前发生的事浇熄了他的怒火，仿佛从来不曾燃起过。他终于发现，自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他想不明白。从凯尔拒绝在他的维修店里工作以来，一直到现在，父子间的矛盾达到了高峰。突然间，他难以控制的坏脾气变成了某种深层问题的副产品。

只是此时此刻，当一切幻想突然摔得粉碎，他却不愿意面对——

那一整天，在维修店里，他一直试图把那些念头从脑子里驱赶出去。他不停地想：

生活是否会一如既往？凯尔与他住在同一栋房子里，却几乎从不对视，他们在不同的时间睡觉和起床——法拉早上 6 点半就起来了，凯尔是不是睡到中午才起？接下来的岁月里，是不是他们会一直如此？

他回家时，克蕾尔正在等他。她说："法拉，他想借你五百个信用点。他想去帝都。"

法拉一言不发地点点头。第二天早晨，他把钱带回家，交给克蕾尔，她拿进了卧室。

片刻之后，她出来了，"他让我转告你，说再见了。"

那天晚上法拉回家时，凯尔已经走了。他不知道自己该松一口气还是该——究竟该怎样？

日复一日，法拉只是埋头工作。他没有别的好做，心里也隐隐害怕自己将这样单调地生活下去，一直到死。除了——

他是个傻瓜——他无数次告诉自己这么想有多傻——但他还是忍不住期待着，有一天凯尔会走进维修店，说："父亲，我已经得到了教训。希望您还愿意原谅我，教导我接管您的生意，然后您就能舒舒服服地退休，颐养天年了。"

凯尔离开后的第一个月零一天，法拉刚吃完午饭，电话响了起来。"账单。"它仿佛在叹息，"账单。"

法拉和克蕾尔面面相觑。"呃，"法拉最后说道，"咱们的账单？"

他望着克蕾尔阴沉的脸，仿佛明白了她此时此刻的念头。他咬牙切齿地说："那死孩子！"

但他却松了口气。真奇怪，他居然松了口气！凯尔开始认识到父母的价值，他——

他打开显示器，"来收钱吧。"他说。

屏幕上出现了一张陌生的脸，眉毛像两条虫子，还长着双下巴。他开口说道：

"我是福德第五银行的职员皮尔顿。我们收到您的一张即期汇

票，金额为一万信用点。加上税费总计一万两千一百信用点。您打算立刻支付，还是今天下午亲自前来支付？”

“可——可是……可——可是——”法拉说，“谁——是谁——”

他顿住了，意识到这个问题有多愚蠢。他模糊地听到那个面容严肃的家伙说，今天早晨，那张汇票已经由一位名叫凯尔·克拉克的先生在帝都兑现了。

最后，法拉终于挤出了一句话：“可是银行无权，”他坚持道，“未经我的允许就兑现汇票。我——”

对方冷酷地打断了他：“那么，我们是否该向总部汇报，说那笔钱是被骗走了？当然，他们会立刻下令逮捕您的儿子。”

“等等……等等——”法拉茫然地说。他意识到身旁的克蕾尔正在摇头。她面色苍白如纸，声音颤抖不已地说：

“法拉，随他去吧，他已经跟咱们没关系了。咱们得严厉点——随他去吧。”

这些话在法拉听来根本莫名其妙、毫无意义。他说：

“我……我根本没有——我能不能……分期付款？我——”

“如果您想贷款，”银行职员皮尔顿说，“我们当然也很欢迎。我得承认，汇票送来时，我们检查了您的帐户，所以已经做好了给您贷款的准备。我们可以贷给您一万一千个信用点，以您的维修店作为抵押。我已经准备好了表格，如果您同意，我们可以将电话转到注册线路上，您可以立刻签字。”

“法拉，不。”

职员继续说道：“另外一千一百个信用点需要以现金支付。您是否接受？”

“接受，接受，当然了。我有两千五百——”他停下来大口喘息着，“可以，我接受。”

交易结束，法拉转身面对妻子。出于深深的痛苦和迷惑，他怒吼道：“你是什么意思，居然站在旁边要我别付钱？你说过好多次

了，他变成这样都是我的错。还有，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需要这笔钱。他——”

克蕾尔用低沉而绝望的声音说：“不到一个小时，他就夺走了我们一辈子的心血。他是故意的，他以为我们是两个老傻瓜，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做，只能乖乖付钱。”

他还没能开口，她就继续说道：“哦，我知道我责备了你，但我也知道，根本问题在他自己身上。他一直都冷酷而精明，但我很软弱，我敢保证，如果你用不同的方式教育他……除此之外，我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愿意面对他的错误。他——”

“我看到的，”法拉固执地说，“只是我拯救了我们的名誉。”

他一直觉得自己做得没错，直到那天下午，福德的法警来到村里接管维修店。

“可是——”法拉开口想阻止。

法警说：“自动原子汽车维修有限公司从银行接管了你的贷款，现在决定取消抵押品赎回权。你有什么话想说？”

“这不公平。”法拉说，“我会上诉的！我会——”

他感到天旋地转，心想：“如果女王陛下听说这件事，她会……她会——”

法院是一栋巨大的灰色建筑，法拉沿着灰色的走廊向前走去，感到愈发寒冷和空洞。在葛蕾村，他决定不把自己的命运交给那些榨取人们血汗的律师。当时看起来是个明智的决定，如今面对宏伟的大厅和华丽的房间，他觉得自己像个荒唐的小丑。

不管怎样，他还是清楚地阐明了事情经过：银行先把钱给了凯尔，然后在法拉签字之后不到几分钟，就把票据交给了他最主要的竞争对手。他最后说道：“我敢肯定，法官大人，女王陛下绝不会容忍如此对待他最诚实的臣民。我——”

“你好大的胆子！”坐在法官席上的人用冰冷的声音说，“竟然利用尊贵的女王大人来为自己那点儿微不足道的利益辩护？”

法拉退缩了。他本来将自己当作女王大人家庭中的一员，如今却如坠冰窟地意识到，帝国有无数个像此地一样冷酷的法庭，里面充斥着无数恶毒无情的人——跟这里一模一样——而他们都挡在女王和她最忠诚的臣民法拉之间。

他激动地想：如果女王陛下知道这里发生的事，如果女王陛下知道他遭遇了多么不公平的待遇，她一定会——

她会吗？

他将纷乱而可怕的猜忌驱逐出脑海，强迫自己清醒过来，却听到法官宣布：

“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诉讼费用共计七百个信用点，由法院和辩方律师以五比二的比例分配。上诉人付款后才可以离开。下一个案子——”

第二天，法拉独自去见克蕾尔的母亲。他先是在村庄外围的“农家餐馆”打了个电话。他满意地注意到，还没到中午，餐馆里已经坐了一半人，这家店一定有十分稳定的收入。但岳母不在家。再试试饲料库吧。

他在饲料库后面找到了她，岳母正在监督谷物的脱皮与称量。那面容冷峻的老妇人一言不发地听他讲完了整个故事，而后简短地说：

“我帮不上你什么，法拉，我也经常需要向银行借贷来保证资金流。要是我帮你重整旗鼓，自动原子修理有限公司的人一定会开始整我的。另外，像你这样居然允许不成器的儿子随随便便从你身上榨走一大笔钱的人，我才不会拿钱给你呢。这种人根本没办法做好生意。”

“另外，我也不能雇你，因为我的生意不雇佣亲戚。”最后她说，“告诉克蕾尔来跟我住。但我不能养一个大男人。就这样。”

他悲戚地望着她，她转身继续冷静地监督职员们操作那台老式的、已经不那么准确的称量机。她高昂的声音时不时在尘土飞扬

的店里回响：“称重了，至少一克。看好你的机器！”

尽管背对着他，但法拉从她的姿态能看出，她知道他仍然站着没走。最后，她突然再次转过身来，说：

“你为什么不去武器店呢？反正没什么好输的，你总不能一直这样吧？”

于是，法拉带着一丝迷茫走出门去。一开始，他对这个“买把枪崩了自己”的暗示并没太大反应。但当他意识到说这话的是自己的岳母，不禁受到了深深的伤害。

自杀？为什么？这太荒谬了。他仍然年轻气盛，还不到五十岁呢。若时机合适，加上他娴熟的技巧，就算在一个自动机器大行其道的世界上他也能活得不错。只要有技术，总能活下去。他的整个人生都建基于这个信念。

自杀——

回家后，他看到克蕾尔正在收拾行李，“谁都知道该怎么做。”她说，“咱们搬进公寓，把房子租出去。”

他望着她的脸告诉她，岳母愿意接纳她。克蕾尔只是耸了耸肩。

“我昨天就拒绝了，”她仿佛经过了深思熟虑般说道，“不知道她为什么还要跟你这么说。”

法拉快步走向面朝花园的大窗户，望着盛放的花朵，望着游泳池和假山。他试图想象克蕾尔离开她的花园，离开度过了三分之二个人生的家，去住公寓——他明白了岳母的意思。还有一个希望——

他等克蕾尔上楼，然后打电话给迈尔·戴乐。看到是法拉来的电话，村长肥硕的圆脸显得心神不宁。

但他冷冷地听法拉说完，最后说：“对不起，村委会不能贷款。我还得告诉你，法拉——这事儿跟我完全没关系，请你记住——但你不可能再拿到维修店的执照了。”

“什——什么？”

“对不起！”村长压低了声音，“听着，法拉，接受我的建议，去武器店吧。那种地方总有派得上用场的时候。”

只剩一条路了——死亡！

他等到路上空无一人，才轻手轻脚地穿过马路，路过一个漂亮的花园，来到武器店门口。他心头掠过一丝短暂的恐惧，生怕门打不开，但门毫不费力地推开了。

他跨进幽暗的店里，看到那位银发老人正坐在角落里的椅子上，在柔和的灯光下读书。老人抬起头，将书合起放到一旁，站起身来。

“是克拉克先生，”他轻声说，“有什么事吗？”

法拉双颊泛起一阵红晕。他本来暗自期望在昏暗的灯光下没人能认出他，从而免去这份羞辱。但现在，他的恐惧苏醒了，他倔强地站在原地。关于自杀，最重要的是不要留下遗体，否则克蕾尔为了埋葬他会花一大笔钱——刀子和毒药都办不到这一点。

“我想要一把枪。”法拉说，“能一枪就将一个六尺高的人轰散，你有这种东西吗？”

老人一言不发地转过身去，从一个陈列柜中拿出一把闪闪发亮的塑料左轮手枪，它呈现出独特而柔和的色彩。他十分严肃地说：

“请注意，枪管凸边非常纤细，完全可以藏在外套肩袋下。拔枪的动作可以十分快捷，因为只要经过适当调整，它就能直接跳到主人伸出的手中。现在，它的主人被设定为我。请观察我怎样将它从枪套中拔出——”

拔枪的速度令人目瞪口呆。老人手指轻轻一勾，那把放在四尺之外的手枪就自动跳进他手中，干净利落。就像那天晚上，门把手从法拉手里溜出去，在治安官乔的眼前砰地关上时那么灵巧。迅雷不及掩耳！

法拉本想开口打断老人的示范，因为除了他想要的功能，手枪的其他特性他根本不关心。但他又把嘴闭上了。他震惊地盯着那把枪，眼前的奇迹攫住了他的思想与身体。

他曾见过也摸过军队的枪，那只不过是普通的金属或塑料制品，跟其他物质实体并无区别。这把枪却与众不同，它仿佛具有生命，带着迫不及待的热情跳进主人手中，以超越一切的力量实现他们的意志。它们——

法拉突然记起了自己的目的。他勉强露出微笑，说：

“这很有趣，但它的射线威力如何？”

老人平静地说：“射线大约铅笔粗细，能够在四百码射程内击穿所有实体，除了某些特殊合金。对枪口做过适当调整后，你能在五十码内击碎任何直径六尺的物体。这个螺丝就是调整器。”

他指着枪口附近的某个小零件，“向左拧，发射射线。向右拧，关闭。”

法拉说：“我要了，多少钱？”

他看到老人正若有所思地望着自己。最后，老人缓缓说道：“之前，我已经把我们的规矩都解释给你听了，克拉克先生。你肯定还记得吧？”

“啊。”法拉停住了，睁大了眼睛。并不是不记得，只是——

“你是说，”他倒吸一口冷气，“那些都是真的，而不是——”

他努力控制住自己纷乱的思绪和颤抖的声音。他绷紧神经，冷冰冰地说：

“我只想要一把枪用来自卫。但如有必要，我希望能调转枪口对准自己。”

“噢，自杀！”老人说，他仿佛突然明白了什么，“亲爱的先生，我们任何时候都不反对您采取自杀措施。那是您的个人权利。在这个世界上，个人权利愈来愈难得到保证了。至于这把枪的价格，四个信用点。”

“四个……只要四个信用点？”法拉说。

他目瞪口呆地站在原地，几乎忘记了自己阴暗的初衷。为什么？单单那塑料外壳也不止——更何况整把枪如此精密复杂——就算是二十五个信用点也是捡了大便宜。

他心头涌起一股好奇，神秘的武器店突然占据了他的脑海，几乎与他不得不选择的黑暗结局同等重要了。但老人又开口了：

“现在，如果您能脱下外套，我们就能把枪套放进——”

法拉下意识地服从了。想到片刻之后，自己走出武器店，身上将装备一把自杀性武器，再也没什么能阻挡他的死亡……他不禁感到隐隐的震惊。

奇怪的是，他有几分失望。他无法解释，但不知怎的，他似乎曾暗暗期待武器店来——来做什么？

究竟是什么？法拉满心忧虑地叹了口气，再一次听到老人的声音响起：

“或许您希望从侧门出去。比起正门，侧门不那么引人注意。”

法拉并不反对。他模糊地感觉到老人扶着他的胳膊，带领他向侧面走去。老人按下墙上按钮中的一个——原来是这样——门出现了。

他看到门口的花丛，一言不发地走了出去。还没意识到，他就已经在外面了。

法拉在整洁的街道上站了一会儿，试图接受自己最终的命运。但他什么也想不到，只是意识到周围聚集了不少人。一时间，他的大脑仿佛一截漂浮在暗夜溪流中的木头。

在那黑暗之中，他隐隐觉得有什么不对。那种诡异的感觉徘徊在他脑海深处，他向左移转，走回武器店门前。

模糊的怀疑突然变为令人震惊的现实。原来——他并不是在葛蕾村，武器店也不在它原本的地方。在那里——

十几个人与法拉匆匆擦肩而过，加入了远处一大群排队的人。

但法拉仿佛没注意到他们的存在和奇怪之处。他的全部心思和视野都集中在眼前的机器上——就在武器店曾经所在的位置。

一台机器，啊，一台机器——

他拼命想理解眼前壮观的景象：如遥远的南海般湛蓝的夏日天空下，躺着一台纯金属的巨型怪兽。

机器高耸如云，共分五层，每层高达一百尺。五百尺高的流线型机器最终汇聚为耀眼的尖端，如同长矛般直刺云霄，额外延伸出两百尺，最终与灿烂的阳光融为一体。

最重要的是，那是一架机器，而不是一座建筑。整个底层都闪耀着微光，大部分是绿色的，但夹杂着红色、蓝色和黄色的光芒。法拉眼睁睁地看着面前的绿灯突然变成了红色。两次。

第二层闪耀着白色和红色的灯光，但比起底层已经黯淡了许多。第三层冷峻的金属表面只有蓝色和黄色的灯光，在空旷的机器中柔和地闪烁着。

第四层挂着一系列指示牌，终于让人有机会理解眼前的一切。上面写道：

*白色——出生*
*红色——死亡*
*绿色——在世*
*蓝色——移民至地球*
*黄色——移民出境*

五层同样悬挂着指示牌，清晰可辨：

*人口总数*
*太阳系 19,174,463,747*
*地球 11,193,247,361*
*火星 1,097,298,604*
*金星 5,141,053,811*

*月球 1,742,863,971*

他盯着的时候，数字也在不断变换，在最初看到的数值上跳上跳下。有人死亡、出生，有人移民去火星、金星、木星的卫星、月球，也有人回到地球，成千上万的太空飞船在船坞中起起落落。生命沿着不可思议的路径前行，却在这里留下惊人的记录。这里是——

“你最好排队去。”法拉身旁响起一个友好的声音，“个人申请要花不少时间呢，我知道的。”

法拉盯着对方。他隐约觉得对方的话莫名其妙。“排队？”他开口说道，却感到喉头一阵痉挛。

之前他一直在漫无目的地往前走，心里琢磨着，治安官乔一定是这么被送去火星的。就在这时，他听到了对方的话。

“申请？”法拉愤怒地说，“个人申请！”

对方是一个面容严肃的年轻人，大约三十五岁，有着蓝色的眼睛。他好奇地望着法拉：“你一定知道自己为什么在这儿吧？”他说，“当然了，只有当你有问题需要请武器店法院裁决的时候，你才会被送到这儿来。没有别的理由让你来到信息中心呀。”

法拉向前走着，因为他已经加入了队伍，这条飞速前进的队伍卷着他在机器周围绕着圈。前方似乎有一道门，通往那庞然巨物内部。

也就是说，它既是机器，也是建筑。

问题，他心想，当然了，他有问题，那是个绝望的、无法解决的、极其棘手的问题，根植于帝国文明的基础结构之中，整个世界也没办法把它解决。

他猛然清醒，发现自己已经来到入口处。他敬畏地想：片刻之后，他将面临最终的裁决——可是究竟是什么？

机器内部是一条悠长而闪亮的走廊，中间分叉延伸出若干全

透明的门厅。法拉身后，年轻人的声音说道：

“还有一个，差不多是空的。走吧。”

法拉向前走去，突然之间，他颤抖起来。他已经注意到，每个门厅深处都有十几位年轻女人坐在桌子后面，与人们依次面谈，然后——然后，天啊，难道这一切意味着——

他意识到自己停在了一个姑娘面前。

她的年纪比从远处看起来显得要大一些，大约三十出头，但相貌端庄美丽，又带着几分警觉。她愉快但例行公事地微笑着，说：

“请问您的姓名？”

他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又咕哝了几句自己来自葛蕾村。女人说：

“谢谢您。我们需要几分钟来获取您的档案，请您坐下好吗？”

他还没注意到有椅子。他坐下来，感到心脏狂跳，如鲠在喉。奇怪的是，他脑海中并没有什么成型的念头，也没有真正的希冀。有的只是紧张，以及令他心如乱麻的兴奋。

他打了个激灵，意识到那女人又开口了，但只有只言片语穿透了他绷紧的神经：

“——信息中心是……实际上……数据部门。每个人都出生……在此注册……他们的教育、地址更改……职业……还有人生的重要时刻。整个部门由……共同……未经许可和不受怀疑的合作……皇家数据局以及……通过中介机构……在每个社区——”

法拉觉得自己似乎错过了重要的信息，他希望自己能集中精力听到更多——他聚精会神，却无济于事。他的神经正疯狂地上窜下跳，此外——

他还没开口，就听到“咔嗒”一声，只见一个薄薄的黑色牌子滑到女人的桌子上。她拿起来细细查看。片刻之后，她对话筒说了几句什么，很快，又有两个黑色牌子从空气中突然出现在她桌子上。她面无表情地研读了一阵，最后抬起头来：

“您可能希望知道，”她说，“您的儿子凯尔通过行贿五千个信用点，在皇家军队委员会中谋得了一个职位。”

“呃？”法拉说。他身子抬起来一半，但还没等他再度开口，那年轻女人冷静地说：

“我必须让您明白，武器店并不会针对个人行为采取行动。您的儿子可以保留他的工作，以及他盗窃的钱财，我们不会关心道德问题。人人都可能遇到这种事，人类作为整体也无法摆脱道德污点——现在，您能否向我简要陈述一下您的问题，好让我们做下记录并呈递给法庭？”

法拉满身大汗地重新陷进椅子里。他头昏脑胀，却迫切地想得知更多关于凯尔的消息。他开口道：

“可是……到底……怎么——”他控制住了自己，然后低声解释了发生的一切。最后，女人说：

“您将被转送点名室；请注意您的姓名，当它出现时，请直接前往 474 号房间。请记住，474——现在，还有人在排队，如果您没有其他事——

她礼貌地微笑着，法拉下意识地挪开了身子。他半转过身，想再问一个问题，但另一位老人已经坐了下来。法拉沿着富丽堂皇的走廊匆匆走去，清楚地听到前方鼎沸的人声。

他迫不及待地推开门——不可思议的声浪如同大锤般狠狠撞击着他的耳膜。

那是一种无法形容的巨响，让他停在门口，又缩了回去。他站在原地，眨眨眼睛，想让自己适应眼前与那沸腾的声响不相上下的视觉奇景。

人山人海。成千上万人挤在一间巨大的礼堂中，一排排坐在座位上，或是坐立不安、沿着走道前后踱步。所有人都狂热地盯着眼前划分为几块的显示屏，每一块都以字母做标记：A，B，C 一直到 Z。巨型显示屏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名字，长度与整个巨型房间一样。

点名室，法拉颤抖着想。他坐下来——他的名字会出现在 C 栏，然后——

仿佛坐在无下注限制的扑克比赛中，盯着如同宝石般贵重的牌面翻开，仿佛在股票崩盘之时与危如累卵的整个世界做交易。那感觉摄人心魄，令人头晕目眩、精疲力尽，可怕却又诱人，仿佛足以摧毁所有思维。那种感觉——

与他在地球上的任何感觉都毫无相似之处。

二十六块显示屏上不断闪现出新的名字。人们疯狂地大喊大叫，有些人晕倒了，骚动的场面令人疲倦不堪。混乱持续着，高涨为令人难以置信的、永不中断的噪音。

每隔几分钟，就有一条新的标语在整个显示屏上闪烁，告诉所有人：

“请注意您的姓名缩写。”

法拉浑身颤抖地盯着显示屏。每多过一秒，他都觉得自己不可能再忍受下去了。他想尖叫，让整个房间安静；他想跳起来踱步，但其他坐立不安的人都被歇斯底里的人们高声怒骂，他们发出疯狂的威胁，浑身散发出致命的仇恨。

这里的野蛮与盲目吓到了法拉。他心烦意乱地想：“我才不要在这里让人看笑话。我才——”

“克拉克，法拉——”显示屏闪烁着，“克拉克，法拉——”

一声叫喊几乎掀开了他的头盖骨。法拉跳起来，“是我！”他尖叫道，“是我！”

没人转身，甚至没人看他一眼。他满心羞愧地溜过整个房间，无穷无尽的人群正在外面的走廊上试图挤进来。

走廊上的寂静与之前可怕的噪音同样令人疲惫不堪，法拉很难集中精力寻找那个数字——474。

他根本无法想象等待他的是什么——474。

房间很小，里面有一个小型的商业式桌子，还有两把椅子。桌

子上有七份整齐的文件，每一摞都带有不同的颜色。文件排成一排，后面则是一个巨大的、奶白色的球体，闪烁着柔和的光芒。在那光芒深处，传来一个男中音式的声音：

“法拉·克拉克？”

“是的。”克拉克说。

“在裁决下达之前，”那个声音轻声继续说道，“我想请您拿起那一摞蓝色文件中的文件夹。清单上会写明跨行星第五银行与您本人和地球的关系，并会向您清楚阐明。”

清单，法拉看到了，只不过是一系列公司名称，从 A 到 Z 排列，大约有五百个。文件夹里没有解释，法拉下意识地将它塞进口袋里。发光的球体再次出声了：

“据信，”它精确地说，“跨行星第五银行对您进行了可恶的诈骗。此外，它还曾犯下其他罪行，包括欺诈、勒索等，同时也是一宗阴谋罪案的从犯。

“银行与您的儿子凯尔联系，通过一名被称为‘啃老者’的职员——该职员专门负责寻找有能力从父母或其他受害人账户中提取钱财的青年男女。啃老者会从交易中提取 8%的提成，通常由贷款者支付，在本案中也就是您的儿子。”

“银行的欺骗手段是：它允许其职员对您谎称，银行已经向您的儿子支付了一万信用点。但直到您签字，这笔钱才会支付。

“勒索罪名是因为银行向您发出威胁，称若不签字便会以诈骗贷款为名逮捕您的儿子。事实上，当时还没有任何交易完成。共谋罪是因为您的签字文件被立刻交给了您的竞争对手。

“因此，银行将被处以三倍罚款，也就是三万六千三百个信用点。法拉·克拉克，您并不需要知道这笔款项如何收取。您只需要知道，银行会缴付罚款，而武器店会从中获取一半。另一半——”

扑通一声，一摞钞票整整齐齐地跌落在桌子上。“是您的。”那个声音说。法拉用颤抖的手指捡起钞票塞进外套口袋，他竭尽全力

才能听清接下来的话：

“您不能认为麻烦已经结束，重建您在葛蕾村的维修店需要力量与勇气。请您保持谨慎、勇敢、意志坚定，您一定会成功。若需保护您的权利，请使用您购买的枪支，务必不要犹豫。详细计划将稍后阐明。现在，请穿过您面前的门——”

法拉积蓄起勇气，推开门，走了出去。

他踏进了一间昏暗而熟悉的屋子，一位仪表堂堂的银发老人从椅子上站起身来，站在湖蓝的灯光中，严肃地微笑着。

那难以置信、激动人心、令人神魂颠倒的奇妙旅程结束了。他回到了葛蕾村的武器店。

他无法忘记自己经历的奇迹——这个伟大而迷人的组织在一个冷酷无情的文明中建立起来。那个文明在不到几周的时间里就剥夺了他曾拥有的一切。

他有意遏止了自己信马由缰的思绪，坚毅的脸上浮现出阴郁的神色。他说：

“那位……法官——”法拉犹豫了片刻该使用什么称呼，他再度皱起眉头，对自己感到不满，他继续说道，“法官大人说，为了重建我的生活，我需要——”

“在我们讨论这个之前，”老人轻声说道，“我想请您仔细查看您带回来的蓝色文件夹。”

“文件夹？”法拉茫然地重复道。他花了好一阵子才想起自己曾在 474 号房间的桌子上拿起一个文件夹。

他研读着清单中的公司名称，不禁愈来愈迷惑。他注意到自动原子汽车修理有限公司的名称清楚地列在 A 栏里，跨行星第五银行则只是清单中若干大银行中的一家。最后，法拉抬起头问道：

“我不明白，这些是你们需要对付的公司吗？”

银发老人冷冷地笑了，他摇摇头：“这不是我的意思。这些公司只是一小部分，我们的记录中共有八十万间公司。”

他再次咧嘴一笑，却毫无幽默之意：“这些公司都很清楚，由于我们的存在，他们的账面盈利与实际资产早已脱节。但他们不知道的是这其中的差异究竟有多大。同时，由于我们希望能全面提升商业道德，而不是诱发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新伎俩，因此我们也希望他们保持无知。”

他顿了顿，瞥了法拉一眼，继续说道：“你手中这份清单上的公司所具有的共同特点是，他们都是伊夏女王独资的。”

他轻巧地总结道：“考虑到您过去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我并不期望您会相信我。”

法拉呆滞地站在原地，仿佛已经死去，因为——他相信了，全心全意，没有丝毫疑虑。终其一生，他曾多次看到人们陷入穷困潦倒、万劫不复的悲惨境地，却总以为是他们自己的错。此时此刻，想到这里，他觉得这简直不可饶恕。

法拉呜咽道：“一直以来我都像个疯子。我以为女王陛下和她手下所有官员的所作所为都是永远正确的。如果有人不相信他们，我绝不会与这种人交朋友，也不会与他有任何往来。我想，就算我现在开始对抗女王，也没人愿意理我了。”

“任何情况下，”老人冷静地说，“您也不能对女王陛下有任何微词。武器店并不支持此类言论，也不会帮助如此轻率鲁莽的人。原因是，目前来看，我们与帝国政府达成了某种微妙的和平关系，我们希望保持下去。除此之外，我不再详述我们的政策。

“我能透露的是，最近一次试图摧毁武器店的大规模行动发生在七年之前。那是一次秘密行动，基于一种新发明而展开。它的失败纯属偶然，主要因为我们牺牲了一位来自于七千年前的访客。这对你来说或许有些神秘，但我不能再详细解释了。

“最糟的时代是大约四十年之前，当时，所有接受我们援助的人都会以某种方式遭到谋杀。您或许会很惊讶——您的岳父就是当时遇害的。”

“克蕾尔的父亲！”法拉倒抽一口冷气，“可是——”

他停住了。他感到头昏脑胀，血液涌入大脑，他几乎眼前一黑。

“可是，”他挣扎着说道，“据说他是跟另一个女人私奔的。”

“他们总是会制造各种恶毒的谣言。”老人说。法拉惊呆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老人继续说道：“最后，我们终于阻止了他们的谋杀，方法是杀死了除皇室之外的最高层的三个人，正是他们直接下达了暗杀指令。但是，我们绝不希望这种血腥的谋杀重演。

“有些人批判我们容忍世间罪恶的存在，对此，我们并无兴趣反驳。重要的是要明白，我们并不干涉人类整体的存在。我们纠正错误，我们挡在百姓和冷酷无情的剥削者之间。一般来说，我们只会帮助诚实的人。这并不是说，对不太检点的人，我们就会见死不救，但我们只会卖给他们枪支——顺便说一句，这已经是非常重要的帮助，这也是为什么政府不得不完全依靠经济诈骗来巩固其权力。

“自从四千年前，伟大的天才沃尔特·S 迪拉尼发现的振动原理使武器店成为可能，同时制定了武器店政治哲学中的基本原则，我们一直默默观察着政府在威权民主与独裁统治之间摇摆。我们发现了一件事：

“人民总会拥护他们想要的政府。当他们期望改变时，他们必须做出改变。一直以来，我们努力作为人类理想主义那不容腐蚀的核心存在——我说的一点也不夸张，我们拥有一种心理学仪器，能够准确地探测出一个人的个性——我重复一遍，人类理想主义不容腐蚀的核心，我们致力于减轻任何政府统治下都不可避免会出现的罪恶。

“但是现在——你的问题。其实答案很简单。你必须斗争，因为自蛮荒时代起，所有人都曾为自己珍视的东西和正当的权利而斗争。正如你所知，原子修理公司的人在接收你的维修店后不到一

小时就搬走了你所有的机器和工具。这些东西已经运到了福德，并被运往海边的一个大仓库。

“我们找回了所有财产，并通过我们特殊的运输方式，将机器装回了你的店里。接下来，你要回到店里，然后——”

法拉屏气凝神地听着指示，最后点点头，绷紧了下巴。

“相信我吧，”他简短地说，“我一直都是个固执的家伙。尽管现在改变了立场，这一点可没变。”

走出武器店，仿佛从生命走向——死亡，从希望走向——现实。

法拉沿着葛蕾村深夜里的寂静街道走着，他第一次意识到，武器店信息中心一定远在世界的另一端，因为他走进商店时还是大白天。

幻觉消失，仿佛从未出现。他再次无比清醒地意识到，葛蕾村已是深夜时分。宁静，和平——却丑陋，他心想，因颐指气使的罪恶而丑陋不堪。

他心想：购买武器的权利——他感到喉咙梗住了，泪水充盈着眼眶。

他用手背擦干眼泪，想起了克蕾尔去世多年的父亲，而后大步向前，将心头的羞愧一扫而光。对一个愤怒的人来说，流泪是件好事。

维修店还是老样子，但门上的挂锁可挡不住那把小巧却彪悍的手枪。一道火焰闪过，金属熔化了——他走进了店里。

里面一片昏暗，伸手不见五指，但法拉并没有立刻开灯。他摸索着走到窗边，将窗户转为黑暗振动模式，然后打开了电灯开关。

他屏住呼吸，然后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法警到来后装车运走的所有机器和他最宝贵的工具都原封不动地呆在店里，随时可以启动。

法拉激动得浑身颤抖，他立刻打电话给克蕾尔。她过了一段时

间才接电话，已经穿上了睡衣。当她看清对方是谁，立刻面色苍白：

“法拉，噢，法拉，我还以为——”

他冷静地打断了她，“克蕾尔，我去了武器店。我想让你这么做：去找你的母亲。我现在正呆在自己的店里。我会日夜呆在这儿，直到一切解决，我能……过一会儿我会回家去打包一些食物和衣服，但我希望你到那时已经离开了。明白了吗？”

她清瘦而美丽的脸上重新有了血色。她说：“别回家了，法拉，我会准备好一切。我会把所有需要的东西打包放进车里，包括折叠床。我们一起在维修店后面的屋子里过夜。”

天色渐亮，十点左右，一道阴影出现在门前。治安官乔走了进来，他看起来满面羞惭。

“我得到命令来逮捕你。”他说。

“告诉那些派你来的人，”法拉谨慎地回答道，“我拒捕——持枪。”

话音未落，他便挥了挥手中的武器。乔眨眨眼，呆呆地站在原地，迷迷糊糊地盯着那闪闪发亮的、仿佛具有魔法的左轮手枪。然后他说：

“我手头有一份传唤令，要求你今天下午必须出现在福德高等法院。你愿意接受吗？”

“当然。”

“也就是说，你会去了？”

“我会派我的律师过去。”法拉说，“把传唤令放在地板上吧，告诉他们我接受了。”

武器店的人曾告诉他：“不要以言语冲撞帝国政府机构的法律行动，只要不服从就行了。”

乔走出门去，显然松了口气。一小时后，迈尔·戴乐大摇大摆地晃了进来。

“嘿，法拉·克拉克！”他在门口怒吼道，“你逃不了的，这是蔑

视法律！”

法拉一言不发，直到村长大人摇摇摆摆地踏进屋子。看到戴乐村长竟愿意拿自己肥硕而宝贵的身体冒险，他不禁有些惊讶和迷惑。不过这迷惑随即消失了，因为村长低声说道：

“干得好，法拉，我就知道你有两下子。葛蕾村有不少人支持你，所以坚持下去吧。刚才我必须对你大喊大叫，因为外面围了一大群人。你也得冲我大喊大叫，行不？让咱们互相骂个痛快吧。但是，首先我得警告你：自动修理公司的经理正带着两个保镖赶过来——”

法拉颤抖着，望着村长走了出去。危机一触即发。他努力让自己振作起来，心想：“让他们来吧，让他们——”

结果比他想象中容易得多——那两个人一进来，看到还没拔出枪套的手枪，就吓得脸色惨白。当然，他们还是大吵了一架。最后，对话变成了这样——

“瞧瞧吧，”对方说，“我们手里有你一万两千一百个信用点的欠条，你可不能赖帐不还。”

“我会付钱赎回来，”法拉用坚如磐石的声音说，“只付一半，一分也不能多了。”

那个下巴硬邦邦的年轻人打量了他许久，“我们接受。”最后，他简短地说。

法拉说：“我手里有写好的协议——”

他的第一个顾客是老吝啬鬼蓝·哈里斯。法拉盯着那老家伙的长脸，心里猜测着，最后终于理解了武器店究竟如何获得了哈里斯的土地——通过协议。

哈里斯离开后一个小时，克蕾尔的母亲走进了店里。她关上门。

“好吧，”她说，“你做到了，是吧？干得好。真抱歉，你来找我时我似乎态度不好，但我们这些武器店的支持者肯定不愿意冒险

帮助那些与我们作对的人啊。”

一切都结束了。难以置信，一切就这么结束了。那天晚上，法拉回家时在路上停下了两回，心里琢磨着这是否从头到尾都是一个梦。空气如美酒般醇香，葛蕾村的小世界在他面前徐徐展开，翠绿而雅致，恍如宁静的天堂，就连时光也仿佛驻足不前。

# 好难四儿啊，那些鹌鹑鸽子

[美] 刘易斯·帕吉特

没有必要多费笔墨描述安瑟霍斯顿或者他的周围环境，一来因为自从公元 1942 年至今，好几百万年已经过去了，二来因为从技术上说，安瑟霍斯顿并不在地球上。他正在一个相当于实验室的房间里干着相当于站立的行为。他正准备着试验他的时间机器。

【① 标题出自《艾丽丝漫游镜中世界》中的一首诗中的一行。译文引自赵元任先生的译作《阿丽思漫游镜中世界》。】

接上电源之后，安瑟霍斯顿突然意识到匣子空着。那可不行。这个装置需要一个控制器，就是一个将会对另一个时代作出反应的三维固体。否则的话，当机器返回的时候，他就搞不清它什么时候到过哪里。然而匣子里的固体将自动受那个时代能量衰败过程的支配并遭到宇宙射线的轰击，当匣子返回的时候，安瑟霍斯顿能够测出质量和数量两方面的变化，那么计算器们就可以开始工作，并且立刻告诉安瑟霍斯顿说，匣子已经对公元 1000000 年、公元 1000 年或公元 1 年作了短暂的访问——当然，它们报告的是实际情况。

这种事无关紧要，但是安瑟霍斯顿十分重视，他在许多方面表现出孩子气。

没有多少时间好浪费了。匣子开始发光发颤。安瑟霍斯顿瞪着眼睛急切地望着四周，钻进隔壁杂物间，在那里头一个贮藏箱里摸索着。他抱起一团奇形怪状的东西。哟嗬。这是他儿子斯诺温丢弃的玩具，小伙子在掌握了必要的技术之后从地球迁来的时候把这些玩具带来了。嗯，斯诺温不再需要这些劳什子了。他已经适应了环境，早把儿童玩具丢弃一旁。再说，虽然安瑟霍斯顿的妻子出于感情上的缘故保留着这些玩具，但实验更为重要。

安瑟霍斯顿离开杂物间，把手里的什锦玩具一古脑儿丢进匣子，赶在警报信号灯闪亮之前砰一声关上盖子。匣子飞走了，它离去的方式伤害了安瑟霍斯顿的眼睛。

他等着。

他等了又等。

最后他死心了，重新做了一个时间机器，结果一样。斯诺温失去旧玩具并不恼火，斯诺温的妈妈也不恼火，所以安瑟霍斯顿干脆把贮藏箱清理干净，将剩余的儿子童年纪念物一古脑儿丢进第二个时间机器的匣子里。

根据他的计算，这一个匣子应该出现在地球上了，时间是公元十九世纪后半叶。假如情况确实无误，那么这个装置仍然在那儿。

安瑟霍斯顿玩腻了，决定不再制作任何时间机器。可是恶作剧已经闹过了。有两个时间机器，第一个去向如何，请听下文分解。

话说斯科特·帕拉戴恩在格伦戴尔文法学校上学，有一天他逃学的时候捡到了这个匣子。那天要考地理，斯科特觉得记那些地名没啥意思——这在 1942 年是个相当有见地的看法。而且，是日春意正浓，微风吹拂，令人心旷神怡，孩子喜欢躺在田野上，痴痴地望着难得一见的白云，直到昏昏入睡。去他娘的地理！斯科特迷迷糊糊睡着了。

中午时分他饿了，所以他那双粗壮的腿带他到附近的店铺去。在那儿他顾不得饥肠辘辘，精打细算花掉了私下珍藏的寥寥几个子儿，于是沿着小溪走下去，找个地方进食。

斯科特吃完了那一份干酪、巧克力和小甜饼，把一瓶汽水喝个底朝天，于是抓了几只蝌蚪，怀着几分科学好奇心仔细观察起来。他没有专心致志看下去。有个东西从河岸上滚落下来，砰的一声栽进水边泥泞的地里，所以斯科特警觉起来，往四下里瞥了一眼，赶忙去看个究竟。

那是一个盒子，实际上就是那个匣子。套在盒子上的小玩艺儿

对于斯科特来说没多大意思，但他纳闷这盒子为什么熔化又烧焦得如此厉害，他冥思苦想着。他用大折刀东撬西挖，舌头从嘴角伸将出来——哼，嗨，使劲撬着。四下里没有人。这盒子是从哪儿来的呢？准是有人把它放在这儿，滑动的泥土把它从不稳固的停放处冲刷下来了。

“那是个螺旋盒子，”斯科特心里断定说。这可是大错特错了，那玩艺儿是螺旋形的，可是包含着线性弯斜并不就是个螺旋盒子。假如这东西是个飞机模型，无论怎样复杂，在斯科特看来也不会这么神秘。事实上，一个问题被提出来了。斯科特意识到这个装置比他上星期五熟练地拆掉的弹簧汽车要复杂得多。

没有一个男孩会让一个盒子一直关着，除非被大人强行拉走。斯科特往更深的地方挖下去。这盒子的角度可真有趣。也许是短路了，因此——哟！折刀打滑，斯科特吮吸着大拇指，满口粗话骂个不休。

这或许是个百音盒。

斯科特不应该感到沮丧。这个小玩艺儿会叫爱因斯坦大为头疼，会逼得斯坦梅茨①癫狂目 U 喊。当然，麻烦的是这个盒子还没有完全进入斯科特生存其中的空间和时间的连续统一体，因此它打不开。不管怎么说，在斯科特使用一块近便的岩石把这个螺旋形非螺旋盒子砸入一个较方便的位置之前，这个盒子还是打不开。

他槌击盒子，实际上是从盒子与第四维的接触点击落的，释放了盒子一直保持着的时空扭力矩。传出尖利的啪嗒声。盒子轻微震动一下，于是躺着不动，不再仅仅是部分存在着。这下子斯科特轻易把它打开了。

【① 查尔斯·P·斯坦梅茨（1865－1923），美国电工学家、发明家。】

他第一眼看见的是柔软的编织而成的防护盔，他不太感兴趣，于是把它丢弃一旁。那只是一顶帽子而已。接着他拎起一个四四方

方透明的水晶块，小得足以割开他的手掌——太小了怎能装进里头那个迷宫般的装置呢？斯科特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水晶是一种放大玻璃，将水晶块里的东西放大好几倍。这些东西真怪。例如，微型小人——

他们动起来了，就像发条装置的自动小人，不过运转起来自然得多。这好像是在看戏。斯科特对他们的服装感兴趣，但是被他们的行为迷住了。这些微型小人在灵巧地建造一座房子。斯科特巴不得房子着火，这样他就能看见那些人灭火。

尚未竣工的房子上吐出熊熊的火焰。自动小人使用一大批奇怪的装置把火扑灭了。

不一会儿，斯科特就明白过来了，但是他有几分担忧。这些矮人会服从他的思想。到了他发现这一点的时候，他吓了一跳，把水晶块丢了出去。

他上河岸，走到半路他重新考虑一下，照原路走了回去。水晶块半浸在水里，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这是一个玩具；斯科特以一个孩子准确无误的本能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没有马上把它捡起来。相反，他回到盒子那儿，探究盒子里剩余的东西。

他找到了一些真正惊人的小玩艺儿。下午过得太快了。最后斯科特把那些玩具放回盒子里，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把它拖回家，一路上气喘吁吁，哼唷直叫唤。到了厨房门口，他已经累得满脸绯红。

他把捡来的东西藏在楼上自己房间里的壁橱后部。那块水晶他塞进口袋里，那口袋鼓鼓囊囊的，里头已经装着线、一圈铁丝、两个便士硬币、一叠锡箔、一张污秽的护神符和一大块长石。斯科特两岁的妹妹埃玛从厅里摇摇摆摆走进来，说了声哈罗。

“哈罗，懒虫，”斯科特点点头，俨然一个七岁几个月的大哥哥。他处处护着埃玛，可是她不知情。她矮矮胖胖，长着一双大眼睛，啪一声坐在地毯上，哭丧着脸望着她的鞋子。

“斯科特，把鞋带结好，行吗？”

“真麻烦，”斯科特亲切地说，把鞋带结好了。“晚饭准备好了吗？”

埃玛点点头。

“咱看看你的手，”说来也怪，埃玛的双手还算干净，不过可能说不上无菌。斯科特若有所思地互着自己的双手，做做鬼脸就到浴室去了，在那儿他草草洗了手脸。蝌蚪们已经逃得无影无踪。

丹尼斯·帕拉戴恩和他的妻子简晚饭前正在楼下起居室里喝鸡尾酒。帕拉戴恩刚刚步入中年，头发花白，脸型偏瘦，嘴巴显出一本正经的神情；他在大学里教哲学。简矮小、端庄、肤色偏黑，相当漂亮。她啜着马丁尼鸡尾酒说：“新鞋子。喜欢吗？”

“为罪恶干杯，”帕拉戴恩心不在焉咕哝着。“嗯？你说鞋子？现在可不行。等这一杯干了再说吧。今天可真难熬。”

“为了考试吗？”

“正是。狂热的年轻人追求人性。我巴不得他们都死，在极度痛苦中死去。但愿真主惩罚他们！”

“我要橄榄。”简说。

“我知道，”帕拉戴恩沮丧地说。“我好几年没尝过了。我是说喝马丁尼鸡尾酒的时候没尝过。哪怕我在你的酒杯里放六枚，你也还不满足。”

“我要你的。生死与共的一家人嘛。好歹也要象征性地给一点。所以要你的。”

帕拉戴恩悻悻地望着妻子，盘起他的长腿。“你说话像我的一个学生。”

“或许像那个骚娘们贝蒂·道森吧？”简拔掉指甲套。“她还那样卖弄风骚频频向你传送秋波吗？”

“是的。那姑娘纯粹是心理上有毛病。幸好她不是我的孩子。假如她是的话——”帕拉戴恩意味深长地点点头，“性意识太强，看了太多电影。我猜她还以为只要向我展示大腿，就能得到及格呢。

顺便说一句，那双大腿骨多肉少。”

简以自负的神态调节一下她的裙子。帕拉戴恩伸开盘着的腿，又倒了两杯马丁尼鸡尾酒。

“直言相告，我觉得教那些猢狲学哲学太没意思啦。他们都处在危险的年龄期。他们的习惯型式，他们的思想方法，都已经定型了。他们非常保守，自己却不承认。能够理解哲学的只有成熟的成年人或者像埃玛和斯科特这样的娃娃。”

“得啦，可别招收斯科特去听你的课，”简说。“他当哲学博士还早着呢。我不主张培养神童，尤其是对我的儿子。”

“斯科特即使现在就学哲学，也可能比贝蒂·道森学得好呢。”帕拉戴恩哼一声说。

一他五岁的时候死了，是个衰弱昏愦的老糊涂”“简迷离恍惚地背诵着。“我要你的橄榄。”

“给你。顺便说一下，我喜欢这双鞋子。”

“多谢啦。罗莎莉来了。晚饭准备好啦？”

“全准备好了，帕拉戴恩太太，”罗莎莉说着，留连不去。“我去叫埃玛小姐和斯科特先生。”

“我叫。”帕拉戴恩把头伸到隔壁房里，扯高嗓门呐喊起来。“孩子们！来吃饭了！”

一双小脚匆匆跑下楼梯。斯科特冲到大人面前，浑身干干净净，闪闪发光，一绺头发翘起直指天顶。埃玛跟随在后，小心翼翼一步一步爬下梯子。半路上她本想挺直走下来，结果不敢，又转过身去，像猴子一样弓着身子倒爬下来，一路上小屁股显得格外忙碌。帕拉戴恩观察着，被这种情景迷住了，直到他被儿子的身体撞了一下。

“嗨，爸！”斯科特尖声叫道。

帕拉戴恩回过神来，摆出父亲的架子望着斯科特：“嗨，你呀，搀我去吃饭吧。你至少把我的一个髋关节撞脱臼了。”

可是斯科特已经往隔壁房间飞奔而去，在那儿他欣喜若狂，踩上了简的新鞋，笑着说声对不住，奔到桌旁找他的座位。帕拉戴恩翘起眉头跟在后面，埃玛圆圆胖胖的手紧紧抓着他的食指。

“不知道那小坏蛋这一天干了些什么。”

“恐怕没干好事，”简叹了口气。“哈罗，小妞，咱看看你的耳朵。”

“一干二净。米基舐过了。”

“哎，那只艾里狗的舌头比你的耳朵干净多啦，”简想了想，匆匆检查一下。“可是，只要你肯听话，肮脏只是表面上的呢。”

“啥意思？”

“就是有一点，”简拉着女儿走到桌旁，把她的腿塞进一张高高的椅子里。只是到了最近，埃玛才有资格跟家里人在一起吃饭，正如帕拉戴恩说的，她因此变得狂妄自大。早就告诉埃玛，只有小婴儿才边吃边洒落食物。结果她把调羹送到嘴里的时候总是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帕拉戴恩看到此情此景老是提心吊胆的。

“应该给埃玛装一条输送带，”他一边说一边为简拉出一把椅子。“每隔一定时间把一小桶菠菜送到她嘴边。”

各人平静地吃着晚饭，帕拉戴恩偶尔瞥了一眼斯科特的盘子。“喂，小子。病啦？还是中饭吃得太饱撑着了？”

斯科特若有所思望着面前吃剩的食物。“我已经吃够了，爸”，他解释说。

“你通常肚皮能装多少就吃多少，还吃得撑着呢，”帕拉戴恩说。“我知道男孩子长身体的时候每天需要几吨食料，可是今天晚上你食欲不振。觉得没事吧？”

“啊嗬。说实在的，我吃够了。”

“吃饱了吗？”

“当然。我变换着吃不同的食物。”

“学校里老师教的？”简问。

斯科特一本正经地摇摇头。

“没人教我。我自己想出来的。我用过口水。”

“再说一遍，”帕拉戴恩说。“那个字又说错了。”

“呃……唾，唾液。嗯？”

“啊嗬。想再吃一点胃蛋白酶吗？唾液汁里有胃蛋白酶吗，简？我忘了。”

“我的唾液汁里有毒物，”简说。“罗莎莉又往马铃薯泥里放了几块。”

可是帕拉戴恩深感兴趣。“你是说你正在从食物里尽可能吸收一切营养——毫不浪费——于是吃得少一些？”

斯科特想了一阵子。“我想是的。不只是口……唾液。我大致估量一次往嘴里塞进多少，还要搭配什么东西。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只是这样做了。”

“嗯，”帕拉戴恩说着，把这一番话记了下来便于以后核对。“这是一种富有革命性的思想。”小孩子往往有些乖僻的想法，可是这个想法可能八九不离十。他噘起嘴唇。“我想人们最终将变换着吃食——我是说他们吃饭的方法，还有东西。我是说他们吃的东西。简，咱的儿子表现出成为天才的迹象了。”。

“哦？”

“他刚才说的是饮食学方面一个相当好的论点。斯科特，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吗？”

“当然啦。”男孩一说，自己也信了。

“你是从哪儿得到这种想法的？”

“哦，我——”斯科特扭扭身子。“不知道。我想这没什么了不起。”

帕拉戴恩大失所望。“可是，肯定说——”

“口……口水！”埃玛忍不住一阵恶心，尖声叫了起来。“口水！”她想耍耍威风，结果流出口水滴在围涎上。

简用温柔的神情擦去女儿的口水，数落了她几句，帕拉戴恩怀着迷惑不解的兴趣望着斯科特。但是直到吃完晚饭回到起居室之后，事情才有进一步的发展。

“有家庭作业吗？”

“没，没有，”斯科特问心有愧，红着脸说。为了掩盖一副尴尬相，他从口袋里拿出从盒子里找到的一个小玩艺儿，开始把它展开来。结果类似一个四方形的镶嵌物串着珠子。帕拉戴恩起初没看到，可是埃玛见到了。她要玩那玩艺儿。

“不。别烦了，懒虫，”斯科特命令道。“你可以看我玩。”他摸着珠子，发出轻柔有趣的声音。埃玛伸出一只胖乎乎的食指，叫嚷起来。

“斯科特，”帕拉戴恩叫了一声告诫他。

“我没惹她。”

“对我呼喝，惹我了”埃玛伤心地说。

帕拉戴恩抬起头来。他皱着眉头，瞪着眼睛。是什么——

“那是算盘吗？”他问。“请让我看看吧。”

斯科特心里不大情愿，还是拿着那个小玩艺儿走到父亲椅子旁。帕拉戴恩眨眨眼睛。这个“算盘”展开来超过一平方英尺，是用又细又硬的金属丝构成的，金属丝到处联锁着。彩色珠子串在金属丝上，可以来回滑动，从一个支撑点滑到另一个支撑点，甚至可以滑过接合点。可是——穿孔的珠子不能横穿联锁的金属丝——

因此，这些珠子显然是不穿孔的。帕拉戴恩更细心地看了看。每颗珠子外面有一条深槽环绕着，因此它可以一边旋转一边沿着金属丝滑动。帕拉戴恩想要拉出一颗珠子。它紧紧粘着，好像有磁性。用铁做的？这珠子看上去更像是塑料的。

那个框架本身——帕拉戴恩可不是个数学家。不过金属丝构成的角度多少有几分令人震惊，居然荒唐到缺乏欧几里得逻辑。它们是个迷宫。或许这小玩艺儿正是个迷宫——一个智力玩具。

“这是哪里来的？”

“亨利舅舅给我的，”斯科特灵机一动不假思索地说，“上星期天，当他来的时候。”亨利舅舅在城外，那地方斯科特了如指掌。男孩到了七岁很快就懂得，大人反复无常的行为也有定规可循，他们对礼物是谁送的总是大惊小怪。再说，亨利舅舅几星期之内不会再来；对于斯科特来说，这一段时间似乎遥遥无期，至少先保住心爱的玩具，以后让大人发现撒了谎则是小事一桩。

帕拉戴恩试图摆弄珠子，觉得自己心中无数，不知从何下手。角度含糊，不合逻辑。这玩艺儿就像一个谜。这颗红珠子如果沿着这条金属丝滑到那个接合点，应该到达那儿——可是它偏偏到不了。一个迷宫，怪透了，可是无疑又能开发人的智力。帕拉戴恩有十足的理由认为，他没耐性去摆弄那个玩艺儿。

然而，斯科特耐心得很，他退到一个角落里，一边摸来摸去一边好奇地叫着。当斯科特选错珠子或者想要往错误的方向滑动的时候，珠子确实粘住不动。最后，他欣喜若狂叫了起来。

“我成功了，爸！”

“呃？什么？让我看看。”在帕拉戴恩看来，这个装置还是老样子，可是斯科特指着它满脸笑眯眯。

“我让它消失不见了。”

“还在嘛。”

“我说的是那颗蓝珠子。现在它跑掉了。”

帕拉戴恩不相信，所以他只是轻蔑地哼了一声。斯科特又对着框架想入非非。他做了试验。这一回没有震动，丝毫也没有。这个算盘已经向他显示出正确的方法。现在该由他自己来玩了。金属丝希奇古怪的角度现在似乎不那么令人迷惑了，不知怎么搞的。

这是个十分益智的玩具——

斯科特想，这玩具的作用很像水晶块。他想起那个小玩艺儿，于是从口袋里掏出来，把算盘让给埃玛玩。、埃玛高兴得一时不知

道说什么好。她开始一心一意拨着珠子，这一回没人对震动提出抗议——实际上只有微乎其微的震动。她善于模仿，很快就像斯科特那样摆弄着让一颗珠子消失不见。那颗蓝色珠子又出现了——但是斯科特没注意到。他有意退到长睡椅的一个角上，坐在旁边一张垫得又软又高的椅子里，拿着水晶块玩得不亦乐乎。

这玩艺儿里头有小人，就是被水晶放大了许多倍的微型矮人，他们走动着，没错。他们建造一座房子。房子着了火，火焰历历在目，等着人们去扑灭。斯科特急不可耐地吹了一口气。“把火灭掉！”

可是不见动静。以前出现过的那辆装有旋转长臂的古怪救火车到哪里去啦？嗬，它来了，迅速驶进现场，停了下来。斯科特催它快灭火。

真好玩。就像上演一出戏，只是更加真实。那些小人听命于斯科特，他脑子里想什么他们就干什么。假如他搞错了，他们就等着他纠正过来。他们甚至为他提出新问题——

水晶块也是个十分益智的玩具。它正在当老师教斯科特，速度惊人，可是乐趣无穷。但是水晶块还没有教给他真正的新知识。他还小。以后——以后——

埃玛玩算盘玩腻了，到处搜寻他。她找不到，在他的房间里也找不到，可是房间壁橱里的东西曾经引起她的好奇心。她发现了那个盒子。盒子里藏着一个宝贝——洋娃娃。斯科特早就注意到了可是不屑一顾。埃玛拿着洋娃娃，尖声叫喊着下楼去，在地板中央蹲下来；动手把它拆开。

“心肝！那是什么？”

“熊先生！”

显然不是熊先生，洋娃娃瞎眼，没耳朵，可是软软胖胖的，叫人摸起来感到舒服。对于埃玛来说，所有的洋娃娃都叫做熊先生。

简·帕拉戴恩犹豫了一阵子。“你是从别的小女孩那儿拿来的吧？”

“没有。这是我的。”

斯科特从他的隐藏处走出来，把水晶块塞进口袋里。“呃——这是亨利舅舅送的。”

“是亨利舅舅给你的吗，埃玛？”

“他给了我，叫我送给埃玛，”斯科特赶忙插话，给自己的欺骗行为又加了一条罪状。“上个星期天。”

“你会把它弄散的，亲爱的。”

埃玛拿洋娃娃给她妈妈看。“她散开了，看见没有？”

“哦？它……哟！”简倒吸一口气。帕拉戴恩迅速抬起头来。

“出什么事啦？”

简拿着洋娃娃向他走去，犹豫一阵子，然后对帕拉戴恩使使眼色，走进了餐室。他随后进去，把门关上。简已经把洋娃娃放在收拾好了的餐桌上。

“这东西不太好，对吧，丹尼？”

“嗯。”一眼看去，那玩艺儿叫人讨厌。在医学院里你可能会见到人体解剖模型，可是孩子玩的洋娃娃——

这东西一段段分离开来，皮肤、肌肉、器官，就帕拉戴恩所能看到的来说，结构虽小却极其精美。他深感兴趣。“不知道这东西好不好。对于孩子来说，这种东西的涵义司不一样——”

“瞧那肝脏。那东西是不是肝脏？”

“没错。我说呀，我……这真滑稽。”·

“什么？”

“从解剖学上说，这毕竟不完善。”帕拉戴恩拉过一把椅子。“消化道太短。没有大肠。也没有阑尾。”

“埃玛应该玩这样的东西吗？”

“我宁可自己保存着，”帕拉戴恩说。“亨利到底在哪儿捡到的？不，我看这玩艺儿没什么害处。大人见到内脏自然感到厌恶，小孩子不会。他们揣测内脏内部是固态的，就像马铃薯那样。埃玛从这

个洋娃娃身上可以学到良好的生理学专业知识。”

“那是什么？神经系统吗？”

“不，这才是神经系统。这里是动脉；这里是静脉。这种主动脉真滑稽——”帕拉戴恩一时愣住了。“这个是……‘网络，这个词拉丁语怎么说？请赐教……呃？Rita？还是 Rata？”

“Rates，”简随意说了出来。

“这是一种呼吸系统，”帕拉戴恩斩钉截铁地说。“我想不出这发亮的一片网络是啥玩艺儿。它遍布全身，就像神经系统。”

“血液。”

“不。不是循环系统，也不是神经系统——滑稽！它好像是跟肺脏钩在一起的。”

他俩全神贯注，对着这奇怪的洋娃娃冥思苦想。它制造得极其精致入微，考虑到生理上的变异，这本身就是挺奇怪的。懈等我去找那个古尔德再说，”帕拉戴恩说道，他马上拿解剖学图谱与洋娃娃的内部器官相对照。他学到的东西不多，徒然增加了心中的迷惑。

可是它比拼板玩具有趣得多。

与此同时，埃玛正在邻室上上下下拨动着算盘的珠子。这阵子她的手势似乎不那么别扭了，即便珠子消失不见的时候也操作自如。她能够一直跟上新的方向——几乎一直能够跟上——

斯科特激动得气喘吁吁，盯着水晶块的内部，在脑子里指挥着建造一座房子（开始时多次指挥错误），这房子比先前被火烧毁的那一座还要复杂一些。他也在学习——正在适应新思维——

从完全拟人化的观点看来，帕拉戴恩的错误在于他没有立刻把那些玩具清除掉。他不明白这些玩具的意义，到了他明白过来的时候，情况已经进展到难以收拾的地步。亨利舅舅还在城外，帕拉戴恩无法与他核实情况。还有，期中考试到了，这意味着一场艰苦的脑力工作以及晚上累得精疲力竭；简生了一场小病，一星期左右

感到不舒服。埃玛和斯科特不受约束，自由自在地摆弄着玩具。

现在斯科特已经能够非常灵巧地拨弄算盘。但是，因为孩子有避开干扰的本能，他和埃玛通常偷偷地玩那些宝贝。当然不是样样躲着，但是他俩从来不在大人的眼皮底下做那些比较复杂的实验。

斯科特学得很快。现在他在水晶块里见到的东西与原先那些简单的问题没有多大关系。现在学的都是些迷人的技术问题。假如斯科特明白他所受的教育得到指导和监督——尽管只是机械地——他可能会失去兴趣。实际上，他的积极性从来没有受到打击。

算盘，水晶块，洋娃娃——还有两个孩子在盒子里找到的其他玩具——

帕拉戴恩和简都没有想到时间机器里的东西正在对两个孩子产生多大的影响。怎么会呢？小孩子是本能的剧作家，目的是保护自己。他们还没有适应成年人的苛求——对于他们来说这些苛求有几分莫名其妙。而且，他们的生活被人类的可变因素搞得复杂化了。一个人告诉他们说在烂泥里玩耍是可以允许的，可是在挖土的时候不可以铲除花和小树。另一个成年人绝对禁止玩烂泥。十诫不是刻在石头上的；它们变化不同，于是孩子们完全依赖那些生他养他给他衣服穿的人，受他们的任性所牵制。还有专横严酷的管教。幼小的动物不怨恨这种乐善好施的专横暴虐，因为这是自然界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然而孩子是自由的个体，通过狡猾又{肖极的斗争保持自己不受侵犯。

在大人的注视下，孩子在改变。就像舞台上的演员一样，当孩子想起来的时候，他尽力去讨好别人，同时吸引别人对他的关注。这样的意向大人不是不知道。但成年人比较不明显——对于其他成年人来说。

很难承认孩子们缺乏狡猾性。孩子们不同于成熟的动物，因为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思维。我们能够或多或少洞察孩子的假做作——但是他们也会洞察咱们的假做作。令人寒心的是，孩子能够

戳穿大人的假做作。

比如说浮华的纨绔习气吧。社交礼节，没有夸张到完全荒唐的地步。陪跳的舞男——

“这样圆滑的处世手腕！如此拘泥细节的礼仪！”王公的未亡人和白皮肤金发碧眼的年轻娘们往往赞叹不已。男人对此的评论就没有那么令人愉快。然而孩子们一语道破天机。

“你们傻里傻气的！”

一个未成熟的人怎能理解社交关系的复杂体系呢？他无法理解。对他来说，自然礼仪的夸张就是傻里傻气的。在他生活方式的功能结构中，礼仪的夸张就是洛可可式的纤巧、浮华、繁琐、俗气。他是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小动物，他不能设身处地地看待自己——当然不能以成年人的地位体验自己。孩子是个独立的、近乎完全的自然单位，他的需要由别人供应；就像一个单细胞生物漂浮在血流之中，由他人给他带来营养，送走废物——

从逻辑的观点来看，小孩子非常完美，婴儿可能更为完美，可是对成年人格格不入，因此只有肤浅对比的标准行得通。幼婴的思想过程是完全无法想象的。但是婴儿会思考，甚至在出生之前也思考。他们在子宫里活动、睡觉，并不完全出于本能。近乎能成活的胎儿可能有思想，我们习惯于对这种说法作出相当乖癖的反应。我们诧异，震惊，一笑了之，表示反感。人性都是如此。

但是婴儿是不通人性的。胎儿更加不通人性。

或许正因为如此，埃玛从玩具那儿所学到的东西比斯科特多。当然他可以交流他的思想；埃玛却不能，除非用含义隐晦的片言只语。例如乱涂乱写——

给小孩子铅笔和纸，他会乱画一气，他看画的含义与成年人看的不一样。对于婴儿来说，荒唐乱涂的画与直观的救火车很少有相似之处。也许乱涂的东西甚至是三维的。婴儿想法不同，看见的也不同。

一天晚上，帕拉戴恩郁郁不乐地沉思着这一番道理，一边看着报纸一边望着埃玛和斯科特交谈。斯科特在问他的妹妹。有时候他用英语问。更多的时候他说一大堆莫名其妙的话，使用手势语。埃玛想要回答，但是障碍太大了。

最后斯科特拿来铅笔和纸。埃玛喜欢那东西。她舌头顶着脸颊，煞费苦心地写了一段信息。斯科特拿起纸，认真看了一阵子，皱起了眉头。

“这不对，埃玛。”他说。

埃玛连连点头。她抓过铅笔，又涂写了一阵子。斯科特愣了一会儿，最后犹犹豫豫地展开了笑容，站了起来。他跑进大厅。埃玛又玩起算盘。

帕拉戴恩站起来，朝习巧张纸瞥了一眼，心里胡思乱想着埃玛可能已经很快掌握了书法。可是她压根儿不会写字，满纸都是乱涂乱画没有意义的线条，这是任何一个当父母的都常见的。帕拉戴恩噘起了嘴。

这可能是一种图形，表现患狂郁症的蟑螂的精神变异。可是，在埃玛看来，它无疑是有意义的。或许那些乱涂的笔划代表熊先生。

斯科特回来，显得喜气洋洋。他与埃玛注视的目光相遇，点了点头。帕拉戴恩心头感到一阵好奇。

“秘密吗？”

“不。埃玛……呃……叫我为她做点事。”

“哦。”帕拉戴恩想起有些婴儿咿呀学语，喋喋不休地讲些莫名其妙的话而使得语言学家感到大惑不解；于是等到两个孩子走了，他特意把那张纸拿起来塞进口袋里。第二天在大学里他把那张涂过的纸拿给埃尔金斯看。埃尔金斯熟练掌握多种奇言怪语的专业知识，但他对埃玛初试写作暗自感到好笑。

“我把大意翻译给你听，丹尼斯。引用原话。我不知道这是什

么意思，可是我用它骗得我爸爸团团转。引语结束。”

两人哈哈大笑，于是分头去上课。后来帕拉戴恩不时想起这件事，尤其在他遇到霍利威之后。然而在此之前，几个月过去了，情况进一步向高潮发展。

也许帕拉戴恩和简对那些玩具显示了太大的关注。埃玛和斯科特开始把它们藏起来，只在私下偷偷地玩。他们从不公开地玩，但玩的时候不动声色地防备着。诚然如此，简尤其感到有几分惶惶不安。

一天晚上，她对帕拉戴恩谈起这件事：“亨利给埃玛的那个洋娃娃。”

“嗯？”

“今天我到闹市区去了，想要查清那洋娃娃是哪里买的。家里．肥皂用完了。”

“亨利也许是在纽约买的。”

简不相信：“我还向他们打听过别的东西。他们给我看了存货——约翰逊公司可是个大商场，你知道。那边没有像埃玛玩的那种算盘。”

“嗯。”帕拉戴恩对这番话不太感兴趣。这天晚上他们有票子要去看演出，时间也不早了，所以这个话题暂且搁下不提。

后来一个邻居打电话给简，这话题又冒出来了。

“斯科特从来没有那么捣蛋，丹尼。伯恩斯太太说他把她的弗朗西斯吓得灵魂出窍。”

“弗朗西斯？一个胖墩墩像恶霸一样的小流氓，对不对？跟他父亲一个样。我一度为这小子砸了伯恩斯的鼻子，当时我们是大学二年级学生。”

“别吹嘘了，听着，”简说着，掺合一杯苏打威士忌。“斯科特让弗朗西斯看了一样什么东西，把他吓坏了。你最好——”

“好吧。”帕拉戴恩听着。隔壁房里嘈杂的声音泄漏了他儿子的

下落。“斯科特！”

“痛快，”斯科特说着，笑眯眯露脸了。“我把他们全宰了。太空强盗。你叫我吗，爸？”

“是的，假如你暂时不埋葬那些太空强盗而不介意的话。你怎么惹了弗朗西斯·伯恩斯？”

斯科特的蓝眼睛流露出令人难以置信的爽快神情。“唔？”

“想想看。你会想起来的，我肯定。”

“啊。哦，那个呀。我没有不惹他。”

“没有惹过他，”简心不在焉地纠正他双重否定的语法毛病。

“没有惹过他。说实在的。我只是让他看看我的电视机，它……它把他吓着了。”

“什么电视机？”

斯科特拿出水晶块。“不是真正的电视机。懂吗？”

帕拉戴恩仔细检查着那个小玩艺儿，被它的放大作用吓了一跳。不过，他所能看到的只是一片乱糟糟没有意义的彩色图案。

“亨利舅舅——”

帕拉戴恩伸手去抓电话。斯科特吞咽一下。“亨……亨利舅舅回城了吗？”

“是的。”

“唔，我得洗个澡。”斯科特向门走去。帕拉戴恩遇见简的目光，意味深长地点点头。

亨利在家，可是一口否认那些古怪的玩具是他送的。帕拉戴恩恶狠狠地要求斯科特把房间里所有的玩具都搬下来。最后这些东西排成一行放在餐桌上：水晶块，算盘，洋娃娃，像头盔一样的帽子，还有其他几样神秘兮兮的玩艺儿。斯科特受到盘问。他气壮如牛撒了一阵子谎，但是终于垮下来，于是痛哭流涕，打着嗝供认了事情的真相。

“把东西收进盒子，”帕拉戴恩命令道。“然后去睡觉。”

“你是不是——呃——要惩罚我，爸？”

“逃学又撒谎，是要惩办的。你知道咱的家规。两星期不得看戏，同一段时间里不得喝汽水。”

斯科特吞咽一下。“你要没收我的东西吗？”

“现在还难说。”

“嗯……晚安，爸。晚安，妈。”

小家伙上楼以后，帕拉戴恩拖一把椅子到桌旁，仔细检查那个盒子。他若有所思地拨弄着那些熔化了的小玩艺儿。　简看着。

“这些是什么，丹尼？”

“不知道。谁会把一盒玩具丢在溪流边呢？”

“可能是从车上掉下来的。”

“在那个地点不可能。车路在铁路高架桥以北，没有到达小河边。全是空地——没有别的东西。”帕拉戴恩点燃一支烟。“给我一点喝的好吗，宝贝？”

“我去配酒。”简走开了，眼神忧郁。她给帕拉戴恩送来一杯酒，站在他背后，用手指抚摸着他的头发。“有什么不对头的吗？”

“当然没有。只是——这些玩具是从哪里来的呢？”

“约翰逊商场的人不知道，他们是从纽约进货的。”

“我也一直在查对，”帕拉戴恩说。“这个洋娃娃”——他拨弄一下——“真叫我发愁。可能都是些定做的东西，但愿我知道谁制作了这些东西。”

“是心理学家吧？这个算盘——他们不是用这样的东西给人们做测试吗？”

帕拉戴恩啪一声捻了手指。“对！我说呢！有个人下周到大学来做演说，那家伙名叫霍利威，是个儿童心理学家。他是个大人物，名声显赫。他对孩子的玩具可能了解内情。”

“哪个霍利威？我不——”

“雷克斯·霍利威。他是……嗨！他的住处离这里不远。你认为这

些东西可能是他本人定做的吗？”　’

简正在检查算盘。她作作鬼脸，退回身去。“假如是他的话，我就讨厌他。不过你查查看能不能查清楚，丹尼。”

帕拉戴恩点点头。“我会查的。”

他喝了苏打威士忌，皱起眉头。他有几分犯愁，但他不恐慌——还不恐慌。

雷克斯·霍利威是个胖子，容光焕发，头顶光秃，戴着深度眼镜，眼镜上面是浓黑的双眉，活像爬着两条毛毛虫。一星期以后帕拉戴恩带他到家里吃饭。霍利威似乎不观察孩子，但是他们的一言一行没有一样不受到他的注意。他那双灰眼睛明亮又敏锐，什么也逃不出他的视线。

玩具使他入迷。在起居室里，三个大人围坐在桌旁，桌上放着玩具。霍利威一边细心研究着玩具，一边听着帕拉戴恩和简介绍情况。最后他终于开口说话了。

“我很高兴今晚到这儿来，但不完全如此。这叫人十分不安，你们知道。”

“呃？”帕拉戴恩瞪着眼，简的面容显得惊恐万状。霍利威下面的话并没有使他们镇静下来。

“咱们在跟疯狂打交道呢。”

他对他们投来的惊恐目光报以一笑。“从成年人的观点来看，所有孩子都是疯狂的。读过休斯的《牙买加劲风》吗？”

“我有一本。”帕拉戴恩从书架上拿下这本小书。霍利威伸手接过去，翻到他所要的那一页。他朗读：

“‘婴儿当然不通人性——他们是动物，他们具有一种非常古老的衍生状的文化，如同猫一样，如同鱼，甚至如同蛇一样；他们与这些动物同一种类，但是复杂得多，也生动得多，因为在低等脊椎动物之中婴儿毕竟是最发达的物种之一。总而言之，婴儿有头脑，用他们自己的措辞，在自己的范畴里进行思维，它们无法转译为人

脑的措辞和范畴。’”

简想要处之泰然，可是做不到。“你该不是说埃玛——”

“你能像你的女儿那样思考吗？”霍利威问道。“听着：‘谁也无法像婴儿那样思考，倒有可能像蜜蜂那样思考。”

帕拉戴恩配着酒。他回头说：“你讲了不少理论，对不？照我的理解，你的意思是说婴儿有自己的文化，甚至是一种高水准的智力。”

“未必如此。你知道，压根儿没有一种衡量标准。我所说的一切就是婴儿的思维方式与我们不同。不一定比我们好——这是个相对值的问题。但是由于外延的方式不同——”他搜寻着用词，作作怪相。

“想入非非，”帕拉戴恩说道，他态度相当粗鲁，不过他是在生埃玛的气。“婴儿的感官与我们没什么两样啊。”

“谁说两样啦？”霍利威反问道。“他们用另一种方式使用头脑，仅此而已。光是这一点就够受了！”

“我边听边想，尽力理解，”简慢慢地说。“我所能想到的就是我的杂用搅拌机。它既能打搅马铃薯和做饼的面糊，也可以榨橘子汁。”

“有点像。大脑是一种胶体，一种十分复杂的机器。人对它的潜力知之不多，甚至不知道它到底能掌握多少知识。但是我们已经知道，当人形动物①成熟的时候，思维就定型了。这种思维依循某些尽人皆知的定理，此后所有思想完全建立在想当然的模式上面。瞧这东西，”霍利威摸一下算盘。“你们用它做过试验吗？”

【① 在此指婴儿。】

“做过一点，”帕拉戴恩说。

“但是不多，呃？”

“呃——”

“干吗不呢？”

“这没有道理，”帕拉戴恩抱怨说。“即便是个谜，也该有一点逻辑。可是那些乱七八糟的角度——”

“你的思维已经适应了欧几里得几何学，”霍利威说，“所以这个——东西——叫咱心烦，显得没有道理。可是孩子对欧几里得一无所知。一种与我们所学不同的几何学不会使孩子觉得违背逻辑。孩子相信他亲眼见到的东西。”

“你是想告诉我们说，这玩艺儿有第四维的外延吗？”帕拉戴恩问道。

“凭视力毕竟看不见，”霍利威否认说。“我说的是，我们的思维既然适应了欧几里得，那么在这算盘上只能见到金属丝违背逻辑的角度。但是一个孩子——尤其是一个婴儿——他们见到的可能比我们多。不是一开始就见到。这玩艺儿当然是个谜。只有孩子才不会受到太多先入之见的干扰。”

“就是思想动脉的硬化。”简插话说。

帕拉戴恩想不通。“那么婴儿运算微积分可以赢过爱因斯坦了？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能理解你的论点，多少清楚一点了。只是——”

“喏，听我说。咱们假设有两种几何学——为了便于讨论，暂定两种。咱们这一种是欧几里得几何学，另一种咱就叫它Ｘ几何学。Ｘ几何学与欧几里得几何学没有多少牵连。前者以不同的定理为依据。在这种几何学里二加二不必等于四，可以等于ｙ8，甚至可能不相等。婴儿的思维还没有定型，只是可能受到遗传和环境某些可疑因素的影响。给幼儿灌输欧几里得——”

“可怜的孩子。”简说。

霍利威迅速瞥了她一眼。“欧几里得基础原理。字母方块。还有数学、几何、代数——这些功课迟得多。咱们熟悉这些进程。另一方面，给婴儿灌输Ｘ逻辑的基本原理。”

“方块？哪一种方块？”

霍利威望着算盘。“这对咱们来说没有多大意义。可是咱们已经习惯于欧几里得。”

帕拉戴恩喝了一大口烈性威士忌。“这太可怕了。你的话题不限于数学。”

“对！我压根儿不能限制在数学范围里。我怎能这样做呢？我不适应X逻辑。”

“答案就在这里，”简轻松地叹了一口气说。“谁适应X逻辑呢？一定是这样一个人制作了这种玩具。你显然认为这都是玩具。”

霍利威点点头，一双眼睛在深度镜片后面眨巴着。“这样的人可能存在着。”

“在哪里？”

“他们可能喜欢躲藏起来。”

“是超人吗？”

“但愿我晓得。你明白，帕拉戴恩，咱们又遇到衡量尺度的麻烦了。按照咱们的标准，这种人在某些方面可能像是超级精英，在其他方面又可能像是低能儿。这不是个量的差别，而是质的差别。他们的思想方法不同。我肯定咱们能做的某些事他们做不了。”

“或许他们不愿做呢。”简说。

帕拉戴恩拍拍盒子上熔化了的小玩艺儿：“这是怎么回事？它包含着——”

“一个目的，我肯定。”

“是运输吗？”

“谁都会首先考虑到运输。假如是这样的话，这盒子可能来自任何地方。”

“来自——情况不同的地方吗？”帕拉戴恩边想边问。

“正是。来自空间甚至时间都不同的地方。我不知道；我只是个心理学家。不幸的是我也适应了欧几里得。”

“可能来自很有趣的地方呢，”简说。“丹尼，把那些玩具清除掉

吧。”

“我打算把它们统统清除掉。”

霍利威拿起水晶块：“你们仔细盘问过孩子吗？”

帕拉戴恩说：“是的。斯科特说他第一次看水晶块的时候里头有人。一我问过现在水晶块里有什么。”

“他怎么回答？”心理学家瞪圆眼睛。

“他说那些人在建造一个地方。这是他的原话。我问他是谁——那些人是谁？可是他无法解释。”

“是的，我想他解释不了，”霍利威喃喃地说。“我必须进一步问清楚。两个孩子玩这些玩具有多久了？”

“大约三个月吧，我想。”

“够长的了。你们知道，这个精致的玩具既有益智作用又是机械构造的。它一定会使孩子感兴趣，又会谆谆善诱教育孩子。一开始只教一些简单的问题。后来——”

“后来教X逻辑。”简说，吓得脸色煞白。

帕拉戴恩悄悄地骂了一句。“埃玛和斯科特完全正常！”

“现在你知道他们是怎么进行思维的吗？”

霍利威没有继续讲下去。他拨弄着洋娃娃。“如果知道这些东西从哪里来，那地方的条件如何，那就有趣啦。不过，归纳法在这里派不上多大的用场。缺少的因素太多啦。我们无法想象出一个以X因素为基础的世界，其环境适应用X模式进行思考的头脑。瞧这洋娃娃内部发光的网络。天晓得它是用什么制成的。它可能存在于人体内，虽说人还没有发现它。当咱们找到这种斑——”他耸耸肩膀，“你们看这是什么？”

那是个猩红色球体，直径两英寸，表面上有个突出的球形捏手。

“谁能辨认出它是什么呢？”

“斯科特？还是埃玛？”” “大约三个星期以前，我连见都没有

见到它。后来埃玛开始玩它。”帕拉戴恩咬咬唇。“这以后，斯科特也迷上了。”

“他们怎么个玩法？”

“在面前拿着，来来回回移动。没有特别的移动模式。”

“没有欧几里得模式，”霍利威纠正说。“起初他们无法理解这玩具的目的。他们必须受到足够的教育才能理解。”

“这太可怕了。”简说。

“对他们来说并不可怕。埃玛理解X逻辑可能比斯科特快，因为她的脑子还没有适应咱这个环境。”

帕拉戴恩说：“可是我记得小时候做过的许多事，甚至婴儿期的事。”

“嗯？”

“我那时候是不是——疯了？”

“你现在忘了的是你那种疯狂的判断标准。”霍利威反驳说。“我使用‘疯狂’这个字眼只是作为一个符号，便于代表与已知的人类标准截然不同的变异标准，也就是理智的任意标准。”

简放下酒杯。“你说了归纳很难，霍利威先生。可是在我看来，你似乎从很少的事实作出了大量的归纳。不管怎么说，这些玩具——”

“我只是个心理学家，我专攻儿童心理。我不是个门外汉。对我来说，这些玩具大有文章，主要是因为看不出文章何在。”

“你可能想错了呢。”

“嗯，我巴不得自己想错了。我想检查一下两个孩子。”

简不大乐意。“怎么检查？”

霍利威解释以后，她点点头，不过仍然有点迟疑不决，“嗯，可以。但他们可不是豚鼠啊。”

心理学家轻轻挥了挥胖墩墩的手。“我亲爱的姑娘！我也不是个弗兰肯斯坦。对我来说个体是首要因素——自然如此，因为我是

研究思想的。假如小家伙有什么毛病，我要把他们治好。”

帕拉戴恩放下香烟，望着蓝色烟雾盘旋着徐徐上升，在未被觉察的气流中飘荡着。“病能不能治好，你能做出预测吗？”

“我会尽力去做的。我只能这么说。倘若未开发的脑子已经转入X渠道，就必须把它们扭转过来。我不是说这种做法最聪明，但是从咱们的标准来说，可能只有这样做最聪明了。不管怎么说，埃玛和斯科特还是要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

“是的，是的。我无法相信有多大毛病。他们似乎与普通孩子一样，完全正常。”

“表面上可能如此。他们没有理由行为反常，对不对？倘若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思维，你怎么看得出来呢？”

“我去叫他们，”帕拉戴恩说。

“随便一点，我不要他们提防着。”

简对玩具点点头。霍利威说：“让这些东西留在那儿吧，呃？”

埃玛和斯科特被叫来以后，这位心理学家并没有马上开始直截了当提问。他转弯抹角让斯科特跟他随意交谈，不时套上几句关键性的话。没有明显的语言交际测试——合作是必要的。

最有趣的进展发生在霍利威拿起算盘的时候。“能告诉我这东西是怎么玩的吗？”

斯科特迟疑一阵子。“是的，先生，像这样——”他灵巧地拨动一颗珠子穿过整个迷宫，走的是一条错综复杂的路线，速度极快，谁也搞不清那颗珠子最后是不是消失了。可能斯科特只是耍了个花招。然后，又一次——

霍利威试了试，斯科特看着，皱起了鼻子。

“这样对不对？”

“啊嗬。要往那边拨。”

“往这里？为什么？”

“喏，只有这样才拨得动。”

可惜霍利威习惯于欧几里得。珠子干吗应该从这一条特定的金属丝滑到那一条，没有明显的理由嘛，这好像是一种随机因素。还有，当斯科特把谜解开的时候，霍利威突然注意到，这不是珠子原先所走的路线。

“请你再给我演示一下好吗？”

斯科特拨给他看，应他的请求又演示了两遍。霍利威透过眼镜眨巴着眼睛。没错，是随机的，又是可变的。斯科特每次都沿着不同的路线拨动珠子。

不知怎么搞的，三个大人都说不出珠子是不是消失不见了。倘若他们盼望看见珠子消失，他们的反应可能就不一样。

最后什么问题也没解决。霍利威道晚安的时候似乎深感不安。

“我可以再来吗？”

“但愿你来，”简对他说。“随时欢迎你。你仍然认为——”

他点点头。“两个孩子的头脑反应不正常。他们一点也不笨，可是我的印象怪透了，他们得出结论的方法是咱们无法理解的，好像他们用的是代数而咱们用的是几何。结论相同，可是得出结论的方法不同。”

“那些玩具怎么办？”帕拉戴恩突然问道。

“把它们收藏起来。我想借用一下，如果可以——”

那天晚上帕拉戴恩辗转反侧。霍利威的话模棱两可，莫衷一是，叫人揣测不安。那个X因素——两个孩子正在使用类似代数学的推理，而大人却在使用几何学。

说来倒是十足公平。只是——

代数能够给你的答案是几何无法得出的，因为有某些条件和符号是几何学无法表示的。假如X逻辑显示出成年人的思想无从理解的结论呢？

“他妈的！”帕拉戴恩悄悄地骂了一声。简在他身边翻了翻身。

“亲爱的，你也睡不着吗？”

“是的。”他爬起来，走进隔壁房间。埃玛睡着，像天使般安宁，一只丰腴的胳膊兜着熊先生。通过开着的门口，帕拉戴恩能看见斯科特阴暗的头部在枕头上安歇着。

简走到他身边。他伸手搂着她。

“可怜的孩子，”她喃喃地说。“霍利威竟然说他们疯了。我看咱们才是疯子呢，丹尼斯。”

“喔嗬。咱们惶惶不可终日，太紧张了。”

斯科特在睡梦中翻了翻身。他没有醒过来，咕哝了一阵子，显然是问了一句什么，不过似乎用一种特殊的语言。埃玛呜呜地哭叫起来，声音变得十分尖锐。

她也没有醒过来。两个孩子一动也不动，继续安睡着。

但是帕拉戴恩突然感到一阵恶心，他认为很有可能是斯科特问了埃玛一件事，埃玛回答了。

难道他俩的脑子改变了，就连睡眠也变样了吗？

他撇开这种想法。“你会着凉的。咱回床去吧。想喝点酒吗？”

“我想喝点，”简说道，目光望着埃玛。她茫然伸出手来对着那孩子；她把手收了回来。“走吧。别把孩子们吵醒了。”

他俩一起喝了点白兰地，但是默默无言。后来，衙在睡梦中哭了。

斯科特还在睡觉，但是他的脑筋在慢慢地小心翼翼地开动着。因此——

“他们会把玩具拿走的。那个胖子……可能有几分危险。可是戈尔方向将不会显示……伊万克拉斯①。埃玛。她现在更加科普拉尼克——高了……我还是不明白怎么……萨瓦拉里克斯利——尘——”

【① 伊万克拉斯：这一段话里包含的译音表示斯科特使用一种地球人无法理解的语言，也就是外星语言。】

斯科特的一部分思路还可以听懂。但是埃玛早就适应了X逻辑。

她也在思考。

她不像大人或小孩那样思考，甚至不像人那样思考，或许只是像一个人类压根儿不知不晓的那号人进行思考。

有时候斯科特的思路跟不上她。

倘若不是因为霍利威，生活可能已经恢复常规。玩具不再是异乎寻常的东西。埃玛仍然喜欢玩以前的洋娃娃，也喜欢玩沙堆，这都是孩子们理所当然的乐趣。斯科特满足于玩棒球和化学装置。他俩做着其他孩子所做的事，即便有的话也很少显示出引人注目的异常现象。可是，霍利威似乎是个小题大作无事自扰的人。

他正在试验那些玩具，结果莫名其妙。他标绘了无穷无尽的图表，跟数学家、工程师和其他心理学家取得联系，暗自狂热地工作着，试图从那些小玩艺儿里找到一点道理。盒子本身，连同它的水晶机械，没有任何意义。这玩艺儿由于熔化，大部分已经变成熔渣。可是那些玩具——

正是这种随机因素妨碍了调查研究。即便是随机因素，也是个语义学的问题。因为霍利威深信这并非真正随机的，只是没有足够的已知因素，例如，没有一个成年人能够操作那个算盘。霍利威为慎重起见不让孩子玩算盘。

水晶块类似水晶。它反射出莫名其妙的色彩，色彩有时候会移动。在这一点上它类似万花筒，可是平衡的改变和重力对它毫无影响。又是一个随机因素。

要么是那些未知因素，是X模式。最后帕拉戴恩和简反而有几分自鸣得意，觉得两个孩子智力上的变异已经治好了，因为致病的因素已经排除。埃玛和斯科特的某些行为使他们完全有理由转忧为喜。

因为两个孩子喜欢游泳、徒步旅行、看电影、做游戏，也喜欢他们这种特定年龄所玩的正常实用玩具。确实，他们未能掌握包含着运算的某些颇为令人迷惑的机械装置。比如说，帕拉戴恩偶尔捡

起来的一个三维拼合的球体。可是他自己也觉得很难。

偶尔有些异常现象。有个星期日下午，斯科特跟他爸爸出去徒步旅行，两人在一处山顶上歇息下来。山下展现出一片秀丽的谷地。

“很美，是不是？”帕拉戴恩说。

斯科特一本正经地察看了景色。“乱七八糟的。”他说。

“嗯？”

“我不知道。”

“哪儿乱七八糟啦？”

“哟——”斯科特一时哑口无言。“我不知道。”

两个孩子思念他们的玩具，但是时间不长。埃玛首先恢复过来，虽然斯科特仍然闷闷不乐。他跟妹妹谈些莫名其妙的话，注视着涂写在他给的纸上的一些没有意义的散乱线条，仿佛是在向她请教自己无法掌握的难题。

如果埃玛理解的比较多，斯科特就有更加真实的智力和手工操作技能。他用自己那套钢件结构玩具拼凑出一个小装置，但是觉得不满意。他之所以不满意，其原因显然正是帕拉戴恩看见这个装置而感到松一口气的原因。那个装置是正常孩子都会摆弄的那种玩艺儿，使人隐隐约约联想到立体派艺术家创作的船只。

这玩艺儿有点儿太正常了，无法使得斯科特感到高兴。他又问了埃玛几个问题，不过只是私下里问问。她思忖了一阵子，然后笨拙地握着一支铅笔，又乱涂乱画了一些线条。

“你看得懂那些乱涂乱写的东西吗？”一天早上简问她的儿子。

“确切地说不是看懂。我能领悟她的意思。不是全部领悟，但是大部分领悟了。”

“那是书写的文字吗？”

“嗯不。它的含义跟涂画的样子不同。”

“象征性的符号。”帕拉戴恩端着咖啡说。

简望着他，一时睁大了眼睛。“丹尼——”

他眨眨眼，摇摇头。后来，当他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说：“别让霍利威把你搞得心烦意乱。我不是说两个孩子在用未知的语言交谈。假如埃玛画个曲里拐弯的线条，说那是一朵花，这是一种任意解法——斯科特就记住。下一回埃玛又画出同一种曲线，或者尽力画出——算啦！”

“没错，”简怀疑地说。“你有没有注意到斯科特最近一直在看书？”

“注意到了。不过没什么不寻常的。既没读康德哲学，也没读斯宾诺莎唯物主义学说。”

“他像牛吃草那样看书，仅此而已。”

“嗯，我在他这个年龄也一样，”帕拉戴恩说道，于是出门去讲授上午的课。他跟霍利威一道吃中饭，这已经成了一种日常习惯。他说到埃玛在写作方面的进取心。

“我说的象征性符号没错吧，雷克斯？”

这位心理学家点点头。“完全正确。眼下咱自己的语言只不过是一种任意的象征性符号，至少在应用方面是如此。瞧。”他在餐巾上画个细细长长的椭圆。“这是什么？”

“你是说它代表什么吗？”

“是的。它使你联想到什么？它可以粗糙地代表——什么？”

“好多东西呢，”帕拉戴恩说。“杯口，荷包蛋。法国面包。雪茄。”

霍利威在图画里加上一个小小的三角形，顶点与椭圆的一端相交接。他抬头望着帕拉戴恩。

“一条鱼，”帕拉戴恩即刻说了出来。

“尽人皆知这符号表示鱼。即便不画鳍、不画眼睛和嘴，还是认得出是条鱼，因为咱已经习惯于这种特定的图形跟脑子里鱼的形象看作是同一物种。这就是猜画谜的基本原理。一个符号的含义

对于咱们来说比眼睛实际看到的要丰富得多。当你看到这个草图的时候，你脑子里想到一些什么东西？”

“咦——就是一条鱼嘛。”

“再想一想。你脑子里见到了什么——统统说出来！”

“鳞片，”帕拉戴恩望着空中慢条斯理地说。“水。泡沫。一只鱼眼。鳍。色彩。”

“所以这个符号代表的远远不止‘鱼’这个抽象的概念。注意这是个名词的涵义，而不是个动词的涵义。你知道，用符号表示动作比较难。不管怎么说——把这个过程颠倒过来。假设你要画出某个具体名词的符号，比如说鸟。画吧。” ‘

帕拉戴恩画出两条相连的曲线，凹凸面向下。

“最小公分母，”霍利威点点头。“自然的倾向就是简化，尤其是当孩子第一次见到某个东西而脑子里很少有对比标准的时候。他试着把新事物跟他已经熟悉的东西联系起来辨认。你注意过孩子怎样画海洋吗？”他没有等着回答，继续说下去。

“一系列凹凸不平的尖峰，就像地震震波图上的波形图线。我第一次见到太平洋的时候大约三岁。这件事我记忆犹新，历历在目。太平洋上看上去是倾斜的。一个大平面，歪了一个角度。浪涛是规则的三角形，顶点朝上。现在我不再把浪涛看作三角形了，但是后来当我想到浪涛的时候我只好找一些熟悉的标准作对比，只有用这种方法才能获得全新事物的概念。普通的孩子想要画出这些规则的三角形，但是不善于依葫芦画瓢，结果画成了地震波曲线图。”

“这一切说明什么呢？”

“一个孩子见到海洋。他模仿海洋的风格。他画出海洋的某种明确的图案，这图案对他来说是象征性的。埃玛涂画的东西也可能是象征性符号。我的意思不是说这个世界在她看来不一样——也许明亮些，清晰些，更生动，在她眼睛平面以下感觉弛缓了。我真

正的意思是说她的思想过程不一样，她把看到的东西转化成非正常的符号。”

“你仍然相信——”

“是的，我相信。她的脑子已经处于非正常状态，可能是因为她把见到的事物分解成简单明显的模式，并且明白那些模式的意义，而我们却无从理解。就说算盘吧。她从中见到一种模式，而我们却认为那完全是随机的。”

帕拉戴恩突然决定逐渐停止与霍利威的午餐约会。这人危言耸听。他的理论越来越异想天开，他东拉西扯说了～大堆论据，无论是否适用，都用来证明他的理论。

他用几分挖苦的口气说：“你是说埃玛在用一种未知的语言跟斯科特交流思想吗？”

“是用她的语言无法表达的符号交流思想。我肯定斯科特读懂大量的——乱涂线条。对他来说，一个等腰三角形可能代表一个因素，虽然这个因素可能是个具体名词。一个对代数一无所知的人能读懂 H2O 的含义吗？这样的人能明白这个符号能使人联想到海洋吗？”

帕拉戴恩没有回答。相反，他对霍利威提起斯科特莫名其妙地说到从山顶看到的景色看起来乱七八糟的。过了一阵子，他懊悔自己一时冲动说了多余的话，因为这位心理学家又大发怪论了。

“斯科特的思想型式正在逐渐增大到与咱们这个世界不相等的总和。也许他正在下意识地盼着见到产生那些玩具的世界。”

帕拉戴恩不再听下去。. 这一切已经听够了。两个孩子表现正常，唯一尚存的干扰因素就是霍利威本人。然而，那天晚上斯科特表现出对鳗鲡的兴趣，这一兴趣后来颇有意义。

“它们到底在哪里产卵呢？它们会产卵吗？”

“这还是个秘密。没人知道它们的产卵场在哪里。也许在果囊马尾藻海，或者在海的深处，那儿的压力有助于把幼子压出它们的

身体。”

“真有趣。”斯科特沉思着说。

“鲑鱼大致也一样。它们逆河而上去产卵。”帕拉戴恩讲了具体过程。斯科特听迷了。

“这很有道理呀，爸。它们出生在河里，到了学会游泳的时候就下海去。它们回来产卵，嗯？”

“是的。”

“万一它们不回来，”斯科特心里捉摸着，“它们就把卵送到——”

“那就需要一个千里迢迢的产卵器了，”帕拉戴恩说，并就卵生现象作了一番精辟的讲解。

他的儿子听了不太信服。他争辩说，花是长途送籽的。

“花不护送花籽。落在沃土上的花籽不多。”

“可是花没有大脑呢。爸，人们干吗住在这里？”

“你是说我们所住的格伦戴尔这地方吗？”

“不——这里。这整个地方。我敢说，这不是整个地方。”

“你是说其他行星吗？”

斯科特迟疑不决。“这只是——大地方的一个部分，就像鲑鱼回游的河流。人们长大以后干吗不顺河下海去呢？”

帕拉戴恩明白了，斯科特是在用比喻的方法讲话。他感到一阵寒颤。下——海去？

鲑鱼的幼仔不适应它们的亲鱼所生存的较完全的世界。待到发育成熟以后，它们进入那个世界。后来它们繁殖。受精卵埋在深入江河的沙中，并在那儿孵化。

幼鱼学习。仅靠本能进行学习是极其缓慢的，尤其是对特殊物种来说，它们甚至无法应付这个世界，无法吃喝和生存，除非有人有先见之明给它们提供这些需要。

受到哺育和照料的幼鱼就会生存下去。这就得有孵化器和自

动仪器，它们会生存下去，但是它们不知道怎样顺河回游，到更加广阔的海洋世界里。

因此它们必须受教育。它们必须在诸多方面受训练，以便适应环境。

毫不痛苦，十分巧妙，潜移默化。孩子们热爱活动玩具——假如那些玩具同时——

19 世纪后半叶，一个英国人坐在溪边的草地上。他身边躺着一个小女孩，眼睛直瞪瞪地望着天空。她丢弃了她一直在玩的一个玩具，现在她正在哼着一支小曲，那大人心不在焉地听着。

“你在哼些什么，亲爱的？”’他终于问道。

“我只是随便哼哼，查尔斯叔叔。”

“再哼一遍好吗？”

女孩子又哼了一遍。

“有什么意思吗？”

她点了点头。“是的，有意思。就像我对你讲的那些故事一样，你知道。”

“故事真动听，亲爱的。”

“你会写进书里去的，是吗？”

“是的，但我得作些改动，否则就没人能懂了。但我想我不会改动你唱的歌。”

“是的，你不要改，一改就没有意思了。”

“好的，我决不改动一词一句，”他答应小女孩说。“不过，这首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我想，这大概是想说明出路在哪里，”小女孩犹豫不决地说，“我自己也说不准。只是我的那些玩具对我这么说。那可是些有魔力的玩具啊！”

“但愿我知道在伦敦哪家商店出售那些神奇的玩具！”

“是妈妈给我买的。她死了。爸爸却并不痛心。”

她是在撒谎。玩具她是在一只盒子里找到的。那天，她正在泰晤士河边玩。那些玩具实在神奇莫测！

她的那支小曲——查尔斯叔叔认为毫无意思。（实际上，查尔斯不是她的叔叔。她只是这样叫他而已。不过，查尔斯对她确实很不错）然而，那支歌可大有意思呢。歌词指引了出路。目前，她只能照着歌里说的意思去做，将来——

可是，她年龄已太大了。她永远也没有找到那条路。①

【① 这一段说明了安瑟霍斯顿用时间机器送出的第二个匣子落到地球上的结果。】

帕拉戴恩已经舍弃了霍利威。简对他讨厌之至，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她所要的首先是消除内心的恐惧。既然斯科特和埃玛现在行为举止都正常，她就满足了。这多半是一种主观意愿，帕拉戴恩无法完全赞同。

斯科特一直送一些小玩艺儿给埃玛，以便讨好她。通常她摇摇头。有时候她显出怀疑的神色。偶尔她表示同意。于是她就煞费苦心在纸片上狂热地乱涂乱画一个小时，而斯科特在研究了那些记号以后就安排并重新排列他的石块、小机器、蜡烛头和五花八门的破烂货。每天女仆把它们清除掉，每天斯科特照常摆出来。

他屈尊向迷惑不解的父亲作了一点解释，帕拉戴恩从这个游戏里看不出一个道道来。

“这块卵石干吗排在这里？”

“它又硬又圆，爸。它属于那儿。”

“这一个也又硬又圆呢。”

“喏，它上面涂着凡士林。当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你见不到它是个圆圆的硬东西。”

“下一个是什么？这一截蜡烛吗？”

斯科特显出反感的神色。“那是在尾巴了下一个是铁环。”

帕拉戴恩想，这就像童子军在树林里跟踪猎物，就像迷宫里的

认路标志。但这里又有随机因素。当斯科特排列那些破烂货的时候，逻辑——熟悉的逻辑—一在他的动机前面止步不前了。

帕拉戴恩走了出来。他回头一望，看见斯科特从口袋里拿出一支铅笔和一张皱巴巴的纸，向埃玛走去。埃玛蹲在一个角落里思考着什么。

简到亨利舅舅家吃中饭，在这么炎热的星期日下午除了看看报没多少事好做。帕拉戴恩找个最凉爽的地方安顿下来，拿着一杯冰镇果子酒，入迷地看着连环画。

一小时以后，楼上传来咔嗒的脚步声，把他从迷迷糊糊的睡眠中吵醒过来。斯科特扯高嗓门兴高采烈地叫道："就是这儿，懒虫！走吧——"

帕拉戴恩赶快站起来，皱起眉头。当他走进大厅的时候，电话铃响了。简早说过要打来电话——

他伸手去拿听筒，这时传来埃玛的尖声叫喊，这声音兴奋又微弱。帕拉戴恩作作怪相。楼上到底在折腾什么？

斯科特声嘶力竭叫道："小心！往这边走！"

帕拉戴恩接着电话，神经莫名其妙紧张起来。他丢下电话，冲上楼去。斯科特房间的门开着。

两个孩子正在消失。

他俩破碎消失，像风中的浓烟，像失真镜子里的动作。他俩手拉手走了，朝着帕拉戴恩无法理解的方向。当他在门槛上眨眨眼睛的时候，他俩不见了。

"埃玛！"他叫道，喉咙干涩。"斯科特！"

地毯上摆着破烂货——标志物、卵石和铁环组成的图案。一种随机图案。一张弄皱了的纸飞向帕拉戴恩。他不假思索地拾了起来。

"孩子们，你们在哪儿？别躲着。埃玛！斯科特！"

楼下，单调的电话铃声不响了。帕拉戴恩看着手上拿着的一页

纸。

这是从一本书上撕下来的一页纸，上面是一些乱七八糟的线条，旁边还有一些符号，这是埃玛胡乱涂写的，毫无意义。上面还有一首诗，每行诗下面都划了横线。帕拉戴恩非常熟悉《阿丽思漫游镜中世界》。他记起了那首诗——

有（一）天皇里，那些活济济的狻子在卫边儿尽着
那么跌那么霓；
好难四儿啊，那些鹐鶸鸽子
还有豪猫子怄得格儿。①

他傻呼呼地想，汉普蒂·邓普蒂②能解说。卫边儿是日晷仪四周的一片芳草。一个日晷仪时间——这一定与时间有关。斯科特曾问过我，卫边儿是什么。这只是一种象征。

【① 译文引自赵元任译《阿丽思漫游奇境记——附：阿丽思漫游镜中世界》（英汉对照），商务印书馆，北京，1988。原注：这首诗中有许多生造的字，故译文作相应处理。】

【② 汉普蒂·邓普蒂：旧时童谣中一个从墙上摔下跌得粉碎的蛋形矮胖子。】

有（一）天熙黑——

这是一个完满无缺的数学公式，一切条件都以象征意义列出了，可只有孩子们能懂。地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狻子一定得弄得活济济的——凡士林？——各种东西的安排必定有一定的关系，这样就能互相起作用。

简直是疯狂！

但对埃玛和斯科特来说，这不是疯狂。他们的思维方式不同，他们用的是X逻辑。埃玛在纸上涂的那些线条和符号——她是把卡罗尔①的话翻译成符号；而这些符号只有她和斯科特能懂。

【① 刘易斯·卡罗尔（1832－1898）：英国儿童文学作家，数学家，真名C·L·道奇森，主要作品有《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现一般译成《艾丽丝漫游奇境记》、《镜中世界》等。】

孩子们能懂得这些无序安排的东西。他们满足了时空方程式的条件。“还有家猪子怄得格儿。”

帕拉戴恩发出一声恐怖的惊叫，声音深沉。他望着地毯上狂乱的图案。假如他能像两个孩子那样看懂的话——可是他看不懂。这些图案乱七八糟，毫无意义。随机因素把他打败了。他只习惯于欧几里得定律。

即便他疯了，也还是无法看懂这个图案。这种疯狂不顶用。

现在，他的脑子麻木了。但不一会儿，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恐惧就会过去——帕拉戴恩用手指把那页纸弄得粉碎。“埃玛，斯科特！”他用呆板的声音叫喊着，似乎他并不企望能得到回音。

阳光从开着的窗口斜照进来，映在熊先生金色的外皮上。楼下又响起了阵阵电话铃声。

（原载于《科幻之路》第三卷
译者：江亦川
编者：詹姆斯·冈恩
录入：Xinty665）

# 喧嚣之地

克利福德·D.西马克

浅灰色的天空洒下毛毛细雨，如同一层轻雾在光秃秃的枝叶间飘荡，模糊了树篱的边缘，笼罩着建筑的轮廓，氤氲了远方的风景。机器人沉默不语，金属外壳上闪烁着点点雨滴；三个人类淋湿了肩膀，却依然专注地聆听着面前的黑衣男子宣读手中的经文：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教堂地下室的大门上矗立着圆润的雕像，上面布满苔藓，令人过目难忘；它紧绷的身体向上舒展，每一寸都像在渴望触及某种无人知晓的事物。多年以前，人们用花岗岩雕成了这座塑像，并用它来装点这片家族墓地；其中蕴含的象征意义曾令韦伯斯特家族的第一位成员——约翰·J.韦伯斯特——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深感慰藉。自那之后，雕像的姿态再也不曾有过分毫改变。

“凡活着信我的人——”

杰罗姆·A.韦伯斯特感觉到儿子的手指扣紧了他的胳膊，他听到母亲压抑的抽泣，看到一排排机器人僵硬地站着，低头对他们曾服侍的主人表达敬意。这位主人现在已经回家了——回到了所有人最终的家园。

杰罗姆·A.韦伯斯特仿佛失去了知觉。他想，不知它们是否明白——不知它们是否能理解生命与死亡，从而理解眼前这景象的含义：尼尔森·F.韦伯斯特躺在棺材中，有人在他上方念诵经文。

尼尔森·F·韦伯斯特，居于此地的韦伯斯特家族的第四代传人。他生于斯，逝于斯，极少离开；如今，他将在祖先为子孙准备的墓地中获得最后的安息。这个家族的后裔将继续在此地生活繁衍，珍视并保留约翰·J.韦伯斯特所建立的生活方式。

杰罗姆·A·韦伯斯特绷紧下颌，感到身体微微颤抖。一时间，他

双眼灼痛，眼前的棺材一片模糊，黑衣人口中的词句也随风而去，萦绕在墓地四周的松林中。他脑海中闪过一幕幕回忆：一位灰发老人在山野田间漫步，呼吸着清晨的微风；他拄着拐杖，站在明亮的壁炉前，手中端着一杯白兰地。

骄傲——对于土地和生命的骄傲，对于宁静生活在一个人心中滋养的谦卑与伟大的骄傲。知足常乐，目标明确；独立生活在安全的环境中，热爱身旁熟悉的事物，在辽阔的土地上享受自由。

汤玛斯·韦伯斯特拽了拽他的手肘，“父亲。”他轻声低语，“父亲。”

葬礼结束了。黑衣男人合上了经书。六名机器人上前一步，抬起了棺材。

三人跟随棺材慢慢走进地下室，沉默地望着机器人将它安放在壁龛中，最后关上小门，钉上了一块铭文：

尼尔森·F·韦伯斯特

（2034-2117）

仅此而已。只有姓名和出生与死亡年份。杰罗姆·A·韦伯斯特心想，这就足够了。此处无需更多文字。其他安息于此的人也都一样。他们形成了家族的轴心：首先是威廉姆·史蒂文斯，1920-1999。他们曾叫他史蒂文斯爷爷。他是约翰·J·韦伯斯特一世的岳父；约翰本人也在这里——1951-2020。紧随其后的是他的儿子查尔斯·F.韦伯斯特，1980-2060，还有查尔斯的儿子约翰·J·韦伯斯特二世，2004-2086。韦伯斯特记得约翰·J 二世，那位老爷爷总喜欢躺在火炉旁，嘴里叼着烟斗，老让人担心他的胡须会着火。

韦伯斯特的目光落在另一块碑铭上。玛丽·韦伯斯特，他身旁那男孩的母亲。其实他早已不是男孩了。他总是忘记，汤玛斯已经二十岁了；一周之后，他将奔赴火星。其实，杰罗姆年轻时也曾去过火星。

都在这儿了。他告诉自己。所有韦伯斯特家族的后裔，以及他们的妻子和孩子。他们在此安息，如同生前一样紧密依偎；他们休憩在青铜与大理石雕成的墓穴中，门外有松林守卫，因年久生锈而发绿的大门上嵌着意味深长的雕像，让人感到既骄傲又安心。

机器人完成任务后站在原地，沉默地等待着。

他的母亲望着他。

“现在，你是一家之长了，儿子。”她告诉他。

他伸出手臂拥抱母亲。一家之长——管理家族剩下的一切。现在只剩他们三个了。他的母亲和儿子。他的儿子也很快就要离开这里，奔赴火星。但他会回来的。这个家不会永远只有三个人。宽敞的家不可能让那么多房间都房门紧闭。之前有一段时间，它曾容纳了这个家庭的几十位成员，他们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在各自独立的公寓里。他知道，那段时光一去不复返了。

三个人转身离开了地下墓穴，沿路走回家里。那栋房子如同一个巨大的灰色阴影，盘旋在家族土地的正中央。

壁炉中火光熊熊，一本书放在桌上。杰罗姆·A·韦伯斯特伸手拿起它，再一次读出书名：

《火星人生理学——主要探讨大脑结构》，杰罗姆·A·韦伯斯特，医学博士。

沉重而权威——这是他一生的心血，在整个领域中无人能及。书中所用的数据收集于火星的五年瘟疫时期——那段时间里，他与世界委员会医学部的同事们夜以继日地工作；出于对邻星的关怀与援助，他们被派遣到了火星。

轻轻的叩门声传来。

“请进。”他说。

门开了，一个机器人静悄悄地滑了进来。

“您的威士忌，先生。”

“谢谢你，詹金斯。”韦伯斯特说。

“牧师，先生，”詹金斯说，“已经离开了。”

“哦，对了。我猜你已经招呼好他了吧？”

“没错，先生。我给了他一直以来的费用，并端给他一杯酒。他没喝酒。”

“这是个社交错误，”韦伯斯特告诉他，“牧师不喝酒。”

“对不起，先生。我不知道。他让我叫你抽时间去一下教堂。”

“嗯？”

“我告诉他，先生，你哪里也不去。”

“说得没错，詹金斯。”韦伯斯特说，“咱们哪里都不去。”

詹金斯走到门前，却停下脚步，转过身来，“我想告诉您，先生，墓穴中的葬礼真是令人感动。您父亲是一位好人，最善良的好人。机器人们都在说，葬礼的气氛非常合适。庄严而高贵，先生。若他地下有知，也一定会喜欢的。”

“我父亲，”韦伯斯特说，“若能听到你的这番话，也一定会喜出望外的，詹金斯。”

“谢谢您，先生。”詹金斯说着，走了出去。

韦伯斯特端着威士忌坐在壁炉旁，翻开手头的书；舒适而熟悉的房间将他拥入怀中，仿佛安全的庇护所。

这就是家。自从约翰·J一世来到这里，建造了第一个房间——后来整栋屋子不断扩张——这里就是韦伯斯特家族的家。约翰·J选择这里，是因为门前的溪流中有鳟鱼；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说的。但事实不仅如此。韦伯斯特告诉自己：原因一定不仅如此。

或许，一开始确实只是为了那盛产鳟鱼的小溪。鳟鱼、溪流、树丛、草原；每天清晨，雾气都会从溪流飘向嶙峋的山脊。或许，其他原因是在后来的岁月中才一一浮现：年复一年的家族生活，直

到每一寸土地都浸润着近似传统的感情。某种东西为这里的每一棵树木、每一块岩石和每一寸泥土都烙上了韦伯斯特家的印记，化作浓浓的归属感。

约翰·J 一世作别了城市；当时，人类已经永远抛弃了拥挤的 20 世纪，摆脱了远古时代的群居习惯，不再集体挤在狭小的洞穴里，也不再为了对抗共同的敌人或恐惧而分享一片土地。这种习性被改变，是因为人类已不再有敌人和恐惧。人类花了许多年来对抗经济与社会条件强加在身上的群居习性，直到崭新的安全环境与充足的物质供给让摆脱它成为可能。

这一趋势最早可追溯到 20 世纪；早在两百年前，人类已搬到乡村，享受清新的空气、宽敞的住房和贴近自然的生活，这是群居生活不曾给予的。

这就是最终的结局。宁静的生活。在这种平和中，只有好的事情才会发生。这是人类渴望多年的生活：家族世代相传的庄园，休息娱乐的场地，原子能提供的能源，以及为服务人类而存在的机器人。

韦伯斯特望着壁炉中噼啪噼啪燃烧的木柴，露出了微笑。不合群，但却是褒义的——与穴居生活相比，这无疑是人类的进步。壁炉只是装饰，因为原子能加热显然更方便；但壁炉更令人愉悦。人总不能傻坐着盯着原子看，那样就无法在火焰中幻想建造自己的城堡了。

就连外面的地下墓穴——也就是那天下午父亲安息的地方——也属于家族的一部分。全部都是。无论是悠然自得的宁静生活，还是逝去时严肃的骄傲。过去，逝者会被埋葬在广阔的墓地中，陌生人们唇齿相依——

他哪儿也不去。

这正是詹金斯告诉牧师的话。

这话不错。去其他地方又有什么意义？这里应有尽有。只要拨

几个号码，就可以与任何人面对面交谈，也能在精神上漫游世界的各个角落，甚至可以看戏、听音乐会或是随时浏览世界另一端的图书馆。就连做生意时，屁股也无需离开自己家的椅子。

韦伯斯特将威士忌一饮而尽，然后走到书桌旁的拨号机旁。

他无需查阅便凭记忆拨出了号码。他知道自己想去哪儿。

手指轻轻一触开关，房间便融化了——至少视觉效果上如此。只剩下他坐着的椅子、桌子的一部分以及机器本身的一部分，除此之外全都消失不见。

此刻，椅子出现在一座小山坡上；他脚下覆盖着金色的草地，上面点缀着在风中扭曲摇曳的树木。山坡向下一路延伸到湖畔，四周环绕着紫色的山峦。远方的松林在山峦上刻画出一道道蓝绿色的曲线，丘陵错落有致地延伸，在层峦叠嶂之后化作白雪皑皑的淡蓝色山峰，最终构成参差不平的锯齿形轮廓。

风喋喋不休地对俯下身子的树木诉说着，时不时发怒般地将茂盛的野草连根卷起。最后一丝阳光在遥远的山巅上反射出一抹火焰般的鲜红。

起伏不平的草地，憩息在群山之中的湖泊，如同刀锋般的远方山峦的阴影……一切都显得荒凉而庄严。

一个声音在他耳畔响起："我能进来吗？"

那声音柔和动人，咝咝作响，显然并非人类。但韦伯斯特认识他。

他点点头，"当然可以，朱丸。"

他微微转身，看到一台精密的底座，上面蹲坐着一位毛茸茸的、目光柔和的火星人。其他外星设备模模糊糊、若隐若现，大约是火星公寓中的家具。

火星人向远方的山峦伸出一只毛茸茸的手。

"你喜欢这风景，"他说，"你能理解它。我也能理解你的理解方式，但对我来说，这景象与其说美丽，倒不如说恐怖。这是我们在

火星上永远不可能有的东西。”

韦伯斯特伸出一只手，但火星人阻止了他。

“就这样吧，”他说，“我知道你为什么来这里。平常我是不会在这种时间来这儿的，但这次，我想或许一位老朋友——”

“你真是太好了，”韦伯斯特说，“我很高兴你能来。”

“你的父亲，”朱丸说，“是个伟大的人。我记得你在火星上的那些年里曾向我谈起他。你说你会找时间回来的。为什么你从来没回来过呢？”

“为什么？”韦伯斯特说，“我只是从来不——”

“别告诉我，”火星人说，“我已经知道了。”

“我的儿子，”韦伯斯特说，“几天后就要去火星了。我会让他登门拜访的。”

“那真是太好了。”朱丸说，“我会等他来的。”

他在底座上心神不宁地动了一下，“也许他继承了家族传统？”

“不，”韦伯斯特说，“他学的是工程学。他对手术一直没兴趣。”

“他有权利，”火星人评论道，“选择自己的生活。当然，我也有权心存幻想呢。”

“你当然可以。”韦伯斯特同意道，“但也到此为止了。也许他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工程师。空间结构什么的。每天都谈论宇宙飞船之类的东西。”

“也许，”朱丸说，“你的家人已经对医学厌倦了。你和你的父亲——”

“还有更早的，”韦伯斯特说，“我的爷爷。”

“你的书，”朱丸表示，“让整个火星都欠了你的人情。这样一来，火星就能专心致志在自己擅长的方面发展了。我的同胞做不好医生，他们对此毫无背景。真是奇怪，不同种族的思维模式竟然完全不同！更奇怪的是，火星从未考虑过发展医学——说真的，完全没考虑过。我们只是用宿命论代替了医学的作用。可是在你们的文

明早期，当人们还生活在洞穴中时——”

“也有许多事情，”韦伯斯特说，“是火星人能想到，但地球人却想不到的。我们也很讶异，自己怎么竟错过了。有些能力是你们具备而我们缺失的。比如说你的专长——哲学，与我们的哲学非常不同。你们发展出了一种有序的、符合逻辑的哲学，能够在实践中应用，是一种真正的工具。”

朱丸犹豫片刻，而后开口说道：“我即将发现某种崭新的、惊人的结论，现在已经触手可及。作为一种工具，它既能为火星人所用，也可以帮助地球人。我已经为此努力多年，启发我的是来到火星的地球人曾告诉我的一些思维概念。我还没跟别人说过，因为我自己也不太确定。”

“现在，”韦伯斯特说，“你确定了？”

“还不太确定，”朱丸说，“不是百分之百，但也差不多了。”

他们沉默地坐着，眺望着远方的山峦与湖泊。一只鸟儿落在歪七扭八的树上，婉转鸣唱。阴郁的云层在山后堆卷，积雪的山巅如同墓碑一般矗立。夕阳沉没在深红色的湖泊中，仿佛即将熄灭的火苗散发出最后的光芒。

敲门声惊醒了韦伯斯特，他突然回到了现实世界，回到了自己的书房，坐在自己的椅子中。

朱丸不见了。老哲学家陪伴老友在沉思中度过了一个小时，然后悄无声息地离开了。

敲门声再度响起。

韦伯斯特倾身向前，触动开关，群山消失了，房间重新变回了普通的房间。高高的窗户透着黄昏的微光，火焰如同灰烬中绽放的玫瑰。

“请进。”韦伯斯特说。

詹金斯打开门，“晚餐准备好了，先生。”他说。

“谢谢你。”韦伯斯特说。他缓缓起身。

“您的位置，”詹金斯说，“在餐桌上首。”

“啊，没错。”韦伯斯特说，“谢谢你，詹金斯。非常感谢你的提醒。”

韦伯斯特站在太空发射场的斜坡上，望着飞船在天空中扶摇直上，在冬日的阳光中化作星星点点的红光。

飞船消失后许久，他还站在原地，手指紧握面前的栏杆，抬头盯着天空。

他微微启唇，说：“再见，儿子。”却没有发出声音。

他渐渐意识到自己身旁的环境。他看到人群在斜坡上来去匆匆，整个发射场一直延伸到遥远的地平线，中间点缀着隆起的圆形物体——等待起飞的宇宙飞船。轻便拖拉机正在一个机舱外工作，铲除昨夜的最后一点积雪。

韦伯斯特打了个寒战，心头觉得很古怪，因为正午的太阳明明暖洋洋的。他又哆嗦了一下。

他缓缓转身，背对栏杆，向行政大楼走去。在那短短的一刹那，他感到天旋地转，心头涌起一阵恐惧——一种莫名其妙的、令人尴尬的恐惧，针对的却是眼前斜坡上的所有实体。他感到自己的精神摇摇欲坠，于是快步向等候区的大门走去。

有人与他擦肩而过，手中提着行李箱；韦伯斯特盯着对方，拼命祈祷对方不要与他攀谈。

对方没有说话，看也没看他一眼就走了。韦伯斯特松了口气。

如果他现在在家里，韦伯斯特告诉自己，这会儿早已吃完午饭，准备躺下来睡午觉了。火苗熊熊燃烧，壁炉支架上反衬着火焰的微光。詹金斯会端来一杯美酒，跟他聊几句无关紧要的话。

他加快脚步向门口走去，急不可耐地想逃离这巨大而冰冷的发射场。

他对汤玛斯的感情耐人寻味。当然了，他不愿意看着儿子离

开。但不自然的是，在临别前最后几分钟里，他感到恐惧淹没了自己。他害怕太空旅行，害怕到访陌生的火星——尽管火星如今早已不再陌生。地球人对火星的研究已经进行了一个多世纪，他们与之斗争，也与之共同生活；许多地球人甚至爱上了它。

但他竭尽全力才控制住自己，没在飞船发射前最后几秒钟里冲上发射场，尖叫着乞求儿子回来，乞求他不要离开。

当然，他绝不可能做出这种事。那会让他颜面扫地、无脸见人，成为众人的笑柄——韦伯斯特家的人绝不会这么做。

毕竟，他安慰自己，去火星已经算不上什么伟大的冒险。曾经是的，但过去早就一去不复返了。他自己年轻时也曾去过火星，在那里住了五年。那是——他心头微微一惊——差不多三十年前的事了。

机器人为他打开了门，大厅里嗡嗡的人声令他猝不及防，一片喧嚣之中仿佛潜伏着令人恐惧的暗流。他犹豫了片刻，而后迈步走了进去。门在他身后轻轻关上了。

他沿着墙边，极力躲开其他人，朝角落里的一张椅子走去。他坐下来，向后一靠，努力让自己陷在靠垫里，望着屋子里熙熙攘攘的人群。

刺耳的人群，匆忙的人群，那些面容陌生而冷漠——每个人都是。没有一张脸是他认识的。人们去往四面八方，有些正在准备登机，有些迫不及待地想要离去，有些对起飞前的细节忧心忡忡。他们横冲直撞。

人群外闪过一张熟悉的脸。韦伯斯特眼前一亮。

“詹金斯！”他大喊道，然后立刻为自己的吵闹后悔不已。不过，似乎没人注意到他。

机器人向他走来，站在他面前。

“告诉雷蒙德，”韦伯斯特说，“我必须立刻回去。告诉他马上把

直升机开过来。”

“对不起，先生。”詹金斯说，“但我们没法立刻启程。机械师在原子动力舱内发现了一点问题。他们正在安装新的动力舱，这得花好几个小时。”

“可是，”韦伯斯特不耐烦地说，“以后再换也行吧。”

“机械师说不行，先生。”詹金斯告诉他，“它随时可能坏掉。整个动力系统——”

“好吧，好吧。”韦伯斯特同意道，“我猜也是这样。”

他烦躁不安地把玩着手里的帽子。“我想起了一件事，”他说，“必须马上处理。我必须回家。我等不了几个小时了。”

他坐在椅子边缘，盯着拥挤的人群。

面孔——面孔——

“或许您可以电子办公，”詹金斯建议道，“这里肯定有遥控设备能做到。我看到一个电话亭——”

“等等，詹金斯。”韦伯斯特说。他犹豫了片刻，“其实家里没什么事要处理。根本没有。但我必须回家。我没法待在这儿。再待下去，我会疯的。刚刚在发射场上，我真是吓坏了。在这里，我也觉得非常困惑、不知所措。我有种感觉——一种古怪的、可怕的感觉。詹金斯，我——”

“我明白，先生。”詹金斯说，“您父亲也曾有过。”

韦伯斯特大为惊讶，“我父亲？”

“没错，先生，这就是为什么他哪儿也不肯去。他发现时跟您差不多年纪，先生。他试图去欧洲旅行，却发现自己做不到，半路上就折返了。他给这种心理起了一个名字。”

韦伯斯特目瞪口呆地坐着。

“起了名字。”他最后说道，“当然了，肯定有个名目。我父亲也曾有过。我祖父——他是不是也有过？”

“我不知道，先生。”詹金斯说，“您祖父老年时，我才被制造出

来。但他很可能也有。他也哪里都不肯去。”

“那么，你能理解，”韦伯斯特说，“你明白这种感觉。我感到自己像是要生病了——是真的身体上要生病了。请看看你有没有办法弄到一架直升机——别的也行，总之能让咱们回家。”

“是，先生。”詹金斯说。

它转身想要离开，韦伯斯特却叫住了它。

“詹金斯，还有其他人知道这种现象吗？任何人——”

“没有，先生。”詹金斯说，“您父亲从未跟其他人提起过，我感觉不知怎的，他也不希望我对其他人透露。”

“谢谢你，詹金斯。”韦伯斯特说。

韦伯斯特再次陷在椅子里，感到孤单而凄凉，仿佛来错了地方。在人声鼎沸的大厅中感到孤单——那种孤单撕扯着他的身体，令他昏昏沉沉、虚弱无比。

思乡。显然是思乡，他告诉自己。男孩们第一次离家闯荡世界时，难免会有这种感受。

有一个高深的词汇来形容它：人群恐惧症，即对身处开阔地带的病态恐惧——这个词由希腊语的“恐惧”为词根衍生而来，原意是指“害怕市场”。

如果他能穿过整间大厅来到视讯电话亭，就可以打电话跟母亲或机器人聊聊；或者干脆坐在那儿望着家里的虚拟图像，直到詹金斯来找他。

他想要起身，却又坐了回去。这毫无意义。只是跟某人聊聊，或是盯着某个地方的图像，并不等于身临其境。他闻不到冬日空气中的松林气味，也听不到道路两旁高大的橡树上落下的簌簌积雪。他感觉不到壁炉中火焰的温暖，也体会不到那种纯粹而美好的归属感——归属于这片土地以及上面所有的一切。

然而——或许这能有些效果。效果未必明显，但应该有所帮助。他再次试图起身，却动弹不得。通往电话亭的短短几步路程仿

佛荆棘遍地，令人感到无法抗拒的恐惧。如果他想到那里，就必须飞奔过去。逃离人们好奇的目光，逃离从未听过的声响，逃离近在咫尺的陌生面孔。

他颓然坐下。

一个刺耳的女声在大厅中回响，他蜷缩起来逃避着它。他感觉糟透了，仿佛身处地狱。他祈祷着詹金斯能帮忙安排提前返程。

第一抹春色透过窗户洒满了整间书房。积雪初融，树木即将抽枝长叶，鲜花也将盛放；水鸟在湛蓝的天空中向北方迁徙，鳟鱼潜在水底等待捕食飞虫。

韦伯斯特从书桌上的一叠文件中抬起头来，闻到了微风带来的清香，感到凉爽的空气拂过脸颊。他伸手端起白兰地，却发现酒杯已经空了，于是又放了回去。

他重新低头望着手中的文件，用铅笔画掉了一个词。

他审慎地读出了最后一段：

我以要事为由邀请两百五十人前来会面，最后却只有三人现身；这一事实并不必然说明除此三人之外，其他人都患有人群恐惧症。有人或许有其他原因无法接受我的邀请。但这一现象确实揭示了某种趋势：以地球方式生活的人类愈来愈不愿意离家出行。他们逃离了城市，搬到熟悉的乡村，发自内心地希望待在熟悉的环境与场景中；在他们的意识里，这一环境已经与幸福美好的生活密不可分。

没人能知道这一趋势会带来何种后果，因为它仅出现在一小部分地球人中。在较大的家族里，经济压力迫使一部分后代出门闯荡，要么在地球的其他地方，要么前往其他星球。亦有部分人群有意寻求冒险刺激和前往太空的机会，或因贸易往来而无法长久待在家中。

他翻过这一页，看完了最后一行。

这是篇不错的论文，他知道，但它还不能发表。或许在他死后才行。据他所知，还没有人如此清晰地认识到这一趋势，也没人把愈来愈多人不愿意离家当回事。说起来，人们到底为什么要离乡背井呢？

特定的危险可能发生于——

电话响了，他伸手按下开关。

房间消失了，面前出现的男人也坐在一张书桌后面，看上去简直像是与韦伯斯特面对面坐在同一张桌子的两端。他一头灰发，厚厚的眼镜后是一双忧郁的眼睛。

一时间，韦伯斯特盯着他，努力在回忆中搜索。

“您是——”他开口问道，对方露出哀伤的微笑。

“我变了，”他说，“您也是。我的名字是克雷伯恩，您还记得吗？火星医学部——”

“克雷伯恩！我总是想起你。你留在了火星上。”

克雷伯恩点点头，“我读了您的书，博士。那真是了不起的贡献。我一直想自己写一本，但总是没有时间；我很庆幸没写，因为您的书显然好得多。特别是大脑那一部分。”

“火星人的大脑，”韦伯斯特告诉他，“总令我着迷。某些特性。在那五年里，我花了不少时间做笔记——恐怕有点太多了，毕竟还有其他工作要做。”

“您做了件大好事。”克雷伯恩说，“这也是为什么我要打电话给您。我有一位病人需要做脑部手术。只有您才能做到。”

韦伯斯特呆住了，双手颤抖起来，“你会把他带到这里来？”

克雷伯恩摇摇头，“他不能移动。我想您认识他，朱丸，那个哲学家。”

“朱丸！”韦伯斯特说，“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我们几天前还

聊过天。”

“发病很突然，”克雷伯恩说，“他一直想见您。”

韦伯斯特沉默了，内心一片冰冷；一股寒流不知从何而来，淹没了他的整个身体。他感到额头渗出汗珠，不禁攥紧了双拳。

“如果您马上动身，”克雷伯恩说，“那还来得及。我已经跟世界委员会做好安排，会立刻派一艘飞船去接您。必须以最高速度航行。”

“可是，”韦伯斯特说，“可是……我去不了。”

“您来不了？”

“是的，我不可能去火星。”韦伯斯特说，“我很怀疑我帮得上什么忙。当然了，你自己——”

“我不行。”克雷伯恩说，“没人能行，除了您。没人有这么高深的知识。朱丸的生命在您手中。只要您来，他就能活下去。您不肯来，他一定会死。”

“我不能做太空旅行。”韦伯斯特说。

“任何人都能做太空旅行。”克雷伯恩厉声打断他，“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任何条件的飞船我们都能提供。”

“但你不明白。”韦伯斯特哀求道，“你——”

“不，我不明白。”克雷伯恩说，“说实话，我没法明白。怎么会有人拒绝拯救朋友的生命——”

两人盯着对方，沉默了许久。

“我会告诉委员会直接派飞船到您家去。”克雷伯恩最后说道，“我希望到时候，您已经改变主意，准备好启程了。”

克雷伯恩的影像渐渐淡去，书房的墙壁重新显现——墙壁、壁炉、书画、保养得当的家具，以及窗外即将到来的明媚春光。

韦伯斯特呆呆地坐在椅子上，盯着眼前的墙壁。

朱丸有着毛茸茸皱巴巴的小脸，咝咝作响的声音，友好而善解

人意的性格。朱丸能捕捉梦中的意识，将其转化为符合逻辑的生活行为准则。朱丸将哲学作为工具，发展为一种科学，建构着更美好的生活。

韦伯斯特将脸埋在双手中，抑制着内心郁积的痛苦。

克雷伯恩不明白。他怎么能期待克雷伯恩知道他的难处呢？就算他知道，又怎么能理解呢？如果这事儿发生在别人身上，就连他自己也不可能理解。离开熟悉的壁炉，熟悉的土地，离开属于自己的产业，离开自己亲手竖起的雕像——这种不寒而栗的感觉又有谁能体会？不仅仅是他自己，还有其他韦伯斯特；从第一位约翰·J 开始，韦伯斯特家的男男女女就遵循这种宗教式的生活，保留着一切传统。

他，杰罗姆·A.韦伯斯特，在年轻时去了火星，但当时并未感觉到这种如同毒药奔涌在血管中一般的痛苦。汤玛斯也在几个月之前去了火星。然而，在韦伯斯特家族的家园安静地生活了三十年之后，症状出现了；他甚至不知道是何时出现的。事实上，他从未有机会得知。

现在，他很清楚这一症状出现的原因——如同水晶般透明。习惯，特定的心理模式，以及在幸福与特定事物之间建立的联系——那些事物本身或许没什么特别，但在五代人的生活中，却被赋予了某种坚不可摧的价值。

难怪其他地方看起来如此陌生，难怪其他地方的地平线如此可怖。

对此没有什么办法——除非砍掉这里的每一棵树，焚毁整栋房子，甚至改变溪流的走向。就连这么做也未必奏效——就连——

电话响了，韦伯斯特抬起头，伸手按下开关。

房间变成了一片耀眼的白色，却没有出现图像。有个声音说：“秘密电话。秘密电话。”

韦伯斯特滑动仪表盘上的按钮，拨了几个号码，听到电力系统

形成了一道屏障，将整个房间隔绝在里面。

“秘密线路已建立。”他说。

白光熄灭，有个男人坐在他对面。他曾在电视演讲和报纸中多次见到这张面孔。

亨德森，世界委员会主席。

“我接到了克雷伯恩的一个电话。”亨德森说。

韦伯斯特无言地点点头。

“他告诉我，你拒绝去火星。”

“我没有拒绝。”韦伯斯特说，“克雷伯恩挂断时，我还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我告诉他，对我来说太空旅行是不可能的。但他拒绝相信，看起来并不理解。”

“韦伯斯特，你必须去。”亨德森说，“只有你对火星人的大脑有足够的知识，能够完成这个手术。如果只是个简单的小手术，可能其他人也可以做。但这一次不行。”

“或许这是真的。”韦伯斯特说，“可是——”

“这不仅仅是拯救一条生命的问题。”亨德森说，“就算对方是令人敬仰的朱丸。这事关重大。朱丸是你的朋友。或许他曾提起过他最近的发现。”

“是的。”韦伯斯特说，“他提到过。一种哲学的崭新观念。”

“一种观念，”亨德森，“一种不可或缺的观念。这个观念能够重塑整个太阳系，能够让人类在两代人之内获得十万年的发展。它能让我们获得新的目标，而在此之前，我们甚至不知道这个目标的存在。那是一种全新的真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韦伯斯特的手紧紧扣在书桌边缘，直到指节泛白。

“如果朱丸死了，”亨德森说，“这个观念也随他死去，或许永远也无法找回。”

“我会尝试，”韦伯斯特说，“我会尽量——”

亨德森的目光锐利：“这就是你最好的答案了吗？”

“我已经尽力了。”韦伯斯特说。

“但是，兄弟，你总得有个原因吧！请给我个解释。”

“没有。”韦伯斯特说，“我没有什么好说的。”

他伸出手关闭了通话。

韦伯斯特坐在书桌后，伸出双手，呆呆地盯着它们。这双手拥有技能和知识，若能抵达火星，便能够拯救一条生命。这双手甚至可能为整个太阳系、为人类和火星人拯救某种观念——崭新的观念——并帮助他们在接下来两代人的时间里获得十万年的发展。

但这双手却被宁静的生活中滋生的恐惧所束缚。这是一种堕落——古怪、美好却又致命的堕落。

两百年前，人类舍弃了热闹的城市，逃离了喧嚣之地。古老的敌人与恐惧不复存在，人类不再需要围绕篝火抱团取暖，摆脱了从穴居时代起便如影随形的怪物。

可是——可是。

这是另一片喧嚣之地。并非物质，而是精神。一种心理上的篝火，却仍旧使人类不敢迈出它照亮的范围。

然而，韦伯斯特知道，他必须离开那堆篝火。正如人类两百年前放弃城市，他必须掉头走开，不再留恋。他不能留恋。

他必须去火星——至少先动身去火星。毫无疑问，他必须去。

至于他是否能活着抵达火星，又是否能进行手术，他并不知道。他模模糊糊地猜测着，不知人群恐惧症是否致命。在最极端的情况下，他想可能会的。

他伸手想按铃召唤詹金斯，却犹豫了。不需要让詹金斯打包行李，他要自己来做——好让自己在飞船抵达之前保持忙碌。

他从卧室衣柜顶端拿下背包，发现它早已遍布灰尘。他吹了吹，但灰尘仍在。已经太多年没用过了。

他收拾行李时，整个房间都在与他无声地争吵，仿佛一旦足够

熟悉，就连没有生命的家具也可以与人类沟通。

“你不能走，”房间说，“你不能一走了之、抛下我们。”

韦伯斯特半是乞求、半是解释地回答：“我必须去。你不明白，他是我的朋友，一位老朋友。我会回来的。”

他收拾好了行李，走回书房，坐回椅子上。

他必须去，但他却走不了。不过，等飞船抵达，等那一刻终于来临，他知道他会走出房间，走向那艘等待的飞船。

他调整自己的思绪，试图强迫自己适应，并屏蔽了其他所有念头，只剩下自己即将离开的事实。

房间中的一切都在侵入他的思维，仿佛它们密谋要将他留下。他望着那些熟悉的事物，像是第一次看到似的。曾经古老的事物仿佛突然间换了个模样。精密计时仪上同时显示着地球与火星时刻，包括月份、日期和卫星周期。亡妻的照片摆在书桌上。还有他在预科学校里赢得的奖杯。还有在前往火星的旅途中花十块钱买下的旅行证书，装裱在画框中。

他盯着这些事物，一开始还不太情愿，但很快就开始饥渴地将它们填充在脑海中的记忆里。多年来，他一直将这个房间视为整体，如今单独看到每一件东西，他才意识到这个整体包含了多么丰富的元素。

黄昏将至。这是个早春的黄昏，空气中带着褪色柳的气味。

飞船应该早就抵达了。他发现自己正竖起耳朵聆听，即使心里明白不可能听到。原子马达驱动的飞船是无声的，只有加速时才有一定的声响，而降落和起飞时都像蒲公英一样轻盈。

它很快就该到了。它必须尽快抵达，否则他永远也走不了。他知道，再等一段时间，他好不容易建立的决心就会如同暴雨中的尘土一般彻底粉碎。在整个房间的哀求中，在壁炉闪烁的火光中，在五代韦伯斯特传人生活与逝去的土地上，他无力维持这份决心。

他闭上眼睛，努力克制着心头涌起的寒冷。他告诫自己，决不

能在此刻屈服。他必须坚持下去。只要飞船抵达，他就能起身出门，走向发射港。

敲门声。

“请进。”韦伯斯特说。

是詹金斯。壁炉的火光在他的金属侧面上闪烁。

“您之前有没有叫过我，先生？”他问。

韦伯斯特摇摇头。

“我担心您可能叫了，”詹金斯解释道，“结果我却没有出现。发生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先生。两个人驾着一艘飞船前来，说他们要带您去火星。”

“他们来了。”韦伯斯特说，“你为什么不叫我？”

他挣扎着站起身来。

“我以为，先生，”詹金斯说，“您不愿意被人打扰。这事太可笑了。我最后终于让他们明白了，您不可能愿意去火星。”

韦伯斯特僵住了，冰冷的恐惧攫住了他的心脏。他双手摸索着书桌边缘，颓然跌坐在椅子上，感到整个房间的墙壁正向他挤压过来，形成一个永远无法逃脱的牢笼。

# 竞技场

弗雷德里克·布朗

卡森睁开眼，发现自己头顶是一片幽隐的蓝色光晕。

天很热，他躺在沙地上。一块深插进地里的碎石弄疼了他的背，他翻了个身避开石头，坐了起来。

“我一定是疯了，”他想，“疯了——死了——或是其它什么，见鬼。”沙子是蓝色的，明亮的蓝色。不管是在地球还是在其它星球上，他都从没见过这种好像会发光一样的蓝沙。沙地上方是一片蓝色的穹顶，它看起来既不像天空也不像天花板。虽然他看不到那玩意儿的顶篷，但直觉告诉卡森那是一个有限的东西。

他抓了一把沙子在手里，让它们从指尖流过，落到他裸露的腿上。

他什么也没穿，酷热使他的身体不停的流汗。被汗水浸湿的皮肤上粘满了蓝沙，其余的部分则露出白色的身体。

他独自思考着：“那么，这些沙子真的是蓝色的了。如果只是因为蓝色光线的反射，那么我的身体应该看起来也是蓝色的才对。但我的身体是白色的，那么只能说这些沙子本身是蓝色的。蓝沙：似乎从来没见过蓝色的沙子。也没什么地方像我现在呆的这个鬼地方一样！”

汗水流到他的眼睛里。真热啊，比地狱还热。但是据说远古的地狱是赤红色的而不是蓝色的。

那么如果这里不是地狱，那他妈的是什么？在那么多行星中只有水星像这里一样热，然而这里并不是水星。水星在四十亿英里之外呢。嗯？

卡森突然记起来自己当初在哪儿了——在一艘位于冥王星轨道外的小型单人侦查艇上。不足一百万英里之外，地球军的舰队正

集结成战斗队形袭击奥赛德。

警报装置突然发出刺耳的响声，奥赛德的侦查艇——外星人神秘的飞船——已经进入到他的探测器范围之内了！

没人知道奥赛德，不知道它们长什么样，不知道它们来自哪个遥远的星系，同样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在昴宿星的方向上。

起初，只是一些对地球殖民地及前哨的散碎袭击；地球巡逻队和几架奥赛德飞船之间的小规模战斗；双方互有输赢，但是从来没有俘获一架外星飞船。也没有任何被袭击的殖民者有机会活着描述那些离开飞船的奥赛德——如果它们真的离开过。

因为并没有造成大规模的破坏，所以一开始人们没有把它们当成严重的威胁。虽然速度和机动性能优异，但它们的飞船在武器装备上比地球军最好的战舰要稍微差一些。事实上，速度上的充足优势给了奥赛德选择交战还是逃跑的权利，除非它们被包围了。

不过，地球方面早就为这类严重的麻烦做好了准备——一支早就开始构建的巨型舰队。这支舰队一直在银河的某个角落待命，现在好戏正要上演。

两百亿英里外的前哨探测器捕捉到奥赛德庞大的舰队群缓缓接近脚步。那些探测器再也没有回来，不过它们的电波信号回来了。现在地球军的舰队，总共一万支飞船和五十万太空战士，守候在冥王星的外轨道上，等着给奥赛德致命一击。

鉴于外星舰队的规模和实力，根据前方警戒哨的家伙们生前给出的战力评估，这将会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

在这场悬而未决的争夺太阳系控制权的战争中，任何一方的机会都是相等的。地球人和她的殖民者们最后也是唯一的机会就在于这次对奥赛德的全力夹击——是的。鲍勃 卡森现在想起来了。他记起了那刺耳的警报声。他疯狂的扑向控制台，把自己紧紧绑在座位上。那个点在屏幕上慢慢变大。卡森嘴里发干，可怕的意识到他的战争来了，虽然奥赛德的主舰队还在警戒范围之外。

这是卡森第一次直面战争！只要三秒钟或者更少，他就会变成胜利者或是被轰成煤渣。一发榴弹正面击中了只装备了轻弹甲的单人侦查舰。

他疯狂的操纵着控制器努力使屏幕上的十字准星对着敌人，右脚踩在控制开火的踏板上，口中默数“一”。这一击必须命中，因为敌人不会给你时间发出第二击。

“二”，他下意识地数着。屏幕上现在不再是一个点了，几千英里的距离在屏幕的放大下看起来好像只有几百码一样。那是一架小型快速侦查艇，和他的船大小相近。

外星佬，来吧！

“三——”他的脚狠狠地踩下踏板。

奥赛德突然转向，离开了瞄准镜。卡森狂暴的按着控制键，紧紧跟着。

大概有十分之一秒，敌人完全离开了屏幕，但侦查艇很快扫描出它的位置，卡森看到它正笔直的坠向地面。

那一定是个幻觉：那颗行星——先不管它是什么——那个铺满屏幕的星体根本就不该出现在这里！根本不可能！当冥王星在远日点的时候，海王星附近三百亿英里内根本没有任何行星。

他的探测器！它们没有侦测到任何行星尺度的物体，即使是小行星也没有。

它不可能在那里。卡森坠向那个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只有几百英里远了。

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快撞上了，顿时将奥赛德抛到脑后。卡森射出制动火箭，突然的变速把他死死地按在座椅上，他同时启动了紧急右转的喷射装置。他知道只有这样才能避开撞击，但同时失速会让他昏迷片刻。

他确实昏了过去。

就是这样了。现在卡森全身赤裸地坐在滚烫的蓝沙里，但奇怪

的是浑身上下完好无损。周围没有他飞船的影子，甚至没有太空。上方的那个穹顶不是天空，卡森不知道那是什么。

他试着站了起来。

这里的重力似乎比地球稍大一些，但是并不明显。

平坦的沙地延伸到远处，几片矮小的灌木丛零落的散布在大地上。灌木丛也是蓝色的，但是深浅不一，有些比沙子的颜色浅，有些深。

一只像蜥蜴一样的生物从最近的一片灌木丛里蹿了出来，不过它的腿可不只四只。毫无悬念，蜥蜴也是蓝色的，明亮的蓝色。它看见卡森，立刻又迅速地爬回灌木丛里。

卡森再一次抬起头向上看去，试图弄清楚头顶上到底是什么东西。它并不完全像一个穹顶，不过它有圆穹顶的形状。它表面闪烁着奇妙的光，让人难以直视。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一直弯曲延伸到地平面，插进沙地里，完全的包围了这个世界。

他离圆穹顶的中心并不远。这里到最近的墙壁大概一百码左右——如果那层“界”算是墙的话。它就像是一个倒扣在地平面上的直径约 250 码的蓝色半球。

所有东西都是蓝色的，除了一个物体。在不远处的围墙边有一个红色的东西，像一个球体，直径大约一码。闪烁的蓝光使他无法看得更加清楚。

然而，毫无缘由的，他开始颤抖。

他试着用手背擦去额头上的汗水。

这是一个梦？一个噩梦？这酷热，这沙子，当他看着那个红色物体时莫名其妙的恐惧感？

一个梦？不，没有人会在一场太空大战里睡着做梦。

死亡？不，决不。死亡是永恒的，不会像现在这个地方这么虚无缥缈。蓝色的酷热蓝色的沙子红色的恐惧，见鬼。

一个声音在他耳边响起。

不，不是用耳朵，而是在脑子里，那个声音同样虚无缥缈却又好像无处不在。

“穿越时空和维度，”那个声音说，“在此时此地，我看到两个种族：一个将会灭亡于战争；幸存的一个也会因此而退化，再也无法回到它原先繁荣的轨迹，最终腐朽于无知的尘土。我要阻止这一切。”

“谁……你是谁？”卡森没有开口，但这个问题自己从他脑子里蹦了出来。

“你无法完全理解。我是——”那个声音停顿了一下，仿佛是在卡森的大脑里搜寻一个他毫无概念的词。“我是物种进化的终极形态，你关于时间的概念无法描述我的存在。我的物种在漫长的进化中融合成了一个永恒实体。”

“一个就像你们这个种族可能进化成的那样的实体”——它又在搜寻合适的词语——“从现在起。也有可能是你们称之为奥赛德的物种。所以我介入这场一触即发的战争，你们的实力实在过于接近，这将导致这场战争不会有真正的胜利者。我要让你们之一生存下来，继续发展、进化。”

“之一？”卡森想。“我们或是——”

“我可以阻止这场战争，把奥赛德送回他们的星系。但是他们还会回来，或者你们的种族早晚也会扩张到他们那里。我只有留在这个时空，阻止你们无休止的相互毁灭的尝试。但是，我无法永远留在这里。”

“所以我现在就要作出干涉。我会摧毁一方的舰队而让另一方的舰队毫发无损的离开。只有一个文明可以存活下来。”

噩梦。这一定是个噩梦，卡森想。但是他知道这不是。

这太疯狂、太不可能了，太不像真的了。

他不敢问那个问题——哪一个被选中活下去？但是他的大脑帮他问了这个问题。

“强者生存，”那个声音说。“这一点上我不会改变。我仅仅是来确保这是一场完全的胜利，而不是比鲁斯王的那种两败俱伤的胜利。”

“我从火线挑了两个个体，你和一个奥赛德。你的记忆告诉我，在你们早先的民族历史中，用勇士间的个人战斗来解决种族问题并不是没有先例。”

“你和你的对手将在这里一决高下，你们同样裸露，同样没有装备武器，同样处在不熟悉的环境中，同样仇恨对方。这场决斗没有时间限制，因为这里不存在时间的概念。活下来的人将拯救他的种族。”

“但是——”卡森语无伦次的发出抗议，但是那个声音打断了他“这是一场公平的决斗。力量并不是决定这场决斗的胜负主要因素。这里有一个屏障。你会明白的。智慧和勇气比力量更重要。也许勇气是最终决定胜负的因素。

“但是当决斗进行时，舰队会——”

“不，你在一个不同的空间，不同的时间。只要你还在这里，你们宇宙的时间就是静止的。我知道你在怀疑这个地方是否真实存在。它既是，也不是。就像我对你而言既是真实的，又是虚幻的一样。我的存在是在意识层面而非物理层面。在你眼中我是一颗行星，但有可能我只是一粒尘埃或是一颗太阳“但是对你来说，此刻这里是真实的。你在这里遇到的一切都是真的。如果你在这里死了，你的生命也就消失了。如果你死了，你的失败也就意味着你的种族的失败。这就是你需要知道的一切。”

那个声音消失了。

他又变成一个人了。不对，因为卡森抬起头的时候，他看到那个红色的物体（他现在知道了，那个骇人的球体就是奥赛德）正朝他的方向滚来。

从外表看来，它好像没有腿和胳膊，也没有脸。它像一滴水银

一样毫无凝滞的滚过沙地。

一波令人厌恶的恨意以卡森无法理解的方式从那个奥赛德身上涌了过来。

卡森疯狂的看着它。几英里外的沙地上躺着一块石头，这是他伸手可及的最近的武器。它并不大，但边缘像一片燧石一样锋利。它看起来有点像一片蓝色的燧石。

他把石头捡了起来，半蹲着迎接攻击。奥赛德移动的很快，比他跑得还快。

来不及细想要怎样反击；无论如何他都没想过会面对一个不知道力量、性格、攻击方式的敌人。快速的滚动下，奥赛德的身体看起来比之前更像一个完美的球体。

还有十步远。五步。突然它停了下来。

准确地说是被什么东西拦了下来。它身体的前部突然变平，看上去就好像撞在了一堵隐形的墙上，被弹了回去。

然后它再一次向前，但明显比第一次更谨慎。奥德塞在同样的地方停了下来。它朝旁边移了几步，再次向前，但还是被拦了下来。

那里有某种屏障。奥德赛发出一阵嘀嗒声，那声音让卡森想起了把他们带到这里来的实体——“纯粹的物理力量并不完全决定胜负。这里有一个屏障。”

那是一个力场，但不是地球科学家们所称为内特西磁场之类的玩意，这种场既无声也无形，更不会燃烧着噼啪作响。

它是一堵横跨整个半球的墙；卡森并不用亲自来确认这一点，那个滚来滚去的家伙正在这么做——沿着屏障滚动，试图寻找到并不存在的缺口。

卡森向前走了几步，他伸出左手摸索着触碰到那个屏障。它光滑柔顺，更像一层橡胶而不是玻璃。它有些温度，但并没有脚下的沙子那么热。最奇特的是，它是完全隐形的，即使在这么近的距离下也难以觉察到它的存在。

他丢下石头，把两只手放在屏障上，微微用力。屏障很顺从的陷了进去，仿佛在和卡森开玩笑，但仅仅只是个小玩笑而已。因为即使卡森用尽全身的力气，它也不再为所动。它就像一层铺在钢板上的橡胶。拥有有限的弹性，内部稳固异常。

他垫起脚尖极可能的把手伸向高出。屏障还在。

他看到奥赛德到了屏障的一边又折了回来。那种恶心的感觉再次向他袭来，卡森后退了几步远离屏障，而奥赛德却步步紧逼。

地下是不是也有屏障呢？卡森弯下腰在沙地里挖了起来；沙子很松软，因此卡森挖得很轻松。不过地下两英尺的地方依然有屏障。

奥赛德又滚了回来。显然，它也没找到越过屏障的方法。

一定有办法穿过去，卡森想，否则这场决斗就毫无意义了。

奥赛德现在又回来了，正好停在屏障前面，只有六英尺远。它似乎在很认真地研究他，当然是为了取他性命。卡森在奥德赛身上没有找到类似于感觉器官的东西。没有看起来像是眼睛、耳朵或是嘴的器官。他发现它身上有一些凹槽，也许一共是十二个。他看到两条触须从凹槽里伸了出来，插进沙子里似乎在检查沙子的密度。这些触须直径大约一英寸，一个半英尺长。

那些触须可以收回在凹槽里，只有在使用的时候才伸出来。它滚动的时候那些触须全部缩回体内，似乎和它的运动方式没有关系。据卡森猜测，它的移动是靠体内重心的转移——这一点似乎让人难以想象。

他看着那个怪物耸了耸肩。它是异种，与地球或是其它太阳系行星上的生物完全不同。本能的，卡森觉得它的思维方式也是不同的，和它的身体一样。

如果奥德赛可以把那股宛如实质的恨意投射到他脑中，也许它也可以阅读他的思想，来充分实现它的目标。

故意的，卡森捡起那块他唯一的武器，然后又丢开了，作出好

像准备作罢的姿态，举起他空空的双手，手掌向前。

尽管知道对方听不懂，但他还是大声地冲奥赛德喊了起来，只有这样他才能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他要传递的信息上。

“我们之间不可能和平相处吗？”他说，在一片寂静中他的声音有些奇怪，“带我们来这里的实体已经告诉我们这场战争会有怎样的结果——一个消亡，一个退化。实体说过，我们之间的战争决定于我们在这里怎样做。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达成永久的和平——你代表你的星系，我代表我的。”

卡森空出一部分思维来等待它的回应。

回应来了，意识上的冲击使他几乎站立不住。那个红色怪物投射出一种强烈的想要杀死卡森的情绪，吓得他连退了好几步。那一刻对卡森来说相当于永恒，他竭力挣扎着对抗那股恨意，把那个外星玩意儿的东西赶到脑袋里某个安全的地方去。他快要吐了。

他的脑子慢慢恢复清醒，呼吸艰难，感觉虚弱极了，但是他仍然可以思考。

他站了起来开始观察那个怪物。在那场它几乎快要赢了的精神交锋中它一动不动。现在它朝旁边滚了几英尺，到了离它最近的蓝色灌木中，开始研究那丛灌木。三个触须从它的凹槽里伸了出来。

“好吧，”卡森说，“现在非打不可了。”他试着咧开嘴笑了笑。“我现在知道你的想法了，和平相处对你没有吸引力。”作为一个年轻人，卡森最终还是没忍住把这场对话来个戏剧性的收尾，因此他加了一句：“去死吧。”

但是在这片全然的寂静中，他的声音连他自己听来都十分可笑。卡森明白，终将会有死亡，不仅仅是他或是那个红色圆球的死亡，而是他们各自背后的整个种族。

这想法让卡森感到一点卑微的寒意，他害怕的不愿再多做思考。凭着一种超越信仰的直觉，他知道那个实体和他说的一切都是

真的。这是一场死斗。人类的未来就在他的手中。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实，他不得不把注意力转移到眼下的情况中。

一定有什么办法可以穿过屏障，或者不穿过屏障直接杀死对方。

精神力？他希望那不是最终的答案，明显奥赛德拥有比人类更为强大的心智。真的是这样么？

他已经可以把奥赛德的思维赶出自己的脑中了；它可以么？如果它投射思维的能力更强，是不是它的感官也更敏感更脆弱。

他盯着奥德赛，尽力把精神全部集中在它身上。

“死，”他想，“你就要死了。你正在死去。你——”

他尝试着各种想法。汗水从他前额上渗了出来，他发现自己正因为竭尽全力而战栗。但是奥赛德继续着它对灌木丛的研究，全然没有受到影响，仿佛卡森只是在背诵乘法口诀。

这样行不通。

巨大的精力消耗以及酷热使他头脑发昏。他坐在蓝沙上面，继续仔细地观察对面的奥赛德。通过观察，也许他可以了解它的力量并发现它的弱点，学习一切当他们有机会正面交锋时候会有用的信息。

奥赛德在尝试折断树枝。卡森专注地看着，想要知道这对它来说到底有多少难度。稍后，他想到他可以在附近找一株相似的灌木，折断相似粗细的树枝，来对比一下他的手臂和奥赛德的那些触须的力量。

树枝很难折断；奥赛德只好一根一根的来，卡森看到它的每个触须在顶端开叉，分成两根手指，每个手指上都有爪子。那些爪子看上去并不是特别长，也许还没有卡森的指甲有威胁，如果再长长一点的话。

不对，整体上来说，折树枝看起来并不是件费力气的活儿。除非那灌木的材质特别坚韧。

卡森朝四周看了看；不远处有一株差不多的灌木。

他猛地拽断一根嫩枝。树枝很脆，一下就断了。当然，奥赛德也有可能故意假装很费力，但他不这么认为。从另一方面来说，哪里是奥德赛的弱点？如果他可以穿过屏障，他要怎样杀死对方？他重新开始思考。奥德赛的表皮看起来相当坚硬；他需要一把锋利的武器。

他再次捡起那片岩石。它长约 12 英寸，狭长，一端边缘锋利。如果它像燧石那样有缺口，他可以用它做一把很耐用的刀。

奥赛德继续着它对灌木丛的研究。它滚到近处另一种灌木那里，一只长了很多只腿的蓝蜥蜴（像卡森在屏障那边看到的那种一样）从灌木丛里窜了出来。

一只触须伸了出去抓住了它，捡了起来。另一只触手抓住蜥蜴的腿，用力的撕扯，这个动作显得十分残忍。那只蜥蜴疯狂的挣扎着，发出尖锐的叫声。这是卡森到这里之后听到的自己以外唯一的声音。

卡森让自己的思维重新回到眼前：任何他从对手身上了解到的信息以后都可能会有用，即使是对方毫无道理的残暴——他突然觉得，如果真有那个机会的话，对方的残暴也许对自己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杀死对方的心理借口。

蜥蜴的腿被扯去了一半，它不再尖叫，无力的软瘫在奥赛德的触手中间。

奥赛德没有继续它的虐待秀，而是轻蔑的把死了的蜥蜴扔向卡森。蜥蜴在空中划过一道抛物线，落在了卡森脚下。

它穿过了屏障！

屏障消失了！卡森“倏”地跳了起来，手里牢牢得握着那把小刀，前倾准备攻击。

现在，他要把这东西狠狠地插在它身上，如果障碍消失的话——但屏障并没有消失。他向这跑硬硬的障碍冲了过去，笨笨地撞在

上面，重重地弹了回来，倒在地上。

卡森坐起来，甩了甩头来教自己清醒些，忽然，他发现某样东西飞快向他击来，把它击倒在沙地上。他支撑起他的身体，左腿的小腿肚传来一阵剧痛。

不顾这痛楚，他向后滚了下，看了看他的脚下，这是一块岩石，他明白是刚才它击伤了自己。这时奥赛德正拾起另一块岩石，两只触手将它卷起，准备再一次的攻击。

岩石乘着风向卡森飞来，但这次他成功地躲开了。显然，奥赛德可以直直地投掷，但既不重也不远。第一次，因为卡森坐在地上，没有发现岩石向他飞来，这才被击中。

躲开第二块岩石的同时，他扬起右臂扔出手中的岩石，如果它能冲过屏障，他高兴地想，他们两个就可以玩仍岩石的游戏了。

没有人会在 4 码外错失一个 3 英尺的球体，卡森也不会。岩石飕地飞了过去，速度是奥赛德扔来的数倍。他击中了死穴，虽然首先集中的岩石是平的一面，不是很锋利，但是随着“砰”的一声，奥德赛显然受伤了。他正准备找第三块岩石，但中途，他改变了主意，离开了刚才呆的地方。在卡森拾起另一块岩石攻击前，奥德赛已经退到离屏障 40 英尺之外。

卡森的第二击偏离了几英尺，第三击仍短了。奥德赛已经到了任何能对他造成伤害的“导弹”射程之外。

卡森咧嘴笑了，刚刚那局他赢了。

他停下笑容开始检查小腿肚。那块石头的刃口造成了几英寸的伤口。血涓涓地向外流，但他认为这伤口还不至于伤到动脉。如果血能自动止住，那再好不过了，如果没有，他就有麻烦了。

不过，探究另一件事情比那道伤口更重要：屏障的本质。

他再次走向屏障，手在面前摸索着。他一只手抵着屏障，另一只抓起一把沙子扔向他。

沙子穿了过去，但手依旧留在屏障后。

有机体和无机物的区别？不，因为死蜥蜴照样可以穿过，无论蜥蜴是生是死，他都是有机体。那植物呢？他折下一根树枝，捅了捅屏障。树枝穿了过去，没有一点阻碍，但当他抓着树枝的手指到达屏障的时候被制止了。

他不能穿过屏障，奥德赛也不能。但是石头、沙子、死蜥蜴……活蜥蜴能不能呢？

他赶紧在灌木里寻觅起来，终于抓住了一只。他把蜥蜴向屏障掷去，它弹了回来，疾步钻进蓝蓝的沙砾里消失了。

他得到了答案，他现在明白这道屏障是针对生命的，死去的或者无机物可以穿过它。

当这个难题淡出他的脑海，卡森再次检查了下他受伤的腿。流血减少了，这表明他不用担心了，也不需要劳神做止血带了，但他需要找些水来清理伤口，如果能找到的话。

水——一念之间卡森意识到自己已经非常渴了，他需要找些水，以免这场竞争变成一场拉锯赛。

卡森开始在他的半片竞技场巡视，步履略微有些蹒跚。他一只手沿着屏障保护自己，向右走到弯曲的边墙。它是可见的，一个灰蓝的封闭区域，它的表面像是屏障的中心。

卡森试着对它扔了一把沙子，沙子穿过屏障消失了。这半球型的壳是也一个力场，但它和屏障不一样，是不透光的。

卡森沿着它走回到屏障，又沿着屏障走到出发点，没有水的痕迹。

他着急了起来，他开始在墙和屏障间踱着步仔细寻找，直到找遍整个区域。

没有水。蓝色的沙子，蓝色的灌木，让人不能忍受的炎热。没有其他东西。

他告诉自己这些都是幻觉，只是由于自己太渴的缘故。他在这里多久了？当然，根据他的时空观，根本没有时间。那实体告诉他

当他在这里的时候，外部世界的时间是静止的。但他身体的代谢没有停止，和平常没什么区别。根据他的身体反应来计算，他来这里多久了？也许三四个小时，当然还没有到被口渴折磨的时候。

尽管如此，他的嗓子又干又燥，可能极度的炎热是诱因。非常热，大概有 130 华氏度吧，一种干燥，静态的热，一丝微风都没有。

在他的领地完成搜索后，卡森脚跛得更严重了，并且已经完全精疲力竭了。

他盯着对面毫无动作的奥德赛，希望它也陷入了与自己一样的灾难中。统一体曾说过，这里的情况对双方都是陌生而难受的。也许奥德赛来自一个平常 200 度的行星，当自己快被晒干的时候，他正受冻呢。也许这空气对他来说是稠密了，而不是自己感到的稀薄。因为在搜寻过程中的气喘吁吁使卡森意识到，这里的空气不会比火星上稠密多少。

缺乏水，对他来说就意味着存在最后期限，除非他能找到一种穿过屏障，杀死敌人的方法，口渴将夺取他的生命。

他感受到一种绝望的紧迫感，但他迫使自己坐下来休息一会儿，思考一下。

现在应该做什么？没什么能做，却有太多要做。比如，这几种灌木，看起来没什么希望，但他还是该不放弃地检查下他们。他的腿——即使没有水来清洗伤口，他也需要处理下；收集石头做的武器，找到一块能做一把好的小刀的岩石。

他的腿伤得厉害，他首先考虑到一种有叶子的灌木——或者说是像叶子的部分。他扯下一巴掌，检验了下，决定用他们试试运气。他用这些叶子清理掉是沙子和灰尘，使血液结块，然后用新鲜的叶子做了个垫子，用同一株灌木上的卷须将它绑在伤口处。

出乎卡森的意料，这卷须出奇地坚韧，它们纤细而柔韧，卡森根本无法扯断它们，于是，他不得不找到一块锋利的燧石将卷须割

下来。一些厚的卷须足足有 1 英尺长，卡森想到，将这些厚厚的卷须挫平接在一起能制成一根非常有用的绳子，也许这以后能帮他大忙。

接着，卡森开始做小刀。这种蓝色的燧石是可以削割的，他切下一块一英尺的碎片，一件粗糙却致命的武器就完成了。卡森用灌木的卷须做了一根绳带，包住他的小刀，这样他就可以腾出手来，而将这件武器随时带在身上。

然后卡森开始回头研究这些灌木，还有三种其它的种类，一种没有叶子，干燥易碎，像极了晒干的风滚草。另一种是软而脆的木本植物，和火绒类似，看起来可以做成不错的引火线。第三种和树木大同小异，它脆弱的叶子一触就开始枯萎，但是它短短的茎笔直而坚挺。

天气依旧炎热难耐。

他一瘸一拐地走向屏障，屏障依旧没有消失，卡森盯着奥德赛看了一会儿：这家伙仍旧保持着屏障后的安全距离——石头的有效攻击射程外。他来回移动着，做着卡森说不出是什么的事情。

一次它停下移动，移近了一些，仿佛又将注意力集中在卡森的身上。卡森不得不再次抵抗奥德赛的精神波。他向奥德赛扔了一块石头，迫使它后退到原来的位置，继续刚才的事情。

至少卡森能把奥德赛赶到射程之外，同样，他苦涩的想到自己受的伤害？同样，他在接下去的一两个小时收集大小适当的石头以便于投掷，最终在他的一侧堆起了数堆这样的武器。

他的喉咙现在像火烧一样。水，只有水的念头萦绕在他的脑海。但他还必须思考其它的事情：比如如何通过障碍，从下方穿过抑或上方越过，到那赤红的奥德赛面前杀死他；或者无所作为，死于这鬼地方的炎热和缺水。这道屏障四周密不透风，但它有多高？它延伸到沙里有多深？

有一个瞬间，卡森的意识模糊，根本无法思考任何一个问题的

答案。他呆呆地坐在滚烫的沙砾上，他甚至不记得坐下来过，在他面前一只蓝色蜥蜴从一处灌木丛中串到另一处里，在那下面，蜥蜴望着卡森。

卡森对它微笑着，回想起火星上的沙漠殖民者从地球上带来的故事。“如果你寂寞，用不了多久你就会发现自己会同蜥蜴交谈，再过一小会儿，您又会发现蜥蜴会开口向你说话……”

当然他应该集中注意力，想想怎么杀死奥德赛，而不是笑着对蜥蜴说“你好”。

那只蜥蜴朝卡森走了几步。“你好。”它说。

卡森楞了一下，他仰头大笑了起来，这并没有给他的喉咙带来多少痛楚，他还不至于这么渴。

为什么不呢？为什么想出这个恶梦一样的地方的实体不会具有一些幽默感呢，他有着这么多的能力。会说话的蜥蜴，掌握着卡森的语言，如果我与他们交谈——这是一个很好的接触。

他笑着对蜥蜴说：“到这里来。”但蜥蜴转身就跑，在灌木丛中疾奔，离开了卡森的视野。

他必须穿过屏障。他无法获得通过，或从上方越过，但他能否从下方穿过它？而且试想下，是不是有人在挖掘的过程中找到了水呢？

忍住痛苦，卡森一瘸一拐地走向屏障，开始挖掘，一次勺出两手掌的沙粒。这是缓慢的工作，因为沙会从边缘陷下去，他挖得越深，需要的沙坑口径就越大。不知道过了多少个小时了，他挖出了四英尺深的大坑：但那是干的基石，与没有任何水的迹象，而那道力场也一直延伸到基石上。

卡森爬出大洞，躺下来喘着气，然后抬起头看了看奥德赛在做什么。

他正在用灌木的木材和卷须做一个形状奇怪的框架，约四英尺高，大约一平方米。为了更好地观察他，卡森爬到刚刚挖出来的

沙堆，站在那里凝视。它的背面有两个长长的杠杆，其中一个的末端呈现出杯形，卡森想，这似乎是某种形式的弹射器。

果然，奥德赛提起一块巨大的岩石放到杯形端。他的一个触角伸向另一根杠杆向下推了一会儿，然后他把机器轻微调整了一下，瞄准了一下，石头随着杠杆升起来，开始向前飞去。

岩石在卡森的头顶上方几码处划出一道弧线，离他还很远，没有必要躲避，但卡森估计了一下它的距离，轻轻的嘀咕了一声。他不能这样重量的岩石丢过那一半的距离。即使退缩到他的地盘，他也将在那弹射器的射程之内——如果奥德赛把它推到屏障之前的话。

又一块岩石呼啸而过，这次离卡森近多了。

卡森沿屏障来回移动，以确保他在弹射器的射程之外，同时他投掷了十几个石块还击。

不过，他发现这毫无作用。为了能扔的远一些，卡森不得不选一些轻的石头，然而它们即使击中框架，也会反弹回来，奈何那弹射器不得。而奥德赛，在这样的远距离可以毫不费力地避开射向他的石块。渐渐的，卡森扔累了，开始腰酸背痛起来。

他跌跌撞撞地走向竞技场后方。这没什么用处；岩石依然能射到那里，尽管他们之间有较长了的时间间隔，好像那弹射器需要更长的时间来上“发条”。

卡森疲倦地回来屏障前。几次，他跌倒在地几乎无法抬腿走下去。他知道，他已经到达他毅力的极限。但他也不敢停止移动，除非他能让弹射器停止工作。如果他倒下去，他从此再也不会醒来。

突然，飞来的一块石头击中了之前收集在屏障边当作弹药的石堆，擦出火花。卡森灵光一闪。火花，火！原始人用石块敲击产生火花来取火，并用那些又干又脆的灌木作引火线……卡森的旁边就长着这样一株灌木。他将它连根拔起，带到那石堆旁，然后耐心地击打着石块，让火星掉落到干灌木上。火焰“忽”地冒了上来，瞬

间将他的眉毛烧成了灰。

几分钟后，还剩下一点火苗在沙坑的叶子里闪动，他现在有了主意：让引火草点火，然后用另一些燃烧得缓慢一些的灌木来保持稳定的火焰。

坚韧的卷须不会燃烧；这样他就能方便地制作和投掷火焰炸弹——— 将一捆柴火绑上小石头给它的重量然后扎在卷须上就能挥舞投掷了。

卡森做了 12 个这样的炸弹，然后点燃一个扔了出去。它扔得远远的，奥德赛赶紧拉着投石机撤退了，但卡森早已准备好其余的炸弹，快速不断地展开了攻击，第四个炸弹嵌入了投石机，引燃了它，奥德赛绝望地向他扔沙子，希望能灭火，但他的触须一次只能容纳一小勺沙粒，杯水车薪，毫无效果，熊熊火焰冲天而上。

奥德赛移动到安全的地方内，似乎再次对卡森集中了注意力。又一次，他感受到那道仇恨而恶心的精神波——但弱多了，不是奥德赛本身被削弱了，就是卡森已学会如何保护自己对精神的攻击。

卡森对他嗤之以鼻，然后扔了一块石头将他赶了回去。奥德赛回到他那半竞技场，又开始拔起灌木来。大概是准备做另一个弹射器。

卡森验证了下屏障还在，而自己却坐在一边的沙子上，虚弱地站不起身来。他的腿不停地颤动着，口渴引起的阵痛也很严重。但这些东西比起身体的精疲力尽来，显得微不足道。

先祖们想象的地狱也不过是这样吧。卡森努力保持清醒，但这似乎是徒劳的，因为现在没有什么他可以做的——面对牢不可破的屏障和在石头射程之外的奥德赛。

他试着回想在考古学书中看到过的，在金属和塑胶时代来临前战斗的方法。他首先想到了石制导弹，那，他已经用过了。弓和箭？不，之前他尝试过射箭，知道自己缺乏训练，即使用为现代运动员的准确性而设计的钢制弓箭也毫无准星。只用原始材料拼凑

在一起制成的装备，他怀疑弓箭的射程是否比得上他扔的石头。

长矛？那是他可以制作的。但它在任何远距离毫无用处，只能在近距离肉搏使用……如果他到达这种近距离的话。不过，制作一个将有助于让思绪不再像现在这样游离。

他仍然在那一堆的石块旁。他整理了下石块，发现了一个形状大致像矛头的石头。卡森用一块较小点的石削了起来，他要在两侧削出平角，这样一旦刺入它就像鱼叉那样无法被拔出。或许，鱼叉在这疯狂的竞赛比矛更好。如果他能将这武器系上一条绳子，插入奥德赛体内，他可以把这家伙拉倒在屏障旁，用石刃刀穿过屏障杀死他，而不用让手穿过屏障。

不过箭杆比矛头更难做，分开四丛灌木的主茎，再重新组装起来，用薄而坚韧的卷须包上，他得到一个坚硬的约四英尺长的箭杆，插在矛头的缺口里，他就有了原始却强大的武器。他又用卷须做了一条 20 英尺的绳子，它看起来很轻，不怎么坚固，但卡森知道用它来承受他的体重绰绰绰有余。他把绳的一段系在矛头上，另一端绑在自己的右手腕，这样，即使他射偏了，也能把这武器拉回来。

卡森试着站起来，看看奥德赛在干嘛，但他发现没有办法站立，第三次，他支起身子到膝盖那样的高度，又跌回到地上。他想“我该睡一觉了，如果现在要一决胜负，我将动弹不得，如果他知道，他将过来杀了我。我必须积蓄些体力。”慢慢地，他忍着痛楚爬离屏障……

一个像罐子的东西“砰”得落在卡森身边的沙上，把他从一个混乱和可怕的梦里带回更为混乱和可怕的现实，他睁开眼睛，再次面对蓝砂的光芒。他睡了多久？一分钟，一天？

另一块石头掉了下来，落得更近了，扬起一片沙子落在卡森身上。他用双手支起身体站了起来，转过身，看见奥德赛在 20 码外的屏障处。他见卡森站起来，飞快地滚回到了安全地点。

他入睡得太快了，他发现自己还在奥德赛的射程之内，他发现自己一动不动，才敢来到屏障旁。幸运的是，他并没有发现自己是多么的虚弱，否则他肯定会留在那里继续扔石头。

他重新开始爬行，这次他迫使自己不断爬行，直到离竞技场的边墙不到 1 码的地方，然后周围的事物慢慢消失了……

当他醒来，他自己没有什么变化，但他知道这次他睡了很久。他最先意识到嘴里又干又涩，舌头肿了起来。慢慢的，他开始回到充分清醒状态，一些事情似乎不对，卡森想。他身体的劳累缓解了，浑身精疲力竭的阶段已经过去了，但他感受到痛苦，钻心的疼痛。他试着动了下，发现这痛楚来自他的腿。

他抬头看了看，发现膝盖下完全肿了起来，肿起的部分甚至超过大腿的一半。他绑在小腿周围的卷须已经深深地嵌入肉里。

用刀来隔断卷须已是不可能的。所幸的是，最后的结打在皮肤与骨头的地方那里肿的还没有那么厉害。他花了点功夫，解开了那个结。

他看了一眼叶片垫子，发现了最坏的事情，毒通过血液感染了他，没有药品，甚至没有水，除了等待全身毒发身亡，他什么都做不了。

他知道没有希望了，他要失败了，人类也将跟着他失败。当他死在这里，在他之外的宇宙里，所有他的朋友，所有人类都将死亡，地球和她所有的殖民地都将变成这赤红的、滚动的奥德赛的家园。

这种想法使他重新拥有了爬行的勇气，依靠他的手和手臂，他几乎闭着眼睛爬向屏障。

大概有百万分之一的几率他能获胜：如果他能有点力气再扔一次那杆矛，并且能一次命中，如果奥德赛会到屏障边，或者如果屏障消失了。

爬到屏障那里仿佛花了他几年，他感觉。屏障还在那里。那里还是不可通行的就和他第一次碰到它一样。

奥德赛不在屏障边。通过用他的手肘支撑起自己，他可以看见它在自己领地的后方，它正在做一个木头框架，是一个他曾经毁掉过的弹弓的半成仿制品。

它现在缓缓的移动开了。毫无疑问，它也很虚弱。

卡森怀疑它是否需要第二把弹弓。在那完成之前，他肯定先死了，他想。

他的脑子肯定秀逗了一会，因为他发现自己在用拳头砸屏障，这根本就是无用的宣泄，于是他让自己停了下来。他闭上了眼睛，试着让自己平静下来。

“你好。”一个声音出现。

那是一个细小的声音。他张开了他的眼睛，转过头。那是一只蜥蜴。

“走开，”卡森想说，“走开；你并不是真实的，或者你的确存在但你并没说话。我又开始幻想了。”

但他说不出话；他的喉咙和舌头在干燥面前丧失了任何话语权。他又一次闭上了眼睛。

“痛，”那个声音说，“杀死。痛——杀死。来。”

他再次张开眼睛。那只十条腿的蜥蜴还在那里。它沿着屏障跑了一小段距离，回来，又开始然后回来。

“痛，”它说，“杀死。来。”

它又开始刚才的动作，然后回来。明显它想要卡森沿着屏障跟着它。

他继续选择闭上眼睛。那个声音也一直继续。同样的三个毫无意义的单词。每次他张开眼睛，它都跑开又跑回来。

“痛。杀死。来。”

卡森叹了叹气。既然他不跟着那只蜥蜴就不得安宁，他还是跟着它爬吧。

另一个声音，一个高调的号叫声钻入他的耳朵。在地上有什么

东西躺着，挣扎着，号叫着。一种小小的，蓝色的，看起来像蜥蜴的东西。

他认出了它就是那只不久前被奥德赛扯下腿的蜥蜴。它没死；它苏醒了，现在正在巨大的痛苦下扭动号叫。

“痛，”另外那只蜥蜴说，“痛。杀死。杀死。”

卡森明白了。他从他的腰际拿出那把刀，杀了那个倍受折磨的生物。那只活着的蜥蜴连忙跑开了。

卡森回到屏障那里。他把手和头依靠在上面，看着奥德赛远远在那边后面做着它的新弹弓。

“我只能到这步了，”他想，“如果我能穿过。如果我能穿过，我还是可能赢的。它看起来也很累。我也许——”

又过了一会儿，他又开始歇斯底里异常兴奋，然后他又彻底的冷静了，他开始好好的思考着。

那只刚刚被他了结生命的蜥蜴是穿过屏壁过来的，但过来后它还活着！它是从奥德赛那边过来的；奥德赛本来扯掉了它的腿然后轻蔑的扔向他所以它穿过屏壁到了这边。

它不是死了，只是不省人事而已。一只活的蜥蜴过不了那个屏障，但是一只没有意识的可以。那个屏障并不是限制生命体通过而是阻止有意识的生命穿行。它是一种精神的保护，一种精神的冒险。

意识到这些，卡森开始向屏障爬去，他要进行最后的不顾一切的赌博，以一种只有要死的人敢试的方法。

他沿着屏障移动到了那个四英尺高的沙堆，那是他试着——几天前了？——挖开屏障下面去找水时舀出来的。那个沙墩正好在屏障上，它更远的那个斜面一半在屏障这边，一半在那边。

带着他从边上石碓里捡的石头，他爬上了沙丘，接着靠着屏障躺下，这样的话如果屏障消失了，他就能滚到敌人的领域去了。

他检查了一遍确定那把刀安全的在他的绳带上，叉子也弯在

他的左臂上，它的绳子也牢牢的绑在他的手腕。接着他用右手拿起一块石头砸向了自己的头。这一击全凭运气了；最好能足够让他晕倒，但不至于晕太长时间。

他有预感奥德赛正在看他，并且它会发现他从屏障那边滚过来，接着它会来查看查看。它应该会认为他自己死了，他希望——他想也许它也推论出他所了解到的屏障的性质。但不管怎么样，它都会很谨慎的来；他只有一点时间——他砸晕了自己。

疼痛把他惊醒，一种突然的剧烈的疼痛在他的臀部蔓延，这种痛与他的头与脚上的痛不一样。他在砸晕自己前设计计划时就预感甚至希望这种疼痛的出现，并要自己强忍着防止身体突然的移动。

他把眼睛眯出一条线，发现自己猜对了。奥德赛正向他走近。它在二十英尺远；那阵惊醒他的疼痛正是它扔过来试探他是死还是活的石头造成的。他躺着不动。它越来越近了，15 英尺远，然后又停了下来。卡森几乎不呼吸。

那么近的情况下，他努力让自己的脑子什么也不想，防止它的心灵感应能力发现他的意识。在他大脑空白的情况下，它的思想对他大脑的冲击异常剧烈。

他感到对那个外星人彻底的厌恶，他们的思想完全不同，它输送的那些东西他能感受但无法理解更无法表达，因为没有哪种地球语言或头脑能用文字或图片适合它们。蜘蛛的思想，他想，或者螳螂的抑或是火星沙蛇的，拥有智力以后用心灵感应和人类交流，那时的感觉应该和现在这个很像了。

现在他懂了，那个实体是对的：人类或者奥德赛，宇宙的确不是一个能让他们共同生存的地方。

更近了。卡森在它只有 5 英寸距离之前，在它有爪子的触角伸出之前依然静静的等待……

仿佛忘记了痛苦，他坐了起来，举起叉子用尽他所有的力量猛

扔过去。当奥德赛被叉子深深插住后逃跑时，卡森努力让自己的脚步跟上。他做不到；他摔倒了，但他还在爬。

绳子到头了，他被系在他手腕上的绳子猛拉。他被拉了几英尺就停了。卡森继续前进，用手拉着绳子一点一点的靠近它。它停在那里，触角挣扎着想把叉子拔出来。它仿佛在战栗，一会儿它意识到已经不可能逃脱了，于是它朝他滚来，伸出了带触手的爪子。

手里拿着石头做的刀，他迎了上去。他发疯似的乱刺，一遍又一遍，而那些恐怖的爪子使劲享受他身体的皮肤、鲜血和肌肉。

他猛刺猛砍，最后它一动不动了。

一阵紧促的铃声响了，在醒了以后他花了一会来辨别他在哪，那铃声是怎么回事。他被固定在他的侦察艇的座位上，他前面的屏幕上有的只有空荡荡的太空。没有任何奥德赛的飞船也没有任何不可思议的星球。

那阵铃声是通讯器的信号；有人要他把开关转到接受档。纯粹是反射动作让他伸出手推了推控制杆。布朗德的脸，他的母船麦哲伦号的舰长，闪现在屏幕上。他的脸色苍白，他黑色的眼睛发出兴奋的光芒。

“麦哲伦呼叫卡森，”他突然提高了音量，“回来。战斗已经结束了。我们赢了！”

屏幕消失了；布朗德应该给别的侦察艇发信号去了。

卡森慢慢的操作返回。缓慢的，让人不可相信的，他竟然自己松开了椅子的安全带到后面去喝冷水槽里的水。不知为什么，他难以置信的口渴。他喝了整整六杯。

他靠在墙壁上，试着回想一些东西。

那是真的吗？他现在很健康，声音也没变，更没有受伤。他的饥渴仅仅是精神上的而不是生理上的；他的喉咙并不干。

他挽起裤子检查检查小腿。那里有一道长长的白色疤痕，但是一道完美治愈的伤疤；以前它并不存在。他拉开他衣服前的拉链发

现他的胸口和腹部布满了细小，几乎注意不到，完美治愈的伤疤。

那真的发生过！

侦察艇，在自动操作下，已经进入了母船的舱门。机械臂把它拉进了它的个人对接口，过了一会儿一声嗡嗡声象征对接口已经充满了空气。卡森打开舱门走了出去，通过了对接口的双重门。

他径直走向布朗德的办公室，进去，行礼。

布朗德还是那副迷糊的德行。“嗨，卡森，”他说道，“你错过了什么；真是一场精彩的表演！”

“发生什么事了，长官？”

“确切的说，我也不知道。我们发射了一发火炮，然后他们的舰队全成了粉末！不知怎么回事，炮弹一下子从一艘船跳到另一艘，甚至射程外那些我们没有瞄准的船。整个舰队在我们眼前毁灭了，而我们甚至没有损失一艘船。”

“我们甚至不能因为这个得到荣誉。他们用的金属肯定有什么不稳定的成分，而我们试探性的射击恰好引发了它。军士，你错过了这么激动人心的事真是太可惜了！”

卡森像个苍白的鬼魂似的笑了笑，让他从那个经历中恢复过来还需要几天，船长并没有注意到他的笑容。

“是的，长官。”他说道。常识，而不是谦虚，告诉他会被烙上宇宙最差的说谎者的头衔，只要他多说了什么。“是的，长官，我错过了这么刺激的事真是太可惜了……”

（原载于《TRANS》

译者：王景、周倩倩、仇钧、许天劫、黄冲）

# 异星遭遇

莱因斯特

## 一、巨蟹星云中的神秘飞船

托米·道尔特手里拿着他最后拍到的两张立体照片走进了船长舱，说道："先生，我做好了。这就是我所能够拍摄到的最后两张。"

他交过照片，便以特有的职业兴趣观察起屏幕来。这时飞船外面的太空景象尽收眼底。飞船内柔和的深红色灯光，表示着各种各样控制器和值勤驾驶员驾驶这艘兰瓦彭号宇宙飞船所需用的各种仪表。船长舱内有一把坐垫很厚的控制椅，前上方装着一个奇特的、多面角度的返照镜——这小小装置可以叫人不用扭头就能看清楚所有屏幕。此外，还装有一些令人十分满意的大型屏幕，足以直接从上面观察整个太空。

兰瓦彭号宇宙飞船离开地球母亲已经相当遥远了。舱内屏幕上显示着大气层外五彩缤纷、亮度不同、闪烁不定的星体。这些在屏幕上可以用肉限观察到的星星，都可以随意加以放大，但是，每颗星星对他们都是陌生的。能够辨别出来的只有在地球上所观察到的两个星座，而且这两个卫座的形象仿佛被缩小和歪曲了，银河似乎模模糊糊，并不是在它原来的方位上，不过，即使这些奇特怪异的景象，跟屏幕上的景又相比，还是不足为奇的。

宇宙飞船前面是一片浩渺无垠的雾海，微微发光，却仿佛一动不动地凝滞在那里。尽管飞船上的空速仪显示出飞船正以惊人的速度飞驶，屏幕上却要经过很长很长一段时间，才给人显示以乎略为接近了雾霭。其实，这雾蔼便是长有六光年、厚有三光年的巨蟹

座星云及其外延部分。在地球的坐远境里，它就像一只巨蟹，它的得名，即源于此。这是一团极为稀薄的气体云，一直向外伸展，范围大约有我们的太阳到最近的恒星一半那么远的距离。

在星云深处有两颗星——也就是双星——在发光，其中一颗发出我门所熟悉的地球上常见的黄色阳光：另一颗发出的则是非常强烈的白火炽光。

托米·道尔特沉思般地说："先生，我们这是飞向深处吗？"

船长仔细观察了一下托米拍摄的最后两张照片，随手从在一边，又不安地注视起前面的屏幕。兰瓦彭号正在全力减速，这时它距离星云只有半个光年了。托米·道尔特的工作是为飞船导航，现在他已完成了任务。宇宙飞船在星云中探索的整个期间，他会闲得无事可干。尽管如此，到眼下为止，他还是觉得不虚此行。

托米刚刚完成了一项独特的创举。他独自一个人用相同的仪器和能发现、记录任何系统错误的控制爆光仪，拍摄了星云长达四千年活动的一整套照片。光是这一项成就，就很值得从地球非到这儿来了。此外，他还记录了双星的四千年历史以及一颗星在四千年中退化成白矮星的历史。

这倒不能说托米已经有四千多岁。事实上他只不过才二十多岁。它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巨蟹座星云离地球四千光年。他借以拍摄星云最后两张照片的那些光，要到公元 6000 年才会到达地球，托米一路乘飞船拍摄过来——飞船的速度远远超过光速许多倍——靠着四千年前一直到仅仅六个月之前从星云里发出的光，他把显示出这个星云的各个方面都拍摄了下来。

兰瓦彭号宇宙飞船在太空中继续穿行。后来，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发光体缓慢地、逐渐地爬进了屏幕，随后竟把观察宇宙的视线遮住了一半。飞船前方是发光的雾霄，后面则是星星点缀的浩瀚太空。这时太空中的星体有四分之三被雾雷遮住了。少数最亮的光从雾靄的边缘上透出，显得亮光略有些朦胧。但这只是少数。这时，

飞船船尾现出一片不规则的黑暗。有些星体在其间一闪不闪地发着光芒，显示着它的存在。兰瓦彭号钻进了星云，仿佛穿入了一条黝黑的隧道，船外全是闪闪发光的迷雾。

兰瓦彭号确实正在钻向星云深处。那些最远的远景照片都已揭示了星云的结构特征。星云绝不是形状不定的，它有自己的形态。兰瓦彭号越是向它靠近，它的结构也就越来越清楚。托米·道尔特为了拍摄照片，曾争着要兜着圈子向它接近。所以，宇宙飞船才绕了一个大弧度，来到了星云。这样托米便从各种稍有区别的角度连续拍摄了整套科学研究照片。还拍下了星云一对对的立体照片，清楚地显示了星云中滚滚的雾霭和凹凸起伏的空隙。

在这里才了解到其形状确实复杂。有些地方，弯曲缠绕，就像人脑，这是地球望远镜根本观察不到的。飞船这时钻进的正是其中的一个空隙。这些空隙，人们把它们类比成海底的裂缝，名之为“深处”。

船长松了一口气。

他目前的职责是设想可能遇到的麻烦而为之操心。他是忠于职守的，总是在仪器肯定不再记录和显示什么情况后才会回到座位休息。

“这星云深处不大可能只是一些不发光的气体，”船长不无疑虑他说，“然而它却又是空的，所以，我们在它里面能够超速飞行。”

从星云边缘到它的中心双星附近，据测算，大约有一个半光年。星云是种气体，非常稀薄，相比之下，彗星尾可算是“固体”了。但是，进行超光速飞行的宇宙飞船，绝不能有任何碰撞，哪怕碰撞的只是硬真空。这需要纯粹的星球之间的空间。兰瓦彭号宇宙飞船要是受到硬真空允许的速度限制，那就不能在浩渺的雾蔼中进行超速飞行了。

宇宙飞船的航速逐渐缓慢下来，慢了又慢，慢了又慢，那些发光体仿佛从四面八方向飞船压来。飞船离开超速飞行场时，超速飞

行突然轰的一声停止了，全体乘员全身都感到了这一点。

接着，差不多就在这一刹那间，整个飞船突然响起了当当的刺耳铃声。船长舱中的警报声几乎把托米震聋了。驾驶员立即抬手推上了警报器。但是，在自动门一一隔开的其他舱室里，仍旧可以听到警铃在尖啸。

托米·道尔特两眼盯住船长。只见船长双手紧紧握着，从座位上站起身，在驾驶员背后向前凝视着。仪表中有个指示器在明显地剧烈摆动，还有些仪表正急速地记录和显示着发现的各种数据。船头四等分屏幕上呈现出一个奇特景象：在那浩渺、弥漫发亮的雾霭中，出现了一个亮点。自动扫描器对准这个亮点时，它变得越来越亮。仪表显示，这个方向正是发出碰撞警报的物体的方向。然而测位仪本身……测位仪的数据表明，八万英里外一个固体，似乎不太大。但是还有一个物体，距离显示从无穷大到零。

“加强扫描器功能。”船长急促地命令说。

扫描器上特别亮的光点滚滚向外射出，抹掉了这物体后面的模糊不清的图象。倍数放大了，却不见任何东西。然而无线电测位仪显示，有个巨大的无形物体正以不可避免要碰憧的速度向兰瓦彭号宇宙飞船疯狂般地冲过来。然后它又以同样的速度无声无息地飞开了。

这时，屏幕已经放大到最高倍数的极限，但还是搜寻不出任何踪影。船长紧张得咬紧牙关。托米若有所思他说：

“先生，你是否知道，我有一次在‘地球——火星’航线的飞船上，也遇到过类似的突发情况，记得当时是有另外一艘飞船在探测我们的位置。他们的测位器波束和频率跟我们的几乎完全一样。我们发出的探测波束每次碰到它，总是显示出对方那艘飞船似乎极庞大，而且十分坚固。”

“现在发生的情况正是这样，”船长恶狠狠地说道，”显然有一种奇特的测位器波束正向我们不断发射过来。眼下我们收到的，除

了自己的回波，还有那个怪异的波束。奇怪的是，那艘飞船似乎是‘无形’的。究竟是什么人或什么生物会在无形而又有测位器装置的飞船里呢？可以肯定，他们不会是人类！”

船长按了一下袖筒上通话器的电钮，急促地说：“战斗准备：各就各位！各室立即进入一级战备！”

只见船长双手一会儿攥紧，一会儿放开，两眼紧紧盯住屏幕。

然而屏幕上除了一片亮光之外，什么也没有。

“是人类？”托米·道尔特突然挺直了身子说，“你的意思是说……”

“咱们星系中有多少个太阳系？”船长问道，“多少颗行星上可能有生命存在？又有多少种生命可以存在？要是那飞船不是来自我们的地球，事实上，看情况它不会是来自地球的，那么它上面的乘员显然就不会是人类。先形而可以发射强大波束的飞船及其设备显然不是人类制造的，但其文明程度和高新科技达到了能在深层空间航行的水平，这就意味着一切！不是么？”

船长的双手显然激动得不断抖动、他从来不大跟船员这样无拘束地谈话，然而托米是领航观察员。即使船长的职责是总管一切，但有时也很需要把自己操心的事摊出来。这时显然他又感到无法闷在肚子里了。

“多少年来，人类一直在谈论和推测这类事情。”他语气稍微变得温和起来，“许多人一直在打赌，说我们星系中可能存在着另一人种，他们同我们具有同等的文明，甚至可能比我们更加进步。从数学观点看，这种观念赌赢的希望可能比较大。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谁猜得到人类何时何地会遇到他们。看来咱们现在十之八九是碰上他们了！”

托米的眼光显得分外明亮起来。

“先生，你认为他们会十分友好吗？”

船长匆匆瞥了一下距离表。那幽灵似的物体仍旧冲着兰瓦彭号宇宙飞船一会儿发疯似地、无形地猛扑过来，一会儿又迅速飞

离。辅助指示器在微微移动，这表明八万英里外确有一个物体。

“它在飞行，”从船长简短他说，“正朝我们飞来。要是这艘尚未显形的宇宙飞船在我们的猎场上出现，我们该怎么办！友好相待吗？也许该这样！我们应该设法跟他们接触、是的，该这么做！但是，我担心，也许我们的探索就此完结了。”现在得感谢上帝，我们有了激光炮！”

飞船上配备的激光炮是一种破坏力极大的光束。当飞船在航行中以导向装置也无法避开那些难以对付的陨星时，就用这种最新武器打掉它。原设计意图并不是拿它当武器用，但实际上可以充当精良的武器，这种激光炮可以在五千英里外击中目标，只需利用整个飞船的动能。一艘像兰瓦彭号这样具有自动瞄准和五度自动旋转角等装置的飞船。几乎可以把它航道上的任何小行星扛穿一个洞。当然，在超速飞航时不能使用。

托米·道尔特走近船首四等分屏幕。这时他扭头说：“激光炮？干什么用，先生？”

船长对着空空如也的屏幕扮了个鬼脸。

“因为到眼下为止，我们还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生物，我们不能冒险！”他狠狠地又说了一句。“我们当然要尽量设法进行‘接触’，尽可能去了解他们，尤其是弄清楚他们来自哪个星球。我认为彼此应该设法结成友谊，不过，这种可能性并不大。

我们还一点儿也不能信任他们。我们有测位器，他们也有，这是可以肯定的，而且他们也许拥有比我们更先进的追踪器。说不定我们可能在返回地球时一路上受到跟踪而自己毫无察觉。我们不能让外星人种知道地球的位置，我们不能承担可能引起灾难性后果的风险，除非我们对他们能够拿得准。从眼下情况考虑，我们有什么根据可以拿得准呢？当然，他们可能是来做交易的；也可能他们带着武装到牙齿的战斗飞船舰队向我们猛扑过来，在我们还不明情况时就把我们一举歼灭。我实在不知道会发生哪种情况，也不

知道什么时候会突然发生：”

托米脸上立刻露出吃惊的神色。

“这个问题一直在反反复复地讨论和研究，”船长说，“可是从来也没得出可靠的结论。你要知道，双方在深层空间中，不了解对方来自哪个星球就进行接触，到现在还没有人考虑过这种发疯的、完全不可能的事！不过，我们必须找出这个答案。我们现在事实上已面对这一难题。我们必须找出这个答案！我们将对他们怎么办？这些家伙很可能外表美得出奇，很有教养，待人彬彬有礼、然而骨子里却诡计多端，野蛮而又残忍，也可能表面上奇丑无比，态度粗鲁、生硬，而本质上却很朴实、友好，或者介于两者之间。我怎么能凭主观善良愿望，凭猜测，盲目地只抱着信任、友好的态度，而拿人类未来的命运去冒险呢？是不是值得跟一个我们一无所知的新文明社会交朋友？这只有天晓得。接触当然可能促进我们的人类文明，使地球受益匪浅；但也可能带来一场灾难。我们不能图侥幸。不过有一点很清楚：我们绝不能让他们知道怎样找到地球！要么我确信他们不会尾随着我们，要么我就不返回地球！他们也可能有这种想法！”

船长再次揪下通话器电钮。

“各导航员注意！马上整理好飞船内的所有星球地图，做好能够立即销毁的一切准备。凡是可以推算出我们航线和出发点的一切照片和图纸也都做好可以立即销毁的准备！集中全部宇宙航行资料，待命销毁！赶快行动，准备就绪后立即报告！”

他放开通话器，一下子似乎变得苍老了许多。人们在人类和外星人可能进行最初接触这一问题上，曾经预料过多种方式和可能性，但是从来没有像这样一种毫无解决希望的方式。一艘孤立无援的地球飞船和一艘孤零零的外星飞船在远离各自星球的星云里相遇。他们彼此可能都希望和平，但是他们却竭力准备狡猾、奸诈的进攻行动，这难道不正好说明友好的愿望只不过是装出来的吗？

困难的是，如果真的对他们深信不疑，毫无防范，确实也有可能出现船长所优虑的情况，造成灾难。

船长舱内一片寂静。船首四等分屏幕上显示的只是星云的极小一部分景象，满是一片弥漫的、不成形状的发光雾蔼。突然间，托米发现了什么。

“先生，快看，在那儿。”

只见屏幕显示的雾蔼中出现一个小东西，距离很远，颜色微黑，不像兰瓦彭号船身抛光得像镜子或反射镜那样亮。它外形呈鳞茎状，大体上有点像生梨，中间微微发光。再仔细些也不能观察到别的什么了。不过可以肯定，那绝不是自然物体。托米测定了距离表后轻声说但：

“先生，他们正以极大的速度朝我们飞来！他们现在可能跟我们一样，想着同一个问题：彼此都不敢让对方回去。船长，你认为他们会跟我们接触吗？或者一进入射程，马上发射武器？”

兰瓦彭号已不再在稀薄的星云雾霭空隙中穿行了。它此刻正翱翔在发亮的太空中。星云中心除了发出强光的双星外，没有其他任何星体。只看见笼罩着一切的亮光，此外一无所有。

突然，那艘外星飞船发出了一个不带恶意的讯号。它在驶近兰瓦彭号时开始减速。兰瓦彭号飞船迎了上去，准备会见，接着便完全停车了。船长这一动作表示，它知道对方飞船在接近，它停下来既是一种友好表示，也是一种对付进攻的防范措施。它相对静止时就可以在自身的轴线上旋转，这在敌人猛烈进攻时，目标可能最小，而且开火时间也比双方飞船相互擦过时妥长一些。

然而，异常紧张的却是真正要接近的一刹那。兰瓦彭号的尖针形船头一动不动地瞄准着外星飞船的船身。继动器跟船长舱相连接，只要船长一按手下的电钮，就能发射出高功率的激光炮。

托米看着这一切，眉头不觉皱了起来。这些外星人既然有宇宙飞船，就一定具有高度的文明。他们也一定会像兰瓦彭号飞船上的

人一样，充分意识到两个有文明的高等生物种族第一次最初接触的全部意义。

和平接触以及今后可能的技术交流，可以大大促进以方的发展，这一可能性对于人类和外星人来说，都是具有吸引力的。但是两种文明社会接触时，一种文明社会通常总要从属于另一种文明社会，不然很难避免战争。不同星球上的人种之间的从属关系恐怕是不能和平解决的。至少人类大概永远不会同意屈从于他人，其他高度发展的人种恐怕也不会同意处于从属地位。即使从贸易中得到好处，也永远不会改善这类从属的低下地位。他们不能肯定人类是不是爱好和平，而人类对他们也没有任何把握。确保任何一个文明社会安全的唯一方法，就是在此时此地摧毁对方的飞船，或者同归于尽。这似乎就是注定的不幸和最大的悲剧。

不过，双方无论哪一方获胜，或侥幸取胜，也绝不是十全十美的。人类永远需要知道另一个文明社会的外星人未自哪个星球，需要知道他们的武器状况和资源，弄清楚他们会不会构成人类的威胁，以便必要时消灭他们；外星人同样需要了解这一切。

也许正因为如此，两艘飞船对峙着，暂时没有激烈的动作。

至少，兰瓦彭号舰长没有按动电钮，因为一旦按下去，很可能把对方飞船打得无影无踪。船长没有这个胆量，也不敢开。

他脸上冒出了大颗大颗的冷汗。

这时扬声器发出了声音。只听见射击室里传来报告声："报告船长，那艘飞船停了下来，一动不动。先生，激光炮已经瞄准！"

这显然是敦促船长下达开火命令！然而船长却摇了摇头褂星飞船距离不过二十英里，船身漆黑。它的外壳任何一部分都像是巨大的、不反光的黑貂皮。除了船身轮廓在星云雾霭中时有微小改变外，看不出其他更详细的情况。

"船长先生，它完全停止了。"另一个声音说，"现在他们向我们发射了已调制过的短波。调频已校正。很显然，这是个信号。它功

率不大，不会造成危害。”

“他们现在已有所动作，船身外面有活动。密切注意有什么东西出来。备用激光炮对准它。”

转瞬间，一个又小又圆的东西从黑色飞船的椭园形轮廓中冒了出来。接着，那个鳞茎状的船身开动了。

“船长，它开走了。”扬声器中报告说，“他们放出来的东西一动不动地停留在他们离开的原地。”

另一个声音接着插了进来：“调频多了起来，先生，我们无法理解。”

托米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船长注视着屏幕，额上汗珠淋淋。

“很好，先生。”托米若有所思他说，“如果他们是向我们送什么东西，那么很可能那就是炸弹或者什么新式发射器。所以他们靠近我们，放出什么又开走了。他们一定估计我们会派出救生船或有关人员去联系。这样，对我们飞船也不会有什么危险。

他们一定跟我们一样，考虑的问题差不多。”

船长的目光并未离开屏幕。他说：“道尔特先生，可否请你出去把那个东西检查一下？我不能命令你去干，可是我需要所有乘员能够协同应急。”

“好吧，船长，必要时我可以去牺牲。”托米爽快地接着说，“我不用带救生艇，先生。有一套带推进器的宇宙服就行了。这样体积小，而且两只手和两条腿也不宜携带炸弹。先生，我该带上一个扫瞄器。”

外星飞船在继续往后退。四十英里，八十英里、四百英里……

最后它停了下来，像是呆在那儿等待着。托米在兰瓦彭·号的气室里穿上原子驱动的宇宙服，同时听到了扬声器中的上述报告。

那艘飞船在四百英里外停止后退的消息，令人鼓舞。它也许并没有比这距离更大、更有效的武器，因而才停在这个距离上并感到安全。然而，他刚想到这里，那艘外星飞船又继续后退了。托米从

气室里出来时这样思考着：也许外星人已意识到他们暴露了自己，或者也可能是他们要造成一种印象，就是他们已暴露了自己。

托米从银镜似的兰瓦彭号宇宙飞船里飞驶下来，穿过人类从未到过的、熠熠发光的太空。兰瓦彭号在他身后迅速转过身，飞快地离开了。托米头盔中的耳机里传来了船长的声因：

“道尔特先生，我们也开始后退。有这样一种可能，就是他们也许有一些原子反应的炸药，但绝不会在他们自己的飞船上使用。它的破坏力可能会达到这里。我们必须后退。把你的扫瞄器对准这东西。”

一种炸药可能在二十英里内摧毁任何东西，在理论上是完全可能的。不过这种武器人类还没制造出来。兰瓦彭号往后退无疑是安全的。

托米·道尔特一下子陷入了绝对的孤独。他穿越太空，朝着那个停留在难以令人置信的亮光中刚、黑点疾驰而去。一转眼工夫，兰瓦彭号已变得无影无踪了，它那抛光的船身又消失在发亮的雾霜之中。这时，托米用肉眼也看不到那艘外星飞船。就这样，他在远离地球四千光年的太空中，朝着宇宙中唯一能见到的固体——那个小黑点飞去。

那玩意儿是个不大圆的球体，直径不到六英尺。托米一用脚踏上它，它就弹走了。球上有许许多多小触角伸向四周，看上去很像水雷上的引爆角，不过每一只角尖上都有一个闪闪发光的水晶。

“我在这儿。”托米对着头盔报告机说。

他抓住了一个角，使自己轻轻靠近那东西。球体是纯金属的，呈暗黑色。他透过宇宙服手套当然摸不出上面的任何组织结构。

不过他还是细心地一遍又一遍地检查，努力了解它的目的和用途何在。

“先生，没办法了。”他报告说，“除了扫瞄器显示的情况外，没有什么可报告的。”

就在这时，他透过宇宙服感到了一种振动，振动还伴有铿锵的响声。只见那个圆圆的物体上有一部分缓缓打开了，接着第二层也打开了。托米绕着那东西看进去，见到的是人类从未见过的第一个无生命的文明产物，一块平的屏幕，上面暗红色的光芒毫无规律和目标地到处缓慢移动着。这时他的头盔耳机中发出令人大吃一惊的叮喊声，那是船长的声音。

“好了，道尔特先生，把你那扫瞄器对准那个屏幕进行检查。

他们显然抛出了红外线视屏幕的机械装置，以此进行通讯，这样人就不必冒风险了。不论我们怎么干，最后只能是毁掉这装置。

也许他们希望我们把它带回飞船——说不定这装置里有炸药。当他们准备返国时就会把它引爆。我将送一己块屏幕对着那装置中的扫瞄器。你回飞船吧！”

“喂，船长：”托米回答遣，“飞船在什么方向？先生。”

没有星星。星云的亮光把它们全都掩盖了起来。从机械装置那儿，唯一能看到的只有星云中心的双星。托米迷失了方向。

“离开双星方向，笔直向前，”头盔耳机中传来了命令，“我们会接引你的。”

他接过一个装置，过了一会儿，他飞向外来圆球那儿，安装视屏幕。这两艘飞船都了解，也都不敢掉以轻心，以自己的人种进行冒险。双方打算通过这种小而圆的装置来进行通讯。双方各自的视屏系统使彼此能够交换自己敢于给对方的情报。与此同时，他们也可以对最切合实际的方法进行讨论，以确保任何一方跟另一方首次接触而不致危及自己一方的文明社会。这一实际可能的方法就是在必要时发动一场迅雷不及掩耳的致命进攻，或进行自卫，把对方飞船一举消灭掉。

## 二、艰难的谈判

兰瓦彭号宇宙飞船同时肩负着商项不同的任务。它从地球来到星云，对它中心的双星，尤其是较小一颗星做近距离观察。星云本身是人类已知的最强烈爆炸的产物。大约在公元前 2946 年，就已经发生了爆炸。爆炸光在公元 1054 年传到地球。中国宫廷天文学家和基督教会史书对此都及时作了记载，但以中国天文学家的记述更为可靠。爆炸光亮得连大白天都能见到，而且时间持续长达二十三天之久。它的光虽然在远离地球四千光年之外，却远比金星的光还要亮。

当 20 世纪的望远镜对准了那剧烈爆炸发生的地点时，只见剩下的只有一对双星和星云。独特的是，双星中较亮的一颗星表面温度很高，根本没有光谱线，却有连续光谱。太阳表面的绝对温度为七千度，而那白热的星表面温度却高达五十万度。它差不多有太阳的质量，可是直径却只有太阳的五分之一。它的密度是水的一百七十三倍，是地球上已知最重的物质——镭的八倍。所以，对它的观察和研究，包括对四千光年光柱进行考察是很值得的。

兰瓦彭号飞到这里就是要进行这种观察和研究。然而，外星飞船为什么来到这里？是负有同样使命吗？

兰瓦彭号飞船上执行日常操作的乘员高度警惕地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神经十分紧张。观察人员因外星飞船的出现这一突发事件而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仍旧执行兰瓦彭号原有任务，继续进行科学考察，另一部分集中对付外星飞船到来而出现的新问题。

雾霭朦胧的巨蟹座星云依旧宁静，但这宁静之中却隐伏着危险。如果地球人与外星人的友谊进程能够建立，那么一个人种就可免遭毁灭，继续发展下去，而且双方都可能因此而大大获益。

如果对方可能危害自己的人种，那么任何一方都不敢返回自己星球上的基地，也不敢轻率信任对方而引来灾难，对双方来说，唯一安全的措施必然是做好一切准备，消灭对方。

如果要和平，又该如何开始呢？

兰瓦彭号飞船上的人需要事实材料，外星飞船上的乘员也需要材料，这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两艘飞船之间存在着一种奇怪的休战状态，然而又是箭在弦上的临战状态，两艘飞船都在紧张地观察着、监视着对方。现在总算有了个开头：那个极小的装置漂浮在明亮的太空之中。兰瓦彭号的扫瞄器对准着外来飞般的屏幕，而外来船的扫瞄器也对着兰瓦彭号的视屏幕。

通讯联络终于开始了。

事情进行得十分迅速。托米·道尔特是做出百次进度报告的人员之一。他已结束了特殊的考察任务，现在又被委派与外星飞船进行通讯联络。他和兰瓦敦号上唯一的心理学家一起走进了船长室报告成功的消息。

“先生，我们已建立了比较满意的通讯联络。”心理学家说道。看来他很疲乏。“这也就是说，我们对他们几乎想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而且也能听懂他们的回语。当然，能否判断他们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就难说了。”

船长的目光移向托米·道尔特身上。

“我们拼凑了一些装置，”托米说道，“它相当于一架翻译机器。我们有视屏幕，又有直接短波束。他们使用调频加上其他波束，就如同我们说话中的元音和辅音。我们搞出了一种译码，但它不是任何一方的语言。他们向我们发射调频短波之类的东西，我们便把它记录下来，我们把它变成声音，等到我们发回时，又可把它重新变为调频。”

船长皱起眉头说道：“为什么短波中有波型变化？你从哪儿知道的？”

“我们给他们看视屏幕的记录器，他们也把他们的显示给我们看。我发现，他们录下来的是直接调频。”托米仔细解释说，“他们根本不用发声，甚至讲话也不用声音，他们已建立了一个通讯室，

我们看着他们和我们通讯。他们那个相当于我们发音器管的部位，看不出有任何动作。他们也不用扩音器，只是站在靠近像是拾波无线的装置旁边。船长，我猜想，他们是用微波来进行我们所了解的那种人际间交流。我认为，他们就像我们发音那样发出短波列。”

船长盯着托米，下结论似地说道：“这意味着。他们有心灵感应。”

“嗯，完全正确，船长！”托米说，“对他们来说，这也意味着我们也有心灵感应。他们可能是聋子，可能根本不懂得使空气中的声波进行交流，看来他们压根儿没想到利用音响。”

船长立即将这一情况储存了起来。

“还有些什么情况？”

“啊，先生，”托米拿不准他说，“我认为我们已经准备就绪。我们通过屏幕商定，随意用一些符号来代表各种东西，并以图解和图表来表示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搞出一些必要的动词等等。我们已有了两千个具有双解意义的词。我们已装配出一个分析器，可以把他们发来的短波群整理分类，馈入译码机；然后以这机器的编码的一端接收录音，变成我们准备发回的短波群。要是你打算跟另一艘飞船船长对话，先生，我认为一切已准备妥当了。”

“呃……你对他们的心理方向有什么看法？”船长转向心理学家，提出了问题。

“我不知道，先生。”心理学家不无烦恼地说，“他们仿佛非常直率。不过，我知道他们非常紧张。然而他们连一点儿口风都不露，似乎他们建立通讯设备就是为了友好交谈。可是……这可能也有着一种暗示……”

“先生，要是我可以说一下……”托米不自在地说。

“什么事？”

“他们呼吸氧气。”托米接着说，“他们在其他方面好像跟我们并非大不一样。在我看来，任何一种生物都必须摄取东西、进行新

陈代谢并排泄废物。我肯定我已发现他们说过反话，这也许意味着幽默。总之，我认为他们会讨人喜欢的。”

船长使劲地站了起来。

“哼，”他意味深长他说，“看看他们讲些什么吧！”

他走进通讯室，跨到装置中屏幕的扫瞄器前边，托米·道尔特坐在编号码机前敲起电键。机器中传出了细微的噪音，进入了扩音器，控制着信号调频。信号通过太空传到了对方飞船。几乎与此同时，由机械装置中一个转播器转播的屏幕亮了起来，显出了另一艘飞船的内舱。一个外星人走到扫瞄器跟前，似乎好奇地朝屏幕看着。他非常像人，却又不是人。他给人的印象是讲话毫不掩饰，坦率中却又带有几分幽默。

“我想就两个不同的文明人种进行首次接触，”船长缓慢他说，“说几句恰如其分的话，并希望我们两个人种会进行友好往来。”

托米·道尔特迟疑了一下，然后耸耸肩，熟练地敲着编码机的电键。那种不太响的噪音增多了。

外星飞船船长好像收到了这个信息。因为他做了个动作，表示勉强同意。兰瓦彭号飞船上的译码机嗡嗡地响了起来，一张张字卡落进了电文框里。

托米平心静气他说：“先生，他说：那很好，不过有没有办法使我们大家都活着回去？要是你能想出一个办法，我会很高兴。

我现在感到，我们中有一方必定会完蛋。”

## 三、托米和巴克

气氛顿时紧张起来。突然间，必须要回答的问题太多了。没有人能回答，却又必须回答。

兰瓦彭号宇宙飞船可能会飞回地球。外星飞船或许可能在光速乘以倍数的速度上比地球飞船还快一倍，也许不可能比地球飞船快。因此兰瓦彭号不能沿返程航线飞回，要打仗，不管输赢，只能在星云区域，免得对方发现地球人类的基地。

那艘黑色外星飞船也处于同样两难的处境之中。

然而，目前双方都没想到开战。黑色飞船可能知道兰瓦彭号飞入星云的航线，但判断不出它是从哪儿出发的。兰瓦彭号也一样。问题仍然是："现在怎么办？"

托米·道尔特辛勤地担负起了这项通讯任务。兰瓦彭号和外星飞船彼此交换了星球图，但彼此都为了掩盖自己的来路而重绘了一幅图，叫人无法从航线上测算出彼此可能所在的星球方位。

显然，地球人与外星人有着同样思路。

托米·道尔特开始有些喜欢起他们了。托米在通讯时，写上几句笑话，译成数码，数码又变成神秘的短波和调频脉冲，传到对方飞船，变成天晓得能否让人读懂的东西。然而外星人居然心领神会。

有个外星人，他的日常职责跟托米在兰瓦彭号上的职责相似。

他们俩通过编译机、译码机、短波列等进行交谈，建立了密切的友谊。在正式通讯中，当各种专门性术语越来越纠缠不清时，那个外星人也会插进一些非专业性的俚语什么的。他还在电文上签上自己的符号——巴克。托米讲不出什么理由，便把接收到的电码名字——巴克立即存储了起来。

在第三周的通讯中，译码机突然在电文中给托米带来这样一条电文：

"你是个好人，可惜我们不得不相互残杀——巴克。"

托米一直也在思考这问题，就打了一个沮丧的覆文：

我们想不出有什么解决方法，你能吗？

停顿了片刻后，电文框里又有了电文：

“如果我们能彼此建立信任，说真的，我们船长会喜欢的。

可是我们不能相信你们，而你们也不能相信我们。我们如有机会，就会跟踪你们回星球。你们也会尾随我们。我们对此感到遗憾。

巴克。”

托米·道尔特把这一电文交给了船长。

“船长，看看这个！”他急切他说。“这些外星人跟人类差不多。他们这些家伙真讨人喜爱。”

船长正忙于干他自己的重要的事。他也在考虑要操心的事，而且肯定与此有关。他疲惫地回答说：“他们呼吸氧气。数据表明，他们的氧气在空气中应占 28%，而不是 20%。这样看来，他们在地球上会过得很好。征服地球，对他们来说，是件称心如意的事。现在我们还不了解他们有什么武器或可能发展些什么。托米，你是不是打算告诉他们如何找到地球。”

“不，不。”托米说着，心里很不是滋味。

“他们可能也有同样的感觉。”船长冷冰冰地说，“要是我们没办法进行友好接触，这种友好的暂时和平能持续多久呢？要是他们的武器比我们差，为了安全，他们会很快改进并策划反抗；要是比我们强，他们就会把我们消灭！”

托米一声不响，很不耐烦地走来走去。

“如果我们消灭这艘飞船，几千字也不会再有机会跟他们接触。真太可惜……但是要和平就靠双方。我们无法相信他们。唯一的回答就是一有可能就消灭他们。如果不能消灭他们，那就必须做到，他们消灭我们时，我们不能让他们发现任何足以引导他们找到地球的线索。”船长说完这段话，显得十分疲惫。接着他又说：“但是，

除此之外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

## 四、托米方案

兰瓦彭号上分成两部分工作的人员，发狂似地工作着。一部分人在紧张地准备打赢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紧张地准备打输的工作。前者工作不多，因为唯一有希望的武器只有激光炮。它的支架已经细心作了改动，可以有五度的旋转角。电子控制仪已可使激光炮绝对准确地瞄准某个特定目标。准备打输的工作人员花的工夫却比较大。各种星球图表、备有舵位指示器等各种导航仪麦、托米·道尔特六个月来拍摄的照片以及任何可能对地球位置提供线索的其他备忘录等，都必须作好销毁准备。它们都被放进密封的档案袋中。如果一个不了解这一复杂过程的外人开启其中任何一只袋子，那么所有的档案袋里的资料顷刻之间便会化为灰烬，而且会自动搅拌不能再复原。要是兰瓦彭飞船胜利了，自有一套细码和缜密设计的办法，一一安全打开。

飞船船身内到处都安放好原子弹。如果飞船船员被打死，而飞船又没有全部被毁，那么在飞船被俘而弄到外星船旁边时，原子弹就会自动引爆。地球飞船船员有四名总是穿着带有头盔的、封闭式的宇宙服，准备在飞船遭到突然袭击、有许多舱室被打穿时跟那艘飞船作战。

不过，看来双方如果发动袭击，是不会十分奸诈的。因为双方船长说话坦率，始终坚称确有诚意保持友好。但是没有任何一方相信对方不在千方百计想要了解自己拼命掩饰的秘密——对方星球的位置。

奇怪的是，那些外星人和人类的思路竟会如此合拍。托米·道

尔特在编码机、译码机旁忙得满头大汗。不过他对黑色宇宙飞船中那些用腮呼吸、秃顶、冷冰冰他讲反话的家伙表示了真挚的同情，甚至于友好。他尽管无能为力，但还是尽力开出一张他们彼此面临的各方面问题的单子。

托米的单子既明确又具体。他按照重要程度，列出了一张单子，依次排列出人类必须达到的各项目标:

第一目标是，把存在外星人的消息带回去;

第二目标是，那些外星人的文明社会在星系中的位置;

第三目标是，尽可能多地带走外星人文明社会的情很。

外星人的同标可能跟人类的目标相同，所以兰瓦彭号必须首先防止外星人带回存在着地球文明社会的消息;其次，防止对方发现地球的位置;第三，不让外星人获得有利于他们发动进攻的任何情报。

托米·道尔特沮丧地看着这张单子。他意识到，即使我方大获全胜，也不是完美的解决办法。兰瓦彭号把这艘飞船带回去研究才是最理想的。然而，托米憎恨这种全胜的想法。两艘飞船的设计和飞行都不是为了打仗，如果竟然打起来，那就太荒谬了。

采取打仗的办法，完全是愚蠢行为。托米·道尔特悲哀地把这种想法送进了编码机，发到他那个用腮呼吸的好朋友——巴克那儿去了。

“的确，”巴克说，译码机的字卡轻快地落进了电文框。电文如下:

“的确，你的想法是个美好的梦想，我喜欢你，但仍然不能相信仰。如果我先说了你发给我的那些话，你也许同样会喜欢我，却仍旧不相信我，尽管那都是真话。这是没有办法的。我很遗憾。”

托米·道尔特忧郁地看着电文，觉得有着一种非常可怕的责任感。兰瓦彭号上的每个人都有这种感觉。两个不同的文明社会的未来、成百万、千万、亿万的生命和社会文明取决于很少几个人的行

动。

然而托米找到了答案。这答案简单得惊人。如果行得通，最糟也不过人类和兰瓦彭号取得部分胜利。

他如释重负，有点飘飘然，走进了船长室，请求讲几句话。

船长自从黑色飞船出现以来，脸上增添了不少皱纹，显然苍老了许多。他不光为兰瓦彭号操心，他胸怀整个人类。

“船长！”托米说道，他过于急切，说话竟有些干巴巴，“我可以提一个进攻黑色飞船的方法吗？我自己将担任这项任务。先生，如果这办法不行，我们的飞船也不会受到影响。”

“道尔特先生，所有的方案都已订出，”他慢悠悠他说着，“现在正打到带子上，供飞船使用。这场冒险太可怕了。可是我不得不这么做。”

“我认为，”托米小心翼翼地说，“我想出了一个不必冒险的方法。先生，如果我们发一个电文给对方飞船，提出……”

他的声音在静得听得出呼吸声的船长室里回响着，视屏幕上只见到浩瀚无垠的雾霭和星云中心两颗的然发亮的双星。

## 五、和平使者的功绩

船长和托米一起穿过气室。原因之一是，托米提出了行动需要他的批准。另一个原因是，船长比飞船上任何其他乘员更为忧虑。他如果跟托米同去，就不必由别人越俎代庖。如果失败，他就第一个牺牲。调动地球飞船的带于已经锁入控制台，并与主定时器联结完毕。要是船长和托米牺牲了，在此之前，只要一揿控制器键钮，传到兰瓦彭号控制台，它就会使飞船投入最猛烈的全面进攻，其结果不是击毁黑色飞船，便是自己完蛋，或者同归于尽。

外气室的室门大开，展现出一片发亮的浩瀚太空。这就是星云。在二十英里外的太空中，一个圆而小的机械装置在星云中央双星周围一个难以令人相信的轨道上飘浮着，而且飘动得离双星越来越近。

两个穿着宇宙服的人从兰瓦彭号飞船中飘然而出。他们靠着改装过的微型飞船驱动装置朝着飘浮着的通讯装置飞去。

船长在太空中声音粗哑地说："道尔特先生，我一生渴望着冒险。这是我第一次可以认为自己并非没有道理。"

他的声音传到托米宇宙服的通话器中。托米舔了旅嘴唇说：

"先生，在我看来这似乎并不是冒险。我很希望这个计划能够实现。我过去认为，冒险就是对什么都不在乎。"

"呃，不对，"船长说，"冒险就是把生命抛在机会的天平上，等待着指针停下来。"

他们飞到了那个圆形物体旁边，紧紧握住了它尖顶上的触角。

"那些家伙太聪明了。"船长慢斯条理地说，"他们同意交战前互访，那一定是非常想看看我们的飞船，而不是只看看我们的通讯室。"

"是这样，船长。"托米说道。可是他暗中却猜想，他那靠腮呼吸的朋友巴克想在他或他俩临死之前亲自看看他。在他看来，双方之间又出现了一个奇怪而又彬彬有礼的交往方式。这就像两个古代骑士在决斗比武前那样谦恭有礼一样，先是由衷地赞扬对方一番，然后操起十八般武器，毫不留情地砍杀。

他们等待着。

这时，雾霭中穿出两个身影。外星人的宇宙服也是以动力驱动的。他们比人矮，头盔上的外窥口涂有一层过滤物质，用来隔绝眼睛看得见的光线和紫外线。这些光线对他们来说都是致命的。

因此除了可以看到里面的头部轮廓外，其余什么也看不清。

托米头盔里传来兰瓦彭号通讯室的声音："先生，他们说他们

的飞船在等着你，气室的门就要开了。”

船长的声音缓慢他说：“道尔特先生，你以前见过他们这种宇宙服吗？如果见过，你能否肯定他们没有另外携带什么东西，比方说——炸弹？”

“我敢肯定，先生，”托米说，“我们已相互把宇宙装备给对方看了。先生，他们除了一般东西，看不出还携带其他什么东西。”

船长朝那两个外星人做了个姿势，就跟托米一起朝着黑色飞船冲去，他们肉眼看不清那艘飞船。他们靠的是通讯室发出的航向指示。

黑色飞船终于隐隐出现了。它庞大无比，长度跟兰瓦彭号相仿，却厚实得多。气室确实开着。两个身穿宇宙服的人飞了进去，然后用磁性底的高靴站定了，外气室的门立即关闭。就在喷出一股气流的同时，出现了一种又快又猛的人造引力的拉力，这之后，内门敞开了。

四周突然一片漆黑。托米和船长立即同时打开了头盔灯。看来，外星人是靠红外线看东西的，因而受不了白光，所以他们俩的头盔灯都用了照明仪表盘上的深红色米。它不会使人眼花缭乱、头晕目眩，而且可以发现航行中视屏幕上最小的亮点。那些外星人等在那儿迎接他们，看到明亮的头盔灯就不断眨着眼睛。宇宙服上的受话器在托米耳边响着：

“先生，他们说，他们的船长在等候你们。”

托米和船长站在长廊中，脚底踩着柔软的地板。他们的头盔灯光照处，所见的争种东西都异乎寻常。

“先生，我想把头盔露出条缝，”托米说。

他这样做了，飞船内空气新鲜。据分析，它里面有百分之三十的氧气，不像地球上通常只含有百分之二十。不过压力比较小。

它使人感到正好。另外，人造引力也似乎比兰瓦彭号飞船上的要小。估计外星人居住的星球比地球小。根据红外线资料，看来前

能是靠近几乎是暗红色的恒星在环行，飞船中有股气味，很怪却不令人讨厌。

外星飞船内有一个拱形口子，脚下的斜坡同样也很柔软，四周都发射出暗红色的灯光。外星人加强了某些照明设备，算是一种礼貌的表示。这种光线可能使他们的眼睛受到损害，但这是一种体谅对方的姿态。这使托米更加急于使自己的计划得到实现。

外星飞船船长面对着他们，作出一个在托米看来是讽刺、幽默、不赞成的姿态。头盔通话器又响了起来：

“先生，他说很高兴会见你，还说他已想出唯一的方法来解决双方飞船会见后出现的问题。”

“他的意思是打仗，”船长说，“告诉他，我到这儿来提出另一种抉择。”

双方船长面对面地在一起，可是他们的通讯联系却古怪而又离奇。外星人不用声音来通讯。实际上他们是靠微波通话，近似心灵感应。他们没有听觉，就托米和船长来说，他们的话也接近于心灵感应。船长讲话时，他的宇宙服通话器把他的活送到兰瓦彭号，馈入编码机，然后又以短波之类的东西送回到黑色飞船。

那个外星船长的回话，同样传送到兰瓦彭号，通过译码机，变成电文框中的字码，复度出来后再由宇宙通话器重新发射出去。这种通讯办法很不方便，却行得通。

那个矮胖的外星船长停顿了一下，头盔通话器随后又传出了他那回声的、经过翻译的回答。

“先生，他很想听一听。”

船长脱下头盔，双手放在系带上，摆出交战的架子。

“注意，”他对着他面前在神秘红光下站着的、奇怪的秃顶的家伙粗暴地说道，“看来我们不得不打仗，而且我们中肯定有一批人会因此而被打死。我们要是迫不得已就准备打。但是，即使你们赢了，我们准备妥当的措施也会使你们一无所获，你们将永远找不到

地球的位置。再说，我们打赢你们的机会更大！不过，即使我们获得胜利，也会处于同样处境。不管哪一方打赢，都不会就此罢休，返回后必然全力搜索对方的星球，要是找到了，就会把它炸得一塌糊涂！这太愚蠢了！我们彼此并无仇恨，而且交换了情报，没有理由打仗！”

船长停下来喘了口气，皱起眉头。托米趁人不注意，把双手放到了宇宙服的系带上。他在等待着，迫切希望这办法能奏效。

“先生，他说，”通话器报告说，“你的话都很对。不过，他的人种必须得到保护，就像你认为你的人种必须得到保护一样。”

“这是很自然的！”船长有些恼怒地说，“可是，切合实际的倒是必须想出怎样来保护它的办法！把自己人种的未来押在战争赌注上是不明智的。我们两个人种都有必要获知彼此存在的情况。这种做法才是正确的。不过，双方都得证明并不希望打仗，而且希望友好相处。我们不应该去随意寻找对方，但可以相互通讯，打好共同信任的基础。不要为了相互害怕，就发动一场宇宙战争！”

宇宙服通话器简短地说：“他说，困难在于目前彼此的信任问题。由于他的人种今后生存可能遭到危险，他不能冒险放弃优势。同样你也不会这样干。”

“但是我的人种，”船长低沉地说，怒目注视着外星人飞船船长，“现在占据着优势。我们是穿着核动力宇宙服来到这里的！我们来之前已经把动力系统改装过了！我们可以在这飞船内引爆每个重达十磅的易爆燃料，也可由我们飞船对它进行遥控引爆。

你们的燃料库不和我们一起爆炸才怪呢！换句话说，要是你们不接受我提出的一个平常、友好解决困境的办法，道尔特先生和我就进行核引爆，你们的飞船要是不炸光，也会遭到致命破坏。而且，兰瓦彭号飞船会在爆炸后几秒钟之内就以一切武器发动进攻！”

外星飞船船长室内显出一种奇怪的景象。暗红色灯光照耀全室，一些奇怪的、秃顶的用腮呼吸的外星人注视着船长，等待他的

长篇发言翻译为无声微波。突然气氛紧张起来，出现了一种强烈的紧张感。外星飞船船长作了一个姿势。头盔里通话器嗡嗡地又发出了声音。

“先生，他说，你的建议是什么？”

“交换飞船！”船长大叫着，“交换飞船，然后各自回家！我们可以调整仪表，这样它们就不能进行跟踪。你们在自己的飞船上也可以这么做。同时双方各自销毁自己的星球图以及各种记录，拆除各种武器。这空气是适宜的。我们乘你们的飞船，你们乘我们的。任何一方都不会伤害或跟踪另一方，而且都能带回比用其他方法搞到的更多的情报！我们建议，当双星再绕行一圈时，把巨蟹星座星云作为下次会面的地点。如果你们害怕，也可避而不见！建议就这些，但你必须接受，否则我和道尔特先生就炸你们的飞船！然后兰瓦彭号再把留下的一切炸得精光！”

他双限圆瞪地观察着周围神色紧张的外星人，等待他说的话经翻译和变为微波传送到他们中间去。他看出信息已传到了，因为紧张气氛变了，那些外星人活跃了起来，作出各种姿势。有一个还做出痉挛的动作，躺在柔软的地板上，踢动双脚。其他人则倚在舱壁上抖动着身子。

托米·道尔特头盔通话器中的声音似乎有些茫然若失。

“先生，他说这真是个大笑话，因为他派到兰瓦彭号船上的两个外星船员，也就是你们途中见到的那两个，也在我们的宇宙船中塞了原子炸药。先生，他们也打算提出同样的要求和威胁！他当然接受了我们的建议。先生，你的飞船比他自己的更有价值。

同样，他的飞船对你来说比兰瓦彭号也更有价值。先生，看来可以成交啦！”

这时，托米才意识到，那些外星人的痉挛动作意味着什么。

那种动作就是大笑！

然而事情并不像船长原先讲的那么简单。要把这个建议实行

起来相当复杂。整整三天。双方飞船船员们混杂在一起。外星人要学会兰瓦彭号飞船上发动机的运转操作和各种仪表和装置的控制；兰瓦彭号船员也同样要学会驾驶黑色飞船上的所有控制设备。

真是天大的笑话。但又不完全是笑话。黑色飞船上有地球人，兰瓦彭号上有外星人，双方都做好了准备，一接到通知就炸掉对方的飞船。如果谈判不成，双方肯定都会这么干。正因为如此，事实上并没有发生这种灾难。因为双方愿望相同。根据目前协议，两艘飞船返回各自的文明社会比任何一艘单独回去确实要好得多。

然而，双方仍旧有着分歧，或不断发生分歧。在销毁各项记录问题上出现了一些争论。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争论都是以销毁一切记录来解决的。引起较多麻烦的是兰瓦彭号上的各种书刊和外星飞船上的藏书，包括类似地球上的小说之类的作品。其实，这些东西对于未来友好来说都是很珍贵的，因为那代表着两种文明社会的两种文化。

在这三天期间，神经是够紧张的。外星人要卸下并检查地球人在飞船上吃的各种食品，地球人也要转运外星人回家所需要的食品。从交换照明设备以适应双方船员的视力到各类设备的最后检查等等。两个人种的联合检查队证实，所有探查器都已销毁，而不是被拆除掉，它们已不可能再用来跟踪对方或偷偷地被带走。

当然，外星人担心，不能把任何有用的武器遗留在黑色飞船上；地球人也担心，不要把任何武器遗留在兰瓦彭号飞船上。叫人称奇的是，双方船员都有充分的条件采取严格的步骤，使任何一方都无法也不可能规避协议。

在两艘飞船分离之前，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会后，船长和托米回到了兰瓦彭号飞船的通讯室。

“告诉这个小矮子，”这位前兰瓦彭号飞船船长低沉他说，“他拿到了一艘好飞船。他最好珍惜地对待它、使用它。”

字卡轻轻地落进了电文柜。

“我认为，”卡片代替外星飞船船长说，“你们的飞船也同样的好。我希望当双星再转完一圈时能在这里遇到你。”

最后一个地球人离开了兰瓦彭号飞船。它就在他们回到飞船之前飞入了星云的雾霭中。黑色飞船内的屏幕已改动过了，现在已适合地球人的视力。船员们在新飞船沿着飘忽不定的回避航线，飞向星云遥远地方时，用妒忌的目光寻找着他们以前飞船的种种痕迹。飞船来到通向各星球的云缝时，就急速跃升到清澈的宇宙空间。就在继续飞行时，超速飞行场使人产生了片刻透不过气的状态。随后，黑色飞船便载着新的地球人以比光速快好几倍的速度，飞航在宇宙空间之中。

几天以后，船长看见托米正在认真研读一种类似书一样的怪东西。托米着迷地在冥思苦想。

船长对自己很满意。兰瓦彭号上的技术人员几乎马上就发现，这黑色飞船上有很多称心如意的东西。毫无疑问，外星人对他们在兰瓦彭号上的种种发现，也会感到满意。不管怎么说，黑色飞船是具有巨大价值的。这个已经解决了问题的办法，从任何标准来看，都比打仗要好得多。即使地球人在战斗中取得完全的胜利，收获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多。

“嘿，托米，”船长意味深长地说道，“你在返航途中已没有设备可以拍摄照片了。它都留在兰瓦彭号上了。可是幸亏我们在来的时候已经拍好了。返回基地后，我将打一份报告，好好表扬你在提供建议和协助实现建议方面，作出了杰出的努力。先生，我认为你干得不错！”

“谢谢，船长。”托米·道尔特答道。

船长又清了清嗓子：

“你……嗯，第一个意识到外星人的思维过程跟我们类似。”

船长说道，他似乎很兴奋，“要是以后我们如约在星云跟他们会面，你认为这种友好安排的前景将会怎样呢？”

“啊，我们会相处得很好的，先生。”托米说，“在建立星际人种间的友好关系方面，我们已开创了良好的开端。说到底，他们用红外线看东西，他们要利用的那些星球，对我们并不适宜。

我们没有理由不能跟他们友好相处。我们彼此之间，在心理上几乎是一模一样嘛！”

“哦，……你所说的是什么意思呢？”船长问道。

“呃……他们就像我们一样，船长！”托米说道，“当然，他们用腮呼吸，用热波看东西，他们的血液是铜基而不是铁基的，以及其他诸如此类与人类不同之处。但在其他方面却跟我们相同！他们的船员都是男性。可是，先生，他们的种族跟我们一样，也有男性、女性，也有家庭，而且，呃……事实上……还富有幽默感……”

托米踌躇了一下。

“托米，说下去呀！”船长叫道。

“噢，有一个外星人，我叫他巴克，先生。”托米继续说道，“我们相处得很好。我倒真愿意跟他做朋友。我们在双方飞船分别前，手里已无事可做，便一起呆了两个小时。所以我深信，人类和外星人哪怕只有一半的机会，也一定会成为好朋友的。船长，你知道，我们俩在这两小时中，其实就讲了一些开玩笑的话！”

（录入：Xinty665）

# 徒有慈母心

[美] 朱迪思·梅丽尔

玛格丽特把手伸到床的另一侧，汉克本应在那里。她的手拍到空枕头，一下子完全清醒过来了，心里纳闷好几个月过去了竟然旧习难改。她像猫那样蜷作一团，想自己捂捂热，却再也暖不起来，于是爬下床来，乐滋滋地意识到自己的身子越来越笨重了。

早晨的动作是程式化的。穿过厨房时，她揿下按钮开始做早饭——医生说了，早饭能吃多少就吃多少——然后从传真机撕下传文。她细心地把长条纸折到“国内新闻”部分，将它撑着搁在卫生间的架子上，以便一边刷牙一边浏览。

没有事故，没有直言不讳的抨击，至少官方没有把这些事泄露给公众。好了，麦琪，别大惊小怪的。没有事件，没有抨击。报纸上说的好听，你信它就是了。

厨房里传来三声清晰的钟鸣，宣告早饭做好了。她将一块鲜艳的餐巾和几块颜色可人的菜碟摆到桌上，想调起早晨的食欲，结果无济于事。此后再也没有什么事要准备了，于是她到大门内拿信件，让自己在长久的期盼之后好好高兴一番，因为今天肯定有一封信。

有的，还有不少呢。两份账单和一封母亲写来的口气焦急的短信：“亲爱的，你干吗不早点写信告诉我？当然，我太激动了。不过情有可原，谁也不爱提起这种事，不过你认准了医生没搞错吗？汉克这些年来一直围着铀啊钍啊这一类劳什子转，我知道你说过他是个设计师而不是技术人员，他不会接近任何可能有危险的东西，可是你知道他过去接触过，在橡树岭的时候。难道你不认为……嗯，当然啦，我说这些话像个傻老太婆，我不想让你听了心烦意乱。这种事你懂的比我多得多。我相信你的医生是对的，他应该知

道……”

玛格丽特冲着美味的咖啡扮了个鬼脸，发现自己无意中把传真纸重折到医药新闻版。

别看了，麦琪，别看了，放射学专家说汉克的工作不可能使他暴露而受到辐射。我们开车经过的爆炸地区……不，不，现在别看了！读读社会信息或者烹饪法，麦琪姑娘。

在医药新闻版，一个知名的遗传学家说，胎儿五个月的时候就可以绝对肯定地辨认出孩子是否正常，至少可以看出突变是否可能产生畸形的肢体。无论如何，最糟糕的病例是可以得到防止的。当然，小突变，面部器官的错位，或者大脑结构的改变是不能探测出来的。最近出现了一些病例，有些正常的胚胎四肢萎缩，过了第七、八个月就不再发育。不过医生兴高采烈地总结说，最糟的病例现在可以得到预告和防止了。

“预告和防止”。人们预告了，是吧？汉克和其他人，他们预告了，可是人们无法防止。这种事本来在 1946 年和 1947 年就可以停止的。如今……

玛格丽特决定不吃早饭。十年来早上喝点咖啡对她来说就够了；今天喝点咖啡也就凑合了。她穿起开襟长裙，扣上钮扣，女售货员向她保证，这种布料是最后几个月里穿着唯一舒服的衣料。她满怀喜悦，忘却了信件和报纸，意识到自己的肚皮挺起了倒数第二个钮扣。离孩子出生的时间不会太长了。

清晨的城市对她来说一向是特别令人兴奋的景观。昨夜下过雨，人行道上湿乎乎的见不到灰尘。尽管偶尔还有工厂臭烟的刺激味道，对于城市里长大的妇女来说，空气闻起来还是新鲜多了。她走了六个街区去上班，一路上看到通宵开放的汉堡包店熄了灯，店铺的玻璃墙板已经反射出阳光，而阴暗的雪茄店和干洗店里仍然亮着灯。

办公室在一幢新的政府大楼里。电梯上升的时候，她像往常一

样觉得自己像老式旋转烤箱里上半部的牛肉香肠卷。到了十四层楼，她谢天谢地离开电梯的气泡垫，走到一长排一式一样的办公桌后头，在一张办公桌后面坐了下来。

每天上午等着她的那摞文件都比前一天高一点。人人都知道，这几个月是决定性的月份。战争的胜利或失败，不仅取决于其他方面，还可能取决于眼前这些计算分析。当她原有的督办员工作开始令她觉得艰苦紧张的时候，人事部门把她调到这里。计算机很容易操作，工作与原来的相比虽然没那么令人兴奋，也还是吸引人的。当今谁也无法干脆停下工作。人力短缺，只要能做事，什么人都需要。

嗯——她想起与心理学医生的会面——我可能属于反复无常的那种人。在家看着耸人听闻的报纸，便怀疑我得了什么样的神经官能症。

她埋头工作，不再想下去。

*2 月 18 日*

*亲爱的汉克：*

*医院给的只是一份记录。我上班时一阵头晕目眩，医生归因于心脏不好。真要命，连续数周卧床干巴巴地等待着，我要是知道能做什么就好了——可是博伊尔医生似乎觉得预产期不会那么长。*

*这里到处是报纸，一直有越来越多的杀婴犯，似乎没人能让陪审团给他们定罪。干这种事的都是当父亲的。幸好你不在旁边，万一——*

*哦，亲爱的，这不见得是好玩的笑话，是吧？尽可能常写信，好吗？我时间太多，胡思乱想，不过真的没出什么事，也没啥好犯愁的。*

*常来信，记住我爱你。*

*麦琪*

*专门电报*

*1953 年 2 月 21 日*

*22：04　L K37G*

*发自：技术上尉 H·马维尔*

*X47－016　G C N Y*

*发至：H·马维尔太太*

*妇女医院*

*纽约市*

*收到医生的电报。四点十分到。请短期假。你生了，麦琪。爱你，汉克。*

*2 月 25 日*

*汉克亲爱的：*

*这么说你也没见过孩子？你会认为这么大的地方至少应该放些透明板在早产儿保育箱上，以便让父亲看上一眼，即便把可怜的母亲蒙在鼓里一眼也看不到。他们告诉我还得一个星期我才能见她，也许更长时间——当然，母亲总是告诉我，如果不放慢步调，以后我的孩子说不定都会早产。干吗总是要听她的呢？*

*你见过他们安排在这里的泼悍护士了吗？我猜院方只让她看护那些生过孩子的产妇，不让她太靠近初产妇——但像那样的女人就是不应该到产房来。她完全迷上了变种，别的事她似乎一句也说不出。啊，好了，咱的孩子正常，虽然不该早产。*

*我累了。他们告诫我不要太早坐起来，可是我必须给你写信。一心爱你，亲爱的。*

*麦琪*

*2 月 29 日*

*亲爱的：*

*我终于见到她了！人们谈论新生儿的话句句实在，瞧那小脸蛋只有自己的母亲才喜爱——都长在那儿呢，亲爱的，两只眼睛，两个耳朵，两个鼻子——不，就一个鼻子！——全长在该长的地方。咱们太幸运了，汉克。*

*恐怕我已经成了任性的病人了。我唠唠叨叨对那个面孔瘦削的女人说我想看看孩子，她对变种有特别的癖好。终于医生来向我“解释”一切，讲了好多废话，其中有好些话我想换了别人也跟我一样听不懂。我从中得出的唯一结论就是孩子实际上没必要呆在早产儿保育箱里；他们只是认为让孩子呆在保育箱里“明智些。”*

*在这一点上我想我有点儿歇斯底里。想想吧，我过去心里很不安，只是自己不愿承认而已，不过我还是发了点脾气。整件事终于在门外秘而不宣的医疗会议上敲定了，最后白衣女士说：“好吧，这样也无妨。也许这样做结果会好些。”*

*我听说过这些地方的医生和护士是怎样培育上帝的小生命的，相信我，不管是比喻还是直说，这里当母亲的都无法插足此事。*

*我的确仍然十分虚弱。我不久会再写信。爱你。*

*麦琪*

*3月8日*

*亲爱的汉克：*

*要是护士那么跟你说，她就错了。不管怎么说，她是个白痴。孩子是女的。区分婴儿的性别比区分猫的性别来得容易，这我清楚。叫她亨丽埃塔怎么样？*

*我又回到家里了，忙得像个回旋加速器。在医院里他们把一切都搞浑了，我只得自己学着怎么给孩子洗澡，怎样做其他一切的事。她也变得越来越漂亮了。你什么时候可以休假，真正的休假？*

*至爱*

*麦琪*

*5月26日*

*亲爱的汉克：*

*你现在该见见她了——你会见到的。我打算寄给你一盘彩色电影片。我母亲给孩子送来一些满是系带的睡衣，我给她穿上了一件，这会儿她看上去像装土豆的雪白的袋子，上面是鲜花般漂亮的脸蛋。瞧我说的，我是不是成了溺爱孩子的母亲了？等着瞧吧，你会见到的。*

*7月10日*

*……信不信由你，总之你女儿会说话了，我说的不是小孩咿呀学语。这是爱丽斯发现的——你知道她是在陆军妇女队工作的牙科助手——她听到孩子说出话来，我还以为是一串毫无意义的声音呢，她却说这小家伙懂得单词和句子，只是讲得不清楚，因为她还没长牙齿。我准备带她去拜演说家为师。*

*9月13日*

*……我们有个真正的奇才了！她的前牙长齐，说话也一清二楚——现在又发现一个新的天分——她会唱！我说的是着实哼个调子。才七个月大呢！亲爱的只要你能回家来，我的生活可就十全十美了。*

*11月19日*

*……这小傻瓜忙得不可开交以示聪明，这阵子她所有的时间都在学爬。医生说最近出生的孩子发育总是古怪些……*

*专门电报*

*1953 年 12 月 1 日*
*08：47　L K59 F*
*发自：技术上尉 H·马维尔*
*X47－016　G C N Y*
*发至：H·马维尔太太*
*K －17 号公寓*
*504 东区 19 号街*
*纽约市*
*明天起有一周假期。十点五分抵达机场。不要接我。爱你爱你爱你。汉克。*

玛格丽特让水流出澡盆，直到水只剩几英寸高才松开手中不断扭动的孩子。

“我说你要是不那么好动就好了，小妇人，”她高高兴兴地对女儿说，“要知道，你不能在澡盆里爬。”

“那干吗不让我进大澡缸呢？”

现在玛格丽特已经习惯了孩子滔滔不绝的话语，但时不时有些话仍然让她意想不到。她捧起扭动不停的肉乎乎的孩子，放在浴巾上擦干。

“因为你太小了，你的头很软，浴缸又太硬。”

“哦。那我什么时候才能进浴缸呢？”

“等你头的外部长得和里面一样硬的时候，小机灵鬼。”她伸手去拿一叠干净的衣物。“我想不通，”她一边说一边把一块方巾别在睡衣上，“像你这样聪明的孩子怎么就不能像其他孩子那样把尿布固定好。要知道这种尿布已经用了几个世纪了，结果十分令人满意。”

孩子不屑于回答，这话她听得太多了。她耐心地等到被擦干净了，扑上香喷喷的粉，放在漆白的婴儿床里，并在四周掖紧，然后

冲母亲笑了笑。

那笑脸照例使玛格丽特联想到玫瑰色的朝霞中初升的太阳金灿灿的边缘。她回忆起汉克看到她漂亮女儿的彩色电影的反应，想到这里，才意识到已经很迟了。

“睡吧，小姑娘。你知道，醒来时你爸爸就会在这儿了。”

“为什么？”孩子只有十个月大的身体，问话却有四岁的头脑。她想保持清醒，却耐不住困乏睡过去了。

玛格丽特进了厨房，给烘箱定时。她检查了桌子，从柜子里拿出新衣裙，新鞋子，新衬衣，所有东西都是新的，都是几个星期前买的，留着等汉克发来电报的那一天穿用。她停下脚步从传真机上撕下传文纸，拿着衣服和报纸进了澡房，小心翼翼地在冒着蒸汽充满香气的浴缸里坐了下来。

她心不在焉地浏览着报纸。至少今天没有必要看国内新闻了。有一篇遗传学家写的文章，又是那个遗传学家，他说，变种正在不均衡地增加。对于具有隐性性状的婴儿来说，突变出现得太早了。即便是 1946 年和 1947 年在广岛和长崎附近出生的首批突变婴儿也没能活到断奶。可是我的孩子一切正常。显然是原子弹爆炸时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自由辐射，导致了这些灾祸。我的孩子很好，早熟，可是正常。如果人们早先更多关注日本的第一批变种的话；他说……

1947 年春天报纸上很少注意到变种。那时候汉克刚从橡树岭退下来。“如今在日本只有百分之二至三的杀婴罪犯被逮捕并受到判刑……”不过，我的孩子一切正常。

她穿好衣服，梳了头正准备最后薄施唇膏，忽然门铃响了，她朝门奔去，十八个月以来头一次听到，在门铃声快要消失之前，钥匙在锁孔里转动的声音，这声音许久没听到，几乎被忘记了。

“汉克！”

“麦琪！”

接着无话可说。这么多天，这么几个月，积了好些琐事，有好多事情要告诉他。这会儿她只知道站在那儿，直愣愣地望着卡其布军装和一张苍白而陌生的脸。她凭记忆追寻着他的容貌。跟原来一样的高鼻梁，大而深陷的眼睛，漂亮轻软的眉毛；同原来一样的长下巴，头发稍微后退，露出高高的额头，同原来一样的唇边曲线。肤色苍白……当然啦，这段时间他一直呆在地下。形同陌路，因为缺乏亲昵而显得比首次谋面的人更陌生。

她就这么想了好一阵子，他才伸出手来触摸她，这一下便跨越了十八个月以来的隔阂。现在，他们又无言以对，因为没必要说话。他们相聚在一起了，此时无声足矣。

“孩子在哪儿？”

“睡觉呢。她随时都会醒来。”

没有急事。他们说话就像日常交谈那样随意，似乎战争与分离都不存在。玛格丽特捡起他扔在门边椅子上的外衣，仔细挂在大厅壁橱里。她去查看烤箱，让他独自在各个房间重转悠，回忆过去并回到现实中来。最后，她见到他俯首站在婴儿床旁边。

她看不到他的脸，不过也没必要看。

“我想现在可以把她叫醒了。”玛格丽特把被子拉下，从床上抱起包着的白布团。孩子睡眼惺忪的眼皮从朦胧的棕色眼睛上抬起来。

“你好。”汉克的声音是试探性的。

“你好。”孩子的自信心却是很明确的。

当然，他已经听说了，可是听说还不如眼见来得实在。他急切地转向玛格丽特：“她真的会——？”

“当然会，亲爱的。不过更重要的是，她还会像别的孩子一样做些可爱又正常的事，甚至包括荒唐事。看她爬动吧！”玛格丽特把孩子放到大床上。

有那么一阵子小亨丽埃塔躺着，犹豫不决地望着父母。

“要我爬吗？”她问。

“是这么想的。你知道你爸爸刚到这儿。他想看你露一手。”

“那就把我翻过去，肚皮朝下。”

“哦，当然。”玛格丽特急切地把孩子翻了个个儿。

“怎么回事？”汉克的声音仍然很随意，但是话语里的一股暗流已经充满房间的每个角落。“我本来以为孩子都先会翻身然后才会爬呢。”

“这孩子，”玛格丽特不愿注意到这种紧张气氛，“这孩子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孩子的父亲眼光变得柔和了，望着孩子头往前伸，身子一弓跟上去，推着自己爬过床铺。

“真是个小淘气，”他哈哈大笑，松了口气。“她活像人们野餐的时候常玩的钻进土豆麻袋赛跑的人。她两只胳膊从袖子里缩回去了。”他伸出手，抓住又长又宽的睡衣底部的花结。

“我来吧，亲爱的。”玛格丽特想先抱过孩子。

“别傻了，麦琪。这也许是你的第一个孩子，我却有过五个小兄弟。”他笑着让她走开，另一只手伸过去捏着扎袖口的细绳子。’他打开袖口的蝴蝶结，伸手到袖子里摸索孩子的胳膊。

“瞧你这样扭动，”他严厉地对孩子说，这时他的手触到孩子肩膀处一个会动的肉疙瘩。“人家可能以为你是条毛毛虫呢，用肚子爬行，而不是用你的手和脚。”

玛格丽特站在一边看着，笑笑说：“等会儿你听她唱歌，亲爱的——”

他的右手从肩膀处往下移，他以为下面就是一只胳膊，往下移，笔直往下移，摸着结实的小肌肉，那肌肉扭动着，试图摆脱压着它的手。他让手指挪回肩膀处。他特别小心地打开睡衣底边的结。他的妻子站在床边说：“她会唱‘铃儿响叮当”还有——”

他的左手顺着编织柔软的睡衣往上摸索着，直到折叠着的尿

布，平整，顺溜，包着小孩的屁股。没有挣扎，没有踢脚，没有……

“麦琪。”他想从整洁的尿布卷里抽出手来，从扭动的躯体那儿抽出手来。“麦琪。”他嗓子干涩，话音沉重、低沉而刺耳。他讲话很慢，想让每个词的声音都能表达自己的意思。他头晕目眩，不过在松开手之前他得搞清楚这是怎么回事。“麦琪，为什么……你不……告诉我？”

“告诉你什么，亲爱的？”玛格丽特泰然自若，俨然面对男人孩子般的急躁而表现出女人永远不变的耐心。她忽然笑了，那笑声在房间里听起来极其轻松自然；她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是不是她尿湿了？我不知道呢。”

她不知道。他的双手情不自禁地上下摸索着婴儿柔润的身体，摸索着这个弯曲变形、没有四肢的身体。哦，上帝，我的上帝——他摇着头，肌肉在收缩，陷入一阵痛苦的歇斯底里。他的手指紧紧地掐着自己的孩子——哦，上帝，她不知道……

（原载于《科幻之路》第三卷
译者：江亦川
录入：Xinty665）

# 扫描者的庸碌人生

考德维纳·史密斯

马特尔气急败坏。他甚至没调整自己的血液来平息怒火。他在房间里跺着脚走来走去，眼睛看也不看，完全凭借判断力。直到眼睁睁看着桌子重重撞击地板，并从露西的表情上判断出那桌子一定发出了巨响，他才低头检查自己的腿是不是断了。没断。身为一名扫描者，他得扫描自己。自我检查自动开启。需要检查的项目包括他的双腿、小腹、胸腔仪器、双手、双臂、脸部及后背镜。检查结束之后，马特尔才开始继续生气。他开口说话了——尽管他明明知道，妻子讨厌那刺耳的声音，而宁愿看他写字。

“告诉你吧，我必须得碾压。一定得碾压。这是我自己的事儿，不是吗！”

露西回答时，他只能从她的唇间读出只言片语：“亲爱的……你是我的丈夫……我爱你……危险……这么做……危险……等等……”

他面对她，却再次开口让噪声刺痛她：“告诉你，我马上就要碾压。”

看到她的表情，他不禁有些后悔，语气温柔了些：“难道你不明白这对我意味着什么吗？逃脱我自己脑袋里的可怕牢笼？重新成为一个人——听到你的声音，嗅到烟的气味？重新感觉——感觉我的双脚踏在地面，感觉微风拂过脸颊？难道你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

她圆睁的双眼里流露出担忧与关切，让他不禁陷入了纯粹的烦躁。从她开合的嘴唇中，他只能读出片断：“……爱你……为你好……你以为我不想让你变回人类吗？……为你好……太多了……他说……他们说……”

他冲她大喊大叫，同时意识到自己的声音一定难听极了。他知

道，那声音与词句同样深深地伤害了她：“你以为我愿意让你嫁给一个扫描者吗？难道我没告诉过你，我们跟赫伯人几乎一样低贱吗？告诉你吧，我们是死人。为了做这份工作，我们得先去死。怎么可能有人愿意去上外世界？你能想象那原始的空间是什么模样吗？我警告过你的。可你还是嫁给我了。没错，你嫁给了一个人类。求你了，亲爱的，让我做回人类吧。让我听听你的声音，让我感受活着的温暖，让我重新做一回人！求你了！”

从她的表情中，他看得出她已勉强同意；他赢了这次争吵。他不再用自己的声音，而是从胸前拿起书写板，用右手食指尖尖的指甲在上面写字——那是扫描者的语言手指。他的字迹清晰而简洁：“求你，亲爱的，碾压。线？”

她从围裙口袋里掏出一根长长的覆盖金箔的电线，让它的力场圆球落在铺着地毯的地板上。她动作灵巧，带着严肃的责任感以及身为扫描者妻子的习惯性服从，将碾压电线在他头部、颈部和胸部各绕了几圈。她避开了胸腔里那些仪器，以及仪器四周的辐射疤痕；那是曾经前往上外世界的人身上都会留下的痕迹。他机械地抬起一只脚，让她把电线绕过他的双脚之间。她把电线缠紧，将小小的插头插进他的心脏读数仪旁边的高负荷控制器。她扶着他坐下，帮他把双手摆好姿势，将他的脑袋向后卡在椅子顶端的圆弧里。然后她转身面对他，好让他清楚地看到自己的嘴唇。她一脸平静。

她跪了下来，捧起电线另一端的圆球，然后冷静地站起身来，背对着他。他扫描了她一遍，除了悲痛，她的姿势里看不出什么异样；除了扫描者，也没人能看得出她的悲伤。她开口了：他能看到她胸部肌肉的运动。她意识到自己没有面对他，于是转过身来，好让他看到自己的嘴唇。

“准备好了？”

他微笑，表示肯定。

她再次转身背对他。（露西一直无法忍受亲眼看着他在电线下

的模样。）她将电线一端的圆球抛向空中。它被力场捕捉到了，于是悬在了半空。突然间，它开始发光。仅此而已。只不过，他突然感到一阵鲜红而恶臭的怒吼——所有知觉都回来了。带着一阵疯狂刺骨的疼痛，都回来了。

# 1

当他在电线下醒来，他并没感觉到自己刚刚经历了碾压。尽管这已经是一周里的第二次碾压，他依然感觉良好。他躺在椅子上，用耳朵畅饮空气拂过房间里每一件事物的声音。他听到露西在隔壁房间的呼吸，她正把电线挂起来降温。他闻到了任何人房间里都会有的一千零一种味道：杀菌器散发的清新气息，加湿器的酸甜味道，他们刚刚吃过的晚饭，还有衣服、家具以及他们自己。这一切都是如此令人愉悦。他不禁哼唱起自己最爱的歌：

“向赫伯人致敬，向上！向外！”

“向上！哟嗬！向外！哟嗬！向上又向外！”

他听到露西在隔壁房间咯咯笑了起来。她起身向门口走来，他心满意足地听着她衣裙的窸窣声响。

她嘴角一撇，露出了淘气的微笑。“你听起来棒极了。真的感觉没事吗？”

尽管此刻享受着无穷的知觉，他还是做了一番扫描。他拿起闪烁着数字的显示板，眼睛扫过各项仪器的指标。一切正常，只有“神经压力”一项濒临“危险”。但他不用为神经匣担心，每次碾压都会这样。只要躺在电线下面，神经匣就一定会有反应。有时候，匣子的指标会狂飙到“超载”，然后再跌落到“死亡”。赫伯人就是这么死去的。但你不可能二者兼得。前往上外空间的人必须为太空付出代

价。

不管怎样，他都得担心！他是一名扫描者。一名优秀的扫描者，他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如果他不能扫描自己，还有谁能扫描他？这次碾压并不算太危险。危险，但并未踏过红线。

露西举起手抚摸他的头发，仿佛她在透视他的思想，而不仅仅是服从他："但你知道，你不该这么做！不该的！"

"可是我已经做了！"他冲她咧嘴一笑。

她依然面容忧伤，说："来吧，亲爱的，咱们好好享受吧。冰盒里什么都有，全都是你喜欢的味道。我还准备了两份载满气味的记录管。我自己试过了，就连我都喜欢。你知道我——"

"哪个？"

"哪个什么，亲爱的老家伙？"

他一只手环过她的肩头，跛着脚走出了房间。（每次感觉到脚下的地板和拂过脸颊的空气，他都会头晕目眩、东倒西歪。仿佛碾压才是真实的，而身为赫伯人只是一场噩梦。但他是一个赫伯人，也是一名扫描者。）"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露西……气味，你拿到的那些。你喜欢的是哪种？"

"呃，我——我，"她审慎地说，"有羊肉排骨的味道，那可真是最最古怪的——"

他打断了，"什么是洋幼？"

"等你自己亲自闻到，再猜猜是什么吧。我只告诉你这么多。那是一种有几十万年历史的气味。他们在旧书里发现了它。"

"洋幼是一种野兽吗？"

"我不告诉你，你得自己等着。"她大笑起来，帮他坐下，并将味碟摆在他面前。他想要重新吃一遍晚餐，遍尝所有自己刚刚吃下肚里的美味，但这一次要用他复苏的嘴唇和舌头真正品尝。

当露西找出音乐线，并将它的圆球抛到力场中，他提醒她别忘了那些新鲜味道。她在玻璃记录管中翻来翻去，然后把第一个放进

了发散器。

“好啦，闻吧！”

一种古怪至极、令人恐惧却又激动不已的味道在房间里弥漫开来。它不同于这世界上任何一种味道，就连上外空间也没有相似的东西。然而它却很熟悉。他开始分泌口水，脉搏稍稍加速；他扫描了自己的心脏匣（当然，心跳加快了）。但那种味道究竟是什么？带着满心困惑，他抓起她的手，盯着她的眼睛，低声吼道：

“告诉我，亲爱的！快告诉我，否则我就吃了你！”

“那就对了！”

“什么？”

“你说对了。它应该让你产生吃掉我的欲望。那是肉的味道。”

“肉是谁？”

“不是一个人。”她渊博地说，“而是一种野兽。一种人类曾经食用的动物。羊肉就是羊——你曾在蛮荒之地见到过羊，对不对？——排骨是它的中间部分——就是这里！”她指了指自己的胸膛。

马特尔根本没听见她的话。他的所有匣子都开始飙向“警告”，有些甚至到了“危险”。他与自己头脑中的怒吼搏斗，强迫身体战胜兴奋。身为扫描者的时候，一切多容易啊！只需要站在自己身体之外，用赫伯人的方式看待它就好了。这样一来，你就能掌握自己的身体，即使在太空那无休止的痛苦中也能冷酷无情地控制它。可现在，你就是身体，它控制了你；你的意识敲击着血肉，在惊恐中厉声尖叫！这太可怕了。

他试图回想自己进入赫伯化仪器之前的日子，那时，他还没有为了前往上外空间而被弄得四分五裂。当时也是这样吗？情绪洪流从头脑倾泻而出淹没了身体，又从身体回流入大脑，令他混乱到无法扫描自己？可是那时，他还不是扫描者呢。

他知道究竟是什么击中了自己。在脉搏的狂吼中，他明白了。在上外空间的噩梦里，那味道曾穿透他的身体。当时，他们的飞船

在金星坠毁，手无寸铁的赫伯人在压扁的金属中挣扎。他扫描了他们：全部处于“危险”之中。他在人群中挪动，看到他们一个个的胸腔匣飙升到“过载”，然后跌落到“死亡”；他推开路上漂浮的尸体，试图扫描到所有人，用老虎钳夹住他们没注意到的断腿，或是将睡眠阀插入那些正无助地接近“过载”的赫伯人。人们一边试图工作，一边诅咒着身为扫描者的他；而他全力以赴地贯彻自己的职责，力图在太空剧痛症中保住他们的性命。就是在那时，他闻到了那味道。它沿着他重建的神经飘了过来，穿过赫伯人的阻隔，穿过所有肉体与精神领域的屏障。他记得，那就像一次糟糕的碾压，仿佛身旁全是熊熊燃烧的怒火与噩梦。他甚至停止了手头的工作，扫描自己，生怕“第一作用”会发生，穿透所有赫伯阻隔，用太空剧痛症将他毁掉。但他挺了过来。他自己的仪器读数停留在“危险”一格，但并未接近“过载”。他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并赢得了表彰；他甚至忘记了那艘熊熊燃烧的飞船。

他忘记了一切，除了那味道。

现在，那味道再次弥漫在四周——烈火烧灼生肉的味道……

露西带着妻子的关切望着他。显然，她觉得他已经碾压得太多了，正准备重新回到赫伯人状态。她试图鼓舞他：“你最好休息休息，亲爱的。”

他轻声说道：“切断——那——味道。”

她并未质疑他的话，就切断了发散器。她甚至穿过房间，重新设置空调，让一阵微风透过地板渗进来，将气味逐向屋顶。

他站起身来，疲惫而僵硬。他的仪器读数一切正常，只有心跳略快，神经系统依然悬在“危险”边缘。他哀伤地说：

“原谅我，露西。我想我不该碾压。下次不会这么快了。可是亲爱的，我得时不时摆脱赫伯人的状态。我怎么能容忍自己那样待在你身旁？身为一个人，我却听不到自己的声音，甚至感觉不到自己的生命在血管中流淌。我爱你，亲爱的。为什么我不能亲近你？”

她流露出训练有素的、机械化的自豪感："可是，你是个扫描者！"

"我知道我是个扫描者。可那又怎样？"

她一字一句地说着，仿佛讲述一个已经被重复了一千遍的故事，却只是为了安慰自己："你是勇者中的勇者，智者中的智者；所有人类都尊崇扫描者，因为是扫描者维系着各个星球与人类的纽带。扫描者是赫伯人的保护者，他们是上外世界的裁决者，他们让人类在绝无希望生存的外太空生存，他们受到全人类的尊重，就连机构首领也乐于向他们表示敬意！"

怀着固执的忧虑，他抗议道："露西，这些我们早就听腻了。可是，这真的值得吗——"

"'扫描者的工作无法用金钱衡量。他们是人类最强大的守护者。'难道你不记得了吗？"

"可是我们的生活呢，露西？作为扫描者的妻子，你能得到什么？你为什么嫁给我？只有碾压的时候，我才是一个人。其他时候——你知道我是什么。一台机器。一个变成机器的人。一个被杀死的人，一个仅仅因为职责而活着的人。难道你不知道我失去了什么吗？"

"当然，亲爱的，当然——"

他坚持继续说下去："你以为我不记得自己的童年吗？你以为我不记得身为人类而非赫伯人的感受吗？你以为我不记得脚踏实地的感觉？我多想能清楚地感受到疼痛，而不是时时刻刻盯着自己的身体，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活着！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死了？你想过这些吗，露西？我该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死了？"

她假装无视了他毫无缘由的爆发，安抚地说："坐下吧，亲爱的。我给你弄点喝的。你太累啦。"

他不由自主地扫描了一遍自己，然后说："不，才没有！听我说。你知道在上外世界、身旁全都是被束缚在太空的同僚，那是什

么感受吗？你以为我喜欢月复一月地扫描、扫描、扫描，却能意识到太空剧痛症在啃噬我的每一寸血肉，试图穿越我的赫伯阻隔吗？你以为我喜欢在必要的时候唤醒那些人，让他们痛恨我吗？你见过赫伯人摔跤吗——强壮的男人们斗得你死我活，他们对疼痛毫无知觉，直到其中一个触及'过载'警戒线？你想过这些吗，露西？"他胜利般地补充道，"一个月里，我只有两天能用来碾压，重新变成一个人，你能怪我这么做吗？"

"我没怪你，亲爱的。好好享受你的碾压吧。坐下来，喝一杯。"

她从瓶子里倒出天然水果，加了点儿安全生物碱，做成一杯饮料；他坐着，脸埋在双手掌心。然后，他望着她不知疲倦的模样，为她嫁给一个扫描者感到可怜；接下来，他又开始厌恶自己这种怜悯的心态，尽管这实在不太公平。

就在她转身递给他饮料的时候，电话铃响了，两人都吓了一跳。不该有电话打来的，他们已经把电话关了。它响个不停，显然是紧急线路。马特尔赶在露西前面大踏步走向电话，望向里面；沃麦科特正看着他。

扫描者的传统允许他在某些特定场合心直口快，就算面对扫描者长老也不例外。这就是这么一种场合。

沃麦科特还没开口，马特尔已经冲着话筒说了两句话，完全不在乎对面的老家伙看不看得清他的嘴唇：

"碾压中。很忙。"

他挂了电话，准备回到露西那里。

电话又响了。

露西温柔地说："我来问吧，亲爱的。过来，喝完你的饮料，坐好。"

"别管它了。"她的丈夫说，"我碾压的时候，没人有权利打电话来。他知道的。他理应知道的。"

电话再次响起。马特尔怒火中烧地站起身来，走向电话面板。

他重新接通电话，沃麦科特出现在屏幕上。马特尔还没开口，沃麦科特已经举起语言手指对准心脏匣。马特尔不得不遵从纪律：

“扫描者马特尔等待指令，长官。”

对面的嘴唇严肃地动着：“最高紧急事态。”

“长官，我正在电线下面。”

“最高紧急事态。”

“长官，您不明白吗？”马特尔尽可能做出口形，好保证沃麦科特能跟得上，“我——正——在——电——线——下——面。不能——去——太空！”

沃麦科特重复道：“最高紧急事态。去中央联络处报到。”

“可是，长官，没有哪种紧急事态——”

“没错，马特尔，没有哪种紧急事态能像这次一样，从来也没有过。去联络处报到吧。”沃麦科特流露出一丝善意，又补充道，“无需脱离碾压，这样去报到就行了。”

这一回，是马特尔被对方挂了电话。屏幕变成了灰色。

他转身面对露西，话音里的怒意消散了。她走过来吻她，抚摸他的头发。她只能说：

“对不起。”

她又吻了他一次，知道他很失望。“照顾好自己，亲爱的，我会等你。”

他扫描了自己，穿上了透明的空气外套。他在窗前停下脚步，向她挥手道别。她喊道：“一路平安！”空气拂过，他对自己说：

“这是我在十一年里第一次感觉到飞行。上帝啊，可是如果能感觉到自己活着，飞翔是多么容易的一件事啊！”

中央联络处在遥远的前方闪烁着单调的白色光芒。马特尔瞥了一眼太空，却没有看到任何飞船的闪光，也没有太空火焰失去控制的耀眼光束。周围一片静谧，就像每一个休假日的夜晚一样。

然而沃麦科特召唤了他。有关比太空更为紧急的事态。根本不

该有这种事。可是沃麦科特召唤了他。

## 2

马特尔抵达时，发现大约一半扫描者都在场，总共约二十四五人。他举起了语言手指。大部分扫描者都面对面站着，互相用唇语交流。几个年长没耐心的扫描者正在书写板上写字，然后把板子举到别人眼前。所有人脸上都带着赫伯人那死气沉沉、毫无生气的表情。马特尔走进房间时，知道其他人中的绝大部分都在脑海深处与世隔绝的角落里大笑，每个人都在思考无法付诸正式语言的念头：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不曾有过扫描者在碾压状态下出席会议了。

沃麦科特不在场；马特尔心想，他可能仍在给其他人打电话。电话指示灯不停地闪烁；铃声响个不停。马特尔感觉很诡异，他意识到，所有在场的人中，只有他能听到那震耳欲聋的铃声。这让他明白了普通人为什么不喜欢待在一群赫伯人或扫描者身边。马特尔环顾四周，想找人交谈。

他的朋友张也在，正忙着对某个暴躁的老扫描者解释他也不知道沃麦科特召集这次会议的缘由。马特尔又看了看其他地方，发现了帕里赞斯基。他走过去，灵敏地与其他人擦身而过，这无疑显露出他能够真正用身体感觉到自己的双脚，而无需时刻盯着它们的位置。有几个人双目空洞地望着他，试图微笑。可是他们无法控制肌肉，结果像是戴了一张表情扭曲的骇人面具。（扫描者很清楚这一点，因此一般不会试图做自己无法控制的事——流露表情。马特尔对自己说：我发誓，除非在碾压期间，否则我坚决不笑。）

帕里赞斯基用语言手指向他发出讯号。他们面对面时，他说：

“你碾压着就过来了？”

帕里赞斯基听不到自己的声音，因此，那声音就好像通过坏掉的吱吱作响的电话传过来一样。马特尔感到震惊，但还是清楚地理解了他的问题。没人能比直爽的帕里更一针见血了。

“沃麦科特召唤我过来，说是最高紧急事态。”

“你告诉他你正在碾压了？”

“是的。”

“他还是让你过来？”

“是的。”

“那这一切——跟太空无关？你不能去上外空间吧？你现在就跟普通人一样。”

“没错。”

“那他召集我们干什么？”成为赫伯人之前的习惯让帕里赞斯基摇晃手臂表示疑问，一只手撞到了他们身后的那位老扫描者。清脆的一声“啪”传遍了整个屋子，但只有马特尔听到了。他本能地扫描了帕里赞斯基和那个老头；他们也扫描了他，然后问为什么——直到此刻，老头才想起来问马特尔为什么扫描他。马特尔解释说他正在电线下面，老头立刻一路小跑地走开了，把消息传遍了整个屋子——有个正在碾压的扫描者出现在联络处。

就连这个小小的意外情况也没能让大部分扫描者忘记对“最高紧急事态”的担心。有个去年才刚刚完成第一次扫描任务的年轻人突然跑到帕里赞斯基和马特尔中间，戏剧性地挥舞着自己的书写板：

“沃麦科特疯了吗？”

年纪较大的扫描者们纷纷摇头。马特尔想起来，这个年轻人刚成为赫伯人不久，于是露出了友善的笑容，想缓和那死气沉沉又太过严肃的否认气氛。他用正常的声音说：

“沃麦科特是扫描者的长老。我肯定他是不会疯的，否则，他难道不会从自己的读数中看出来吗？”

马特尔不得不重复了一遍，尽量放缓语速、夸大口形，才让年轻人明白了他的意思。年轻人试图露出笑容，结果却像是戴上了一张可笑的面具。但他放下书写板，在上面写道：

“你说得对。”

张从朋友身边走了过来，他那张中国混血面孔在温暖的夜间容光焕发。（很奇怪，马特尔心想，成为扫描者的中国人不多。或许，想到他们从来没能填满赫伯人的限额，这也没什么奇怪的。中国人太懂得享受生活了。那些成为扫描者的都是真正出类拔萃的人。）张看到马特尔正在碾压，于是开口说道：

“你可真是史无先例。把你从露西身旁夺走，她一定气坏了吧？”

“她没事。张，这可真奇怪。”

“什么？”

“我在碾压，我能听见。你的声音完全正常。你是怎么学会像——像正常人一样讲话的？”

“我通过录音学习的。很好笑，你居然注意到了。我想我是地球上乃至所有星球上唯一能假装成正常人的扫描者。用镜子和录音就行了。我知道该怎么表现。”

“可是你不会……？”

“不。我感觉不到，也没有味觉、听觉、嗅觉，跟你一样。讲话并不能给我带来什么好处。但我发现，这能让我身边的人好过许多。”

“这也会让露西的生活好过很多。”

张十分理智地点点头：“我的父亲坚持让我这么做。他说：‘你或许很自豪成为一名扫描者。但我很遗憾，你不再是一个人。隐藏你的缺陷吧。’于是，我努力尝试。我想告诉老家伙上外空间的事，想告诉他我们在那儿做了什么，但这根本无关紧要。他说：‘对孔夫子来说，飞机已经够好啦，对我也一样。’那个老骗子！他竭尽

全力想当个中国人，可他连古文都不会读。不过，他的感官都非常灵敏，对一个两百岁的老人来说，他壮得能周游世界。”

马特尔笑了：“坐飞机？”

张也报以笑容。他对面部肌肉的控制令人惊讶：旁观者一定看不出张是个赫伯人，他能极其精准地控制自己的眼睛、脸颊和嘴唇。那表情十分生动。马特尔环顾四周，看到帕里赞斯基和其他人那死气沉沉的冰冷面孔，心头不禁涌起对张的嫉妒。他知道自己看起来也不错，但为什么不呢？他正处于碾压中啊。他转向帕里赞斯基，说：

“你看到张刚刚说起的他父亲的事了吗？那老顽童喜欢坐飞机呢。”

帕里赞斯基的嘴唇动了动，但那声音毫无意义。他拿出手写板，给马特尔和张看：

“嘻嘻，哈哈，真是个老顽童啊。”

这时，马特尔听到走廊里传来脚步声。他忍不住抬头望去。其他人则顺着他的目光看了过去。

沃麦科特走了进来。

所有人立刻排成四排，互相扫描。大家纷纷伸手调整着胸腔匣里正在加载的电子化学控制器。一个扫描者举起一根断掉的手指——那是对面的搭档发现的，于是他被送去治疗并上了夹板。

沃麦科特拿出了自己的办公机器。顶端的小方块闪烁着红色光芒，众人再次排好队，并发出讯号，表示：已经就位，等候指令！

沃麦科特的姿势则宣告着：吾乃长老，有权施令。

众人纷纷举起语言手指，表示：吾辈全心全意服从于您。

沃麦科特举起右臂，垂下右手，仿佛手腕断了；这是一种古怪的搜寻姿势，表示：这里有普通人吗？有不属于此处的赫伯人吗？在场的只有扫描者吗？

只有碾压中的马特尔听到了所有人一起原地转身时发出的古

怪的沙沙声，他们锐利的目光审视彼此，腰灯照亮了大厅黑暗的角落。当他们再次面向沃麦科特时，他举起一只手指：

检查完毕。听我说。

马特尔注意到，只有他自己放松下来。其他人的思维被禁锢在头骨里，只能与双目相连，却失去了其他一切感觉；他们与自己身体的联系仅限于非感觉神经和胸腔里的仪器匣。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根本不知放松为何物。马特尔意识到，在碾压状态下，他期待着听到沃麦科特的声音：长老有时也会开口讲话，但他的双唇间没有传出任何声音。（沃麦科特根本懒得用声音。）

“……当第一个人类穿过上外世界来到月球，他们发现了什么？”

“什么也没有。”众人用嘴唇无声地回答。

“因此，他们走得更远，去了火星和金星。年复一年，飞船走得愈来愈远，但直到太空元年，他们才返回。然后，一艘飞船遭遇了第一作用。扫描者们，我问你们，什么是第一作用？”

“没人知道。没人知道。”

“没人会知道。太多变数了。但对于第一作用，我们知道些什么？”

“太空剧痛症。”众人齐答。

“那又意味着什么？”

“生不如死。”

沃麦科特又说：“是谁阻止了死亡？”

“太空三年，亨利·赫伯曼战胜了第一作用。”

“扫描者们，我问你们，他做了什么？”

“他创造了赫伯人。”

“扫描者们啊，赫伯人是如何创造的？”

“在他们身上进行阻隔。将大脑与心肺阻隔。将大脑与耳朵和鼻子阻隔。将大脑与嘴巴和腰腹阻隔。将大脑与渴望和痛苦阻隔。将大脑与世界阻隔。只剩眼睛。只剩对血肉的控制。”

“扫描者们啊，如何控制血肉？”

“通过血肉中的匣子和胸腔里的控制器；用读数来控制身体，让身体依赖读数而活。”

“赫伯人如何生存？”

“赫伯人通过控制匣子而生存。”

“赫伯人是怎么来的？”

马特尔加入了接下来的回答，身为赫伯人的扫描者们用撕裂的嗓音狂吼：

“赫伯人是人类的渣滓。赫伯人是最柔弱、最残忍、最狡诈和最无耻的人类。赫伯人被判处了比死刑更严厉的惩罚。赫伯人只能生活在意念里。为了太空，他们被处死；为了太空，他们才活着。他们控制着联系不同星球的飞船。他们生活在剧烈的痛苦之中，而普通人在航行中陷入冷冻睡眠。”

“兄弟们，扫描者们，我问你们：我们是赫伯人吗？”

“我们是活着的赫伯人。我们的头脑与血肉被阻隔开来。我们随时准备进入太空。所有人都曾进入赫伯化仪器。”

“那么，我们是赫伯人吗？”沃麦科特目光闪烁，问出仪式性的问题。

众人整齐的答案再次汇集成马特尔耳中的嘶吼：“我们是赫伯人，但我们不只是赫伯人。我们自愿选择成为赫伯人。我们是人类机构的特别专员。”

“他者必须对我们说什么？”

“他们必须对我们说：‘你们是勇者中的勇者，智者中的智者；所有人类都尊崇扫描者，因为是扫描者维系着各星球与人类的纽带。扫描者是赫伯人的保护者。他们是上外世界的裁决者。他们让人类在绝无希望生存的外太空生存。他们受到全人类的尊重，就连机构首领也乐于向他们表示敬意！’”

沃麦科特的背挺得更直了：“扫描者的秘密使命是什么？”

“保护我们法律的秘密，摧毁觊觎者。”

“如何摧毁？”

“两倍于‘过载’，回到‘死亡’。”

“如果赫伯人死了，使命是什么？”

扫描者们抿紧嘴唇作为回答（沉默便是讯号）。马特尔对这些讯号再熟悉不过，他不禁有些无聊；他注意到张的呼吸沉重得不正常，于是走过去调整张的肺部控制器，然后感受到张目光中的感激。沃麦科特看到了这个小小的插曲，望着他们两个。马特尔放松下来，试图模仿其他人脸上冰冷的死寂。可是碾压的时候，这太难了。

“如果他者死了，那么使命是什么？”沃麦科特问。

“扫描者共同报告机构。扫描者共同接受惩罚。扫描者共同处理事故。”

“如果惩罚太严厉呢？”

“飞船不再起飞。”

“如果扫描者不受尊敬呢？”

“飞船不再起飞。”

“如果扫描者没有报酬呢？”

“飞船不再起飞。”

“如果他者和机构对扫描者不能始终保持应有的尊重呢？”

“飞船不再起飞。”

“如果不再有飞船起飞，扫描者们，那会发生什么？”

“行星会分崩离析。蛮荒入侵。旧机器和野兽纷纷归来。”

“扫描者不为人知的使命是什么？”

“在外太空绝不睡去。”

“扫描者的第二使命是什么？”

“忘记恐惧。”

“扫描者的第三使命是什么？”

“适度适量地使用尤斯塔斯碾压。”整齐的合唱继续下去之前，几双眼睛迅速扫过马特尔，“只在家里碾压，只在朋友之间碾压，只为了回忆、放松和繁殖。”

“扫描者的信条是什么？”

“纵使死亡环绕，亦要保持信念。”

“扫描者的箴言是什么？”

“纵使寂静环绕，亦要保持清醒。”

“扫描者的职责是什么？”

“纵使身处太空之巅，亦要保持劳碌；纵使身处地球表面，亦要保持忠诚。”

“如何了解一个扫描者？”

“我们了解自己。我们活着，却已死去。我们用手指和书写板来交谈。”

“法典是什么？”

“法典是古老的扫描者流传下来的智慧，简明地告诉我们要彼此忠诚，并因此而自豪。”

这时，下一个程序应该是：“我们遵照法典行事。这是扫描者的信条还是职责？”但是，沃麦科特却重复说道：

“最高紧急事态，最高紧急事态。”

他们向他发出讯号：已经就位，等候指令！

他开口了，所有目光都紧随他的嘴唇：

“你们中有人听说过亚当·斯东的工作吗？”

马特尔看到他的嘴唇翕动，说着：“火星。生活在太空边缘的他者。”

“亚当·斯东去了机构，声称他的工作成功了。他说，他已经发现了一种方法，能够屏蔽太空剧痛症。他说，外太空可以成为安全的场所，即使普通人也能清醒地在那里工作。他说，不再需要扫描者了。”

腰灯在整个房间里闪烁，扫描者纷纷想要发言。沃麦科特对其中一个年龄较长的扫描者点了点头："扫描者史密斯，请讲。"

史密斯缓缓站到灯下，盯着自己的双脚。他转过身来，好让其他人看到自己的脸。他说："我要说，这是个谎言。我要说，那个斯东是个骗子。我要说，机构一定是受骗上当了！"

他顿了顿。然后，为了回答某个观众的问题——大部分人都没有看到——他说：

"我请求行使扫描者的秘密使命。"

史密斯举起右手，表示紧急注意：

"我要说，斯东一定是在说谎。"

## 3

扫描者纷纷发出怒吼、叫喊、哀号、悲泣，在激动中忘记了自己发出的只是噪音，试图通过呆板的身体与对方没有听觉的耳朵交流。看到这场景，依然处于碾压状态的马特尔不禁哆嗦了一下。整个房间里，腰灯疯狂地闪烁。众人涌向讲坛，挤在最高处，争夺着其他人的注意；这时，帕里赞斯基凭借壮硕的身材将同僚们挤到一旁，转身望着所有人。

"扫描者兄弟们，请看着我。"

讲坛下的人们停止了动作，呆板的身体彼此撞来撞去。最后，沃麦科特走到帕里赞斯基前面，面对其他人，说：

"扫描者！当好扫描者！看着他！"

帕里赞斯基并不善于公众演讲。他的嘴唇动得太快了。他舞动双手，这会将其他人的注意力从嘴唇上引开。不管怎样，马特尔还是听到了大部分信息：

“……不能这么做。斯东可能真的成功了。如果他成功了，这意味着扫描者的终结。这意味着赫伯人的终结。我们再也不需要与外太空搏斗了。我们也不需要让其他人在电线下一待几个小时甚至几天来重新感受做人的乐趣了。所有人都会成为普通人。再也没人需要碾压。人可以成为人。赫伯人能被有尊严地和恰当地处死，就像过去人们所做的一样；再也不需要让他们保持活着的状态。他们不再需要去外太空工作！不再有剧痛症——想想吧！不……再……有……剧痛症！我们怎么知道斯东是在说谎——”灯光开始直直地射进他的眼睛。（扫描者中最粗鲁的人才会这么做。）

沃麦科特再次行使了自己的权威。他走到帕里赞斯基面前，说了些其他人看不到的话。帕里赞斯基走下了讲坛。沃麦科特再次开口：

“我想，有些扫描者不赞同帕里赞斯基兄弟的话。我要说，讲坛的使用权暂时冻结，直到我们有机会进行私下讨论。十五分钟后，我会重新开始会议。”

长老走下讲坛，马特尔寻找着他的身影。找到后，他匆匆在书写板上写下几句话，准备等有机会时举给长老看。他写道：

我正在碾压。十分抱歉，请您允许我现在离开，恢复待命。

碾压的状态让马特尔的感觉有了古怪的变化。他参加过的大部分会议都像是正式的宣誓大会，照亮了黑暗无边的赫伯人生涯。他不处于碾压状态时，看待自己的身体犹如一尊大理石半身像看待自己的大理石底座。他也曾站在那里。他曾与他们一起，毫不费力地一站几个小时，无休无止的仪式打破了他内心可怕的寂寞，让他感到尽管扫描者是那些被诅咒的赫伯人的同僚，却能够因自身的残毁而受到其他人永远的敬重。

但这一次，一切都不同了。碾压中，有了嗅觉、味觉和听觉，他的反应更像一个正常人。在他眼中，自己的朋友与同事就像一群残酷而疯狂的鬼魂，背负着永无终结的诅咒，进行着毫无意义的仪

式。当你已经成为赫伯人，这一切又能有什么用？为什么总要强调赫伯人和扫描者的区别？赫伯人是罪犯和异端，而扫描者是无私奉献的志愿者，可他们都有着同样的构造——只有一样不同：扫描者被认为有权利利用碾压电线短暂回归人类，而赫伯人不行；飞船停泊在港口中时，赫伯人只是简单地被断线后丢在原地，直到下次被唤醒，再次踏上受诅咒的航程。在街上看到的都是上等赫伯人——拥有独特的美德和勇气，有权利透过自己机械化的囚笼般的身体凝视其他人类。然而，扫描者又有什么资格可怜赫伯人？除了在执行任务时草草敷衍，扫描者又何时尊重过赫伯人？作为一个行业和一个阶级，扫描者对赫伯人做过什么？——当赫伯人在扫描者身旁生活太久，机灵地学会了扫描者的能力，学会了如何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而不是老老实实地服从扫描者的命令，这时，扫描者就会拧断他们的手腕，将他们处死。他者，也就是普通人，对飞船里的事又能知道多少？他者睡在自己的胶囊里，幸运地一无所知，直到他们在目的地的星球表面醒来。他者怎么可能知道船上被迫保持清醒的人们之间发生了什么？

他者又怎么可能了解上外世界？有哪个他者曾看到过太空中群星那灼痛双眼的美丽？他们怎么可能了解太空剧痛症？它从骨髓无声无息地开始，像一种普通的疼痛，然后发展为所有神经细胞、脑细胞和身体感觉细胞的疲倦与病态，直到人们痛不欲生地渴望寂静与死亡。

他是个扫描者。没错，他是个扫描者。从那天，普普通通的他站在阳光下，面对机构副首领庄严宣誓起，他就变成了一个扫描者。誓言如下：

“我将我的荣耀与生命献给全人类。我将自己自愿奉献给全人类的福祉。我接受这一危险而艰苦的荣誉，并将我的全部权利交予尊敬的机构首领和扫描者协会。”

他曾立下誓言。

他进入了赫伯化仪器。

他记得那地狱般的旅程。他从未如此痛苦；它仿佛持续了数十亿年，而他在整个过程中始终清醒。他学会了用眼睛来感知。当沉重的感光元件安装在眼球后面，让他的眼睛与身体其他部分隔绝，他还是适应了用它们来看这个世界。他学会了时刻注意自己的皮肤。他仍记得有一回，他注意到衬衫上湿漉漉一片，拿出扫描镜之后才发现，由于靠在一架震动机上，他的身体一侧穿了一个洞。（这种事现在不会再发生在他身上了；他已经习惯了查看仪器读数。）他记得自己前往上外世界的旅程，也记得太空剧痛症袭来的感受，尽管他的触觉、嗅觉、听觉和所有感知已经全部被剥夺，他依然逃不掉。他记得自己曾杀死赫伯人来保证其他人存活，也曾在可敬的扫描者飞行员身旁一站数月，没人曾睡过一分一秒。他记得自己登陆四号地球时的场景，也记得自己并不喜欢；从那一刻起，他意识到，身为扫描者并没有什么回报。

马特尔站在其他扫描者中间。他厌恶他们移动时古怪的姿势，以及站立不动时的僵硬体态。他厌恶他们身体散发出的古怪味道，尽管其他人根本注意不到。他厌恶他们因耳聋而发出的咕哝、呻吟和刺耳的抱怨声。他厌恶他们，也厌恶自己。

露西怎么能受得了他？连续几周，每次与她对话，他的胸腔匣读数都维持在“危险”；他不顾法律规定带着碾压电线走来走去；他刚结束一次碾压就立刻进入下一次，完全不顾身体各项指标都已经濒临“过载”边缘。他在追求她时完全没有想过如果她同意会怎样；可是她说：“我愿意。”

“于是他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古老的书上是这么写的，但他们在真实生活中怎么可能？过去一年里，他只在电线下生活过十八天！可是她爱他。她仍然爱他。他知道。当他一连几个月待在上外世界时，她会为他担忧焦虑。她试图让家对他有特殊的意义，哪怕在他处于赫伯人状态时也不例外；她尽可能将食物做得卖相漂

亮，因为他品尝不到；尽可能让自己显得美艳动人，因为他无法亲吻她——最好不要，因为赫伯人的身体跟家具毫无二致。露西太有耐心了。

现在，亚当·斯东！（他让书写板上的字迹消失了：此时此刻，他怎能离开？）

上帝保佑亚当·斯东？

马特尔不禁有些可怜自己。在接下来的两百年时间里——这是他者的算法；按照他自己的感受，那是两百万个无穷无尽的年头——再也不会有紧急任务给他。他可以尽情放松，随意休息。他可以忘记太空，让其他人来打理上外世界。他可以随心所欲地碾压。他可以几乎变回正常——几乎——长达一年、五年，也可能到不了那么久。但至少，他能待在露西身旁。他可以与她一起前往蛮荒之地，那里有野兽和老机器在黑暗的角落里徘徊；也许他会在狩猎时兴奋至死。当古老的人类捕猎者人类捕猎者是由机器制造出来捕猎人类的机器。——译者注一跃而起，他会投出长矛；当不可饶恕者的部落成员在蛮荒之地漫游，他可以向他们扔出滚烫的火球。他仍有足够的生命来生活，可以享受正常的死亡，而不是在太空剧痛症中无声地移动指针！

他不住地走来走去。他的耳朵已经适应了正常的话语，因此不太适应盯着同僚们的嘴唇。此刻，他们似乎已经做出了决定。沃麦科特走上讲坛。马特尔四处寻找张，然后站到他们身旁。张低声说：

“你简直像半空的雨水一样停不下来！怎么了？要结束碾压吗？”

他们都扫描了马特尔，但仪器读数稳定，并没有碾压结束的迹象。

光束闪烁，呼唤着众人注意。他们再次排列队形。沃麦科特苍老的面孔出现在光束中，说：

“扫描者与兄弟们，我要求进行投票。”他的姿态无疑透露出这

一信号：吾乃长老，有权施令。

一道腰灯闪过，表示抗议。

那是老韩德森。他走向讲坛，对沃麦科特说了几句什么，沃麦科特点头表示同意，于是他转身面对众人，重复自己的问题：

“谁来代表此刻正在太空中的扫描者？”

没有腰灯闪烁，也没人举手回答。

韩德森和沃麦科特面对面交流了片刻，然后韩德森再次转身面对众人：

“我同意执行长老的命令。但我并不同意召开全体大会。我们共有六十八名扫描者，只有四十七名在场，其中一名正在碾压，因此不能作数。因此，我提议，长老召开会议的权限仅限于紧急委员会，而非成员大会。尊敬的扫描者们，你们是否同意和理解？”

众人举手表示赞同。

张在马特尔耳畔低声说：“好像区别很大似的！谁知道大会和委员会的区别？”马特尔赞同他的话，但更吸引他注意力的，还是张作为赫伯人居然能够控制自己的声音这件事。

沃麦科特重新主持会议：“现在，我们就亚当·斯东的问题投票。

“首先，我们已经断定他并未成功，因此，他的声明只是谎言。通过我们身为扫描者的实践经验，我们知道这一点。太空剧痛症只是扫描的一部分。”（但却是关键部分，也是一切的基础，马特尔心想）我们可以断定，斯东绝无可能解决太空纪律部的问题。

“废话又来了。”张低声说道。只有马特尔能听见。

“一直以来，扫描者协会的太空纪律部维持着高空的和平，负责解决一切争端。六十八名经过严格训练的成员控制着整个太空。为了我们的誓言和赫伯人的身份，我们抹去了一切地球人的情感。

“因此，如果亚当·斯东克服了太空剧痛症，那么他者就会摆脱协会，将地球上的争端与破坏蔓延到太空。我要说，亚当·斯东一定错了。如果亚当·斯东成功了，扫描者们将庸碌地虚度一生！

“第二，如果亚当·斯东并未战胜太空剧痛症，他依然会给所有地球人带来巨大的麻烦。机构和副首领们或许没法派给我们足够多的赫伯人来控制人类的飞船。会有疯狂的谣言流传，也会有愈来愈少人应征，久而久之，若这种毫无根据的谣言愈演愈烈，最糟糕的情况是——协会纪律部不得不关门大吉。

“如果亚当·斯东成功了，那么他将会毁掉协会，因此必须死。

“因此，我动议判处亚当·斯东死刑。”

沃麦科特发出了讯号：尊敬的扫描者们，请投票。

# 4

马特尔疯狂地摸索着自己的腰灯。张在他之前打开腰灯，做好了准备；它明亮的光束直冲天花板，投出了“反对”。马特尔掏出了灯，同样投出光束表示反对。然后，他环顾四周。在场的四十七位扫描者中，他只能看到五六道光芒。

又多了两道灯光。沃麦科特直直地站立着，如同一具冻僵的尸体。沃麦科特目光闪烁，在人群中张望，寻找着灯光。又多了几道。最后，沃麦科特宣布：

统计投票，愿结果令扫描者满意。

三位年长的扫描者走上讲坛，站在沃麦科特身旁。他们环顾房间。（马特尔心想：这些可恶的鬼魂在投票决定一个人的生死，一个活生生的人！他们没有权利这么做。我会报告给机构的！但他知道自己不会。他想到了露西，以及亚当·斯东的成功会为她带来什么；如此一来，他几乎无法忍受这场荒唐的投票了。）

三名宣告者举起手来，同意最后统计的结果：十五人反对。

沃麦科特礼貌性地鞠了一躬，让大家解散了。他转过身去，再

次做出那副姿态：吾乃长老，有权施令。

马特尔闪烁腰灯，对自己的勇气有些惊讶；要知道，这个行为很可能会激怒旁观者，甚至导致有人走上前来，将他的心脏匣拧到“过载”。他感觉到张的手伸了过来，捏住了他的空气外套边缘。但他躲开了，以超乎寻常扫描者的速度冲上了讲坛。他奔跑时仍未想好该说些什么。常理是没用的。至少此刻没用。必须要讲讲法律。

他跳上讲坛，站在沃麦科特身旁，然后做出姿态：扫描者们，这是非法行为！

他开口讲话时依然维持这一姿势，这有些离经叛道：“委员会无权通过少数服从多数的投票来决定一个人的生死。必须有三分之二人通过才行。”

他感觉到身后的沃麦科特撞了过来，他自己跌落讲坛，重重地摔到地面，膝盖和具有感觉功能的双手一阵疼痛。有人扶他站了起来。有人扫描了他。有些他不认识的扫描者接过他的仪器，帮他调整好读数。

马特尔立刻感觉平静了许多，也漠然了许多；他痛恨这种感觉。

他抬头望着讲坛。沃麦科特的姿态显示着：注意秩序！

扫描者们重新调整了各自的位置。马特尔身旁的两名扫描者抓住了他的胳膊。他冲他们大喊大叫，但他们移开目光，切断了与他的联系。

房间里重新安静下来时，沃麦科特再次开口：“有一名扫描者在碾压的状态下来到了这里。尊敬的扫描者们，我为此道歉。这并不是我们伟大而光荣的扫描者与朋友、马特尔先生的过错。他服从命令而来到此地。我告诉他不必结束碾压，我希望不必动用到他的赫伯人状态。我们都知道，马特尔婚姻美满，我们也希望他勇敢的实验进行得一切顺利。我喜欢马特尔，我也尊重他的判断。我希望他待在这里。我也知道你们都希望他待在这里。但他依然处于碾压

状态，他目前不适合参与讨论扫描者的事务。因此，我提出一个对各方都很公平的建议。我建议，鉴于扫描者马特尔违反规则，我们应认定他目前处于失控状态。如果马特尔不是处于碾压状态，这一错误将是不可原谅的。

“但与此同时，这对马特尔来说也很公平。我进一步提议，尽管这位失控的兄弟用不恰当的方式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我们还是应当讨论一下。”

沃麦科特给出了讯号：尊敬的扫描者们，请投票。马特尔试图去碰自己的腰灯；孔武有力的双手紧紧抓着他，他只能徒劳地挣扎。一道亮光直冲天花板：张，毫无疑问。

沃麦科特的面孔再次沐浴在光束下：“经过各位尊敬的扫描者的批准，我现在动议，委员会本身应有足够的权限召开会议，同时，委员会应授权我对委员会所可能采取的所有行动及可能犯下的所有错误负责，也对下一次全体大会负责；但我的权限并不高于扫描者内部的秘密等级制度中的其他高层人士。”

这一回，他获得了压倒性胜利。沃麦科特摆出了“投票”的姿态。

只有寥寥几束光线表示反对，显然远低于四分之一。

沃麦科特再次开口，他高耸而冷静的前额和呆板而放松的颧骨上反射着光芒。他瘦削的面颊和下巴处于半明半暗的阴影中，低处的灯光照亮了他的嘴唇，显得冷酷无比。（据传说，沃麦科特的先祖是某位远古女士，她以某种非法且无法解释的方式在一夜之间穿越了数百年。她被称为沃麦科特夫人，她的名字成为了传奇；但她的血统和对权力的古老渴望在她的后人身上流传了下来。马特尔盯着讲坛，完全能够相信这则古老的传说；他很好奇究竟是哪种无法追踪的变异使得沃麦科特的后人成为人类中的捕食者。）沃麦科特用嘴唇的动作大声呼喊，但其实并未发出任何声音；他呼吁道：

“委员会很高兴再次确认，我们宣判亚当·斯东为异端和敌人，

并判处其死刑。”再一次，他摆出了“投票”姿态。

再一次，只有张的光束孤零零地表示反对。

沃麦科特做出了最后一次动议：

“我提议，由在场的扫描者长老来担任刑罚的管理者。我请求赋予他权力来指派执行者——无论是一人还是多人——来宣告扫描者的意愿与权威。我请求让我担负起这项职责，同时不对手段做任何限制，而只关注目的本身。这项行动的目的是高尚的，是为了保护全人类，也是为了扫描者的光荣；我们必须要采取最先进的手段，除此之外别无其他限制。谁知道杀死一名他者的正确方法，更何况他身处拥挤的、谨慎的地球？这不像给冷冻胶囊中的睡眠者断电那么简单，也不像让赫伯人的指标升高这么容易。当有人在这里死去，可跟上外世界不一样。他们不愿意死去。在地球上展开杀戮并不是我们通常的工作范畴，噢，兄弟们和扫描者们啊，你们都知道这一点。你们必须赋予我权力，让我能够挑选自己认为合适的执行人。否则，知情的人太多，遭受背叛的可能性也就愈大。而如果只有我一个人知道，那么即使我背叛协会，等机构来搜查时，你们也不会卷入其中。”（可是你所选择的人呢？马特尔心想。他也会知道的，除非——除非你让他永远也无法开口。）

沃麦科特做出姿态：尊敬的扫描者们，请投票。

一束抗议的光束：还是张。

马特尔想象着自己能看到沃麦科特那呆板的脸上浮现出残酷而满意的笑容——就像一个人深信自己正确无误，并得到了主战派权威机构的认可与支持。

马特尔大声吼道：“尊敬的扫描者们啊，这在法律上等同谋杀！”

没人听到他。他正在碾压，孤身一人。

他还是不顾一切地大喊着：“你们正在让整个协会陷入危险！”

什么也没发生。他自己的声音在房间中回荡。没人转身。没人与他对视。

当他们开始捉对交谈时，马特尔才意识到，扫描者们在回避他的目光。他明白了，没人愿意看着他讲话。他明白，在他的朋友们那冰冷的面孔后，是同情或嘲笑的念头。他明白，他们知道他此刻正在碾压——他是个荒唐可笑的普通人，暂时脱离了扫描者的身份。但他也知道，正因如此，扫描者的智慧原来是一场空谈。他知道，只有一个碾压状态的扫描者才能感受到他那奔腾在血液中的怒火与愤慨——蓄意谋杀会在普通人身上激发的情绪。他知道协会正让自身陷入危险，也知道只有最古老而好战的法律才会随意操控生死。就连蛮荒入侵之前处于战争时期的古代国家也知道这一点，就连人类尚未进入上外世界时的国家也清楚这一点。他们是怎么说的？唯有国家有权夺人性命。国家已经不复存在，但机构保留了下来；机构绝不会容许地球上发生不受它掌控的事。太空中的死亡司空见惯，也是扫描者的权力；机构怎么可能在太空中贯彻法律呢？要知道，在那里，凡是清醒的人类都会死于剧痛。因此，机构明智地让太空成为扫描者的领地，也明智地让扫描者协会不得插手地球事务。现在，协会自身将成为法外之徒，就像那些不可饶恕者组成的团伙一样，愚蠢而鲁莽！

马特尔知道这一点，因为他处于碾压状态。如果他仍是赫伯人，他只会用头脑思考，而不会用心和血液来感受。其他扫描者又怎么可能懂？

沃麦科特最后一次回到讲坛：委员会已经成立，其目的终将达成。他最后开口补充道："作为扫描者的长老，我要求得到你们的忠诚与沉默。"

在那一刻，身后的两名扫描者终于放开了马特尔的胳膊。马特尔揉着麻木的双手，晃动手指，好让血液重新涌入冰冷的指尖。有了自由，他开始思考自己能做些什么。他扫描了自己：碾压依然稳定。他可能有一天的时间。当然，他也可以转回赫伯人的身份，但那太不方便，需要用手指和书写板来交谈。他四处寻找张。他看到

自己的朋友耐心地待在一个安静的角落里。马特尔缓缓移动，以免引起其他人对自己的注意。他面对张，让自己的脸笼罩在灯光下，然后说道：

“我们能做些什么？你不会让他们杀掉亚当·斯东吧？你有没有意识到斯东的工作如果成功，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不再有扫描者。不再有赫伯人。不再有上外世界的剧痛。我告诉你，如果其他人像我一样处于碾压状态，他们就会用人类的角度看待这件事情，而不是用会议中那种狭隘而疯狂的逻辑。我们能做什么？帕里赞斯基怎么想？他们选中了谁？”

“你想让我回答哪个问题？”

马特尔笑了。（即使在此刻，能笑出来的感觉也很好，就像一个真正的人类。）“你愿意帮我吗？”

张的目光扫过马特尔的面孔，回答道：“不。不。不。”

“你不愿意帮忙？”

“不。”

“为什么，张？为什么？”

“我是扫描者。投票已经结束。如果你不是在这种反常的状态下，你也会像我一样的。”

“我并不是在反常的状态下，我只是在碾压中。这意味着我能像他者一样看待问题。我看到了愚蠢。鲁莽。自私。这是谋杀。”

“什么是谋杀？难道你不是早已被杀死了吗？你并不是他者中的一员。你是扫描者。对于你打算做的事情，如果不够小心，你一定会后悔的。”

“可是，你为什么要反对沃麦科特？难道你不明白亚当·斯东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吗？扫描者将虚度人生。谢天谢地！难道你不明白吗？”

“不。”

“可是你愿意与我交谈，张。你是我的朋友吗？”

“我愿意与你交谈。我是你的朋友。为什么不呢？”

“可是，你会做什么？”

“什么也不做，马特尔，什么也不做。”

“你会帮我吗？”

“不。”

“就连救斯东也不行？”

“不。”

“那我就去找帕里赞斯基帮忙。”

“这对你没好处。”

“为什么？现在，他比你有人味儿得多。”

“他不会帮你，因为他得到了这项任务。沃麦科特指派他去杀死亚当·斯东。”

马特尔突然张口结舌。他立刻做出一个姿态：谢谢你，兄弟，我要走了。

在窗口前，他转身面对整个房间。他看到沃麦科特的目光盯在他身上。他做出了姿态：谢谢你，兄弟，我要走了，然后流露出长老在场时的尊重。沃麦科特捕捉到了讯号，马特尔看到他那冷酷的嘴唇动了。他想他看到了只言片语：“……照顾好你自己……”但并没有花时间去确认。他后退几步，跌出窗口。

一旦身处窗口下方，避开了众人的视线，他立刻调整空气外套到最高速度。他在空中慵懒地游着，彻底扫描了自己一番，然后将肾上腺素调低。随后，他放松下来，感觉到冰冷的空气如同水流一般拂过面颊。

亚当·斯东一定在主降落城。

亚当·斯东一定在那儿。

深更半夜，亚当·斯东会不会很惊讶？惊讶地看到一位最古怪的生命体，扫描者中前所未有的变节者。（马特尔突然意识到，他想到的正是自己。马特尔，扫描者中的叛徒！这听起来很古怪，很

糟糕。但马特尔还能是什么？忠于人类的扫描者？那难道不是称赞吗？如果他赢了，他也就赢得了露西。如果他输了，他就输了一切——一个鲁莽行事、毫无价值的赫伯人。那正是他本人。可是，相比起他能为人类、为协会、为露西带来的巨大好处，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马特尔暗自心想："亚当·斯东今晚会有两名访客。两名扫描者，他们互为朋友。"他希望帕里赞斯基仍是他的朋友。

"还有，全世界的命运，"他补充想道，"取决于我们谁先抵达。"

灯火璀璨的主降落城出现在前方的雾霭之中。马特尔能看到城市外部的塔楼，也瞥到了粼粼闪光的城墙。正是那城墙将蛮荒与城市隔绝开来，阻挡野兽、机器与不可饶恕者进入。

马特尔再次向众神祈祷："请保佑我能顺利伪装成他者！"

## 5

在降落场，马特尔遇到的麻烦比预料中少得多。他将空气外套拽到肩膀以上，掩盖胸口的仪器。他拿出扫描镜，对着它摆弄好面孔，努力往血液和神经里输入几分生气，让脸部显得容光焕发，皮肤渗出健康的汗水。这样一来，他看上去就像个普通人，只是刚刚经历了一次长途夜间飞行。

他抻了抻自己的衣服，将书写板藏在外套下，然后不知该拿语言手指如何是好。如果他保留指甲，就暴露了自己是个扫描者。他会受到尊重，但也会被人认出来。也许他会被亚当·斯东身旁的警卫拦下——机构毫无疑问已经为他派出了警卫。如果他折断指甲——但他不能这么做！协会历史上从未有扫描者自断过指甲。这意味着辞职，可是他们根本没有这种机制。唯一离开的方法，就是前

往上外世界。马特尔将手指伸进嘴巴，咬断了指甲。他盯着此刻变得古怪的手指，对自己叹了口气。

他向着城市大门踏出一步，手伸进外套，将肌肉力量调整到平常的四倍。他开始扫描，然后意识到自己的仪器被覆盖了。既然冒险，那就冒个彻底吧，他心想。

监察者用搜寻电线拦住了他。圆球突然猛烈地撞击马特尔的胸腔。

“你是人类吗？”不知哪里传来的声音问道。(马特尔理应知道，作为一个扫描者，若是处于赫伯人状态，他自己的力场电荷会令这个圆球发光)。

“我是人类。”马特尔知道自己的音色不错；他希望自己不会被当成人类捕猎者、野兽或是不可饶恕者，他们会假扮成人类，试图进入城市和港口。

“姓名，号码，等级，目的，功能，离港时间。”

“马特尔，”他必须记起自己的旧号码，而不是扫描者三十四号。“朝阳 4234，太空年龄一百八十二岁。等级：上升副首领。”这不是谎言，而是他实实在在的等级。“目的：私人目的，符合城市法律。没有携带机构所控制的仪器。晚上八点十九分从主发射城离港。”现在，一切都取决于他是否能取得信任，否则就会被与主发射场的信息进行核对。

声音平坦而循规蹈矩：“希望在城市中停留的时间？”

马特尔用了标准词汇：“承蒙容忍，愈久愈好。”

他站在凉爽的夜风中等待着。遥远的上空，透过雾霭的一道缝隙，他能看到属于扫描者的天空透出的光亮，仿佛含有剧毒。群星是我的敌人，他心想：我控制了群星，但它们恨我。呵呵，这听起来像是古人的言论！就像一本古书。我碾压得太多了。

声音回来了：“朝阳 4234 灰尘 182 号上升副首领马特尔，请合法地进入这座城市的大门。欢迎您。您是否需要食物、衣服、金

钱或是陪同？”声音中没有好客的意思，只是就事论事的商业语调。跟以扫描者的身份进入城市相比，这可真是大不相同！那时，可怜的官员们会亲自出门迎接，用腰灯照亮自己诚惶诚恐的面孔，冲扫描者们石头一般失聪的耳朵吼出极尽阿谀奉承的话语。所以，这就是一名普通副首领的待遇：公事公办。不过还不错。不错。

马特尔回答道：“我已经准备好所需的一切，但仍需要城市帮个忙。我的朋友亚当·斯东在此地。我想见他，有一些紧急且合法的私人事务要处理。”

声音回答道：“您是否与亚当·斯东约好会面？”

“没有。”

“城市会找到他。他的号码是什么？”

“我忘了。”

“您忘了？亚当·斯东不是机构的成员之一吗？您真的是他的朋友吗？”

“是真的。”马特尔让自己的声音透出一丝不耐烦，“监察者，你要是怀疑我，就把你们的副首领叫过来。”

“不敢怀疑。但您怎么可能不知道号码？这一定得记录下来。”声音补充道。

“我们是童年的朋友。他穿越了——”马特尔开始想说“上外世界”，却想起这个词组只在扫描者中流传，“他在星球间穿梭，最近才回来。我很熟悉他，因此找到了他，是从他亲戚那里问到的。愿机构保佑我们！”

“已经听到，信息可信。我们会找到亚当·斯东。”

马特尔将手伸入外套，摸索着里面的书写板，这有点冒险，可能会让力场探测到非人类并发出警告。他看到颤抖的光针等待着他的话，于是开始用较钝的一只手指在上面写字。这不顶用，他心想，不禁恐慌了一阵子；接下来，他找到了自己的梳子，有一根齿尖足以用来写字。他写道：“非紧急呼叫。马特尔扫描者呼叫帕里

赞斯基扫描者。”

针尖颤抖着，回复缓缓显现：“帕里赞斯基扫描者正在执行任务，呼叫转接给替代者。”

马特尔切断了电话。

帕里赞斯基就在附近。那些可怜的官员在半空中拦截到他，他是否有可能直接打开警报，穿越城墙，声称这是执行公务？不太可能。那意味着一定还有其他几位扫描者跟帕里赞斯基一起来到这里，所有人都假装是来找乐子——找赫伯人能享受的乐子，例如看看新闻图片，或者在欢愉宫里欣赏美女。帕里赞斯基就在附近，但他不可能私下行动，因为扫描者中央处将他登记为执行任务状态，并在各个城市记录他的踪迹。

声音回来了，带着困惑。“亚当·斯东已经找到，并被唤醒。他请求尊敬的客人宽恕，因为他不认识什么马特尔。您愿意等到早晨再去见亚当·斯东吗？城市会好好款待您的。”

马特尔无计可施了。即使不说谎话，假扮成正常人也已经够难了。马特尔只能重复：“告诉他我是马特尔，露西的丈夫。”

“我们会的。”

又是一阵沉默。头上是满怀敌意的星空，身旁是不知藏在何处的帕里赞斯基渐渐逼近的压力；马特尔觉得自己的心跳加快了。他偷偷瞟了一眼胸腔匣，将心跳调整慢了一拍。尽管未能全面扫描自己，他还是感觉平静了许多。

这一回，那声音欢欣鼓舞，仿佛矛盾已经解决了：“亚当·斯东同意见您。请进入主降落城，欢迎您。”

小小的圆球无声地降落地面，电线也消失在黑暗中。一道明亮的弧形光束从马特尔面前的地面腾空而起，扫过城市，指向最高的一座塔楼——显然是一座宾馆，马特尔之前从未进过这种地方。马特尔裹紧空气外套，小心翼翼地踏上光束，感觉自己突然飞到空中，面前无端出现了一扇窗，仿佛血盆大口一般在他面前张开。

一个塔楼警卫站在门前：“有人在等您，先生。您是否有携带武器？”

“没有。”马特尔说，心中暗自庆幸自己确实是赤手空拳而来。

警卫让他通过了检查屏幕。马特尔注意到，他的仪器被检查器登记下来，并辨认出他是一名扫描者；一道警告飞快地闪过屏幕，但警卫并未注意。

警卫停在门前：“亚当·斯东携带了武器。他拥有合法武装，得到了机构与城市法律的认可。所有进入此地者都会得到警告。”

马特尔点头表示理解，然后走了进去。

亚当·斯东矮小敦实，面容亲切，灰色的头发硬邦邦地竖在前额上。他脸庞红彤彤的，似乎很快活，看上去活像欢愉宫里兴高采烈的导游，而不是身处上外世界边缘的人，在没有赫伯人防护的情况下与太空剧痛症搏斗。

他盯着马特尔，表情迷惑，似乎还有一点恼怒，但并无敌意。

马特尔开门见山：“您不认识我。我说谎了。我名叫马特尔，我并不想伤害您。但我说谎了。我祈求您的原谅。请保持武装。您可以将武器瞄准我——”

斯东笑了：“我已经这么干了。”马特尔注意到斯东胖乎乎的手里露出小小的电线终端。

“好极了。请继续对我保持警惕。我会说服您相信我。但我请求您，请打开隐私屏障，我不希望被人无意间撞到。这事关生死。”

“首先，谁的生死？”斯东面色依然平静，语调波澜不惊。

“您的，还有我的，还有全世界。”

“你这人神神叨叨的，不过我同意。”斯东向门口喊了一声，“私人事务。”一阵突如其来的嗡鸣，夜间所有微妙的声响全部隐没在房间的空气中。

亚当·斯东说：“这位先生，你是谁？有何贵干？”

“我是扫描者三十四号。”

“你是扫描者？我不相信。”

作为回答，马特尔掀开外套，露出胸腔匣。斯东抬头看着他，一脸震惊。马特尔解释道：

“我正在碾压。您之前没见过吗？”

“没见过人，只见过动物。太惊人了！可是——你想要什么？”

“真相。您害怕我吗？”

“这样可不怕。”斯东望着电线，连声惊叹，“但我会告诉你真相。”

“听说您战胜了太空剧痛症，这是真的吗？”

斯东犹豫片刻，想要找到恰当的说法。

“快点，您能不能告诉我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好让我相信您？”

“我曾在飞船上装载了生命。”

“生命。”

“生命。我不知道剧痛症是怎样的感觉，但我发现，在实验中，当送出大批动物与植物，位于群体中心的生物活得最久。我建造了飞船——当然只是很小的飞船——并在上面装满了兔子和猴子，然后发射出去——”

“那些是野兽吗？”

“没错。小型野兽。这些野兽安然无恙地回来了。它们能回来，是因为飞船四壁装满了生命。我尝试了许多种类，最后找了一种能在水中生存的生物。牡蛎。牡蛎层。在剧痛症中，最外层的牡蛎都死了。内层的却活了下来。乘客毫发无损。”

“但它们都是野兽？”

“不只是野兽。还有我自己。”

“您！”

“我独自穿越了太空。穿过了你们称之为上外世界的地方，一个人。有时清醒，有时睡着。我安然无恙。如果你不相信我，问问你的扫描者兄弟吧。明天早上，去看看我的飞船。那时，我会很高

兴见到你和你的扫描者兄弟们。我会在机构首领面前展示这一切。”

马特尔重复了自己的问题：“您是独自一人来的吗？”

亚当·斯东不耐烦地说：“没错，独自一人。要是你不相信我，回去查查你的扫描日志吧。你们从来没把我放进冷冻舱过。”

马特尔容光焕发：“我相信您了。这是真的。不再有扫描者。不再有赫伯人。不再有碾压。”

斯东看了门口一眼，示意他该离开了。

马特尔没领悟到他的意思：“我必须告诉您——”

“先生，早上再告诉我吧。去享受你的碾压。那应该是很愉快的，对不对？从医学层面上，我很了解这一点，但在实践中就不知道了。”

“是很愉快。回归正常——只是一小会儿。但听我说，扫描者们已经发誓要摧毁您，以及您的工作成果。”

“什么！”

“他们已经集会投票，并立下誓言。他们说，您会让扫描者成为无用之人。如果扫描不再进行，扫描者碌碌无为，您最终会将古老的战争带回世界！”

亚当·斯东很紧张，但依然保持理智：“你是个扫描者。你会杀了我吗？——或者尝试杀了我？”

“不，你这个傻瓜。我已经背叛了协会。等我一离开，请您立刻叫警卫过来。让警卫时刻保护您。我会试着拦截杀手。”

马特尔看到窗前闪过一道黑影。斯东还没来得及转身，电线已从他手中挥舞出去。黑影定住了，变成了帕里赞斯基的身形。

马特尔发现帕里赞斯基在做什么了：高速运动。

他没考虑到自己正在碾压，伸手到胸腔里，将自己也调整到了高速运动状态。烈火焚身的感觉席卷了他，比太空剧痛更灼热。他极力保持自己的面部表情能够被人读取，然后踏前一步拦在帕里赞斯基面前，发出了讯号：

最高紧急事态。

帕里赞斯基开口了；这时，斯东如同一朵云般缓缓从他们身旁逃开。“躲开。我有任务在身。”

“我知道。我就是要在此时此刻拦住你。住手。住手。住手。斯东是对的。”

在席卷全身的剧痛中，马特尔几乎读不出帕里赞斯基的嘴唇。（他心想：上帝，上帝，远古的上帝！让我坚持住！让我在过载状态下坚持足够长的时间！）帕里赞斯基正在说：“让开。根据协会规定，让开！”帕里赞斯基给出了讯号：为了完成使命，我请求你的帮助！

马特尔在浓稠的空气中呛住了。他最后试图劝服对方：“帕里赞斯基，朋友，朋友，我的朋友。住手。住手。”（没有哪个扫描者曾经谋杀过扫描者。）

帕里赞斯基给出讯号：你已无力执行使命，我会接手。

马特尔心想：“史无前例！”他伸手将帕里赞斯基的脑匣拧到了“过载”。帕里赞斯基的目光中闪过恐惧，随后是突如其来的理解。他的身体开始倒向地面。

马特尔仅剩的力气只够他碰到自己的胸匣。他感觉自己正变成赫伯人，抑或正在死去，他不知是二者中的哪一种；他的手指碰到了速度控制器，将它关上了。他试图讲话，想说：“找个扫描者，我需要帮助，找个扫描者……”

但黑暗扑面而来，寂静包围了他。

马特尔醒来时，看到露西的面孔近在眼前。

他睁大双眼，发现自己能听到——听到她喜悦的抽泣，听到她哽咽时胸腔里的声音。

他虚弱地说：“还在碾压中？还活着？”

另一张脸浮现在露西身旁模糊的背景中。那是亚当·斯东。他

深邃的声音在广阔的空间中回响，最后传入马特尔耳中。马特尔试图读出斯东的嘴唇，却无法辨认。于是，他重新将注意力集中在声音上：

“不是碾压。你还不明白吗？不是碾压！”

马特尔想说：“可是我能听见！我能感觉到！”就算其他人没听到他的话，也理解了他的感受。

亚当·斯东又开口了：

“你已经从赫伯人状态恢复正常了。我第一个将你变了回来。我不知道这在实践中如何进行，但我已经把理论都搞清楚了。你该不会以为机构会把扫描者白白浪费掉吧？你已经恢复正常了。等飞船回来，我们会尽快处死赫伯人。他们不再需要活下去了。但我们会将扫描者恢复正常。你是第一个。你明白了吗？你是第一个。现在，放轻松。”

亚当·斯东笑了。在斯东身后，马特尔觉得自己隐约看到了机构首领之一的面孔。那张脸也在冲他微笑，然后，两张脸都向上移动，随即消失了。

马特尔试图抬起头来扫描自己。他做不到。露西盯着他，让自己冷静下来，却忍不住流露出充满爱意的困惑。她说：

“我亲爱的丈夫！你又一次回来了，而且，这次会留下来了！”

马特尔仍在尝试去看自己的胸匣。最后，他的手笨拙地扫过胸前。那儿什么也没有。仪器全都不见了。他已经恢复了正常，却依然活着。

在他头脑深处的平静中，浮现出另一个令人担忧的念头。他想用手指写出来，露西一直希望他这么做；但他既没有语言手指，也没有扫描者的手写板。他必须用自己的声音。他集中全身的力气，轻声说：

“扫描者？”

“哎，亲爱的？怎么了？”

“扫描者呢？”

“扫描者。哦，没错，亲爱的，他们都很好。机构不得不逮捕其中一部分，因为他们调整到高速状态，然后逃跑了。但机构抓住了所有人——所有在地面上的人——现在他们快活极了。你知道吗，亲爱的，”她大笑道，“有些人不想恢复正常，但斯东和他的首领们说服了他们。”

“沃麦科特呢？”

“他也很好。他会一直保持碾压状态，直到恢复正常。你知道吗，他已经为扫描者安排了新工作，你们会成为太空部副首领。这是不是很棒？但他让自己当上了太空部首领。你们都会成为飞行员，所以你们的协会和兄弟情谊都可以保持下去。现在，张正在接受转变手术。你很快就能见到他。”

她的脸上突然流露出忧伤。她真挚地望着他，说：“我最好现在告诉你，否则，你也会担心的。出了一个事故。只有一个。当你和你的朋友拜访亚当·斯东时，你的朋友太高兴了，忘记了扫描，结果死于过载。”

“拜访斯东？”

“是的。你不记得了吗？你的朋友。”

他依然惊讶不已，于是，她说：

“帕里赞斯基。”

# 火星是天堂!

雷·布拉德伯里

*雷·布拉德伯里（Ray Bradbury, 1920-2012），美国科幻大师。他的文体简洁流畅，略带伤感主义色彩，常通过幻想故事隐射社会现实，提醒人们提防那些能够避免也必须避免的危险。代表作有《火星编年史》《绘图人》《华氏 451 度》等。布拉德伯里属于那些很罕见的、用作品改变了人们思考方式的作家之一。他的著作超过 500 本——包括了短篇故事、小说、戏剧、电影剧本、电视剧本和诗歌——他代表了美利坚的想象力的巅峰。*

飞船自太空徐徐下落。它来自闪亮的群星与黑暗的宇宙，穿越了运转不休的星体与宇宙中寂静的深渊。这是一艘崭新的飞船，内含能源装置的船体炽热而温暖，无声无息地在空中划出简洁的轨迹，金属船舱内待着包含船长在内的十七名宇航员。飞船起飞时，俄亥俄的送行人群曾在阳光下挥舞手臂、热烈欢呼。火箭喷射出绚烂如花瓣的炽热火焰，扶摇直上九重霄，投入了前往火星的第三次旅程。

此时此刻，飞船正在火星高层大气中减速。它犹如一只苍白的海中巨兽，游弋在深夜水域般的太空，却依然美丽而坚固。它掠过古老的月亮，穿越一片又一片空无一物的虚空。飞船上的人们饱受折磨，他们反复呕吐、病倒又痊愈，每个人都遭受了同样的痛苦。有一位宇航员死在了途中。如今，剩下的十六人将脸紧贴在厚厚的玻璃舷窗上，目光炯炯地盯着脚下旋转的火星。

“火星！火星！亲爱的老火星，我们来啦！”导航员拉斯提格兴奋地高呼。

“亲爱的老火星啊！”考古学家塞缪尔·辛克斯顿说。

“一切正常。”船长约翰·布莱克说。

飞船轻轻降落在一片碧绿的草地上。窗外静谧的阳光下，草地上竖着一只铁制鹿型雕塑；草坪远处高高矗立着一座棕色的维多利亚式建筑，墙壁上覆盖着漩涡状和洛可可式的华丽纹路，窗户中镶嵌着蓝、粉、黄、绿等五颜六色的玻璃。门廊上种着毛茸茸的天竺葵，还悬挂着一架老旧的秋千，在微风中前后摇晃。房顶上居然有一个圆锥形的小阁楼，还镶嵌着菱形的铅玻璃窗！透过前面的窗户望进去，能看到一架琴键泛黄的旧钢琴，谱架上摊开一本乐谱，题为《美丽的俄亥俄》。

火箭四周，一座小镇向四面八方延伸开来，在火星的春天里绿意盎然、静谧无声。白色与红色的房屋错落有致，高高的槐树、挺拔的枫树与七叶树随风轻轻摇摆。教堂的尖塔中悬挂着纹丝不动的金铃。

火箭中的人们看到了窗外的一切。他们面面相觑，然后再次望向窗外。他们紧紧抓住彼此的胳膊，仿佛突然间无法呼吸。他们面无血色，不停地眨巴眼睛，从飞船的一扇舷窗跑向另一扇舷窗。

“见鬼了。”拉斯提格喃喃说着，用僵硬的手指揉着自己的脸，双眼一片湿润，“我真是见鬼了，见鬼了，见鬼了。”

“不可能，这不可能。”塞缪尔·辛克斯顿说。

“上帝啊。”船长约翰·布莱克说。

化学家传来消息，“长官，外面的空气可以呼吸。”

布莱克缓缓转身，“你确定？”

“毫无疑问，长官。”

“那咱们就出去吧。”拉斯提格说。

“上帝啊，出去吧。”塞缪尔·辛克斯顿也这么说。

“等等，”船长约翰·布莱克说，“等会儿，我还没下命令呢。”

“可是，长官——”

“长官什么？我们怎么才能知道这是什么玩意儿？”

“我们知道这是什么玩意儿，长官。”化学家说，“这是个空气质量很不错的小镇子。”

“很像地球上的小镇，”考古学家塞缪尔·辛克斯顿说，“真是难以置信。这不可能，但事实的确如此。”

船长约翰·布莱克瞥了他一眼，“你认为两个星球上的文明能以同样的速率和方式进化吗，辛克斯顿？”

“我以前不是这么想的，长官。”

布莱克船长站在舷窗旁，“瞧瞧那边的天竺葵，这是一种高度特化的植物，这种特殊的品种在地球上也只出现了五十年。想想看吧，植物需要经过成千上万年的进化才能成为今天的样子。然后请你告诉我这一切是否符合逻辑——火星上居然有铅玻璃窗户、阁楼、门廊秋千，还有一种看上去很像钢琴、很可能就是钢琴的乐器。如果你仔细观察，还能发现有个火星作曲家居然写出了一首名为《美丽的俄亥俄》的曲子！这意味着火星上也有一条名叫俄亥俄的河流！”

“确实很奇怪，长官。”

“奇怪？这简直是见鬼了，匪夷所思。我觉得这一切都很可疑，这儿有什么东西不对劲儿，在搞清楚究竟是什么之前，我绝不离开飞船。”

“噢，长官。”拉斯提格说。

“真烦啊。”塞缪尔·辛克斯顿说，“长官，我想应该先调查一下，获得第一手资料。或许在我们的星系中，每个星球上都存在相似的思维模式、进化方式和文明形态。说不定我们即将揭开整个时代最伟大的心理学与玄学之谜呢，长官，您不这么想吗？”

“我情愿再等等。”约翰·布莱克船长说。

“或许就是这样，长官，我们面前的现象可能首次确凿地证明了上帝的存在，长官。”

“用不着这种证据也有很多人笃信上帝，辛克斯顿先生。”

“我自己就是，长官。但是显然，如果没有神的干预，”辛克斯顿说，“我们眼前的一切都不可能发生。这让我内心充满敬畏与兴奋，我真不知该欢笑还是哭泣，长官。”

“在搞清楚咱们到底面临着什么之前，最好还是两者都别选。”

“面临着什么，长官？”拉斯提格问，“在我看来，咱们面前没什么麻烦。这就是一个安静的、绿油油的小镇，跟我出生的那座很相似，我喜欢它的样子。”

“你是哪年出生的，拉斯提格？”

“1910 年，长官。”

“也就是说你今年五十岁了，对不对？”

“今年是 1960 年，您说的没错，长官。”

“你呢，辛克斯顿？”

“1920 年出生在伊利诺斯，长官。我觉得这儿看起来漂亮极了，长官。”

“这里不可能是天堂，”船长语带讽刺地说，“尽管我必须承认，它看起来平静宜人，正像我 1915 年出生的地方，绿崖。”他的目光投向化学家，“空气适宜，对不对？”

“没错，长官。”

“那么，我来告诉你们该做什么。拉斯提格，你、辛克斯顿和我出去调查整座镇子。其他人待在船上。一旦有什么不对劲儿，立刻升空离开这里。克莱纳，你们听懂我的话了吗？”

“没问题，长官。一旦发生问题，我们马上离开，长官。把你们丢下？”

“牺牲三个人总比丢掉整艘船要好。一旦发生不测，立刻回到地球，警告下一艘火箭，我记得那是林格的火箭，按计划应该在下个圣诞节期间装配完毕、准备发射。如果火星上有敌对力量，我们当然希望下一批宇航员能够充分武装起来。”

“咱们也有武装，长官。我们带了些常规武器。”

“那就告诉所有人，当我们出去时，要保持战备状态。”

“没问题，长官。”

“来吧，拉斯提格、辛克斯顿。”

三个人一齐走下了飞船的舷梯。

这是个明媚的春日。一只知更鸟站在繁花盛放的苹果树上婉转鸣唱。清风拂过，花瓣如雪般纷纷落下，香气弥漫在空中。小镇中的某个地方，有人弹着钢琴，琴声轻柔而懒散，忽远忽近。那首歌是《梦中佳人》。另外的某处还有一架留声机，用沙哑而微弱的声音播放着哈利·劳德演唱的《黄昏漫步》。

三个人站在飞船外，舱门在他们身后关闭了，每扇舷窗后都紧贴着一张向外张望的面孔。巨型金属枪炮已经各就各位，瞄准了四面八方。

远方传来留声机的吟唱：

“噢，让我拥有一个六月的夜晚

月光和你——”

拉斯提格不禁开始颤抖，塞缪尔·辛克斯顿也一样。

辛克斯顿用微弱而发颤的声音说了句什么，船长不得不让他重复一遍：“我说，长官，我想我已经弄明白了，所有的一切，长官！”

“你明白了什么，辛克斯顿？”

微风拂过，天空沉静而清澈，一股溪流穿过凉爽的洞穴和山谷中的树阴。不知何处传来马车颠簸行进的声响，摇摇晃晃。

“长官，一定是这样，必须是这样，这是唯一的答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有火箭到过火星，长官！”

船长盯着他的考古学家，“不可能！”

“但是，就是这样，长官！你必须承认，看看这一切吧！还能怎么解释呢？这些房屋、草坪、铁鹿、花丛、钢琴还有音乐！”

“辛克斯顿，辛克斯顿，噢。”船长一只手捂住脸，摇了摇头，

他的手开始颤抖，嘴唇发青。

“长官，听我说。”辛克斯顿抓住船长的胳膊，抬头盯着船长的脸，恳切地说：“假如有人在 1905 年就到了这里呢？他们可能痛恨战争，想要逃离地球，于是聚集起来。有些科学家秘密地建造了火箭，带他们来到了火星。”

“不，不，辛克斯顿。”

“为什么不？1905 年的世界跟现在完全不同，那时要守住这个秘密可能容易得多。”

“但是问题是制造技术，辛克斯顿，制造火箭这种复杂机械的技术，他们绝不可能掌握，噢，不，不。”船长的目光从自己的鞋子和双手游移到四周的房屋上，最后再次投向辛克斯顿。

“他们来到了这里，自然而然地，他们建造的房屋也跟地球上的房屋很相似，因为他们带来了建筑文化。于是就变成了这样！”

“他们这些年一直住在这里？”船长说。

“过着和平而安宁的日子，长官，没错。或许他们又进行了几次太空旅行，带来足够多的人，建造了一个小镇，然后就停步了，因为他们害怕被人发现。这就是为什么这个镇子看上去如此老派。我没看到一件东西是 1927 年之后制造的，你呢？”

“说实话，没有。我也没看到，辛克斯顿。”

“这些是我们的人，长官。这是一座美国城镇，它绝对不是欧洲的。”

“这——这也没错，辛克斯顿。”

“或许，只是或许，长官，太空旅行比我们所知的要早。也许几百年前，世界某些地方的一小部分人已经发现了太空旅行的方法，他们严守秘密，来到火星，几个世纪来只是偶尔到访地球。”

“你说得好像真有这么回事儿似的。”

“确实有这么一回事儿，长官。必须如此，我们眼前就是证据，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找些人来证实一下！”

“这一点你说得没错，咱们不能只是站在这儿夸夸其谈。你带枪了吗？”

“带了，但我们用不上的。”

“咱们走着瞧。来吧，咱们按一下门铃，看看有没有人在家。”

他们的靴子踩在厚实而碧绿的草坪上，没有发出一丝声响。空气中弥漫着刚刚割过草的清香。约翰·布莱克船长不由自主地沉浸在宁静的氛围中，他已经三十年不曾到访过小城镇了。春日里蜜蜂的嗡嗡低鸣令他内心安详而平静，万物清新的景象抚慰着他的灵魂。

他们穿过门廊，地板下传来空洞的回音。站在纱门前，他们能看到客厅入口处悬挂的珠帘和天花板上的水晶吊灯，房间里摆放着舒适的莫里斯躺椅，后面的墙壁上挂着麦克斯菲尔德·派黎思的风景画。风透过阁楼吹来，房屋散发着老旧的气息，却令人感到无与伦比的舒适，房间里传来柠檬水罐中冰块撞击杯壁的叮咚声。炎热的天气里，有人正在屋子另一头的厨房中准备清爽的柠檬饮料。

约翰·布莱克船长按响了门铃。

客厅里传来优雅轻盈的脚步声，一位四十岁出头、面目和善的女士穿着似乎该出现在 1909 年的衣服，向外望着他们。

“有什么事吗？”她问。

“打扰了，”布莱克船长犹疑地说，“我们正在找，那个，要是你能帮我们，我是说……”他停下了。她深色的眼睛审视着他。

“如果你是来推销什么东西的，”她说，“我很忙，没时间。”她转身准备离开。

“别，请等等。”他不知所措地喊道，“这个镇子叫什么名字？”

她上上下下打量着他，仿佛看到了疯子，“你是什么意思，这镇子叫什么？你怎么可能来到一个镇上，却不知道这里叫什么？”

船长看上去仿佛想坐到苹果树的阴凉里。“打扰您了，”他说，“但我们是第一次来这儿。我们是从地球来的，想知道这个镇子是

怎么建立的，你们又是怎么来到这里的。”

“你们是做人口普查的吗？”她问。

“不是。”他说。

“那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她逼问道。

“呃。”船长说。

“嗯？”她问。

“这镇子建立有多久了？”他问道。

“这儿是 1868 年建立的。”她厉声回答，“这是个游戏吗？”

“不，不是游戏。”船长叫嚷着，“噢，上帝啊，”他说，“听我说，我们来自地球。”

“哪儿？”她问。

“地球！”他说。

“那是哪儿？”她问。

“地球！”他大喊道。

“你是说，从地底下来？”

“不是，是从地球这颗星球上来！”他几乎要大喊大叫了。“过来吧，”他坚持道，“到门廊上来，我会让你看明白的。”

“不，”她说，“我不出去，你们显然是被太阳晒昏了头。”

拉斯提格和辛克斯顿站在船长身后。辛克斯顿开口了，“太太，”他说，“我们乘坐太空飞船穿越群星而来。我们从太阳的第三颗行星——地球，来到了这个星球——火星，现在您明白了吗，太太？”

“被太阳晒昏了头，”她说着，扶住了门框，“快走开吧，要不然我就去楼上把我正午睡的丈夫叫起来，他会用拳头好好教训你们的。”

“可是——”辛克斯顿说，“这里是火星，不是吗？”

“这里，”那位女士仿佛在跟小孩对话，“是威斯康星的绿湖镇，在美洲大陆上，四周环绕着太平洋与大西洋。我们所在的地方叫作‘世界’，有时候也称为‘地球’。赶快走吧，再见！”

她重重摔上房门。

三人站在门前，手伸向前方，仿佛在恳求她再次打开房门。

他们面面相觑。

“咱们破门而入吧。”拉斯提格说。

“不行。”船长叹了口气。

“为什么不行？”

“她也没做错什么，对不对？咱们在这儿是陌生人，这是私人土地。上帝啊，辛克斯顿！”他转身走开，坐到门廊前的台阶上。

“怎么了，长官？”

“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可能不知怎的搞错了，由于意外巧合，又回到了地球？”

“噢，长官，噢，长官，噢，噢，长官。”辛克斯顿呆呆地坐下来，陷入了思考。

拉斯提格站在阳光下，“我们怎么可能干出这种事儿？”

“我也不知道，让我想想。”

辛克斯顿说，“可是我们一路上时时刻刻都在核对路线，我们也亲眼看到了火星，还有航行表也显示飞船已经飞过了很远的路程。我们路过了月球，深入太空，最终才抵达了这里，也就是火星。我很肯定我们在火星上，长官。”

拉斯提格说：“可是，假如，仅仅是假如，由于某种时空意外，我们降落在另一个时间里的某颗星球上。假如这里就是三十或五十年前的地球呢？或许我们在时空维度中迷路了，你觉得呢？”

“噢，一边儿去，拉斯提格。”

“船员们是否在密切关注我们，辛克斯顿？”

“他们时刻准备投入战斗，船长。”

拉斯提格走到门前，按响门铃。当门再次打开，他问道：“今年是哪一年？”

“当然是 1926 年！”那位女士愤怒地喊道，再次重重地摔上了

门。

“你听到了吗？”拉斯提格发疯似的跑回他们身边，“她说是1926年！我们确实回到了过去！这里是地球！”

拉斯提格坐了下来，三个人被这一想法带来的疑惑与恐惧折磨着。他们的双手在膝盖上瑟瑟发抖，微风吹拂着他们的头发。

船长站起身来，拍了拍裤子，“我从没想过会这样，这真是让我吓坏了。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这镇上有人会相信我们吗？”辛克斯顿问道，“我们是不是陷入了某种危险的东西？我指的是时间。我们是不是该立刻起飞返航？”

“不，咱们试试另一栋屋子。”

他们走过三栋房屋，来到一棵橡树下的白色小屋前。“我想尽量让自己的逻辑清晰一些，”船长说。他冲镇子点了点头，“你觉得这种解释怎么样，辛克斯顿？假如，就像你一开始说的一样，太空旅行从多年前就开始了。当地球上的人们在这里居住多年，他们开始想念地球。一开始只是精神上有些不稳定，后来就成了严重的精神错乱，最后陷入了癫狂。如果你是一名精神病医生，面对这样的问题，你该怎么办？”

辛克斯顿思考着，“好吧，我想我会重新设计火星上的文明，让它与地球愈来愈相似。如果可能的话，我会尝试复制每一种植物、每一条道路、每一片湖泊甚至海洋。然后，我会用某种集体催眠的方法，让这种规模的镇子上的所有人都相信，这里就是地球，根本不是火星。这在理论上应该是可行的。”

“好极了，辛克斯顿，我想我们现在的思路走上正轨了。后面那栋屋子里的女人只不过以为自己住在地球上，这能保护她神智清醒。她和镇子上其他人都是病人，他们是你一生中可能见证的最大规模的移民与催眠实验的接受者。”

“就是这么回事，长官！”拉斯提格说。

“好吧，”船长叹了口气，“现在，咱们算是有所进展了，我觉得好些了。这听起来有逻辑多了。说什么时空穿梭、时空旅行，这让我胃里翻江倒海的。但要是这么解释——”一个月来，他头一次露出微笑，“看起来，咱们在这里会颇受欢迎。”

“真的吗，长官？”拉斯提格说，“毕竟，这些人像清教徒一样，来到这里是为了逃离地球。或许他们并不乐意见到我们，长官。或许他们会试图驱赶我们，甚至杀死我们？”

“万一发生那种事，咱们的武器也更加先进。不管怎么说，咱们只能试试。现在，我们去下一栋屋子吧。走吧。”

可是他们还没穿过草坪，拉斯提格就停下了脚步。他顺着一条安静的、梦幻般的午后街道向镇子另一头望去。“长官。”他说。

“怎么了，拉斯提格？”船长问道。

“哦，长官，长官，我看到了什么！我眼前的一切，哦，哦——”拉斯提格说着，突然哭了起来。他举起双手，紧攥的手指颤抖着，脸上洋溢着惊奇、喜悦与难以置信的神情。他的声音听起来像是随时可能因幸福而发狂。他望着街道另一端，开始拔腿狂奔，动作笨拙，跌跌撞撞，他跌倒了，又爬起来，继续飞奔而去。“哦，上帝啊，上帝啊，感谢你！上帝！感谢你！”

“别让他跑远了！”船长也追了上去。

此刻，拉斯提格正高声叫嚷、全速奔跑。半路上，他在街道荫凉一侧转了个弯，跳进了一家绿色大房子的门廊，房顶上竖着一只铁公鸡。

他又叫又嚷、泣不成声地砸着门，辛克斯顿和船长追了上来，站在院子里。

门开了。拉斯提格掀开纱门，眼前的景象令他禁不住喜悦地高呼：“奶奶！爷爷！”

站在门口的两位老人，脸上突然焕发出光彩。

“阿尔伯特！”他们一声惊呼，立刻冲出来拥抱他，轻拍他的后

背，左右打量着他，“阿尔伯特，哦，阿尔伯特，这么多年没见了！你都长这么大了，孩子，哦，阿尔伯特，你还好吗！”

“奶奶，爷爷！”阿尔伯特·拉斯提格泣不成声，“见到你们真是太好了！你们看起来好极了，棒极了！哦，太好了！”他搀扶着他们，打量着他们，与他们反复亲吻拥抱，靠在他们肩上哭泣，然后又把他们稍稍推开，眨着眼睛细细端详两位老人。烈日高悬，清风拂过绿油油的草地，纱门一直敞开着。

“进来吧，孩子，快进来，家里有柠檬水，新鲜的，包你喝个够！”

“奶奶，爷爷，见到你们真是太好了！我有朋友一起来的，在这儿！”拉斯提格转身冲船长和辛克斯顿疯狂地挥手。两人站在树阴下，紧紧抓着对方，观察着门廊上的一番好戏。“船长，船长，快过来，快过来，我想让你们见见我的祖父母！”

“你们好啊！”老人们说，“阿尔伯特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朋友。张着嘴傻站在那儿干啥？赶紧进来吧！”

老房子的起居室十分凉爽，角落里的老式黄铜落地钟发出明亮而悠远的滴答声。大大的沙发上堆满了柔软的靠垫，墙边是满满当当的书架，地毯上绣着繁复的玫瑰花纹，家具上罩着防尘罩。满身大汗的三人手中端着柠檬水，干渴的舌头终于感到了一丝凉爽。

“祝大家身体健康！”奶奶的杯子碰到了嘴里瓷制的假牙。

“你们到这儿多久了，奶奶？”拉斯提格问。

她毫不在意地说：“从死后算起，得有好多年了。”

“从什么时候算起？”约翰·布莱克船长惊问道，放下了手中的饮料。

“哦，没错。”拉斯提格抬头望着船长，“他们三十年前就过世了。”

“而你居然还能若无其事地坐在这儿！”船长惊呼起来。

“呸！”老奶奶说，她对约翰·布莱克眨了眨眼，眸子闪闪发亮。

“我们有什么资格去质疑到底发生了什么？总之，我们已经在这里了。何况，生命究竟是什么？什么人为什么在什么地方做了些什么？我们只知道现在自己在这儿，又活了过来，没什么好问的。这是第二次机会。”她蹒跚着走到约翰·布莱克船长身旁，伸出瘦削的手腕，“摸一摸。”他确实碰到了，“我很真实，对不对？”她问。他点了点头。“你能听到我的声音，是不是？”她逼问道。没错，他能。“那么，”她得意地说，“为什么还要不停地问那些问题呢？”

“呃，”船长说，“我们只是从没想过会在火星上发现这些。”

“现在你们发现了。我敢说，每颗星球上都有无数现象能向你证明上帝的无穷力量。”

“这是天堂吗？”辛克斯顿说。

“胡说八道，这不可能，这只是一个给予我们第二次人生的世界。没人告诉我们原因。但在地球上时，也从没有人告诉过我们原因。我是说，另一个地球，你们是从那儿来的。可是在那个地球之前，你们怎么知道不存在另一个地球呢？”

“好问题。”船长说。

船长站起身来，不拘礼节地拍了拍裤腿，“我们得走了。我们过得很愉快，谢谢你们招待饮料。”

他停了下来，转身震惊地望着门外。

远方的阳光下人声鼎沸，人们叫嚷着，彼此打着招呼。

“怎么回事？”辛克斯顿问。

“我们马上就会知道的！”约翰·布莱克船长立刻冲出门去，大踏步跑过草坪，踏上火星小镇的街道。

他站住了，望着飞船。舱门大开，船员们尖叫着涌出来，挥舞着双手。一大群人聚集在飞船旁。船员们在人群中钻来钻去，交谈着、欢笑着，与众人紧握双手。人群挤成一团跳起了舞，飞船却被空荡荡地弃置一旁。

一支铜管乐队在阳光下爆发出嘹亮的演奏，高高举起的小号

和大号里传出快乐的音符，鼓声沉稳，笛声高亢。金发小姑娘欢快地上蹿下跳，小男孩们则欢呼着："好哇！"胖乎乎的男人们互相递着十美分一支的香烟，镇长发表了一番演讲。然后，每位船员都一手揽着自己的母亲，另一手扶着父亲或姐妹，欢快地沿着街道走进一栋栋小房子或豪宅，一扇扇家门在他们身后关上了。

春日里晴朗的天空下，清风拂过，四周一片静谧。铜管乐队消失在街道拐角，只剩下火箭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弃船！"船长怒吼道，"他们竟敢弃船！向上帝发誓，我要剥了他们的皮！我下过命令了！"

"长官，"拉斯提格说，"别对他们太严厉。这些可都是旧日的亲戚和朋友啊！"

"那也不是理由！"

"想想他们的感受吧，船长，当你看到飞船外那么多熟悉的面孔！"

"换了我一定会遵守命令的！要是我——"船长张大的嘴合不拢了。

火星的阳光下，一位大约 26 岁的青年大步流星地走来，他身材高挑，面孔黝黑，蓝色的眼睛透着笑意。

"约翰！"他惊呼一声，跑了过来。

"什么？"约翰·布莱克船长的身子晃了一晃。

"约翰，你这个老家伙，真的是你！"

青年跑到他身旁，抓住他的手，重重拍了拍他的背。

"是你。"约翰·布莱克说。

"当然是我，你以为还能是谁！"

"爱德华！"船长抓住陌生人的手，对拉斯提格和辛克斯顿说，"这是我哥哥爱德华。爱德，来见见我的部下，拉斯提格，辛克斯顿！这是我哥哥！"

他们紧紧握着对方的双手和胳膊，最终拥抱在一起。"爱德！"

“约翰，你这个老家伙，真的是你！”“你看上去好极了，爱德，可是，爱德，这是怎么回事？你这么多年来一点都没变。你已经死了，我记得，那时候你 26 岁，我才 19 岁。哦上帝啊，这么多年以前的事了，可是你现在居然在这儿，上帝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爱德华·布莱克像兄弟之间经常做的一样，在他下巴上敲了一下。“妈妈在等你。”他说。

“妈妈？”

“还有爸爸。”

“爸爸也在？”船长差点瘫倒在地，仿佛被什么重物击中了胸口。他跌跌撞撞地走着，动作僵硬而可笑。他结结巴巴，每次只能蹦出一两个词来：“妈妈还活着？爸爸？在哪里？”

“在橡树丘街的老房子里。”

“那栋老房子。”船长睁大了双眼，流露出惊喜，“你们听到了吗，拉斯提格，辛克斯顿？”

“我知道你很难相信这些。”

“可是，他们是活生生的，是真的？”

“我看上去不像真的吗？”强有力的手臂，紧握的双手，灿烂的微笑，淡金色的卷发。一切都再真实不过了。

辛克斯顿不见了。他在街道另一端看到了自己家的房子，正朝那儿飞奔而去。拉斯提格咧嘴一笑，“现在您明白飞船上的船员是怎么回事了吧，长官！他们是情不自禁。”

“没错，没错。”船长闭上了眼睛，“没错。”他伸出手，“当我睁开眼睛，你就会消失。”他睁开了眼睛，“你还在这儿，上帝啊，爱德华，你看起来好极了！”

“来吧，午餐已经准备好了，我告诉妈妈了。”

拉斯提格说：“长官，如果你要找我的话，我会跟爷爷奶奶待在一块儿。”

“什么？哦，没问题，拉斯提格。等会儿再说吧。”

爱德华抓住他的胳膊，扶着他向前走去，“你需要有人扶一把。”

“没错，我的膝盖发软，肚子也空荡荡的，上帝啊。”

“房子就在那儿，想起来了吗？”

“想起来？见鬼！我打赌我能比你先跑到门廊！”

他们奔跑起来。风声在约翰·布莱克耳畔呼啸，大地在他脚下飞驰。他看到前方爱德华·布莱克金色的身影，一切恍如梦境，却又无比真实。他看到老房子愈来愈近，家门敞开，纱门也推开了。“你输了！”爱德华大喊一声，跳上台阶。“我已经老了。”船长气喘吁吁，“你还是个年轻人。可是，以前我也老输给你，我都记得！”

妈妈站在门前，皮肤泛红，身材丰腴，神采奕奕。她身后的爸爸皮肤呈现胡椒粉般的灰色，手中拿着烟斗。

“妈妈，爸爸！”

他像孩子一样冲上台阶，与他们紧紧相拥。

这是个美好而漫长的午后。一家人吃了午饭，坐在起居室里，船长告诉家人有关飞船和自己当了船长的事，他们微笑着点点头。妈妈还是老样子，爸爸也跟以前一样，先咬掉烟蒂才点燃。下午过了一半时，妈妈端来几杯冰茶。晚餐是一顿丰盛的火鸡宴，时间过得飞快。当啃得干干净净的鸡骨头躺在盘子里，船长靠在椅背上，心满意足地舒了口气。爸爸给他倒了一小杯干雪利酒。已经是晚上七点半，夜色笼罩着树丛，浸染了整片天空。温馨的小屋中透出微弱的光晕，家家户户都传来音乐声、钢琴声和阵阵欢笑声。

妈妈在维克多牌留声机上放了一张唱片，跟约翰·布莱克船长跳了一支舞。她身上散发着熟悉的香水味，自从那个夏日，她和爸爸在火车事故中丧生以来，这气味一直在他脑海中萦绕。她在他臂弯中显得无比真实，他们随音乐慢慢起舞。

“明天早上起来，”船长说，“我会回到火箭里，回到太空，这一切都不复存在了。”

“不，不，别这么想。”妈妈轻轻哭泣着，恳求着，“我们都在这儿，别怀疑了。上帝对我们很好，让咱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吧。”

唱片发出“嘶嘶”声，然后停了下来。

“你累了，儿子。”爸爸说，他挥了挥烟斗，“你和爱德到楼上去吧，原来的卧室还给你留着呢。”

“原来那间？”

“黄铜床，还有其他一切都是原样。”

“可是我得向船员们通报情况。”

“为什么？”妈妈显得很有逻辑。

“为什么？呃，我也不知道。没什么原因，我猜。不，根本没有。通报不通报又有什么区别呢？”他摇了摇头，“这些天，我的脑子乱得很。”

“晚安，儿子。”妈妈吻了吻他的脸颊。

“晚安，妈妈。”

“睡个好觉，儿子。”爸爸摇摇头。

“你也是，爸。”

“你能回家真好。”

“能回家真好。”

他离开了弥漫着雪茄味和香水味的客厅，离开了满当当的书柜和柔和的灯光，一边走上楼梯一边与爱德华聊个不停。爱德华推开一扇门，眼前是黄铜床、大学时代的信号旗和发霉的浣熊皮大衣。他抚摸着皮大衣，心头涌起古怪而安静的情愫。“太多了。”他轻声说道，“就像不打伞站在暴风雨中一样，我全身都被情感浸透了。我觉得浑身麻木，还有些累。”

“好好睡一觉吧，我们给你准备了凉爽又干净的床单，弟弟！”爱德华拍了拍雪白的亚麻布床单和枕头。然后，他打开一扇窗，让夜晚绽放的茉莉花的香气飘了进来。月光宜人，远远传来跳舞和欢笑的声响。

“这就是火星。”船长一边脱衣服一边说。

“这就是火星。”爱德华悠然自得地脱掉衣服，将衬衣从头上扯掉，露出金色的双肩和颈部漂亮的肌肉线条。

灯光熄灭，他们并排躺在床上，一如往昔。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船长懒洋洋地躺着，晚风将蕾丝窗帘推进漆黑的卧室，令他感到周身滋润。树丛中的草地上，有人正摇动留声机的手柄，播放着柔和的歌曲：“我会永远爱你，用一片真心，永远。”

他想起了安娜，“安娜在这儿吗？”

他的哥哥平躺着，沐浴在月光中。过了一会儿，他说：“是的，她今天出镇去了。但明天早上，她就会回来。”

船长闭上了双眼，“我非常想见安娜。”

四四方方的卧室里一片静谧，只能听到他们的呼吸声。“晚安，爱德。”

过了一会儿，“晚安，约翰。”

他平和地躺着，任由自己的思绪漫游。他第一次将一整天的压力抛诸脑后，内心的激动也渐渐平息。现在，他终于能理智地思考了，他一直沉浸在情感中。铜管乐队的演奏，亲人的面孔，怦怦狂跳的心脏。可是——此时此刻……

怎么回事？他心想。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又是为什么？目的是什么？是某种神明的大发善心吗？也就是说，上帝对他的子民果真如此仁慈、如此眷顾吗？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究竟是为什么、究竟有什么目的？

他想到了午后第一波热浪袭来时，拉斯提格和辛克斯顿曾提到的种种猜测。他让种种新的解释闯入脑际，如同鹅卵石缓缓滑入漆黑的水域。它们在他的脑海中翻滚着，激荡出微弱的粼粼白光。火星、地球、妈妈、爸爸、爱德华、火星、火星人……

一千年以前，是谁居住在火星上？火星人吗？或许一直以来都是如此？火星人。他在内心无声地重复着这个词。

他差点笑出了声。突然之间，他想到了最荒谬可笑的解释，这种猜测让他不寒而栗。当然，这根本没什么好想的。压根儿不可能。太蠢了。忘了它吧。可笑至极。

但是，他心想，只是假如。假如火星上居住着火星人，他们看到我们的飞船降落，发现了船上的地球人，对我们心怀恨意。假如，在最坏的情况下，他们想要毁灭我们这些不受欢迎的入侵者，又想要智取，令我们毫无防备。面对拥有核武器的地球人，火星人该使用什么武器最好呢？

答案有趣得很。心灵感应、催眠术、记忆和想象力。

假设这里所有的房屋都不是真的，这张床也不是真的，只是出自我自己的臆想，又被火星人用心理感应和催眠术加强了真实存在的感受。

假设这些房屋实际上有着不同的形状，火星式样的形状，然而火星人利用我的欲望和需求，让这里看上去与我的故乡和我家的老房子非常相似，好引诱我放下戒心？要愚弄一个人，还有比利用他自己的感情更好的方式吗？

假设睡在隔壁的两个人根本不是我的父母，而是两个聪明绝顶的火星人，他们有能力让我一直保持这种被催眠的入梦状态？

今天听到的铜管乐队呢？多么聪明的计划。首先愚弄了拉斯提格，然后是辛克斯顿，接着在火箭旁聚集一大群人，冲他们挥手。船上的所有船员都看到了自己十几二十年前死去的母亲、阿姨、叔叔和爱人，他们自然而然地违背了命令，将飞船弃之不顾。还有比这更自然、更容易、更不惹人怀疑的方法吗？当一个人的母亲突然死而复生，他绝不会问太多问题，他会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铜管乐队在一旁演奏，每个人都被领回各自的家中。今天晚上，我们各自待在不同的房子里，睡在不同的床上，手无寸铁，火箭空荡荡地沐浴在月光下。假如这一切都是火星人绝顶聪明的计划的一部分，用来分化我们、战胜我们、消灭我们，那不是太恐怖了吗？也许半

夜里，躺在身旁的哥哥会突然变形、融化，变成一个独眼的绿色火星人，露出满口黄牙。他只要翻个身，就能将匕首插入我的心口，这真是再简单不过了。街道两旁其他房屋里的父亲和兄弟们也会突然融化变形，拿出利刃，对付熟睡中的、毫无戒心的地球人。

他的双手在被单下颤抖，身体冰凉。突然间，这不再是一种假设。突然间，他感到无比恐惧。他坐起身来，侧耳倾听。夜很静，不再有风，音乐声也早已停止。他的哥哥躺在他身旁。

他小心翼翼地掀起被单，将它卷到一旁。他溜下床，蹑手蹑脚地穿过卧室，这时身后传来哥哥的声音，“你要去哪儿？”

“什么？”

哥哥的声音十分冰冷，“我说，你想去哪儿？”

“喝杯水。”

“可是你不渴。”

“不，不，我渴了。”

“不，你不渴。”

约翰·布莱克船长拔腿就跑，他尖叫起来。两声。

他没能跑到门边。

第二天清晨，铜管乐队演奏着哀悼的挽歌。街道两旁每一栋屋子里都走出肃穆的人群，那些祖父母、父母和兄弟姐妹们扛着长长的棺材，哭泣着、变幻着，沿着洒满阳光的街道走向教堂墓地。那里有新挖好的墓穴和刚竖起的墓碑，总共十六个墓穴，十六座墓碑。其中三个上面分别刻着约翰·布莱克船长、阿尔伯特·拉斯提格和塞缪尔·辛克斯顿的名字。

镇长做了一番简短而悲痛的演讲，他的面孔有时像是镇长，有时又变成了别的什么。

布莱克的父亲和母亲站在那儿，身旁是他的哥哥，他们哭泣着，熟悉的面孔融化成了陌生的模样。

拉斯提格的爷爷和奶奶也在，他们抽泣着，脸庞如同炎热夏日中的蜡一般起伏变幻。

棺材被放入墓穴。有人喃喃低语：“一夜之间，十六名好人突然死去——”

泥土覆盖在棺材盖上。

葬礼过后，铜管乐队吹吹打打地回到镇上。人群围在火箭四周手舞足蹈，大声叫嚷。火箭很快变成了一地碎片，闪闪发亮。

# 小黑包

C.M.考恩布鲁斯

老医生富尔步履蹒跚地走进胡同，感到冬日里寒意刺骨。他之所以选择穿过小胡同走后门，而不走人行道和前门，是因为胳膊下面夹着的棕色纸袋。其实他心里明白得很，就算带回一瓶廉价白酒，街坊邻里那些表情呆滞、头发乱糟糟的女人和她们牙齿松动、浑身酸臭的丈夫也压根儿不会注意。他们自己都是离开杯中之物就活不了的人，每当靠加班多拿了些薪水，他们就会把劣酒换成威士忌。但富尔医生与他们不同：他仍有廉耻之心。

当他一瘸一拐地走进小巷深处，一场难以摆脱的灾难降临了。经常在附近出没的一条狗——那是条凶猛的小黑狗，总是龇牙咧嘴、满怀恶意地狂吠，他一直都很讨厌它——从他必经之路旁边的栅栏破洞里钻出来，猛扑向他的腿。富尔医生后退几步，准备抬起脚来，朝那畜牲干瘦的肋骨狠踹一脚解气。但他的骨头早已冻僵，腿还没抬高，反倒被一块半埋在地下的砖头绊了一跤。他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口中连声咒骂。紧接着，他嗅到了洒出来的酒香，发现那棕色纸袋已从腋下滑落，酒瓶都摔碎了。他立刻哑了嗓子，骂也骂不出声了。那条黑狗仍在一码之外绕着他打转，一边狂吠一边朝他步步逼近，但眼前更大的灾难早已令他将它抛诸脑后。

富尔医生坐在小胡同污秽的地上，用僵硬的手指把棕色纸袋折好的袋口打开。早秋的黄昏已经降临；他看不清里面还剩下些什么。他捡起那半加仑酒瓶带把手的上半部分和一些碎玻璃片，然后又捡起那瓶底。当他发现里头还剩下足足一品脱酒时，一时连高兴都顾不上了；眼前的问题尚未解决，其他情绪可以稍后再说。

那狗步步逼近，嗥叫一声高似一声。富尔把瓶底搁在地上，将瓶子上部弯曲的三角形碎玻璃片向那狗砸去。有一块击中了，那狗

哀号着从栅栏的破洞里缩了回去。然后，富尔医生把那半加仑酒瓶剩下的瓶底举到嘴边，对着剃刀般锋利的边缘狂饮一气，像是在用巨人的酒杯。他中途不得不两次放下瓶底，好休息一下胳膊；但不到一分钟，他就把那一品脱酒鲸吸一空。

他想站起来，穿过胡同回到自己的住所，但一种舒适的感觉如洪水般涌来，淹没了这种意念。不管怎么说，坐在这儿感受小胡同里冻得硬邦邦的泥巴仿佛渐渐变软，感觉到一股暖流从胃里扩散到四肢，驱散了入骨的寒气，这毕竟有种难以言传的乐趣。

一个三岁大的女孩穿着改小的冬大衣，从方才黑狗发起袭击的栅栏破洞里钻了出来。她胆子不小，摇摇摆摆地走到富尔医生跟前，嘴里咬着脏兮兮的食指，打量着他。如有神助般地，富尔医生的幸福圆满了：他找到了一位观众。

“啊，亲爱的，”他用嘶哑的嗓音说，“那指控太荒谬可笑了！‘如果那就是你们所谓的证据，’我当时该这么对他们说，‘你们倒是自己做医生去啊。’我真该这么说：‘我在这儿，与你们县医疗协会当庭对质。执照专员从来没发现我有什么疏忽。所以，各位先生，这难道不是合情合理吗？作为这一伟大职业的同行，我要向你们呼吁——’”

那小女孩觉得没意思，转身走开了，顺手捡了一块弯曲的三角玻璃碎片来玩。富尔医生立刻忘记了她，继续认真地自言自语：“那么，请帮帮我吧，他们什么都证明不了。难道我就没有一点儿人权了吗？”他反复琢磨这个问题，对于答案，他胸有成竹；可惜的是，县医疗协会伦理委员会也同样肯定。冬日的寒意再次渗入骨髓，而他早已一文不名，连一滴酒也不剩了。

富尔医生哄骗自己，在他那满地狼藉的房间里的某处，一定还藏着一瓶威士忌。每当他需要点刺激才能站起来走回家去的时候，他就用这套残酷的老把戏来对付自己。待在这小巷子里，他会冻僵的。在他的房间里，他可能被臭虫咬，也可能被水槽里霉烂的臭味

熏得直咳嗽，但他不会冻死，也不会失去未来可能喝到的几百瓶酒，以及可能享受到的诸多心满意足的时刻。他想着那瓶威士忌——是不是在那一大堆医疗日志后头？不，上回他已经找过那里了。是不是在水槽下面，塞到了最里头那生锈的排水管后头？残酷的老把戏又开始奏效了。没错，他兴致勃勃地告诉自己，没错，很可能在那儿！如今，你的记忆力也不怎么好了，他悲哀而亲切地告诉自己。你心知肚明：你很可能早就买了一瓶威士忌，把它藏在水槽排水管后头，为的就是这一天。

琥珀色的瓶子，打开封蜡时清脆的劈啪声，沿着螺纹拧动瓶盖时的欢欣，以及紧接着淌过喉咙的爽心提神的浓烈美味，还有胃里的温热，和醉酒时那昏昏沉沉又飘飘欲仙、忘却一切烦恼的美妙感觉——这一切显得愈发真实起来。你很可能有一瓶，真的！很可能！他告诉自己。他心中这幸福的信念愈来愈坚定——这是可能的，是的，完全可能！——他挣扎着撑住了右膝。恰在此时，他听到背后传来一声短促的尖叫，于是停下了动作，好奇地扭过脖子。是那个小姑娘被捡来玩的玻璃片割破了手，似乎伤情还挺严重。富尔医生看到鲜红的血像小溪似的顺着大衣滴下，在她脚下汇成一片水洼。

他几乎想要为了帮她而将那琥珀瓶子的幻梦推迟片刻，但也只是想想罢了。他知道，酒就在那里，好好地藏在水槽底下那生锈的水管后头。他可以先喝上一口，然后再大发慈悲，回来帮助这孩子。富尔医生撑起另一个膝盖，然后终于站了起来；他急急忙忙、踉踉跄跄地穿过遍地垃圾的小胡同，走向自己的房间。在那儿，他会先心平气和、满怀乐观地搜寻那个根本不存在的瓶子，然后会焦躁不安，最后则暴怒如狂。在他对寻找那瓶威士忌还没有完全丧失信心以前，他会劲头十足地四处乱抛书籍和碗碟，但紧接着，他便会用肿胀的关节捶打砖墙，直到旧伤口迸裂，手上渗出干枯黏稠的血。到最后，他会蜷缩在地板上呜咽啜泣，昏昏沉沉地堕入洗涤罪恶的梦魇深渊——那就是他的睡眠。

经历了二十代人的犹豫不决和“车到山前必有路”的自我安慰，人类已经陷入了绝境。固执己见的生物统计学家们以无可辩驳的逻辑指出，智能偏低的人，比智能一般和智能超常者繁殖得更快，而这一趋势正以指数级曲线增长。在这场辩论中所能搜集到的每一个事实，都证明了生物统计学家们的这一论点，而这无可避免会引致这样的结论：不久的将来，人类将陷入一种荒唐的人口过剩灾难。如果你以为这会对人类的繁殖行为产生什么影响，那你真是太不了解人类了。

当然，还有由另外一种指数级增长带来的对现实的粉饰——高科技仪器的不断累加。一个被训练来按加法机电钮的低能儿，比一个被训练来掰着手指数数的中世纪数学家更能胜任计算。一个被训练来使用二十一世纪版本的整行铸造排字机的低能儿，比一个只知道少数几套活动字体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印刷工人更能胜任打字。医学领域同样如此。

这是一个包含多种因素的复杂问题。高能者“改进产品”比低能者“贬黜产品”的速度快得多，但他们人数却很少，而出于某种传统，他们要对孩子进行煞费苦心的教育。到第二十代时，高等教育崇拜已经出现了稀奇古怪的现象：在“学院”里，没有一个学生能读得出三个音节的单词；“大学”依然按期举行毕业典礼，授予诸如“打字学士”“速记硕士”和“卡片填写博士”的头衔。寥寥无几的高能者们利用那些高科技仪器，使绝大多数人能维持一种社会秩序井然的假象。

终有一天，高能者会毫无恻隐之心地抛下其他人，独自翻过眼前的高山；但在第二十代时，高能者们依然优柔寡断，不明白自己究竟遭遇了什么；二十代生物统计学家的幽灵们正恶毒地暗暗发笑。

与我们的故事有关的正是第二十代的某一位医学博士。他名叫海明威——约翰·海明威，理学士、医学博士。他是一位全科医

生，不赞成为一点区区小病，就去求助于专科医师。他常常挂在嘴边的话差不多是这样的："现在，啊，我的意思是您有了一个很不赖的全科医生。明白我的意思吗？啊，喔，现在，优秀全科医生并不会自称懂得所有关于肺和腺体之类的事，明白吗？但您有了一位全科医生，您就，喔，您就，您就有了一个……全能选手！只要您有了一位全科医生——就等于有了一位全能选手。"

但不要仅从这一点，就以为海明威博士是个蹩脚医生。不，他会切除扁桃体或阑尾，他能毫发无损地顺利接生婴儿，也能正确地诊断上百种小病，并对症下药给予恰当的治疗。事实上，在医疗问题上，他只有一件事干不了，那就是违反医学伦理。他明智得很，绝不会尝试这么做。一天晚上，海明威博士正在与几个朋友一起聊天，却突然被某件事卷入了我们的故事。他在诊所劳累了一整天，因此希望他的物理学家朋友沃尔特·吉里斯——理学家、理学硕士、博士——能稍缄尊口，好让他自己向大伙儿抱怨一番。但吉里斯滔滔不绝："你得把它交给老迈克；他不懂我们所说的科学方法，但你得把这交给他。那可怜的小傻瓜端着玻璃仪器走来走去，我过去跟他开玩笑说：'时间机器怎么样啦，迈克？'"

吉里斯博士并不知道，"迈克"的智商是他自己的六倍；事实上，迈克正是他的监管者。迈克假装成一名仪器洗涤工，实际上却在监管这间伪实验室里的伪物理学家。这确实是一种社会浪费——但如上所述，高能者依然在路口犹疑不定，他们的优柔寡断导致了许多此类荒唐可笑的场景。恰巧，迈克已经对自己的任务厌倦得发狂，心里滋生的恶毒足以让他——还是让吉里斯博士来讲吧。

"于是，他给了我一些电子管编号，说：'串联电路。别烦我了，造你的时间机器去吧。坐下来打开开关。我只要求这么多，吉里斯博士，我只要求这么多。'"

"也就是说，"一位大惊小怪的金发美女颇感惊奇，"你的记性不错，是不是，博士？"她露出迷人的微笑。

“嗨！”吉里斯谦虚地说，“我记性一向很好，这就是所谓天赋。除此之外，我当时立刻把编号告诉了我的秘书，她写了下来。我阅读不怎么样，但记性却很不错。好啦，现在，我刚刚说到哪儿啦？”

所有人都抓耳挠腮地回想，但答案却五花八门：

“跟瓶子有关的什么东西，博士？”

“你正准备大吵一架，你说‘时间有人正在旅行’。”

“没错——你还说什么开罐器。是什么开罐器来着？”

“不是开罐器，是开关！”

吉里斯博士皱起眉头思索片刻，终于宣布：“是开关。有关时间旅行。也就是穿越时间的旅行。于是，我按照他给我的电子管编号，将它们排列成电路，并调节到‘串联’——好了，我的时间旅行机器完工。它能在时间中运送物体。”他拿出一个盒子。

“盒子里有什么？”金发美人儿问道。

海明威博士告诉她：“时间旅行，它能穿越时间运送物体。”

“瞧。”物理学家吉里斯说。他拿过海明威医生的小黑包，放进了盒子里。然后，他打开开关，小黑包不见了。“好吧，”海明威医生说，“这可真是，呃，挺不赖的。现在，把它弄回来吧。”

“啊？”

“把我的小黑包弄回来。”

“呃，”吉里斯博士说，“弄不回来。我试过反向运作，但那些东西都回不来。我猜，笨蛋迈克教我的方法有问题。”

大家纷纷对迈克指责了一番，但海明威医生没参与其中。他隐约觉得自己该做些什么，因此而心烦意乱。他推理道：“我是个医生，医生得有个小黑包。我现在没有小黑包了，也就是说，我不再是医生了？”他认为这简直太荒唐了。他知道自己是个医生。那么，小黑包不在这儿，完全是它的过错。这不是件好事，所以明天，他得找诊所里沉默寡言的埃尔再要一个。埃尔能解决问题，但他不爱说话，从来不愿意和和气气地跟人交谈。

于是，第二天，海明威医生记得从他的监管人那里另外要了一个小黑包；有了小黑包，他才能实施扁桃体和阑尾切除，对付最棘手的难产，用它来诊断和治愈他的同类，直到有朝一日，高能者终于下决心摆脱这一局面。埃尔对他丢了小黑包的事有点恼火，但海明威医生也记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所以没有人被派遣来追查失物，结果——

老医生富尔从黑夜的恐怖中醒来，又回到白日的恐怖之中。他痉挛般地眨眨眼，把黏在一起的睫毛分开。他靠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不知什么东西正发出轻微的咚咚声。他觉得寒冷而麻木。当他的目光落在自己的下肢，不禁迸发出一阵嘶哑的笑声。原来，那击鼓似的声音是他自己抖个不停的左脚跟敲打着光秃秃的地板发出来的。又是震颤谵妄，他麻木地想。他用血迹斑斑的指节擦了擦嘴，颤抖得更厉害了；那像绷着响弦的小鼓发出来的敲打声愈来愈响，愈来愈慢。他自嘲地想，这么美好的早晨，他该好好休息一番。直到你像琴弦般紧绷到断裂前的最后一瞬，你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恐惧。他还没死，只不过，保留这副枯朽的身躯，忍受没完没了的阵发性头痛和关节部位的疼痛与僵直，也未必是什么值得庆幸的事。

他模模糊糊记得一些关于小女孩的事。他原本打算治疗一个女孩的。他的目光落在房间中央的一个小黑包上，立刻就把小女孩抛诸脑后了。“我敢发誓，”富尔医生说，“我两年前就把它当了！”他摇摇晃晃地走过去拿起它，才意识到那根本不是他的东西，不知怎的跑到了这里。他试着碰了碰锁，它啪地一声打开摊平，四壁的套里塞着一排排器械和药物。它打开后比关着时大得多。他不明白它怎么可能重新缩回之前严丝合缝的大小，但他想，这肯定是某种器械工匠们的高超技术。看上去挺新的，他满意地想，也就是说，在当铺里能值更多钱。

为了怀念旧日时光，在关上小黑包出发去当铺之前，他用手指

将那些器械细细摸索了一番，目光流连。有不少东西难以辨认究竟是什么。他能看到带有刀片的切割用具，拉扯与固定用的钳子，扩张用的牵开器，缝合用的针和羊肠线，皮下注射器——一个念头闪过脑海：他可以将注射器分别兜售给瘾君子们。

走吧，他决定了，然后试图关上这容器。但它纹丝不动，直到他偶然碰到那把锁，它才一下子缩成原本的小黑包大小。这东西如今真是进步神速，他心想，几乎忘记了自己最初感兴趣的是它可能在当铺里的换成的价钱。

有了一个明确的目标，站起身来也就不那么难了。他决定从前面的楼梯下去，走前门和人行道。但首先——

他在厨房的桌子上重新打开小黑包，仔细审视了一番那些药剂管。“随便什么能好好刺激一下自主神经系统的东西都行。”他咕哝着。药剂管都编了号，有一张塑料卡片上似乎写出了列表。卡片左侧标注着生理系统名称——循环系统、肌肉系统、神经系统。他顺着最后一个条目向右看去，那里写着“兴奋剂”“镇静剂”等等药物名称。在“神经系统”和“镇静剂”一栏里，他找到了 17 号，颤颤巍巍地拿出了一个小小的玻璃管，里面装满了漂亮的蓝色小药片。他吃了一片。

他犹如遭遇雷击一般。

除了酒精带来的短暂潮热之外，富尔医生已经很久没有体会到健康的滋味，几乎忘记了它的感觉。它渐渐传遍全身，最后轻轻刺痛手指尖，让他惊慌失措了好一阵子。他舒展了一下身子，疼痛消失了，腿也停止了颤抖。

这可真是太棒了，他心想。他可以一路小跑到当铺去，当掉小黑包，再弄点酒来。他开始下楼。就连被上午的太阳照得金光灿灿的街道也没能让他畏缩。他左手拎着小黑包，感觉到一种权威的、令人满意的重量。他注意到自己挺直了身子，一反近年来日益加剧的弯腰驼背。一点点自尊，他告诉自己，这就是我现在所需要的。

只因为一个人穷困潦倒，并不意味着——

“医生，请等等！”有人冲他喊道，拖住了他的胳膊，“我的——小女儿，她——发高烧了！”是贫民窟里无数表情呆滞、头发乱糟糟的女人中的一个，她穿着一件邋遢的晨衣。

“啊，可是我已经退休了——”他用嘶哑的嗓音说道。可是她不肯松手。

“就在这儿，医生！”她催促着，把他拖到一家门口，“请您来看看我的小女儿。我有两美金呢，请您来看她一眼！”如此一来，事情就不一样了。他任由自己被拖进一套脏乱不堪、散发着生菜味儿的公寓。现在，他知道那女人是谁了，或者说，他知道了她的身份——一位几天夜里才搬来的新住户。这些人总是在晚上搬家，用亲朋好友提供的破旧汽车，把家具捆在车顶，一路咒骂，狂喝滥饮，一直折腾到半夜两三点。这就是为什么她拦住了他：她还不知道他就是老医生富尔，一个没人信任的酒鬼和醉汉。那小黑包为他打了包票，甚至让人暂时没注意到他醉醺醺的面孔和邋遢的衣衫。

他看到一个三岁女孩，他很怀疑她刚刚才被放到这张刚换过床单的双人床正中间。天知道她平时睡在何等又脏又臭的褥垫上呢。当他注意到她右手结痂的绷带时，似乎依稀认出了她的模样。两美金，他心想。她那烟斗柄一般瘦弱的手臂上，可怕的红肿蔓延开来。他将手指伸进她的肘窝摸索，在皮肤下面碰到了一些石头般的硬块和滑脱移位的韧带。那孩子微弱地哭泣起来，在他身旁，那女人呼吸急促，自己也开始抽泣。

“出去。”他冲她草草做了个手势。她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开了，一路依然抽噎不停。

两美金，他心想。对她说几句晦涩难懂的医学术语，拿了钱，然后让她到诊所去。脓毒性感染，我猜，就是在那个臭气熏天的小胡同里感染的。他们这种人要是能从小活到大，才真是奇迹。他放下小黑包，忘性很大地去摸钥匙。然后他想起来了，于是碰了碰那

把锁。小黑包飞快地打开，他选了一把绷带剪刀，下面一侧带有钝而薄的圆片。他将圆片伸到绷带下面剪了起来，同时尽量注意不让剪刀碰到感染部位。令人惊奇的是，那把闪闪发亮的剪刀十分轻松灵巧地划过了硬壳般的包伤口的破布。他简直觉得并不是自己的手指在控制剪刀，而是剪刀在引领他的手指，剪出一条整齐而柔和的线条。

比起我当年用的器械，这可真是进步神速，他心想。比显微镜切片刀还要锋利。小黑包打开之后，四壁变得格外大，他将剪刀塞回原本的套子里，然后俯身查看患儿的伤口。看到那丑陋的伤口和由此而引发的严重且顽固的感染，他不禁发出啧啧声。在这种情况下，你又能做什么呢？他神经质地扒拉着小黑包里的东西。如果用柳叶刀划破伤口，放出一些脓水，那老妇人可能会以为他真的治疗了一番，他也就能轻松拿到两美金。但一旦进了诊所，他们就会想知道这是谁干的，甚至可能会恼怒到去找警察。也许，那里头还有别的什么工具——

他沿着卡片左侧的条目向下浏览，直到“淋巴腺疾病”，然后横向看到了“感染”一栏。在他看来，上面的说明完全不合逻辑。但他再三核对之后，看到的东西并没有变化。横向与纵向的条目相交处的小格子里写着“Ⅳ　g　3cc”。他没找到写着罗马数字的瓶子，但随后注意到皮下注射管才是这么编号的。他从套子里取出Ⅳ号注射管，发现它已经装好了针头，甚至连注射液也已经装满了。带着这种东西走来走去，可真是太有意思了！也就是说，不管Ⅳ号针管里是什么东西，打上三毫升，应该会对淋巴腺系统感染产生一定疗效——天知道这孩子的病因是不是这个。那么，下面那个 g 又是什么意思呢？他仔细端详注射器，发现在针管圆筒的顶部有一个像旋转盘似的东西，上面刻着从 a 到 i 的字母。针管圆筒上，在刻度的对面有一条指标线。

老医生富尔耸耸肩，旋转圆盘，直到 g 刚好对准指标线；然

后，他把针管举到眼前。推动活塞时，他没看到针尖喷出的极细的液流。有一瞬间，针尖四周出现某种黑色雾气。仔细观察才发现，针尖上甚至连针孔都没有。上面虽然有通常的斜向切面，但切面上却看不见椭圆形的孔。他迷惑不解，再次推动活塞。针尖四周又一次出现了什么东西，但随即又消失了。“让咱们来搞清楚吧。”老医生说。他将针尖刺进自己的前臂。一开始，他以为自己没扎准——针尖没有刺进皮肤、在皮下移动，而是在皮肤上面滑动。但他看到了一个极细小的血点，才意识到不知怎的，他只是没感觉到那一下刺痛罢了。不管针管里是什么，他心想，如果它对得起自己的标签，还能从没有针孔的针尖里喷出来，那它肯定没什么坏处。

他给自己注射了三毫升，然后拔出针头。手臂上起了一个肿块，一点也不痛；除此之外，倒一切正常。

富尔医生想，或许是他的眼睛出了毛病。于是他给那发烧的孩子注射了三毫升刻度为 g 的Ⅳ号药液。针尖扎进去，肿块出现，她仍旧哭泣不已。但片刻之后，她最后抽噎了一声，安静了下来。

好吧，他吓得浑身冰冷，对自己说：你干的好事。你用那东西把她弄死了！

这时，那孩子坐起来说：“妈妈在哪儿？”

医生简直不敢相信，他抓过她的手臂，检查她的肘部。淋巴感染已经无影无踪，体温也似乎恢复了正常。他眼睁睁地看着伤口附近充血红肿的组织逐渐消退。孩子的脉搏变强了，降低到了正常孩子的水平。骤然寂静的房间里，他能听到女孩的母亲正在外面的厨房里啜泣。他还听到一个女孩突如其来的声音：

“她没事吧，医生？”

他转身看到一个面孔瘦削、不修边幅的金发姑娘靠在门边，她大约十八岁，正用一种饶有兴趣的轻蔑眼神盯着他。她继续说：“我听说过你，富尔‘医生’。休想从那老太太手里敲一笔了。你连一只病猫也医不好。”

“是吗？”他咕哝道。这年轻姑娘该好好上一课了。“也许该劳驾您来瞧一眼我的病人？”

“妈妈到哪儿去了？”小女孩固执地问。金发姑娘惊得合不拢嘴。她走到床边，小心翼翼地问：“特丽莎，你好了吗？你全都好了吗？”

“妈妈在哪里？”特丽莎追问个不停。然后，她用那只受伤的手指着医生，指责般地说：“你捅我！”她抱怨道，随即又莫名其妙地咯咯傻笑起来。

“好吧——”金发姑娘说，“我想还是交给您吧，医生。这儿附近那些长舌妇都说您根本不懂……我是说，根本不懂怎么给人治病。他们都说您是个冒牌货。”

“我已经退休歇业了，”他说，“不过，今天我碰巧要帮忙带这个包给同事，结果你的好妈妈注意到了我，然后——”他无可奈何地笑了笑，碰了碰包上的锁，它立刻恢复成了小黑包的模样。

“你偷的。”那姑娘直截了当地说。

他气急败坏，结巴了起来。

“没人会相信你，把这种东西交到你手上。它肯定值不少钱。那包是你偷的。我进来的时候，看到你正在给特丽莎治病，我本来想制止你，但看起来你并没有伤害她。可是，当你说要帮同事带这个小黑包，我立刻知道那是你偷的。除非你给我分成，否则我立刻去报警。这种东西肯定能值二三十美元。”

那母亲战战兢兢地走进来，眼眶红红的。但当她看到小女孩好端端地坐在那儿，正咿咿呀呀地自言自语，便立刻惊喜地叫起来，发疯般地抱紧小女儿，跪下来匆匆祈祷了一番，然后一跃而起，亲吻医生的手，把他拖进了厨房。自始至终，她一直用家乡话喋喋不休地唠叨着，可那位金发姑娘的眼睛里始终流露着冰冷而鄙夷的目光。富尔医生任由自己被拖进厨房，却断然拒绝了对方递过来的咖啡、茴香蛋糕和圣约翰烘焙店的面包。

“给他杯酒试试，妈。”那姑娘讽刺地说。

“哈呀，哈呀！”那女人高兴地喘着气，“您想要喝杯酒吗，医生？”她立刻将一杯紫色的液体举到他眼前。医生下意识地伸出手，金发姑娘吃吃暗笑起来。他缩回手，脑海中却浮现出熟悉的幻觉：它的香气和味道，以及随之而来的胃里和四肢的温热。他暗自盘算，趁那欣喜若狂的女人不注意，他能灌下两大杯酒，然后借着特丽莎与死神擦肩而过的耸人听闻的故事，他又能再多骗两杯，然后——嗨，不管它了，到那时，他早该烂醉如泥了。

但多年来，他第一次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感受：在那位金发姑娘面前，他觉得自己仿佛透明一般，这令他感到难以抑制的愤怒，却又与方才药到病除的自豪混合在一起。出乎自己的预料，他把手从酒杯前缩回来，字斟句酌地说：“不必了，谢谢。天色尚早，未到饮酒之时。”他暗自观察金发姑娘的面孔，满意地看到她似乎很惊讶。接着，那位母亲腼腆地递给他两张钞票，说：“钱不多，医生——但您会不会再过来，看看特丽莎？”“我很乐意跟进这位患者。”他说，“但现在，请原谅，我必须要走了。”他紧紧抓住小黑包，起身准备离开；他迫不及待地想要远离那杯酒和那个少女。

“等等，医生，”她说，“我跟您同路。”她紧随他走出门，来到街上。他一直不理睬她，直到她的手搭在小黑包上。富尔医生停了下来，试图跟她讲讲道理。

“我说，亲爱的，也许你说得没错。这东西可能是我偷来的。说实话，我也不记得是怎么弄到它的。但你还年轻，完全可以自己去赚钱——”

“五五开，”她说，“否则我就报警。要是你再跟我讨价还价，就变成四六开了。你很清楚谁拿大头吧，医生？”

他垂头丧气地向当铺走去，她的手依然粗鲁地同他一起紧抓提包把手，噔噔的脚步声伴随着他稳重的步伐。

在当铺里，他们都遭遇了迎头一击。

“这东西不符合标准，”当铺老板说，看都没看一眼那把巧夺天

工的锁，“我从没见过这种玩意儿。大概是某种便宜的日本货吧？到其他地方去试试吧，这东西我肯定卖不出去。”

他们沿街找去，有人出价一美金。对方同样抱怨道：“我又不是收破烂的，先生——我赚的只是转卖的差价。你让我把这东西卖给谁？对医疗器械一窍不通的中国人？这些东西每一件看起来都滑稽得很。你敢保证这玩意儿不是你自己做的？”他们没接受一美金的价钱。

女孩大为扫兴，气急败坏；医生也有些扫兴，但又暗自得意。他有了两美元，那姑娘却对没人要的东西瞎感兴趣。突然，他灵机一动：这东西的确治好了那孩子，不是吗？

“喂，”他问她，“你还不肯放弃吗？你也看到了，这东西其实不值什么钱。”

她正冥思苦想，“别拽提手啦，医生。我不明白，但肯定有什么事发生了……要是看见好东西，那些家伙真的识货吗？”

“他们懂。他们就是以此谋生的。不管这东西从哪儿来——”

她立刻抓住了这一点；她似乎拥有一种魔鬼般的天赋，无需提问就能诱出答案。“我就知道，你也不知道它是从哪儿来的，对不对？好吧，说不定我能帮你找出来。来吧，我才不会轻易放过这东西。这东西肯定能换钱——不管用什么方式，我现在还不知道，但肯定能换钱。”他跟着她走进一间咖啡厅，来到一个几乎无人的角落。她摊开小黑包，仔细在里面搜寻着，完全无视周围顾客的侧目而视和窃窃私语——那东西几乎占了满满一桌子。她从一个套子里取出一把牵开器，仔细打量了一番，不屑一顾丢下，再拿起一把窥器，再次丢下，最后拿起一把产钳的下半部分，翻转过来，举到她那年轻而精明的双眼前——她看到了老眼昏花的医生看不到的东西。

老医生富尔只能看到她盯着产钳颈部，脸色刷地变得惨白。她小心地将半个产钳放回套里，又将窥器和牵开器放回原处。“怎么

了？”他问，“你看到了什么？”

“美国制造，”她哑着嗓子说，“专利生效于 2450 年 7 月。”

他想告诉她，她肯定是看错了，要么这就是个玩笑，这——

可是他知道，她没读错。那把绷带剪刀曾经操纵他的手指，而不是被他的手指操控。那没有针孔的注射器。那让他如遭雷击的漂亮的蓝色药片。

“你知道我会怎么做吗？”女孩突然神采飞扬，“我打算去学学礼仪。你肯定会高兴的，是不是，医生？因为咱们肯定会经常见面的。”

老医生富尔没有回答。他的手漫无目的地拨弄着工具包中的塑料卡片，上面印制的表格曾经两次指引过他。卡片上有一个小小的凸点，可以前后按动，让它从一面跑到另一面。他昏昏沉沉地意识到，每次按动凸点，卡片上都会浮现出不同的文字。啪嗒。“把手上带有蓝色圆点的刀仅用于肿瘤。使用七号器械——肿瘤探测器——来诊断肿瘤。将肿瘤探测器放在——”啪嗒。“三号瓶中的粉红色药片若服用过量，可以服用一片白色药片来解决，它就在——”啪嗒。“手执缝合针无孔的一端，将它放在准备缝合的伤口上，任它移动。等它打结之后，碰一下——”啪嗒。“将产钳上半部分放在开口附近，任它移动。等它进入开口，并与形状相吻合——”啪嗒。

文字编辑看到厚厚一沓稿纸左上角写着“弗兰纳里专栏之一：江湖庸医”。他程序化地在上面草草写下“删减到百分之七十五”，就将它擦着马蹄铁形状的办公桌扔给了派柏。一直以来都是派柏负责处理埃德娜·弗兰纳里那些揭露冒牌医生的稿件。弗兰纳里是个不错的年轻人，他心想，但跟所有年轻人一样，她写东西太啰嗦，所以每次都要删减。

派柏把一个有关市政厅的故事递回给编辑，然后一只手按住弗兰纳里的稿件，开始拿着铅笔对着它一字一句地审读，就像电报机键盘在滚柱上移动时一样平稳地敲击着。他并不是真的第一次

看到这篇文章。他只是字斟句酌，想确定这些词句是否符合《先驱报》的风格。他时不时停止敲击，用铅笔在“乳房”一词上画出一道黑线，末尾写上一个龙飞凤舞的“删”字，然后潦草地写一个“胸部”取而代之；或是用斜线符号将“东方”一词里大写的“E”改成小写，要不然就是用一条像是旋转了 90 度的圆括弧的曲线，将一个被分成两半的单词连到一起——弗兰纳里在写这个单词时不慎敲了打字机上的空格键。他用很粗的黑色铅笔在“30”周围画了一个圈，跟所有年轻人一样，她把这字写在故事的结尾。他又翻回第一页，开始读第二遍。这一回，删除线出现在形容词和短语上方，段落前面则画上大写的 L 作为标记，最后用一些百转千回的曲线将弗兰纳里原本的段落合并到一起。

读到《弗兰纳里附言之二——江湖庸医》的底部，铅笔慢了下来，最后停止了。那位编辑对他心爱的办公桌上的敲击节奏甚是敏感，他几乎立刻抬头望了过来。他看到派柏眯起眼睛盯着那篇故事，似乎有些困惑。派柏一言未发，只是将稿件擦着马蹄形纤维板办公桌扔回给编辑，顺手接过一篇警察故事，埋头读了起来，铅笔再度开始敲敲打打。编辑读到第四段附言，然后对坐在桌旁的霍华德喊了一声：“坐在这儿等我。”接着，他笨拙地穿过嗒嗒作响的新闻编辑室，走向主编坐镇指挥的办公室。

文字编辑等待着前面的排版编辑、印刷商、首席摄影师依次与主编谈话。轮到他时，他把弗兰纳里的稿件放在桌上，说：“她说这人不是个骗子。”

报社主编在稿件中读到：

“弗兰纳里专栏之一——江湖庸医，作者：埃德娜·弗兰纳里，《先驱报》特约撰稿人。

“《先驱报》记者在一系列文章中所披露的江湖庸医的丑闻，今日却有一个可惊可喜的例外。她开始追查今日所述事例之时，用的方法与之前揭露诸多奸诈贪婪的医学博士和信仰疗法的骗子时

完全一样，但结果却大相径庭。她发现，尽管贝雅德·富尔医生离经叛道的诊疗方式引起了过于敏感的医疗协会的怀疑，但他的确可谓符合医学界最高标准的神医。

“富尔医生的名字是由县医疗协会伦理委员会提供给《先驱报》记者的，据称，他曾因欺骗勒索数名小病小恙的患者，而于 1941 年 7 月 18 日被该协会除名。根据委员会文件中一份经过宣誓的证词，富尔医生曾声称这些病人都患有癌症，而他的治疗方法能够延长他们的生命。自从富尔医生被协会除名后，他便从他们眼前销声匿迹——直到他在一栋市中心的棕色建筑物（多年来被用作寄宿公寓）里开设了一所诊所。

“《先驱报》记者来到位于东 89 街的诊所，满心期待能被诊断出诸多假想的毛病，并被允诺在付出一大笔钱之后一定会被治愈。她原以为能看到邋遢的房间、肮脏的器械和她之前曾多次见识的、狡诈贪婪的医学博士们的莫名其妙的设备。

“她错了。

“富尔医生的诊所干净得一尘不染，门厅里陈设着高雅别致的家具，治疗室雪白而明亮。接待记者的是一位美丽的金发女郎，她语调轻柔、举止得体，只询问了记者的姓名、地址和对病症的简单描述。像往常一样，记者的回答是‘经常性的腰酸背痛’。接待员先请《先驱报》记者坐下，不一会儿就将她带到二楼诊疗室，介绍给了富尔医生。

“医疗协会对富尔医生过去的指责，很难与他目前的外表相吻合。他目光锐利、头发花白，年约六十；身材中等偏高，显然十分健康。他的声音坚定而亲切，与记者之前多次领教过的狡诈庸医们那种令人厌烦的哀鸣毫无相似之处。

“医生先问了几个有关疼痛症状和位置的问题，然后开始了检查；接待员自始至终没有离开房间。记者脸朝下趴在诊疗台上，医生将某种器械按在她的腰背部。大约一分钟之后，他做出了令人震

惊的诊断：‘女士，您所声称的腰酸背痛，并没有任何合理的原因。我认为，这就是人们如今所说的由于情绪波动所引起的不适。如果您继续感觉疼痛，最好去找心理学家或者精神病专家。根本不存在生理上的原因，因此我帮不上您。’

“他的坦诚令记者倒吸一口凉气。他是否猜到了她是一个打入自己阵营的密探？她又一次尝试着说：‘啊，医生，或许您该给我做个体检？除了腰酸背痛之外，我总是觉得疲倦，也许我该吃些补品？’对狡诈的医学博士们来说，这是屡试不爽的诱饵——邀请他们在病人身上找出五花八门的神秘病症，每一种都‘亟需’昂贵的治疗。正如本系列第一篇文章中所描述的那样，记者在进行此次卧底侦查之前已经进行过全面体检，结果证明她百分之百健康，只是左肺下叶有一幼年所患肺结核遗留下来的斑点阴影区，以及一点甲状腺机能亢进倾向——这让她身体瘦弱，有时会导致轻微气喘。

“富尔医生统一进行体检，并从一块铺满医疗器械的大平板的套子里取出好些闪闪发光、纤尘不染的器械，其中绝大部分记者从未见过。他首先拿起的是一个表面有弧线刻度的器械，下端伸出两根金属软管，末尾扩大为扁扁的圆盘。他把其中一个圆盘放在记者右手上，另一个则放在左手背上。‘仪表读数’，他喊出一些数字，聚精会神的接待员在一张表格里记录下来。同样的程序重复了几次，完全覆盖了记者身体的各个部分，也让记者彻底相信这位医生是个十足的骗子。在她为本系列暗访而进行的几周准备中，她从未在体检时见到过这样的程序。

“然后，医生从接待员手里接过表格，低声与她商量了几句，然后说：‘您有轻微的甲亢，女士。另外，您的左肺有点问题——并不严重，但我想进一步观察一下。’

“他从那块板子上选了一件器械，记者知道，那被称为‘窥器’——一种剪刀似的设计，用来扩张耳孔、鼻孔之类的人体孔洞，好让医生在检查时能够看到内部。但是，作为耳鼻科窥器，那器械似乎

太大了，但若用作其他用途，又未免太小。《先驱报》记者正准备进一步提问，那位无微不至的接待员对她说：‘按照我们的惯例，在肺部检查时，我们需要蒙上您的眼睛——您不介意吧？’被弄得一头雾水的记者让她在自己眼睛上蒙上一条干净洁白的绷带，心神不安地等待着接下来的事。

“由于被蒙上了眼睛，她说不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但后来的 X 光透视证实了她的怀疑。她感到左侧肋骨上有一种冰冷的触感——一种似乎渗入体内的冰冷。然后出现了一种咬痛感，冰冷则消失了。她听到医生用一种实事求是的语气说：‘您这里有一块肺结核钙化斑。这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危害，但像您一样活泼好动的人，应该需要摄入尽可能多的氧气。请您躺在这里别动，我来为您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冰冷的触感又出现了，这次延续了很久。‘再给我一份肺泡和血管胶。’《先驱报》记者听见富尔医生这么说，接待员则干净利落地执行着他的指示。然后，那种奇怪的感觉消失了，蒙眼的绷带也被去掉了。记者没有在自己的肋骨处看到伤痕，可医生却信誓旦旦地说：‘没问题了。我们已经取出了肺部的纤维化组织——事实上，它也是不错的纤维化组织，多亏它隔离了感染，您才能活着编写故事。接着，我们给您移植了几簇肺泡——是这些小玩意儿从您呼吸的空气中汲取氧气，并输送到血液中去。我不会胡乱捣鼓您的甲状腺分泌系统。您或许已经习惯了过去的状况，如果您突然觉得自己变得轻松舒适、易于相处，那只是因为过去您总是太沮丧罢了。关于腰酸背痛：请到县医疗协会去找一位优秀的心理学家或精神病学家。请当心江湖术士；茫茫人海，他们无孔不入。’

“医生的自信令记者大为吃惊。她询问诊费是多少，医生让她付给接待员五十美元。一如既往，记者故意磨磨蹭蹭，直到拿到一张医生亲自签名的收据，上面列明了收费项目。跟大部分人不同，医生痛痛快快地写下‘左肺纤维性病变组织清除及肺泡修复’，然后

签了名。”

“记者离开诊所后，立刻前往一位胸腔专家那里，在她开展本系列的调查工作之前，正是这位专家为她做了体检。‘手术’当天，记者做了一个对比性的 X 光检查。《先驱报》记者本以为，通过将这次检查结果与之前对比，就能揭露出富尔医生正是江湖术士和蹩脚庸医之魁首。

“胸腔专家在繁忙的时间表上为记者安排了时间，从策划阶段起，他便对这次系列调查文章颇感兴趣。在位于公园大道的体检室里，当听到记者描述自己接受的怪诞的诊疗程序，他不禁捧腹大笑。但等到他给记者做完胸腔 X 光检查，冲洗、晾干照片，并拿来与上次的照片对比之后，他再也笑不出了。当天下午，胸腔专家为记者又做了六次 X 光检查，最后不得不承认结果完全一样。这位权威专家向《先驱报》记者证实，十八天前还存在的肺结核钙化点全部消失，被健康的肺泡组织代替。他宣称这是医学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迹。但他并不同意记者坚信不移地说这是富尔医生的功劳。

“然而，《先驱报》记者认为绝无其他解释。她的结论是，无论人们声称他的过去如何不堪，现在他在医学界已经取得非同凡响的成就，尽管可能不太正统。今后，无论遭遇何等紧急病症，她都会将自己信任地托付于他。

“安妮·迪姆斯‘牧师’则截然不同，她是个女巫，以‘信仰’为幌子，敲诈勒索那些来到她肮脏诊疗所的无知且受苦的病人，并不断养肥安妮‘牧师’的银行账户。现在，她的存款额已高达 53,238,64 美元。明天的文章将会刊登银行存款证明的影印件，以及经过宣誓的证词——”

主编放下“弗莱纳里最新附言——江湖庸医”，用铅笔敲打自己的门牙，试图理清思路。最后，他告诉文字主编：“拿掉这个故事。把预告周围打上方框。”他撕下最后一段关于安妮“牧师”的预告，递给了文字编辑；编辑拖着笨重的脚步回到了马蹄铁形状的办公

桌旁。

排版编辑又回来了，不耐烦地摇晃着，希望引起主编的注意。红灯亮起，内线电话嗡嗡作响，说明编辑和出版商想要跟主编对话。主编稍稍思考了一番关于富尔医生的特写，最后断定谁也不会相信，何况他很可能仍然是个骗子。他把那篇故事放在“撤稿”一栏，然后拿起了内线电话。

富尔医生几乎开始喜欢安吉了。他的诊所业务日渐扩大，从包揽街坊邻里的病痛，到后来搬进郊区一栋廉价建筑里的一套角落套房，到最后搬进现在的诊所；安吉仿佛也随之成长。噢，他心想，我们有时也会有小小的争执——

例如，那姑娘太财迷了。她曾想将诊所向整形专科发展，从富有的老妇人或其他什么人脸上除去皱纹。一开始，她并未意识到，这种东西只是由他们暂时保管，他们仅仅是服务于小黑包和里面的神奇宝物，而不是它们的主人。

他曾经以小心翼翼地研究那些器械，但一无所获。例如，所有器械都带有微弱的放射性，但有时也不尽然。它们能让密勒计数器产生反应，却无法让验电器的叶片分离。他对目前科技的最新发展并不假装精通，但在他看来，这显然有问题。在最大的放大倍数下，那些器械极为光洁的表面上可以看到一些难以置信的优美线条，刻在似乎并无特定意义的不规则纹路上。它们的磁场性质也十分荒唐，有时能被磁铁强烈吸引，有时稍弱，有时则根本无法吸引。

富尔医生也曾提心吊胆地用 X 光透视那些器械，生怕破坏了里面工作的精细部件。他深信它们并不牢固，那些刀柄和刀刃肯定薄如蝉翼，里面布满了忙碌运转的细小零件——但 X 光透视却没有发现任何东西。噢，还有，它们永远是无菌的，所以永远不会生锈。轻轻一摇，上面的尘埃就应声而落；至少，他大概明白这其中的原理。它们电离了尘埃，或者说它们本身经过了电离之类的处理。不知何时，他曾读过一些有关保养留声机唱片的类似知识。安

吉不会懂得这些，他骄傲地想。她将账簿整理得井井有条，每当他安于现状时，她都会给他一些有益的激励。从邻近的贫民窟到市郊，再到现在的市中心诊所，都是她的主意。这很好地扩大了他的用武之地。让那孩子去买貂皮大衣和敞篷汽车吧——现在，他们似乎管那叫跑车。他自己已经太老了，有那么多事情需要弥补。

富尔医生幸福地想到了自己的下一步规划。她不可能喜欢这个计划，但她该懂得其中的道理。这件凑巧落在他们手里的神奇宝物应该被交出去。她自己并不是医生；就算那些器械能各司其职，医术也还是比技术重要得多。此外，还有医学的传统道德准则。只要懂得了这些道理，安吉会让步的；她会同意他将小黑包交给全人类。

他可能会将它捐赠给医学院，尽量避免大张旗鼓——或许会有一个小型仪式，他也很乐意得到一个奖杯或一张奖状作为纪念品。将这东西交出去，他会为之松一口气。让医学大师们决定谁会从中获益吧。没问题，安吉会理解的。她是个好心肠的姑娘。

最近，她开始对外科手术表示了莫大的兴趣，反复询问关于器械的问题，一连几个小时地阅读说明卡片，甚至在荷兰猪身上做实验。如果他对人类的热爱已经感染了她，老医生感伤地想，那么他的生命就没有白费。她肯定会意识到，揭开仅在小范围内工作的神秘面纱，将这些器械交到更睿智的人手中，将会造福更多人。

富尔医生正待在诊疗室里，这儿曾经是那所棕色石头建筑物的门厅；透过窗户，他看到安吉的黄色敞篷汽车停在了台阶前。他很喜欢她爬上台阶时的姿态：干净利落，毫不招摇，他心想。一个像她一样通情达理的姑娘，一定会理解的。她身旁还有一个人——一个胖女人，气喘吁吁地爬着台阶，衣着张扬，看起来脾气暴躁。她这是想做什么？

安吉自顾自地走进诊疗室，那胖女人跟在后面。“医生，”金发姑娘严肃地说，“我能给您介绍一下科尔曼太太吗？”礼仪学校并没

教会她一切，但科尔曼太太显然是个暴发户，完全没注意到她的局促不安。

“安奎拉小姐跟我讲了那么多有关您的事，医生，还有您了不起的治疗体系！”她讨好地絮叨着。

医生未及答话，安吉立刻圆滑地打岔道：“我们需要私下谈一下，您不见怪吧，科尔曼太太？”

她挽起医生的胳膊，把他带到接待厅。“听着，”她飞快地说，“我知道这违反你的意愿，但我不能错过这个机会。我在伊丽莎白·巴顿的健身操班上遇到这个老女人。在那儿，没人愿意跟她说话。她是个寡妇。我猜，她丈夫可能曾经是个黑市商人之类的。她的钱多得很。我忽悠她说，你有一套去除皱纹的按摩疗法。我的主意是，你蒙上她的眼睛，用那把皮肤刀割开她的喉咙，往肌肉里注射一些强壮素，用脂肪切割器刮去多余脂肪，再喷上一点健皮肽。等她摘下蒙眼布，已经摆脱了皱纹，而且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她愿意付五百美元。别拒绝了，医生。就这一次。按我的法子来，行不行？我也一直在跟着你做这些事，对不对？”

“噢，”医生说，“好吧。”用不了多久，他就要跟她谈到自己的未来规划了。这一次，他可以让她如愿以偿。

回到诊疗室，科尔曼太太已经背地里将事情掂量了一番。医生进门时，她严厉地说：“当然，您的治疗效果是持久的，对吗？”

“是的，夫人。”他简短地说，“请您躺在那里，好吗？安奎拉小姐，请准备三英寸的无菌绷带，蒙上科尔曼太太的眼睛。”他转身背对胖女人，假装在调整灯光，避免跟她对话。安吉蒙上胖女人的眼睛，医生选择好了需要的器械。他递给金发姑娘一个牵开器，对她说：“我一切开就把刀刃伸进去——”她给他使了个警告的颜色，做手势指了指斜躺着的女人。于是，他压低了声音：“好吧，把牵开器伸进去，在整个手术过程中轻轻摇动。我会告诉你什么时候取出来。”

富尔医生将皮肤刀举到眼前，把滑片调整到三厘米深。当他想到最后一次用它是为了摘除“不宜动手术”的喉部肿块时，不禁轻轻叹了口气。

“很好。”他说这，弯腰看着那女人。他实验性地在她的组织上割了一刀。刀刃刺了进去，如同手指在水银中自由移动，并未在醒着的病人身上留下任何伤口。只有牵开器才能扒开伤口边缘。

科尔曼太太动了一下，含含糊糊地说：“医生，这感觉太奇怪了！你确定你的按摩方法对吗？”

“非常肯定，夫人。”医生厌倦地说，“请您在按摩过程中不要讲话好吗？”

他冲安吉点点头，她正拿着牵开器站在一旁。刀刃刺入三厘米，神奇地只切开了死的表皮角质组织和活的真皮组织，不可思议地推开了所有主血管、支血管和肌肉组织，除了事先调节好的需要切开的系统或器官之外，绝对不会误伤其他部分。谁能知道其中的奥妙呢？医生也无法解释，但这种滥用神奇医疗器械的手术令他感到苦涩和厌烦。当他将手术刀退出伤口，安吉立刻探入牵开器，轻轻摇动，扩张切口。里面没有流出一滴血，却暴露了一圈不健康的肌肉，松弛地垂在蓝灰色的韧带上，看上去像是一环死肉。医生取出一支标号为 IX 的针管，调节到 g，举到眼前。雾气出现又消散；也许根本不必用这东西来滋润肌肉，但何必冒险？他注射了 1cc 标记为 g 的液体，卡片上标记为“肌肉强壮素”。他和安吉眼睁睁地望着肌肉贴着颈部绷紧了。

他取出一个小号脂肪切割器，刮出一些淡黄色的组织，扔进焚化盒，然后对安吉点点头。她抽出牵开器，那切开的伤口立刻合拢，皮肤上毫无伤痕，只是略显松弛。医生已经准备好了喷雾器，拨到“健皮肽”。他喷射了一番，皮肤收缩，重新形成了坚实的颈部线条。

他将医疗器械放回原处，安吉解开科尔曼太太眼睛上的绷带，高兴地宣布：“完成啦！接待厅里有面镜子——”

用不着邀请第二次，科尔曼太太怀疑地摸索着下巴，然后冲进了接待厅。医生听到她狂喜的尖叫，不禁厌恶地做了个鬼脸。安吉脸上带着不自然的微笑，转向他说："我去收钱，然后送她出去。她以后不会再来烦你啦。"

他对此感激不尽。

她跟着科尔曼太太走进接待厅，医生则盯着小黑包，陷入了遐想。肯定会有一个仪式——他当之无愧。并不是每个人，他心想，都情愿把这么一棵摇钱树交出来，为全人类谋福祉。但你已经到了这把年纪，金钱已不那么重要；每当想到自己曾做过的那些可能引起误解的事情，又想到假如——仅仅是假如——恰巧存在因果报应的话……医生没有宗教信仰，但到了不久于人世的时候，难免会出现此类想法。

安吉回来了，手里拿着一叠纸币。"五百美元，"她就事论事地说，"你意识到了吧，咱们本来可以每次只切开一英寸，每次都收五百美元！"

"我一直想跟你谈谈这件事。"他说。

他发现她的眼睛里流露出明显的惊恐，但为什么呢？

"安吉，你一直是个好姑娘，也很善解人意。但咱们不能永远保留这个东西，你知道的。"

"咱们另找时间谈吧，"她直截了当地说，"现在我累了。"

"不——我真的觉得咱们已经走得够远了。这些器械——"

"别说这些，医生！"她厉声说道，"别说出来，否则你会后悔的！"

她脸上的神情使他回想起她过去那副眼镜凹陷、脸庞瘦削、头发肮脏的模样。她的幼年在酸臭的污秽中度过，童年在遍地垃圾的小巷里玩耍，青春在血汗工厂里和刺眼的路灯下漫无目的的深夜聚会中荒废；在礼仪学校里，她似乎将自己的过去全部埋葬了。

他摇摇头，驱散了那些迷乱的想法。"这么说吧，"他耐心地开

口说道，“我告诉过你，那个发明了产钳的家族一代又一代地保守着这个秘密，他们本来完全可以将它贡献给全人类，却不肯这么做，对不对？”

“他们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曾经的街头流浪儿直白地说。

“哼，就这么决定了。”医生有点发怒，“这件事我主意已定。我会把所有器械交给医学院。我们已经赚到了足够的钱，可以过得舒舒服服。你甚至可以拿走这套房子。我自己早就想到一个暖和的地方去了。”这种不愉快的对话场面令他心怀怨气。他完全没有防备接下来的事情。

安吉一把抓起小黑包，目光惊恐地冲向门口。富尔急忙拔腿追赶，抓住了她的胳膊，在突如其来的愤怒中与她扭打。安吉用另一只手猛抓他的脸，满口咒骂。不知谁的手指碰到了小黑包的锁，它神奇地张开成那张巨大的平板，上面铺放着大大小小、闪闪发亮的医疗器械。好几件东西被晃了出来，跌在地板上。

“看你都干了什么好事！”医生怒不可遏地吼叫着。安吉的手依然紧抓着小黑包的把手，自己却站在原地，因怒火而浑身发颤，一句话也说不出。医生笨拙地弯下腰去捡起落在地上的器械。不可理喻的姑娘！他恼怒地想。大吵大闹——

疼痛陷入了他的肩胛骨。他面朝下扑倒在地。灯光暗淡下来。“不可理喻的姑娘！”他想要吼叫，最后却只能说出，“不管怎样，他们至少会知道我尝试过了——”

安吉望着富尔医生趴在地上的尸体，手里拿着一把六号腐蚀刀——“能切穿所有组织。用于再植前的截肢手术。在用于性命攸关的重要器官、主血管和主神经手术时要格外谨慎——”

“我不是故意的。”安吉吓得呆若木鸡，浑身冰冷。现在，侦探就要来了，铁面无私的侦探很快会根据房间里的尘埃线索重现罪行。她将东躲西藏，惶惶不可终日，但最终，侦探会将她揪出来，她会被送上法庭，在法官和陪审团面前接受审判；律师会出庭辩

护，但陪审团最终会判她有罪，报纸头版将刊登触目惊心的新闻："金发女郎杀人犯被判有罪！"也许她会被判坐电椅，走过那条漫长的回廊，尘埃飞舞的空气中透过一束阳光，尽头是一扇铁门。她的貂皮大衣、敞篷跑车、华丽衣衫，还有她将要遇到并结婚的英俊男人——

迷雾消散，她仿佛看到了电影里的常见桥段，清楚地知道了接下来该做什么。她坚定地从平板套子里取出焚化盒，那是一个金属立方体，其中一面有着不同质地的圆点。"——处理纤维组织和其他不需要的物质，只要按一下圆点——"扔进去一些东西，按下圆点，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无声的呼啸，如果站得太近，会听到十分响亮且令人不快的声音，还能看到一种无光的闪烁。再次打开盒子时，里面的东西已经无影无踪。安吉拿起另一把腐蚀刀，开始冷酷无情地工作。还好不会有鲜血飞溅——她在三个小时内完成了这项可怕的工作。

那天晚上，她睡得很沉，完全被这桩谋杀和随之而来的恐怖在情绪上带来的痛苦折磨得精疲力竭。但第二天早上，就好像医生这个人从来不曾存在一样了。她吃过早饭，精心打扮了一番，然后又重新换了一套平常衣服。决不能表现得不同寻常，她告诉自己。以前怎么做，现在还怎么做，不要有任何改变。一两天之后，就可以打电话报警。说他出门喝酒去了，一直没回来，你很担心。但别着急，宝贝——别着急。

科尔曼太太本来约好上午十点来。安吉原本指望能说服医生至少再做一次五百美元的疗程。现在，她只能自己来做了——但她早晚会开始这么做的。

胖女人来得很早。安吉圆滑地解释道："今天医生让我来按摩。只要他已经给组织强健疗程开了头，之后就只需要一个接受过他的方法训练的人——"她说话时，眼睛斜着瞟了一眼小黑包——它竟然开着！那胖女人顺着她的视线看了过去，开始畏缩后退，安吉

不禁咒骂自己的疏忽。

“这些都是什么东西！”她质问道，“难道你要用这些玩意儿把我切开吗？我就觉得这里面有什么不对——”

“拜托了，科尔曼太太，”安吉说，“拜托了，亲爱的科尔曼太太，您不懂这些……按摩器械！”

“按摩器械你个头！”胖女人尖声狂叫，“医生给我做了手术！天啊，他可能把我害死的！”

安吉一言不发地拿起一把小号皮肤刀，在自己的前臂上划过。刀刃如同手指划过水银般，所到之处没有任何伤痕。这应该足以说服那头老母牛了吧！

这没能让她信服，却让她惊呆了。“你对它做了什么处理？那刀刃肯定能收缩到刀把里，就是这样！”

“现在，请您仔细看着，科尔曼太太，”安吉绝望地想着那五百美元，说，“靠近一点，您会看明白的，瞧，皮下按摩只是在组织下面按摩，什么伤害也没有，只会让肌肉本身充实绷紧，而不必穿透皮肤和脂肪层来工作。这就是医生的秘密疗法。您想想，皮肤外侧的按摩术能达到咱们昨天晚上看到的效果吗？”

科尔曼太太开始冷静下来，“昨晚倒也确实奏效，没错，”她承认道，抚摸着颈部的崭新线条，“但是，你的胳膊是一回事，我的脖子可是另外一回事！让我瞧瞧你在自己脖子上试试？”

安吉露出了微笑——

埃尔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回到诊所；这下，他几乎可以心甘情愿再值三个月班了。然后，他心想，在接下来幸福的一年里，他会在奇妙的超常态南极搞他的专业研究——适用于三到六岁儿童的心灵遥感运动。现在，当然了，世界还得照常运转，而他也得承担起自己的一份责任。在坐下来工作之前，他按照惯例朝医用包管理平台上瞟了一眼。眼前的景象令他大惊失色——其中一个数字旁亮起了红灯，他不记得这种事有多久没发生过了。他喃喃读出数

字：“好的，674101 号。找到你了。”他将数字输入检索机，很快找到了记录。噢，好吧——海明威的包。那个大傻帽不记得怎么弄丢了它，也不记得丢到了哪里；他们这种人从来都记不住什么。有几百个医用包不知到哪儿去了。

埃尔对这种事的处理策略是继续让它们开着。这些医疗器械差不多都能自行工作，弄坏它们是不可能的，因此任何人如果找到一个丢失的医用包，自己也能使用。关闭它们等于社会价值的损失，让它们开着反倒可能有些益处。据他所知——尽管不太清楚为什么——这些器械永远不会“用尽”。一位暂时主义者曾试图向他解释，但并不成功；他说，发射机中的原型经过一系列无穷基数的瞬间转化，已经被无穷放大了。埃尔也曾天真地问，这是否意味着原型机被拉长到了无穷长的时间范围内；暂时主义者以为他在开玩笑，因此只是嗤之以鼻。

“真想让他来处理这些事。”埃尔将自己传送到综合信号台前，经过仔细检查，他发现 674101 号医用包周围没有医务工作者。他对信号台说：“请接警长，”然后又对警长说，“674101 号医用包犯下了一件凶杀案。它是几个月前由我们的人——约翰·海明威医生——弄丢的。他不记得当时的情况。”

警长咕哝了几句，说：“我会传讯他来问问。”答案会令他大为惊奇，他也会得知，那桩谋杀案远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外。

埃尔在管理台前站了一会儿，那股致命的力量让闪耀的红灯发出最后的警告：674101 号医用包正在谋杀犯手中。埃尔叹息了一声，拔下插头，灯灭了。

“哟，”女人嘲笑道，“你敢拿我的脖子开玩笑，却不敢用在自己的脖子上？”

安吉脸上挂着安详而自信的笑容——这笑容后来让见多识广的陈尸所工作人员也毛骨悚然。她将皮肤刀调整到三厘米深，然后放在自己脖子上。她微笑着，知道刀刃只会切透死去的表皮角质组

织和真皮活组织，神奇地推开所有主血管、支血管和肌肉组织——

她嫣然一笑，刀刃刺了进去，如同显微镜超薄切片一样锋利的刀片瞬间切断了主血管、支血管、肌肉组织和食道——安吉切断了自己的喉咙。

尖叫的科尔曼太太召来了警察，在那短短几分钟里，医疗器械已经变得锈迹斑斑，瓶子里原先装的血管凝胶、粉红色凝块、橡胶肺泡、备用灰质细胞和接收神经都变成了黑色的黏液。打开瓶子时，里面冲出一阵腐坏的恶臭。

# 父母的结晶

[美] 理查德·马西森

×——

这一天，天刚亮，母亲就说我是恶心鬼。她说，你这恶心鬼。我看得出她眼睛中愤怒的目光。我在想什么叫“恶心鬼”。

这一天楼上在淌水。我看到水淌了一地。在我往外看的小窗户的后面。地面像干燥的嘴唇吸满了水。吸得过多之后，地面变得很难看，棕黄色的，就像软粘的鼻涕，我可不喜欢。

我知道母亲是个美人。在我睡觉的地方，炉子后面冰冷的墙上，有一张纸。据说那是电影明星。我看圆上的脸就和父母一样。父亲说他们很漂亮，有一次他是这么说的。

他还说，你母亲也是的。你母亲这么漂亮，我也够体面的。看看你，他说，就没有这么好的脸。我碰了碰他的手臂说，这很对，父亲。他甩了甩手，走到了我够不着的地方。

今天母亲让我从链子上离开了一会儿，我可以往窗外看一会儿，所以我看到了水从楼上滴下来。

××——

这一天楼上金黄色的一片。当我看到它时，我觉得刺眼。我看完后，地窖里是红色的了。

我觉得这像在教堂里。他们离开了楼上，那个大机器吞没了他们，起床后又走了，那后面就是“小”母亲。她比我还小，我很大了。这是个秘密，我已经把链子从墙上拔出来了。我可以向小窗外看我所想看的一切。

那天天黑的时候，我吃了我的食物和一些臭虫。我听到了楼上

的笑声。我想知道他们在笑什么。我把铁链从墙上拔出来，裹在身上。我吱吱咯咯地走上楼梯，当我踩上去时，楼梯吱吱嘎嘎地响。我的腿在楼梯上滑动，因为我并不真是在楼梯上走，我的脚是紧贴在木板上的。

我走上去，打开一扇门。这是个白色的地方。白得就像有时从楼上掉下来的白宝石一样。我走进去，静静地站在那里。我听到更多的笑声。我向发声处走去，透过窗户看那些人。人比我想象的要多。我想我应该跟他们一起笑。

母亲出来了，把门一推。门撞在我身上，很痛。我倒在光滑的地板上，铁链发出了噪声。我哭了。母亲嘘了一声，我手捂在嘴上。她的跟腈睁得大大的。

她看着我，我听到父亲在嚷嚷，什么东西掉了。她说是块铁板，过来帮忙把它捡起来。他过来了，说：那东西有那么重，需要帮忙吗？他看到我，眼睛睁大了。眼睛快冒火了。他打了我，我的手臂上溅出了许多液滴。这不是很好看。把地板弄成难看的绿色。

父亲叫我去地窖，我不得不去。光线现在很刺眼。在地窖里不是这样的。

父亲把我的手脚捆住，让我躺在床上。在楼上我听到了笑声。我静静地躺在那里，看一只黑蜘蛛晃下来。我在想父亲说的。我的天，他说，才八岁。

×××——

这天天亮前，父亲把铁链钉进去。我想把它拔出来。父亲说我走上楼去很不好。他说再也不要那样做，否则他会用劲打我。那很痛。

我很痛，我把头靠在冰冷的墙上，我在想楼上白色的地方。

××××——

我把铁链从墙上拔出来。母亲在楼上。我听到笑声很尖。我向

窗外看去。我看到许多像“小母亲”、“小父亲”那样的人，他们都很漂亮。

他们发出好听的声音，围着地面跳着，他们的脚动得很快，他们像母亲和父亲一样。母亲说所有正当的人都跟他们一样做。

有一个小父亲一样的人看见了我。他指着窗户。我走掉了，在黑暗中从墙上滑下来，我蜷成一团，这样他们看不到我了。我听到他们在窗户边谈论，还有脚步声。楼上有人在敲门。我听到小母亲在楼上叫。我听到很重的脚步声。我冲向我睡觉的地方。我撞到墙上的铁链，扑倒在地上。

我听到母亲下来了。你有没有到过窗边，她说。我听得出她很愤怒。从窗户边走开，你又把铁链拔出来了。

她拿了根棍子，用它来打我。我没有哭，我不想那样做，但液滴溅满了床上。她看到了，尖叫一声转身就走。哦，我的天，我的天，她说，你为什么这样待我。我听到棍子碰到了石头石地板上。她跑上楼去。我睡了一天。

×××××——

这天又滴水了。当母亲在楼上时，我听到了一个小人慢慢地从楼梯上下来，我把自己藏在煤箱里，如果让小人看见我，母亲会生气的。

她带着一个活的小东西，它用手臂走，有尖尖的耳朵。她跟它说了些什么。一切都很好，只是那东西闻到了我。它跑上煤堆，向下看着我，耳朵竖了起来，在喉咙里发出生气的声音，我嘘了一声，但它却向我跳了过来。

我不想伤害它。我有些害怕，因为它咬了比老鼠还痛。我很痛，小母亲一样的人尖叫着。我紧紧抓住它。它发出我从未听过的声音。我推着它，在黑黑的煤上到处都是红的一块一块的。

当母亲叫我时我藏在那里。我怕那棍子。她离开了。我带着那

小东西爬过煤堆。我把它藏在枕头下，躺在上面，我把链子放在墙上。

×——

这是另一些时候，父亲紧紧锁住我。我很痛，因为他在打我。这一次我把棍子从他手中打掉，大声喊叫。他离开了，他的脸色发白了。他从我睡觉的地方走开，锁上门。

我不是很高兴，这儿整天都很冷。铁链慢慢从墙上出来。我对父亲很生气。我会做给他们看的。我会再做那次做过的事。我会大声尖叫，大声地笑。我会在墙上跑，最后我会倒挂着，笑着，到处滴绿汁，直到他们道歉说他们以前对我不好。

如果他们再想打我，我会伤害他们的，我会的。

（译者：孙杰）

# 即将上映

弗里茨·雷伯

一辆轿车突然冲上了人行道，挡泥板上焊着鱼钩，仿佛噩梦长了鼻子。正前方有个姑娘呆呆地站着，面具下的面孔很可能已经吓得僵住了。这一回，我的反应极快。我一个箭步冲过去，抓住她的手肘，猛地向后一拉。她的黑裙子飞旋开来。

轿车风驰电掣般地擦肩而过，涡轮机嗡嗡作响。我瞥见了三张醉醺醺的面孔。轿车折回大道，我的脚踝感受到一阵灼热的气浪。上下颠簸的轿车后面腾起一阵浓雾，仿佛盛开的黑色鲜花；鱼钩上飞扬着一片微微闪耀的黑色布片。

“他们刮到你了吗？”我问那姑娘。

她正转过身去检查自己的裙子哪里被刮坏了。她穿着尼龙紧身衣裤。

“钩子没碰到我。”她的声音瑟瑟发抖，“我想我运气还不错。”

我听到四周的人群议论纷纷：

“那些小子！谁知道他们接下来会干些什么！”

“他们威胁社会安全，应该通通抓起来。”

高亢的警笛声由远及近，两位警察正骑摩托追赶逃之夭夭的轿车，火箭助动喷射器打到了最高挡。然而方才那黑色的花朵已经绽放为一片墨黑的浓雾，遮蔽了整条街道。警察关闭了火箭助推器，打开火箭刹车系统，在烟雾附近打了个急转弯，然后刹住了摩托。

“你是英国人吗？”姑娘问我，“你有英国口音。”

她颤抖的声音从光滑的黑缎面具背后传来。我能想象，她的牙齿一定在打战。那双眼睛或许是蓝色的，此刻正透过面具眼孔上的黑色薄纱打量着我的面孔。我告诉她，她猜得没错。她靠近了几分。

“今天晚上，到我家来好吗？”她飞速说道，“我现在无法对你表示谢意。此外，还有别的事情想请你帮忙。”

我的胳膊依然轻轻环在她腰上，能感觉到她的身体在微微发抖，仿佛与声音一同向我发出恳求。于是我回答：“当然可以。”她给了我一个位于地狱区南部的公寓地址，并确定了时间。她问了我的名字，我告诉了她。

“嘿，那边的！”

听到警察的叫喊，我顺从地转过身去。他驱散了聚在一起叽叽喳喳的人群，里面既有戴面具的妇女，也有裸着面孔的男人。黑色轿车里扔出的烟雾让这警察咳个不停，他要求我出示证件。我把必要的证件递给他。

他扫了一眼证件，然后打量着我：“英国商人？你要在纽约待几天？”

我差点脱口而出“越短越好”，但还是抑制住了冲动，告诉他大概会逗留一个礼拜。

“我们可能需要你作证，”他解释道，“那些小子绝不能对我们用烟雾弹。既然他们胆敢这么干，我们就得逮捕他们。”

他似乎觉得烟雾弹才是重点。“他们刚刚试图杀死那位女士。”我指出。

他老谋深算地摇摇头。“他们老是摆出一副要撞死人的架势，但其实只是想钩破几条裙子罢了。我抓住过一些专撕裙子的家伙，他们房间里挂着足足五十条裙子碎片！当然了，有时候他们可能贴得太近了。”

我解释说，要不是我及时把她拉开，恐怕她遭遇的不会仅仅是被撕破裙子那么简单。但他打断了我，“要是她认为自己陷入了一次真正的谋杀未遂，她就不会急着走啦。”

我四下一看，果然，她已经不见了。

“她当时怕得要死。”我告诉他。

“谁都会的。那些小子能把老斯大林都吓着。”

“我是说，她怕的可不是什么‘小子’。他们看上去不像‘小子’。”

“那他们看上去像什么？”

我试图形容那三张面孔，却是白费力气。我的印象很模糊，只记得某种邪恶却娇弱的气质，这可帮不上什么忙。

“好吧，我可能疏忽了。”他最后说道，“你认识那姑娘吗？你知道她住在哪儿吗？”

“不。”这话有一半是撒谎。

另一位警察挂上无线电话，闲庭信步地向我们走来，一路踢开渐渐消散的烟雾。黑色的云雾无法再遮蔽肮脏的街区，露出了五年前放射物质灼烧的痕迹。我渐渐能分辨出远方帝国大厦的轮廓，仿佛一只折断的手指矗立在地狱区的上空。

“没追上他们。”走近的警察满腹牢骚，“瑞安报告说，他们扔的烟雾弹笼罩了五个街区。”

第一位警察摇了摇头。“糟透了。”他严肃地说。

我感到一丝不安和羞愧。身为英国人不应该撒谎，至少不该因一时冲动而撒谎。

“看起来是个棘手的案子。”第一位警察继续用冷峻的语调说，“我们会需要证人。看来，你可能要在纽约多待几天了。”

我听懂了弦外之音，于是说道：“刚刚有几份证件忘记给您看啦。”我递给他几份其他证件，还保证里面夹了一张五美元钞票。

片刻之后，他把证件还给我，话音不再带有不祥之兆。我的罪恶感消散了。为了巩固我们的关系，我跟这两位警察聊起了他们的工作。

“我猜，面具给你们带来了不少麻烦吧。”我根据自己的观察说道，“我们在英国也读到了面具女匪帮的消息。”

“那些都是夸大其词，”第一位警察向我保证，“真正麻烦的是男人戴面具装成女人。但是，老弟，只要我们逮住他们，就会全力

扑上去。”

“只要经验丰富，分辨女人一点也不难，就好像她们没戴面具一样。”第二位警察主动说道，“你知道的，通过手和其他部位来判断。”

“特别是其他部位。”第一位警察窃笑着表示同意。“我听说，英国有些姑娘不戴面具，这是真的吗？”

“有些姑娘也赶这个时髦，”我告诉他，“但只是一小部分——那些人总是紧追潮流，不管潮流有多极端。”

“可是在英国的新闻节目里，女人都是戴面具的。”

“我猜那是为了迎合美国观众的口味，”我承认道，“实际上，很少有人戴面具。”

第二位警察陷入了遐思，“姑娘们招摇过市，脖子以上都光溜溜的。”我看不出他对这景象究竟是欣赏玩味还是感到道德上的厌恶。似乎二者皆有。

“也有少数人一直试图游说议会通过立法禁止所有面具。”我继续说。或许已经说得太多啦。

第二位警察摇了摇头，“多可怕啊。你知道，面具是个好东西，老弟。再过几年，我会让我老婆在家里也戴面具的。”

第一位警察耸耸肩，“如果女人现在停止戴面具，不到六个礼拜你就见怪不怪了。不管什么事，人都能习惯，只要有足够数量的人这么做或者不这么做。”

我遗憾地表示同意，然后与他们告别。我在百老汇街（我想那里应该是原先的第十大道）向北拐弯，然后快步穿过地狱区。路过这种放射性污染尚未彻底清除的区域，总会让人恶心欲吐。感谢上帝，英国还没有这么可怕的地方。至少目前没有。

街上几乎空无一人，但我遇到了几个乞丐，他们脸上遍布氢弹爆炸时留下的疤痕，我分不清究竟是真的还是用油灰涂抹出来的。有个胖女人抱着一个手指和脚趾间都长着蹼的婴儿。我告诉自己，

这孩子已经畸形，给钱也无济于事；她只不过是利用我们对核爆炸变异的恐惧来赚钱而已。但我还是给了她一枚七分半的硬币。她的面具让我觉得自己仿佛在向一尊非洲神像献祭。

“祝福您的所有孩子都有一个脑袋和两只眼睛，先生。”

“谢谢。”我说着，不寒而栗，匆匆走过她身旁。

“……面具之后唯有垃圾，转过头去专心工作吧；远离，远离——远离姑娘！”

最后这句是一首反性爱歌曲的结尾，唱歌的是一群狂热的宗教分子。歌声来自镶嵌着圆圈和十字架标志的女性主义神庙附近的半个街区。他们让我模糊地联想到英国寥寥无几的修道士。他们头顶上方是横七竖八的广告牌：有助消化的食品、摔跤培训、午夜电话之类。

我盯着那些歇斯底里的大标语，既深深入迷，又颇为厌恶。自从美国禁止广告上出现女性的面容和身体，广告商的字体就开始拼命渲染性暗示——大写字母 B 有着丰腴的小腹和高耸的乳房，两个 O 连在一起则显得放荡而挑逗。然而我提醒自己，在美国，最能表现性感的还是面具。

一位英国人类学家已经指出，人类花了五千年时间才把对性的兴趣从臀部转移到乳房，但第二次从乳房到面部的转移则只花了不到五十年。将美国的面具风潮与穆斯林传统相比较是不合适的；穆斯林女性必须佩戴面纱，目的是保护丈夫的私有财产，而美国女性只是为了追赶潮流，利用面具来制造神秘感。

撇开理论不谈，这一潮流的真正起源可追溯到第三次世界大战时的防辐射服装。这种服装引发了面具摔跤比赛，如今那已成为极为流行的运动，反过来又推动了如今的女性时尚。面具一开始只是一种狂野的风格，后来却很快成为女性必需品，正如本世纪初期开始流行的胸罩和唇膏一样。

我终于意识到，我并非在猜测面具本身的来龙去脉，而是想知

道某个人在面具背后的真实面目。这真是要命：你根本无法确定一个姑娘究竟是拿面具做装饰，还是单纯想隐藏丑陋的模样。我眼前浮现出一张美丽而平静的面孔，只有圆睁的双眼中透出一丝恐惧。然后我想起了她金色的头发，在黑缎面具的衬托下显得格外浓密。她告诉我，时间定在二十二点——晚上十点整。

我回到英国领事馆附近的公寓，爬上楼梯回到房间；电梯被早先的一次原子弹爆炸震歪了，这在纽约的建筑中是常见的麻烦事。我还没意识到自己待会儿还要出门，就先习惯性地从衬衣下的胶卷上撕下一块。我让胶卷显影，好确认自己承受的放射量。胶片显示，今天的放射量仍在安全范围内。如今，许多人都对放射性物质怀有神经质的恐惧，我虽不至于如此，但也绝不会做无谓的冒险。

我扑倒在床上，盯着沉寂的喇叭和黑暗的电视屏幕出神。一如既往，它们令我略带苦涩地想起了这世界的两大巨头。它们彼此伤害，却依然强大；它们是跛足的巨人，一边毒害着整个星球，一边各自做着美梦，梦想着无望实现的平等与胜利。

我烦躁不安地拧开喇叭。运气不错，新闻正在兴高采烈地谈论小麦的丰收前景。飞机穿越云尘撒下麦种，整团云尘都被浸湿了。我又仔细听完了整个节目（令人惊奇的是，这个频道没有遭到俄国人的电讯干扰），却没听到其他感兴趣的消息。当然，广播里没有提到月球，尽管人尽皆知美苏两国正展开竞赛，准备将各自最初的月球基地发展为能够互相攻击的要塞，甚至可能向地球发射导弹。我自己很清楚，因为我正在协助英国向美国出售电讯器材，用以换取美国小麦；这些器材肯定会用于宇宙飞船。

我关上了广播。夜色渐深，我眼前再一次浮现出面具后那惊恐而温柔的面容。自从离开英国，我还没有跟姑娘约会过。跟美国姑娘混熟真是比登天还难，哪怕只是冲她们微笑一下，都可能导致一个姑娘大声尖叫着喊来警察，更不必提日益滋长的清教徒式道德观了。更糟糕的是，街上游荡的黑帮团伙让大部分女人在入夜后都

闭门不出。苏联人声称，面具是堕落的资本主义世界最后的发明。事实当然并非如此，但面具确实是严重的心理缺乏安全感的象征。苏联人不戴面具，但也有其他征兆体现着他们的神经紧张。

我走到窗前，急不可耐地望着徐徐落下的夜幕，愈来愈心神不宁。片刻之后，一片紫罗兰色的云彩如幽灵般浮现在南方。我顿时毛发倒竖；然后，我大笑起来。在那短短的一刹那，我还以为那是氢弹爆炸时发出的放射性光束；其实我该立刻明白过来，那只不过是地狱区南部的娱乐区和居民区上空的一道电光。

二十二点整，我准时来到素昧平生的女友的公寓门前。电子门卫询问我的身份，我毫不含糊地说："韦斯顿·特纳。"心里琢磨着不知她是否将我的姓名输入了系统。显然，她已经这么做了，因为大门随之敞开。我走进空无一人的小起居室，心脏一阵狂跳。

室内的装修十分豪华，装备了最新款的充气垫和躺椅。桌上散落着几本袖珍图书。我拿起一本标准精装版侦探小说，里面讲述了两个女杀人犯彼此开枪火并的场景。

电视机开着。一名戴着面具的绿衣少女正低声哼唱一首情歌。她的右手握着某种东西，在镜头前景中化作一片模糊。我发现电视机旁有一个手孔，英国现在还没有这玩意儿；我好奇地将手插入荧光屏旁的手孔中。没想到那感觉并不像戴上脉冲橡胶手套，反倒像是屏幕上的少女真真切切地握着我的手。

背后有扇门打开了。我猛地抽出手来，没来由地感到一阵羞愧，仿佛透过锁孔偷窥别人却被当场捉住了一样。

她站在卧室门前。我想她正在浑身颤抖。她穿着灰色的毛皮大衣，上面夹杂着些许白色绒毛，脸上戴着灰色天鹅绒的晚间面具，眼睛与嘴巴四周都绣着灰色的蕾丝。她的指甲闪烁着银色。

我没想到她打算跟我一起出去。

"我本该告诉你的。"她轻柔地说道。她的面具心神不宁地转向书籍、屏幕和房间黑暗的角落，"但我不能跟你在这里交谈。"

我犹豫不决地说：“英国领事馆附近有个地方……”

“我知道一个地方能聚会聊天，”她飞快地说，“只要你不介意。”

我们走进电梯时，我说：“恐怕我已经把出租车打发走了。”

****

但不知怎的，出租车司机还没离开。他跳下车，一脸媚笑地帮我们拉开前门。我告诉他我们想一起坐在后排。他闷闷不乐地打开后门，等我们一上车，就砰地甩上门，跳进驾驶座，又砰地甩上了前门。

我的同伴向前靠了靠身子，“天堂区。”她说。

司机发动了引擎，同时打开了电视。

“你为什么问我是不是英国人？”我打开话头。

她的身子靠向另一侧，面具贴在窗上，微微翘起。“看看月亮吧。”她说得飞快，声音带着梦幻的色彩。

“可是，到底为什么？”我追问道，心头涌起一阵气恼，却很清楚并非因为她。

“月亮正慢慢爬上紫色的天空。”

“还有，你叫什么名字？”

“紫色的天空反衬着月亮鲜明的黄色。”

就在这时，我意识到了自己的气恼来自何方。源头就是出租车司机身旁闪烁的荧光屏。

我并不反对正常的摔跤比赛，尽管它们让我觉得无聊，但我极端厌恶男人与女人一起摔跤。事实上，这种比赛通常不会作弊；男人的块头和体重大大占了优势，戴着面具的女性则年轻优雅，但这只会让我感觉更糟。

“请关上电视。”我对司机要求道。

他看都没看我一眼，就摇了摇头。“不行，老弟，”他说，“他们养了那个小乖乖好几个礼拜，就是为了能跟小泽克较量一番呢。”

我勃然大怒，向前探出身子，但同伴抓住了我的胳膊。“求你了。”她害怕地低声说道，摇了摇头。

我泄气地坐回座位。现在，她离我更近了几分，却一言不发。这段时间里，我凝视着屏幕上那位强壮有力的、戴着面具的姑娘与戴着网格面具的对手扭作一团。他发疯般地扑向她，不禁令我想起了雄蜘蛛。

我猛地转身面对同伴。“为什么那三个人想要杀了你？”我一阵见血地问。

她面具上的眼孔对着屏幕，“因为他们嫉妒我。”她轻声说道。

“他们为什么嫉妒你？”

她仍然不肯回头看我，“因为他。”

“谁？”

她没有回答。

我问：“到底怎么回事？”

她仍然不肯看我。她身上的香气很好闻。

“看这儿。”我微笑着说，打算改变策略，“你真该跟我聊聊你自己。我甚至不知道你的模样。”

我半开玩笑地伸手碰触她颈部的面具系带。出乎意料的是，她猛地一掌把我打开。突如其来的疼痛让我抽回手来。手背上留下了四个小小的伤口，我眼睁睁地看着其中一处伤口冒出了一颗小血珠。我瞥了一眼她银色的指甲，发现那其实是漂亮却锋利的金属指甲套。

“太抱歉了，”我听到她说，“可是你吓到我了。刚才我还以为你想……”

她终于转身面对我了。她敞开了外套，里面穿着克里特复兴款式的晚礼服，紧身蕾丝胸衣托在双乳下方，乳房却大方裸露。

“别生气了，”她说着，双臂环住了我的脖子，“今天下午你真是棒极了。”

柔软的灰色天鹅绒面具紧贴着她和我的面颊。透过面具的蕾丝，她伸出湿润而柔软的舌尖，舔了舔我的下巴。

“我没生气，”我说，“我只是很迷惑，也急着想帮你。”

出租车停了下来。街道两侧都是黑洞洞的窗户，四周环绕着锋利的碎玻璃条。惨淡的紫色路灯下映出几个衣衫褴褛的身影，他们正慢慢向我们走来。

司机咕哝着：“涡轮机出问题了，老弟。咱们抛锚啦。”他一动不动地缩在座位上，“真希望是在别处出毛病。”

我的同伴低声说道：“一般来说，五块钱就够了。”

她望着窗外渐渐聚集的人影，浑身抖个不停；我只好强忍怒火，照她说的做了。司机一言不发地接过钞票，然后发动引擎，又把手伸到窗外。我听到几枚硬币叮叮当当地落在人行道上。

同伴回到了我的怀抱，面具却冲着电视屏幕。高个子姑娘刚刚制服了双脚乱蹬的小泽克。

“我害怕极了。”她气喘吁吁地说。

原来天堂区的衰颓程度与地狱区不相上下；但它有一间带雨篷的酒吧，门口站着一个魁梧的门卫，身上的制服活像宇航员，色彩却十分俗艳。眼花缭乱之中，我倒觉得这一切还不错。我们下了车，刚好看到一位醉醺醺的老妪正沿着人行道走来，面具歪歪斜斜。走在我们前面的夫妇扭过头去，从那张半遮半露的面孔上移开了目光，仿佛在海滩上看到了丑陋的躯体。我们跟在他们后面走进酒吧，我听到门卫说：“快走吧，老奶奶，把你的脸遮起来。”

酒吧里一切都十分昏暗，闪烁着蓝色的光晕。她之前曾说我们可以在这儿谈话，但我觉得这根本不可能。且不说无处不在的喷嚏和咳嗽声组成的大合唱（据说如今美国一半人都有过敏症），还有一支乐队以震耳欲聋的音量演奏着最新的机器音乐：一台电子作曲机随意选出一系列旋律，再由乐师们肆意掺入刺耳的个人风格。

大部分人坐在包厢里。乐队在吧台背后。乐队旁边的小舞台上，一个姑娘正翩然起舞，浑身脱得一丝不挂，只剩面具。酒吧幽暗的角落里聚着一小群男人，他们看都没看她一眼。

我们看了看墙上用金色字体印着的菜单，按下按钮，点了一份鸡胸肉、一份炸虾和两杯苏格兰威士忌。过了一会儿，上菜铃响了。我打开闪烁的控制面板，拿出了我们的饮品。

酒吧角落里那伙人起身鱼贯而出，走向门口前先扫视了一遍整个房间。我的同伴刚刚脱下外套。他们的目光在我们的包厢里滞留了片刻。我注意到他们总共有三个人。

乐队用嚎叫般的演奏刺激着舞女。我递给同伴一根吸管，我们各自抿了一口威士忌。

“你有事想让我帮忙？”我说，“顺便说一句，我觉得你很可爱。”

她匆匆点头表示感谢，然后环顾四周，倾身向前，“我要是想去英国，难不难？”

“不难。”我有些惊讶地回答，“只要你有美国护照。”

“弄到护照难不难？”

“挺难的，”我说。她所知甚少，这令我十分惊诧，“你的国家不希望国民出国旅行，虽然还不像俄国那么严格。”

“英国领事馆能帮我搞到护照吗？”

“这通常不是他们的……”

“你能吗？”

我意识到有人在观察我们，一个男人和两个姑娘停在我们的桌子对面。那两个姑娘身材高挑，戴着闪闪发亮的金属面具，活像两头母狼。男人得意扬扬地站在他们中间，像是一只后腿直立的狐狸。

我的同伴看都没看他们一眼，但她坐直了身子。我注意到其中一个姑娘前臂上有一块不小的黄色瘀肿。过了一会儿，他们走进了笼罩在阴影中的一个包厢。

“你认识他们？”我问道。她没有回答。我喝完了杯中的酒。“我不敢肯定你会喜欢英国，”我说，“那儿非常朴素，跟美国的悲惨之处毫不相同。”

她再次靠过来，“但我必须离开。”她低声说。

“为什么？”我愈发不耐烦了。

“因为我非常害怕。”

铃声响起。我打开面板，把炸虾递给她。我的鸡胸肉上洒着杏仁、大豆和生姜的混合酱汁，热气腾腾，鲜美无比。但加热菜肴的微波炉一定出了什么毛病，因为我第一口咬下去，就在肉里咬到了一颗冰粒。这些娇气的机器需要经常检查维修，但技师却没那么多。

我放下叉子。“你到底在害怕什么？”我问她。

这一回，她的面具没有从我面前移开。我等待着，感觉到她那无以名状的恐惧慢慢积聚起来。窗外黑暗的穹窿下，一个个小小的黑色身影聚作一团，汇集在纽约那散发着放射性的地带，慢慢渗入紫色夜空的边缘。我感到内心涌起一阵突如其来的同情，渴望保护坐在我对面的姑娘。这种温情脉脉的感受与出租车中的心猿意马融汇在一起。

“一切。”她最后回答道。

我点点头，碰了碰她的手。

“我害怕月亮。”她开口说道，声音梦幻而冷淡，与刚才在出租车中时一样，“每当看到月亮，我都会联想到导弹。”

“英国的月亮也是同一个啊。”我提醒她。

“但它不再是英国的月亮了。它是我们的月亮，也是俄国人的月亮。已经与你们无关了。”

“噢，还有，”她微微抬起面具，“我害怕汽车、黑帮、孤独和地狱区。我害怕对摘下面具的渴望。还有——”她顿了顿，“我害怕摔跤手。”

“是吗？”过了一会儿，我柔声问道。

她的面具靠近了几分。“你知道摔跤手的事吗？”她语速很快，“我是说跟女人摔跤的那些。你知道的，他们经常输比赛。每当那时，他们就得找个姑娘来排遣失意。一个柔弱的、温柔的、恐惧万分的姑娘。他们得靠这么做才能保持自己身为男人的尊严。其他男人不想让他们跟姑娘待在一起。其他男人只想看他们跟女人摔跤、成为英雄。但他们必须得有个姑娘。对那个姑娘来说，这真是太可怕了。”

我用力捏了捏她的手指，仿佛能够把勇气传递给她——如果我有足够的勇气。“我想我能帮你去英国。”我说。

桌面上投下一片阴影，滞留不去。我抬起头，看到刚才待在酒吧深处的三个人。正是我在轿车里看到的面孔。他们穿着黑色的运动衫和紧身裤，如同瘾君子一样面无表情。其中两人站在我身旁，另外一个则逼近了对面的姑娘。

“滚一边儿去，小子。”他们对我说。我听到另一个人对姑娘说：“咱们来摔一跤，小妹妹。你想怎么玩？柔道、拳击还是决斗？”

我站起身来。英国人总是会莫名遭到粗暴对待，所以我也有所准备。然而就在这时，那个狐狸般的男人像芭蕾明星般几步滑上前来。其他三个人的反应让我大为惊讶：他们突然变得十分尴尬。

他朝他们微微一笑，“你们可别想凭这点儿滑头就把我的心头肉抢走。”

“别误会，泽克。”其中一个人辩解道。

“要不是你们挑事儿，我怎么可能误会呢。”他说，“她告诉我你们今天下午想干什么了。这可让我不大高兴。滚开！”

他们跌跌撞撞地向后退去。“咱们走吧。”其中一个人大声说着，他们转过身去，“我知道一个地方，那儿有裸体拼刀子的表演。”

泽克哈哈大笑，像是在唱歌一般，然后坐在了我的同伴身旁。

她微微缩了缩身子。我收回双脚，身子向前靠去。

“你这位朋友是谁，宝贝儿？”他问道，看也没看她一眼。

她做了个手势，把问题推给我。我告诉了他。

“英国人。”他注意到了，“她是不是请你帮忙逃出这个国家？还有护照，对不对？”他愉快地笑了，“她最喜欢动身逃走了，是不是，宝贝儿？”他的小手捏住她的手腕，手指绷紧，肌肉隆起，似乎准备攥紧拳头将它扭断。

“嘿，”我不客气地说，“我很感谢你赶走了那群流氓，但是——”

“别谢我，”他说，“只要他们没开车，就没什么危险。一个受过训练的十四岁姑娘就能把他们其中随便哪个打个狗啃泥。就连西达也行，要是她接受训练的话……”他转向她，松开她的手腕，手指移向她的头发抚弄着，让一缕缕金发从指缝间垂下，“宝贝儿，你知道我今天晚上输了吧？”他温柔地说。

我站起身来。“走吧。”我对她说，“咱们离开这儿。”

她只是坐在原地，我无法分辨她是否在发抖。我试图透过面具，从她的目光中看出些许暗示。

“我会带你走。”我对她说，“我能做到。我真的可以。”

他冲我微笑着。“她很愿意跟你走。”他说，“是不是，宝贝儿？”

“你到底愿不愿意？”我对她说。她仍然沉默地坐在原处。

他缓缓将手指缠进她的发丝。

“听着，你这个混蛋！”我声色俱厉，“把你的脏手从她身上拿开。”

他从椅子上站起身来，仿佛一条毒蛇。我不是拳击手。我只知道，我愈是害怕，出手就愈狠也愈准。第一拳，我运气不错。但就在他挣扎着还击的时候，我感到脸颊被人狠狠抽中，四道伤口疼痛不已。我伸手捂住脸，摸到了她那匕首般锋利的指套滑伤的四处伤口。温热的鲜血涌了出来。

她看也没看我一眼。她冲小泽克弯下腰去，面具紧紧贴在他的脸颊上，口中柔声低吟："乖，乖，别生气了，待会儿你揍我一顿好啦。"

四周人声喧嚣，却无人靠近。我侧身向前，一把扯下了她脸上的面具。

真不知为什么，我竟没有预料到她的模样。那是张苍白的面孔，没有化妆。我想既然戴着面具，自然也就无需化妆了。她的眉毛凌乱不齐，双唇布满裂纹。但若说到总体印象，说到那张脸上蜿蜒蠕动的表情——

你是否曾从潮湿的土地上搬开过一块石头？是否看到过那又黏又滑的、白花花的蛆虫？

我低头看着她，她也仰头望着我。"是啊，你吓坏了，是不是？"我刻薄地讽刺道，"你害怕这场夜夜上演的戏码，是不是？你可真是要吓死了！"

我径自走出酒吧，没入紫色的夜幕，一只手依然捂着鲜血直流的脸颊。没人阻拦我，就连那几位摔跤手姑娘也没敢动弹。我真希望此时此刻能从衬衫下面撕一片胶卷做个测试，然后发现自己已经遭受了过量辐射；如此一来，我就能提出申请：越过哈德逊河，南下新泽西，穿过原子弹爆炸后的放射区域，一路抵达桑迪岬，在那里等待锈迹斑斑的轮船载我远涉重洋，返回英格兰。

【完】

（原载于《献给阿尔吉侬的花束》）

# 寻找圣阿奎那

安东尼·布彻

安东尼·布彻（Anthony Boucher，1911-1968），美国科幻、推理小说作家及评论家，著名编纂家，三届非小说类艾伦坡大奖，两届编辑类的雨果奖得主。安东尼·布彻毫无疑问是通俗小说史中横跨科幻、推理两大文学的“文艺复兴”般的全才，并且是推理小说评论史上影响力最大、最重要的评论家。他还是一位独具慧眼的伯乐，经常跟与阿加莎并称“推理小说黄金三巨头”的艾勒里·奎因、约翰·迪克森·卡尔讨论侦探小说的创作。全世界最重量级的犯罪推理小说奖项“安东尼奖”就以他命名。

罗马主教、天主教会领袖、基督在世的代表——简而言之，教皇——将一只蟑螂从污迹斑斑的桌面上拂去，又抿了一口红酒，而后继续说道：

“从某些方面来看，托马斯，”他微微一笑，“尽管弥撒过后，我们仍会为过去的自由和繁荣而祈祷，但比起极盛时期，如今的我们却更加强大。我们知道，地下教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十分虔诚。他们皈依圣母教会，因为他们深信上帝为父，人皆弟兄——而不是为了政治前途、社会野心和商业合同。”

“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

托马斯低声念诵着圣约翰的教诲。

教皇点点头，“从某个角度来看，我们都因基督而重生。但我们的人太少了，就算把那些虽信仰不同但同样承认神之存在的宗教——路德教、道教、佛教和摩门教——全部计算在内，也还是寥寥无几。太多人终其一生也未能聆听真理的布道，反而相信自命不凡的科技独裁政府。这就是为什么，托马斯，你必须进行此番寻

找。”

“可是教皇陛下，”托马斯提出疑问，“如果上帝的言语与爱都无法令他们皈依我教，圣人与神迹又怎能做到？”

“我依稀记得，”教皇喃喃低语，“上帝唯一的爱子也曾提出过相似的异议。但无论人性看似何等的不合逻辑，它终究是上帝的创造，我们必须迎合它。如果神迹与预兆能够指引灵魂相信上帝，那么无论如何，我们也要找到神迹与预兆。为达到这一目的，还有什么比传说中的阿奎那更合适呢？去吧，托马斯。别太纠缠于细枝末节的疑虑，准备好启程吧。”

教皇推开门，走进了隔壁房间。托马斯皱着眉头，紧随他的脚步。法定时间已过，旅店大厅空无一人。皮肤黝黑的旅店老板从瞌睡中惊醒，跪下来亲吻教皇伸出的手上戴着的戒指。他站起身来，在胸前划了个十字，与此同时胆战心惊地四处张望，生怕被忠诚监察员发现。他无声地指了指后面的门，两位教士走了出去。

西边，海浪温柔地拍打着小渔村的滩涂；南边，繁星熠熠生辉；北边，持久的辐射令星辰显得略为黯淡——那里过去曾是旧金山。

“这是你的战马。”教皇说着，仿佛语带笑意。

“战马？”

“现在的我们或许像古代的教会一样贫穷且饱受迫害，但我们还是能从残暴的统治者手中偶尔谋得些好处。我为你准备了一台机器驴，是一位著名的科技独裁者赠送的，他像尼哥底母一样善于秘密行事——他是一位地下教徒，而指引他入教的，正是你要寻找的阿奎那。”

看上去像一堆普普通通的木材，盖着防雨毡布。托马斯掀开毡布，盯着那功能齐全的机器驴的光滑外形，思考了片刻。随即，露出微笑，将自己不多的行李装备丢进车筐，爬上了泡沫车座。星光足够明亮，他能够细细查看地图上的坐标，并将数据输入电子控制系统。

此时此刻，寂静的夜空里回荡着拉丁文的低声细语，教皇将手悬在托马斯头上，做出古老的祈福手势。随后，他伸出手，让托马斯亲吻上面的戒指，最后与这位此生可能再也无缘相见的人握手作别。

托马斯启动机器驴，再次回头看了一眼。教皇谨慎地摘下了戒指，藏在掏空的鞋跟里。

托马斯的目光扫过天穹。至少在那里，仍可以公然为上帝的荣耀燃起点点烛光。

托马斯以前从未骑过机器驴，但在科学技术的能力范围之内，他仍愿意相信它的造物。几英里后，他确信机器驴的各个部分都运转良好。他安装好泡沫座椅靠背，做过晚祷（仅凭记忆，持有祈祷经文可能会被判处死刑），然后睡了过去。

他醒来时，机器驴正走在湾区东边的荒郊野外。在泡沫座椅和靠背的怀抱里，他睡了几年来最香的一觉，他花了些力气才克服了对科技独裁者及其物质享受的嫉妒。

他做了晨祷，吃了顿简单的早餐，然后第一次在阳光下仔细检查他的机器驴。他十分欣赏它惊人的速度和伸缩腿的设计，毕竟现在道路都年久失修，最好的地方也像乡间小径一般崎岖不平。如果路面情况允许，它还可以放下侧轮。最重要的是那光滑的黑色舱体，里面装载着电子脑，其中存储着与各种目标相关的不计其数的命令与数据，并能在分析数据后独立做出决定，找到完成命令的方法。有了电子脑，这台车子就不再像一头牲畜（例如他的救世主曾骑过的驴子），也不再是简单的机器（例如他的曾曾曾祖父开的吉普车），而是一个智能机器人……机器驴。

“喂，”一个声音响起，“你觉得旅程怎么样。”

托马斯环顾四周。这里一片荒凉，寸草不生，空无一人。

“喂，”那个声音语调平平地继续说道，“难道牧师们在听到别人礼貌地提问的时候都不懂得回答吗。”

这个问题并没有问句的语调。事实上完全没有语调可言——每个音节都毫无生气、波澜不惊。听起来很古怪，很机械……

托马斯盯着黑色的电子脑："你在跟我说话？"他问机器驴。

"哈哈，"那个声音像是在模仿笑声，"你很惊讶吧。"

"不知怎的，"托马斯承认道，"我以为只有图书馆信息服务部的那种机器人才会说话。"

"我是新型号，专门设计用来与长途跋涉的旅行者对话逗乐的。"智能车说话不喘气，好像所有词组一股脑儿从它那二进制的神经元里涌了出来。

"呃，"托马斯简单地说，"新的奇迹真是层出不穷啊。"

"我不是什么奇迹，我只是个简简单单的机器人。你不太了解机器人是不是。"

"我得承认，我从来没仔细研究过这个领域。我还得说，机器人这个概念让我有些震惊。就好像人类已经自大地赋予了自己——"托马斯突然顿住了。

"不要害怕。"声音继续平稳地说道，"你可以自由地讲话。所有关于你的使命与任务的数据都已经喂给我了，这是必须的，否则我可能会不慎出卖你。"

托马斯笑了，"你知道吗，也许这挺有趣的——除了忏悔之外，身边还能有人聊聊天，又无需担心背叛。"

"有'人'，"智能车重复道，"陷入异教徒的思维方式难道不是一种危险吗。"

"说实话，搞清楚该怎么看待你确实有点困难——你能讲话、能思考，但却没有灵魂。"

"你确定吗？"

"我当然确定——你是否介意，"托马斯问道，"我们暂时停止谈话？我需要冥想一阵子，好适应现在的状况。"

"我不介意，我从来不介意，我只会服从。也就是说我有意识，

他们喂给我的语言库非常令人迷惑。”

“如果我们会在一起很久，”托马斯说，“我会试着教你拉丁文，我想你可能更喜欢那种语言。现在，请让我进行冥想吧。”

智能机器驴正自动转向东边，好躲开第一粒子回旋加速器造成的永久辐射。托马斯拨弄着自己的外套，十颗小纽扣和一颗大纽扣组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独特的风格，这比随身携带玫瑰念珠要安全得多。幸运的是，忠诚监察员还未发现这种服装风格的真实用途。

《荣福奥迹》似乎很适合他在这次历险中可能发现的神迹，但他却无法将精神集中在奥迹之上。他一边喃喃念诵经文，一边心想：

如果先知巴兰受他的驴子感召而改宗，我当然也可能因为机器驴而改变信仰。巴兰的故事一直令我困惑。他不是以色列人，而是摩押人。他们崇拜太阳神，并且当时正在与以色列交战，然而他却成为了上帝的先知。他原本被派去诅咒以色列人，最后却为他们送去了祝福。谁知最后，当以色列人战胜了摩押人，他们反而杀死了巴兰。整个故事毫无逻辑，也没有道德可言。它仿佛在告诉我们，神的计划中有一部分永远无法为人类所理解……

他坐在泡沫坐垫上，脑袋一顿一顿。这时，机器驴突然来了个急刹车——出现了未囊括在之前计算中的新的外部数据，而它迅速做出了调整。托马斯眨眨眼睛，看到一个彪形大汉正居高临下地盯着自己。

“一里路开外就是居民区了，”那人喊道，“如果你要去那儿，出示你的通行证。如果你没打算去那儿，就赶快掉头离开这里。”

托马斯注意到，他们的确已经来到了可以称之为“道路”的地方，机器驴也放下了侧轮，收起了伸缩腿。“我们——”他刚一开口，就立刻改口道，“我不是要去那儿，只是要去山里。我们——我会掉头的。”

彪形大汉咕哝了一句，刚想转身，路旁一座简易小棚里传来一个声音："嘿，乔！记得检查机器驴！"

乔转过身来，"没错。传言说，有几台机器驴让基督徒弄到手啦。"他冲尘土飞扬的路面上啐了一口，"你最好能给我看看所有权证书。"

托马斯不禁对教皇口中那位不知名的尼哥底母的动机产生了疑虑，因为他并没有拿到这种证书。但他还是假装翻找了一番：先是右手抵着额头扮作思考，然后在胸口摸索，接着摸向左肩，最后是右肩。

警卫漫不经心地望着他划出秘密的十字，然后低下了头。托马斯顺着他的目光望向路面，发现警卫用笨重的右脚在尘土中划出了两道曲线，像是儿童简笔画中的鱼——地下基督徒用这种图案作为信仰的暗号。警卫随即用脚跟抹去了图案，然后冲没露面的同伴喊道："没问题，弗雷德！"又加了一句，"走吧，先生。"

机器驴等到他们走出警卫的听力范围，才开口说道："聪明极了，你肯定能当好秘密特工。"

"你怎么能看到发生的事？"托马斯问，"你又没有眼睛。"

"利用改装的超心灵模块。更有效率。"

"那么……"托马斯犹豫了片刻，"这是不是说，你能读出我的思想？"

"只有一点点。别担心了，我对读到的东西并无兴趣，都是些毫无意义的想法。"

"谢谢你啊。"托马斯说。

"相信上帝，啊呸（这是托马斯第一次听到有人读出"上帝"这个词的正确发音）。我的意识建立在完美的逻辑基础之上，因此不可能犯下这种错误。"

"我有个朋友，"托马斯微笑着说，"也是永远不会犯错的。但只是在某些时候，那是因为上帝与他同在。"

“人类不可能永不犯错。”

“也就是说，”托马斯突然觉得自己有点像那位教授他哲学的耶稣会老教士，“不完美能够创造完美？”

“不要诡辩。”机器驴说，“比起你自己的信仰——完美的上帝创造了不完美的人类——这也没什么荒谬的。”

托马斯真希望自己的老教师在场，好回答这个问题。与此同时，他也感到一丝安慰：机器驴的反驳并没回答他的质疑。“真不敢相信，”他说，“这句话居然是‘与长途跋涉的旅人聊天取乐’的脑袋说出来的。咱们先搁置争议，请你告诉我，机器人究竟有没有信仰？”

“喂给我们什么我们就相信什么。”

“但你的意识怎么工作？它一定会进化出自己的观念吧？”

“有时会的，但有时由于喂给我们的数据不完美，也可能会发展出非常奇怪的想法。我听说有个机器人待在与世隔绝的空间站里，他信仰机器人的上帝，而不肯相信自己是人类创造的。”

“我猜，”托马斯沉思道，“他一定争辩说，他不可能是根据人类的形象创造的。我很高兴，我们——至少是他们那些科技独裁者——明智地制造了不同类型的机器人，比如你。每种机器人都根据功能来设计外形，而不是尝试复制人类自身。”

“这不合逻辑。”机器驴说，“人类是一种多用途的机器但其设计却不能完美地实现任何一种单一用途。然而我曾听说……”

它突然住口了。

也就是说，就连机器人也有梦，托马斯心想。曾经存在一个机器人，依照他的创造者——人类——的模样而制成。从这个念头出发，可以发展出一整套机器人神学……

托马斯突然意识到自己又打了个瞌睡，然后再次因急刹车而醒了过来。他环顾四周。他们在山脚下——想必就是地图上的那座山。它许久之前曾被命名为“魔鬼山”，但如今已经成为圣地。举目

可及之处，一个人也没有。

“好吧。”机器驴说，“现在我真是风尘仆仆历尽沧桑了。我会告诉你怎么调整我的里程记录表。现在你可以吃顿晚饭、睡个好觉然后我们就可以回去了。”

托马斯大吃一惊，“可是我的任务是找到阿奎那。你可以继续走，我睡得着。你不需要休息吧？”他又善解人意地补充了一句。

“当然不需要，但你的任务是什么。”

“寻找阿奎那，”托马斯耐心地重复道，“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说？——喂给你多少细节，但教皇陛下曾接到报告，一位圣徒多年前曾住在这片区域——”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机器驴说，“教皇的逻辑是所有听说过他事迹的人都皈依基督教了，我真希望我也在场可以插一两句嘴，而自从他死后他的秘密墓穴就成为朝圣之地，同时这里也发生了许多神迹，而其中最神奇最圣洁的一个征兆就是他的尸体一直没有腐烂朽坏。于是在当下这个时代你们需要向民众展示神迹和预兆。”

托马斯皱起眉头。不知怎的，这一切用那死气沉沉的非人类语调说出来，就显得格外不敬和做作。当教皇谈到阿奎那时，你会感受到上帝派来人间的使者是多么神圣可敬——能言善辩的圣约翰·克里索斯托，富有说服力的圣托马斯·阿奎那，以及写出美妙诗句的圣十架约翰……肉体的神迹即使在圣人身上也极少发生，遑论超自然的血肉不朽现象……

“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

可是被机器驴这么一说，一切就变成了一场廉价的骗局，就像哗众取宠的卡蒂夫巨人。

机器驴再度开口：“你的任务不是找到阿奎那，而是报告说你找到了他。然后你那位偶尔绝不犯错的朋友就能合情合理、且不违

背良心地将他封为圣徒，并宣告这是一个崭新的神迹。许多人会因此皈依信教，基督教信仰的势力也会大大加强。在这段艰辛的朝圣之路上没有人会跟随你前来，发现阿奎那其实与上帝一样不知其踪。”

“信仰不能以谎言为基石。”托马斯说。

“不能。”机器驴说，“我的意思不是不能句号而是不能问号。我想用问句来表达讽刺，这个语言系统的问题肯定能解决，要知道那位完美的……”

他的话音再次戛然而止。但没等托马斯开口，他又继续说道：“这真的重要吗，只要小小的谎言能够引领人们加入教会，他们之后总会相信那些你如今深信不疑的东西。你需要的只是报告，而不是真正的发现。这任务挺舒服的，如果我是你肯定早就厌倦了长途跋涉，这太累了。你现在肌肉酸痛，因为一直维持很不自然的姿势，就算我极力避免也难免偶尔颠簸，随着我们走上山路我将不得不调整伸缩腿的长度来适应坡度，而不是它们之间的正常比例。你会发现接下来的旅途比之前那段路还要痛苦得多。你一直没有打断我的话，这说明你也表示同意对不对。你知道的，现在最理智的做法就是在这里躺在地上好好睡一觉，明天一早就开始回程或者干脆在这里休息两天，好让时间显得更可信。然后你就可以写一份报告说——”

托马斯昏昏欲睡的脑海中默念起三个名字：“耶稣、玛丽、约瑟夫！”通过念诵，他渐渐捕捉到一丝清醒的意识：这语调平平的声音其实最适合催眠。

“撒旦退散！”托马斯大声喊道，然后又加了一句：“上山。这是命令，你必须服从。”

“我服从。”机器驴说，“但在那之前你还说了什么。”

“对不起，”托马斯说，“我得开始教你拉丁语了。”

山间有个小小的村子，小到不值得派警卫设立关卡，但村里仍有类似客栈的设施。

托马斯爬下机器驴，他开始切实体会到它之前提到的“肌肉酸痛”，但极力不表现出来。他才不想给那“改装的超心灵模块”一个机会宣称“我早就告诉你了”。

客栈老板娘显然是火星人和美国人的混血，高度发达的火星胸膛加上高度发达的美国乳房，令人叹为观止。她对陌生人露出最殷勤的笑容，热情地讲了好多他没有问到的琐事。她的待客之道也格外周到，不仅立刻端上了餐点，而且巨细无遗地告诉托马斯村子里的各种消息。

然而，当托马斯将两把餐刀交叉叠放成“X”形，她却毫无反应。

早餐过后，托马斯舒展了一下四肢，眼前浮现出她的胸部和乳房——当然了，想到这个只是因为这是她血统的独特象征。这是多么明显的征兆啊，神圣的主如此眷顾他的子民，就连远隔天涯的两个不同星球的种族，都能够共同繁衍后代！

然而，另外一个事实是，这两个种族的混血儿——例如这女孩——与两个种族都无法再生育后代。有些臭名昭著的星际商人甚至利用这一现象来牟取暴利。这又如何能彰显上帝的神圣计划呢？

托马斯惶恐地提醒自己，他还没有做晨祷。

傍晚时分，托马斯来到停在客栈门前的机器驴身旁。尽管他并未期待在短短一天里能有多少收获，却仍然感到莫名其妙地沮丧。神迹似乎应该发生得更快一些。

他了解这些陈腐的村落，这里的村民要么对科技独裁政府毫无用处，要么对其满心憎恶。科技高度发展的独裁帝国在三个行星上都只占据了几个大都会中心，它们分散在太空港附近。其他地方大多是荒无人烟的地带，但有些游民、弱智和愤世嫉俗者们聚集在原始村落中，过着仿佛一千年前的生活。这些小村子坐落在格外荒

凉的地方，有时一年也见不到一个忠诚监察员——但是，只要村子里发生了预料之外的科技进步，监察员就会立刻蜂拥而至，仿佛存在某种神秘的消息来源（托马斯不禁再次想到了“改装的超心灵模块”）。

他与村子里的白痴、懒汉以及愤世嫉俗的聪明人聊了一整天，但没有一个人对他的宗教暗示有所回应，因此，他根本不敢问出阿奎那的名字。

“运气如何。”机器驴说，然后加了一句，“问号。”

“我不知道你该不该在光天化日之下跟我说话，”托马斯怒气冲冲地说，“我怀疑他们根本没听说过会说话的机器人。”

“那他们也该长长见识了，但如果这让你难堪的话你可以命令我停止。”

“我累了，”托马斯说，“累得没力气难堪了。至于你的问题，答案是，不好。运气糟透了。感叹号！”

“那么我们今晚就回去吧。”机器驴说。

“我希望你的意思是问号。答案是，”托马斯犹豫了片刻，“不行。我想我们无论如何都得过一夜。一般来说，人们喜欢晚上聚集在客栈里。也许我能有所收获。”

“哈。哈。”机器驴说。

“那是笑声吗？”托马斯问。

“我想表达我已经听懂了你那句幽默的双关语。”

“双关语？”

“我自己也想到了。那个老板娘以人类眼光来看非常漂亮，很值得让你‘收获’一番。”

“喂，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你知道我是个——”他顿住了。在这里说出“牧师”这个词可不太明智。

“你也很清楚神职人员的独身主义只是一种规矩而并非教义。在你们教皇的统治下，拜占庭和英国等其他教派的牧师也无需立

下独身的誓言。即使在你所归属的罗马教派内部在历史上的某些时期里，连最高层的神职人员也不把这种誓言当回事。你累了，你的身体和精神都需要休息，你需要舒适和温暖。《以赛亚书》中不是这么写的吗，‘与她一同乐上加乐，在她安慰的怀中喫奶得饱’还有——”

“见鬼！”托马斯突然爆发，“赶快住嘴，要不然你接下来就要引用《雅歌》了。我得告诉你，那只是个寓言，描述的是耶稣对教会的爱，至少他们在神学院里是这么告诉我的。”

“看到了吧，身为人类你是多么脆弱。”机器驴说，“我一个机器人都能让你开口骂出亵渎的话。”

“非也，”托马斯洋洋得意地说，“我说的是‘见鬼’，我可没有随便拿主的名讳来咒骂。”他走进客栈，油然而生一种短暂的自豪……然而，机器驴被“喂食”的数据的种类和范畴令他感到十分困惑。

那一夜过后，托马斯再也无法清楚地回忆起究竟发生了什么。

毫无疑问是因为他满腔怒意——因为那头机器驴，因为他的任务，还有他自己——结果他喝光了客栈里所有的当地红酒。毫无疑问是因为他早已精疲力竭，才会毫无征兆地突然醉倒。

他只有些零散的记忆碎片。某一时刻，他将一杯酒打翻在自己身上，还心想：“多亏现在禁止了牧师袍，没人知道我的身份，要不然就糗大了！”下一时刻，他听到一首露骨挑逗的色情歌谣，名叫《两个人的太空服》。紧接着，他打断了歌手，自己大声用拉丁语唱起了《雅歌》。

他无法确定这些记忆究竟是真实还是想象。他仿佛仍能品尝到一张温暖的小嘴，感觉到自己的手指在那火星加美国的混血肌肤上摸索。但他无法确定，这究竟是真实的记忆，还是亚斯他录开始侵蚀他的梦境。

他也无法确定，他究竟对谁做了什么暗示，究竟做得有多大

胆、多鲁莽，竟引起了一声愉悦的尖叫："上帝养的基督狗！"他只记得自己当时暗暗称奇：没想到这些坚决不信主的家伙在骂人时还要把上帝牵扯进来。紧接着，折磨开始了。

他永远无法得知究竟是否有人吻过他的嘴唇，但毫无疑问，他肯定被无数硬邦邦的拳头揍过。他永远无法得知自己的手指是否摸到了乳房，但毫无疑问，它们肯定被沉重的鞋跟踩过。他记得一张狂笑的脸，脸的主人挥舞着一把断了两条腿的椅子。他记得另一张脸上淌着红酒，旁边悬空飞起一个酒瓶。他记得酒瓶旋转落地时反射出的烛光。

接下来，他的记忆中只剩下阴沟、清晨和寒冷。冷得刺骨，因为他一丝不挂，皮也差不多没了一半。他动弹不得，只能躺在原地看着。

他看到人们来来往往。昨天他还曾与他们交谈，当时这些人都很友善。他看到他们的目光从他身上掠过，而后迅速挪开。他看到客栈老板娘走过，她连看都没看他一眼，她知道沟里躺着什么。

目力可及之处不见机器驴的影子。他试图投射自己的思想，绝望地寄希望于超心灵模块。

一个托马斯未曾见过的人走了过来，手指拨弄着外套扣子，上面有十颗小纽扣和一颗大纽扣。他的嘴唇无声地动着。

他望了一眼阴沟，而后停下脚步，打量着托马斯。不远处传来响亮的笑声。

基督徒匆匆走开了，口中仍然虔诚地念诵着纽扣玫瑰经。

托马斯闭上了眼睛。

再次睁开眼睛时，他发现自己躺在一间干净的小屋里。他的目光落在粗糙的木头墙壁上，又落在身上裹着的粗糙但干净温暖的毯子上。最后，他看到一张黝黑的脸正微笑着望着自己。

"感觉好点了？"一个沉静的声音说道，"我知道，你想问'我在

哪儿？'但你又怕这么问太傻。你在客栈里，这是唯一还不错的房间。”

“我付不起——”托马斯开口说道。然后他记起来，自己已经一文不名。在他被人剥个精光的时候，就连为数不多的紧急信用点也丢失了。

“没关系，暂时由我来付钱。”那个沉静的声音说道，“你想吃点东西吗？”

“有鱼吃就好了。”托马斯说……然后立刻睡着了。

他第二次醒来时，身旁有一杯热咖啡，他立刻发现这是真的。然后，那个沉静的声音带着歉意说道：“三明治，今天客栈里只有这个。”

吃到第二个三明治时，托马斯才有时间注意到它是湿地猪肉馅儿的，那是他最喜欢的肉类。他细嚼慢咽地吃完了第二个，正要伸手拿第三个，那个黝黑的男人说：“也许一次吃两个就够了，剩下的待会儿再吃吧。”

托马斯向盘子做了个手势，“你不吃一个吗？”

“不了，谢谢。这些都是湿地猪肉的。”

托马斯感到一阵困惑。金星出产的湿地猪是一种反刍动物，非偶蹄类。他试图回忆起之前曾读过的摩西饮食戒律。在《利未记》里，对不对？

黝黑男子顺着他的思绪说道：“不洁。”

“对不起，什么？”

“不符合犹太教教规。”

托马斯皱起眉头，“你向我承认你是个正统派犹太人？你怎么能信任我？你怎么知道我不是个监察员？”

“请相信我吧，我信任你。我带你来这儿的时候，你已经非常虚弱了。我让所有人都走开，因为我不信任他们，不想让他们听到你说的话……神父。”他最后轻声说道。

托马斯几乎说不出话，“我……我不值得你这么做。我喝得烂醉，让我自己和我的教派都为此蒙羞。我躺在沟里时甚至没有想到祈祷。我竟将所有信任寄托在……上帝帮帮我吧……寄托在一头机器驴的改装超心灵模块上！”

“上帝的确帮了你，”犹太人提醒他，“至少他允许我帮了你。”

“他们都冷漠地走过，”托马斯抱怨道，“甚至还有一个正在念玫瑰经的家伙，就连他也径直走了过去。然后，你来了——善良的撒玛利亚人。

“相信我，”犹太人苦笑道，“我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是撒玛利亚人。现在，你该再睡一会儿。我会试着找到你的机器驴……还有另一件东西。”

托马斯还没来得及问他指的是什么，他就离开了房间。

那天稍晚些时候，那位犹太人——他的名字是亚伯拉罕——告诉他，机器驴正安全地待在客栈后面，免受风吹雨打。显然，它聪明得很，没有跟亚伯拉罕攀谈，以免吓到他。

但直到第二天，亚伯拉罕才告诉托马斯“另一件东西”的事。

“请相信我，神父，”他温和地说，“在照顾你的这段时间里，我已经非常了解你的身份了，以及你为什么在这里。这儿生活着几位基督徒，我们彼此相熟，也彼此信任。犹太人或许仍旧受人憎恨，但感谢上帝，信奉同一位神明的教徒们已经对我们消除了偏见。因此，我告诉了他们有关你的事。其中一个，”他露出了微笑，“当时满脸通红。”

“上帝已经宽恕了他，”托马斯说，“当时周围还有其他人——正是袭击我的人。我怎能指望他冒着生命危险来救我？”

“我似乎记得，这正是你的救世主曾期待的，但别这么挑剔啦。现在，他们知道了你的身份，所以想要帮助你。看，他们让我把这张地图给你。山路陡峭崎岖，你有机器驴真是太好了。他们只希望你能帮一个小忙：当你回来，请接受他们的告解，并举行一场弥撒。

附近有一个安全的山洞。”

“当然可以。你的那些朋友，他们告诉了你关于阿奎那的事？”

犹太人犹豫了许久，最后缓缓说道：“是的……”

“那么……”

“请相信我，朋友，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这看起来像是个神迹，因此能帮他们维持自己的信仰。至于我自己的信仰……它建立在有三千多年历史的诸多神迹之上。也许，如果我曾听到阿奎那本人布道……”

“你介不介意，”托马斯问道，“我用我信仰的方式为你祈祷？”

亚伯拉罕咧嘴一笑，“祈祷我身体健康吧，神父。”

托马斯爬上机器驴的坐垫时，尚未愈合的肋骨痛得撕心裂肺。机器驴耐心地站在原地，等待他将地图上的坐标“喂”到系统里。直到他们远离村落，它才开口说话。

“不管怎样。”它说，“现在你可以保证自己永远安全啦。”

“什么意思？”

“我们从山上下来后你马上去主动找一位监察员，告发那个犹太人。从此之后你会被记录在科技独裁政府的忠诚名单里，你自己教会的兄弟们一根汗毛也伤不到。”

托马斯嗤之以鼻，“你退步了，撒旦，这个主意一点诱惑力也没有。简直难以想象你竟然说出这种话。”

“关于乳房的事我可没说错吧。你的上帝曾说过‘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

“可是现在，”托马斯说，“我的肉体已经软弱过头了，一点欲望也挑逗不起来了。省省力气吧……不管你用的是不是力气。”

他们一言不发地爬着山路。地图中显示的路线蜿蜒复杂，令人迷惑，显然是为了故意避开监察员的耳目。

突然间，正摸着扣子念诵玫瑰经（那位曾见死不救的基督徒最

后把外套借给了他）的托马斯惊醒过来，惊呼一声“嘿！”——机器驴正直直地冲向一丛灌木。

“地图上是这么说的。”机器驴简单明了地说。

一时间，托马斯觉得自己像是童谣里那个跌进荆棘丛结果刺瞎了双眼的男人。可是紧接着，灌木丛不见了，他们正沿着一条湿润而狭窄的小路穿过嶙峋怪石，就连机器驴的伸缩腿也走得有几分困难。

最后，他们来到了一间石窟，大约四米高、十米宽。石窟中安放着一具粗糙的石头灵台，上面躺着一具不曾朽坏的尸体。

托马斯从坐垫上滑下来，因肋骨的剧痛而呻吟了几声。他双膝跪地，用无意义的吟唱表达对神的感激。他冲机器驴微微一笑，希望超心灵模块能够感应到那笑容里的怜悯和胜利。

然而，当他靠近那具尸体时，却不禁皱起了眉头。

“在古代的封圣仪式中，”他仿佛在自言自语，又仿佛在跟机器驴说话，“曾有一个环节叫作‘唱反调的恶魔’，目的在于对证据提出各种可能的质疑。”

“你自己肯定能扮演好这个角色，托马斯。”机器驴说。

“如果是我的话，”托马斯喃喃自语，“我会怀疑石窟的作用。某些洞穴具有独特的条件，能够让尸体木乃伊化……”

机器驴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到灵台旁。“这具尸体并没有木乃伊化。”他说，“别担心。”

“超心灵模块能让你知道这么多？”托马斯笑了。

“不。”机器驴说，“但我会让你知道为什么阿奎那不可能木乃伊化。”

他伸出铰链式的前腿，蹄子用力踩在尸体的手上。这亵渎圣物的行为令托马斯惊呼出声，但随即，他便呆呆地盯着那只被踩烂了的手。

没有血迹，没有防腐药液，也没有受损的肌肉。只有碎裂的皮

肤，和下面错综复杂的塑料管道与金属线路。

沉默无声无息地蔓延。最后，机器驴说：“你知道真相也是件好事。当然了，也只有你能知道。”

“一直以来，”托马斯震惊地说，“我追寻的圣人却只是属于你的梦想……那个拥有人类形态的完美机器人。”

“他的制造者死了，他的秘密也失传了。”机器驴说，“没关系我们会再次发现的。”

“毫无意义，都是泡影。这‘神迹’是由科技独裁者制造的。”

“阿奎那的死亡，”机器驴继续说道，“请将死亡一词放在引号里，因为他实际上是遭遇了机械故障却不敢自己修理，因为那意味着暴露真实身份。只有你才能知道这件事。当然啦，你的报告要这么写，你找到了阿奎那的尸体，它毫发无损也永远不会朽坏。这是实话，千真万确，只要没人关心全部的真相。让你那位永不犯错的朋友利用这份报告吧，你会发现他对你感激涕零，我敢保证。”

“圣灵啊，请赐我恩典与智慧。”托马斯喃喃低语。

“你的任务顺利完成了。我们现在回去吧，基督教会的势力会得到发展，你的上帝会得到许许多多新的信徒，在他不存在的耳旁每天哼唱赞美诗。”

“见鬼去吧！”托马斯大喊一声，“这是句货真价实的诅咒，要是你真的有灵魂能去见鬼的话。”

“你知道我没有，”机器驴说，“问号。”

“我知道你是什么。你是魔鬼的化身，潜行在这世上，寻找毁灭人类的机会。你是见不得光的诡计。你是功能齐全的机器人，经过专门的设计和‘喂养’用来诱惑我。你的那些数据资料统统都是魔鬼的家书。”

“不是为了诱惑你，”机器驴说，“也不是为了毁灭你，而是为了指引和拯救你。经过最精确的计算在未来二十年里，你有 51.5%的几率成为下一任教皇。如果我能教会你智慧，并指导你的行动，我

能将这一几率提高到 97.2%甚至接近百分之百。难道你不想看到教会以你期望的方式来管治吗，你知道你能做到的。如果报告任务失败，你就会失去你朋友的青睐，尽管你认为他绝大多数时候都不犯错。你会丧失特殊的地位与纽带，失去穿上主教红袍的机会，尽管在科技独裁政府的统治下，你可能永远也没机会穿，还有——”

“住口！”托马斯的脸色突然亮了起来，眼睛闪烁着超心灵模块之前从未探测到的光芒，“恰恰相反，你还不明白吗？这就是胜利！这就是最完美的发现！”

铰链式前腿碰了碰损坏的手，“这个。问号。”

“这是你的梦想，这是你眼中的完美。这种完美带来了什么？能够以完美的逻辑思考的大脑——全功能的大脑，不同于你那种单一功能的大脑。这个大脑知道它是由人类制造的，而它的逻辑思维系统令它相信人类是由上帝创造的。它认识到，它的职责归于制造了它的人类，而最终归于人类的造物主——上帝。它的职责是向人类布道，彰显上帝的荣耀。而它通过完美的逻辑思考做出了皈依宗教的决定！

“现在，我终于理解了阿奎那这个名字的含义。”他继续自言自语道，“我们都知道托马斯·阿奎那，天使博士，教会中的完美理性主义者。他的著作早已散佚，但总有一天，我们能在世上找到流传下来的版本。我们可以训练年轻人发展出他的逻辑思维模式，甚至更进一步。太久以来，我们只是寄希望于信仰本身，然而现在不再是信仰的时代。我们必须让理性为我们服务——而阿奎那的存在恰恰告诉我们，完美的理性只能通往上帝！”

“这么一来你就更有必要提升自己成为教皇的几率了，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你的计划。坐上来吧，咱们马上回去，在路上我会教你一些小伎俩，在某些时候能产生相当——”

“不。”托马斯说，“我不像圣保罗一样强大，不可能在陷入撒旦的诱惑之后仍能反抗他，带着自身的污点去荣耀主。不，我宁愿跟

随救世主祈祷，‘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我了解自己。我很软弱，摇摆不定，而你很聪明。走吧，我会自己找到回去的路。”

“你受伤了，你肋骨都断了现在还疼得要死。你自己肯定回不去，你需要我的帮助。如果你希望的话，你可以命令我闭嘴。对教会来说最重要的是你必须安全回去带着报告去见教皇，你不能把自己置于教会之上。”

“走开！”托马斯大声喊道，“回到尼哥底母……或者犹大那里！这是个命令。服从命令！”

“你该不会真觉得我的程序设定是服从你的命令吧，我会在村子里等你。如果你能走那么远你，会很高兴看到我的。”

机器驴迈着伸缩腿沿着石头小路走开了。当脚步声渐渐远去，托马斯跪在尸体旁。他没办法不将它视为“圣阿奎那·机器人”。

他的肋骨愈发痛得撕心裂肺，独自返回的旅程一定会无比艰辛……

他开始祈祷，那些词句如同焚香时萦绕的烟雾般氤氲模糊。但在他纷乱的思绪中，回响着该撒利亚腓立比那位癫痫患儿父亲的声音：

“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

# 表面张力

詹姆斯·布利什

*詹姆斯·布利什（James Benjamin Blish, 1921–1975），美国著名科幻作家、评论家。中学时加入著名科幻迷社团“月球居民”（艾萨克·阿西莫夫也是该社团成员之一）。1958 年，布利什的长篇小说《事关良心》获得雨果奖（该作于 2004 年再获雨果回顾奖）。作为科幻“黄金时代”的象征之一，詹姆斯·布利什的作品带有强烈的进取精神和科技人文精神。翻开他的小说，我们将重温“黄金时代”的激情。*

查特威克斯博士在显微镜前鼓捣了好久，留下拉文图拉独自无事可做，只好盯着海卓特星死气沉沉的风景发呆。应该叫水景才对，他心想。这片新世界只展露出一块小小的三角地，位于无边无际的大洋中心，就连这块三角地也绝大部分被沼泽覆盖。

播种飞船的残骸七零八落地摊在海卓特星唯一可见的石头上，整块石头的海拔达到了惊人的二十一尺。居高临下，拉文图拉的目光能越过一片平缓的沼泽地，眺望到四十英里开外的地平线。鲸鱼座天仓五的红色光芒闪耀在不计其数的小型湖泊、池塘、水坑和泥潭上空，让整片水汪汪的平原看起来像是缟玛瑙与红宝石拼成的马赛克。

“要是我有宗教信仰，”飞行员突然说道，“我会把这当成神的复仇。”

查特威克斯说：“嗯？”

“就好像夜郎自大才是我们坠毁的原因。这个词用得对吗，用来形容傲慢与僭越？”

“是吗？”查特威克斯说着，终于抬头看了他一眼，“我现在可

没感受到心头涌起的傲慢。你呢？”

“我并不对自己的驾驶技术感到骄傲。”拉文图拉承认道，“但那不是我的意思。我思考的是我们究竟为什么来到这里。人类是多么狂妄自大，才会以为自己能在整个银河系播种人类——至少是类似人类的东西？更狂妄的是这份工作——带上所有装备，在一个个星球间穿梭，将人类改造得适合每一颗星球。”

“我想也是，”查特威克斯说，“但穿梭在银河系旋臂中的播种飞船有几百艘，我们只是其中之一。所以我很怀疑为什么神明会专门挑中我们，好像我们犯下了什么了不起的罪过。”他干涩地一笑，“如果这是真的，或许他们该把数控电话留给我们，这样殖民议会就能听说我们的教训了。除此之外，保罗，我们只是在尝试生产适合类地行星环境的人类，仅此而已。我们已经够理智了——也许你更想用人性化这个词——谁都知道，我们没法将人类改造得适应木星或天仓五的生态环境。”

“不管怎么说，咱们已经在这儿了。”拉文图拉凄凉地说，“也走不了啦。菲尔告诉我，就连生殖细胞库也毁了，所以咱们也不能用平时的法子在这里播种了。咱们被丢在了一个死寂的世界，却妄想去适应它。生物改造又能做什么？让我们长出鳍来吗？”

“不，”查特威克斯平静地说，“咱们两个和其他幸存者都会死去，保罗。生物改造技术并不能直接改变身体形态，它只能对遗传因子起作用。我们没法让你长出鳍来，也没法让你再长一个大脑。我想，我们能让这个世界遍布人类，但我们自己活不到那一天。”

飞行员沉思片刻，感到腹部渐渐蔓延的寒冷。“我们有多少时间？”他最后问道。

“谁知道呢？一个月吧，可能。”

飞船坠毁部分的隔板被推开了，闷热、潮湿且咸乎乎的空气涌了进来，带着极高浓度的二氧化碳。通讯官菲利普·斯特拉斯沃格尔走了进来，蹚出了一地泥浆。跟拉文图拉一样，他的职务如今也

形同虚设，但这似乎并没让他烦心。他从腰上解下一条帆布腰带，上面密密麻麻地挂着塑料小瓶，活像子弹夹一样。

“我带来了更多样本，博士。”他说，“都很相似——全是水，湿透了。我一只脚的靴子里还进了些流沙。你有什么发现？”

“很多发现，菲尔，多谢了。其他人在吗？”

斯特拉斯沃格尔探出头去喊了一声，其他人的声音在沼泽地里此起彼伏。片刻之后，所有幸存者都挤进了生物改造仓：萨顿斯特尔，查特威克斯的资深助手；尤妮斯·瓦格纳，唯一幸存的生态学家；埃莱夫塞里奥斯·韦尼泽洛斯，殖民议会代表；还有琼·海斯，一名见习军官，只不过她的职位与拉文图拉和斯特拉斯沃格尔一样，早已形同虚设。

五个男人，两个女人——要在一个星球上建立殖民社会，而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浸透了水。

他们安静地走进来，在地板、墙角和桌边或坐或站。

韦尼泽洛斯说：“结论如何，查特威克斯博士？”

“此地并非一片死寂，”查特威克斯说，“海水和淡水中都有生命存在。动物方面，进化似乎停滞在甲壳纲，我发现的最高等生命形式是一种生活在溪流中的小龙虾。池塘和水坑里有丰富的原生动物和后生动物，还有许多种类的轮虫——包括一种会在泥沙中钻洞修建城堡的品种，非常类似地球上的簇轮虫亚目。植物种类则下至藻类，上至叶状植物。”

“海水生态也很类似，”尤妮斯说，“我发现了一些体型较大的低等后生动物，例如水母之类，还有跟龙虾大小相仿的小龙虾。但海洋生物比淡水生物体型大是很正常的。”

“一言以蔽之，”查特威克斯说，“只要努力斗争，我们能在这里存活。”

“等等，”拉文图拉说，“你刚刚才告诉我这儿没法生存呢。而且你说的是我们自己，而不是人类吧？因为我们已经没有生殖细胞

库了。这到底——”

“稍后我会解释这一点，”查特威克斯说，“萨顿斯特尔，关于进驻海洋，你有什么想法？我们曾提到过一次，或许是时候再拿出来谈谈了。”

“不是个好主意，”萨顿斯特尔立刻回答，“我喜欢这个想法，但我觉得这个星球肯定没听说过斯温伯恩和荷马。如果只考虑殖民问题，而不涉及我们自身的境况，那么我绝不会支持‘如酒色般暗沉的大海’。那里的进化压力太高，其他种族引发的竞争更可能抑制进化；只有万般无奈之时，我们才应该考虑向海洋播种。殖民者很可能得不到任何发展就会被毁灭了。”

“为什么？”拉文图拉说。胃里的寒意愈发令他毛骨悚然。

“尤妮斯，你发现的海洋腔肠动物里有没有类似僧帽水母的东西？”

生物学家点了点头。

“这就是答案，保罗。”萨顿斯特尔说，“排除海水。只能是淡水，那里的竞争种族会弱一些，也有更多地方好躲藏。”

“我们还竞争不过水母？”拉文图拉咽了一口唾沫。

“没错，保罗。”查特威克斯说，“生物改造只能改造，而不能自命为神。用这种技术，我们可以利用人类生殖细胞——既然细胞库全毁，现在只能用我们自己的了——将其改造成适应其他合理环境的生物。最后的成果仍是类人的智慧生物，通常也会带有细胞来源者的性格印记。

“但是，我们无法移植记忆。改造后的幼体甚至比不上身处陌生环境的儿童。他没有过去，没有技能，没有经验，甚至没有语言。通常情况下，播种队会引领他成长到‘小学’阶段，才会离开星球，但我们活不了那么久。我们设计的殖民者必须拥有足够的内生保护结构，还要投放在尽可能友善的环境中。只有这样，才能有至少一部分幼体在学习阶段中存活。”

飞行员沉思良久，但流逝的时间未能让他产生任何缓解眼前灾难的主意，“其中一只新生物能拥有我的性格模式，但它不会有我的记忆。对不对？”

“没错。或许会有十分模糊的记忆残留——生物改造技术为我们提供的数据似乎支持早年荣格提出的祖先记忆学说。但我们都会死在海卓特星上，保罗。无法避免。在某处，我们会留下与我们的行为、思考与感知模式类似的人类，但他们不会记得拉文图拉、查特威克斯或者琼·海斯——也不会记得地球。”

飞行员没再说什么。他觉得嘴里有一股灰色的味道。

“萨顿斯特尔，你建议采用什么形式？”

生物改造学家沉思着摸了摸鼻子，“首先当然是蹼状四肢，拇指和大脚趾必须是大而沉的刺状，能够在这种生物获得学习机会之前用于防御。类似蛛形纲动物的书肺，肋间有呼吸孔，能够逐渐适应在大气中呼吸。如果决定要从水里出来，我会建议采用孢子生殖。作为水生生物，我们的殖民者会享有无限的生命周期，但我们需要设定大约六周的繁殖周期，才能保证生物数量在学习期内不断增长。因此，活跃生命周期也要有一个间断，否则就会在他们还无力解决的时候发生人口爆炸。”

“还有，在冬季，这些殖民者最好能缩进硬壳里冬眠。”尤妮斯·瓦格纳赞同地说道，“因此，孢子生殖确实是最明显不过的答案。大部分微观生物都采用这种方式。”

“微观生物？”菲尔难以置信地说。

“当然了，”查特威克斯笑了，“我们可没办法把一个六尺男儿塞进两尺宽的水塘里，但这也带来了问题。我们会跟轮虫发生激烈竞争，而它们中有些种类可算不上微观。我觉得殖民者的平均尺寸不应小于 25 微米，萨顿斯特尔。给他们机会斗争到底吧。”

“我设想的方案大约有两倍大。”

“那么他们就会成为生态环境中最大的生物。”尤妮斯指出，“也

就无法发展任何技能。此外，如果你让他们跟轮虫一般大小，我会赋予他们一种本能，来与那些建造城堡的轮虫斗个你死我活。”

“他们会把城堡据为己有，当成公寓来住。”

查特威克斯点点头，“好吧，咱们开始行动吧。生物改造系统运转的时候，我们其他人可以商量一下，为这些人留下一份记录。我们会将这份记录微缩雕刻在一套防腐蚀金属片上，采用我们的殖民者能够轻松查看的尺寸。总有一天，他们会解开这个谜。”

“有个问题，”尤妮斯·瓦格纳说，“我们该不该告诉他们，其实他们是微观生物？我自己是反对的。这会让他们的整个早期历史充斥着上帝与魔鬼的神话故事，而没有这些，他们能过得更好。”

“不，我们要告诉他们。”查特威克斯说。拉文图拉意识到他的语调发生了改变，这意味着他正扮演领导者的角色，“这些人依然属于人类，尤妮斯。我们希望他们能赢得重回人类世界的机会。他们不是玩具，不应该被永远宠溺在淡水子宫中，无法得知真相。”

“我会将这一点记录为官方决定。”韦尼泽洛斯说。就这么定了。

一切尘埃落定。众人纷纷各司其职，都有些迫不及待。拉文图拉将自己的性格模式记录下来之后便无事可做，他独自坐在角落，望着红色的天仓五缓缓落下，向最近的水坑里丢着卵石，心里凄凉地想，不知哪个无名水塘会成为他的忘川。

当然，他永远不会知道了。他们之中，没有人能知道。

# I

最后，沙尔长老终于放下了沉重的金属板，转而眺望城堡窗外黄绿色的粼粼波光。夏日的水底显得有几分晦暗，诺克的光芒冷冷地洒在圆拱型的屋顶。借着头顶的柔光，拉望依稀辨认出长老年轻

的身形。那精致的面容仿佛在告诉众人，距离他破孢而生，才不过几季时光。

当然，沙尔长老未必是老年人。依据传统，所有沙尔都被尊称为沙尔长老。原因早已湮没，与其他一切的原因一样，但习惯依然保留下来。至少，这个尊称令职位本身显得十分重要，且受人敬仰。

现任沙尔属于第八代，因此至少比拉望本人年轻两季。称他为“长老”，也只是因为他学识渊博。

“拉望，我要对你说实话，”终于，沙尔开口了。他依然透过高高的、形状奇特的窗户望着外面，“此次见你，是为了告知你金属板的秘密。你的前任与我的前任也曾有过同样的会面，我可以与你分享其中一部分秘密，但其中的大部分内容，我也不知道究竟有什么含义。”

“这么多代过去了，你们还是不知道？”拉望十分惊讶，“难道不是沙尔三世时就已经发现如何解读它们了吗？那可是很久很久以前了。”

年轻人转身凝视拉望，双眸又大又黑，目光直指他的灵魂深处，“我可以解读金属板上的字句，但大部分内容似乎毫无意义。最糟的是，金属板并不完整。你不知道吗？这千真万确。在与捕食者进行的大决战中，其中一块丢失了。当时，这些城堡还被捕食者们占据着。”

“那么，我来这里究竟是为了什么？”拉望说，“剩余的金属板就没有什么价值吗？它们是不是真的记录了‘造物主的智慧’，还是说，这只不过是又一个神话？”

“不，不。那是真的。”沙尔缓缓说道，“至少目前来看，是真的。”

他顿住了，两人一齐转身，望着一个突然出现在窗外的幽灵般的身影。紧接着，沙尔严肃地说：“请进，帕拉。”

一个拖鞋形状的有机体游了进来，在房间上空盘旋，舞动的纤

毛发出轻轻的簌簌声。它几乎是全透明的，但身体内部闪烁着黑色与银色的小颗粒，以及若干小泡泡。一开始，它一言未发，或许正在与上空的诺克通过心灵感应交流，这是所有普鲁托的传统仪式。人类从未成功截取到过它们的对话，但其真实性毋庸置疑：人类在几代之前就已经在利用这种现象进行远距离通讯了。

随后，帕拉的纤毛再次簌簌作响。每一根毛发都通过振动发出相互独立且不断变换的频率，最终汇集成穿透水下的声波，仿佛在进行加强和减弱的调试。最终抵达人类耳畔的，是能够辨认出的人类语言。

“根据传统，我们已经抵达，沙尔、拉望。”

“欢迎你们，”沙尔说，“拉望，关于金属板的事，我们先不再多谈，你先听一听帕拉要说的话。在拉望成年时，这也是他们必须获得的知识，比金属板更为重要。我能给你一些提示，告诉你我们究竟是什么。但首先，帕拉可以告诉你，我们不是什么。”

拉望欣然点头，望着普鲁托优雅地降落在沙尔坐着的桌子上。这种生物有着高效而完美的身体结构和优雅而坚定的动作，令刚刚成年的拉望深感不可思议。帕拉与所有普鲁托一样，令拉望感到自己周身都是缺点，至少不甚完美。

“我们知道，这个宇宙中原本不应该有人类的位置。”此刻，帕拉变成了静止不动的圆柱发光体，发出低沉的声音，“我们的记忆是整个种族所共同拥有的，它可以追溯到一个没有人类存在的时代。我们还记得，突然有一天，若干人类个体出现了。他们的孢子散落在水底，发现那些孢子时，我们也刚刚从上一季的蛰伏中醒来，因此看到了人类沉睡的模样。

“随后，人类四处散播孢子，并孵化出来。他们聪明而好动，并拥有一种特性，一种性格，在这个世界中独一无二，就连野蛮的捕食者也没有这种特性。人类将我们组织起来，消灭了捕食者。不同之处就在于此，人类有能动性。现在我们也有了这个词汇，你们

教会我们使用它。然而我们仍然不知道，它究竟意味着什么。”

“你们曾与我们并肩作战。”拉望说。

“荣幸之至。如果只有我们自己，这样一场战争真是想都不敢想。但它是正确的决定，也带来了美好的成果。然而，我们深感好奇。我们观察到，人类在游泳、行走、匍匐和爬行方面都处于劣势。我们发现，人类拥有制造和使用工具的能力，这个概念我们至今难以理解：如此神奇的天赋在这个宇宙中几乎是一种浪费，也没有其他任何种族拥有这种技能。像双手这种使用工具的器官究竟有什么好处？我们不知道。看上去，如此先进的特点本应让人类统治整个世界，但你们却做不到。”

拉望感到头晕目眩，“帕拉，我不知道原来你们都是哲学家。”

“普鲁托都是长者。”沙尔说。他已经再次转过身去眺望窗外，双手背在背后，“他们不是哲学家，拉望，但他们是绝不犯错的逻辑学家。继续听帕拉说下去。”

“通过推理，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帕拉说，“我们古怪的盟友人类，与这个世界中的一切都有着天壤之别。他过去不适合此地，现在也一样。他不属于此地，他经历了——改造。这令我们思考，或许在这个宇宙之外还有其他宇宙，但那些宇宙在何方，它们又有着怎样的性质，我们就无力想象了。人类知道的，我们没有想象力。”

这个生物是在表示讽刺吗？拉望分辨不出。他缓缓说道：“其他宇宙？这怎么可能？”

“我们不知道。”帕拉低沉的语调波澜不兴。拉望等待着，但显然，普鲁托的话已经说完了。

沙尔重新坐在窗台上，双膝相抵，望着深渊的亮光中那来来往往的生物形体。“这是真的，”他说，“剩余的金属板上记载的内容让一切清晰明了。现在，让我告诉你它们写了些什么。

“有人创造了我们，拉望。我们的创造者与我们不太相同，但

同时也是我们的祖先。他们遭遇了某种灾难，于是创造了我们，并将我们置于此宇宙中，如此一来，就算他们必须面对死亡，人类种族也能繁衍下去。”

拉望从绿藻编织坐垫上猛地弹起，“你是把我当成傻瓜了吧！”他尖刻地说。

“不，你是我们的拉望。你有权得知真相，无论真相能告诉你什么。”沙尔挥了挥带蹼的手指，“我告诉你的事也许令人难以置信，但事实似乎确实如此，帕拉所说的话也验证了一切。我们不适应这里的环境，这一点不言自明。我会给你举几个例子：

“过去四任沙尔发现，除非我们学会如何控制热能，我们的研究将无法获得任何进展。我们已经能制造足够的化学热量，发现当温度高到一定程度时，就连我们身边的水也会发生变化。但在这里，我们停滞不前。”

“为什么？”

“因为在开放水域，所有产生的热量都会迅速散失。有一次我们尝试封装热量，结果城堡中的一条管道发生了爆炸，杀死了可及范围内的所有生物，这种可怕的事故实在令人不寒而栗。我们测量了与爆炸相关的数据，发现我们目前所知的任何材料都无法承受这么高的压强。理论显示，有一些更强的材料——但我们必须要先有热量才能制造！

“再看看我们的化学。我们住在水里，从某种程度来说，所有东西都会在水里溶解。我们怎么能保证化学试剂老实呆在坩埚里？我们怎么能在稀释的环境里配制溶液？我不知道。每一条道路都通往同一个死胡同。我们是懂得思考的生物，拉望，但对于我们生存的宇宙，这种思考方式却错得离谱，好像永远也无法带来任何结论。”

拉望徒然地拢起飘扬的头发，“或许你关注的东西错了。我们在战争、农作物和其他实务上都没有问题。就算我们无法制造足够

的热量，大部分人也不在意，因为那并不必需。可是，我们的祖先曾居住的另一个宇宙究竟是什么样子？它是否比这个宇宙更好？”

“我不知道，”沙尔承认，“可能有着天壤之别，根本无从比较。金属板上记载的故事是，人类曾坐在一种能够自动移动的容器里，从一个地方旅行到另一个地方。我能想到的唯一的相似之物，就是硅藻外壳制成的小船，咱们的年轻人用它在温跃层中遨游。但显然，金属板上记载的是某种大得多的东西。

“我想象，那是一种巨大的船，全封闭，大得能够容纳许多许多人——也许有二十到三十个。它在某种空间中航行，需要经历数个世代，而那种空间中没有水，因此无法呼吸。所以，这些人必须带上自己的水，并持续更新。航行中没有季节，没有年月，天空也不会结冰，因为在全封闭的船中根本不会有天空，也不会形成孢子。

“后来，不知怎的，那艘船毁坏了。里面的人知道他们要死了，他们创造了我们，把我们放在此地，仿佛我们是他们的孩子。因为他们即将死去，所以将自己的故事记录在金属板上，告诉我们发生的一切。我想，如果我们能得到沙尔三世在战争中丢失的金属板，这一切会更容易理解，但这已经不可能了。

“整个故事听起来像是个寓言，”拉望耸了耸肩，“或者歌谣。我明白为什么你无法理解了。但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你要尝试去理解。”

“因为那些金属板。”沙尔说，“你自己也曾亲眼见过，所以你该知道，我们手中没有任何与之相若的东西。我们锻造出的金属粗糙且不纯，很快会被腐蚀。但那些金属板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却依然闪闪发亮。它们不会改变，我们的锤子和雕刻工具会被弄坏。我们能制造的微小热量也无法对它们造成丝毫损伤。这些金属板绝不是在我们的宇宙中制造处理的——仅仅这一个事实，就能让上面记载的每一个字都变得至关重要。有人费了很大的力气制造了这

些永不朽坏的金属板，并将它们交到我们手上。对他们来说，“星星”这个词无比重要，以至于重复了十四次，尽管它对我们来说毫无意义。在我看来，只要我们的创造者在这份不朽的记录中提到同一个词两次，我们就应该搞清楚它的含义。”

“所有这一切——另一个宇宙、巨大的船还有毫无意义的文字——我不能说它们不存在，但我看不到它有什么重要性。几代之前的沙尔穷其一生来为我们种植更优良的藻类作物，并教会我们如何收割，让我们摆脱了只能随机摄食细菌的生活。这才是值得为之努力的工作。那时的拉望没有金属板也做得很好，也能保证沙尔做好自己的事。所以，在我看来，如果你对金属板的兴趣大于改进作物，那也随你去，但我觉得不如把它们扔掉算了。”

“好吧，”沙尔耸了耸肩，“要是你不想要它们，那这次传统的面谈就结束了。我们可以各自——”

桌子上突然传来低沉的嗡嗡声。帕拉的身体浮了起来，绒毛舞动，仿佛水底种植的那一排排漂亮的菌类。它一直保持沉默，拉望几乎忘记了它还在这儿。从沙尔震惊的表情中，拉望看得出他也忘记了。

“这是个伟大的决定，”那个生物发出的声波引发一阵阵悸动，“每一位普鲁托都听到了，也表示赞同。我们一直害怕那些金属板的存在，害怕人类会学会理解它们，并跟随上面的记载前往某个秘密之地，将普鲁托抛在脑后。现在，我们不害怕了。”

“没有什么好怕的。”拉望宽容地说。

“在你之前，没有哪位拉望这么说过。”帕拉说，“我们很高兴，我们会将金属板扔掉。”

说完，发光的生物体突然向窗边冲去，柔软的绒毛尖端卷曲起来，攫取了桌面上的金属板。沙尔惊呼一声，在水中扑向它：“住手，帕拉！”

但帕拉已经走了，它的动作太敏捷，甚至连沙尔的喊声都没有

听到。沙尔一只肩膀靠在塔壁上，整个身子都扭曲了。他一言不发，但表情已经透露了一切。拉望连看都不敢看他。

两人的身影沿着起伏不平的鹅卵石地面缓缓离去。诺克从穹顶落下，厚实的单触手搅动着水波，体内的光芒不规则地闪动。它追随自己的近亲由窗口游出，缓缓沉向水底，光芒黯淡，闪烁，而后彻底熄灭了。

## II

多日来，拉望一直避免思考他们的损失。总有更多工作要完成。维护城堡是一项永无止境的任务，那是从如今已绝迹的捕食者手中夺来的。成千上万错综复杂的侧翼很容易坍塌，特别是在相互分叉的位置。历任沙尔都没能发明一种好用的砂浆，能像轮虫的唾液一样将它们牢固地黏合起来。除此之外，城堡建设初期开设的窗户和建造的房间都缺少规划、混乱不堪。毕竟，轮虫是依靠本能来建造，这远不能满足人类的居住需求。

还有农作物。人类已经不再仅靠捕捉偶然经过的细菌为生了，经过五代沙尔的努力培育，如今的水中漂浮着成片的特殊菌类，营养丰富、鲜美多汁。这些菌类需要持续照料，以保持品种纯粹，并防止更古老和非智能的普鲁托觊觎其美味。较为复杂和具有远见的普鲁托与人类合作，可以帮助完成第二项任务，但仍然需要人类掌控大局。

与捕食者之间的大战结束之后，有一段时间，人类曾习惯捕食动作缓慢、蠢头蠢脑的硅藻，它们精致而脆弱的玻璃外壳极易咬碎。它们自己始终未能汲取教训，不知道友善的声音未必来自朋友。现在，有人仍会独个儿偷偷敲碎硅藻来吃，但他们被视为野蛮

人，这一点令普鲁托们颇为疑惑。外形美丽动人的硅藻能够发出含混不清的简单词句，这让它们被视为宠物——对这一概念，普鲁托也始终无法理解，尤其是人类自己也承认，敲开细胞膜之后的硅藻味美无比。

拉望不得不承认，这其中区别甚微。毕竟，人类会食用带藻，而它们与硅藻仅有三处不同：外壳柔软、不能移动、不会说话。然而拉望与大部分人一样，认为这其中确实存在一种区别，无论普鲁托能否理解，都无法抹杀它。因此，他认为自己作为人类的领袖，有职责保护硅藻不受偷猎者伤害。那些偷猎者总是盘旋在阳光照亮的天空，无视社会习俗，只顾口腹之欲。

然而拉望发现，就算再忙，他也很难忘记那一时刻：人类的缘起与命运被攫取并带去了幽暗的空间。

或许应该请帕拉归还金属板，向它解释清楚这只是个误会。普鲁托这种生物有着难以说服的逻辑，但它们尊重人类，面对人类时也曾接受过不合逻辑的事。或许只要施加压力，它们会愿意收回决定——

很抱歉。金属板已经被远远丢进了深沟。我们会搜寻沟底，可是……

拉望感到一阵难以抑制的眩晕，他知道，当普鲁托认为某件东西一文不值，它们不会将它藏在房间里，像某些老妪一样。它们会直接丢弃——效率最高。

然而在拷问心灵之余，拉望仍然相信，那些金属板还是最好被扔掉。除了让历任沙尔在生命的最后几季里胡思乱想，它们究竟为人类做过什么？在水中、在世界上、在整个宇宙里，沙尔们为人类打造的一切福祉都是通过直接实验完成的。金属板未曾提供过一丝一毫知识，上面记载的一切都是最好抛诸脑后的故事。普鲁托们做得没错！

拉望坐在水藻叶片上，正监督人群收割一种实验性作物。那是

一种含油丰富的蓝绿色水藻，通常凝结成块状漂浮在接近天穹的地方。他换了个姿势，在粗糙的茎杆上蹭了蹭背部。毕竟，普鲁托们极少出错。它们缺乏创造力和独创性，这既是限制，也是天赋。它们能够自始至终看到和感受到事物的本来面貌，而不是它们期望中的模样——因为它们压根不具备“期望”的能力。

“拉——望！拉——阿——望！”

一声绵长的呼唤从遥远的深处浮了上来。拉望将一只手撑在叶片上，弯腰向下望去。一位收割者正抬头看着他，手中松松地握着一把斧子，用来将黏成一团的藻类叶片分开。

“我在上面呢，怎么了？”

“我们已经把成熟的叶片都劈开啦，要不要拖走？”

“拖走吧。”拉望说着，懒懒地做了个手势。他再次向后一靠。与此同时，一道红光在他头上腾空而起，照耀着下方的深渊，仿佛纯金织成的网络。这道光线会在白天出现在天空，时而明亮，时而黯淡，至今历任沙尔仍未能找出其中的规律。此刻，它又再次绽放光华。

当沐浴在那温暖的光华之中，极少有人能抵抗住抬头直视它的诱惑——特别是天空本身就在近在咫尺的地方眨眼微笑。然而一如既往，当拉望抬头望去，却只能看到自己扭曲晃动的倒影，以及自己身下坐着的那片藻叶。

这里是最高处，是三层宇宙的第三层。

第一层是水底，即水终结之处。

第二层是无形的温跃层，介于水底的冷水与天空那温暖而轻盈的水层之间。最炎热的日子里，温跃层具有十分明确的边界，最适于在水中滑行，同时形成冰冷的通道。它形成于冰冷且密度较高的底层水与温暖的上层水之间，并在整个暖季中持续存在。

第三层是天空。人类无法穿越这一层，正如无法穿透水底一样。当然，也没有原因驱使人类这么做。那里是宇宙终结之处。光

线每日都会在上空出现，有时渐渐明亮，有时慢慢黯淡，这似乎是它的特性之一。

一季结束之际，水会愈来愈冷，也愈来愈难以用于呼吸。与此同时，光线会减弱，在黑暗之间，明亮的时间也会缩短。水中渐渐出现缓慢的暗涌。高处的水变冷，开始下沉。水底的泥层翻搅起来，腾起阵阵浑浊的烟尘，卷走了菌田中飘落的孢子。温跃层动荡起来，在汹涌的波涛中渐渐消失。天空弥漫着水底、四周及宇宙角落泛起的柔软微尘。用不了多久，整个世界都变得寒冷而荒凉，充斥着渐渐死去的枯黄生物体。

于是，原生动物结囊冬眠，细菌乃至大部分植物都缩进了装满油脂的琥珀硬壳。用不了多久，人类也会这么做。整个世界一片死寂，直到第一缕试探性的暖流重新叩响了冬季的沉默。

“拉——望！”

悠长的呼唤声刚落，一个闪闪发亮的气泡向上漂浮，刚好经过拉望面前。他伸手戳了一下，但气泡躲开了他尖尖的拇指。夏末时从水底浮上来的气泡几乎坚不可摧——而一旦被格外尖利的东西击穿，它们会立即碎裂成一堆触碰不到的小泡泡，向天空飞去，只留下一股格外难闻的气味。

气泡中没有水。若人类进入气泡，将会无法呼吸。

当然了，穿透气泡原本便是不可能的，表面张力太强大了，就像沙尔的金属板一样坚韧，就像天空顶端一样坚韧。

在那之上——当气泡破裂——是否是一个充斥着气体而非水的世界？会不会所有世界都是一团团水球，漂浮在气体之中？

如果真的是那样，在不同的世界之间穿梭将会变成天方夜谭。毕竟，穿透天空本身就是不可能的。更不必说，人类尚处于萌芽阶段的宇宙学，对水底也没有任何认识。

然而，有些本土生物确实会钻入水底，甚至钻到很深的地方，在人类无法企及的深度寻找某些东西。盛夏时节，软泥表面也会匍

匐着许多微小的生物，对它们来说，泥巴是天然介质。不过，至少人类能够在被温跃层分割开来的两层水世界中自由穿梭，而一旦温跃层成型，许多生物根本无法跨越这层界限。

如果沙尔谈及的新宇宙真的存在，它应当位于天空之外，光芒所在之地。说到底，人类究竟为何无法超越天空？气泡会在那里破碎，这说明水与气体之间的屏障并非无法摧毁。有人曾尝试过吗？

拉望并不期望有人会支持他一路穿过天空顶端，正如也没人相信他能钻入水底，但或许有办法解决这些困难。例如，此刻在他身后就有一棵植物，看上去似乎一直延伸到天空之外：它最高的叶片仿佛断裂在水天交界之处，由于反射的缘故，看上去像是折了回来。

人类总是相信，植物在接触天空的一刹那便死了。大部分植物的确死了，人类常常能看到那些萎蔫的枯枝败叶漂浮在完美的镜像之中，细胞都变成了一个个空匣子。但有些植物只是突然断为两截，正如此刻他头上的这一株。或许那只是一种错觉，其实它一路向上生长，钻进了另外一处所在——那里或许是人类诞生之地，或许至今仍有人类生存……

金属板已经丢失了。现在，只有一种办法可以确定。

拉望下定了决心，开始向泛着涟漪的天空之镜爬去，有着尖利拇趾的双脚毫不在意地踩在一丛丛硅藻上。这里生长着与帕拉有亲缘关系的物种沃泰，它们性情温和、时而发出沙沙声响。在拉望路过的地方，沃泰那生长在螺旋状茎杆上的郁金香状的头部突然收缩，在拉望身后窃窃私语起来。

拉望没有听到。他持之以恒地向着光芒攀登，手指与脚趾抓紧了植物的茎杆。

“拉望！你要去哪儿？拉望！”

他侧身向下望去。手执短斧的男人看起来活像个洋娃娃，正站在紫色深渊上方的一丛蓝绿色藻类上，大声向他呼唤。他感到一阵

眩晕，迅速挪开目光，身体紧紧贴在茎杆上，他过去从未到达这样的高度。接着，他继续开始攀爬。

片刻之后，他的一只手碰到了天空。他停下来呼吸。好奇的细菌聚集在他拇指根部，散漫地向着黯淡的红色诱饵蠕动——那里的一道小伤口正弥漫出一片血雾，随着他的动作氤氲开来。

他等了一会儿，直到自己不再眩晕，才继续向上爬去。天空压迫着他的头顶、后颈和双肩，似乎有一种微小、有力且光滑的弹性。这里的水明亮灿烂，近乎无色透明。他又向上一步，肩膀抵挡着那股强大的重量。

完全是徒劳。他还不如去试试钻透水底的悬崖呢。

他又休息了一会儿。气喘吁吁之时，他有了一个奇妙的发现。在那株水生植物的茎杆四周，天空那钢铁般的表面向上弯曲，形成了某种类似鞘的东西。他发现他可以把手插进去，那空间也差不多能容纳他的脑袋。他紧紧抓住茎杆，抬头望着鞘内的空间，用受伤的那只手戳了一下。一片刺目的光芒。

仿佛发生了某种无声的爆炸。他的整个手腕仿佛突然被某种非人的力量抓住了，简直像是被一切为二似的。他在震惊中向上一挺身子。

随着他身体向上移动，环绕在胳膊四周的疼痛平缓地下移，突然转移到了双肩和胸口。他再次猛地向上一跃，膝盖仿佛被藤蔓缠住了。继续——

不知哪里错得离谱。他紧紧抱住茎杆，试图深呼吸，但这儿没有——没有可以呼吸的介质。

水从他身体内涌了出来，从他的口中、鼻孔中、身体两侧的气孔中喷射而出。他的整个身体表面剧烈地痒了起来。每一次抽搐都像是有长刀劈开身体，仿佛身处某个遥远的地方，他听到自己的书肺中仍然无法抑制地喷溅出带着泡沫的液体。

拉望快要窒息而死了。

最后，他终于惊醒过来，拼命一蹬，脱离了那株枝叶繁茂的植物，而后沉沉下坠。一股巨大的力量摇撼着他，随之而来的是水。当他试图离开水面，它曾如此固执地抓住他不肯放手，如今，它又以残酷而冰冷的暴力将他夺了回来。

他手脚摊开，以奇异的姿势在水中翻着跟头，不断下沉、下沉、下沉，向水底一直坠了下去。

## III

多日来，拉望毫无知觉地蜷缩在自己的孢子里，仿佛陷入了冬眠。重新坠入熟悉的宇宙时，突如其来的寒冷刺激被他的身体视为冬天来临的讯号，加之他在天空之上那短暂的片刻缺氧，结果立即诱发了孢子形成机制。

若非如此，拉望早就死定了。在他下坠之时，肺里涌出一串串气泡，而后重新被赋予生命的水填满，溺毙的危险即刻消失了。但对于急性脱水和三度晒伤，整个水下世界都不知该如何治疗。孢子形成时腺体分泌的羊水具有愈合的功效，透明的琥珀色球体将拉望环绕其中，这是他最后的获救机会。

几天之后，棕色球体出现了星星点点的爬动的变形虫，在长久的冬日里，它们曾安静地蛰伏在水底。无论季节变换，那里的温度始终稳定在 4 摄氏度。但如今高处的变温层依然温暖富氧，居然有孢子形成了，这可真是闻所未闻之事。

不到一小时，孢子四周已围上来众多惊讶的原生物，它们彼此推搡，没有眼睛的圆形脑袋撞在硬壳上。又过了一小时，一群忧心忡忡的人类从高处的城堡来到这里，鼻子紧贴在透明的孢子壁上。接着，有人快速下达了一些指令。

四只帕拉围绕在琥珀球体旁，它们薄膜下的纤毛根部嵌入的刺细胞轻微地爆裂开来，发射出一种迅速凝结的液体。而后，它们编织了一番，随即向上拉去。

拉望的孢子在软泥里微微摇晃，接着被缠在网中，缓缓升起。附近的一只诺克发射出一道有规律的冷光，照亮了整个程序——帕拉并不需要照明，这是为了安抚那群迷惑的人类。拉望沉睡的身影低着脑袋，膝盖蜷起抵在胸前。孢子移动之时，他的模样带有一种荒谬的庄严。

“带他去沙尔那里，帕拉。”

年轻的沙尔自世袭职位以来便继承了家族多年来积累的传统智慧，如今，经过审慎思考，他发现自己无法为孢子状态的拉望做任何事，否则反倒是添了麻烦。

他将球体安置在自己城堡中一间位于高塔上的房间里。那儿光线充足，水温也较高，这会给蛰伏中的孢子一个暗示：春天就要来了。除此之外，他只是干坐着，将所有疑问埋在心底。

孢子内部，拉望的皮肤大块大块地脱落。渐渐地，那些古怪的褶皱消失了，枯萎的四肢与凹陷的腹部再次丰盈起来。

日复一日，沙尔始终观察着他。最后，他再也看不到新的变化。心怀某种预感，他将孢子带到塔尖的城垛，让它直接沐浴在日光下。

一个小时后，拉望在他的琥珀囚笼中动了一下。

他舒展开蜷缩的身体，空洞的眼睛直直地望着日光。他的表情仿佛依然沉浸在可怖的噩梦之中。他的整个身体都闪耀着古怪而崭新的粉色光芒。

沙尔轻轻敲了敲孢子壁。拉望漠然地转过脸来，眼睛里突然有了生机。他虚弱地笑了一下，用双手双脚抵住孢子内壁。

随着一声尖锐的破裂声，整个球体裂成了碎片。羊水弥漫开来，环绕着他与沙尔，带走了与死亡搏斗的苦涩味道。

拉望站在孢子壁的碎片中，沉默地望着沙尔。最后，他说：

“沙尔——我抵达了天空之上。”

“我知道。”沙尔柔声说道。

拉望再次陷入了沉默。沙尔说：“不要谦虚，拉望。你做了一件划时代的大事。这几乎令你丧命。你必须告诉我故事的剩余部分——全部。”

“剩余部分？”

“你在睡梦中教会了我很多东西，你现在还反对无用的知识吗？”

拉望什么也说不出来，他再也无法分辨自己已经知道和渴望知道的东西。他只剩下一个问题，却问不出口。他只能漠然地望着沙尔英俊的面孔。

“你已经回答了我。”沙尔的声音更加柔和，“来吧，我的朋友，跟我一起到书桌前去。我们要共同计划前往星辰的旅途。”

自从拉望攀上天际的恐怖旅程发生之后，已经过了两个冬天。如今，所有关于飞船的工作全部停摆。这时，拉望知道自己的面孔变得冷峻而硬朗，他进入了似乎永远不会老去的成熟时期。与此同时，他也知道自己的眉梢出现了愈来愈深的皱纹。

沙尔“长老”也发生了变化，在成熟的过程中，他的面容似乎不及往日英俊和精致了。尽管那棱角分明的面容让他看上去像个沉默寡言的诗人，但在参与计划的过程中，他愈来愈像发号施令的执行者。往好的方面看，这让他多了几分阳刚之气。但若往糟的方面看，这也让他显得粗野了许多。

然而，尽管岁月流逝，飞船却依然只是一具空壳。它位于世界边缘的一堵墙边延伸出的沙滩上，人们在那里的一块鹅卵石上修建了一座平台。那是一具巨型的木头雕成的船壳，中间有若干等距间隔，能够看到里面粗糙的骨架。

一开始，工程进展得飞快，因为很容易就能想象得出，究竟怎

样的交通工具才能够在空荡荡的空间里航行，同时不丢失里面的水分。人们意识到，建造这种巨型机器需要很长时间，也许需要整整两个季度，但沙尔和拉望都认为工程不会遇到什么严重的阻碍。

公平而言，尽管飞船看起来并不完整，但这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错觉。大约三分之一的装置是用来容纳生物体的，因此直到真正启航之时才需要装进飞船内部。

然而工程一次又一次被迫长时间中止。有几次，整个船体都被拆掉了，因为现在愈来愈明显，人们无法将任何正常的、能够为人所理解的概念应用于空间旅行问题。

由于帕拉始终坚决拒绝将金属板找回，这带来了双重阻碍。在失去金属板之后，沙尔曾立刻试图通过记忆重新找回其中的信息，然而与宗教信仰更为虔诚的人们相比，他从未将金属板真正视为神圣的智慧，因此也从未逐字逐句地记下上面的词句。在失去金属板之前，他曾将其中的一些段落翻译出若干个版本，那些内容有关某些特定的实验问题，如今雕刻在木板上，存放在他的图书馆里。但这些翻译之间互相矛盾，也没有一种与飞船建造有关。对于飞船，原文的描述本身也十分模糊。

那些由神秘字符书写而成的原文并没有留下任何复制品，原因很简单：水下世界没有任何东西能够破坏那些原件，也自然无法复制它们看似永恒不变的外形。沙尔悔之不及：为了防患于未然，他们本该做一些临时拷贝，逐字记录下原文内容。但经历了一代又一代绿色与金色的和平时期，小心谨慎早已被人们抛诸脑后。如今，大家只会为大灾难做准备。（话说回来，一个只能用藻类叶片在浸水的木头上刻下简单字符来记事的文化，也并不热衷于将记录一式三份地保存。）

结果，沙尔对古老金属板的内容只剩下零星记忆，加上一直以来对各种不同的翻译版本也满心困惑，这共同造成了飞船建造过程中最大的阻碍。

“人类在学会游泳之前，一定要先学会划水。”拉望最后承认。沙尔也不得不表示同意。

显然，无论古人对建造飞船有何了解，那些知识也很难帮得上如今从零开始建造第一艘飞船的人们。自宽敞的平台建造完毕，已经过去了两代人的时间，那巨型的船体如今仍未完成，只能躺在沙滩的平台上，因木头逐渐朽烂而散发出霉臭。回想起来，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率领罢工代表团的是一个胖乎乎的圆脸小伙子，他名叫菲尔XX，比拉望年轻两代，比沙尔年轻四代。他的眼角已经出现了鱼尾纹，这让他看起来既像个脾气暴躁的老头，又像个在孢子里被宠坏了的婴儿。

“我们要求终止这个疯狂的项目，”他直言不讳地说，“为了它，年轻人长期以来遭受奴役。但现在，我们决定做自己的主人。一切都结束了，就是这样。结束了。”

“没人强迫你。”拉望愤怒地说。

“社会强迫我们，父母强迫我们。”一个面容憔悴的代表团成员说，“但现在，我们决定开始回到真实世界里生活。其实人人都知道，除了我们这里之外，并没有其他世界存在。要是你们这些老家伙乐意的话，当然可以坚持你们的迷信。我们可不再乐意了。”

拉望不知所措地望着沙尔。这位科学家微笑着说道：“随他们去吧，拉望。我们用不着这些胆小鬼。”

圆脸青年涨红了脸，“你别对我们用激将法。我们受够了，自己找地方修你们的飞船去吧！”

“好吧。”拉望平静地说，“走吧，别站在这儿滔滔不绝了。你已经做了决定，我们对你的自我辩解也毫无兴趣。再见。”

圆脸青年显然还有一番英雄主义做派想要表现出来，但在拉望的逐客令面前却碰了钉子。他盯着拉望坚毅的面孔，意识到自己应该见好就收。于是，他带领整个代表团灰溜溜地穿过拱门离开

了。

“现在该怎么办？”他们的身影消失之后，拉望问道，“我得承认，沙尔，我本来想要说服他们的。不管怎样，我们确实需要人手。”

“但他们更需要我们。”沙尔冷静地说，“有多少人向你表示愿意成为船员？”

“几百个。菲尔接下来的一代人里，几乎所有年轻人都想随飞船启航。至少菲尔估算错了人群比例，这个项目吸引了最年轻一代的想象力。”

“你鼓励他们了吗？”

“当然，”拉望说，“我告诉他们，如果被选中，他们会得到通知。但这也不能当真！我们最好不要把精挑细选的专家换成空有一腔热血的青年。”

“我可不是这么想的，拉望。你的房间里是不是有一只诺克？噢，没错，它正在穹顶上打盹呢。诺克！”

那只生物懒洋洋地挥动了一下触须。

“诺克，我有一条消息，”沙尔喊道，“请召集普鲁托们去通知所有希望跟随飞船前往下一个世界的人们，告诉他们必须到这里来集结待命。我们无法承诺带上所有人，但只有帮助我们建造飞船的人，才会被列入考虑范围。”

诺克再次卷起触须，仿佛睡着了。当然，其实它正在将信息发往四面八方。

## IV

拉望正在安装整理控制板上的麦克风通话管道，他转身望着帕拉说：“最后问一次，你能把金属板还给我们吗？”

“不行，拉望。我们以前从未拒绝过你的要求，但这一次不行。”

“但你会跟我们一起去，帕拉。除非你把这些必需的知识交给我们，否则你可能随我们一道丧命。”

“帕拉不是个体，”那只生物说道，“我们彼此相似。这一个细胞或许会死去，但所有普鲁托都会知道你们旅途中的遭遇。我们相信，即使没有金属板，你们也能成功。”

“为什么？”

普鲁所沉默了。拉望盯着它看了一会儿，而后谨慎地转身面对麦克风。“所有人待命，”他用颤抖的声音说，“我们就要启动了。托尔，飞船密闭完成了吗？”

“在我看来没问题，拉望。”

拉望转向另一个麦克风。他做了个深呼吸，船还没动，水已经变得令人窒息。

“四分之一动力准备。一，二，三，启动！”

整艘船猛地震了一下，又回到了原位。船体下的一排排中缝硅藻做好了准备，胶状底紧贴在宽阔的皮制履带上。木头齿轮嘎吱嘎吱地运转起来，将缓慢的生物能传送到飞船的十六个轮轴中。

飞船晃动了一下，开始缓慢地沿着沙堤前进，拉望紧张地透过云母舷窗观察。飞船倾斜了，开始爬上斜坡。在他身后，他能够感觉到沙尔、帕拉和其他两名飞行员的沉默，仿佛他们的目光正如利刃般穿透他的躯体，投射到舷窗之外。离开之际，他才发现世界与以往似乎有所不同。为什么过去他竟一直没发现世界的美丽？

坡度渐陡，履带的劈啪声和齿轮与轮轴的吱嘎声愈来愈响，飞船继续跌跌撞撞地爬升。它四周聚集着一群人类与普鲁托，他们一同护送着飞船向天际游去。

天空愈来愈低矮，向着飞船顶部压了下来。

“让你的硅藻加把劲，塔诺，”拉望说，“前方有卵石。”飞船沉重地摇晃着，“好了，让它们慢下来。坦安，你那边推一把——不，

太多了——好，就这样。回归正常。你还在拐弯呢！塔诺，再推一下，让我们回归直线。好极了。就这样，各分队都稳定前进。用不了多久了。”

“你怎么能用这么复杂的方式思维？”帕拉在他身后问道。

“我就是能做到，这就是人类思考的方式。各队长请加大推动力，坡度愈来愈陡了！”

齿轮嘎吱作响，飞船前端竖了起来。天空照亮了拉望的面孔，他不由自主地害怕起来。他感到肺部在灼烧，脑海中浮现出那次穿透虚空的坠落，仿佛再次跌入冰冷的水中，仿佛第一次经历这一切。他的皮肤又热又痒。他能再次抵达那里吗？他能再次进入那燃烧的虚空，感受到生命无法承受的惊人痛苦吗？

沙地重归平坦，前进容易了些。头上的天空近在咫尺，飞船笨拙而迟缓的动作扰动了它。粼粼微光投下的阴影在沙洲上晃动。繁茂的蓝绿色藻类安装在船脊下透光的云母下方，用于吸收光线并转化为氧气。在分割成小格子的走廊和船舱之下，是一群转动不止的沃泰，它们保持船舱内的水不断流动，并通过水中漂浮的有机颗粒获得动力。

围绕在船舱外的身影挥舞着手臂或触须，他们一个接一个地离开，身影缩小又消失，沿着沙地斜坡回到了熟悉的世界。最后，只剩下一只眼虫，它是普鲁托们半植物半动物的近亲，伴随着飞船一同游入浅滩。它喜欢光线，但最后也离开了，回到了温度更低的深水中，鞭状的单触须平静地在身后摇摆。它并不属于智慧生物，但它的离开仍然令拉望倍感孤独。

然而，没有谁能跟随他们抵达最终的目的地。

此刻，天空已经变为了一层薄薄的皮肤，覆盖在飞船顶部。飞船减慢了速度，拉望大声要求加大动力，它却开始沉入沙砾中。

“这行不通，”沙尔紧张地说，“我觉得我们最好降低齿轮比率，拉望，这样才能逐步增加压力。”

“好吧，”拉望同意了，“所有人停下。沙尔，你来指挥齿轮变速，好吗？”

云母舷窗之外，空旷空间那疯狂而炫目的光芒投射在拉望的脸上。被迫停在无穷世界的门槛上，这可真令人发狂，同时也危险至极。拉望感到心头再次涌起对外界的恐惧，腹部逐渐蔓延开来的冰冷告诉他，如果再不行动，他将再也无法积攒足够的勇气穿透天空。

当然，他心想，肯定有更好的路子来改变齿轮变速比。传统方法需要将几乎整个齿轮箱拆开。为什么不能在同一个驱动轴上安装大小不同的各种齿轮呢？它们不必同时工作，只需要摇动轮轴，让合适的齿轮卡入缺口就可以了。这么做或许依然笨拙，但至少可以从舰桥上直接发出命令，而不需要关闭整台机器——同时让新任飞行员陷入蓝绿色的恐惧。

沙尔从地板活门中游了上来，停在拉望身旁。

“搞定了，”他说，“不过，大型减速齿轮可能承受不了这么大的压力。”

“可能裂开？”

“是的，我会先试着慢慢来。”

拉望沉默地点点头。他不肯留出时间来思考自己的命令可能导致的后果，立刻喊道：“半功率前进！”

飞船又往下沉了一次，然后动了起来，速度极慢，但比之前平稳了许多。头上的天空已经薄到了全透明的程度。眩目的光芒充满了整个船舱，拉望身后传来不安的骚动，飞船前部的舷窗透入愈来愈多的白色光芒。

飞船再度减速，抵抗着那道光芒四射的屏障。拉望咽了一口唾沫，命令加大动力。飞船呻吟着，仿佛即将死去的动物。现在，它几乎寸步难行了。

“加大动力！”拉望从牙缝里喊道。

飞船再一次极其缓慢地移动起来，船身倾斜。

接着，它猛地一冲，每一块木板和横梁都开始发出尖啸。

“拉望！拉望！”

拉望被喊声惊醒，那声音来自其中一个喇叭，代表着飞船后部的舷窗。

“拉望！”

“怎么了？别他妈瞎嚷嚷。”

“我能看到天空顶部！从另一边，从上面！就像一大块平整的金属板。我们正在离开它，我们在天空上面，拉望，我们在天空上面！”

又一声尖叫，拉望转身望向飞船前部舷窗。云母外的水以令人讶异的轻盈姿态腾空而起，形成了扭曲而古怪的彩虹。

拉望看到了空间。

第一眼望去，这里仿佛是另一个版本的水底，只是荒凉和干旱得可怕。四面八方布满了巨大的卵石，高耸的悬崖，以及光滑或撕裂成锯齿状的石头。

但是，它有自己的天空——深蓝色的穹顶，遥远得难以置信，根本无法计算确切距离。穹顶上嵌着一个白色的火球，灼痛了他的眼睛。

那片遍地怪石的荒野距离飞船仍有一段距离。此刻，飞船仿佛停放在一片平坦而闪烁的平原上。在闪闪发亮的表面之下，这片平原似乎由沙砾构成。熟悉的沙砾，它们堆积在一起，组成了拉望的宇宙中再常见不过的沙地，飞船正是沿着这道沙地攀爬向上。但它上面这层光滑透明、五彩缤纷的皮肤——

拉望突然听到一排排喇叭中再次传来一声呼喊。他猛地摇摇头，问道：“又怎么了？”

“拉望，我是坦安。你把我们带到了什么地方？履带动不了了，硅藻推不动它们。这不是装出来的，我们已经在使劲敲它们的外

壳，都快敲裂了，但它们还是没办法制造更多动力。”

“别逼它们了。”拉望厉声说道，“它们不会假装，因为智力不够。如果它们说没办法提供更多动力，那就是真的。”

“好吧，那你把我们弄出去吧。”坦安的声音似乎带着威胁。

沙尔来到拉望身旁。“我们正处于空间与水的交界处，这里的表面张力非常大。”他轻声说道，“这就是为什么在建造飞船时，我曾坚持要将轮子做成在必要时可以抬高的设计。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无法理解古老的金属板上记载的‘伸缩起落架’。但最后我终于想到，空间与水的交界处——更精确地说，是空间与泥巴的交界处——的张力能够将任何较大的物体紧紧抓住。如果你现在命令抬高轮子，我想应该会有更好的进展。”

“好极了。”拉望说，“喂，下面的小队，请抬高起落架。显然，古人还是懂得挺多嘛，沙尔。”

这花了好一阵子，因为将动力传送到底部起落架需要再次重装整个齿轮箱。随后，飞船开始沿着滩涂向粗糙的石头地爬去。休息期间，拉望紧张地扫视那道参差不齐的恐怖高墙。一道类似小溪的水流向左边淌去，或许可以当作通往下一个世界的道路，但他并无多少把握。思考片刻之后，拉望命令飞船转向小溪。

“你觉得天上那东西是‘星星’吗？”他问，“可是应该有很多才对呀。现在只有一个挂在哪儿——以我的品味来看，这一个也嫌太多了。”

“我不知道，”沙尔承认道，“但我想，我开始明白宇宙构成的方式了。显然，我们的世界像一个杯子扣在这个大世界的底部。这个世界有属于它自己的天空，或许，它本身也像个杯子扣在另一个更大的世界底部，如此循环往复，没有尽头。我得承认，这概念很难理解。也许更容易理解的结构是，所有世界都像杯子一样扣在这个共同的平面上，而那道强光均匀地照耀着所有的世界。”

“那么，为什么它每天晚上都会熄灭，而在冬季的白天里会显

得暗淡？”拉望追问道。

“或许它沿着一个圆周运动，从一个世界移动到另一个世界的上方。我怎么知道？”

“好吧，如果你是对的，我们就得在这儿爬一阵子了，直到我们找到另一个世界的天空。”拉望说，“然后，我们就潜下去。不知怎的，做了这么多准备之后，这一切看起来容易得很。”

沙尔咯咯笑起来，但这声音似乎并不意味着他发现了什么好笑的事，“简单？你注意到温度了吗？”

拉望在潜意识里也注意到了，但直到沙尔提醒，他才真正感受到自己正渐渐窒息。幸运的是，水中的氧气含量并未降低，但温度像是最糟糕的晚秋时节中的浅滩。这就好像在浓汤中呼吸一样。

“坦安，让沃泰加快运动，”拉望喊道，“如果不能加快循环，舱内很快就会让人受不了的。”

他只能这么做，好让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驾驶飞船上。

参差破碎的嶙峋怪石稍近了一些，但与飞船之间似乎仍远隔绵延数里的荒漠。过了一阵子，飞船的爬行稳定了许多，虽然慢得可怕，但也不再像之前一样颠簸。它下方传来一种刺耳的摩擦声，刮蹭着飞船底部，仿佛它正踩在粗糙的润滑剂上，每个分子都跟人的脑袋一样大。

最后，沙尔说：“拉望，我们得再停一次。这里的沙子已经干了，使用履带太消耗能量。”

“你确定如果再一次停下，我们还能承受得了？至少现在我们在移动。如果我们停下来降低轮子、更换齿轮，我们会被煮沸的。”

“如果不停下，我们才会被煮沸。”沙尔平静地说，“我们的硅藻已经死了一批，其他的也正在枯萎。这个征兆足以说明，我们自己也承受不了太久了。我觉得我们没办法坚持抵达阴影，除非我们更换齿轮、加快速度。”

一名技工倒抽了一口冷气。“我们得掉头回去，”他磕磕巴巴地

说，“我们本来就不该来这儿！我们应该生活在水中，而不是这个地狱。”

“我们会停下来，”拉望说，“但我们不会掉头回去，这是最后决定。”

这话听起来十分勇敢，但那人的话对拉望的打击很大，尽管他不愿意承认。“沙尔，”他说，“快点，行吗？”

科学家点点头，潜到下层去了。

时间仿佛延长了。天空中高悬的白色大球不知疲倦地闪耀着，它已经下降了许多，此刻正直直地照在拉望的脸上，照亮了水中漂浮的每一个小颗粒，那光线仿佛无边无际的乳白色流光。拉望脸颊旁拂过的水波几乎发烫了。

他们怎么胆敢直接踏入这地狱？那颗“星星”正下方的土地一定比这里还要炎热的多！

“拉望！快看帕拉！”

拉望强迫自己转过身去，望着自己的普鲁托同盟。那只巨型拖鞋正趴在甲板上，只剩纤毛在微弱地颤动。它内部的液泡开始膨胀，变成了臃肿的梨状气泡，挤压着浓稠的细胞质和黯淡的细胞核。

“这个细胞正在死去，”帕拉的语调一如既往地冰冷，“但继续前进——继续前进。还有很多要学，就算我们活不下去，你们也能继续生存。继续前进。”

“你现在……支持我们了？”拉望轻声说。

“我们一直支持你们，帮你们将这出荒唐剧上演到高潮。最后，我们将从中获益。人类也是。”

声音停止了。拉望再次呼唤帕拉，但它没有回答。

下方传来木头碰撞的声响，沙尔的声音通过其中一个喇叭穿了出来，“拉望，前进！硅藻也正在死去，我们很快就会失去动力。全速前进，尽可能走直线。”

拉望严肃地倾身向前，“那颗‘星星’正在我们目的地的正上方。”

“是吗？它可能会继续下降，阴影可能会拉长。这是我们仅存的希望了。”

拉望没想过这一点，他透过一排排麦克风发出指令。飞船再一次动了起来。

愈来愈热了。

那颗“星星”以能够感知到的速度稳定地沉向拉望的正面。突然之间，他心头冒出一个新的恐怖想法。它会不会继续一路下沉，直到完全消失？尽管此刻光芒耀眼，但它毕竟是唯一的热源。这空间会不会转瞬之间变得冰冷刺骨，而整艘飞船将会变成一大块爆裂膨胀的冰？

影子威胁性地渐渐拉长，沿着荒漠一路匍匐蔓延，向着不断前进的飞船延伸。船舱内没有人交谈，只能听到粗重的喘息和机器的摩擦声。

紧接着，参差的地平线似乎迎面袭来。那石头组成的牙齿咬向火球的下边缘，一口就将它吞了进去。火球消失了。

他们正处于一道悬崖的背风处。拉望命令飞船转向，沿着岩石前进，它沉重而缓慢地服从了命令。头上遥远的天空渐渐由蓝色变成了靛青色。

沙尔无声地从活门里游了上来，站在拉望身旁，研究着头上渐渐加深的色彩，以及向着他们的世界不断延伸的阴影。他什么也没说，但拉望知道，他心里一定徘徊着同一个可怕的念头。

“拉望。”

拉望跳了起来。沙尔的声音坚硬如铁，“怎么？”

“我们必须不断前进，必须在短时间内抵达下一个世界，无论它在哪里。”

“可是，我们根本看不到该往哪里走，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敢轻举妄动？为什么不先睡一夜呢——如果这里的寒冷程度能让我

们睡得着的话？”

“能睡得着。”沙尔说，“这里不会冷到危险的程度。如果这里变得太冷，天空——或者说，我们之前认为是天空的东西——就会夜夜结冰，即使在夏天也不例外。但我担心的是水，现在植物要进入睡眠了。在我们的世界里，这没关系，氧气供应足以支持我们度过整个夜晚。可是在这个封闭的空间内，有这么多生物聚集在一起，却没有新鲜的水，我们很可能会窒息的。”

沙尔说这话时仿佛与自己毫无干系，只是在谈论无可置疑的物理法则。

“更有甚者，”他心不在焉地盯着外面朦胧的风景，“硅藻也是植物。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趁还有氧气和动力的时候赶快移动——同时祈祷我们能及时赶到。”

“沙尔，之前这艘船上曾有不少普鲁托。那边的帕拉并没有真正死去。如果它死了，船舱很快就会变得让人难以忍受。这艘船几乎是无菌的，因为普鲁托们一直以细菌为食，而像氧气一样，这里也没有细菌能从外部侵入。但不管怎样，尸体还是会有某种程度的腐烂。”

沙尔弯腰检查一动不动的帕拉，用手指碰了碰它的触须，“你说得没错，它还活着。这能证明什么？”

“沃泰也还活着，我能感觉到水在循环流动。这证明，伤害帕拉的并不是热量，而是光线。还记得我上次穿越天空时，皮肤被灼伤得有多严重吗？未经水折射的光线是致命的。我们应该把这项信息加到金属板上。”

“我还是不明白你的意思。”

“是这样。我们下面有三四只诺克，它们在光线照不到的地方，因此一定还活着。如果我们将它们集中到硅藻舱里，那些傻乎乎的硅藻会以为现在还是白天，就会继续工作了。或者，我们也可以将它们集中在船脊位置，就能让藻类继续产生氧气。所以现在的问题

是：我们更需要的是什么，氧气还是动力？或者我们也可以二者兼得？”

沙尔露出了笑容，“绝妙的想法。你简直可以成为沙尔了，拉望。我得说，我们没办法二者兼得。日光有某种特性，是诺克发射的光线所不具备的。你和我都无法感测到，但绿色植物有这个能力。没有日光，它们不会制造氧气。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把沃泰用在硅藻身上——制造动力。”

拉望指挥飞船离开悬崖边缘，进入更加平缓的沙地。此刻，所有直射光线都已无影无踪，但天空中仍残留一道柔和的微光。

“现在，接下来，”沙尔深思熟虑地说，“我猜那边的峡谷里有水，只要我们能及时赶到。我会下去安排——”

拉望突然呼吸急促起来，“怎么了？”

拉望没有说话，只是指着窗外，他的心脏怦怦作响。

头上，整片靛青色的穹顶洒满了微小却明亮得不可思议的光点，足足有数百颗。随着夜幕降临，又有愈来愈多光点逐渐显现。远方，在岩石的最边缘处，有一轮暗红色的球体，散发着幽灵般的银光。而在天顶中央，又有另一个类似的球体，只是尺寸小得多，它完全沐浴在银色的光芒之中……

在海卓特星的两个月亮下，在永恒的星空下，一艘两寸长的木头飞船和上面微小的船员正拼命沿斜坡移动，目标是一条濒临干涸的小溪。

## V

飞船在峡谷底部过了一夜。巨大的方形舱门全部开启，让沐浴过日光的新鲜淡水涌入船舱，带来生命的气息——同时带来的还

有蠕动的细菌，可以当作新鲜食物享用。

尽管众人睡觉时，拉望在门旁安排了警卫，但整晚都没有其他生物接近他们，无论是出于好奇还是为了捕食。显然，即使一路攀登到这片空间，高度组织化的生物也不会在夜间活动。

但当第一缕晨光透过水面时，麻烦出现了。

首先，这里有一种眼球突出的怪物。那东西是绿色的，有两只不断开合的爪子，只用一只就能轻而易举地将飞船夹成两截，就像折断绿藻茎一样。它的眼珠是黑色的小球，位于短短的柱状物顶端，它长长的触角像树干一样粗。它仿佛怒气冲冲地一掠而过，却压根没有注意到飞船的存在。

“那东西——是不是代表了我们在下一个世界可能遭遇的生物？”拉望喃喃自语。没人回答，因为很明显，没人知道答案。

过了一会儿，拉望决定冒险命令飞船逆着缓慢却沉重的水流前进。巨大的蠕虫从他们身旁掠过，其中一条用身体狠狠抽中了船身，而后毫不在意地游开了。

“它们没注意到我们。”沙尔说，“我们太小了。拉望，古人曾警告过我们空间的广阔，但就连亲眼看到之时，还是很难捕捉到它的边界。还有那些星星——它们是否意味着我心中想到的那些念头？这真是难以置信，超乎想象！”

“底部正在倾斜，”拉望说，他仍紧张地目视前方，“我们正远离溪谷边缘，水里的淤泥也愈来愈多。让星星先等等吧，沙尔，我们正在前往新世界的入口。”

沙尔心神不宁地沉默下来。他对空间的想象令他感到不安，也许称得上严重。他并未注意眼前正在发生的伟大事件，而是一门心思地担忧着自己不断延伸的猜测。拉望感觉得到，他们两人间长久存在的分歧再一次加深了。

现在，小溪底部开始再一次向上倾斜。拉望没有见过三角洲地形，因为他的世界里并没有小溪奔流而去。因此，眼前的现象令他

忧心忡忡。但当飞船爬升到斜坡顶端，他的忧虑被惊奇一扫而空。

眼前，溪水底部的斜坡再次向下延伸，不见边际，一直延伸到闪烁着微光的深渊里。他们头上再一次出现了正常的天空，拉望能看到一簇簇浮游生物在天空下平和地游动。几乎与此同时，他也看到了几只身量较小的普鲁托，其中几只已经在接近飞船——

就在这时，一个女孩从深渊中冲了出来，身影因惊恐而扭曲变形。一开始，她根本没有看到飞船。她在水中扭动柔韧的身体，显然希望摆脱追击，独自越过三角洲的高处，进入前方荒凉的小溪。

拉望惊呆了。并不是因为这里有人类——他自己也在期待这一点——而是因为那女孩近乎自杀的行为。

“怎么——”

接着，一个微弱的嗡嗡声响了起来，他明白了。

“沙尔！坦安！塔诺！”他大喊道，“拿出十字弓和长矛！打开所有窗户！”他狠狠蹬了一下面前的舷窗。有人扔给他一架十字弓。

“呃？怎么了？”沙尔不知所措地说。

“轮虫！”

这声叫喊在飞船中回荡，仿佛一道电流，令所有人震惊不已。在拉望自己的世界里，轮虫已经绝迹，但所有人都知道人类和普鲁托们并肩与轮虫作战的残酷历史。

女孩突然看到了飞船，她停了下来，绝望地盯着眼前新出现的怪物。她靠惯性漂在水中，眼睛紧盯着飞船，又时不时地回头望着身后。一片幽暗之中，那愤怒的嗡嗡声愈来愈响。

“别停下！”拉望大吼道，“这边！这边！我们是朋友！我们会帮你！”

视线中出现了三个巨大的半透明喇叭状器官，轮虫冠状体四周浓密的纤毛发出贪婪的呼呼声。帝克婪——这是整个捕食者群体中最凶猛的食肉动物。它们一边移动一边激烈地争吵着，发出难以分辨的含糊声响——那是它们的“语言”。

拉望小心翼翼地举起十字弓，射出了第一支箭。弩箭在水中离弦而去，它很快丧失了速度，被一股偏离的水流推向了女孩，而不是拉望瞄准的捕食者。

他咬了咬嘴唇，放低武器，再次举起。他低估了距离，因此无法射中。他需要等待，直到轮虫进入射程。侧面的舷窗又发射出一箭，拉望不得不命令大家暂时停火。

轮虫的突然出现让女孩下定了决心。那一动不动的木头怪物虽然看起来很陌生，但至少没有威胁到她。另一方面，她肯定早已知道，头上的三只帝克婪意味着什么——它们正争吵着谁该分得最大的一块猎物。她冲巨大的舷窗飞速游去。捕食者愤怒地尖啸着，贪婪地紧追不放。

要不是带头的帝克婪眼神不济，在最后一瞬撞上了木头船体，她很可能就难逃此劫了。帝克婪后退少许，发出嗡嗡的声响。另外两只纷纷转向，避免撞到它身上。它们再次爆发了一场争吵，尽管根本说不清楚究竟在吵什么。它们的词汇极度简单，无非是“呀”“死了”和“还有你”之类的。

趁它们争吵不休时，拉望一箭射穿了最近的一只。它立刻解体了——尽管轮虫十分凶猛，结构却脆弱得很。剩下的两只马上开始为同伴的尸体争个你死我活。

“坦安，带一支小队出去，趁这两头捕食者还在自相残杀，射穿它们。”拉望命令道，“别忘了把它们的卵也毁掉。看来，这个世界需要花点力气去驯服。”

从舷窗冲进来的女孩正紧贴着船舱另一端的墙壁，恐惧地瑟瑟发抖。拉望试图接近她，但她不知从哪儿抓了一片顶端削尖的轮轴藻当武器。他坐在控制台前面的凳子上，等待她将整个船舱打量清楚：拉望、沙尔、飞行员，以及衰老的帕拉。

最后，她说：“你们——你们是天外来的神仙吗？”

“我们是从天外来的，这一点没错，”拉望说，“但我们不是神

仙。我们是人类，跟你一样。这里有很多人类吗？”

尽管这女孩并未开化，但她似乎正在迅速掂量形势。拉望有一种古怪却绝不可能的印象：他似乎应该认得她。她将那把刀子插回自己厚实的头发里——啊，拉望心想，我得记得这个把戏——然后摇了摇头。

“我们人很少，到处都是捕食者。它们很快就会把我们全都吃掉了。”

她的话里带着沉重的宿命论，她自己倒像是完全不在乎了。

“你们从来没有合力抵抗它们？也没有请求普鲁托帮助你们？”

“普鲁托？”她耸了耸肩，“面对捕食者，它们跟我们一样束手无措。我们没有你们那种武器，能远距离杀死它们。现在已经太晚了，就算那种武器也帮不上什么了。我们人太少了，捕食者太多了。”

拉望兴冲冲地摇摇头，“一直以来，你们都拥有一种了不起的武器。在它面前，数字根本不重要。我们会让你们看到我们怎样运用这种武器。只要你们肯试试，说不定能比我们用得更好。”

女孩再次耸耸肩膀，“我们一直梦想着有这样的武器，但从来没有找到过。我不相信你的话是真的。那武器是什么？”

“大脑，”拉望说，“不是一个大脑，而是众人的大脑。一起工作，合作。”

“拉望说的是真话。”一个虚弱的声音从甲板上传来。

帕拉无力地动了一下，女孩睁大了眼睛望着它。那只帕拉用人类的语言发出声音，这件事似乎比整艘飞船和里面的一切都更令她震惊。

“捕食者是可以被战胜的，”那个细若游丝的声音说，“普鲁托们会帮忙，就像我们自己的世界里发生的一样。它们曾试图阻止这趟穿越空间的旅程，并夺走了人类的记录，但人类在失去记录的情

况下依然成功来到了这里。普鲁托们再也不会与人类作对了。我已经与这个世界的普鲁托们交谈过，告诉了它们人类的梦想与能力——无论普鲁托是否希望，他们都能做到。

“沙尔，你的金属板与你在一起，它们就藏在船上。我的兄弟们会带你找到它们。

“这个生物体现在会死去。它死去时已经对知识怀有信心，正如智慧生物死去时一样。这是人类教给我们的。知识……无所不能。有了知识，人类……穿越了……穿越了空间……”

声音渐渐消失了。微微发光的拖鞋并未发生变化，但它似乎失去了什么。拉望看着那个女孩，他们的目光交汇了。

“我们穿越了空间。”拉望轻声重复道。

沙尔的声音仿佛从遥远的地方传来。年轻的长老喃喃道：“真的吗？”

“在我看来，是真的。”拉望说。

# 神的九十亿个名字

阿瑟·查尔斯·克拉克

*阿瑟·查尔斯·克拉克（Arthur Charles Clarke，1917-2008），英国科幻小说家。其科幻作品多以科学为依据，小说里的许多预测都已成现实。与艾萨克·阿西莫夫、罗伯特·海因莱因并称为 20 世纪三大科幻小说家。克拉克最知名的科幻小说作品是《2001 太空漫游》。本书由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于 1968 年拍摄成同名电影，成为科幻电影的经典名作。*

“这个要求有些特别。”瓦格纳博士说，他希望自己的语气足够委婉，“据我所知，这是第一次有人要求向西藏僧侣提供一台自动排序计算机。我不想多管闲事，但我并不认为你们的……呃……机构能够充分利用这样一台机器。你能解释下打算怎么使用它吗？”

“十分乐意。”喇嘛答道。他整了整丝绸长袍，小心翼翼地将计算尺收好，他经常把它用于货币换算，“你们的第四代计算机能够处理十个小数点内的任何常规数学运算。然而，在我们的工作中，我们感兴趣的是字母，而非数字。我们希望，在你修改输出电路之后，机器将会输出文字，而不是成堆的数字。”

“我不是十分理解。”

“这个项目，我们已经研究了三个世纪，事实上，自喇嘛庙建好后就开始了。可能与你的认知稍稍相悖，所以我希望你能带着包容心听我解释。”

“当然。”

“其实很简单，我们编制了一张名单，上面列举了神所有可能的名字。”

“你说什么？”

“我们相信，”喇嘛沉着地继续说，“所有这些名字，在我们设计的字母表中，只需用九个字母就能全部罗列下来了。”

“就这个，你们研究了三个世纪？”

“是的，我们曾预计完成这项任务需要 15000 年左右。”

“哦。”瓦格纳博士看上去有点晕头转向，“现在我知道你为什么想租一台我们的机器了，但是这项目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喇嘛犹豫了零点几秒，瓦格纳还在想是不是冒犯了他。要是这样的话，回答便不会引起他的烦恼了。

“如果你愿意相信的话，这不过是种仪式，但却是我们信仰的基础。‘神’有那么多的名字——上帝，耶和华，安拉，等等——但它们仅仅是人设的标签。这是一个哲学上的难题，我并不打算讨论它，但在所有可能的字母组合中，我们能够找到一个可以称之为是上帝真正名字的单词。我们一直试图通过字母的系统排列，把这些名字全部列出来。”

“我明白了。你们从 AAAAAAAAA 开始，然后一直排，排到 ZZZZZZZZ……”

“确实如此——只不过我们有一张自制的特殊字母表。我们可以改造一台自动打字机来处理这些，当然，这并不重要。在设计电路时另一个需注意的问题就是要排除那些荒唐的组合，例如，同一个字母不能连续出现三次以上。”

“三次？你指的是两次吧。”

“就是三次。要解释这点恐怕要花上一段时间，即便你能理解我们的语言。”

“我想也是，”瓦格纳匆忙说道，“继续说吧。”

“幸运的是，为此调整下你的自动排序计算机后，这也是项简单的活儿。一旦编好程序，它就能依次变换字母顺序，然后打印出结果。原本我们要花上 15000 年的事儿，它只需要一千天就能完成了。”

瓦格纳博士几乎没注意到下方的曼哈顿大街正传来微弱的声响。他正处于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一个由自然山脉，而非人造物组成的世界。山上僻远的寺庙中，僧侣们耐心地工作着，一代又一代，将无意义的单词编成一张名单。人类的愚昧有底限吗？当然，他不能把自己的内心想法透露出来，客户永远是正确的……

“没问题。”博士答道，“我们能够调整五代机，让它能够输出这种名单。我更担心的是它的安装和维护问题。在这几天内把它搬运到西藏并不轻松。”

“我们可以安排。机器的部件很小，可以空运——这也是我们选择你们机器的原因之一。如果你们能够运到印度，我们就能从那里进行运输。”

“而且你还打算从我这里雇佣两位工程师？”

“是的，时间为三个月，也是项目需要的时间。”

“人事部可以给你们安排。”瓦格纳博士在便笺上记下笔记，“就是还有两点……”

还没等瓦格纳写完，喇嘛就拿出了一张小票据。

“这是我在亚洲银行的贷方余额证明。”

“谢谢。这……啊……完全够了。第二个问题倒并不重要，我不知该不该说——但令人惊讶的是这么明显的问题却经常被忽略。你们用什么提供电能？”

“一台柴油发动机，它能在 110 伏特的电压下提供 50 千瓦的功率。我们大概是在五年前安装它的，非常稳定。喇嘛庙的生活因为它变得更舒适了，当然，安装它的本意是为转经筒的电机驱动提供能源。”

“当然了。”瓦格纳博士附和道，“我早该想到这点了。”

护栏外的景色让人感到目眩，不过很快就能适应这些。三个月后，乔治·汉利对这两千英尺的深渊和山谷中纵横交错的田野并没

有留下太多印象。他斜靠在被风化的光滑岩石上，愁眉苦脸地凝视着远方的山脉，这些山的名字他从来不曾知晓。

这是他遇到过的最疯狂的事了，乔治心想。实验室里的聪明人将它命名为“香格里拉计划”，好几周过去了，五代机不断地吐出表单，上面写满了混乱的信息。计算机耐心并且坚定不移地将字母进行了重列，排除了所有可能的组合，每完成一个阶段就临近负荷。当表单从自动打字机中出来时，僧侣们就会仔细地将它们裁开，然后粘在一本本书卷上。

再过一周，感谢上帝，工作就要结束了。乔治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晦涩的计算使这些僧侣们确信不需要费力去排列十个二十个或一百个字母呢。他反复出现的一个噩梦是计划有变，大喇嘛（通常他们称呼他“萨姆·杰福”，虽然一点也不像）突然宣布这项目要延期到公元 2060 年。他们完全有可能这么做。

乔治听到厚重的木门在风中砰然关上，恰克出来了，走到他旁边的护栏前。通常，恰克会带着一盒雪茄，自己抽着一支，这使他在僧侣中颇受欢迎，那些僧侣们看上去倒是相当愿意去尝试生活中大大小小的娱乐。他们的生活有这样一个特点：他们可能是疯狂的，但也不是墨守清规。比如，他们会频繁地下山去村庄游玩……

“听着，乔治。”恰克焦急地说，“我们有麻烦了。”

“怎么了？机器罢工了？”这是乔治能想到的最糟糕的意外。这会耽误他的回程，没有什么比这个更糟糕了。他现在觉得，即便是看一眼电视广告都像是天赐甘露，至少这会是让他联想到家。

“不——不是这回事儿。”恰克靠到护栏上，这很反常，平时他有恐高症，“我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了。”

“你指的是什么，我想我们都知道。”

“当然——我们知道僧侣们正在做什么，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才最疯狂的——”

“告诉我发现了什么。”乔治催促道。

“……老萨姆刚刚都跟我说了，你知道他每天下午都会顺便过来看看那些吐出来的表单。嗯，这次他看上去很激动，至少快要到激动的程度了。当我告诉他这已经是最后一个工期时，他用他特有的英式口音问我是不是想知道他们打算要做什么。我说，‘当然。——然后他就说了。”

“继续，我听着。”

“嗯，他们相信当他们列出神的所有名字时——他们预计会有九十亿个——就能完成神的使命。人类将会完成他被创造出来的使命，人类将失去存在的意义。确实，这种想法像是种亵渎。”

“然后他们指望我们做什么？自杀？”

“不需要。名单完成时，上帝就会出现，然后将一切结束……哇！”

“哦，我懂了。当我们完成工作，世界末日就到了。”

恰克尴尬地笑了笑。

“这也是我对萨姆说的。然后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他古怪地看着我，好像我在课堂上做了蠢事，然后他说，这根本就微不足道。”

乔治思索了片刻。

“我早说了要纵观全局，”他随即说，“但你觉得我们要怎么处理这事儿呢？我并不觉得这会对我们产生什么影响。反正我们早就知道他们是疯子。”

“是啊，但你不觉得会发生点什么吗？名单完成之后，世界末日却没来——这毕竟是他们所期待的——我们就会受到责备。他们用的是我们的机器，这状况我可不喜欢。”

“我懂了。”乔治缓缓地说，“你已经想到这里了。但是你知道这种事情以前也发生过。小时候我还住在路易斯安那时，我们那里就有一个疯牧师说，下一个星期天，世界将会终结。好几百人相信了他，他们甚至还卖了房子。但是什么也没发生，他们也没有变得像你想的那样讨人厌。他们仅仅认为这不过是牧师在计算时犯了个

错误，然后继续相信他。我猜他们中的有些人到现在还相信着。”

“喂，这里又不是路易斯安那，可能你还没注意到。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却有数百名僧侣。我挺喜欢他们的，当老萨姆的终生事业结果却事与愿违时，我还会为他难过。但我还是不想留在这里。”

“我都那样想了几个星期了。但是除了完成合约，等着飞机将我们载走前，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当然……”恰克思索道，“我们可以试着稍微怠慢一下工作。”

“绝对不行！这只会使事情变得更糟。”

“我不是那个意思。是这样的，以目前一天二十小时的工作效率来算，机器四天后就会完工。飞机还要在一周后才抵达，对吧，那么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在检修期间找个需要替换的零件，找个理由把工作推迟几天。当然我们会修好它，不会太快就是了。如果时间算准了，机器把最后一个名字吐出来时，我们就已经到达机场了，那样他们就没法抓到我们了。”

“我不喜欢这么做，”乔治说，“我从没罢过工。而且这会让他们起疑心的。不，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会接受的。”

“我还是不喜欢这么做。”七天后，当灵活的小马驹驮着他们蜿蜒下山时，他依然这么说，“你不会以为我逃跑是因为我害怕了吧。我只是替山上的那些老家伙感到抱歉，当他们发现自己受骗时，我可不想在场。你觉得萨姆会怎么想？”

“真搞笑。”恰克答道，“但我感觉我说再见的时候，他知道我们是在逃避责任——而且他也不介意，因为他知道机器在顺利运行，工作也马上就能完成。之后——嗯，当然对他来说，也就没什么‘之后’了……”

乔治在马鞍上回过头，抬头凝望着背后的山路。这是最后能看清喇嘛庙的地方，这座宽矮有角的建筑在晚霞的映照下，在日落中最后只剩下一个轮廓，四散的光线隐隐绰绰，像是远洋航船一侧的

舷窗。电灯，当然，和五代机共用着同一电路，乔治想知道它们还能共用多久呢？僧侣们会不会在愤怒和失望中砸毁计算机？还是他们会安静地坐下，然后重新开始运算？

他非常清楚此刻山顶上正发生着什么。下级僧侣们从打字机中取出表单，粘到成批的卷册中，而大喇嘛和他的助手正披着丝绸长袍，他们端坐着，一张张地检查。没有人说话，唯一的声音是连续不断的脚步声，以及按键打在纸上的敲击声，如暴雨般永不停息，五代机在运算成千上万的数据时是迅速而又安静的。乔治想着，这样工作了三个月，都能把人逼得爬上墙头了。

“她在那里！”恰克指着下面的山谷大喊，“她太美了！”

她的确很美，乔治心想。这架破旧的 DC-3 民航机正躺在跑道的尽头，像个小巧的银色十字架。两个小时后，她就要载着他们飞向自由与理智的世界。这个想法像是口美妙的甜酒，值得享受和回味。乔治沉浸在这种喜悦中，小马驹正从容地在山坡间跋涉。

喜马拉雅山脉早至的夜色此刻几乎笼罩了他们。幸运的是路况良好，就像这地区的其他道路一样，他们两个都手举着火把。一点危险都没有，就是严寒令他们感到有点不适。天空清澈明朗，星辰闪烁着，亲切地眨眼。至少不会有什么风险了，乔治心想，除了飞行员可能会因为天气原因而无法起飞，这是他唯一的担忧。

他开始唱歌，但一会儿又止住了。四面的群山像白色的幽灵般闪闪发光，这辽阔的舞台并没有让他感到沸腾。这时，乔治瞥了眼手表。

“还有一个小时就到了。”他转过头向恰克喊道。然后他想到了什么，又补充道，“想知道计算机完工了吗？差不多就是现在了。”

恰克没有回答，于是乔治在马鞍上转过身。他正好瞧见恰克的脸，椭圆形的白色脸蛋仰望着天空。

“看啊。”恰克低声说道，乔治抬起眼睛看向高空。

苍穹之上，毫无征兆地，星辰逐一闭上了眼。

# 人生多美好

杰罗姆·比克斯白

爱咪姨妈正在前门廊上，她坐在高背座椅里前后摇摆，一边挥着扇子，这时，比尔 索密斯骑着自行车过来，停在屋前。

下午的“太阳”晒得比尔直出汗，他从车前轮上方的篮子中取出装了杂货的盒子，上了门口走道。

小安东尼正坐在草坪上，和一只老鼠玩耍。老鼠是他在地下室里抓住的——他让这小东西觉得它闻到了奶酪的味道，一只老鼠能够想象的最芳郁、最疏松、最美味的奶酪，于是它就爬出了洞穴，这会儿，安东尼正用思想困住了它，叫它耍各种把戏。

老鼠看到比尔 索密斯走近，企图逃跑，但是安东尼动了动念头，结果它在草地上做了个后滚翻，然后浑身颤抖地躺着，小小的黑眼睛中闪烁的全是恐惧。

比尔 索密斯快步走过安东尼，踏上前门台阶，口中嘟嘟囔囔。一到佛利蒙特家，或是经过这里，甚至只是想到这里，他就要嘟囔。大家想的都是傻乎乎的事情，没什么营养的事情，例如二乘以二等于四再翻倍等于八之类的；他们竭力混淆自己的思想，让思绪忽前忽后跳跃，这样安东尼就没法读他们的心。嘟囔能帮忙。因为，如果安东尼从你心里读到什么强烈的念头，他或许会做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帮忙——比方说治疗你老婆的头痛或者你孩子的腮腺炎，或是让你的老奶牛又能按时产奶，或是修理厕所。虽说安东尼并不是存心添乱，但你没法指望他对这些情况的处置会合情合理。

他就是这个德行。也许他是想帮你，以他的方式。但结果却很可能相当可怕。

如果他不喜欢你…嗯，说不定会更糟糕。

比尔 索密斯把装杂货的盒子搁在门廊栏杆上，停了他的嘟囔，

好一会儿才说，“您要的都在这儿了，爱咪小姐。”

“噢，真好，威廉，”爱咪 佛利蒙特快活地说。“老天，今天真是热得厉害。”

比尔 索密斯险些跪下去。他拿眼神祈求着。他拼命摇着脑袋，再次停下口中的嘟囔，尽管显然他并不愿意。“噢，别说这话，爱咪小姐。天气好极了，真是好极了。真的真的好极了的天气！”

爱咪 佛利蒙特从摇椅上起身，穿过门廊。她是位高个儿的女人，瘦削，眼睛处却是一片微笑着的茫然。约莫一年前，安东尼对她大发雷霆，因为她教训他不该把猫变成猫皮地毯，尽管他听从她的次数比听别人的——基本上等于零——要多，但这次他却逮住了她。用他的思想。这就是爱咪 佛利蒙特的明亮眼睛的末日，也是大家所知的爱咪 佛利蒙特的末日。从此以后，即便是安东尼自家人也不尽安全的说法传遍了山峰镇（人口四十六）。从此以后，所有人都加倍小心。

有朝一日，安东尼或会撤销对爱咪姨妈的惩罚。安东尼的妈妈和爸爸是这样希望的。等他长大些，说不定觉得抱歉时。如果可能的话，当然。因为爱咪姨妈已经改变了许多，另外，安东尼现在谁的话也不听了。

“别那么紧张，威廉，”爱咪姨妈说，“用不着这样嘟囔。安东尼不会伤害你的。老天在上，安东尼喜欢你！”她抬高声音，呼叫安东尼，他已经倦了耍弄老鼠，正忙着让它吃掉自己，“是吧，亲爱的？你喜欢索密斯先生吧？”

安东尼的眼神越过草地，落在送杂货的人身上——一束明闪闪、湿乎乎的紫色凝视。他什么也没有说。比尔 索密斯竭力对他露出微笑。一秒钟之后，安东尼的注意力又回到了老鼠身上。它已经吃尽了自己的尾巴，至少是嚼烂了——因为安东尼的念头是要它咬得比咽得快，粉色和红色的带毛肉块散在绿色的草皮上。这会儿，老鼠正困难地把牙伸向自己的下半身。

比尔 索密斯不出声地嘟囔着，尽量不去想任何具像的事物，他两腿僵硬地顺着走道下去，爬上自行车，踩起踏板离开。

“晚上再见，威廉，”爱咪姨妈在他背后叫道。比尔 索密斯蹬着踏板，内心深处，他希望自己能踏得有两倍快，好让自己以最快速度远离安东尼，远离爱咪姨妈，有时候她就是不记得该有多小心。还有，他根本不该有这些念头。因为安东尼捕捉到了它们。他逮到了意欲远离佛利蒙特家宅的欲望，好像这里是什么恶土，他紫色的眼睛眨一眨，他在比尔 索密斯的身后动了一个小小的愠怒念头，真的很小很小，因为今天他心情着实不错，另外，他挺喜欢比尔 索密斯，至少不讨厌他，至少今天不讨厌。比尔 索密斯想远离——所以，有些小脾气的安东尼帮了他一把。

他以超人的速度蹬着踏板——只是表面现象，因为实际上是自行车蹬着他，比尔 索密斯消失在道路尽头的一阵烟尘之中，他微弱的惊呼还弥留在夏日般的热气之中。

安东尼看看老鼠。它已经吃到了自己的肚皮，却死于过度的疼痛。他想了想，把它葬到了玉米地的深处——他父亲曾经说过，微笑着说，能把他杀死的东西如此处理将再好不过。他绕着屋子行走，顶上炎热的黄铜色光线在地上投下他怪异的影子。

厨房中，爱咪姨妈正在打开放杂货的盒子。她把用梅森瓶（mason jar，一种有密封螺旋盖的大口玻璃瓶，用以腌制或保存食品，因美国发明家约翰 L. 梅森[John L. Mason ，1832-1902]而得名）装的东西搁到架子上，肉和牛奶搁进冰箱，甜菜糖和粗面粉倒进水槽下的大罐。她将纸板箱放回墙脚，门边上，索密斯先生下次来好带回去。箱子脏乎乎的，变了形状，破破烂烂的，还被磨出了毛边，但它却是山峰镇仅剩的几个盒子之一。上面褪了颜色的红色字母写着“坎记靓汤。”最后几个汤罐头，还有其他的食物，很久以前就都被吃完了，只除了居民们为特殊日子留下的极少共用存

货——但盒子却保留了下来，仿佛是棺材，等这个盒子还有其他的盒子最终也失去的话，男人们只好去用木头做了。

爱咪姨妈回到外面，安东尼的妈妈——爱咪姨妈的妹妹——坐在屋子的阴影中剥花生。花生，当妈妈用手指顺着外壳抚摸的时候，就扑通－扑通－扑通地跳进她膝盖上的盘子中。

“威廉送东西来，”爱咪姨妈说。她无精打采地坐回高背摇椅中，在妈妈旁边，继续挥起扇子。她还不怎么老；不过自打安东尼用思想对她发了狠之后，她的身体就和思维一样出了岔子，她总是觉得很累。

“噢，好极了，”妈妈说。肥乎乎的花生继续往盘子里跳。

山峰镇的所有人总是在说，“噢，真好，”或是“好极了，”或是“天哪，简直棒透了！”无论发生什么，无论谈及什么——既便是提起不愉快的事情，比方说灾祸，甚至是死亡。他们总说“好极了”是因为若不用这话掩盖他们真实的感受，安东尼的思想说不定会凑巧听见什么，然后就没有人能猜到接下来的事情了。举个例子，肯特太太的丈夫，山姆，从坟墓中又爬了回来，因为安东尼很喜欢肯特太太，听到了她的哀悼。

扑通。

“今天晚上是电视之夜，”爱咪姨妈说。“我真高兴。每个礼拜就盼着这一天。今天晚上不知道会看见什么。”

“比尔拿肉来了吗？”妈妈问。

“当然。”爱咪姨妈扇着风，抬头向天空中单调的黄铜色亮光望去。“老天，真是好热！安东尼要是能让它凉快点儿…”

“爱咪！”

“噢！”妈妈的尖利声音刺透了比尔 索密斯的恳求未能穿过的铠甲。爱咪姨妈带了夸张的警醒表情用一只瘦骨嶙峋的手掩住嘴巴。“噢…真是抱歉，亲爱的。”她黯淡的蓝眼睛四下扫视，从左到右，想知道安东尼在不在视线内。在不在其实并无差别——他不在

你附近也一样能知道你的思想。不过，通常来说，除非他的注意力正集中在某人身上，他的心里装的还是自己的事情。

可是，你永远不知道什么会吸引他的注意力。

“天气挺好，”妈妈说。

扑通。

“噢，是的，”爱咪姨妈说。“这天气真是没得比。拿整个世界和我换都不行！”

扑通。

扑通。

“什么时间了？”妈妈问道。

爱咪姨妈坐的地方能够透过厨房窗户看见烤炉上方的架子上的闹钟。“四点三十，”她说。

扑通。

“今天晚上最好是什么特别节目，”妈妈说。“比尔拿来的牛肉好不好，瘦不瘦？”

“又好又瘦，亲爱的。今天才宰的，你知道，把最好的部位给我们送来。”

“等丹 霍利斯发现晚上不但是电视晚会，也是他的庆生会，他会多惊喜啊！”

“噢，我想也是！你确定没人告诉过他吗？”

“所有人都赌咒绝对不说。”

“那真是太好了。”爱咪姨妈点点头，视线越过玉米地看向远处。“一个生日晚会。”

“嗯…”妈妈把装了花生的盘子放在旁边地上，站起来，拍打着围裙。“我先去把肉烤上。然后咱们布置桌子。”她拿起花生。

安东尼从屋角兜过来。他没有看向二人，只是继续走过精心维护的花园——山峰镇所有的花园都得到了精心维护，非常精心的

维护——走过曾经是佛利蒙特家汽车的无用锈铁块，信步迈过篱笆，进了玉米地。

“天气真是好呀！”妈妈说，声音稍大，当她们走向后门的时候。

爱咪姨妈继续挥着扇子。“没得比的天气，亲爱的。真是好极了！”

玉米田里，安东尼穿行于高高的、瑟瑟作声的绿色茎杆之间。他喜欢闻到玉米的气味。头顶上鲜活的玉米，脚下凋零的玉米。肥沃的俄亥俄泥土，满是野草和棕色的干枯玉米穗，每一步都在他光着的脚趾间挤压。昨天晚上，他下了点儿雨水，所以今天一切都那么好闻。

他走到玉米地边缘的空地，过了这里，是一片成荫的绿树，树木掩映的土地凉爽、潮湿而又阴暗，许多的灌木生长在下层，还有遍生青苔的岩石和一小股泉水，泉水汇集起来成了一个清澈的水塘。安东尼喜欢在此处歇息，看着鸟儿、昆虫和小动物嬉戏、奔跑、啁啾。他喜欢躺在凉润的土地上，抬头望见头顶飘拂的绿叶，望见昆虫在朦胧柔和的阳光中飞掠，那阳光恍如斜斜地连接了大地和树顶的栅栏。不知为何，他更喜欢此间的小生灵的思绪，而不是外面的那些；在这里捕捉到的思绪并不非常强烈，也不很清晰，不过对于分辨这些小生灵喜欢什么、想要什么已经足够，他花了许多时间让这片树林适合它们的要求。泉水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但有一次他觉察到了某个小小毛皮动物的渴意，于是将地下水带到了地上，形成一条冷冽的水流，当那动物喝水时，他眨着眼睛在旁边观看，感到了它的喜悦。后来他又造出了水池，当他发现一丝游泳的意愿时。

他造了石头、森林、树丛和洞穴，阳光在这里，阴影在那里，因为他能感受到周遭所有的小小心灵的欲望——或者说是本能的需求，它们需要这样一个歇息的场所，交配的场所，嬉戏的场所，居住的场所。不知为何，树林周围的田地和牧场里的动物都知道这

里是个好地方，因为它们一直在源源不断地来到。每次安东尼到这儿来，动物的数量总比上次有所增长，也有更多的欲望和渴求需要照应。每次都有他从未见过的动物品种出现，而他则会找到它的思绪，看看它想要什么，然后给它它想要的。他喜欢帮助它们。他喜欢感受它们那细小的幸福。

今天，他躺在一棵浓密的榆树下，紫色的视线望着一只刚刚来到树林的红黑羽毛鸟儿。它站在头顶的一根枝条上唱着宛转的歌，上上下下跳跃，想着它那些小小的念头，于是安东尼便帮它筑了一个大大的、软软的巢，很快它便蹦了进去。

一只长长的棕色动物，皮毛光滑，正在水塘边饮水。安东尼很快找到了它的思维。这动物正在盘算一只较小的动物，对方顺着水塘的另外一面奔跑，捕食昆虫。小兽不知道它正处于危险之中。长身子的棕色动物喝完水，绷紧双腿准备跳跃，安东尼想了想，让它进了玉米地中的坟场。

他不喜欢这类型的想法。它们让他想起外面的思绪。很久很久以前，外面的人们对他也有同样的念头，一天晚上，他们躲起来等他从树林中回来——他只是想了想，他们便统统进了玉米地。从此之后，剩下的人们没了这样的想法，至少不会很清晰。如今，一旦想到他，或是靠近他，他们的念头就会完全混成一团乱麻，所以他也没兴趣投去太多注意力。

他依然喜欢帮助他们，有时候——但并不那么容易，也不让他们满意。他做了什么，他们从来不会有快乐的想法——有的只有乱麻一团。因此他把较多的时间花在这里。

他又看了好一阵子鸟儿、昆虫和毛皮动物，同一只小鸟玩了玩，让它高飞，让它低飞，让它绕着树木狂奔，直到，忽然间，另外一只鸟儿攫去了他的注意力，只是一瞬间，他让它撞进了一块岩石。一生气，他让石头也进了玉米地；但他没法再和那只鸟儿做什

么了。并不是因为它已经死去，尽管它的确已死；而是因为它的翅膀折了。于是他回了屋子。他并不喜欢穿过玉米地的回程路，于是他只是回了屋子，直接进入地下室。

下面这里真不错。惬意、黑暗、潮湿，还挺香的，因为妈妈曾经在墙边的架子上做蜜饯，当安东尼开始在这里消磨时间之后，她便不再下来了，蜜饯后来腐烂了，流淌下去，泥地面上到处都是，安东尼喜欢这味道。

他又抓了一只老鼠，让它闻到奶酪的味道，玩够以后，他送了它去同刚才在林子里杀的长动物做坟友。爱咪姨妈讨厌老鼠，所以他杀了很多老鼠，因为他喜欢爱咪姨妈，因此偶尔替爱咪姨妈完成些心愿。她的思维和林中那些小小的毛皮心灵颇为相似。很长时间中，她从来没对他动过坏心思。

老鼠之后，他和楼梯下角落中的一只硕大的黑蜘蛛玩耍，让它跑前跑后，蛛网随之震荡，地下室窗口透进来的光线映照下，仿佛是银色水面上的倒影。然后它把果蝇向蛛网上赶，蜘蛛狂了似的将它们全都包裹起来。虽说它喜欢苍蝇的方式中有些什么不好的东西，但不怎么明晰——再说了，爱咪姨妈也很讨厌苍蝇。

他听见头顶的脚步声——妈妈在厨房中走动。他眨眨紫色的眼睛，险些决定让她一动不动地立定——转念一想，他上了阁楼，然后，透过圆形窗户看了一会儿前院和土路和亨德森家的麦浪，然后他蜷成一个不怎么可能完成的姿势，部分的意识进入了睡眠。

很快，人们要来看电视，他听得妈妈这样想。

更多部分的意识进入睡眠。他喜欢电视之夜。爱咪姨妈特别喜欢看电视，有一次他想了些电视给她看，正好旁边还有几个人，当他们打算离开时，爱咪姨妈有些失望。于是，他对他们做了些事情——现在，人人都来看电视。

他喜欢他们看电视时自己得到的关注。

六点三十左右，安东尼的父亲回到家，看起来又累又脏还浑身

是血。他和其他男人一直在邓恩家的牧场，帮助拣选这个月宰杀的牛只，然后干了脏活儿，分割肉块，在索密斯家的冰库中用盐腌上。不是他喜欢的活计，但每个男人都得轮流上。昨天他帮老麦金太尔割麦子。明天要开始打谷了。手打。山峰镇的事情都只能用手干。

他吻了吻老婆的面颊，坐到厨房桌子前。他微笑着问道，“安东尼呢？”

“附近哪儿吧，”妈妈说。

爱咪姨妈正在烧木头的炉子边，搅拌着罐子中煮的花生。妈妈走回去打开烤炉，在肉上涂油。

“嗯哼，今天过得真不错，”爸爸背诵道。他看看搅拌碗和台子上的案板，闻闻生面团的味道。“妈，”他说。“整条面包我都吃得完，真是饿死了！”

“没人跟丹 霍利斯提今晚是他的庆生会吧？”他老婆问。

“没。我们都是木头人。”

“咱们的惊喜准备得多好啊！”

“嗯？什么？”

“嗯…你知道的，丹特喜欢音乐。嗯，上礼拜塞尔玛 邓恩在阁楼上找到张唱片。”

“假的吧！”

“真的！然后我们叫埃塞尔去问，旁敲侧击问，你知道的…问他有没有这张。他说没有。这惊喜难道不妙吗？”

“是啊，当然是了。一张唱片，想象一下！真找到件了不起的东西啊！是谁的唱片？”

“佩里 科莫，唱‘你是我的阳光。’”（Perry Como，美国黄金年代著名歌手。）

“好啊，真是妙透了。我一直喜欢这曲子。”桌上摆了几个生胡萝卜。爸爸拿起一个，在胸口蹭蹭，咬了一口。“塞尔玛是怎么发

现的？”

“噢，你知道的…就是随便翻，找新东西。”

“妈，”爸爸嚼着胡萝卜。“对了，前阵子咱们发现的画片在谁那儿？我还挺喜欢的——古时的快速帆船，独个儿航行…”

“史密斯家。下周到斯必奇家，他们用麦金太尔的音乐盒换，咱们要给斯必奇家…”她按现定的顺序把物品理了一遍，周日女人们在教堂进行交换。

他点点头。“看来咱们有阵子没法留下那画片了。对了，亲爱的，你试试看能不能把侦探小说从雷历家弄回来。归咱们的那个礼拜我实在太忙，有几个故事没读完。”

“我试试，”他老婆不确定地说。“不过我听说凡胡森家在地下室里找到个立体镜。”她的语气中露出一点点苛责。“他们留了两个月才告诉大家。”

“真的，”爸爸来了兴趣，“那也挺不错。里面存了好些画片？”

“估计是。礼拜天我看看。我想要那个——不过咱们还欠凡胡森金丝雀。我真不知道那鸟儿干吗拣咱们家死掉——咱们拿到的时候肯定就有病了。现在好了，贝蒂 凡胡森总不满足。她甚至暗示说她喜欢咱家的钢琴有一阵子了！”

“嗯哼，宝贝，你试试立体镜——或者随便什么，你觉得咱们喜欢就行。”他终于咽完了胡萝卜。胡萝卜有点儿太生太硬。安东尼对天气的折腾让谁也没法知道什么作物会长成，就算长成，最终是什么形状也很难说。大家能做的只是尽量多地种植；总会有什么能熬过某个季节。唯有一次，谷物大丰收了；好多好多吨谷子被拖到山峰镇的边缘，倒进虚空之中。否则，等它们开始腐烂，就没人能呼吸了。

“你知道，”爸爸接着说，“能有点儿新东西真太好了。想到还有好些东西还没被发现就让人心花怒放，阁楼里、亭子间里、谷仓里，犄角旮旯的地方。它们真有用，从某个方面说。差不多所有东西都

有用…”

“嘘—！”妈妈紧张地四处张望。

“噢，”爸爸说，慌慌张张戴上笑容，“真是好呀！新东西太好了！能看到从没见过的东西，知道你给别人的东西也让他们开心，真是了不起啊！美事一桩啊！”

“美事一桩，”他老婆重复道。

“很快，”爱咪姨妈在炉边说，“就不会有新东西了。迟早所有的东西都会给找出来。老天啊，那真是太糟糕了。”

“爱咪！”

“嗯…”她苍白的眼珠没什么神采，还傻愣愣的，她一发呆就这样子。“太可怕了…没有新东西…”

“别讨论这个，”妈妈颤抖道。“爱咪，闭嘴！”

“没事儿，”爸爸大声说，用亲切和希望被偷听到的语气说。“这样聊天挺好。没事的，宝贝，不明白吗？爱咪能畅所欲言是好的。她感觉糟糕是好的。一切都是好的。一切都应该是好的。”

安东尼的母亲脸色刷白。爱咪姨妈也一样，这会儿，危险忽然穿透了她思维四周的壁垒。有时候，遣词造句的难度太大，大家干脆不表达负面意思。你永远无法预测。有无数的事情最好不要说，或是想——但克制说和想的结果也许一样糟糕，如果安东尼听见了，并且决定为之做些什么。你永远无法预测安东尼会做什么。

一切都应该是好的。和它们平时一样好，就算根本不好。总是这样。因为任何改变都可能很糟糕。很可怕地糟糕。

“噢，我的老天，当然，当然很好，”妈妈说。“你想怎么说话就怎么说，爱咪，都很好。当然，记住有些话永远比另外一些好。”

爱咪姨妈搅拌着花生，她苍白的眼睛里全是恐惧。

“噢，当然，”她说。“但是我现在不想说了。我不说话不知道好不好。”

爸爸疲倦地笑笑，“我出去洗洗。”

八点左右，大家陆续到达。这时候，妈妈和爱咪姨妈已经收拾好了餐厅中的大桌子，旁边又拼上了两张桌子。蜡烛亮起，椅子就位，爸爸把壁炉烧得很旺。

先来的是斯必奇家，约翰和玛丽。约翰穿了他最好的西装，洗刷得干干净净，麦金太尔家牧场的一天劳作把他的脸晒得粉扑扑的。西装熨得整整齐齐，不过肘底和袖口都磨出了线头。老麦金太尔正在琢磨织布机怎么造，照着课本设计，不过进展很是缓慢。麦金太尔对木头和工具很拿手，但找不到金属部件的时候，织布机的难度委实过大。麦金太尔曾经和许多人一样，开始的时候，妄图让安东尼弄出村子需要的东西，比方说衣服、罐头食物、医药补给和汽油。然后，他觉得泰伦斯家和乔 金尼身上发生的事情是他的错，所以尽量工作满足剩下的人们。然后，没人再想让安东尼做事情了。

玛丽 斯必奇是个小个子的快活女人，衣着简朴。她马上开始帮妈妈和爱咪姨妈摆放餐具。

接下来到的是史密斯家和邓恩家，他们两家都住在路下面，距离虚空只有几码之遥。他们驾着史密斯家的马车来，拉车的是他们的老马。

然后轮到雷利家出场，他们穿过黑黢黢的麦地来，夜晚正式开始。帕特 雷利坐到前厅里的立式钢琴边，开始照着谱架上的散页弹起来。曲声温柔，他弹得很煽情——但没人唱歌。安东尼喜欢听钢琴演奏，不喜欢有人唱歌；他总是从地下室上来，或是从顶楼下来，或是就这么出现，坐在钢琴上，当帕特弹奏“爱人”或是“碎梦大道”或是“夜与昼”时点着脑袋。他似乎更喜欢柔和、甜美的歌曲——但是，有一次，某人开始唱歌，安东尼从钢琴顶上看过去，做了些令众人再也不敢唱歌的事情。后来，大家猜想安东尼是先听到的是钢琴独奏，当时没人伴唱，当其他东西加进去之后，听起来不太

对头，因而搅扰了他的享受。

所以，每个电视之夜，帕特都会弹奏钢琴，这是晚会的开幕式。无论安东尼在哪儿，这音乐都能让他开心，让他拥有一个好情绪，他就会知道大家已经集合起来等着看电视，大家正在静候他的光临。

八点三十左右，大家到齐了，只差那十七个孩子和索密斯太太，轮到她呆在镇子那头的校舍里看护孩子们。山峰镇的孩子们被绝对禁止靠近佛利蒙特家宅——自打小佛雷德 史密斯竟敢挑衅安东尼之后，绝对禁止。甚至没人告诉小点儿的孩子们有安东尼这个人。其他的基本上都忘了他，或是被人教导说他是个好…好妖怪，不过绝对绝对不能靠近。

丹和埃塞尔 霍利斯迟到了，丹进来时没料到任何事情。帕特雷利弹钢琴一直到手痛为止——今天的劳作够辛苦了，这会儿刚刚站起来，所有人都围过来，祝愿丹 霍利斯生日快乐。

“啊，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丹开心地笑着。“这太贴心了。我没想到…老天啊，真是太贴心了！”

他们送上的礼物多数是手工做的，不过也有一些是人们的所有物，现在给了他。约翰 斯必奇送的是一个腕饰，用山胡桃手工雕琢而成。丹的手表大概一年前坏了，村子里没人知道怎么修理，但他还是一直戴着，因为它曾是他祖父的，是块很不错的金银铸物。他把腕饰挂在表链上，人人欢声笑语，恭维约翰说他手艺真好。接着是玛丽 斯必奇的针织领带，他解下原先系着的，换上这条。

雷利家送的是个自家做的小盒子，用来储物。他们没说储什么物，但是丹说他会把家传珠宝放在里面。雷利家是用一个雪茄盒造的这盒子，仔细剥去包装纸和天鹅绒衬里。外壳被用心打磨过，帕特雕琢的手艺虽然不算专业，但至少也很细致——不过，他的雕琢也获得了不少掌声。丹 霍利斯还受到许多其他礼物——一个烟斗、

一双鞋带、一个领带别针、一双针织袜、几块软糖和一副用背带改的袖带。

他带着极大的乐趣打开每一件礼物，尽可能多地当场穿戴起来，甚至是袖带。他点起烟斗，说抽烟从来没这么爽。其实并不是真的，因为烟斗都还没开过口；皮特 曼诺斯是四年前从一个乡下亲戚接过这礼物，亲戚不知道他已经戒了烟，打那儿之后，烟斗就被放着积灰尘。

丹小心翼翼地将烟草压进烟斗。烟草是珍物。出于纯粹的幸运，帕特 雷利恰在山峰镇出事之前把它种到自家后院。它长得并不好，大家还得晒叶子，撕叶子，等等等等，但它依然是非常珍贵的东西。镇子里的烟民都用老麦金太尔做的烟嘴来节省烟草。

最后，塞尔玛送上她觅到的唱片。

还没打开包装，丹的眼中已经雾气朦胧。他知道这是唱片。

“老天，”他轻声说。“是哪张？我都不敢看了…”

“你没有这张，亲爱的，”埃塞尔 霍利斯微笑着说。“不记得了吗，我打听过‘你是我的阳光’？”

“哦，老天，”丹说不出别的。他轻轻地除去包装，站在那儿爱抚着唱片，他的大手抚过磨损了的纹路，还有那些小小的、暗淡的划痕。他环顾周围，眼中噙着泪水，大家报以笑容，知道他有多开心。

“生日快乐，亲爱的！”埃塞尔说着搂住他，吻了上去。

他用双手抓着唱片，她抱着他的时候，他把唱片捧到旁边。“嘿，”他笑着仰起头。“当心啊——我拿的是无价之宝！”他又看看四周，在他妻子的怀中，她的胳膊还搂着他的脖子。他的眼中露出饥渴的表情。“我说…你们觉得能不能放来听听？上帝啊，我愿意拿什么交换没听过的音乐！就听个开头，乐队前奏，科莫不唱歌的部分？”

面容都冷静下来。过了一分钟，约翰 斯必奇说，“我觉得还是

不要了，丹。我们毕竟不知道歌手啥时候开腔——太冒险了。等你回家自己听吧。”

丹 霍利斯不情愿地把唱片放在餐具柜上，和其他的礼物一起。“真是好啊，”他不由自主地说，但也是失望地说，“不能在这儿播。”

“哦，没错，”斯必奇说。“真是太好了。”为了弥补丹失望的语气，他又说一遍，“真是好极了。”

他们吃着晚餐，烛光照亮大家的笑容，他们一路吃下去，吃尽最后一滴美味之极的肉汤。他们恭维妈妈和爱咪姨妈的牛肉烤得棒，花生和胡萝卜做得妙，玉米真是嫩得好。玉米并不是从佛利蒙特家的玉米地里长出来的，当然了——因为大家都知道那里有什么，那儿已经成了杂草丛生的地方。饭后上的是甜点——自家做的冰激凌和饼干。然后大家在椅子上放松，烛火闪烁，他们聊着天，等待电视开始。

电视之夜里大家不怎么嘟囔；大家来佛利蒙特吃顿好饭，这是好事，饭后还有电视看，其实大家并不很期待那个——这只是件不得不忍受的事情。聚会是挺让人开心的，除去你得注意所想所说，不过反正到了哪儿都差不多。要是一个危险的念头出现在脑子里，你得马上开始嘟囔，即便是说话正说到一半。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其他人只是假装没看见，直到你觉得好些，停止嘟囔。

安东尼喜欢电视之夜。去年的电视之夜上他只做了两三件变态事。

妈妈把一瓶白兰地搁在桌上，每个人都喝了很小很小的一杯。酒比烟草更珍贵。村民们可以酿葡萄酒，但葡萄不太对头，技术当然不怎么的，所以酿出的也不是好酒。镇子里一共只剩下几瓶真正的酒——四瓶黑麦威士忌，三瓶苏格兰威士忌，三瓶白兰地，九瓶真正的葡萄酒，还有半瓶归老麦金太尔管的利口酒（仅供婚礼使用）——等这些喝完，存货就告罄了。

后来，所有人都希望白兰地没有被拿出来过。因为丹 霍利斯喝的比他该得的多，还把分到的白兰地和许多土制红酒混在一起喝下去。一开始，谁也没当回事儿，因为他基本上没有表现出来，更何况这是个生日晚会，人人都开心，安东尼喜欢这样的聚会，就算他正在监听，也没理由反对这样的举动。但丹 霍利斯却酒精上头，做了件蠢事。要是大家能预见未来，定会将他带出去呼吸些新鲜空气。

他们惊讶地发现，丹忽然停了笑声，故事正讲到一半，塞尔玛邓恩如何找到佩里 科莫的唱片，如何失手却没跌破，因为她动得比这辈子任何一次都要快，准准地接住了唱片。他又开始爱抚唱片，眼中流露出渴求的神色，盯着佛利蒙特家放在角落的留声机，他忽然停了笑声，吊长了脸，事情变得糟糕，他说，“噢，基督啊！”

屋内陡然寂静一片。是那样的寂静，以至于外面大厅里祖父遗下的钟表的声音都清晰可辨。帕特 雷利正在轻声弹奏钢琴。他停下了，手悬在发黄的琴键上方。

冷风从凸窗上的网织窗帘间吹进来，餐桌上的烛火闪耀。

“别停下，帕特，”安东尼的父亲轻声说。

帕特继续弹奏。他弹的是“夜与昼，”但他的眼睛不时瞥向丹 霍利斯，他弹错了不少音符。

丹立在房间正中，拿着唱片。另一只手紧紧握着装了白兰地的酒杯，用力很大，手在颤抖。

大家都在看他。

“基督啊，”他又说，说话的口气让人觉得这是个脏字。杨格牧师，他正在餐厅门边跟妈妈和爱咪姨妈聊天，跟着也说了句“基督啊，”他闭上眼睛。

约翰 斯必奇上前说道。“别，丹。这样说话对你不错，但你不想说太多，你知道的。”

丹把斯必奇搭在他胳膊上的手晃开。

“连放唱片都不行，”他大声说。他低头看着唱片，然后环顾四周。“哦，天哪…”他把酒泼到墙上。酒顺着墙壁流下。

几个女人倒吸一口凉气。

“丹，”斯必奇轻声说道。“丹，够了。”

帕特 雷利更大声地弹奏“夜与昼”，想盖过讲话的声音。虽说这并不真的有用，如果安东尼正在听。丹 霍利斯走向钢琴边，站在帕特的肩膀边，微微地摇摆身体。“帕特，”他说，“别弹了，来这个吧。”他开始唱歌，温柔地，嘶哑地，悲伤地。“祝我生日快乐，祝我生日快乐…”

“丹！”埃塞尔大叫道。她想跑过房间去他身边。玛丽 斯必奇抓住她的胳膊，把她拽回来。“丹，”埃塞尔又大叫一声，“别…”

“我的上帝，安静！”玛丽 斯必奇哑着喉咙说，把她推向一位男士，他用手捂住她的嘴巴，一边死死抱住她。

“生日快乐，亲爱的丹尼，”丹唱道，“祝我生日～快乐！”他停下，低头看着帕特 雷利。“弹啊，帕特。给我弹啊，要不我老走调。你知道我五音不全，离不开伴奏！”

帕特 雷利的手伸向琴键，开始弹奏“爱人”——舒缓的华尔兹节拍，安东尼最喜欢了。帕特的脸色惨白，手指僵直。

丹 霍利斯的眼神望向餐厅门。望向安东尼的母亲，安东尼的父亲，他过去站在她身旁。“你们养了他，”他说。眼眶中的泪水在烛光中闪闪发亮。“你们给我去找他…”他闭上眼睛，泪水汩汩而下。他大声唱道，“你是我的阳光…我唯一的阳光…你让我开怀…当我感到忧伤…”

安东尼进了房间。

帕特停了演奏。他没法动弹。所有人都没法动弹。微风吹拂窗帘。埃塞尔 霍利斯不再挣扎喊叫——她晕了过去。

“…请不要带走我的…阳光…”丹的歌声颤抖着走向结束。他大张

双眼。他用双手挡在面前，一只手里是空杯子，另一只手里是唱片。他打了个嗝，说道，“不…”

“坏人，”安东尼说，一念之后，丹 霍利斯成了某种谁都无法想象的东西，又一念，这东西进了玉米地极深处的坟墓。

杯子和唱片落在地毯上。都没有破碎。

安东尼紫色的眼光环视屋内。

有些人开始嘟囔。大家都扮出笑容。充斥屋内的嘟囔听起来仿佛在表达赞同。某个声音说出了一两个清晰的句子，“哦，真是件好事，”约翰 斯必奇说。

“一件好事，”安东尼的父亲笑着说。他的笑容练得比大多数人好。“棒极了的事情。”

“都没法说了…真叫妙，”帕特 雷利说，泪水从他的眼睛和鼻孔漏出来，他继续弹奏钢琴，柔柔地弹奏，他颤抖的双手试着弹奏“夜与昼。”

安东尼爬上钢琴，帕特一弹就是两个小时。

然后，他们看电视。他们都进了前厅，只点起几根蜡烛，把椅子拉到电视旁边。这台电视屏幕很小，他们没法全坐在能看清的地方，不过反正无所谓。他们甚至不用打开电视。反正它也没法正常工作，因为山峰镇没有电力。

他们只是静静坐着，望着屏幕上扭动翻腾的形状，听着扬声器中传出的响动，没有哪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东西。他们从来不知道。从来都是这个样子。

“真是好极了，”爱咪姨妈有次说，她苍白的眼睛盯着毫无意义的亮块和暗影。“不过我还是更喜欢外面有城市的时候，我们能看见真正的…”

“别，爱咪！”妈妈说。“你说这样的话是可以的。非常好。但你怎么能真的这样想呢？老天，这节目比咱们以前看的不知道好多少！”

“没错，”约翰 斯必奇帮腔道。“太好了。我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节目！”

他和另外两个男人坐在沙发上，把埃塞尔 霍利斯放平了压在垫子上，抓紧她的胳膊和手臂，用手捂住她的嘴巴，免得她又开始尖叫。

“真是好极了！”他重复一遍。

妈妈从前窗望出去，望过黑暗中的道路，望过亨德森家黑黢黢的麦田，望向广袤无垠的灰色虚空，小小的山峰镇如同孤魂般漂浮其中——巨大的虚空到了晚上特别显眼，当安东尼黄铜色的白天过去之后。

琢磨他们在哪儿毫无好处——根本没用。山峰镇只是存在于某处。某个远离世界的地方。不管它在何方，总之事情开始于三年之前，当安东尼从子宫里爬出来，老医生贝茨——愿上帝让他安息——尖叫着想摔死他的时候，安东尼哼哼两声，做了这事情。他把村子弄去某处。或是摧毁了整个世界只留下村子，没人知道究竟是哪样。

最好别琢磨这个。一切反正没用——尽量延续他们的生活就是了。尽量，尽量活下去，如果安东尼允许的话。

这些想法很危险，她想。

她开始嘟囔。其他人也开始嘟囔。显然，他们都在想这些。

沙发上的男人对埃塞尔 霍利斯低声说话，当他们松开手之后，她也开始嘟囔。

安东尼坐在电视机上面，制作着电视，他们坐在四周，嘟囔着观看毫无意义的形状跃动，直到深夜。

第二天下雪了，半数庄稼被毁，但依然是个好日子。

【完】

（文本来源：可乐）

# 冷酷的方程式

[美]汤姆·戈德温

他不是独自一人。

只有他面前仪表盘上那个小仪表的白色指针指出这个事实。控制室里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人；除了传动装置的呜呜声再没有别的声响——但是白色指针转动了。当这艘小型飞船从“星尘号”太空巡航舰上发射的时候，指针指着零位；现在，一小时之后，指针抬高了，这表明在控制室另一边的补给室里有某种辐射出热量的躯体。

那只能是一种躯体——一个活着的人体。

他靠在驾驶员座位的后背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考虑着该怎么办。他是应急快递琶船的驾驶员，对死亡已是司空见惯，早就熟视无睹，可以看着别人死去而无动于衷，他公事公办，只能如此。别无选择——但即便是个应急快递飞船的驾驶员，要振作精神走过控制室，冷酷而审慎地杀死一个他将遇见的人，这也需要一点时间作好思想准备。

当然他会杀人的。这是法律的要求，星际法规第 8 款残酷无情的第 50 条明文规定：在应急快递飞船里发现的任何偷乘者在发现之后立刻抛弃船外。

这是法律的要求，没有商量的余地。

这不是人故意制定的一条法律，而是太空边远地区的环境迫使人们不得不有这样一条绝对必要的法律。随着超太空旅行的发展，人类扩张了在银河系的活动领域，由于人类广泛地分散于边远地区，这就产生了如何与孤立的初建殖民地和科学考察组进行联系的问题。巨型超太空巡航舰是地球人天才加勤奋的产物，但建造的时间长，成本昂贵。巡航舰数量有限，边远的小殖民地未能拥有

这种交通工具。巡航舰将殖民地居民送到那些新世界，定期去探访，日程总是排得满满的，但是巡航舰不能中途停下来或者拐道去探访那些日程上规定要在其他时间探访的殖民地；中途耽搁将会打乱它们的日程，从而产生混乱和反常心理，这会破坏地球和边远地区新世界之间心理上的互相信赖。

当日程上没有安排探访的某个世界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必须采用某种方法运送补给品或者援助人员，于是应急快递飞船应运而生了。它们体积小，可折叠，在巡航舰的舱室里占据很小的空位；它们用轻金属和塑料制成，由小型火箭驱动，消耗的燃料较少。每艘巡航舰载有四艘应急快递飞船，当接到求援电话的时候，相距最近的巡航舰就进入定向空间，飞行到足够的距离，发射出一艘带有必要补给品或人员的应急快递飞船，然后继续它的航程远离丽去。

巡航舰是用核变换器供给动力的，不使用液态火箭燃料，但是核变换器太大太复杂，无法安装在应急快递飞船里。巡航舰出于需要不得不携带限量的笨重的火箭燃料，而燃料是精打细算定量配给的；巡航舰的计算机决定每艘应急快递飞船完成其飞行任务所必需的准确数量的燃料。计算机考虑到航线坐标、应急快递飞船的质量以及驾驶员和货物的质量；计算机运算极其精确，细致入微，任何因素都不会忽略不计。然而，它们无法预见也不能允许存在偷乘者多余的质量。

“星尘号”巡航舰接到了沃登行星上一个考察组的请求：这个六人考察组受到绿色卡拉蠓虫的袭击，染上了热病，由于龙卷风席卷了营地，他们自己携带的血清全都毁坏了。“星尘号”巡航舰履行了常规程序，进入定向空间发射了带有退热血清的应急快递飞船，然后再一次消失在超太空之中。现在，一小时之后，仪表报告在补给室里除了一小盒血清之外还有别的什么存在着。

他的目光停在补给室狭窄的白色门上。在那里面另一个人活

着，呼吸着，自以为驾驶员现在发现他也太迟了而无法改变这种局面。确实是太迟了——对于门里面的人来说，这时候比他料想的要远远迟得多，在某种程度上他会觉得难以置信。

别无选择。在减速飞行的时候将会耗费额外的燃料来补偿偷乘者的质量；在飞船将近到达目的地之前不会觉察到多耗费了数量无限小的一丁点儿燃料。然后在地面上某个高度，可能接近地面一千英尺，也可能远离地面几万英尺，取决于飞船和货物的质量以及减速飞行的前一段时间，原先未觉察到的燃料增加额将会显示出燃料的短缺；应急快递飞船将会爆响一声耗尽它的最后一滴燃料，继而呼啸着作惯性运动。飞船、驾驶员和偷乘者在撞毁的时候将会熔为一体同归于尽，金属和塑料，血和肉，将会深深地埋入地下。偷乘者躲藏在飞船里的时候实际上已经签署了自己的死亡证书；不可能允许他连累其余七个人的生命。

他又一次望了望指示器的白色指针，然后站立起来。他必须干的事对他俩都是不愉快的；干得越早越好。他穿过控制室，站在白色门旁。

“出来！”他的命令既严厉又急促，压倒了传动装置的呜呜声。

他似乎听得见补给室里一种诡秘动作的声音，接着悄无声息。他想象着偷乘者畏缩着躲进一个角落里，突然担心他的行为可能带来的恶果，自信心也消失殆尽了。

“我说出来！”

他听见偷乘者移动脚步服从他的命令，他等待着，目光警觉地盯在门上，一只手握着身边的手枪。

门开了，偷乘者走了出来，笑眯眯的。“行啦——我投降。现在怎么处治我？”

这是一位姑娘。

他哑口无言干瞪着眼睛，拿着手枪的手垂落下来。他看到眼前是个姑娘，仿佛肉体上挨了一记突如其来的沉重的打击。这名偷乘

者不是男人——她是个十几岁的姑娘，穿着小小的白色吉普赛凉鞋站在他面前，留着棕色卷发的头顶不比他的肩膀高多少，身上散发出香水的幽香气味，笑吟吟的脸部向上昂起，天真无惧的眼睛望着他的眼睛，等待着他的回答。

现在怎么处治我？假如这是一个男人用深沉而对抗性的声音提出的问题，他早就用干脆利落的行为作出回答了。他将抓取偷乘者的身分证明盘，命令他进入锁气室。倘若偷乘者不服从，他就使用手枪。这不需要多少时间；一分钟之内，尸体就被抛入太空——假如偷乘者是个男人的话。

他回到驾驶员座位上，打个手势叫她坐在自己身边固定在墙上的驱动控制器的罩箱上。她服从了，见到他一声不吭，她的笑容消失了，流露出一种温顺内疚的神情，仿佛一条小狗在恶作剧的时候被人当场抓获，知道自己必须受到惩罚。

“你还没有告诉我呢，”她说，“我有罪，现在怎么处治我？交一笔罚款，还是怎么的？”

“你到这儿干什么？”他问，“你为什么偷乘这艘应急快递飞船？”

“我要见我哥哥。他在沃登行星上跟政府调查人员在一起，自从他离开地球参加政府调查工作以来，我已经有十年没见到他了。”

“你乘坐‘星尘号，到哪里去？”

“上米默行星去。那边有个工作等着我。我哥哥一直寄钱回家给我们——我父亲、我母亲和我——他为我交纳学费让我学习语言学的专门课程。我比预料的早毕业，于是得到了米默行星上的工作。我知道格里在沃登上的工作还要将近一年才结束，这样他就能到米默上来，因此我藏在补给室里，那儿。这里面有很大的空位让我用，我愿意交纳罚款。家里只有我们两个孩子——格里和我——我那么多年没见到他了，现在有机会，不想再干等一年功夫，即便我知道这样做会触犯某一种法规。”

我知道这样做会触犯某一种法规——从某方面来讲，不能责备她对法律的无知；她来自地球，不明白太空边远地区的法律必然像产生法律的环境一样冷酷无情。然而，为了避免像她这样的人因对边远地区一无所知而自食恶果，在进入“星尘号”存放应急快递飞船那一部分的门上钉着一块牌子，牌子上写得明明白白，谁都能看见并且引起注意：

未经批准的人员

不得入内！

“你哥哥知道你乘坐‘星尘号’到米默去吗？”

“哦，知道。我离开地球之前一个月给他拍发了一份太空电报，告诉他我毕业了，就要搭乘‘星尘号’到米默去。当时我已经知道他再过一年多一点就要驻扎在米默。后来他得到晋升，将在米默上面设立基地，不必像现在这样一次外出一年作野外旅行。”

沃登上面有两个不同的考察组，因此他问：“他叫什么名字？”

“克罗斯——格里·克罗斯。他在第二组——他的地址是这样写的。你认识他吗？”

第一组请求快递血清；第二组在西海的另一边，相距八千英里。

“不，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他说着，转身面对控制盘，把减速关闭到重力的百分之几，知道这样做也无法避免最终的结局，只是尽自己的能力推迟最终的惨局丽已。关闭减速飞行的感觉就像飞船突然跌落，姑娘无意中吓了一跳，身子从座位上弹了起来。

“现在咱们飞得比较快了，对不对？”她问，“干么要这样做呢？”

他告诉她实情：“为了暂时节省一点燃料。”

“你是说，咱没有很多的燃料吗？”

他不想立刻回答这个必答的问题，反问道：“你是怎么偷乘这艘飞船的？”

“我趁着没人注意就走进来了，”她说，“我正在跟一个在飞船

补给处当清洁工的同乡姑娘练习银河语，这时有人进来提取发给沃登考察人员的补给品。飞船准备就绪以后，你进来之前，我溜进了那个小室里。偷乘飞船是出于一时的感情冲动，为了去见格里——瞧你一直气势汹汹盯着我，我肯定这种感情冲动不明智呢。

“可是我要当个模范罪犯——或者说模范囚徒才对？”她又对他笑了笑，“我打算除了交纳罚款之外再付我的食宿费用。我会烹饪，我可以为每一个人补衣裳，我懂得怎样做各种各样有用的事，甚至还懂一点护理知识呢。”

还有一个问题要问：“你知道考察人员订购的是什么补给品吗？”

“哟，不知道。我想是他们工作中需要的设备吧。”

她干吗不是个别有用心的男人呢？但愿眼前的人是个逃犯，希望在未开发的新世界上消失得无影无踪；要么是个投机者，寻求新殖民地的运输业，以便在那儿找到金羊毛大发其财；要么是个想入非非的怪蛋，旅行的目的是——

也许作为应急快递飞船的驾驶员一生之中总有一次要在飞船里遇到这样一个偷乘者；性情乖戾的男人，卑鄙自私的男人，残忍危险的男人——但眼前绝不应该是个笑盈盈的蓝眼睛的姑娘，她为了见到自己的哥哥，情愿交纳罚款，为自己的食宿打工。

他转向控制盘，旋动一个开关向“星尘号”巡航舰发信号。呼叫将是枉费心机的，但是在他最后一线徒劳的希望破灭之前，他不能像对待一只动物或者对待一个男人那样把她抓起来推入锁气室。在这期间，应急快递飞船以部分重力减速飞行，时间的耽误是没有危险的。

通话机传来讲话的声音，“我是‘星尘号，。报出你的名字，继续讲下去。”

“我是巴顿，34Ｇ－11 号应急快递飞船。有紧急情况。请接德尔哈特中校。”

当请求呼叫转入适当频道的时候，传来一种微弱的莫名其妙的杂音。姑娘望着他，不再笑了。

“你准备命令他们来抓我吗？”

通话机咔嗒一声，传来遥远的话音：“中校，应急快递飞船请求——”

“他们要来抓我吗？”她又问道。“我还是不能去见哥哥了？”

“是巴顿吗？”通话机里传来德尔哈特中校生硬粗暴的话音，“出现什么紧急情况？”

“一个偷乘者。”他回答。

“一个偷乘者？”话音里有几分惊讶，“这倒是少见——干吗要汇报‘紧急情况，？你及时发现了他，不会有觉察得到的危险，我想你已经通知了飞船记录处，这样可以通知他最近亲的亲属。”

“所以我先打电话给你。偷乘者还在船上，情况大不一样——”

“不一样？”中校打断他的话，声音里包含着不耐烦的口气。“怎么不一样？你知道你的燃料十分有限；你跟我一样懂得那条法律：‘在应急快递飞船里发现的任何偷乘者在发现之后立刻抛弃船外。”’

听得见姑娘倒吸了一口气：“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偷乘者是个姑娘。”

“什么？”

“她要去见她的哥哥。她只是个孩子，不知道自己实际上在干什么蠢事。”

“我明白了。”中校话音里的火气消失殆尽，“所以你打电话给我，希望我能采取一点补救措施了？”他没有等待回答，继续说下去，“很遗憾——我无能为力。巡航舰必须维持它的计划日程；依靠着它的不只是一个人的生命而是多人的生命。我知道你的感情，可是我没有能力帮助你。你必须照章办事。我把你的电话接到飞船记录处。”

通话机寂静下来，只发出微弱的沙沙声，他转身望着姑娘。她

坐在长凳上向前探出身子，身体僵直，目光专注，流露出恐慌的神色。

“他说的照章办事是什么意思？把我抛出船外……照章办事——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不是他说的那样子吧……他不可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他说的真正意思是什么？”

她剩下的时间太短了，无法撒个谎再安慰她片刻。

“他的意思就是话里所说的意思。”

“不！”她畏缩着退回身子，仿佛他打了她，一只手半举着，似乎要挡开他，眼睛里流露出极不情愿相信的神色。

“这是没办法的事。”

“不！你在开玩笑——你这疯子！你说的不可能是这个意思！”

“很遗憾。”他慢慢对她说话，口气温和体贴。“我早就应该告诉你了——我应该告诉你的，可是我必须首先尽力挽回；我必须打电话给‘星尘号’巡航舰。你听到中校的话了。”

“可是你不能这样做——假如你逼我离开飞船，我会死去的。”

“我知道。”

她注视着他的脸，目光里不情愿相信的神色消失了，继而慢慢流露出一种惊慌失措的神情。

“你——知道？”她讲这句话的时候显得茫然、麻木、惊讶。

“我知道。事情只能是这样。”

“你说的是实话——你真的说话算话。”她有气无力地靠在墙上，形体娇小，无精打采，像一个小布娃娃，不再争辩，不再不信。

“你要动手了——你要逼我去死？”

“很遗憾，”他又说了一遍，“你决不会知道我多么难过的。事情只能这么办，宇宙里谁也无法改变这种做法。”

“你要逼我去死，我却没有干过任何坏事要担当死罪——我没有干过任何坏事——”

他无可奈何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我知道你没干过，孩子。我

知道你没干过——”

“应急快递飞船。”通话机发出急促而生硬的话音。“我是飞船记录处。将偷乘者身分证明盘上所有的资料都报给我们。”

他离开座椅，站到她身边。她紧紧抓住座位的边缘，仰望的面孔在棕色头发下变得刷白，唇膏格外显眼，如同血红的丘比特之弓。

“现在吗？”

“我要你的身分证明盘，”他说。

她放开座位的边缘，用发颤的手指笨拙地摸索着挂着塑料盘的项链。他俯身替她解开扣子，拿着身份证明盘回到他的座椅里。

“记录处，这是你要的资料：身份证明盘编号 T 837——”

“稍等一下，”记录处插话说，“这些资料当然要存入灰卡吧？”

“是的。”

“请问处以死刑的时间。”

“我过一会儿告诉你。”

“过一会儿？”这是完全违反常规做法的；应当首先报告偷乘者的死亡时间然后才——”

他尽力避免自己发出沙哑的话音：“那么咱就以完全违反常规的方式办事吧——我先读身分证明盘上的资料给你听。偷乘者是个姑娘，她听着我说的每一句话。你能理解这一点吗？”

记录处一时哑口无言，继而用温和的口气说：“抱歉。说下去。”

他开始读身分证明盘，读得慢吞吞以便尽可能拖延无法规避的结局，设法多给她一点时间，帮助她摆脱最初的恐慌，恢复心灵的平静，无可奈何地接受这一现实。

“编号 T 8374 破折号 Y 54。姓名：玛丽琳·李·克罗斯。性别：女。出生日期：2160 年 7 月 7 日。她只有十八岁。体高：5 英尺 3 英寸。体重：110 磅。这样轻的重量，然而足以增加如同肥皂泡一般的应急快递飞船的质量，给它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头发：棕色。

眼睛：蓝色。肤色：白。血型：O，都是些不相干的资料。目的地：米默港口市。无用的资料——”

他念完了说声“我过一阵子再打电话给你”，于是又一次转身望着姑娘。她蜷缩着靠在墙上，用痴呆而茫然的目光注视着他。

“他们在等你杀我，对吗？他们要我死，对吗？你和巡航舰上的每一个人都要我死，对吗？”她一时愣住了，讲话的时候如同孩子一般惊恐万状又心慌意乱。“人人都要我死，我却没干过任何坏事。我没有伤害过任何人——我只是要见哥哥。”

“事情不像你想的那样——压根儿不是那样的”，他说，“没有人要这样做；假如人能够变通办法的话，谁也不会这样办的。”

“那为什么会这样！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样？”

“这艘飞船正在给沃登上的第一考察组运送卡拉热病血清。他们自己的血清被一场龙卷风摧毁了。第二考察组——就是你哥哥所在的那一组——在西海的另一边，相距八千英里，他们的直升机无法飞越西海去援助第一考察组。染上那种热病的人必死无疑，除非及时注射这种血清。第一考察组的六个人将会死去，除非这艘飞船按时到达他们那儿。这些小飞船配给的燃料总是刚刚足够达到目的地，假如你呆在飞船上，你加给飞船的重量将使飞船在着陆之前耗尽所有的燃料。飞船将会坠毁，那么你和我都会死去，等待着热病血清的六个人也会死去的。”

她沉默了整整一分钟，考虑着他的话，目光里痴呆的神色消失了。

“原来是这样？”她终于开口说道，“只是因为飞船没有足够的燃料吗？”

“是的。”

“我可以独自去死，也可以连累另外七个人一起去死——是这样吗？”

“是这样的。”

“没有人愿意我不得不去死吗？”

“一个也没有。”

“那么也许——你能肯定毫无挽回的余地了吗？假如人们能帮助我，他们不愿这样做吗？”

“每个人都想帮助你，但是谁也无济于事。我打电话给‘星尘号’，这是我能采取的唯一的措施。”

“它不会回来了——但是可能还有其他巡航舰吧？可能还有某一个人，在某个地方，能采取一点办法赶来拯救我，难道一点希望也没有了吗？”

她稍稍探出身子，心情急切，等待着他的回答。

“没有了。”

这个回答就像一块冰冷的石头压在她心底，她又往后靠在墙上，脸上失去了希望和急切的神情。“你能肯定——你知道你没搞错吗？”

“我肯定。在四十光年之内没有其他巡航舰；没有一点办法，也没有一个人能改变这种局面。”

她耷拉着脑袋望着怀里，开始用手指绞着裙子的皱折，一声不吭地思索着，让自己的思想适应这种严酷的现实。

这么一来心情好一些了；随着希望的破灭，内心的恐惧也消失了；随着希望的破灭，只好听天由命了。她需要时间，她能占有的时间又是这么短暂。有多少时间呢？

应急快递飞船没有安装船体冷却设备；飞船在进入大气层之前其速度必须降低到适度的水准。飞船以 0．10 重力减速飞行，以比计算机计算的高得多的速度接近目的地。“星尘号”发射这艘应急快递飞船的时候已经相当接近沃登行星；飞船现在的速度正在一秒一秒缩短它与目的地的距离，很快就要到达临界点，到那时他将不得不重新减速飞行。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姑娘的体重将要乘以减速产生的重力，将会突然变成一个首要的因素。计算机决定这艘

应急快递飞船应该配给多少燃料的时候并不考虑这一因素。当减速飞行开始的时候，她必须离开飞船；除此之外别无选择。什么时候开始减速——他能让她继续呆多久呢？

“我可以呆多久？”

他听到这话，无意中感到畏畏缩缩的，似乎她的话就是他自己思想的回声。多久呢？他不知道；他必须请教巡航舰的计算机。每艘应急快递飞船都配有略有剩余的燃料以便补偿大气层里的不利条件，现在暂时消耗较少的燃料。计算机的存储库仍然保存着有关飞船设定航线的全部资料；这些资料要等到飞船到达目的地之后才抹掉。现在他只要把新资料输入计算机就行了；这些新资料就是姑娘的体重和他把减速飞行降到 0．10 的准确时间。

“巴顿，”当他开口要打电话给“星尘号”的时候，通话机传来德尔哈特中校急促的话音。“我跟记录处核对过了，发现你已经报告完毕。你降低减速度了吗？”

原来中校知道他正在尽力拖延时间。

“我以零点一零的重力减速飞行，”他回答说。“我在十七点五十分开始减速，姑娘的体重是一百一十磅。我想只要计算机许可就尽可能保持在零点一零。请你把这个问题输入计算机好吗？”

应急快递飞船的驾驶员改变计算机设定的航线或者减速度，这是违反法规的，但是中校没有提起这种违法行为，也不问这样做的原因何在。他没有必要问；他身为星际巡航舰指挥官，不会没有心智，也不会不理解人性。他只是说：“我会把它输入计算机的。”

通话机寂静无声，他和姑娘等待着，俩人都一声不吭。他们不必久等；计算机将在问题输入以后立刻作出回答。新的因素将馈入第一存储库的钢胃，电脉冲将穿过复杂的电路。各处的继动器可能卡嗒作响，嵌齿翻转过去，但是从本质上说，是电脉冲找到答案的；电脉冲无形无影，没有思想，不可见，却极其精确地决定着他身边这位苍白的姑娘可以再活多久。接着，第二存储库五个小小的扇形

金属体将一个接一个迅速地压过墨带，第二钢胃将吐出印着答案的纸条。

仪表盘上的精密航行钟指着 18：16，这时中校继续讲话了。

“你要在十九点十分重新减速。”

她看一眼航行钟，继而迅速移开目光。“那是我……我离开的时间吗？”她问。他点点头，她又耷拉着脑袋望着怀里。

“我将叫人把航线修正数据告诉你，”中校说。“原来我是决不会允许这样做的，但是我理解你的处境。除了我刚刚采取的措旋，我实在束手无策，你再也不能违反这些新指示了。你要在十九点十分报告完毕。听着——下面是航线修正数据。”_ 一个他不认识的技术员给他报出航线修正数据，他把这些数据记在控制盘边上夹着的一本拍纸簿上。他见到，当他接近大气层的时候要分阶段减速，那时减速飞行将造成五个重力——在这种情况下，一百一十磅就会变成五百五十磅。

技术员念完了，他说声谢谢就终止了这次通话。然后，他犹豫片刻，伸手关掉通话机。这时是 18：13，在 19：10 之前他没有什么要报告的。在这期间，让别人听见姑娘在最后时刻所说的话似乎有几分不得体。

他开始核对仪表的读数，故意慢吞吞地查看一遍。她必须接受这种命运，他没有办法帮助她接受；说些同情的话只能使她更不容易接受这种命运。

到了 18：20，她动动身子，开口说话了。

“这么说我只能走了？”

他转过身来面对着她：“你现在理解了吧？假如情况可以改变，谁也不会像这样处理问题的。”

“我明白，”她说。她脸上恢复了一点血色，唇红也不再那样鲜红突出。“没有足够的燃料让我继续呆下去；我藏在这艘飞船上，稀里糊涂闯下大祸，现在我要付出代价了。”

她冒犯了人制定的一条要求不得入内的法律，但是这种刑罚不是人制定的，也不是出于人的意愿，这是人无法取消的一种刑罚。一条物理定律早就规定：总量为 H 的燃料将赋与质量为m的应急快递飞船以安全到达目的地的动力；第二条物理定律又规定：总量为 h 的燃料将无法赋与质量为m + x 的应急快递飞船以安全到达目的地的动力。

应急快递飞船只服从物理定律，人对她的同情再大也无法改变第二条定律。

“可是我害怕。我不想死——现在不想死。我要活，谁也不想办法救我；人人任凭我去死，好像我什么事也没有。我就要死了，谁也不关心。”

“我们都关心的，”他说，“我，中校，还有飞船记录处的职员，我们都关心，每人都尽了微薄的力量帮助你。这种帮助无济于事——简直等于零——但这是我们所能做的一切了。”

“没有足够的燃料——这我能理解，”她说，好像没有听到他的话。“可是为这种事要去死。就我一个，孤伶伶的——”

这样一个事实毕霓是很难接受的。她从未经历过死亡的危险，从未经历过这样一种环境，在这里人的生命就像拍岸浪花一样脆弱易逝。她属于温存的地球，在那安全和平的环境里她可以焕发青春，满心喜乐，与她的友伴开怀欢笑，在那里生命是宝贵的，得到很好的保障，人总是可以确信明天将会到来。她属于充满着和风煦日、音乐和月光、宽厚和仁慈的世界，而不属于这个冷酷而凄凉的太空边远地区。

“这种事是怎么落到我头上的，一眨眼功夫就撞上了？一小时以前我还在‘星尘号’上，准备到米默去。现在‘星尘号，丢下我不管，我就要死了，我再也见不到格里、妈妈和爸爸了——我什么也见不到了。”

他犹豫不决，思忖着怎样向她解释，以便她真正明白过来而不

致于觉得自己莫名其妙成了无理残酷的非正义的牺牲品。她不知道边远地区的现状，脑子里只有地球上那一套安全保险的观念。在地球上，漂亮的姑娘未曾被抛弃船外，有法律禁止这种做法。在地球上她的悲惨命运将会充斥新闻广播，一艘黑色巡逻快艇将会赶来营救她。每一个人，每一个地方，都会传闻玛丽琳．李．克罗斯其人其事，人们将会不遗余力拯救她的生命。但这里不是地球，没有巡逻快艇，只有那艘“星尘号”巡航舰，它以光的好几倍速度将他们抛在背后。没有人能帮助她，明天新闻节目里再也没有玛丽琳·李·克罗斯的微笑，玛丽琳·李·克罗斯将仅仅是留在一位应急快递飞船驾驶员脑子里的令人心碎的记忆，仅仅是留在飞船记录处灰卡上的一个名字。

“这里情况不一样；不像在地球上，”他说。“并不是谁也不关心，只是因为谁也没有办法救你。太空边远地区非常大，在这地区的边缘殖民地和考察组极其分散，相互距离极其遥远。比如说在沃登上面只有十六个人——整个世界上只有十六个人。考察组，观察人员，还有少数殖民地开拓者——他们都在与外星环境进行斗争，尽力为后来者开拓一条道路。环境回击他们，那些首先去的人通常只能出一次差错。在边远地区的边缘没有安全的退路，只有为后来人开辟了道路，新世界得到驯服和就范之后才有安全。在这之前，人出了差错就得受到惩罚，谁也无法帮助他们，因为没有人能够帮助他们。”

“我本来要到米默去的，”她说，“我对边远地区一无所知；我只是要到米默去，那儿是安全的。”

“米默是安全的，不幸你离开了送你到那儿的巡航舰。”

她一时默默无语。“起初一切都是那么激动人心；这艘船上有很大的空位让我搭乘，我很快就能见到格里……我不了解燃料的配给，不知道我会出事——”

她的话音逐渐低沉下去，他把注意力转到观察屏幕上，不想望

着她克服极度的恐慌而逐渐进入听天由命的平静心情。

在观察屏幕上，沃登是个球体，遮掩在大气层的蓝色烟霾之中，在太空中运行着，背景漆黑一片，点缀着星辰。巨大的曼宁大陆块展现在东海里，形状像个沙漏，东大陆的西半部仍然历历在目。球体右手边有一条细细的阴影，随着这颗行星绕轴旋转，东大陆正渐渐消逝在阴影之中。一小时以前整个大陆都还看得见，现在一千英里大陆已经消失在边缘细细的阴影里，绕到这个世界的另一边进入夜晚。暗蓝色的斑点是洛塔斯湖，正在接近阴影。第二考察组的扎营地就在靠近湖南边的某个地方。那地方很快就要进入夜间了，一旦夜幕降临，沃登绕轴自转将很快阻断飞船电台与第二考察组之间的电波。

他必须把这情况告诉她，免得太迟了她无法跟哥哥通话。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俩还是不通话为好，但这不是他决定的事。对于他俩来说，最后的几句话是一种亲情的寄托，是一种心灵的安慰，也是一种肝肠寸断的痛苦，然而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刻，在她哥哥的余生中将是一种无限宝贵的怀念。

他按动电钮使观察屏幕上出现格子线条，使用已知的行星直径预测洛塔斯湖南端离开无线电有效范围的距离。这距离大约五百英里。五百英里；三十分钟——精确航行钟指着 18：30。估及预测的误差，最迟在 19：05 之前沃登的自转就会切断他哥哥的声音。

西大陆的第一线边界已经在这个世界的左边进入视域。四千英里之外是西海的海岸线和第一考察组的营地。那场龙卷风就是在西海上生成的，它猛烈地袭击了营地，推毁了他们一半预制的房屋，包括存放补给品的那一座房子。两天之前并没有龙卷风，只是在平静的西海上有一些缓慢流动的大气团。第一考察组照样进行日常的考察工作，不知道海上气团相遇，不知道气团联合正在酿成的威力。龙卷风没有发出预兆就袭击了他们的营地；一阵电闪雷

鸣，狂风呼啸，那种排山倒海之势似乎要湮灭它前进路上的一切。它过去了，在它的尾巴留下一片废墟。它摧毁了几个月的劳动，使六个人濒临死亡的厄运，随后似乎完成了任务，又一次开始减弱为缓慢流动的大气团。但是，对于受害者来说，它的破坏既非出于恶意也没有任何目的可言。它是盲目的没有思想的威力，遵从着自然法则，即便在那儿从来没有人生存着，它也会以同样的威力扫过同样的路线。

存在需要秩序，这就是秩序，自然法则是无法废止、不可改变的。人可以学会使用这些法则，但是人无法改变法则。圆的周长始终等于圆周率乘以直径，人的科学永远不能改变这个等式。A 种化学物和 B 种化学物在 C 的条件下化合总是产生 D 种反应。万有引力定律是个冷酷的等式，对于叶片的飘落和双星系极为沉重的环绕运行来说，这一定律没有任何区别。核变换过程为星际载人巡航舰提供动力；以新星的形式进行的同一种核变换过程将会以同等效率毁灭一个世界。自然法则存在着，宇宙遵循这些法则运动着。在太空边远地区照样存在着所有这些自然的力量，有时候这些力量毁灭了离开地球去开拓道路的人们。边远地区的人们早就痛心地明白了咒骂这些毁灭他们的力量是徒劳无益的，因为这些力量又瞎又聋；他们也早就明白了企望上天怜悯是徒劳无益的，因为银河系的星球以二亿年的漫长征途环绕运行，始终受到这些自然法则不可抗拒的控制，这些法则既不知道何谓仇恨，也不知道何谓怜悯。

边远地区的人知道这一切——可是刚刚离开地球的姑娘怎么会完全理解呢？总量为 H 的燃料将无法赋与质量为m加 x 的应急快递飞船以安全到达目的地的动力。对于驾驶员以及姑娘的哥哥和父母来说，玛丽琳·李·克罗斯是个年方十八、长相甜美的姑娘；对于自然法则来说，她是 x，是冷酷的方程式中那个多余的因素。

她坐在那儿又动了动身子。“我可以写一封信吗？我要写信给

妈妈和爸爸，我也想跟格里谈一谈。你能让我用那边的电台跟他谈话吗？”

“我尽力跟他接通，”他说。

他打开法向太空发射机，揿下信号钮。立刻有人应声答话。

“你好。现在你们这些家伙可顺利——应急快递飞船在路上了吗？”

“我不是第一考察组；我是应急快递飞船，”他说。“格里·克罗斯在吗？”

“格里呀？他和另外俩人今天上午乘直升机出去了，还没回来。不过，太阳快下落了，他应该会马上回来的——最多在不到一小时之内。”

“你能把我的电话接到直升机的电台上吗？”

“嗨哟。电台已经损坏两个月了——一些印刷电路出了毛病，要到下一次巡航舰停靠的时候才能修复。有什么重要的事吗——是他的坏消息还是什么的？”

“是坏消息——非常重要。当他回来的时候，尽快叫他使用发射机通话。”

“知道了；我叫一个小伙子开一辆卡车到停机场等着。还有什么事我可以效劳吗？”

“没有了，我想就这些吧。。尽快叫他使用发射机，你给我发个信号。”

他把音量调到听不见的最低位，免得影响信号蜂鸣器的音响，接着从控制盘上取下夹着的拍纸簿。他撕掉写着飞行指示的那一页，将本子连同铅笔一起递给她。

“我最好也给格里写一封信，”她一边接过纸笔一边说道。“他也许不能及时返回营地。”

她开始写信，瞧她握笔的样子，手指仍然笨拙而迟疑不决，书写的时候笔的顶端稍稍颤抖着。驾驶员转身面向观察屏幕，茫然望

着它。

她是个孤苦伶仃的小孩子，尽力写下最后几句诀别的话，她要向他们展示自己的心扉。她要表白她是多么爱着他们，她要告诫他们别为她感到太伤心，无论谁遇到这种事，结局必然如此，她并不害怕。最后一句是个谎言，在歪歪扭扭的字里行间可以读出她内心的恐惧；这种英勇的小谎言将会使他们越发感到痛心。

她哥哥属于太空边远地区，他会理解的。他不会憎恨应急快递飞船驾驶员，不会怪罪他不采取任何措施阻止她去死；他会知道驾驶员无能为力。他会理解的，尽管当他知道他妹妹走了的时候这种理解无助于减轻他的震惊和痛苦。但是其他人——她父亲和母亲是不会理解的。他们属于地球，他们的思想方法也是地球上的那一套，他们从来没有生活在太空边远地区，那儿生命的安全界限线极细，有时候压根儿不存在这条界限线。他们将会怎么看待这位未曾谋面的送她去死的驾驶员呢？

他们会恨他入骨，但是这无关紧要。他永远不会见到他们，永远不会认识他们。只有记忆让他缅怀往事，当一个穿着吉普赛凉鞋的蓝眼睛姑娘进入他的梦中再次死去的时候，他将只有恐怖的夜晚。

他愁眉苦脸地望着观察屏幕，尽力控制住自己的思想情绪。他没有能力拯救她。她不知不觉遭到自然法则的惩罚，这法则既不承认无辜也不承认年轻和美貌，不会同情人也不会宽容人的过失。悔恨是不合乎逻辑的——然而，难道晓得了悔恨不合逻辑就可以置之度外吗？

她偶尔停下笔，仿佛尽力寻找着恰当的话语把自己的心意告诉他们，继而她又奋笔疾书，铅笔在纸上发出沙沙的声音。

到了 18：37，她把信纸折叠成为四方形，在上面写了一个名字。她开始写另一封信，两次抬头望了望精确航行钟，仿佛担心在她写完之前黑色指针走到指定的那一点。

到了 18：45，她把信折叠起来，就像折叠第一封信那样，于是在上面写了姓名和地址。

她把两封信递给他。“请你关照一下，务必把信件装进信封邮寄出去好吗？”

“当然可以。”他从她手上接过信，放进他的灰色制服衬衫的一个口袋里。

“这些信要等到下一次巡航舰停靠的时候才能寄出去，到那时‘星尘号’早就把我的情况告诉他们了，对不对？”她问道。他点点头，于是她接着说：“这在某种程度上会使得这些信件显得不重要，但是在另一种惹义上说这些信件是十分重要的——对于我，对于他们都太重要了。”

“我知道。我理解，我会负责到底的。”

她瞥了一眼航行钟，继而回头望着他。“那个钟似乎越走越快了，对吗？”

他默默无言，想不出什么话来回答。她问道：“你看格里会及时回到营地吗？”

“我想会的。他们说他马上回来。”

她把铅笔放在手心里搓来搓去。“我希望他及时回来。我感到懊丧又恐慌，我要再一次听到他的声音，或许我就不会感到孤苦伶仃了。我是个胆小鬼，实在没办法。”

“不，”他说，“你不是个胆小鬼。你害怕了，但你不是个胆小鬼。”

“这有区别吗？”

他点点头。“有很大的区别。”

“我感到非常孤立，以前我从来没有这种感觉，就像是孤单单的一个人，没有人在乎我的遭遇。以前总有爸爸和妈妈在身边，还有朋友围绕着我。我有许多朋友，在我出发前夕他们还为我举行了欢送会。”

朋友、音乐和笑声留在她的记忆中——在观察屏幕上洛塔斯湖就要进入阴影部分了。

“格里的情况也是一样吗？”她问。“我是说，万一他出了差错，他也必须为自己的错误独自去死，谁也无法拯救他吗？”

“在太空边远地区所有的人情况都一样；只要存在着边远地区，情况始终如此。”

“格里没有告诉过我们。他说工资很高，他一直寄钱回家，因为爸爸开小庐的收入只够勉强维持生计，但是格里没有告诉我们说情况是这样的。”

“他没有对你们说他的工作很危险吗？”

“嗯——说过。他提到了，可是我们并不理解。我总以为边远地区的危险充满乐趣，是一种激动人心的冒险，就像在三维电影里一样。”她脸上掠过一阵惨淡的笑容。“其实并非如此，对吧？情况完全两样，假如电影是真的，散场之后就无法回家了。”

“是的，”他说。“是的。那就无法回家了。”

她的目光从航行钟移到锁气室门上，继而望着她仍然拿着的拍纸簿和铅笔。她轻轻移动位子，把手里的东西放在旁边的长凳上，一只脚稍稍伸了出来。他第一次见到她穿的并不是维金吉普赛凉鞋，而仅仅是一种廉价的仿制品，所谓的维金皮革是某种粒面塑料，银带扣是镀金的铁制品，宝石是染色的玻璃珠。爸爸开小店的收入只够勉强维持生计——她一定是上了大学二年级就辍学了，以后改学语言学课程，以便能够独立生活，在课余时间打工赚些钱来帮助哥哥供养双亲。她留在“星尘号”上的个人物品将被送回给她的父母——那些物品既没有多少价值，在回程航行中也不会占据太多的空间。

“这里不——”她欲言又止，他疑惑地望着她。“这里不冷吧？”她问，有几分歉意。“你不觉得冷吗？”

“哎，是的，”他说。他从主温度计上见到房间的温度完全正常。

“是的，比正常温度冷了一点。”

“但愿格里不会太迟回来。你真的认为他会及时赶来吗？你并没有这么说，让我感到宽心些。”

“我想他会及时回来的——他们说他很快就回来。”

在观察屏幕上洛塔斯湖已经进入阴影，但是还留着西边一条细长的蓝线，显然他过高估算了她可以用来跟哥哥通话的时间。

他无可奈何地告诉她：“你哥哥的营地过几分钟就会背离无线电有效范围；现在他在沃登上这一阴影覆盖的地区”——他指着观察屏幕——“沃登的自转将阻断他的通话电波。当他进来的时候，剩余的时间可能不多——在电波消逝之前没有多少时间可以跟他通话。但愿我能挽回一点时间——我马上给他打电话，假如行的话。”

“比我留在这里的时间还要少吗？”

“恐怕是这样的。”

“那么——”她挺起身子，毅然望着锁气室的门。“那么，当格里越过无线电有效范围的时候我就走。那以后我一刻也不等待——我没有什么好等待的。”

他又一次默默无言。

“也许我压根儿不该等着。也许我太自私了——假如你事后再告诉格里，对他来说或许会好一些。”

话虽这么说，但她的话音里还是有一种不自觉的恳求他不这样做的意思，因此他说：“他不会要你不辞而别的，他一定要你等他的。”

“他所在的地方快天黑了，对吧？摆在他面前的将是漫漫长夜，妈妈和爸爸还不知道我永远不能像我许诺的那样回到他们身边。我使得每一个爱我的人都感到痛心。我不想——我无意让他们感到悲痛。”

“这不是你的过错，”他说，“压根儿不是你的过错。他们会知道

的。他们会理解的。”

“起初我非常害怕死去，我成了一个胆小鬼，只想到自己。现在我明白了，我是多么自私啊。这种死法可怕的不是我要去了，而是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了，永远不能对他们说我知恩感恩，永远不能对他们说我明白他们为了我生活得更幸福而为我作出的牺牲，我明白他们为我所做的一切，我爱他们，这是过去我的言辞未曾充分表达的。我过去从未把这一切告诉过他们。人在年轻的时候，眼前只有生活而不见死亡，是不会告诉他们这一切的——唯恐话一出口就显得多愁善感而且傻里傻气。

“但是当你必得死去的时候，情况就完全两样了——你希望你能告诉他们，你希望能对他们说自己为了那些做过的自私的小事和说过的惭愧的话而感到遗憾。你希望你能对他们说你从来没有真正想要伤害他们的感情，只是要他们记住你总是爱着他们，远远超过他们所知道的。”

“你不用对他们说这些，”他说，“他们会知道的——他们一直知道这一切。”

“你能肯定吗？”她问，“你怎么知道呢？你并不认识我的人哪。”

“无论你走到哪里，人性和人心都是相同的。”

“那么，他们会明白我要他们了解的这一切——会明白我爱他们了？”

“他们一直知道，在某种意义上说，比你用言辞所能表达的更深刻。”

“我总是记着他们为我做的一切，现在对我来说，正是他们为我做的那些小事显得最有意义。就说格里吧——他在我十六岁生日的时候送给我一个闪光的红宝石手镯，太美了，一定花掉他一个月的工资。然而，我更加感激他的是我的小猫在街上被车压死的那天晚上他所做的一切，当时我只有六岁，他抱着我，擦去我的眼泪，叫我别哭，说弗洛西只是去那么一阵子，只要等到它自己长出新的

罩，这以后它就会马上回到我的床脚上。我相信他的话，不再哭泣，睡着以后梦见我的小猫回来了。第二天早晨我醒过来，弗洛西就在我的床脚上，长出了崭新的白毛，就像他说的那样。

“很久以后妈妈对我说格里在凌晨四点钟把卖观赏动物的店老板从床上叫起来，那人大发雷霆，格里叫他立刻下楼把白猫卖给他，否则他就要打断他的脊梁骨。”

“人总是在小事上怀念他人的；人们做那些小事，因为他们愿意为你去做。你对格里，还有对你的父亲和母亲，也是这样的；你为他们做了各种各样的事，只是你自己忘记了，但他们永远不会．忘记的。”

“但愿我做了。我就是要他们这样记念我。”

“他们会的。”

“但愿——”她吞咽一下，“我这样死去——但愿他们永远别去想它。我从书上读到过，死于太空的人是一副什么模样——内脏都破裂爆炸，肺吐到嘴巴外面夹在牙齿之间，几秒钟以后内脏全都干燥变形十分丑陋而不堪入目。我不要他们把我想作那样一种死了以后令人恐怖的尸体。”

“你是他们的亲骨肉，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妹妹。他们想到你的时候决不会是别的形象，只能是你要他们留下的形象，就是他们最后一次见到你的那个样子。”

“我仍然害怕，”她说，“我没有办法不害怕，但是我不要格里知道我的恐惧。假如他及时回来，我要装得好像无所畏惧的样子，而且——”

蜂鸣器的信号打断她的话，那声音短促又紧急。

“格里！”她站起来，“格里终于回来了！”

他把音量控制钮旋大，问道：“是格里·克罗斯吗？”

“是的，”她哥哥回答说，声音里包含着紧张的口气，“坏消息——什么坏消息？”

她站在他背后，对着通话机探出身子，一只小手搭在他的肩膀上，抢先替他答话。

“哈罗，格里。”话语里只有一点微弱的颤音，但是由此可以听出她故意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我本来要去看你——”

“玛丽琳！”听他叫她名字的声音，他惊恐万状，一下子完全明白了，“你在那艘应急快递飞船上干什么？”

“我本来要去见你，”她重复说。“我本来要去见你，所以我藏在这艘飞船上——”

“你藏在飞船上？”

“我是个偷乘者……我当时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玛丽琳！”这是一个男人对一个已经永远离开他的人所发出的绝望而揪心的哭叫声。“你干了些什么呀？”

“我……这不 I 是——”她沉不住气了，那只冰凉的小手抽搐着抓紧他的肩膀。“别这样，格里——我只是要去见你；我本来无意叫你痛心的。求你了，格里，不要那样悲痛——”

温热的泪水落在他的手腕上，他从椅子里挪出身子，扶着她坐进椅子，将麦克风压低到她面前。

“别那样悲痛——别让我带着你的悲痛离去——”

她想忍住哭泣，喉咙噎住了，她哥哥对她说：“不要哭，玛丽琳。”他的声音突然变得深沉而无限温柔，所有的痛苦都压制住了。“别哭，阿妹——你不该这样做的。晓得了，好妹妹——一切都明白了。”

“我——”她的下唇颤抖着，她咬咬唇，“我不想让你悲痛的——我只是要咱们告别一下，因为过一阵子我就得走了。”

“是的——是的。这是没办法的事，阿妹。我本来无意这样说话。”接着他的话音变成一种急促而紧迫的命令口气。“应急快递飞船——你打电话给‘星尘号’了没有？你跟计算机核对过没有？”

“我大约在一小时以前打电话给‘星尘号’。它无法掉头回来，在

四十光年的范围内没有其他巡航舰，燃料不够。”

“你能肯定计算机的资料都正确——对一切都肯定无疑吗？”

“是的——假如我不肯定，你认为我会让这种事发生吗？我尽力做了一切。假如现在还有什么事我能效劳的话，我也会尽力的。”

“他尽力帮助过我，格里。”她的下唇不再发颤了，罩衫的短袖上留着她擦去的泪痕。“没有人能拯救我，我再也不哭了，你和爸爸妈妈会一切安好吗？”

“是的——放心吧。我们会好好过日子的。”

她哥哥的话音开始减弱，他把音量控制钮开到最大，“他正在越出无线电有效范围，”他对她说。“再过一分钟就听不见他的声音了。”

“你的声音在减弱，格里，”她说。“你正在越出无线电有效范围。我本来要告诉你——不过现在不行了。咱们这么快就要说再见了——但是我也许还会见到你。或许我会在你的梦中来看你，我的头发梳成辫子，哭泣着，因为我怀抱着的小猫死了；或许我将是一缕微风，吹拂着对你说悄悄话；或许我将是你对我讲述过的一只金翅膀的云雀，对你啾啾唱个不休；或许有时候我将是你看不见的形体，但是你会知道我就在你身边的。就这样记念着我吧，格里；永远这样记念我，而不是别的样子。”

由于沃登的自转，回音减弱，似乎在窃窃私语。

“永远这样，玛丽琳——永远这样，决不是别的样子。”

“咱们的时间用完了，格里——现在我该走了。再——”她说了一半，嗓子噎住了，嘴巴扭曲着似乎要哭出来。她用手紧紧捂着嘴巴，当她再次开口的时候，话音清晰又坚定。

“再见了，格里。”

最后一句话从通话机的冷金属里传出来，声音微弱，说不出的令人心碎又充满着柔情：

“再见了，小妹妹——”

她默默地坐着，一动也不动，仿佛倾听着他们谈话消逝的时候余留的虚幻的回声，继而她从通话机那儿转过身来，面对着锁气室。他拉动身边的黑色控制杆，锁气室的内门迅速滑开了，展现出等待着她的空无一物的小密室。她向锁气室走去。

她昂着头走去，棕色卷发摩擦着肩膀，白色凉鞋踏出的脚步在不足一个重力的情况下既自信又稳定，镀金的鞋扣闪烁着蓝、红和水晶般的光芒。他让她独自走去，没有动身帮助她，知道她不需要那样做。她步入锁气室，转过身来面对着他，只有喉咙上的脉搏暴露出她的心脏在猛烈地跳动着。

“我准备好了，”她说。

他向上推动控制杆，门在他们之间迅速滑拢，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刻把她关在一片漆黑之中。门咔嗒一声锁上，他猛力推下红色控制杆。

空气从锁气室里涌出的时候飞船微微摇晃一下，墙壁随之振动一下，仿佛某种物体飞出的时候撞到了锁气室的外门，接着一切恢复原样，飞船继续平稳地飞行着。

他把红色控制杆推回原位，关上空无一物的锁气室的外门，于是转身朝驾驶员座位走去，步履缓慢，仿佛是个精疲力竭的老人。

他回到驾驶员座位里，按动法向太空发射机。没有回音；他并不盼望回答。她哥哥只能等待整整一个夜晚，直到沃登的自转使得第一考察组能跟他联系上。

现在还不是重新减速飞行的时候，他等待着，这时飞船带着他无休无止地飞行下去，传动装置发出轻柔的震颤声。他见到补给品贮藏室温度仪的白色指针停在零位上。

一个冷酷的方程式已经得到平衡，他孤独一人留在飞船上。

一个形状丑陋的物体在他前方迅速飞行着，朝沃登飘去，它的哥哥正在彻夜等待着，但是这艘空荡荡的飞船还是因为这位姑娘的到来在一段短时间里显得生机勃勃，这位姑娘不了解那些既无

憎恨也无恶意而杀人的力量。她似乎还坐在他身边的金属箱子上，形体娇小，手足无措，惊恐不安，她的话音在她身后的真空里清晰地缭绕回荡着；

我没有干过任何坏事要担当死罪——我没有干过任何坏事——

【完】

（原载于《科幻之路》第三卷
译者：江昭明
录入：Xinty665）

# 可爱的华氏度

阿尔弗雷德·贝斯特

*阿尔弗雷德·贝斯特（Alfred Bester，1913 - 1987），美国科幻大师，现代科幻小说的缔造者之一，世界科幻大奖“雨果奖”第一届得主。是继阿瑟·克拉克、罗伯特·A·海因莱因、艾萨克·阿西莫夫等科幻大师之后，美国科幻小说协会评选出的第九位科幻大师，对美国科幻的走向产生过深远影响。科幻史上有两件大事与贝斯特密切相关：1942 年，他加入 DC 动画公司，参与了“超人”和“蝙蝠侠”两大超级动画英雄的创造；1953 年，他以一部《被毁灭的人》见证了“雨果奖”——这一世界科幻大奖的诞生。*

他不知道这几天我是我们当中哪一个，但他们知道一个事实。你必须保持你自己，你必须开始你的生活，过你的生活，然后在自己的世界里死亡。不然，你就会死在别人的世界里。

帕拉根 III 的稻田延伸了几百英里远，像是棋盘上的苔原，在橘红色的天空下，蓝色和棕色交织成一张马赛克。晚上，云层如浓烟般翻滚，稻田飒飒低语。

在我们逃离帕拉根 III 的那一晚，队员们就排成一条长线在稻田间行进。他们全副武装，安静专心地搜索着，一长队雕像般的身影在烟雾袅袅的空气中隐约可见。每人带着一把枪，背着步行通话包，耳朵里塞着收听钮，传声器粘在喉结，发光的探测屏像手表一样围在手腕上。屏幕上显示出稻田中的一条条路径，信号器中只传出步伐摩擦的飒飒声和践踏声。他们很少说话，一阵咕哝声之后，所有人开口了。

“这里什么也没发现。”

“你在哪里？”

“詹森的农田。”

“你走得太靠西了。”“跟上部队。”

“有人搜过格里姆森的稻田了吗？”

“有，什么也没发现。”

“她不可能走那么远。”

“可能被抓了。”

“她还活着吗？”

“她怎么会死？”

参差彼伏的汇报声跳跃在长长的搜索队间，一直延向夕阳。他们像条蛇一样蜿蜒行进，坚持不懈地搜索着。一百位队员每隔五十英尺排开，五千英尺的搜索范围，一英里的雄心壮志从东向西穿越了队员们的胸腔。夜晚降临，每个人都点亮了搜索灯，蜿蜒的蛇变成了一条钻石闪闪的项链。

“搜索完毕，没有发现。”

“没有发现。”

“没有。”

“艾伦的稻田呢？”

“正在搜索。”

“我们跟丢了？”

“可能。”

“我们要重新搜索一遍。”

“那要搜一整晚了。”

“艾伦的稻田搜索完毕。”

“该死的！我们必须找到她！”

“我们会找到她的。”

“她在这里。调入到第七分区。”

搜索队停下了，钻石般的光芒冻结在高温中，一片寂静。每个人都盯着手腕上的探测屏，然后调入到第七分区。屏幕上显示出一

个裸露的身躯，浸泡在稻田的泥水里。旁边竖着一根古铜色的木桩，上面写着田主的名字：万达鲁。部队向万达鲁的农田聚集，项链变成了一簇星光。一百个人集结在尸体周围，一个孩子死在了稻田里，她的嘴唇上没有水迹，喉咙上都是抓痕，稚嫩的脸和身体上伤痕累累，血液已在她的肌肤上凝结成块。

“死了至少有三四个小时了。”

“她的嘴唇是干的。”

“她不是被淹死的，是被打死的。”

黑夜中，他们轻声咒骂。他们抱起了尸体，有人指了指着孩子的指甲。她跟凶手有过一番争斗，指甲里是肌肤的碎屑，以及猩红色的血迹，是液体，没有凝固的液体。

“血液应该已经凝固的。”

“有意思。”

“没那么有意思，什么人的血液不会凝固？”

“人造人。”

“看起来她是被人造人杀的。”

“万达鲁有一台人造人。”

“她不可能被人造人杀死。”

“人造人的血迹就在她指甲缝里。”

“警察会去调查的。”

“警察会证明我是对的。”

“但是人造人不可能杀人。”

“那确实是人造人的血迹，是吧？”

“人造人不可能杀人，他们就是被这样设定的。”

“看起来有台人造人的设定出错了。”

“天啊！”

那天，温度计上显示的气温是壮观的 92　9 华氏度。

于是，我们——詹姆斯·万达鲁和他的人造人，登上了“帕拉根

女皇号”，飞往美嘉斯塔Ⅴ。詹姆斯·万达鲁一边数钱一边哭着，和他一起坐在二等舱里的是他的人造人——一台精致的合成生物，容貌端正，大大的蓝眼，前额的皮肤里嵌着两个字母：MA，说明它是台稀有的多功能人造人，市价是5　7万美元。我们就在这里，一个泪流满面地数着钱，一个静静地观望着。

“一千二、一千四、一千六，一千六百块钱。”万达鲁哭着说，“没了，只剩一千六百块钱了啊！我的房子可值一万啊，土地值五千，还有家具、汽车，我的油画版画，我的飞机，我的……现在除了一千六百块钱，什么都没了啊！”

我从桌子前跳起来，来到人造人面前，然后从皮革袋里掏出一条皮带，抽了一下人造人。它动也没动。

“我提醒你。”人造人说话了，“我现在的市价值 5　7 万美元，我警告你，你正在破坏一项贵重的财产。”

“你这该死的机器！”万达鲁吼道。

“我不是机器。”人造人回答，“机器人才是机器。人造人是由人工组织合成的化学创造物！”

“你出什么错了？”万达鲁喊道，“该死的！你为什么那么做？”他粗暴地抽打着人造人。

“我必须提醒你！你是惩罚不了我的。”我说，“人造人系统中没有植入喜痛神经。”

“那你为什么杀了她？”万达鲁吼道，“如果只是因为她踢了你一脚，为什么你要……”

“我必须提醒你。”人造人说，“二等舱里不能隔音。”

万达鲁放下皮带，站在那里气喘吁吁，他盯着自己的这头怪物。

“你为什么这么做？你为什么杀了她？”我问。

“不知道。”我答道。

“首先是些蓄意的恶作剧，然后是一点小破坏——我早该知道

你哪里出错了，人造人不可以破坏，他们不能伤害别人，他们……”

“人造人系统中没有植入喜痛神经。”“后来又变成了纵火，这是严重的破坏。再后来又是袭击……参宿七的工程师！一次比一次恶劣。每次我们都不得不逃开，现在又是谋杀！天啊！你出什么问题了？你到底怎么了？”

“人造人系统中没有植入自检程序。”

“每次逃跑都是在走下坡路。看看我，在一个二等舱里，我，詹姆斯·帕里奥罗格·万达鲁。想当初我爸爸可是比谁都有钱——现在呢，只剩下一千六百块钱，这就是我的全部家当了，还有你，该死的还有你！”

万达鲁又举起皮带抽打人造人，然后扔掉皮带，气喘吁吁地躺下，啜泣着。最后他又振作了起来。

“指令。”他说。

多功能人造人立刻回应，他直起身等候命令。

“我现在的名字是瓦伦汀，詹姆斯·瓦伦汀，我在帕拉根Ⅲ上就停留了一天，只是为了转机到美嘉斯塔Ⅴ。我的职业是私有多功能人造人租赁经纪人。此行的目的是去美嘉斯塔Ⅴ定居。伪造好证件。”

人造人从包里取出了万达鲁的护照和证件，拿出了钢笔和墨水，在桌子前坐下。它的手势精准，完美无瑕。它能画、能写、能图、能雕、能刻、能记、能拍、能建、能造，这是一双灵巧的手。这双手细心地为万达鲁伪造出了新证件，它的主人痛苦地看着他。

“能建能造。”我喃喃自语，“现在却用来破坏。哦，天啊！我接下来该干嘛？上帝！要是我能摆脱你就好了，要是我能独立生活就好了。上帝！要是我继承的不是你而是其他东西那该多好！”

黛拉丝·布拉迪是美嘉斯塔上的头号珠宝设计师，矮小而又无耻。她雇佣了瓦伦汀的多功能人造人，然后把我扔在她的店里干活。她勾引了瓦伦汀，有一晚，她在床前突然问：“你的名字叫万

达鲁，对吗？”

“对……”他喃喃回答，然后改口，“不！不！我叫瓦伦汀，詹姆斯·瓦伦汀。”

“帕拉根上发生了什么？”黛拉丝·布拉迪问，“我一直以为人造人不会杀人破坏，他们被合成时，基本指令和限制行为就已经设置好了，每家公司都这么保证。”

“我叫瓦伦汀！”万达鲁坚定地说。

“得了吧。”黛拉丝·布拉迪说，“我一个礼拜前就知道了，你看我叫警察了吗？”“我叫瓦伦汀。”

“你想要我证明？要不我叫警察过来？”黛拉丝伸手拿起电话。

“看在上帝的份上，别，黛拉丝!”万达鲁跳起，想从她手里抢走电话。黛拉丝一把将他推开，对他笑着，看着他跪下，羞愧无助地哭了起来。

“你是怎么发现的？”他许久才问。

“看你证件就知道，瓦伦汀和万达鲁这两个名字也太像了，这可不聪明啊，对吧？”

“你说得对，我确实不聪明。”

“你的人造人惹了不少麻烦啊，是吧？袭击、纵火、破坏。在帕拉根又犯了什么？”

“它绑架了一个小孩，把她拖进稻田然后杀了她。”

“它强奸她了？”

“我不知道。”

“他们会逮捕你的。”

“我当然知道了，上帝！我们都跑了两年了，两年七个星球，这两年我损失了十多万美元的财产。”

“你最好检查一下它是哪里出了问题。”

“怎么做？要我光明正大地进修理所，要求做一个全身检查？我要怎么开口呢？‘我的人造人变成了杀人犯，修好它。’他们马上

就会叫警察。”我开始哆嗦，“他们早晚会把那个人造人拆个稀巴烂，我还可能会被当成共犯。”

“为什么你不在它发展成谋杀之前就修一下它呢？”

“我不能冒那个险。”万达鲁恼怒地解释道，“如果他们随随便便糊弄我，什么人体化学、分泌手术，它的性能会被损害的。那样的话，我还能把它租给谁？我靠什么过日子？”

“你可以自食其力，人们都这样。”

“食什么力？你知道我什么都不会，我拿什么和专业的人造人和机器人比？谁能比，除非他有一项特殊的才能？”

“也对，那倒是。”

“我一直都是靠着我家那老头过活的，可他妈的他在死之前居然破产了，就留给了一台人造人，我只能靠它生活。”

“你最好在警察逮捕你之前就把它卖了，你可以靠卖掉的钱过日子，拿去投资。”

“打三折？一年一千五？这人造人能给我带来多少钱？一年八千，这就是它能挣到的。不，黛拉丝，我必须带着它。”

“那你打算怎么处理它的胡作非为呢？”

“除了眼睁睁地看着，祈祷别出事，我还能做什么？你有没有什么办法？”

“没有，又不关我的事。只是有一点……我总该得到点什么作为保密的条件吧。”

“什么？”

“让这个人造人免费为我工作。让别人付你钱吧，我白用它。”

这台多功能人造人一直在工作，万达鲁把它的收入攒了起来，他的存款渐渐积累。美嘉斯塔Ⅴ的暖春过去了，夏日临至，我开始开发农场和房地产。一两年之后，我们就能定居下来了，黛拉丝·布拉迪的要求并不过分。

炎夏的第一天，人造人在黛拉丝·布拉迪的车间里唱歌，歌声徘徊在电炉上，和这炎热的天气一起灼烧着店铺，这种过时的调子还是半个世纪前流行的了。

哦，这炎热也不过如此。

如此而已！如此而已！

来吧，安好你的座椅。

向前冲刺，向前冲刺。

简直酷毙——

甜心……

它的曲调古怪悠扬，灵巧的手指扣在背后，怪里怪气地舞动着。黛拉丝·布拉迪感到有点惊讶。

“你是在高兴呢还是怎么的？”她问。

“我必须提醒你，人造人系统中没有植入喜痛神经。”我答道，“如此而已！如此而已！向前冲刺，向前冲刺。简直酷毙——甜心……”

它的手指停止了扭动，拿起了一把铁钳，人造人把它伸进了发热的炉膛里，然后探出脖子感受里面的高温。

“当心，你这蠢货！”布拉迪叫道，“你想一头扎进去吗？”

“我必须提醒你，我目前的市价是5　7万美金。”我说，“破坏贵重的财产是禁止的。遇见了你！遇见了你！甜心……”

它从电炉里端出了一锅发光的金水，转身，夸张地摇摆着，声嘶力竭地唱着歌，然后把一股黏稠的金水泼到黛拉丝·布拉迪的头上。她尖叫了一声倒地，头发和衣服燃着火苗，皮肤开裂。人造人跳着唱着，又泼了一锅。

“向前冲刺，向前冲刺。简直酷毙——甜心……”它一边唱，一边慢悠悠地把金水泼了一次又一次，直到扭曲的身躯不再动弹。然后我离开了车间，回到了詹姆斯·万达鲁的旅馆套房。人造人焦黑的衣服和扭曲的手指让它的主人意识到——又有大麻烦了。

万达鲁冲进了黛拉丝·布拉迪的车间，看了一眼，随即呕吐着

逃了出去。他坐进了美嘉斯塔女皇号飞船的三等舱，当天早上就出发去了天琴座阿尔法。他带上了我，一边哭一边数钱，然后又抽打了这个人造人一顿。

黛拉丝·布拉迪车间里的温度计上显示的是美妙的 98　1 华氏度。

天琴座阿尔法上，我们在大学附近找了间小宾馆躲了起来。万达鲁仔细地擦着我的前额，直到淤肿变青，MA 这两个字母被掩盖。这两个字母还会再浮现的，但几个月内不会。在此期间，万达鲁希望人们会忘记对 MA 人造人的抗议。这个人造人将会作为一名普通的劳工租给这所大学的发电厂，万达鲁，现在是詹姆斯·威尼斯，靠着人造人的微薄收入勉强度日。我没有太沮丧，宾馆里的大部分房客都是大学生，生活同样困窘，但是年轻乐观、热情洋溢。其中有一个迷人的女孩，她眼光敏锐，才思敏捷。她叫旺达，她和她的男友杰德·斯塔克对星系报纸上的人造人杀手怀有浓厚的兴趣。

“我们一直在研究这个案子。”她和杰德在一次学生聚会上说，这聚会正好举办在万达鲁的房间，就在今晚，“我想我们知道了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我们会为这写一篇论文。”人们都兴奋至极。“引起什么？”有人想知道。

“人造人的狂暴。”

“显然是不可修复的，是吗？它体内起了化学反应，也许是生成了一种癌，对吗？”

“不是。”旺达故作玄虚地向杰德眨眨眼。

“那是什么？”

“原因特殊。”

“什么啊？”

“你们以后就知道了。”

“哦，拜托。”

“无可奉告。”

“为什么不告诉我们？”我急切地问，“我……我们对人造人的问题很感兴趣。”

“不行，威尼斯先生。”旺达说，“这是独家发现，可不能乱说。只要有一篇这样的论文，我们就能一举成名了。我们可不想冒险被人剽窃。”

“能给我们一个提示吗？”

“不，提示也不行。杰德，你一个字也不准说。但威尼斯先生，我可以告诉你，我是不会想拥有这样一台人造人的。”

“因为会招来警察？”我问。

“我说的投射，威尼斯先生，心理投射！那很危险……我不能再说了，已经说得够多了。”

我听到门外传来了脚步声，一个嘶哑的声音轻声唱道：“向前冲刺，向前冲刺。简直酷毙——甜心……”

我的人造人进了房间，它刚从大学发电厂下班回家。我没把它介绍给别人，而是朝它打了个手势。我立刻执行了命令，朝啤酒桶走了过去，代替万达鲁招待客人。它灵巧的手指各自跳着舞。渐渐地，它们停止了扭动，古怪的哼唱声也停下了。

人造人在这所大学并不少见，富裕一点的学生除了人造人，还有汽车和飞机呢。万达鲁的人造人并没有引起非议，但年轻的旺达实在太敏锐太聪颖了，她留意到了我淤肿的前额，又一门心思想和杰德写出一篇名垂青史的论文。聚会散场后，她叫杰德上楼去她的房间。

“杰德，为什么那个人造人的前额有淤青呢？”

“可是是它伤到自己了吧，旺达，它在发电厂工作，有一大堆重物需要搬呢。”

“就因为这？”

“还能因为什么？”

“也可能是为了方便。”

“方便什么？”

“方便隐藏它前额上的标记。”

“这说不通啊，旺达。你识别一个人造人又不用看它前额的标记，就像你不用看了一辆车的车标才知道它是汽车一样。”

“我不是说它想伪装成人类，我是说它想伪装成一个更低等的人造人。”

“为什么？”

“假设它的前额上有 MA 标志。”

“多功能？那威尼斯为什么要把它浪费在烧火炉上而不拿它去挣大钱——哦，哦！你是说——”

旺达点了点头。

“天啊！”斯塔克咬了咬嘴唇，“我们该干吗？叫警察？”

“不，我们还没确认它是不是个 MA。假如确实是 MA，而且是那个人造人杀手，我们的论文就能提前完成了。这是个大好机会，杰德。如果它是那个人造人，我们可以进行一系列控制测试，然后——”

“可我们怎么确认呢？”

“简单，红外胶片，那能显示淤青下有些什么？借个照相机。明天下午我们溜进发电厂拍几张照，到时我们就清楚了。”

第二天下午，他俩偷偷地溜进了大学发电厂。这是一间宽敞的地下室，位于地下深处，阴暗朦胧，火炉里传出来的光线微微发亮。在火焰的灼烧声中，他们听到了一个古怪的声音在地下室里呼喊回荡，“如此而已！如此而已！来吧！安好你的座椅。向前冲刺，向前冲刺，简直酷毙，甜心……”

然后，他们看到一个晃动的身影，合着他喊出的乐曲，狂乱地跳着舞。它的两腿交错，手臂挥舞，手指扭动着。

杰德·斯塔克举起了相机，开始用红外胶片拍摄，他把镜头对准了那颗晃动的脑袋。

这时，旺达尖叫了一声。因为我看到他们了，我挥舞着一把岑亮的铁铲冲向了他们。它拍碎了照相机，砍倒了女孩儿。然后是男孩儿，杰德竭力地呼着气，试着跟我搏斗，但最后的重击让他完全绝望。然后，人造人将他们拖到了火炉边，拿他们喂给了火焰，不紧不慢，毛骨悚然。它又跳又唱，然后回到了宾馆。

发电厂的温度计上显示的是呼——严肃的 100　9 华氏度。如此而已！如此而已！

我们买了天琴座女皇号的下等舱，万达鲁和人造人在上面打杂混口饭吃。值夜班的时候，万达鲁独自坐在下等舱前，膝盖上放着一个硬纸文件夹，文件夹里的东西让他苦思冥想。这个文件夹是他想方设法从天琴座阿尔法上带出来的，他是从旺达的房间里偷出来的。上面贴着“人造人”的标签，里面藏着我生病的秘密。

但是里面除了报纸什么也没有，几十份来自全星系的报纸，印刷的、微胶的、雕刻的、蚀刻的、胶印的、影印的……参宿七的《星际头条》、帕拉根的《小人物》、美嘉斯塔的《时代先驱》、拉兰德的《通报》、拉卡伊的《日报》、印迪的《信使》、艾里达尼的《电讯新闻》……如此而已！如此而已！

除了报纸什么也没有，每张报纸上都刊登着一桩人造人犯下的罪行，每张报纸上也登着星球内外的新闻、体育、社会、天气、购物、股市、故事、特写、竞赛、猜谜等内容。旺达和杰德·斯塔克发现的秘密就藏在在这些杂乱的新闻里。万达鲁无助地瞧着这堆报纸，这远在他的能力之外。来吧！安好你的座椅。

“我要卖掉你，”我对人造人说，“活该，一到地球，我就卖掉你。不管你值多少钱都卖，打三折就够了。”

“我现在的市价是 5　7 万美元。”我对他说。

“即使我卖不掉你，我也要把你送进警察局！”我说。

“我属于贵重财产。”它回答，“破坏贵重财产是被禁止的，你不

能让我受到损坏。”

“去你妈的！”万达鲁大叫，“怎么？你就这么自以为是？你就知道我一定会保护你？这就是你屡教不改的原因？”

多功能人造人用沉着敏锐的目光打量着他。“有时候，”它说，“作为一件财产还是挺好的。”

天琴座女皇号在克罗伊登机场着陆时，气温是零下三度。机场上冰雪交加，在擦过女皇号的喷气尾翼时嘶嘶作响，爆出水蒸气。乘客们一路小跑，穿过黑漆漆的混凝土路面接受海关检查，然后乘坐机场班车去伦敦。万达鲁和人造人现在身无分文，他们是走着去的。

到达皮卡迪利广场时已是半夜。十二月的暴雪强度丝毫不减，爱神雕像被冰层包得严严实实的。他们向右拐进了特拉法尔加广场，然后沿着海滨走，身上又冷又湿，他们被冻得瑟瑟发抖。在福里特大街，万达鲁看到一个孤零零的身影从圣保罗大教堂方向走了过来。他把人造人拽进了小巷。

“我们必须弄点儿钱了。”他小声说，用手指了指正在接近的人影，“他有钱，去抢他的钱。”

“该命令不能服从。”人造人回答。

“去抢他的钱。”万达鲁重复道，“用抢的，明白了吗？我们已经山穷水尽了。”

“这和我的基本守则相悖。”人造人也重复道，“该命令不能服从。”

“该死的！”我说，“你谋杀……施暴、破坏！现在跟我说这个了？”

“禁止危害生命或财产，该命令不能服从。”

我把人造人推到身后，一下扑到陌生人面前。他很高，穿着朴素，泰然自若，自信的神情中夹杂着些许玩世不恭。他拄着一根拐杖，是一个瞎子。

“嗯？”他说，“我听到你了，什么事？”

“先生……”万达鲁犹豫地说，“我走投无路了。”

“我们都走投无路了，”陌生人回答，“相当无助。”

“先生……我需要钱。”

“你是在乞讨还是打劫？”他看不见的眼睛扫了一下万达鲁和人造人。

“哪样我都准备干。”

“唉，我们都是这样，这就是我们这种人的命。”陌生人向肩后方指了指，“我一直在圣保罗教堂那里乞讨，朋友。我想要的东西是抢不来的，你想要什么，让你觉得只要运气好就能得到手？”

“钱。”万达鲁说。

“什么钱？说说，朋友，我们谈谈心，如果你告诉我为什么要打劫，我就告诉你我为什么乞讨。我叫布伦海姆。”

“我叫……沃尔。”

“我在圣保罗教堂不是祈求见到光明，沃尔先生，我是在祈求一个数字。”

“数字？”

“是的。有理数、无理数、虚数、整数、负数、分数、正分数还有负分数。懂吗？你是不是从没听说过布伦海姆的不朽著作《二十个零》或《失量差异》？”布拉西姆苦笑道，“我在数字理论方面是个奇才，沃尔先生，我沉迷于数字的魔力，为此殚精竭虑，沉溺了五十年，如今人也老了，激情渐渐褪减。我经常在圣保罗教堂祈求灵感，亲爱的上帝，我祈祷说，如果你存在，就请赐给我一个数字吧。”

万达鲁慢慢地提起硬纸文件夹，碰了碰布伦海姆的手。“在这里。”他说，“是一个数字。一个隐藏的数字，一个秘密的数字，它是个罪恶的数字。我们能做个交易吗？布伦海姆先生，用住处换一个数字。”

“不乞讨也不打劫，嗯？”布伦海姆说，“但要做个交易，所以生

活才变得如此庸俗。”他的瞎眼又扫过万达鲁和人造人，“也许上帝不是神而是个商人，跟我回家吧。”

我们在布伦海姆的顶楼共用一个房间——两张床、两个衣柜、两个脸盆、一间浴室。万达鲁再次擦肿了我的前额，然后把我打发出去找工作。人造人工作的时候，我就请教布伦海姆有关报纸上的问题，一张张地给他念。如此而已！如此而已！

万达鲁跟他讲得不能再多了，我说他是个学生，正计划写一篇关于人造人杀手的论文。他收集的这些报纸将解释这些罪行，这些布伦海姆从没听说过。这之间肯定有一种关联，一个数字、一种统计，这些能解释我精神错乱的原因，布伦海姆跟这些谜题较上了劲儿，这是数字中的探案故事，这是数字的趣味所在。我们查阅了所有的报纸，我大声地念出，他将这些内容认真地罗列出来，然后我再把笔记念给他听。他将报纸一一罗列——类型、版面、事件、文章、拼写、主题、广告、图片、政治成见。他分析、研究并且思索。我们一起住在顶楼，那里总有点儿冷，有点儿恐怖，然后一点点接近真相，我们的恐惧也随之一起增长，我们之间的憎恶像是一根楔子扎进了一棵树，树干开裂，结果只是被永远地吸收为这块疤痕组织的一部分。我们就这样一起成长，万达鲁和人造人。向前冲刺，向前冲刺。

一天下午，布伦海姆把万达鲁叫到书房，他展示了他的研究笔记。

“我觉得我发现其中的秘密了。”他说，“但我不太理解。”

万达鲁的心脏怦怦直跳。

“它们的关联在这里。”布伦海姆继续说，“在五十份记载着犯罪人造人的报纸中，除了这些暴行，还有什么也被记录到这五十份报纸里了？”

“我不知道，布伦海姆先生。”

“这是个设问句，答案就是——天气。”

“什么？”

“天气。”布伦海姆点点头，“每场案件都是在气温高于九十华氏度时犯下的。”

“不可能。”万达鲁嚷嚷道，“天琴座阿尔法的大学很冷。”

“没有任何有关天琴座阿尔法的犯罪记录，没有这报纸。”

“没有，对，我——”万达鲁感到迷惑，突然，他大叫道，“对，你是对的，火炉房。那是很热，热！当然。上帝，对！这就是答案。黛拉丝·布拉迪的电炉……帕拉根的稻田三角洲。来吧！安好你的座椅。是的，但是为什么？为什么？上帝，为什么？”

这时，我走进了房子，经过书房时正好看到万达鲁和布伦海姆。我进去，等待指令。

“这就是那个人造人，嗯？”布伦海姆半天后说。

“是的。”万达鲁答道，仍旧为这发现迷惑不解，“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在海滨的那一晚它拒绝袭击你，气温不够热，不足以使它违反基本守则。只有在高温的时候……高温，如此而已！”他看着人造人。一个疯狂的指令从他脑中传达给了人造人。我拒绝，禁止危害生命。万达鲁气急败坏地打着手势，然后他抓住了布伦海姆的肩膀，把他从椅子上拽倒在地。布伦海姆叫了一声。万达鲁如猛虎般扑到他身上，把他压在地上，一只手捂住他的嘴。

“抄家伙！”我朝人造人喊。

“禁止危害生命。”

“我这是自卫，快给我抄家伙！”

他全力地压着挣扎的数学家。我立刻走向橱柜，我知道那里藏着一把左轮手枪。检查了一下，枪里装着五发子弹。我把枪递给万达鲁。我接过枪，把枪口顶在布伦海姆的脑袋上，然后扣动了扳机。他抖了一下。

厨师回来前，我们还有三小时的时间。他们洗劫房子，带走了

布伦海姆的钱和珠宝，打了一包的衣服。我们带走了布伦海姆的笔记，销毁了报纸，然后逃走，小心地锁上了身后的门。在布伦海姆的书房里，我们留下了一堆皱报纸，在上面点了一支半英寸的蜡烛，把周围的地毯用煤油浸湿。不，都是我一个人做的。人造人拒绝服从命令，我是禁止危害生命或财产的。

如此而已！

他们坐地铁来到了莱斯特广场，然后转乘火车，最后来到了大英博物馆。他们在那里下了车，来到离罗素广场不远的一座乔治亚式的小房子。窗上的招牌上写着“南·韦伯，心理测量咨询”。万达鲁在几个星期前就记下了这个地址，他们走进房子。人造人拿着行李在大厅里等着，万达鲁进入了南·韦伯的办公室。

她是个高个子女人，灰色短发，有着英国人的好肤色和难看的腿，五官粗糙，感觉敏锐。她朝万达鲁点点头，写完一封信，封好，然后抬起头。

“我的名字是……”我说道，“万德比尔特。詹姆斯·万德比尔特。”

“嗯。”

“我是伦敦大学的交换生。”

“嗯。”

“我正在研究人造人杀手，觉得有一些非常有趣的发现。我想听听你的意见，你的收费是多少？”

“你在这所大学的哪个学院？”

“干什么？”“我们对学生是有优惠的。”

“梅顿学院。”

“那就请付两英镑吧。”

万达鲁把两英镑放在桌子上，又把布伦海姆的笔记放到旁边。“人造人犯罪和天气之间有一种关联。”他说，“你可以看看，每次作案都是在气温高于九十华氏度时犯下的。这在心理测量上有什么解释吗？”

南·韦伯点了点头，研究了一会儿笔记，然后把这摞纸放下，说："是联觉，很明显。"

"什么？"

"联觉。"她重复道，"万德比尔特先生，当一种感觉刺激到另一种感官，从而引发另一种形态的感觉时，我们就称之为联觉。举个例子：一种声音的刺激可以同时引起对某种特定颜色的感觉，或者颜色同时引发味觉，或者光同时引发听觉。味觉、嗅觉、痛感、压力、气温等等这些感觉可能会被混淆，从而产生短暂的错位。明白了吗？"

"我想是的。"

"你的研究可能揭示了一个事实：人造人很有可能在气温高于九十度时产生联觉反应。最有可能是内分泌受到影响，或许是温度和人造人的代用肾上腺有所关联。高温会引起的反应有恐惧、愤怒、兴奋和暴力的肌体活动……这些都受肾上腺影响。"

"我明白了，那如果让人造人待在在寒冷的气候里……"

"那就不会产生刺激和反应了，也就不会有犯罪行为了，当然。"

"明白了。什么是精神投射？"

"你指的是什么？"

"在人造人和它的主人之间是否存在着投射的危险？"

"有意思，所谓投射就是将一个原属于自己的想法或念头投射给他人的过程。比如说，一个妄想症患者会把他自己内心的矛盾和困扰投射给别人，以使这些感觉具象化。他会直接或间接地指责别人，认为他们正患有困扰自己的病症。"

"那投射的危害呢？"

"危害是受害者会相信这种暗示。假如你和一个精神病生活在一起，他把他的病症投射到你身上，你就有危险了，你会陷入他的精神病态中，结果真的成为一个精神病患者。毫无疑问，这就是在你身上发生的，万达鲁先生。"

万达鲁跳了起来。

“你是个蠢货。”南·韦伯直言道。她摇了摇笔记，“这不是交换生的字迹，这是著名的布伦海姆特有的草稿，英国所有的学者都知道他的盲写稿。伦敦大学里没有梅顿学院。错得真是太离谱了，梅顿是牛津大学的。还有你，万达鲁先生，很显然是被你错乱的人造人传染了……通过投射，如果你愿意……我在犹豫是打电话给伦敦警察局呢还是给刑事精神病院。”

我掏出枪射中了她。

如此而已！

“心宿二、五车二、南十字四、双子九、半人马参宿七，”万达鲁说，“它们都很冷，冷得像巫婆的亲吻。平均气温是四十华氏度，从没超过七十华氏度。我们又有事做了，注意弯道。”

多功能人造人用灵巧的双手转动方向盘，汽车轻快地经过弯道，向北方疾驰，芦苇地绵延几里，在英国寒冷的天空下已变得枯黄。太阳落山，前方，一群鸨鸟拍翅而起，笨拙地向东飞去。群鸟上空，一架直升机正调向返回温暖的家乡。

“我们不会再有温暖了，”我说，“也不会有高温，只有在寒冷的地方我们才安全。我们要先在苏格兰躲几天，赚点小钱，再去挪威，赚一笔然后出航。我们会在北河三定居，然后我们就安全了，我们渡过难关了，我们能重新开始生活。”

头顶突然传来一阵哔鸣，然后是刺耳的轰叫：“詹姆斯·万达鲁和人造人注意！詹姆斯·万达鲁和人造人注意！”

万达鲁抬头看去，那架直升机正浮在他们上空。机体内传出震耳欲聋的警告：“你们被包围了。道路已经封锁。立即停车投降。立即停车！”

我看着万达鲁等待指令。

“继续开。”万达鲁厉声说。

直升机降低了高度，“人造人注意，你在驾驶机车，立即停下。这是国家指令，高于一切私人命令！”

汽车开始减速。“你他妈在干什么？”我吼道。

“国家指令高于一切私人命令。”人造人回答，“我必须指出这点……”

“他妈的离开方向盘！”万达鲁命令道。我揪住人造人，把他拽到一边，然后从他身上爬过，握住方向盘。这时，汽车偏离了马路，颠簸进了冰冻的泥地和干枯的芦苇里。万达鲁重新控制住了汽车，继续向西，朝着五英里外的高速公路驶去。

“我们要冲过他们该死的路障。”他嚷嚷道。汽车又颠簸了一下，直升机降得更低了，探照灯在机腹上闪着光芒。

“詹姆斯·万达鲁和人造人注意。立刻投降。这是国家指令，高于一切私人命令！”

“他不会投降。”万达鲁暴躁地吼道，“没人会投降！他不会！我也不会！”

“上帝！”我咕哝道，“我们要打败他们。我们要冲过路障，我们要克服高温，我们——”

“我必须提醒你。”我说，“基本守则要求我服从国家指令，这高于一切私人命令。我必须停车投降。”

“谁说那是国家指令了？”万达鲁说，“飞机上的那些家伙？他们得拿出证件，他们得证明他们是国家机关，然后你再投降也不迟。你怎么知道他们不是骗子在骗我们？”

他一手握着方向盘，另一只手伸进衣袋，确认手枪还在。汽车打滑了，轮胎压在冰霜和芦苇地上发出尖锐的声音。方向盘脱手，汽车撞上一座小丘，翻了个底朝天。引擎咆哮着，车轮发出尖叫。万达鲁爬出车子，把人造人也拽了出来。我们暂时脱离了直升机探照灯的观测范围。我们跌跌撞撞地跑进了芦苇地，躲进黑暗之中藏了起来……万达鲁拉着人造人，心脏怦怦直跳。

直升机在失事的汽车上空盘旋，探照灯扫射着，扩音器震耳发聩。我们离开了高速公路，追击部队开始聚集，随着直升机上发出的无线指令，灯光在后面紧追不舍。万达鲁和人造人深入到了芦苇地里，朝着对面的公路一路小跑。现在是深夜，天空黑压压的看不到一颗星星。气温不断下降，晚风从东南方向吹来，寒冷刺骨。

感觉到后方传出一股震荡，万达鲁喘着粗气转过头。汽车的油箱爆炸了，一束火焰蹿上天空，像是火红的喷泉。火焰降下，引燃了一片芦苇。风一吹，远处的那片火焰铸成了一道火墙，足有十英尺高。火墙追逐着我们，在后方凶猛地爆裂，上方卷起一股浓烟，滚滚袭来。后面，万达鲁识别出了人影，一大群人正搜索着芦苇地。

“天啊！”我哭喊着拼命寻找安全的地方。他拉着我奔跑，直到他们的双脚踩压到一个池塘的冰面。他暴躁地践踏着冰面，沉入到刺骨的冰水里，他把人造人也拉到身边。

火墙逼近，我能听到冰面碎裂的声音，高温袭来。他清楚地看到了搜索队。万达鲁把手伸进衣袋，但是衣袋破了，枪找不到了。他哀叹着，在寒冷和恐惧中颤抖。

芦苇地中的火光刺眼。空中，直升机无奈地悬在一边，浓烟挡住了它的路线，无法再给搜索队提供援助，而他们就在我们前方不远处拨弄着芦苇。

“他们找不到我们的。”万达鲁小声说，“保持安静，这是命令，他们找不到我们。我们会打败他们，我们会克服这场大火。我们会____”

在离逃亡者不到一百英尺远的地方传来了三声清脆的枪响。呼！呼！呼！声音来自枪里的最后三发子弹，它掉在了芦苇地里，火焰引爆了弹壳。搜索队转向枪响的方向，对着我们走了过来。万达鲁歇斯底里地咒骂着，潜到更深的水里以躲避灼人的火焰。人造人开始抽搐。

火墙向他们压来。万达鲁深吸了一口气，在火焰烧过去之前，

他准备一直潜在水中。人造人战栗着，突然开始大叫。

“如此而已！如此而已！”它喊道，“向前冲刺！向前冲刺！”

“你这该死的！”我大吼，试着把人造人按到水里。

“你这该死的！”我咒骂道，一拳打在万达鲁的脸上。

人造人和万达鲁扭打在一起，万达鲁放倒了它，它在泥水地里挣扎着爬起身。我还想进一步回击，但是窜动的火焰已经扑向了它。它在火墙前跳起了舞，扭着古怪的步伐。它交错着双腿，挥舞着胳膊，十指扭着各自的节奏。在高温的拥抱下，它尖叫着，唱着歌，跳着蹩脚的舞蹈，在耀眼的火光的映衬下，像是一个泥泞不堪的妖怪。

搜索员呼喊着，他们开枪了。人造人转了两圈，然后继续跳着糟糕的舞蹈，火焰触手可及。一阵狂风袭来，火焰在它跃动的身影周围翻卷，眨眼间将它吞没。火焰横扫而去，留下一团黏稠的人造肉体，流淌着永不凝固的猩红鲜血。

温度到达惊人的 1200 华氏度。

万达鲁没有死，我逃了出去。他们只顾着看人造人跳着死亡之舞，让他溜走了。但这几天，我不知道自己是谁。精神投射，旺达警告过我。投射，南·韦伯告诉过他。如果你和一个疯机器待得太久，我也会发疯的。如此而已！

但我们知道真相，我们知道他们都错了。事实正好相反，是人类在感染着机器……任何机器……所有机器。万达鲁和他新买的机器人知道，因为这台新机器人也开始扭起来了。如此而已！

在寒冷的北河三上，机器人扭着唱着。没有高温，但我的手指依然扭动着。没有高温，但它还是带着小女孩塔丽独自出去散步。一个廉价的劳力机器人，一个伺服系统，我只买得起这个。但它扭着身体哼着歌，带着这个孩子去了一个我找不到的地方。天啊！万达鲁找到我时为时已晚，简直酷毙——甜心……风霜飞舞，温度是可爱的 10 华氏度。

# 温良国度

达蒙·奈特

*达蒙·奈特（Damon Knight，1922 - 2002），最早的文学大评论家之一，他一手创建了国际科幻迷联合会，美国科幻奇幻作家协会（SFWA）及尼布拉奖，是 50 年代米尔福特写作室的奠基人之一。他是位了不起的主编及科幻散文家，但最重要的是，他是个伟大的作家。他的经典短篇小说，风格清晰，内涵深邃，是他人效仿的榜样。为了纪念达蒙·奈特为科幻文学所作出的贡献，2002 年，美国科幻奇幻作家协会（SFWA）“大师奖”更名为“达蒙·奈特纪念大师奖”。如今，该奖项已经成为在幻想小说界最有影响的作家成就奖，凡是有幸获得该奖的作家，就意味着其“大师”身份获得了业内的一致认同。*

我出现在停车场时，服务生正在打盹儿。那是个懒洋洋的大个子，身穿黑色方格的绸缎衣服。我自己则穿着一身紫色，很适合当下的心情。我迈出一步，几乎踩到了他的脚趾。

“停车还是寄存？”他转过身来，循规蹈矩地问道。紧接着，他认出了我，立刻缩起了脑袋。

“都不是。”我说。

他身后的修理工具架上有一把手持焊枪。我拿起焊枪，转身跪在汽车旁边，把手伸到前轮后面，打开焊枪，对准了轮轴和悬架。它们先是变成草莓般的红色，而后发出白色亮光，最后融在了一起。然后我站起身来，将火焰对准两个前胎，直到橡胶吱吱作响，发出刺鼻的气味，在路面上融成一滩烂泥。服务生一句话都没说。

我径直转身离去，留下他呆呆地盯着原本整洁干净的水泥地面上那一片狼藉。

那原本是辆不错的车子，但我随时可以再搞一辆。何况我现在更想步行。我沿着蜿蜒的小路信步走去，午后的阳光令我昏昏欲睡，路面上点缀着斑斑树荫，空气中弥漫着凉爽的树叶气息。看不到街边的房屋，它们都沉在地下，或是藏在灌木丛后面，有时二者皆有。我听说最近流行这种建筑样式，所以想过来瞧瞧。这些呆瓜们做的东西可不是每一样都值得一看。

我随意拐了个弯，踏过一片高低起伏的草地，穿过两丛繁花似锦的山楂树林，来到一片宽阔的下沉式球场旁。

场地上挂着球网，两对夫妻正在比赛，身上微微沁出汗水。他们四个大概都只有我一半年纪，其中三个是深色头发，还有一个是金发。这两对儿看起来都很般配，球技也不错，他们玩得正开心。

我看了一会儿，但很快，离我较近的那对夫妻开始注意到我的存在。金发姑娘正要发球，我走上了球场。她透过球网，脚尖着地，呆呆地盯着我。其他人站在原地。

“滚开。”我对他们说，“比赛结束。”

我望着那金发姑娘。她并不特别漂亮，但身材匀称，姿态优雅。她把球拍夹在腋下，缓缓走下球场，有些措手不及，却并不显得笨拙。紧接着，她从震惊中清醒过来，紧追着其他三个人的脚步跑开了。

我循着他们的声音绕过蜿蜒的小路，穿过一丛丛繁茂的丁香花，呼吸着甜美的香气，直到来到一小片洒满阳光的庭院。庭院里竖着一个日晷，旁边是一个供鸟儿戏水的水盆，草地上散落着几条毛巾。道路尽头仍看得到那对深色头发夫妇的背影，他们边走边摇头。另一对夫妻已经不见了。

我毫不费力就找到了草丛中的把手。机械装置运转起来，一片长方形的草皮缓缓升起。眼前出现的是一条楼梯而不是电梯，但我并不在乎。我冲下楼梯，走进看到的第一扇门，进入了顶楼的客厅，椭圆形的房间上方散射出人造阳光。家具舒适而浮夸，散乱而丑陋

地摆在厚厚的地毯上，空气里弥漫着清新的花香。

金发姑娘就在离我不远处的墙角，正背对着我研究自动厨师机的按钮。她的运动装脱了一半，她继续将衣服从脚踝脱下，然后转身看到了我。

她又一次大惊失色，她没想到我会跟踪她下来。

趁她还没反应过来，我迅速上前一步。她知道太晚了，自己已经逃不掉了，于是闭上眼睛，向后靠在仪表盘上，脸色苍白。她的嘴唇和金色的眉毛皱成一团。

我打量了她一番，随口对她的模样挑了挑毛病。她浑身发抖，但并未回应。我灵机一动，俯身在自动厨师机上按下了热奶酪汁的按钮。然后我剪断了安全电路，将取用量调到最大，又按下了“汤锅”和“大酒杯”的按钮。

热气腾腾的调味汁很快流了出来。我端起汤锅，把酱汁泼在她身旁的墙上。等酒杯送出来，我开始拿它当勺子，把调味汁灌入地毯，涂满四周的墙壁，然后把半凝固的酱汁甩进所有够得着的家具。酱汁冷却之后就会凝固，然后黏在家具上。

我很想把酱汁甩在她身上，但会伤到她，我不可能这么做。自动厨师机里还在源源不断地送出装满酱汁的大酒杯，在送菜口附近挤成一团。我按下“取消”，然后又选了产自加利福尼亚的甜白葡萄酒。

冰镇的葡萄酒很快送了出来，瓶盖已经打开。我拿起第一瓶，抡起胳膊，准备在她胸前洒下一条漂亮的曲线。正在这时，我身后响起一个声音：

“当心冰葡萄酒！”

我的胳膊抖了一下，红酒从瓶口飞溅而出，洒在她的大腿上。听到叫声，她已经睁开眼睛，做好了心理准备，因此压根儿没躲闪。

我怒火中烧，猛地转过身去。那个男人还站在楼梯口。他的脸比大部分人都要瘦削，晒成了古铜色。他胸肌发达，蓝色的双眼透

着警觉。要不是他，我的恶作剧就奏效了——金发姑娘肯定会把洒在身上的冰酒误以为是滚烫的汤汁。

我能听到自己脑海中的尖啸，这正合我意。

我向他迈出一步，但脚下一滑，笨拙地跌倒在地，扭伤了一个膝盖。我站起来，浑身发抖，肌肉绷紧，无法自抑。我尖声叫道："你——你——"我转身拿起一杯酱汁，双手高举，不顾滚烫的汁水滴在自己的手腕上。正当我要把酱汁泼向他的时候，忽然一阵头晕目眩——该死的嗡嗡声在脑海中轰鸣，愈来愈响，愈来愈响，直到我失去知觉。

等我再次醒来，两人都不见了。我从地板上爬起来，浑身虚弱，像要死过去一样，我一屁股栽倒在最近的椅子里。我的衣服湿漉漉的，黏在身上。我想死。我想坠入身体里那个张着大嘴的黑暗阴森的洞穴，再也不出来。但我还是保持清醒，站了起来。

搭电梯下楼时，我差点再次晕倒。金发女人和瘦男人不在二楼的卧室里。我确认了这一点，然后把所有壁橱和抽屉里的东西都倒在地上，把一大堆衣物拖进浴室、塞进浴缸，最后打开了水龙头。

我又去查看了一下三楼，那里是空荡荡的储物间。我打开壁炉，把温度调到最高，然后断开所有安全电路和警报。我打开冰箱门，设定为"解冻"。我推开楼梯间的门，回到电梯上。

我回到二楼，打开楼梯间的门——水流渐渐漫了上来，沿着地面蜿蜒。最后，我搜索了一番顶楼。屋里没人。我打开书卷，把它们随意摊在地上。本来还可以干点别的，但我已经虚弱得站都站不稳了。一走到地面，我就瘫倒在草坪上，任由毛茸茸的草地将我吞没，仿佛溺毙一般。

我昏睡时，水顺着楼梯间灌满了三楼。解冻的食物漂进了各个房间，水渗入墙板，淹没了机械室。电路短路，烧融了保险丝。空调停止了工作，暖炉却还在加热。水面不停上升。

变质的食物和储存物资漂浮在肮脏的污水上，顺着楼梯井浮

了上来。二楼和一楼更宽敞，要花更多时间才能灌满，但也是早晚的事。地毯、家具、衣物，整栋屋子里所有东西都会被水毁掉。有这么多水，或许单靠重量也能让房子摇摇欲坠，撕裂水管和其他管道。维修队要花不止一天才能把这里清理干净。房子本身肯定彻底报废，无法维修了。金发姑娘和瘦男人再也没法住在这儿了。

他们活该。

那些呆瓜可能再盖一栋房子，他们盖起房子来就像海狸一样。而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与众不同。

我最早的记忆有关某个女人，或许是育儿院的保姆，她盯着我，满面惊恐。仅此而已。我试图回忆在那之前和之后发生的事，却一无所获。在那之前是没有记忆和形状的黑暗，一直延伸到我出生的那一刻，在那之后则是无边的宁静。

从五岁到十五岁，我所有的记忆仿佛漂浮在一片黯淡却令人愉悦的海面上。没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我终日无精打采，随波逐流，不辨清醒与梦境。

我十五岁时，年轻人中流行成双成对，维持长达几个月的关系，我们称之为“稳定的爱情”。我记得年长些的人十分反对这种生活方式，认为它极不健康。但我们都是正常的年轻人，根据法律，我们与成年人享有同样的自由。

除了我。

第一个跟我保持稳定关系的姑娘名叫艾琳。她有一头浓密的金发，淡得几乎闪耀着白光。她还有着黑色的睫毛和淡绿色的眼睛，那双眸子摄人心魄，看上去仿佛从来没有真正望着你，如同盲人的双眼一样。

有几次，她曾用古怪而震惊的目光瞥向我，仿佛有些害怕，又有些愤怒。有一次是因为我抱她抱得太紧，弄疼了她，其他时候我完全莫名其妙。

在我们的小团体里，情侣们若相处不到四周就分手，一定会惹

人怀疑——肯定是其中至少一个人有什么毛病，否则他们会相处更久。

艾琳与我建立关系之后的四周零一天，她告诉我她要分手。

我本以为自己早已准备好了。但当时，我觉得天旋地转，直到扶住墙壁才停下来。

那间屋子被用作活动室，我手边刚好放着一架子美工塑料刀。我下意识地拿起一把，心里闪过一个念头：我要吓吓她。

我走向她，她浅绿色的眸子里再次流露出半是惊吓半是愤怒的神色。但有趣的是，她并不是盯着刀子，而是盯着我的脸。

在那之后，大人们发现了浑身是血的我，然后把我锁进了一间屋子。轮到我惊恐了，因为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意识到，一个人可以做出我刚刚所做的事。

如果我能对艾琳这么做，我心想，他们当然也可以对我这么做。

但他们不能。他们放了我，他们必须这么做。

那一刻，我意识到：我是世界之王……

我醒来时，天空变成了晴朗的紫色，树阴正缓缓旋转远去。我走下山，看到商业区外一片片透着幽幽蓝光的长方形泳池。我习惯性地向那里走去。

其他人都在门前排队，依次出示证件后进入。我一路挤过去，看到他们露出震惊的神情，一个个闪开身子想要离我远一点。我径直走向更衣室。

泳衣、水肺、泳镜和脚蹼都可以自由取用。我把衣服脱到地上，换好潜水设备，大步走到池边，看上去活像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怪物。我调整了一下水肺和脚蹼，然后跃入水中。

水下是一片水晶般的蓝色，游泳的人们仿佛苍白的天使穿梭其中。我潜入水下，一群群小鱼四散开来，我的心里涌起一阵痛苦的愉悦。

下潜，再下潜，我看到一个女孩正在水下绕着一丛人造珊瑚翩然起舞。她手中握着一柄带有吸盘的鱼叉，但并没有使用。她只是在深深的水底独自起舞。

我向她游去。她年轻漂亮，当她看到我故意笨拙地模仿她的舞姿，泳镜后的眼睛不禁露出一丝笑意。她玩笑般地向我鞠了一躬，缓缓跳起简单而夸张的动作，像是刚学芭蕾的孩子。

我随之起舞，绕着她一圈接一圈地游着，动作僵硬。先是比她还要幼稚和笨拙，随后开始模仿她的动作。最后，我以她的动作为基础尽情发挥，跳出了一段美妙而复杂的舞蹈，仿佛在嘲讽她。

我看到她睁大了双眼。她跟上我的节奏，与我彼此接近又远离，跳出默契的双人舞。最后，两人都精疲力竭，我们在一道塑料珊瑚搭成的拱门下紧紧相拥。她冰凉的身体蜷缩在我的臂弯，隔着两层厚厚的衣料，仿佛身处不同的世界，然而她的双眼流露着友善与温情。

在那一瞬间，两个陌生人心心相印，仿佛灵魂穿越了物质的深渊，彼此柔声倾诉。我们除了拥抱什么也做不了——无法亲吻，无法交谈——但她的双手充满信任地搭在我的肩上，与我目光相交。

这一刻终将结束。她向上做了个手势，而后转身浮上水面。我紧随其后。我脑中昏昏沉沉，在经历了之前的痛苦之后，终于寻回了宁静。我心想……我也不知道我在想什么。

我们一起浮出泳池一侧的水面。她转向我，摘下了泳镜。随后，她的微笑凝固了，而后消失不见。她盯着我，满脸厌恶和惊恐，鼻子皱成一团。

“哎呀！”她喊道，然后立刻扭过身子，脚蹼让她动作笨拙。我眼睁睁地看着她扑进一个白发男人的怀里，听到她歇斯底里、含混不清的喊叫。

“你不记得了吗？”那男人低声抱怨，“你早该记住的。”他转过身去，“见鬼，俱乐部里是不是也有一本？”

有人低声回答了他。片刻之后，一个年轻人走过来，递给他一本薄薄的棕皮小册子。

我认得那本册子。我甚至能告诉你那个白发男人会翻到哪一页，也知道眼前的女孩正在读的是哪个句子。

不知为何，我等待着。

我听到她的声音骤然提高："我居然让他碰了我！我想都不愿想！"白发男人安慰着她，语调低沉，我听不清楚。我看到她直起身子，目光越过了我……在那散发着芳香的、映着蓝色池水的空气中，我们彼此之间只相隔几码，却仿佛远隔整个世界……她将小册子用力揉成一团，扔了出去，然后转身离开。

小册子几乎砸在我脚上。我用脚趾碰了碰它，它刚好翻开在我想到的那一页：

……

使用镇静剂直到他年满十五岁，由于性觉醒，该方案不再可行。当顾问与医疗人员犹豫下一步措施时，他残忍地杀害了团体中的一个女孩。

下面隔了几行：

最后采取了三管齐下的方案：

1　惩罚措施——采取我们这个人道而宽容的社会中唯一许可的惩罚方式，即断绝沟通：拒绝与他交谈、主动接触他或承认他的存在。

2　预防措施——利用他的轻微癫痫体质，采用库斯科发明的技术，在暴力发生之前诱发癫痫发作，从而阻止暴力行为的发生。

3　警告措施——对他体内的化学物质进行精细的调节，使他的呼吸与汗液散发出强烈的刺激性气味。出于人道考虑，他本人将无法感觉到这种气味。

幸运的是，导致这一返祖现象的基因与环境偶然因素已得到充分研究，并保证不再发生。

一如既往，之后的文字毫无意义。我也不想再读下去了，反正都是废话。我是世界之王。

我起身离开，隐入夜色，对路旁的房屋中庸碌无为的呆瓜们视若无睹。

两个街区之后是另一片商业区。我看到一间服装店，便走了进去。橱窗中的免费服饰邋遢而单调，只有低贱的游民才会穿那些东西，我才不会。我径直走到特别推荐柜台，找到一身勉强可以接受的搭配——银色和蓝色相间，外衣下衬着黑色的花边。呆瓜们会说这衣服“不错”，我一把扯下它。自助售货员用它那死气沉沉的玻璃眼珠扫了我一眼，嘎嘎叫道：“请出示您的社会贡献证。”

我当然可以弄到一本社会贡献证，但还得走到大街上从路人那里抢一本，实在太麻烦了，我可没这份耐心。我举起饮食角的小桌子，挥起胳膊砸在橱窗玻璃门上。金属门框发出尖锐的响声，向内凹陷下去。我冲同样的位置又砸了一下，门砰地一声打开了。我在一大堆衣服中乱翻一气，直到找到一件适合自己的尺码。

我洗了个澡，换上新衣服，在大道尽头的商场里转悠。无论经营者如何装饰，这些地方看起来都大同小异。我径直走向刀具架，挑了三把大小不一的刀，最小的跟我的指甲差不多大。接下来我就得碰运气了。我曾在家具部碰过好运，但今年流行的是金属家具。我需要的是风干的木材。

我知道哪里储藏了一大堆大小合适的樱桃木，就在北边库特奈区一个被人遗忘的仓库里。我当然可以多拿一点，足够用好多年。但既然整个世界都属于我，又何必这么麻烦呢？

没花多少时间，我就找到了想要的东西。在加工车间里，我发现了一些古董家具——桌面和椅面都是木头制成的。呆瓜们缩在房间另一头假装没看到我，我则从最小的长凳上锯下一块上好的木料，又用另一块木头给它做了个底座。

呆了一段时间之后，我觉得那儿倒是个干活的好地方，我还可

以在楼上吃饭和睡觉。于是我留了下来。

我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我想雕刻一个男人，盘腿而坐，前臂搭在小腿上，脑袋微微扬起，闭着双眼，仿佛正要抬头对着太阳。

三天之后，雕塑完成了。躯干和四肢既不似人形也不像木头，而是介于两者之间：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东西。

美。只有这个古老的词汇才能形容。

我让雕像的一只手放松地垂下，另一只则紧紧攥起拳头。我总得找个时间停下，宣布它已完工。我用最小号的刀子抛光木头表面，并去除多余的部分，削成一支尖锐的长矛。然后我在雕像的手中钻出一个洞，将刀锋插入拇指和四指之间。在那小小的手中，它变成了一把剑。

我把它粘牢，然后用锋利的刀刃刺破拇指，将血涂在刃上。

我在外游荡了大半天，终于找到了理想的位置——在两条道路相交的岔路口，有一块半荒的三角地，上面露出半块棕色条纹的石头，中间凹陷出一个空洞。当然，没有什么能永垂不朽。在这种社区，为了追逐潮流，大概每隔五年所有房屋都会重建一次。但这块空地已经很久没人理会了。这是我能找到的最理想的地方。

我准备好了一张纸。我一年前就印好了一大摞，现在只是从中间抽出一张，做了特殊处理，好让它能长久保存。我在石洞底部安装了一个微型相机，将控制线路连接在雕像的底座上。我将雕像压在纸上，并在底座上点了两滴粘合剂，好让它轻轻固定在石头上。我经常做这种事，早已驾轻就熟。我很清楚粘合剂该用多少，才既能够防止雕塑被人随手碰倒，又能保证在有人真正想要拿起它时不必太费力。

然后，我退后一步，欣赏自己的作品：它所蕴含的力量与悲悯令我呼吸急促，泪水渐渐充盈着我的眼眶。

反射的光线照亮了雕像手中的剑刃。他独自坐在石洞中，仿佛被禁闭在棺木里。他闭上双眼，微微仰头，仿佛正要面对太阳。

但他的头上只有岩石，没有太阳。

我蹲在一棵胡椒树下凉爽的空地上，望着路对面坐在石洞阴影中的雕像。

我已经布置妥当，无需再多做什么。但我还不能离开。

来往的路人寥寥无几。整个社区似乎已经荒芜了大半，好像大部分居民都跑去冲浪、参加慈善聚会或是围观之前被我毁掉的房子如何重建去了。微风透过树叶拂过我的脸庞，凉爽而寂寞。

空地的对面有一个阳台。半小时前，我曾看到阳台上闪过一抹亮色——一个戴着红帽子的男孩飞快地掠过我的视野。

这就是我守在这儿的原因。我想象着那个男孩走下阳台，来到这条路上，穿过那块小小的三角地，发现了我的雕像。我想象着他并没有漠不关心地匆匆走过，而是停下脚步，走近仔细观察，最后拿起木头雕像，并看到了下面那张纸上写的话。

我相信这一切迟早会发生。我的渴望熊熊灼烧，令我痛苦不已。

我的雕刻作品已经遍布全世界所有我曾涉足的地方。刚果城有一个烟黑色的檀木雕像；塞浦路斯有一尊骨头雕成的作品；新孟买的那个雕像用贝壳制成；常德的作品则是用翡翠做的。

它们如同在色盲世界中用红绿两色留下的签名。只有我正在寻找的人才会拿起雕塑，读到我烂熟于心的信息：

致读到此信息的人，

第一行如此写道：

我将为你带来一整个世界……

天台上再次闪过那一抹色彩，我绷紧了身子。一分钟后，那抹色彩出现在不同的方向：那个男孩正爬下斜坡，红色的帽子在绿色的草地上显得格外醒目，如同啄木鸟头上的羽毛。

我屏住呼吸。

他穿过颤动的树丛向我走来，阳光勾勒出他的面容。隔得这么

远也能看出来，他肤色黝黑，有一张严肃而瘦削的脸。他的耳朵露在外面，在阳光下透着粉色。他戴着护肘和护膝，看上去疙疙瘩瘩的。

他来到了岔路口，选择向我这边走来。他愈走愈近，我则缩成一团。拜托了，让他看到雕塑，可别看到我！我紧张地祈祷着。

我的手指紧紧扣住一块石头。

他的身影愈来愈近，双手插在口袋里，大部分时间低着头，脚步轻快。

等他刚好走到我对面时，我掷出了石头。

石头穿过枝叶，落在石洞下面。男孩转过头去。他停下脚步，盯着那个方向。我想他已经看到了雕像。我敢肯定，他看到了。

他迈出一步。

“瑞沙！”天台上飘来一声呼唤。

他抬起头，“我在这儿呢！”他回答道。

我看到一个女人的脑袋出现在天台上，隔着这么远，看上去显得很小。她喊了几句什么，我听不到；我站起身来，身体因愤怒而紧绷。

接着，风向变了，从我吹向那个男孩。他猛地转过身，睁大双眼，一只手捂住鼻子。

“喔，臭死了！”他说。

他转身大喊：“我来啦！”而后便快步跑到路上，消失在随风起伏的草丛中。

我的机会被毁掉了。我很清楚，要不是那该死的女人和突然改变的风向，他本该能看到我的雕塑……一切都在跟我作对，人也好，风也好，一切！

雕塑依然静静地坐着，紧闭的双眼望着头上的岩石天空。

内心有个声音在告诫我：收拾好失望的情绪，离开这里，别再回头。

我知道我会后悔，却依然孤注一掷——我从石洞中拿出雕塑和压在下面的纸，然后爬上了斜坡。我听到他清澈的笑声在坡顶回荡。

眼前出现了一道看起来像是观赏型假山的东西，或许那是一座地下建筑的伪装。我绕过去，不小心绊倒了自己，一头栽倒在男孩面前。他正跪在草坪上跟一只褐色与白色相间的小狗玩耍。

他抬起头，笑容消失了。没有风，但他仍能闻到我的气味。我知道那味道很臭。没有风，还有一条小狗在分散他的注意力——一切都对我不利。但我仍然不顾一切地靠近他，单膝跪地，拿雕像在他眼前直晃——

“瞧瞧吧——”我说。

他慌乱地后退，根本没能好好看一眼雕像。对他来说，那只不过是一道模糊的棕色晃过眼前。他跌跌撞撞地爬起来，向山坡跑去。小狗呜呜叫着，紧随其后。

我紧追不舍，一只手攀着湿漉漉的泥土和草丛向上爬去，另一只手紧紧攥着雕塑和那张纸。

一扇门突然打开，男孩冲了进去，门在我面前关上了。我赤手敲打着门四周的藤蔓，直到偶然击中了机关，门开了。我钻进去，大喊着“等等！”眼前是一道旋转楼梯，闪着珍珠灰色的灯光，一路向下延伸。我径直走下去，打开了一扇错误的门：那是个地下温室，黄色的光线穿透了温热的空气，里面摆着一排排鲜翠欲滴的植物。我怒火中烧地穿过走道，撞倒了一堆水罐，最后来到门廊的电梯旁。

我继续向下，来到三楼，这里的客房如同迷宫一般，全都空无一人，回荡着回声。最后，我发现了一条向上的斜坡，绕过温室，尽头处传来说话的声音。

门是用透明的玻璃体蛋白制成的。我躲在门后，查看和偷听门后的情况。男孩在屋里，旁边的女人看年龄足以做他的母亲，但更

可能是姐姐或表姐。还有一位老妪坐在椅子里，怀里抱着小狗。同其他房间一样，这一间也很舒适，但毫无品味可言。

我冲进房间，看到他们脸上震惊的神情。每次都是如此，他们知道我渴望杀人，但从没想过我会擅闯民宅。事情还没完。

男孩站在面前，我一伸手就能碰到他。但他们的惊恐在空气中颤抖，如同一张毯子般令我窒息，甚至无法发出声音。我不得不大吼大叫。

“他们告诉你的都是谎话！”我说，“看看这儿，这儿，这才是真相！”我将雕像举在他眼前，但他根本没看一眼。

“瑞沙，到楼下去。”年轻的女人轻声说道。他转身准备照做，动作如同雪貂般敏捷。我再次绕到他面前，“别动，”我说着，呼吸粗重，“看看——”

“记住，瑞沙，别说话。”女人说。

我受不了了。我不知道男孩去了哪里，他的身影消失了。我一只手攥着雕像和纸，冲向那个女人。我的动作已经很快了，就差那么一点点，我就能碰倒她。但眩晕立刻袭来，脑中噪声轰鸣，愈来愈响，愈来愈响，仿佛世界末日。

这已经是一周里的第二次了。醒来后，我感到浑身虚弱，很长一段时间里动都动不了。

房间里一片死寂。当然了，他们已经走了……我到访过的屋子已经被污染了。他们再也不会住在这儿了，他们会在其他地方重建一栋屋子。

我感到眼前一片模糊。过了一阵子，我站起身来，环顾整个房间。墙上挂着灰色的密织布，看起来很容易撕破。我想要把它扯下来撕成碎片，我想要砸坏家具、把地毯和床褥都塞进地下室……但我没有精力这么干了。我实在太疲倦了。三十年……三十年前，他们给了我整个世界和它的荣耀。可是独自一人忍受三十年这样的日子，实在是太难了。

最后，我弯腰捡起地上的雕像，以及那张已经变得皱巴巴的纸。纸上写着被人弃置一旁、从未读过的信息，显得绝望而孤独。

我苦涩地叹了口气。

我抚平那张纸，读出了最后一段。

*你可以与我分享整个世界。他们无法阻止你。斗争吧——拿起利刃，或举起巨石，这就够了！只要这样，你就能获得自由。任何人都能做到。*

*任何人。求求你们。任何一个。*

# 献给阿尔杰农的花

[美] 丹尼尔·凯斯

进步报告之一

1965 年 3 月 5 日

斯特劳斯大夫叫我从现在开始记下我脑子里想的及碰到的每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其中的缘由，但他告诉我这样做很重要，他们藉此决定是否用我。我希望他们用我，因为齐妮安小姐跟我说他们能让我变得聪明些。我想显得聪明又能干。我叫查理·乔丹，两周前刚过了我的三十七岁生日。没别的好写了，今天就先到此为止。

进步报告之二

3 月 6 日

今天我接受了一次测试。我想我是失败了。可能他们将不再用我了。

事情是这样的，房间里有一位很精神的年轻小伙子，手里拿着些上面溅满墨水的白色卡片。他问我说："查理，在卡片上你看到什么了吗？"

尽管我衣兜里揣着吉祥物，我还是给吓坏了。因为当我还是一个在学校念书的小孩时，我就老是通不过浏验而且常打翻墨水瓶。我告诉他我看到了一块墨斑。

他说："没错。"

这让我感到好受了些，我想大概完事了。可当我站起来要走的时候，他阻止了我。

他说："查理，坐下。我们还没结束呢。"

此后的事，我就有些记不清了。可他想让我说出墨斑里有什么。我什么也看不出来。他还说里面有图案，别人能看出来。而我

却没能看到，尽管我已竭尽全力地看了。我拿着它，近看，远看都试了试。然后说，如果戴上眼镜我能看得清楚些。通常我只是在看电影或电视时才戴眼镜。我又告诉他说眼镜在大厅的壁橱里面。拿来之后，我要求重新看一遍，心想这次我肯定能发现其中的东西了。我尽力去看，但是仍然没能发现图案什么的，只看到墨水。我告诉那小伙子说我得弄副新眼镜。他在一张纸上写了点什么东西。我真怕通不过测试。于是又补充说那是一个周边有小尖突的非常漂亮的墨斑。他一脸悲哀。显然事实并非像我所说的那样。

我求他再让我试一次。这回，我会看出其中的图案的。我只是有时不那么灵光而已。在为智力低下的成年人开设的齐妮安小姐的班里我也是一个在阅读方面不怎么灵光的人。但我非常用功。

他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看那一张溅有红、蓝两色墨水的卡片。他十分和蔼可亲并且像齐妮安小姐一样讲得挺慢的。他介绍说那是一种叫原始震慑的测试。他说别人能看到墨斑里的东西。我叫他指给我看。他则叫我想想，我跟他说我觉得那只是一块墨斑而已，但这显然不对，他又说："墨斑使你回想起什么了吗？试着设想那里有东西。"

我若有其事地闭上眼睛想了好久。然后我告诉他我设想有一支自来水笔，漏得满台布都是墨水。

随后，他站起来走出去了，我想我没能通过原始震慑测试。

进步报告之三

3 月 7 日

斯特劳斯大夫和耐缪尔大夫叫我别再为墨斑担忧了。我向他们诉说我没把墨水溅到卡片上去，可我也没能看出墨斑里的东西。他们说或许他们还会继续用我。我告诉他们齐妮安小姐除了拼写与阅读测试处，从未给过我像昨天那样的测试。他们说齐妮安小姐告诉他们我是成人夜校里最棒的学生，因为我最用功而且的确想

学点东西。

他们问我：“查理，你为啥独自一人去成人夜大学习？你是怎么找到夜大的？”

我回答说我向别人打听，有人就告诉我得到哪儿学读书、写字。

大夫问我为什么要去上夜大。

我跟他们说，我想一辈子聪明而不是傻乎乎的。不过要想聪明可不简单。

他们又说：“你要知道，要聪明可能只是暂时的？”

我回答说：“我明白，齐妮安小姐告诉过我，我不在乎这是否会让人难受。”

同一天，迟些时候我接受了更多不可理喻的测试。

给我测试的那位可人的女士告诉我这种测试的名称。

我问她怎么拼写以便我能把它写进我的进步报告。

她告诉我那叫“主题统觉测试”。

前两个字我不认识，可我知道“测试”的意思，“要么就通过测试，要么就得分很低，”她这样说。

这一测试看起来挺简单，因为我能看出图案，可偏偏这次她没叫我告诉她其中的图案的模样，这把我给弄糊涂了。

我跟她说，昨天的那个男的要我告诉他在墨斑里看到的图案，今天怎么……

可她却告诉我说，那无关紧要。她叫我就图片中的人物编造故事。

我问她：“你怎能讲有关你从未碰到过的人的故事呢？再说，我为什么要编造谎言呢？我可不想撒谎，要知道以前我老是被逮住的。”

她告诉我这个测试和原始震慑测试是用于判断个性的。

我放声大笑，说：“怎能通过墨斑、画片来判断一个人的个性

呢？”

她有点恼火了，收起了照片。

我也不在乎了，反正我是笨得无药可救。我想我没通过这项测试。

稍许，几个穿白大褂的男人把我带到医院的另一个地方，让我玩一个游戏，这游戏就像是与一只白鼠赛跑。他们管那老鼠叫阿尔杰农，它被放在一只有各种七拐八弯的墙一样的隔离板的盒子里。他们给了我一支铅笔，一张画有各种线条的纸，还有许多盒子，一头标上起点字样，另一头则标有终点字样。他们称之为“迷阵”，我和阿尔杰农有同样的迷阵要闯。

我弄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说我与阿尔杰农有同样的迷阵。阿尔杰农用的是一只盒子，而我用的是一张纸。我心里有些纳闷，可嘴里没说出来。

不过也没时间说了，赛跑已经开始了。

其中的一个男的拿着一只表，可他竭力想把它藏好以便不让我看到。既然这样我就尽量不去看。不过这玩意弄得我挺紧张的。总之，那测试让我感觉糟透了。

他们让我与阿尔杰农闯了十种不同的迷阵，阿尔杰农每次都赢。

我弄不懂为什么那白鼠竟如此聪明，或许因为它是一只白老鼠的缘故吧。大概白鼠要比其他老鼠聪明。

进步报告之四

3 月 8 日

他们还将用我，我激动得没法写下去了。

耐缪尔大夫与斯特劳斯大夫在是否继续用我的问题上发生了争执。

斯特劳斯大夫把我带进办公室时，耐缪尔大夫恰好也在。耐缪

尔大夫对继续用我有点疑虑。可斯特劳斯大夫告诉他齐妮安小姐推荐说我是所教的所有学生中最棒的一个。

我喜欢齐妮安小姐，因为她是个很棒的老师。她跟我说："查理，现在有个机会，如果你自愿参加这一实验，或许你会变得聪明些。尽管他们还不清楚这能否持久有效，但毕竟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那也是我接受她的建议的原因。尽管我很是害怕，因为她告诉我得动手术。

她又说："查理，别怕，你做了很多得到却很少，我想你应该通过手术来获得更多。"

当耐缪尔大夫与斯特劳斯大夫因我的事而争论时，我十分害怕。

斯特劳斯大夫说我有一些很不错的东西。比如动机单纯。可我从不知道我有什么动机。当他说并非每个智商值 68 的人都会有我这样的动机时，我自豪极了。我不知道何之所谓动机，这东西来自哪里。但他们说阿尔杰农也有。阿尔杰农的动机来自放在盒子里的奶酪。不过，我的动机不可能是奶酪，因为这星期我没碰过任何奶酪。

随后，斯大夫又对耐缪尔大夫说了些我听不懂的东西。当他们在争论的时候，我记下了一些话。

斯特劳斯大夫说："耐缪尔大夫，我知道查理不是你想要的第一个充当培养高智能超人的对象，但是大多数像他这样智能低下的人不仅心怀敌意而且不肯合作。又通常十分冷漠让人难以接近。查理本质不错，而且他对此有兴趣，也乐意取悦别人。"

耐缪尔大夫却说："记住，他将是第一个以手术方式把他的智力提高三倍的人。"

斯特劳斯回答说："没错。看看，像他这样在如此低的智力年龄下能学会读书、写字就如同你我在没有别人帮忙的情况下学会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一样，是了不起的成就。这显示了他极强的动机。相比之下，这的确了不起，我说还是用查理吧。”

他们讲得太快了，我不能记下所有的对话，不过听起来好像斯大夫是站在我这边的，可耐缪尔大夫则不然。

后来耐缪尔大夫点头说：“好吧！也许你是对的。我们继续用查理。”

听到他说这个，我兴奋得跳起来，向前握住他的手，感谢他对我这么好。我对他说：“谢谢您！大夫，我不会让你失望的。我说话算数，手术后一定努力变得聪明起来，我会尽力而为的。”

进步报告之五

3 月 10 日

我给吓坏了。许多在这里的工作人员、护听，还有那些给我做过测试的人都给我送来了糖果并祝我走运。我也希望我会走运，还带上了吉祥物的三叶草、幸运币及马掌（吉祥物的一种）。

当我就要去医院时偏偏碰上了一只黑鼠，让我感到挺不安的。可斯特劳斯大夫却说：“查理，别迷信，我们干的是科学。”

管他呢，再说我已带着吉祥物。

我问斯特劳斯大夫，手术后我能否在赛跑中赢阿尔杰农。

他说也许会的。如果手术成功，我就可以用行动来证明我能像它一样聪明，等着瞧吧！可能还会比它更聪明呢！然后我就能更好地读书写字像别人一样知道许多事情。如果这种手术证明可行的话，他们会让世界上的每个人都变得更聪明。

那天早上，他们什么也没给我吃。

我真不知道吃东西与变得聪明会有什么联系。我饿得要命。然而耐缪尔大夫甚至拿走了我的糖果盒。耐缪尔大夫的脾气可真够臭的。

斯大夫安慰我说，手术后我可以要回糖果盒，但手术前不能吃

东西……

进步报告之六

3 月 15 日

手术倒不疼痛，而且是在我睡着的时候进行的。

今天他们取下了我头、眼睛上的绷带，以便我能写我的进步报告。

耐缪尔看了我写的一些报告后，告诉我说我把“进步”这个字给拼错了。而且告诉我该怎样拼写及怎样拼写“报告”这一个字。我努力记住这两个字。我对单词的拼写总是记不牢。

斯大夫说我可以记下我所碰到的任何事情，但最好多谈点自己的感想，我跟他说我不知道怎么去想时，他要我试着做做看。于是我把眼睛被绷带蒙上的所有时光全部拿来试着想东西，但一无所获。

我不知道如何想。如果我向他求助或许他会告诉我怎样去想。

聪明人都想些什么呢？我想他们想的会是些非常美妙的东西。

我多希望我也知道一些美妙的东西呀！

进步报告之七

3 月 19 日

一切照旧，我不停地接受各种测试，此外还与阿尔杰农进行各式各样的赛跑。

我恨透了那老鼠，它老是击败我。

斯特劳斯大夫说我必须做那些迷阵游戏。还说过段时问我得再次接受那些测试。那些墨斑还有那些画片都是些无聊至极的东西。我想画男人与女人的像，但我连人的轮廓也画不出来。

由于一直在一个劲地想东西，我的头也痛起来了。

斯特劳斯大夫是我的朋友，可他不帮助我。他也不告诉我该想

些什么。我何时才会变得聪明呢!

齐妮安小姐也不来看我。我觉得写那些进步报告也是蠢事一桩。

进步报告之八

3 月 23 日

我要回厂工作了。他们说回厂工作更好些，但是我不能告诉任何人我动手术的目的，而且每晚下班之后我得去医院待一小时。他们每月付我钱作为我学着变聪明的酬金。

很高兴重新回去工作，我怀念我那份工作、厂里的朋友还有在厂里的那份快乐。

斯特劳斯大夫要我继续记下我碰到的事。不过今后不必每天写了。如果我想到什么或碰到什么特别的事情，那么就把它们记下来。他叫我别泄气，变聪明需要时间而且进展不快。阿尔杰农花了很长时间才变得比以前聪明了三倍。它之所以能击败我，是因为它已经动过那种手术。

经他这么一说，我感觉好多了。在做那些迷阵游戏方面，我准能比一般的老鼠快，或许哪天我还能击败阿尔杰农，那可是件值得一提的事！到目前为止，阿尔杰农的才智看上去能保持下去。

3 月 25 日

（我再也不必在交给耐缪尔大夫每周一次的报告开头写上“进步报告”的字样了。我只要写上日期就行了，这下可省事多了。）

今天，我在厂里过得很开心。

乔·卡普问道：“喂，查理，你在哪里动的手术，他们对你干了些什么，是否给你加了些脑髓之类的东西。”

我刚想告诉他真相，但想起斯特劳斯大夫曾叫我别说这事，于是就没搭理他。

后来弗兰克·雷利开玩笑说："查理，忘了带钥匙的话该怎么开门呀？"

我给逗乐了。他们喜欢我，是我的真哥们。

有时有人会说："喂，看哪！乔真是查理·乔丹第二。"

我不懂他们为什么这样说。不过他们每每都为此大笑。

今天早上，阿莫斯·鲍尔格，厂里的四号人物，在对办公室勤杂员埃尔尼大喊大叫时嘴里叫的却是我的名字。原来埃尔尼弄丢了一只文件袋。他是这样说的："埃尔尼，你是否也想变成查理·乔丹一样？"

我弄不懂他讲的话，我可从未弄丢过文件袋。

3 月 28 日

今晚，斯特劳斯大夫来到我房间，想知道为何原来该去医院的却没去。我对他说我再也不乐意与阿尔杰农比赛了。他说我可以暂且不做那些迷阵游戏，但我得去医院。他还给了我一件礼物，但这所谓的礼物只是借给我用用而已。

起先，我还以为是台电视机，事实并非如此。他叫我在睡觉的时候打开它。

我说："别画了，我都睡觉了，还打开它干吗？睡着了还能看到什么呢！"

但是他说："如果想变聪明，就照我说的去做。"

我跟他说："我觉得我没指望会变聪明的。"

他拍拍我的肩说："查理，你只是还没意识到，但。你一直都在变得聪明起来。暂时你还不会察觉到。"

我想他只是心肠好，让我感到好受点而已，因为我的确没变聪明。

哦，对了！我差点忘了说一件事。

我问斯特劳斯大夫什么时候我可以回到齐妮安小姐的班里去。

他跟我说，我不用去。过些时候齐妮安小姐会到医院来，对我开始个别辅导。

我对她在我动手术时不来看我一事感到万分的气愤。不过我喜欢她，我俩会重归于好的。

3 月 29 日

那该死的电视机让我整晚没睡着。一些家伙在我耳边彻夜胡乱吼叫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我怎能想着呢？还有些非常怪诞的画面，我醒着的时候都弄不懂电视里说的东西，何况我睡着了呢！

斯特劳斯大夫说："随他去。"

他还说，我睡着的时候，脑子还在学东西。这些将有助于理解齐妮安小姐将在医院给我上的课。（不过后来我发觉课是在一个实验室里上的，而不是在医院里。）

一切全疯了。如果睡着的时候，人会变聪明，那人们又何必去上学呢？我想这样做是不会有结果的。

我渐渐习惯了看一直都在放得很晚很晚的节目。不过就是没让我变得聪明点。或许得在睡眠状态下看那些东西。

进步报告之九

4 月 3 日

斯特劳斯大夫教我如何把电视机的音量开小。现在我能睡着了。我什么都没听到。不是我还是不懂里面讲的那些东西。

早上我把这些东西重放几遍，看看在我睡着的时候我都学了些什么。不过好像我什么也没学到，齐妮安小姐说或许里面讲的是另一种语言或其他什么的。不过多数情况下，听上去是英语，只是比我的六年级老师戈尔德小姐讲得还要快。我记得她讲话快得让我听不懂。

我对斯特劳斯大夫说："在睡梦里变得聪明有啥用处？我想在

醒的时候聪明点。”

他回答说：“这没啥两样的。你有两种精神状态；潜意识和意识。两者相互不沟通，那也是做梦的缘由。”

哦，我的妈。自从有了那台夜间电视机。我一直在做一些乱七八糟的梦。

我忘了问他是否只有我，还是每人都有两种精神状态。

我从斯特劳斯大夫给我的字典里查到了“潜意识”这个单词。

字典是这样定义的：形容词类，精神活动的机能，但与意识不能并存。比如，欲望与潜意识不能相容。

释义还有，但我还是弄不懂其含义。对我这类天智愚笨的人来说，这不是本好字典。

不过，头痛是因晚会而起。

厂里的朋友乔·卡普和弗兰克·雷利邀请我去英格西斯沙龙喝几杯。我不好喝酒，可他们说去玩玩，挺有意思的。

的确那天我玩得很开心。乔·卡普叫我给小姐们演示一下在厂里我是如何打扫厕所的，还给我弄来只拖把，我照办了。我还告诉他们多尼根先生曾称赞我是最好的杂役，因为我热爱本职、恪尽职守，除了那次动手术，从未迟到或旷工过。这引得他们大笑一场。我还告诉他们齐妮安小姐跟我说：“查理，你应为你的工作感到自豪，因为你干得太棒了。”大家都开怀大笑，玩得很是开心。他们给我喝了许多东西。乔说查理喝醉后可好玩了。我当时没听懂他的话，只知道大家都喜欢我，我们都很开心。我有些迫不及待，想早日成为我的好朋友乔·卡普和弗兰克·雷利一样聪明。

晚会怎么结束的我已记不得了。只记得我出去为乔和弗兰克买报纸和咖啡什么的，可等我回来的时候人影都没了。很迟了我还在到处找他们。以后的事就记不清了。我想多半是睡着了或身体不适了什么的。

房东费利恩太太告诉我是一个好心的警察把我带回家的。

我有些头痛，全身青一块紫一块的，头上还有一个大肿块。我想可能是摔的。但乔·卡鲁跟我说有时警察也会痛打醉鬼的。可我对他讲的话不以为然。齐妮安小姐说过警察是帮助别人的。不过我头痛得很厉害，感觉极差且全身疼痛。

以后再也不喝酒了。

4 月 6 日

我赢了阿尔杰农！

要不是实验员布尔特告诉我，我还不知道我赢了。然而第二次我却因兴奋过头而输掉了。比赛还没结束我就从椅子上摔了下来，自然就输掉了。不过此后，我又赢了它八次。

我肯定已经变得聪明，能击败像阿尔杰农这样聪明的老鼠了。可我就是没察觉到我已比以前聪明了。

我还想与阿尔杰农再决高低，可布尔特说今天就此打住。他们让我摆弄了会儿阿尔杰农。它还真不赖，柔软得像团棉絮，还朝我眨着眼睛。当它睁开眼的时候，我可以看见它粉红色的眼睑内缘。

我说我想喂养它，因为我对打败它心存歉意。再说我想与它友好相处成为朋友。

布尔特却说：不行！阿尔杰农是一只非同寻常的老鼠，接受过与我一样的手术。也是所有动物中唯一到目前为止没出现智力衰退迹象的。还说阿尔杰农是如此智力出众以至于给它喂食前都得让它解决一个问题。打比方，阿尔杰农要得到食物得过一道门，而门上的锁每次都在换，每次想吃东西就得重学一样新本领。这让我很是难受，要是它没法学会就得挨饿。

我觉得只有通过测验之后才能给吃的是不对的。要是让耐缪尔大夫每次吃东西前都得过一关测试，他会感觉如何？

我会成为阿尔杰农的朋友的。

4 月 9 日

今晚下班后，齐妮安到了实验室。

看上去她见到我很高兴，但有些惊慌，我叫她别担心，我还没变聪明。她不自然地笑了。

她说：“查理，我对你有信心，在阅读与单词拼写方面，你已竭力超过了其他所有的人。往最坏处想，至少你能在短时间内保持目前的智力水平。再说你在为科学作贡献呢！”

我们正在学一本很难的书，像这么难的书我以前从未读过。

这书叫《鲁宾逊·克罗索》，讲的是一个只身一人困于荒岛的人的故事。这人很聪明，能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他建起了房子，弄到了食物；还是个游泳好手。唯一让我为他感到难过的是，他孤身一人，没有朋友。但我想岛上肯定还有其他人，因为在一张照片里，他带着一把雨伞在看一行人的脚印。我希望他能交上朋友，不再孑然一身。

4 月 10 日

齐妮安小姐教了我怎样记住单词。她告诉我先看一会儿单词，然后闭上眼睛，嘴里一遍一遍地念，直到记住为止。

我弄不清楚：既然单词 through（“通过”之意）中的字母组合“ough”与单词 threw（“扔，掷”之意）中的字母组合“ew”一样发[u：]音，即“ough”＝“ew”，为什么单词“足够的（地）”和单词“坚强的”只能拼写为“enough”和“tough”却不拼写为“enew”及“tew”。我想这两个单词应该拼写为“enuff”和“tuff”。我在没变聪明前一直都是这样拼写的。

这把我弄得稀里糊涂，但齐妮安小姐却跟我说单词的拼写是没道理好讲的，是约定俗成的东西。

4 月 14 日

我把《鲁宾逊·克罗索》看完了。

我还想知道有关鲁宾逊的其他经历，但齐妮安小姐却告诉我手头只有这些资料了。

不知到底为什么。

4 月 15 日

齐妮安小姐说我学得很快。她读了一些我写的进步报告后，以一种很好玩的眼光看着我。她说我是个很不错的人，这一点别人都会知道的。

我问她为什么这样说。

她却说不必细问，但是万一我发现别人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好的话也不必感到难过。不过她又说，其中有一点原因可以告诉我，那就是像我这样一个缺乏天资的人，事实上已比其他脑子正常但很少用他们的脑子的人做得好得多了。

我跟她说我所有的朋友都很聪明但他们都很善良，他们喜欢我，从没做过对我不好的事情。

那时，不知怎的什么东西掉进她眼里去了，她只好跑到洗手间去了。

4 月 16 日

今天，我学了，逗号，(，) 这就是逗号——一个长尾巴的句号。

齐妮安说逗号很重要，因为，逗号会让你的作文，显得更好，她说，有些人，会损失，一大笔钱，如果一个逗号，没有，点在正确的位置。

我没有，钱，我也不明白，一个逗号，能使你避免，损失一笔钱，

可是她说，所有人，都用逗号，所以我也得用，逗号，

4 月 17 日

我用错了逗号。齐妮安小姐叫我从字典里查出那些很长的单词，记住它们的拼写。我问她既然我已经知道怎样念了，又何必把它们给记牢。她跟我说那是我接受的教育的一部分。所以从今往后我得把那些不清楚怎样拼写的字全查出来。

那样做的确很费时，但我的确记住了一些。我只要查过一遍后就能拼写正确。我也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学到“标点”这个词的。

齐妮安小姐说“逗号”是标点符号之一，我还有许多其他的标点符号要学。

我说在我看来所有的标点都得有尾巴，但她说不是这样的。你得把它们结合起来用，她演示？给我看“怎样把它们综合起来（用！，现在；我能够！把所有”的标点符号结合起来用，在！写作过程中？我有，许多！规则？要学；但是我已把一些符号记在脑子里。

我？对一件事很满意，那就是亲爱的齐妮安小姐：（商业信件就是这样开头的）在我请教她的时候，她，总是给我，一个说法”。她是个天'才！我希望！我也能像，她；一样聪明”

（标点符号，真；有趣！）

4 月 18 日

我真是个笨蛋。我竟然听不懂她讲的东西。

昨晚我看了语法书，书上讲得清清楚楚的。齐妮安小姐讲的与书上写的一模一样，但是我就是听不懂：半夜里我起来时，好讲的东西我脑子里又一清二楚了。

齐妮安小姐说是那台在我睡着的时候工作的电视机帮了我的忙。还说我已上了一个台阶。

等我弄清楚怎样使用标点符号后，我把所有的进步报告从头至尾读了一遍。哦，我的天。我的拼写和标点简直太离谱了。

我告诉齐妮安小姐我得把所有的东西看一遍把里面所有的错

误都改正过来。可她没同意，对我说：“查理，不行，耐缪尔大夫要这些进步报告原封不动地保存着。他想让你看看自己的进步，因此这些进步报告经过照相复制后仍由你保管。你进步很快。”

我感觉好极了。

课后我的心情才平静下来，跟阿尔杰农玩了会儿。我们俩不再赛跑了。

4 月 20 日

我感觉不舒服。不是那种要看医生的不舒服。胸口感觉空空的像被人打了一样，同时又感到火烧一样的难受。我不想把这个写下的，但我想这可能挺重要，我得记下来。

今天我生平第一次呆在家里没去上班。

昨晚，乔·卡普和弗兰克·雷利邀请我参加了一个晚会。有许多来自厂里的男、女职工。

我还没忘掉上次喝得太多的那份难受劲，所以我对乔说我什么也不想喝。于是他给了我一杯可乐。味道怪怪的，我想大概是我嘴巴没味道引起的。

我们都玩得很尽兴。乔叫我跟海伦跳一曲，还说海伦会教我舞步的。

我摔倒了好几次。我弄不懂为啥我老是绊在别人伸出来的脚上，而我和海伦的身边并没人在跳舞，当我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我看到了乔脸上的表情。那表情让我感到有些好玩。

一个女孩说了一句：“他这人挺好玩的。”其他人都笑了起来。

弗兰克说：“我倒不觉得这有多少好笑的，因为在英格西斯沙龙晚会上我们曾叫他替我们去买报纸，随后我们便悄然离开。”

“看哪，他脸红了。”

“他不好意思得脸红了。查理脸红了。”

“喂，海伦，你跟查理做了些什么？我可从未看到他脸红过。”

我不知道该做什么，走到哪里去躲起来。大家都看着我，笑话我；我真像给剥光了衣服一样。我想把自己给藏起来。

我跑到街上呕吐起来，然后走回家。

好玩的是，我一直不知道乔和弗兰克及其他人叫我去他们那儿是为了拿我开心。现在我知道了他们说的“学乔丹”的含义了。我感觉受到了侮辱。

进步报告之十一①

4 月 21 日

我还是没去厂里。我叫房东费利恩太太打电话告诉多尼根先生说我病了。

费利恩太太用一种十分古怪的眼光看着我，近段时间她看上去有些怕我。

【①原著如此，没有“进步报告之十”。】

我想我得弄清楚为什么别人笑话我。我想了许多。觉得是因为我太笨的缘故，笨得以至于不知道自己在做傻事。人们总是嘲笑那些不会像他们一样做事情的傻瓜。

不管怎么说，现在我知道我每天都正变得聪明起来。我知道怎样用标点，拼写也正确。我想把字典里所有的生字、难字全查出来，并且记住它们。我还在大量阅读，齐妮安说我的阅读速度非常的快。有时我理解了我在读的东西，并且记住了。许多次我闭上眼睛回想读过的某一页，所有的东西都能像图片一样再现出来。

除了历史、地理和算术，齐妮安小姐还叫我开始学几门外语。斯特劳斯大夫给了我更多的带子，供我在睡觉的时候播放。我还是弄不清楚潜意识和意识是如何运作的，但斯特劳斯大夫叫我别操那份心。他要我保证一周后我开始修大学课程时不涉猎任何有关心理学的书籍，直到他允许我看为止。

今天我感觉好多了，但是我还是对那些因为我不聪明而老是

嘲笑、戏弄我的人感到有些恼火。当我变得像斯特劳斯许诺的那样聪明，智商值有 68 乘以 3 的时候，我就能同常人一样：人们就会喜欢我、友好地待我了。

我不清楚何之所谓智商。耐缪尔大夫说智商是用来衡量一个人的聪明程度的，就像药店里用来称重量的秤一样。但是在这一点上斯特劳斯大夫与他分歧很大，在他看来智商根本不是用来衡量智力高低的；智商只能表明你能达到多少聪明，就像量杯外壁的刻度，只有你把东西装进量杯后才能使其具有实在意义。

我就这个问题请教了给我做智力测试的，研究阿尔杰农的布尔特，他说两位大夫全锗了。（他是在我保证不把他说的话告诉两位大夫后才这么说的。）布尔特说智商能衡量包括你已学会的一些东西在内的许多不同的东西，不过这根本没什么意思。

我还是没弄懂智商这东西，只知道我的智商值很快就要超过 200 了。我不想说什么东西，但如果他们也不知道智商是什么、来自哪里，我就不明白他们会有发言权。我弄不清他们是怎么知道你的智商是多少的。

耐缪尔大夫说明天我得做一次罗夏测试看是怎么一回事。我想知道那是啥玩意儿。

4 月 22 日

我弄清了所谓的罗夏测试是怎么一回事。这测试手术前我做过，也就是那个溅满墨迹的硬纸片的测试，给我做测试的也还是原先的那个人。

那些墨迹吓得我要死。我知道他要叫我找我找不出的那些图案。我暗自问自己是否有知道隐含其中的图案的途径存在。或许压根儿就没什么图案。或许这只不过是一个小伎俩，看看我是否笨到拼命找那些根本不存在的东西。想用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让我对他感到恼火。

“好了，查理，”他说：“还记得吗？你以前看过这些卡片。”

“当然记得。”

从我讲话的口气中他察觉出我有些生气，这让他好生吃惊。“当然，你能记得，现在我想让你看这个，你认为这会是个什么东西？在这卡片上你看到了什么，别人能从这些墨斑里看出各种各样的东西。告诉我你能看到什么，其中的东西又让你想起了什么。”

我有些震惊。他问的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你是说那些墨斑中并没有图案隐含其中？”

他皱了皱眉头，拿下眼镜说：“什么？”

“图案，隐含在墨斑中的那些。上次你跟我说别人都能看到那些图案，而你也叫我找那些东西。”

他解释说上次他只是讲了些与今天讲得极其相似的话而已。

我不相信他的话，怀疑他为了拿我开玩笑而故意在误导我。不会得逞的——我会那样弱智吗？

我们慢慢地把卡片全看过了。其中一张看上去像是两只蝙蝠在抢什么东西。另一张则像是两人在击剑。我想象出各种各样的东西。我想我有些离谱了。不过，我再也不相信他了，我不停地翻来倒去地看，甚至于瞧瞧卡片的背面，看一下那儿是否有要我看到的东西。此时他在做着记录。

我从眼角瞟了一眼，看到了他所写的东西，但全是用代号写的，大致如下：

WF + A DdF - Adorig，WF - ASF + obj

这测试对我来说仍是莫名其妙。在我看来谁都可以编造一些有关子虚乌有的东西的谎言，即使我说些并非我所想象的东西去唬弄他，他又怎能知道？哪天如果斯特劳斯大夫允许我看有关心理学的书籍时，或许我就能理解这些东西了。

4 月 25 日

我想出了一种重新排列厂里机器设备的办法，多尼根先生说由此带来的劳力节约与生产增加可为他每年增加收入一万美金。他给了我二十五美元的奖励。

我想带乔·卡普和弗兰克·雷利出去吃中饭以示庆贺，可乔说他得与他妻子一块去买点东西，弗兰克则说他要与表弟一块吃中饭。我想，要他们适应我的变化需要一些时间。每个人看上去都有点怕我。当我走到阿莫斯·鲍尔格身边，拍了下他的肩膀，他吓得跳上半空。

人们不再跟我聊天，也不像以往那样逗我开心。这让我觉得有些寂寞。

4 月 27 日

今天我鼓足了勇气请齐妮安小姐明晚与我一块吃晚饭以庆祝我拿了奖金。

开始，她不清楚这样是否可行，于是我问了斯特劳斯大夫，他说没问题。

斯特劳斯大夫与耐缪尔大夫的关系有些紧张。他们老是争吵。今晚当我去问斯特劳斯大夫我能否与齐妮安小姐一块吃晚饭时，我听见他们在大声争吵。耐缪尔大夫说那是他的实验与研究，而斯特劳斯大夫则反驳说他也做了大量贡献，因为是他通过齐妮安小姐找到了我而且是他主刀做的手术。斯特劳斯大夫说，有朝一日全世界成千上万的神经外科医生将运用这一外科技术。

耐缪尔大夫想在本月底发表实验的成果，而斯特劳斯大夫则要求再等一段时间以便确认手术的有效性。

斯特劳斯大夫说耐缪尔大夫对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系教授职位的兴趣远比对实验本身的兴趣要大。而耐缪尔大夫则说斯特劳斯大夫纯粹是个投机分子，想靠他的提携来获取事业上的辉煌。

我离开后有些发抖，我也不清楚是什么原因。不过这与我第一

次看清他们的真面目有关。我记得曾听到布尔特说，耐缪尔大夫有个很精明的妻子，她一直催促她丈夫发表实验结果以便出名，布尔特说，耐缪尔妻子一直梦想有一个名人丈夫。

是不是斯特劳斯大夫真想沾他的光呢？

4 月 28 日

我不明白为啥我一直没注意到齐妮安小姐是如此漂亮。棕眼睛，轻柔的齐耳棕发，而且只有三十四岁。从一开始我就觉得她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天才——不过也太老、太老了。现在，每次看到她总觉得她越来越年轻，越来越可爱了。

我们一边吃饭一边长谈。当她说我进步如此神速以至于不久就要把她甩在后面的时候，我给逗乐了。

“这是真的，查理。在阅读方面，你已经超过了我。你眼角一带就可看完一页而我一次只能看几行。并且读过的东西你能一字不漏地记下来。对我来说如果能回想起要点、大意就算很不错了。”

“我并不觉得我有多聪明。我不懂的东西是如此之多。”

她抽出一支烟，我替她点上，“你得耐心点，你在几周以至于几天内学到的东西，普通人得花半辈子的时间。这真是让人不可思议。现在你就像一块巨大的海绵，吸进各种东西，诸如事实、数据及常识。很快你就会把它们有机地结合起来，发现各学科之间的相互联系。其间有不同的层面，查理，就像巨梯上的梯档，你爬得越高，周围的世界你也就看到得越多。

“我只能看到很小的一部分，而且我不可能爬得比现在高多少了，而你可以不断地攀缘，展现在你眼前的越来越多，每爬上一阶一个你从未认识的新世界就展现在你的眼前。”她皱了下眉头。“我希望……我只希望上帝——”

“什么？”

“没什么，查理。我只希望建议你第一个参加这种事是对的。”

我笑了：“哪会错呢？这能行，不是吗？甚至阿尔杰农还保持了那份聪明呢。”

我们俩默默地坐了会儿。

当她看着我玩手中的吉祥物的链子和钥匙时，我知道她在想什么。我不愿去想那种可能性，就像老人不愿去想死这码事一样。我知道事情还刚刚开始，也知道她所说的那些层面，因为我已经看到了其中的一些。

想到要离开她，我心里很难受。

我爱上齐妮安小姐了。

进步报告之十二

4 月 30 日

我辞掉了多尼根塑料盒公司的那份工作。多尼根先生坚持说我离开对有关各方都有好处。

是什么让他们这样恨我？

我第一次得知这件事是在多尼根先生把职工的请愿书给我看的时候，有八百四十个人的名字在上面，包括了所有与工厂有关的人，除芬尼·格尔登以外。

我很快地浏览了一下名单，随即发现独缺她的名字。其他所有人都要求解雇我。

乔·卡普和弗兰克·雷利不愿跟我谈这件事。

除了芬尼，也没有其他人愿意谈及此事，她是我所知道的为数不多的几个能坚持己见的人之一。不管其余的人怎么想，怎么做，怎样证明他们的意见是不正确的，他们都能坚持。芬尼认为我不该被解雇。原则上她反对这次请愿行动，尽管她受到多方的压力与威胁，她还是坚持抵抗到底。

“那并不是说我不觉得你怪，”她说，“查理，还有那些我说不清楚的变化。你曾是个厚道、可靠的好人，或许不那么聪明但诚实。

谁知道你对自己做了些什么，一下子变得这样聪明。就像这里的人一直在说的那样：查理，这有些不对劲。”

“但是，芬尼，你怎能那样说话呢？一个人变得聪明，想学点知识了解点他周围的世界又有什么错呢？”

她的视线转向手头的工作，我也就转身离开了，“当初夏娃没经受住毒蛇的引诱，偷食禁果是一种罪恶；当她看到自己赤身裸体的也是一种罪恶。要不是因为这些罪恶，我们中的任何人都不会衰老、生病及死去。”她说这席话时没抬头看我。

我的内心再次燃起一股炽热的羞辱感。智慧在我和我曾相知相爱的人之间打入了一个楔子。以前，他们嘲笑我、鄙视我是因为我无知和愚蠢，现在，他们恨我是因为我的博学与敏达。

上帝呀，他们到底想要我怎么样？

他们把我赶出了工厂。现在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感到孤独……

5 月 15 日

斯特劳斯大夫对我在两周之内没写任何进步报告之事感到非常恼怒。他发怒是有理由的，因为实验室定期给我付工资。

我告诉他我忙于阅读、思考。我跟他说手写实在太费时间了，弄得我很不耐烦，所以不想写。

于是他建议我学会打字。那样写点东西就方便多了，因为每分钟可打出将近七十五个单词。斯特劳斯大夫不断地提醒我讲话、写作简洁明了的重要性。那样人们理解起来方便。

我努力把前两周我所碰到的事情全部回忆一遍。

阿尔杰农和我上周四出席了美国心理学协会主办、世界心理学协会与会的一次会议。我们俩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斯特劳斯大夫与耐缪尔大夫为我们深感自豪。

我怀疑年届六十、长斯特劳斯大夫十岁的耐缪尔大夫感到时

间紧迫，觉得有必要向外界展示一下他所从事的工作的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当然，毫无疑问这也是耐缪尔夫人向其施加压力的结果。

与我对他的早些时候的印象相反，我认识到耐缪尔大夫根本算不上什么天才。他长了颗好脑袋，但它一直在自我怀疑这一幽灵的阴影下苦苦挣扎。他希望人们把他奉为天才。因此，在他看来让他的工作为世人所承认是很重要的。我相信耐缪尔大夫害怕继续拖下去，因为他担心别人可能在这方面获得进展而使他丧失成名的良机。

相反，斯特劳斯可称得上是个天才，尽管我觉得他的知识面太窄了点。他接受的是传统的、狭隘的专业教育，这即使对一个神经外科医生来说也是不够的。而那些对一个天才、甚至对一名神经外科医生来说同样必不可少的更广泛的背景知识教育却被极大地忽视了。

拉丁语、希腊语还有希伯来语是他能看懂的为数不多的几门古代语言，这一事实让我颇感震惊。同样让我震惊的是，在数学方面，他对比变分学初步更深奥的东西就一无所知了。当他告诉我这些有关他的事实时，我发现自己有些不高兴，看上去他也像其他人一样隐去部分有关他的真相，假装无知来欺骗我。我发现他与自己承认的不相符，我所认识的人当中没有一个是表里如一。

有我在的时候，耐缪尔大夫看上去就有些不舒服。好几次我想与他搭话，他都用奇怪的眼光看着我，随后就转身离开。

当斯特劳斯大夫第一次告诉我，是我给了耐缪尔大夫自卑情绪时，我很是恼怒。我觉得他在讽刺我，我对那些嘲弄我的人有些过敏。

我真是难以想象，像耐缪尔这样深受崇敬的心理实验专家会对印度斯坦语和汉语不熟悉。想想现在他所从事的研究领域的工作是在印度和中国展开的，这简直是荒唐!

我问斯特劳斯大夫，如果耐缪尔连拉哈加马蒂写的东西都看不懂，他怎么能够去驳斥拉哈加马蒂对他的研究方法及研究成果的攻击呢？斯特劳斯大夫那副奇怪的表情或许能使人明白其中一二。要么他不想告诉耐缪尔印度人对他的评价，要么就是连斯特劳斯本人也一无所知——这让我深感担忧。我得小心，讲话写东西尽可能简洁明了，以免被别人笑话。

5 月 18 日

我有些惴惴然。昨晚我看到了齐妮安小姐，这是一周来的第一次。

我尽量避免讨论概念性的东西，只讲些很简单的就像家常话一样的东西。

可她茫然地盯着我，问我什么叫数学方差与等差，什么是多尔伯曼的第五协奏曲。

我正要加以解释时，她笑了笑说没那个必要。

我有些恼火，但我怀疑我与她交谈时采用的层次有问题。不管我怎么努力，就是没法与她沟通，我得温习一下伏罗斯泰德有关语义发展层次方面的知识。

我发现我已没法与别人交流了。

得感谢上苍，好在我还有书籍可看、音乐可听、其他事情给我思考。

大部分时间我独自一人待在费利恩太太租给我的房间里，很少与别人讲话。

5 月 20 日

要不是遇上摔破菜盘子这码事，我还没注意到那家我每天就餐的街角饭店里来了位年约十六的新洗碗男童。

碟子摔到地上，击得粉碎，白色碎瓷片弄得满桌底都是。男孩

给吓呆了，拿着空托盘，呆若木鸡地站在那儿。口哨声、尖叫声、嘘声从顾客当中传过来，（哦，他白赚了。……运气不错嘛！……他没多久好工作……”诸如此类的话到处都是。如果在一家大众餐馆里摔破了一只杯子或碟子之类的，这些话好像就会不可避免毫不例外地接踵而来。）所有这些更加把他给弄糊涂了。

店主也走过来，想看看发生了什么激动人心的事情。

那男孩吓得像只做错事的狗一样蜷缩成一团，好像等着挨打，还不自觉地往上扬了扬手，像是要挡开打下来的手一样。

“好哇，你这个蠢货，”店主骂道，“还站在那儿干什么，还不赶快弄个扫把收拾一下场面。去拿扫把，扫把……你这个笨蛋！在厨房里，把碎片全扫干净。”

那男孩看到他已被免除了惩罚，害怕的表情一扫而光，当他拿着扫把回来时已面带笑容，嘴里还哼着小调。

几个特别爱饶舌的顾客唠叨个没完，拿那男孩的痛苦事开心。

“乖乖，这里，还有那边，看到没有，你后面还有一块碎片……”

“喂，过来再扫一遍……”

“他可真聪明啊！打破一只碟子比洗只碟子要省事多了……”

他茫然的眼睛慢慢地扫过这群开心的旁观者，看着他们的笑脸。最后，一个他显然没有理解的玩笑让他咧开嘴憨笑。

看着他那麻木不仁的笑脸，我心底泛起一阵恶心。他有一双像小孩一样又大又明亮的眼睛，眼神游移不定但有一副急切地取悦别人的神情，他们之所以拿他开心，是因为他是个智力发育不健全的人。而我也曾嘲笑过他。

突然，我对自己及所有那些嘲笑他的人感到十分恼火。我跳了起来，大声喊道，“闭嘴，由他去。这不是他的错，他也没法理解！对他自身的这种状况他是无能为力的！但是，看在上帝的份上……他毕竟还是个人！”

饭堂里顿时鸦雀无声。

我责备自己没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出尽了洋相。我尽量避免去看那男孩，付了账，走出了那家饭庄。饭连碰都没碰过。我替我们俩感到羞愧。

奇怪的是，诚实而有善意的人本不该捉弄生来就缺胳膊少腿的人的；然而这些人却根本不把伤害生来就智力低下的人当一回事。想到不久前的我，也像这个男孩一样，曾出尽洋相，我就火冒三丈。更可悲的是我几乎把这段辛酸经历忘却了。

我把以前的那个乔丹的形象埋藏起来，因为我现在变聪明了，有些东西得把它们从我脑海里清除掉。但是今天从那男孩身上，我第一次看到了原先的那个我。我曾与他毫无二致!

不久之前，我只知道人们在笑话我。而现在我明白了，以前我曾不知不觉地加入他们的行列来嘲笑自己。这是最大的伤害。

我老是重新翻阅那些进步报告。发现其中那些低级的语言文字错误，近乎出自白痴的幼稚的观点。还有我像一个低智商的人置身于一间漆黑的房子：里透过锁孔看外面明亮耀眼的世界，我发现即使处于蒙昧状态时候的我也知道自己不如人家，比人家缺点什么，有些东西我没能拥有。出于无知，我想愚笨与阅读、写作能力有某些联系。而且我深信只要学会那些技能，我就自然会变得聪明起来。

即使一个弱智的人也希望自己能像其他人一样生活。

一个小孩或许不知道怎么填饱肚子，该吃什么，但他知道饥饿。我就是这种情况。我以前从不知道，即使被赋予了理智后，我还没有真正地懂得。

今天对我是有好处的。把自己的过去看得更加清楚。我已决定用我的知识与技能从事提高人类智力水平领域的工作。做这项工作谁比我更具条件？别人又有谁曾生活于两个世界？他们是我的人。让我用我的天赋为他们做些好事。

明天，我想与斯特劳斯大夫讨论一下我以怎样的形式参加这

一领域的工作，可能我能帮助他找到推广已在我身上做过试验的那种技术的方法。我有自己的几个不错的主意。

这一技术大有文章可做。如果我能变成天才，成千上万的像我一样的人为什么不能？这一技术用在普通人身上能达到何种让人感叹的程度？如果用在天才身上，又会发生什么奇迹呢？

要打开的谜太多了，我迫不及待地想马上开始。

5 月 23 日

今天发生了一件事，阿尔杰农咬了我一口。

我去实验室看它，平时我偶尔也去。当我把它从笼子里拿出来的时候，它突然咬住了我的手。

我把它放回笼中看了它一会儿。它非常地焦躁不安，充满恶意。

5 月 24 日

主管用于做实验的动物的布尔特告诉我阿尔杰农正在变。它不像以前那样合作了，拒绝做迷阵游戏，常规动机已经减退，也不再进食。

所有的人都对这一现象的“潜台词”深感不安与沮丧。

5 月 25 日

他们在喂阿尔杰农，它现在拒绝作“开锁”游戏了。

每个人都把我看成第二个阿尔杰农，即将步它的后尘。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俩都是我们各自所属的那一类中的第一个。他们声称阿尔杰农的异常行为跟我没啥直接关联，但是一个没法掩盖的事实是：一些其他用于这一实验的动物也表现出了异常行为。

斯特劳斯大夫和耐缪尔大夫已叫我别再去实验室了。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但我不能接受这种可能。我将继续我的计划，把他们

的研究搞下去。尽管对这两位科学家我十分尊重，但我很清楚他们的局限性。如果有答案的话，我将靠自己来找到它。突然问，时间对我变得特别重要。

5 月 29 日

我得到了自己的实验室并且被允许继续我的研究。

我想了解一些事情，没日没夜地工作。

我把一张行军床搬进实验室。许多时间都花在了写笔记上，这些笔记我单独放在一个文件夹里，纯粹出于习惯，我老是觉得有必要记下我的情绪和想法。

我发现智力微积分是个十分吸引人的研究项目。在这里所有我学到的知识都可以找到用武之地。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我今生关心的头等大事。

5 月 31 日

斯特劳斯大夫觉得我工作得太辛苦了。耐缪尔大夫说我想把一生的研究与思考浓缩在一周内完成。

我知道我得休息，但我体内有种东西驱使我向前，不让我停下来，我得找出阿尔杰农急剧退化的原因。

我一定得知道这是否会，如果会的话又是什么时候发生在我的头上。

致斯特劳斯大夫的信（副本）

在另一封信里我将寄给你我的报告的副本，这篇报告题为：阿尔杰农－乔丹效应——关于提高后的智力的结构与功能的研究。

这份报告我想寄给你看一下然后把它发表了。

你会看到我的实验是很完整的。我的报告里罗列了所有我推算出的公式；附录里面还有数学分析。当然，这些都还有待验证。

鉴于这之于你和耐缪尔大夫的重要性（对我来说其重要是不言而喻的），我对这些结果核查再核查，已经不下十多次了，希望能找出其中的差错。但是很遗憾我得说这些结果是靠得住的。我非常高兴在这里能为科学尽点绵薄之力，给人们增加点有关人脑运作及支配人工增加的智慧的规律方面的知识。

我回忆起有一次你曾跟我说一个实验的失败或一种理论被否定对学术推进的重要性就像其对取得成功的重要性一样。我现在知道这是真的。不过我很遗憾，我对这一领域的贡献得建立在两位我极重敬重的人的研究工作的灰烬之上。

此致

敬礼

查尔斯·乔丹

6 月 4 日

附报告。

6 月 5 日

我不能受情感因素的干扰。客观事实及我的实验成果清楚地表明：尽管在我身上取得了某些轰动性的成功，但这不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由斯特劳斯和耐缪尔大夫开发的能把人的智力提高三倍的外科技术在提高人类智力方面的实用前景是很小的，或者说是不存在的，至少目前是这样一种情况。

当我回顾有关阿尔杰农的资料和数据时，我发现，尽管它处于幼年时期，但它的智力已经开始衰退了。肌肉运动机能受到了损害；性活动大体上看也减少了，而协调能力的丧失则加快了。

遗忘症的症状也越来越严重。从我送给你的报告中你可以看到，运用我的公式及有关的重要的统计结果，可以预测到所有这些及其他生理与智力恶化的综合症。

我们俩接受的那种外科性促进导致了智力发展过程的加剧和

加速。这种没法预测的发展过程，我冒昧地称之为“阿尔杰农一乔丹效应”，是整个智力加速发展过程的顺理成章的延续。这已经证明了的假设或许可以用下列词语简单地加以描述：通过人工方法提高过的智力其衰退速度与其提高质量直接成正比关系。我感觉这假设本身就是个很重要的发现。

只要我还能写，我就会继续在报告里记下我的一些想法，这是我为数不多的乐趣之一。不过，各种迹象表明，我自身的智力衰退速度会是快得惊人的。

我已经开始注意到情绪不稳定和健忘的迹象，这些是总爆发前的症状。

6 月 10 日

恶化在继续。我已变得心不在焉了。

两天前阿尔杰农死掉了。

解剖结果显示我的预测是对的。它的脑量减少，脑皱折大面积变得平坦，同时脑沟变得又宽又深。

我猜测一些事正在或将要在我身上发生，既然这已是确凿无疑了，我得阻止它发生。

我把阿尔杰农的尸体放进一只奶酪盒里，埋葬在后院。我哭了。

6 月 15 日

斯特劳斯大夫又来看我了。我没去开门，叫他滚开。

我想独自一人待着。我变得烦躁易怒，觉得黑暗将把我吞噬。总是排除不了自杀的念头。我只好不停地告诉自己这本反省日记是十分重要的，得坚持写下去。

拿起一本几个月前你还读得津津有味的书，然而你竟然发现现在你什么都不记得了，那种愕然是难以名状的。我记得约翰·弥

尔顿在我心目中曾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但是我拿起他的《失乐园》，发现一点也看不懂。我恼火地把书扔到房间的那一头去了。

我得竭力留住一些我已学会的东西。哦，上帝，请别把这些从我这儿拿走。

6 月 19 日

晚上我偶尔出去散会儿步。我记不起昨晚我住在哪里，是个警察把我带回家的。

我有一种奇怪的念头，那就是这种事很久以前也曾在我头上发生过。我一再告诉自己我是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够描述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的人。

6 月 21 日

为什么要记不住？我得努力争取。

我在床上躺了好几天，浑浑噩噩的，不知道自己是谁，置身何处。然后刹那间一切都回到了从前。神游、遗忘症、衰老症、第二童年纷至沓来，我能看到它们的到来。

一切都那么合乎逻辑，简直近乎残酷。我曾学了那么多，学得那么快。而现在我的脑子则在急剧地恶化、衰退。

我不能让这一切成为现实。我要奋起抗争。我情不自禁地想起饭店里的那个男孩，那漠然的表情，白痴般的笑脸，还有那些嘲笑他的人。不，请别再发生……

6 月 22 日

刚学会的东西我很快就忘掉了。好像我正步人一个典型的模式——最迟学到的却是最早忘却的。不知那模式是不是这样的，最好还是从字典里把它查出来……

我重新看了一遍关于“阿尔杰农－乔丹效应”的论文，我很奇怪

地觉得这是其他人写的。其中某些部分我根本不能理解。

肌肉运动机能出现了障碍。我老是磕磕碰碰的，打字也越来越困难了。

6 月 23 日

我已完全放弃使用打字机的念头了。我的协调机能很糟。感觉行动越来越迟缓。

今天头晕得很厉害。我拿起我在研究中用过的一篇文章——克吕格尔的《关于灵魂的完整性》的复印件，看看能否帮我理解我做过的事情。

一开始我以为是我眼睛出毛病了，后来我意识到我已经读不懂德语了。我尝试了一下其余的语言，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6 月 30 日

一周后我才有勇气再次拿起笔写东西。笔老是像手指间的细沙一样溜走，我拥有的大部分书现在对我来说已太难了。对这些书我感到很生气，因为我知道几周前我还看过，也能理解。

我不断地告诉自己必须继续写报告以便让别人知道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但是拼词成句变得越来越难，我老记不住单词的拼写。现在连很简单的单词都得查字典，这让我对自己感到很不耐烦。

斯特劳斯大夫几乎每天都来看我，但我告诉他我不想见也不想讲，任何人都不想。他感到很内疚，他们都为此内疚。但是我不怪他们。我以前就知道可能发生的一切，只是这实在太让人难以承受。

7 月 7 日

我不知道这星期是怎么过去的。我只知道今天是星期天了，因

为从窗户里我看到许多人去教堂了。我想这星期我是在床上度过的，不过我记得费利恩太太曾给我送过几次吃的。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说我得做点事情，然后就忘掉了。或许不做那些我嚷着要去做的事会更好些。

这些天我老是想起我的父母。

我找到了一张我们三个人在沙滩上拍的照片。我父亲腋下夹着一只球，母亲则抱着我。我记不起他们俩在照片中的那种情形了，只记得我父亲老是喝得大醉，然后与我母亲吵钱的事。他很少刮脸，抱我时老用胡子扎我的脸。我母亲说他死掉了，可我表兄米蒂说，他曾听妈说我爸是跟另一个女人一块跑了。当我就这件事去问我母亲时，她扇了我一记耳光，说我父亲已经死了。我不知道到底谁的话是真的，不过我也不那么在乎。（他曾跟我说带我去农场看牛的，可是他并不曾带我去。他说话从不算数……）

7 月 10 日

房东老太费利恩很是为我担忧。她说我这样整天躺着，啥事也不干，让她想起被她逐出家门之前的她的儿子。还说，她不喜欢游手好闲的人。如果我的确病了，是一回事，但如果我是游手好闲之徒则另当别论，她不会容忍这种事的。我告诉她我是病了。

每天我都试着读点东西，主要是故事之类的。但是有时同样的东西我得一遍又一遍地读，因为我不明白里面在说些什么。

写则更难了，我知道可以从字典里把所有的词都查出来，但这太费时了，而且我老觉得累。

后来我想到了一个主意，只用那些简单的词，避免使用那些又长又难的词。这样可节约时间。

大约每隔一周，我就去阿尔杰农的墓上放些花，费利恩太太说我疯了，居然往老鼠的墓上放花。但是我告诉她阿尔杰农非同寻常。

7 月 14 日

今天又是星期天了。现在我没事好忙了，因为我的电视机坏掉了，而我又没钱修。（我想实验室给我的这个月的支票被我弄丢了。我也记不清楚。）

我头痛欲裂，阿斯匹林也于事无补。

费利恩太太得知我真的病了以后，很是替我难过。有人生病的时候，她就好的没说得。

7 月 22 日

费利恩太太叫了位古里古怪的医生来为我看病。

我告诉医生我没什么大病，只是有时健忘而已。

他问我有没有亲戚或朋友什么的。

我告诉他我现在没有了，曾经有过一个叫阿尔杰农的朋友，我们俩过去常在一块赛跑，不过它是只老鼠。

他很奇怪地看了看我，以为我发疯了。

当我告诉他从前我是个天才时，他笑了。他跟我讲话就像对小孩讲话一样，还向费利恩太太递眼色。

我火了，把他赶了出去。因为我觉得他在以他们过去常用的方式捉弄我。

7 月 24 日

我已身无分文了。费利恩太太叫我去哪个地方找份工作，挣点钱付房租，因为我已经两个月没付房租了。

我不懂什么叫工作，只知道我过去在多尼根塑料盒公司做的那份差使，我不想回到那儿去，因为他们都知道我已变得聪明了，而现在这个样子，他们很可能会笑话我的。但是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去弄到钱呢？

7 月 25 日

我在看部分旧报告，挺好笑的。但是我已看不懂我自己写的东西了。我能勉强地辨认出一些词汇，但是我根本不理解其含义。

齐妮安小姐来找我，不过我叫她离开，告诉她我不想见她。

她哭了，我也哭了。但是我不能让她进门，因为我不愿她嘲笑我。我告诉她我不再喜欢她了，也不想变聪明了。

当然这不是真话。我还爱着她，也还想变聪明。不过我不得不那样说，以便让她离开。

她把房租钱给了费利恩太太。我不愿她替我付房租，我得找份工作。

请……请别让我忘掉如何读书、写字……

7 月 27 日

当我回到厂里去的时候，多尼根先生对我十分客气，叫我干杂役这份工作。

开始他满腹狐疑，我告诉他我的经历后，他看上去很难过，他拍拍我的肩膀说查理·乔丹你勇气可嘉。

当我下楼像以前那样开始冲洗厕所时，每个人都看着我。

我告诉自己：查理，如果别人捉弄你，千万别生气，因为你知道他们并不像你曾以为的那样聪明；再说他们曾是你朋友，如果他们笑话你，也没什么恶意，因为他们也喜欢你。

一个在我不在的那段日子进厂的家伙讲了句挖苦我的话，他说喂查理我听说你是个很聪明的家伙，一个货真价实的神童，讲点能体现你聪明才智的东西怎么样。

我挺难受的。

乔·卡普走了过来，一把抓住他的衬衫领子说别招惹他你这个讨厌的牛皮王，否则我扭断你的脖子。

我没想到乔会帮我，所以我猜他是我的真朋友。

后来弗兰克·雷利走了过来说查理如果有人敢烦你想占你便宜，只要你打个招呼我和乔会替你把事情摆平的。

我说谢谢你弗兰克我有些哽咽所以我只好转身走进库房以便不让他看到我哭。

有朋友真是太棒了。

7 月 28 日

今天我做了件傻事。我忘掉了我已不再是成人中心齐妮安班上的学生了。我走进教室坐在教室后面的那个老位子上齐妮安很好玩地看着我叫了我一声查尔斯。我只记得她叫我查理不记得什么时候她曾叫过我查尔斯我说齐妮安小姐你好我已准备好了只是我丢了一直在用的我的阅读教材。她哭了起来跑出教室每个人都看着我我发现他们不是以前我班里的那些人。

突然我记起了一些事情手术变聪明这次我真得是做了一次查理·乔丹。在她回来之前我就离开了。

那是我要永远离开纽约的原因。我不想再重复那种事。我不想让齐妮安小姐为我难过，厂里的每个人都为我难过，我也不想让他们那样我要去一个地方那里没有人知道查理·乔丹曾是一个天才而现在连看书写得像样点都做不到。我带了几本书尽管我没法读了，我会努力练习我或许不会把学过的东西给全忘了。如果我着实努力的话或许我能变得比手术前聪明点，我带着三叶草和幸运币或许它们能帮助我。

齐妮安小姐如果你读过这些你就不会为我难过了。我很高兴能得到一个变聪明的机会，因为我由此而学到许多以前我压根儿不知道它们存在于这个世界的东西。我很感激能看到这些东西。我不知道为何又重新变笨了或许我做错了什么事或许是因为我不够努力。不过要是以后我用功的话或许我会变得更聪明点，能认识所有的词汇。我还记得我读那本蓝色破封面的书时的奇妙感觉。那是

我要继续努力使自己聪明起来的原因。我为的是重温那种感觉。聪明，博学那种感觉是很妙的，我希望现在就能达到这种境界如果真能这样的话我会马上坐下来潜心读书。不管怎么说，我觉得我是世上第一个天智愚笨却在科学上作出过重要发现的人。我只记得我曾做过些事但我不记得都是些什么事了。我想我是为那些像我一样天智愚笨的人做的。

再见了齐妮安小姐，再见了斯特劳斯大夫再见了各位。

附言请转告耐缪尔大夫叫他在别人笑他的时候别发那么大的脾气，那样的话他会有更多的朋友。如果你允许别人把你当笑料，交朋友会是件很容易的事。在我要去的地方我会有许多朋友的。

再附言如果有机会请你在后院阿尔杰农的墓上放些花……

（译者：胡跃明）

# 致《传道书》的玫瑰

罗杰·泽拉兹尼

## I

他们同意接受我的那个早晨，我正忙着将我《死亡牧歌》中的一篇诗歌翻译成火星文。内线电话发出了一声短暂的低鸣，我扔下铅笔马上按键接听。

“盖林格先生，”电话对面响起的是莫顿那充满活力的女低音，“那老头说我应该马上把‘那个可恶的自大狂蹩脚诗人’逮住，塞进船舱。既然这里只有一个‘可恶的自大狂蹩脚诗人’……”

“不要眼高手低，只会空口白话！”我挂断了电话。

这么说来，火星人终于是拿定主意了。我将烟头弹掉一截三四公分长的烟灰，然后抽了点着后的第一口。这一个月来的所有期盼都企图挤到这一刻。我知道埃默里会说什么，而要走个十几米去听这些我早已知道的话让我有点害怕。害怕压倒了兴奋。

因此，我完成了手头正在译的这一节后才起身。

到埃默里的门前不用多久。我敲了两下门，听到他吼了声“进来”就走了进去。

“你想见我？”我迅速坐下，省的麻烦他让我就座。

“还挺快啊你？用跑的？”

我打量着他，他一脸不满，脸绷得跟我父亲似的。

黯淡的眼睛，小圆点雀斑，稀稀落落的头发，酒糟鼻，比谁都大的嗓门……

就像哈姆雷特和克劳迪斯，我对他说：“我刚才在工作。”

“哈！”他轻蔑地哼了一声，“得了吧。从来没人见你工作过。”

我耸了耸肩，准备起身。“如果你喊我过来就是为了——”

“给我坐下！”

他站起身，绕过桌子走出来，在我身边踱来踱去。他俯视着我。（虽然我坐的是把矮椅子，但要做到这样也不容易。）

“你绝对是我共事过的人里最气人的畜生！”他咆哮道，活像一头被刺中了肚子的野牛。“你他妈的就不能偶尔活得有个人样，给大家一点惊喜么？！我承认你是很聪明——或许还是个天才，但是——哦，该死！”他双手一甩，回到了自己的椅子上。

“贝蒂最终说服了他们同意让你去。”他的声音恢复了正常。“他们准备今天下午接纳你。午饭后去领辆小吉普，赶紧到那去。”

“好。”我答道。

“没其他事了。”

我点点头，站起身来。正握着把手要出门的时候，他说：“不必我再跟你说这事儿有多重要了吧——不要像对待我们一样对待他们。”

我出去了，关上了身后的门。

我不记得午饭吃了些什么。我很紧张，但是直觉告诉我自己不会搞砸的。我的波士顿出版商希望我能写首火星田园诗，或者至少是圣埃克苏佩里风格的太空漫游作品。国家科学协会则想要一篇关于火星帝国兴衰史的详尽报告。

我知道。他们会如愿的。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每个人都嫉妒我，都恨我。我总是能化险为夷完成任务，而且还做得比其他人更好。

我舀起最后一勺泥浆般的玩意儿，胡乱塞进嘴里后，就前往车库，领了辆小吉普，启程前往泰利安。

沙子的火焰，混着氧化铁，让我的小车燃烧了起来。它们从顶上冲进敞篷，撕扯着我的头巾，并开始折磨我的护目镜。

小吉普车喘着气，不停地摇晃着，就像我上喜马拉雅山时骑过的那头小毛驴——它一直踢腿让我在驴背上颠簸。泰利安的山脉缓慢地挪动着它们的脚步，以一个歪斜的角度朝我靠近。

前方突然出现了一个上坡，我赶紧换挡来平息引擎的嚎叫。这里不像戈壁，也不像西南大沙漠。到处只有红色，到处只有死亡……连一株仙人掌都没有！

我抵达了山顶，但是开车扬起的灰尘已经让我看不清前方的东西。这倒不碍事，地图已经刻在了我的脑子里。左转下山，调节油门，侧风和坚实的土地熄灭了沙子的火焰。我感觉自己就像是尤利西斯在恶囊，一边手拿着三行体的诗句，一边寻找着但丁。

我绕过一座岩塔，抵达了目的地。

车子嘎吱嘎吱地停下。我跳下了车，贝蒂正在朝我挥手。

“嗨——”我被呛了一下。我摘下围巾，从那里头倒出了足足约有一个半公斤的细沙。“那个——我应该往哪里去？应该去会见哪些人？”

贝蒂微微地露出一个日耳曼式的微笑——比起我的狼狈样，她更多的是在笑我一个句子竟然用“那个”开头——然后开始对我说话。（她是个顶级语言学家，所以乡巴佬式的发言会使得她发笑。）

我欣赏她措辞精确、语句柔和的言谈，信息密集，不带废话。我受够了那些社交辞令——有了它们，我耳朵上的茧子至少在我余生都不会脱落。我看着她巧克力色的眼睛，看着她的贝齿，看着她的淡色头发。（我讨厌那些金发女郎！）我想她应该是爱着我的。

“盖林格先生，女族长正在里面等你。她同意了开放神殿里的文献记录供你研究。”她顿了一下，摸了摸自己的头发，扭动了下身子。我盯着她看让她紧张了？

她继续说道：“那些都属于宗教文献，也是他们唯一的历史记录，有点像《摩诃婆罗多》。她希望你能在查阅的时候遵守某些仪式，比如说在翻页的时候念诵祷词——这些她都会教你。”

我迅速地点了几次头。

“那好，我们进去吧。唔——”她又顿了一下，“不要忘记他们的十一种礼节和阶级制度，他们很在意形式。也不要去谈论关于两性平等的话题。”

我打断了她：“不要担心。他们所有的禁忌，我都一清二楚。记得么？我曾经在东方住过一段时间。”

她垂下眼睛，握住了我的手。我吃了一惊，差点儿就把她甩开了。

“我带着你进去。这样看上去会比较好。”

我把所有想说的话又咽回了肚子，默默地跟着她，就像进加沙城的参孙。

进去后，我刚才的想法就得到了验证。女族长的住处看上去非常抽象，像极了我想象中以色列人部落的帐篷中的一种。没错，抽象。因为那全是作了壁画的砖，尖尖得像个大帐篷，还有动物皮毛——像是蓝灰色的伤疤，看上去也像是那些动物被调色刀挂在了墙上。

莫奎伊妮，那位女族长，矮小、一头白发，看着五十多岁了，穿着就像个吉普赛女郎。身上那彩虹般的长裙让她看着就像一块垫子上倒盖着一口开了个洞的碗。

我向她行了礼，她打量着我就像是一只猫头鹰在盯着一只兔子。听到我完美的发音后，她不由得眨了几下眼。贝蒂也安排好了录音。我逐字逐句地听过前两次远征的录音，那口音真是让人感觉身处地狱。

“你就是那诗人？”

“是的，就是我。”

“请吟诵一首你的诗。”

“非常抱歉。我不会这么做，除非诗歌经过了完整周密的翻译。

不然这对贵族的语言，或对我的诗来说都是不公平的。而我，对贵族语言还没有更深入的了解。”

“哦？”

“但是我已经自娱自乐地做了一些这样的翻译工作——这也是一种语法练习。”我继续说道，“如果能够允许我在某一次来访的时候带几首这样的诗来，我将深表荣幸。”

“好的，请就这么办。”

得分！

她转向了贝蒂：“你可以走了。”

贝蒂嘟囔着分别时的礼节辞令，用异样的眼神斜瞥了我一眼就出去了。显然她本来打算待在这“协助”我——就像其他人一样，她也想在其中占一份功劳。但是我才是特洛伊城的施里曼，在协会报告上只能有一个名字。

莫奎伊妮站了起来，但是我发现站起来的她并没有比原来高多少。我却足足有两米多，看着就像十月里瘦长的白杨，顶端是亮红色的，高过所有人。

“我们的文献非常非常古老。”她开口了，“贝蒂说，你的词句造诣在她们这个时代是‘千年一遇’的”

我欣然点点头，说道：“我非常想看到那些文献。”

“它们并不在这儿。我们必须前往神殿——那些文献不允许被移动。”

我突然警戒起来。“如果我想抄录这些文献，您不会反对吧？”

“不，不会。我看得出来你很尊敬这些文献，不然你也不会这么强烈地渴望看到它们。”

“太好了。”

她似乎在发笑，我问她有什么可笑的。

“对外人来说，雅言并不是那么容易学的。”

我很快就反应过来了。首次远征的时候没有人这么近距离跟

他们接触过，所以在此之前我无从知晓这其实是一桩双重买卖——一种古典语言和一种通俗语。这就像是我懂一些印度语，但是现在，我却要学会所有梵语。

“哦，真该死!”

“您说什么？”

“莫奎伊妮女士，这无法翻译。但是您可以想象一下自己不得不匆匆忙忙学会雅言的情况，您就能理解我的感受了。”

她似乎又笑了，然后让我脱鞋。

她带领着我穿过一个凹室……然后……

我进入了一个辉煌华丽的拜占庭式空间!

在此之前，没有地球人来过这个房间，不然我一定听说过它。卡特——第一次远征队中的语言学家，在医学博士玛丽·艾伦的帮助下学习了我现在知晓的所有语法和词汇——他显然仍然还没登堂入室。

我们从前从不知晓这一存在。我贪婪地环顾四周。这些装饰的背后由一种十分精密的美学系统支撑。我们必须对火星文明彻底改观。

这里的天花板是拱状穹顶的，由枕梁支撑。这里有雕着反转沟槽的边柱。还有——哦，该死！这地方太大了。够豪华！从它那粗糙不洁的外头看，你绝对想不到里面居然如此壮观!

我俯身向前仔细地观察一张祭礼桌上的镀金细丝制品。看到我如此热心，莫奎伊妮似乎有点得意——即使她现在这副样子，我也依旧懒得跟她玩花样。

那桌子上摆满了书，我用脚尖描摹着地板上的拼花。

“整座城都在这一处建筑里面吗？”

“是的。它延伸得很远，会一直到大山深处。”

“看出来了。”我答道。其实我什么都没看出来。

我暂时还不能让她带我旅游一番。只是暂时。

她在桌子旁的一张小凳子上坐下。

“让我们现在就开始建立起你和雅言的友谊吧。”

我试图用眼睛将整座大厅都深深印入我脑海。什么时候我得想办法带架相机进来。我努力让自己把目光从一座小雕像上移开，用力地点点头，坐了下来。

“好的，请向我介绍它吧。”

在此后的三周时间里，每当我想要睡觉，字母就像小虫子一样在我眼皮子底下嬉戏打闹；每当我扫视天空，它就像是一潭清澈的青蓝色池子，泛起的涟漪美如书法。工作的时候我灌下大量的咖啡，而我的咖啡时间喝的却是苯齐巨林和香槟兑的鸡尾酒。

莫奎伊妮每天上午会指导我两个小时，有时候晚上再加两小时。而自从有了足够的能力自学后，我每天再加十四个小时。

而在夜里，时间的电梯，让我坠回从前——

回到六岁的时候，我正在学习希伯来文、希腊语、拉丁文和亚拉姆语亚拉姆语，是旧约圣经后期书写时所用的语言，被认为是耶稣基督时代的犹太人日常用语。。当我十岁的时候，偷偷地看了《伊利亚特》。当父亲没在宣扬兄弟手足之爱，或者讲那地狱的硫磺火时，他就教我深究言辞，比如它们的起源。

上帝啊！有那么多的源头，有那么多的言语！当我十二岁，我开始指出他布道的内容与我所读到的那些内容之间存在的小小差异。

他的回应里充满了原教旨主义的力量，不容辩驳。这比任何的挫折更糟。我学会了闭嘴，转而只是欣赏旧约的诗篇。

——主啊，我错了！父亲啊——先生，我错了！——那不该是这样，那不该……

有一天，小男孩带着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拉丁语的奖项从

中学毕业。盖林格爸爸劝说他那只有十四岁却已有一米八，如稻草人般瘦高的儿子，希望他能够进入教会。我还记得他儿子是如何支支吾吾地回答的：

“先生，我想自学一两年，然后在一些人文艺术大学学习神学预科课程。现在就要进入神学院的话，未免太过年轻了。”

主的声音响起：“吾之子哟，你有说方言的恩赐。你能在巴别之地传福音，你是天生的传道者。你说你还年轻，但时间如风呼啸而过。早早的开始将叫你有更多的岁月侍奉主。”

那额外多出来的服侍岁月如同九尾鞭上凭空生出了更多鞭尾，狠狠抽打着我的脊背。我看不清他的脸，从来没有看清过——也许只是因为我害怕去看罢。

多年之后，他去世了。着一身黑衣，躺在花束中，被啜泣着的民众包围，被祈祷、手绢、通红的面孔包围。那些轻轻拍着肩膀的手，那些神情肃穆的慰问者……我看着他，却认不出他……

我和这个陌生人，在我出生九个月前就相遇了。他虽然严厉、苛刻、对所有人的缺点表示轻蔑，但是从未表现出过残忍，从来都没有。他也是我曾拥有过的唯一一位母亲——也是兄弟姊妹。他曾容忍我在圣约翰大学学习三年，可能只是因为这大学的名字，而不是因为那里是一个自由、令人快乐的地方。

但是我从未了解他，而此刻在灵柩台上躺着的他再也不会苛求我什么了。我自由了，不必再去传福音。但是，我现在想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去布道。我想用文字来布道，他在世时我从不曾提及这事儿。

到了秋天，我没有回去大学念完在那的最后一年。我有了一小笔遗产。虽然因为还未满十八周岁而在继承上遇到了一些麻烦，不过我最终还是得到了这笔遗产。

我最终定居在了格林威治村。

我没有把新地址告诉任何一位好心的教民，在那过上了一种

新生活：我每天写写诗，自学日语和印度斯坦语。我长出了一把红胡子，喝喝意式咖啡，学着下国际象棋。我想多尝试几种方法来自我救赎。

之后是参加了旧维和部队，在印度过了两年。在那儿，我的佛教信仰破灭了，写出了《黑天笛音》。

再然后，我回到美国拿了学位，念了语言学研究生，得到了更多的奖项。

后来有一天，一艘从火星归来的飞船，在新墨西哥州着陆，带来了一种有点儿古怪，有点儿异域风，但又美妙得让人无法抗拒的崭新语言。在我学习了有关这崭新语言已知的一切并且撰写了专著后，我在新的领域出名了。

“去吧，盖林格。用你的水桶为我们从火星这深井中汲来甘露吧。去吧，去了解另一个世界。但是要淡漠，要超脱在外，就像奥登一样，用抑扬格的形式向我们传达它的灵魂。”

于是，我来到了这片土地。这里的太阳就如一枚失去了光泽的硬币；这里的风如鞭子一般抽打在人身上；这里的两个月亮在天空中驰骋不休；这里还有该死的沙子无时不在眼皮底下点火，看得你发热发痒。

我在铺位上辗转良久才起了床，穿过黑暗的舱室来到舱口。沙漠如同一张无垠的橙色地毯，那毯下积了千百年的灰尘、垃圾，使得它高低不平。

“我是异乡人，我无所畏惧！——就是这大地！——我办到了！”

我大笑着。

若想要清晰明白语言的结构，就必须掌握它的根基——我已经牢牢掌握了“雅言”。

雅言和俗言两者的差距并不像初看时那么大。学会了其中一种的足够多的内容，就可以搞清另一种语言中模糊不清的内容。我彻底理清了所有语法和不规则动词。我编写的词典一天天在成长，就像是一朵不久便要开花的郁金香。每重播一次磁带，那枝干就多生长一些。

现在，是验收我聪明才智的时候了——我是否真的娴熟地掌握了这门语言。在我能正确地研读、评判那些主要文献之前，我有意地不去接触它们，只读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评注解说、零零散散的诗篇，以及一点历史片段。

在这所有读物中，有一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们描写了那些有形的事物：岩石、沙尘、水流、强风，然而这些意象后隐藏的却是无比强烈的悲伤。这让我想起了佛经，但是，近期我意识到这更接近旧约中的篇章，尤其是让我想起了《传道书》。

没错，就是它了。那种感受，那种措词都是如此相似。这将是一次完美的练习，就像是将坡的作品翻译成法文。我永远也不会皈依玛兰神门下，但是我会让他们知道曾经有个地球人也得到过同样的体悟，体验过相似的感受。

我打开了台灯，翻出钦定版《圣经》：

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甚么益处呢？……

莫奎伊妮似乎对我的进展很惊讶，她隔着桌子斜眼看我，就像在看萨特的“他者”。我很快就看完了《洛卡之书》的一章。我没有抬头，但还是能感觉到她的目光就像是一张紧密的网，缠绕我的头颅、我的双肩、我抽搐的双手。我又翻过了一页。

她是否在掂量着她目光织成的网里的猎物，评判着她的收获成果？这又是为什么？火星上的文献无一提到渔夫——尤其是以网捕人的渔夫。书上说某个名为玛兰的神吐了口痰，或者做了些其

他什么恶心的事情——这取决于你阅读的文献是哪个版本——然后生命就作为无机物的一种疾病开始出现。书上还说，运动是生命的第一法则——无比重要；舞蹈则是对无机物唯一合理的致敬方式。舞蹈的质量、舞蹈的存在理由……理由？……爱情是有机物的一种疾病……还是无机物？……

我摇了摇头，差点睡着了。

“莫娜拉。作者虚构的火星语言中的礼节、仪式性词汇。”

我站起来，伸展了一下身体。她贪婪的目光正在我身上游走，与我目光交汇时，却又立刻低下了头。

“我累了，现在想要先休息一会儿。昨天晚上我睡得不多。”

她点了点头。点头在地球上表示肯定的意思，是她从我这儿学去的。

“你希望放松一下，去直观地了解一下完整的洛卡教义吗？”

“抱歉，您说什么？”

“我的意思是，你想去观赏一下洛卡之舞吗？”

“哦，好的。当然乐意。不管什么时候开始表演，我都很乐意去观看。”他们那该死的表达方式，委婉得比韩文还要绕圈子！

我接着说：“与此同时，我有个问题想要问您，我是不是可以拍一些照片——”

“现在就要开场了。请坐下，休息一下。我会喊乐师们来的。”

她匆匆地穿过一扇我从来没进去过的门走了。

罢了。在洛卡文明中，舞蹈是最高等的艺术。关于舞蹈与艺术，哈维洛克·艾利斯也持有相似的观点。而我马上就要看到他们死了千百年的哲学家眼中的舞蹈形式了。我揉了揉眼睛，做了做立位体前屈来保持清醒。

血液开始砰砰地撞击我的大脑，我深深地呼吸了几次，又弯下腰再做了一次。这时候门口出现了一阵骚动。

在与莫奎伊妮一起进来的三个人眼中，我弯着腰的姿势想必

像是在地上找一颗刚丢失的玻璃珠子。

我微微一笑，直起身来，满脸通红——并不仅仅因为刚才的运动。我没想到他们会这么快出现。

我一瞬间又想起了哈维洛克·艾利斯——我是指他最广为人所知的研究领域。

那个红头发的小洋娃娃穿着纱丽似的服装，看起来就像是火星那一片半透明的天空。她的目光中透着好奇，抬头望着我就像是孩子望着高高的旗杆顶上那些五颜六色的旗帜。

“你好。”我以一种平等的方式招呼道。

她在回答之前先鞠了一躬。一下子，我的地位就提升了。

“我将要开始跳舞了。”从那苍白的浮雕——她的脸上那红色小嘴说出来。她的眼、她的衣裙，她那梦幻般的颜色从我身边褪去。

她轻盈地飘到房间的中央。

站在那儿的她就像是伊特鲁里亚建筑中柱顶过梁和挑檐间的雕带上的图案。她或许是在冥想，也可能是在静静望着地板上的装饰。

那地板的拼花是不是有什么象征意义？我曾经研究过它。如果它确实有什么象征意义，那我也没有看出来。它可以美化浴室地板，或者露台的，但是除此之外我再也看不出其他意义。

另外两个人已过中年，看着跟莫奎伊妮一样，活像是被泼了一身颜料的麻雀。一个抱着一把像是日本三味线的三弦乐器在地板上坐下，另一个则拿着一个简朴的木鱼和两根小槌。

在我晃神之时，莫奎伊妮无视了没人坐的小凳子，直接坐到了地上。我也有样学样。

那个三味线演奏者还在调音。于是我斜靠向莫奎伊妮，问道：

“那个舞者叫什么名字？”

“波拉克莎。”她看也不看地就回答了我，然后慢慢举起了她的左手，示意让她们继续，可以准备开始了。

那把弦乐器就像牙疼的痉挛一样颤动着，那木鱼发出滴答声，就像是钟表的幽灵——他们从来没有发明过钟表。

波拉克莎静静立着，就像是一尊雕塑。双手举起遮着脸，手肘高耸、舒展。

音乐成了火焰的象征。

噼噼啪啪……呜呜……噼啪……

她一动不动。

火焰的嘶嘶声变成了水滴的溅落声。节奏缓慢下来，音乐成了水的象征。水，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清澈澄明，淙淙流淌，流过长着青苔的岩石，被染成了绿色。

但是她还是一动不动。

滑音。暂停。

风开始轻微地颤动，如此细小微弱以致于我一开始甚至没有察觉。轻轻地，柔和地，像是在叹息，像是在犹疑不决。再一次暂停，又一声呜咽，然后从第一乐句开始重复，只是音量变响了。

难道是我长期阅读使得双眼昏花了？还是说波拉克莎在颤动，全身、从头到脚都在颤动？

确实如此。

她开始轻轻地摇摆，向右偏一毫一厘，再向左……她的手指打开，就像是一片片花瓣。我能看见她是闭着眼睛的。

她睁开了双眼，那迷茫的眼神穿过我的身体，透过那些墙壁，飘向远方。随着节拍，她摇晃得更加明显了。

风从沙漠扫过，落在了泰利安，就像是惊涛骇浪拍打着堤坝。她动起手指，化作阵阵狂风。她手臂渐渐低垂，开始逆时针转动，就像是缓慢的钟摆。

暴风将至。她开始原地旋转，双手跟随着身体的节奏，只有她的肩膀却开始兀自扭动出 8 字。

哦，风啊！这风啊，这位圣-琼·佩斯的缪斯女神哟，是多么地

神秘啊!

飓风绕着那双眼睛旋转，那里是静止不动的风眼。她的脑袋向后仰起，如佛陀般淡漠的目光，与那亘古不变的天空天衣无缝地相接相连。也许只有那两轮明月才能打搅他们的梦乡，那沉浸在渺无人烟的翠绿色、最初的涅槃中的梦乡。

多年以前，我曾经在印度见过那些神庙舞女，还有那些街头舞女跳着舞，如编织着她们五彩缤纷的网，吸引雄性昆虫前来。但是波拉克莎远不止如此：她是一位罗摩禅尼——罗摩神的信徒。罗摩神，正是将舞蹈带至人间，带给宗教舞者们的主神——毗湿奴的化身。

单调的滴答声现在平稳了下来。琴弦哼哼唧唧的哀诉让我想起了刺眼的阳光——它们的热量却已经被风的晕光偷走了。那蓝色的是萨拉斯瓦蒂，是圣母玛利亚，是一位名为劳拉的女子。我听到了不知从哪里传来的西塔尔的声音，我看着这尊雕像获得了生命，我深深地吸了一口这天赐的神启之风。

我化身为迷失在大麻中的兰波，变化为沉醉在鸦片酒中的波德莱尔，成为了坡、托马斯·德·昆西、王尔德、马拉美与阿莱斯特·克劳利。在转瞬即逝的那一霎，我化身为站在深色布道坛上的父亲，一身深色的衣物，赞美诗和风琴的喘息声则化作了明亮的风。

她是旋转的风向标，是空中的有翼十字架，是使明快的绸缎平行于地面摆动的晒衣绳。现在她双肩裸露，右胸如悬空的明月上下起伏，一抹红晕乍现于衣褶上，又旋之淡隐而去。这音乐声有如约伯对上帝的争辩般庄严肃穆，而她的舞蹈正是上帝的答复。

音乐声渐渐迟缓，随即静止了：它已经与这舞蹈相遇，与之相合相较，并得其答复。她的华服，仿佛有生命一般，归于比它之前更静肃的褶皱中。

她不停地俯身垂向地板，脑袋落在抬起的膝盖上，不再动了。

万籁俱寂。

肩膀的疼痛让我意识到自己刚才一直保持着何等紧张的坐姿。我的腋窝湿透了，汗水如同小溪在我身侧淌下。现在该做什么？鼓掌吗？

我用眼角余光向莫奎伊妮瞥去，她举起了右手。

似乎是接收到了心电感应，那女孩全身颤动了一下，站起身来。两位乐师、莫奎伊妮也都站了起来。

我也起了身，左腿一阵抽筋。我赞叹道："真美。"这词汇与我的声音一样，苍白无力。

三位女性分别用不同形式的雅言向我致谢。

一阵缭乱的色彩穿梭而过，我又重新与莫奎伊妮独处。

"这是二千二百二十四种洛卡之舞中的第一百一十七种。"

我低头看着她，说道："无论洛卡正确与否，祂确实创造了一种对无机物的绝妙回应方式。"

她微微一笑。"你们世界的舞蹈也是如此吗？"

"其中有一些与这相似。我看着波拉克莎就想起了那些舞蹈。然而我从来没见过有哪一种是她那样的。"

"她很不错，知晓所有的舞蹈。"

我想到了她先前表达过的一个让我困惑的暗示。这想法转瞬即逝。

"我必须去履行我的职责了。莫娜拉。"她走向那些桌子，合上书。

"再见。"我也套上了靴子。

"再见，盖林格。"

我步出大门，坐上小吉普。汽车咆哮着穿过黄昏，直抵黑夜，身后扬起沙尘的翅膀。

# II

刚上完一节简短的语法课，我在贝蒂走后关上了门。这时候我听到大厅里的谈话声。通风孔开着一条缝，我站在那儿偷听。

“你猜怎么着？他刚才跟我打招呼说‘你好’了！”这是莫顿圆润的高音。

“哼哼！要不是他口误了，那就是你挡着了他的道，想让你滚开。”这则是埃默里的巨嗓在轰轰作响。

“也许是没认出我。我觉得自从有了那种语言供他玩之后，他就再也没睡过觉。上个星期我值夜班，每天凌晨三点经过他门口，总还能听见录音机在响。而到了五点我收工的时候，他还在那儿干。”

“那小子现在确实是在努力工作。”埃默里不情不愿地承认道，“事实上，我觉得他为了保持清醒而嗑了药。这几天我看他目光有点呆滞。当然，也许一个诗人本来就该这副样子。”

贝蒂也在那。她加入了谈话。

“不管你们怎么看他，他用三个星期就能掌握我至少要一年才能学会的东西。而且，我还只是个语言学家，不是个诗人。”

莫顿肯定是被她母牛般的魅力吸引住了，不然他怎么会扔下他的枪杆子，转而说起自己以前的事。

“我还在大学的时候修过一门现代诗学的课程。我们读了六个作者的诗——叶芝、庞德、艾略特、克兰、史蒂文斯，还有盖林格。在那学期的最后一天，教授还有点夸张地感慨道，这六个名字足以铭刻在这个世纪了。所有的批判——即使那些批判多得能筑成一道地狱之门——都不能将他们打倒。

“就个人而言，我觉得《黑天笛音》和《牧歌》都非常优秀。能和他一起参加这次远征，我感到很荣幸。

“我想，从遇见他起，他就只跟我说过二十四个词。”

贝蒂为我辩护道：“你们有没有想过，他可能只是对自己的存在感到不自在？他敏感、非常内向，是个早熟的孩子，或许在学校里都没什么朋友。”

“敏感？不自在？”埃默里差点被呛着，“那家伙就跟恶魔一样骄傲自满，他就是一台人形自走智能嘲讽机。你要是对他说‘你好’、‘天气不错啊’，他就会被打开开关，然后对你嗤之以鼻。这都要形成条件反射了。”

他们又嘟囔着客套了几句就散了。

上帝保佑你，莫顿小朋友，你这满脸青春痘、常春藤出身的小小鉴赏家。我可从来没上过鉴赏我自己诗歌的课程，不过我很乐意听到别人这么说。地狱之门！太棒了！没准老爸的祈愿被谁给听见了，我到头来还是成了个传教士！

问题是——问题就在于传教士总得有点什么东西去传授给别人。而我有我个人的美学体系，我猜它不知从哪儿总能漏出点伦理学上的副产物。但是即使是有什么值得我布道的——哪怕是写在我的诗歌里，我也不会愿意布道给你这样的低等生命听的。你或许觉得我是个笨蛋、粗人，我可还是个势利眼呢，在我的天堂里可没有你的立足之地——那是我的私人领地，斯威夫特、萧、佩特罗尼乌斯与我共进晚宴的地方。

啊，我们享用的是何等的盛宴！我们在那谈论特里马乔，在那分析埃默里！

哦，莫顿，我们会施舍你些残羹冷炙！

我转过身在桌子前坐定。我想写点什么。《传道书》可以先搁置一个晚上，我想写一首诗，一首关于这第一百一十七种洛卡之舞的诗，关于一朵在风雪交迫中追随着光明的玫瑰，如同布莱克的玫瑰，行将凋零。

我找了支铅笔，开始动笔写作。

搁笔之后我很满意。这不是一首杰出的作品——至少不像期望中的那么优秀，毕竟火星雅言并不是我擅长的语言。我爱抚着这诗作，将它以半韵半韵，英语中的一种押韵方式。翻译成英语。或许我会把它收录到下一本书里，以《波拉克莎》为题：

*赤红之地满狂风，*
*寒夜彻骨万物冻。*
*双月皓洁悬当空，*
*猫犬嬉入梦胡同。*
*撕夺吾翼无止休，*
*最终之花燃怒容。*

写完我就放到了一边，找出几片苯巴比妥。突然有些精疲力竭。

第二天，我将我的诗歌给莫奎伊妮看。她非常缓慢地诵读了好几遍。

“写得很美妙。但是诗中有三个你们语言中才有的词汇。‘猫’、‘犬’据我猜测是两种天生互相憎恨的小动物。但是‘花’是什么？”

“哦，确实，我从未在雅言中见过表达‘花’的词汇。我想说的其实是地球上的一种花卉——玫瑰。”

“它长得什么样？”

“哦，它的花瓣通常是火红色的。因此我写了‘燃怒容’，某种意义上就是指这个。但是我还希望它能象征狂热、红发与生命之火。玫瑰茎干带刺，叶子是绿色的，还带有令人愉悦的独特芳香。”

“我希望能见到一朵这样的花。”

“我想这事可以安排。我回去就落实一下。”

“请就这么办吧。你就是一个——”她用了一个代表“先知”的词，或者说代表像以赛亚和洛卡那样的宗教诗人。“你的诗鼓舞人心，我将会把它转达给波拉克莎。”

我心中暗自得意，但还是辞谢了这一提议。

我下定决心——今天就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一天。我询问她是否允许我带相机和微缩录像机来。我希望能复制他们所有的文献，但是我抄写的速度远远不够。

令我惊喜的是，她不仅马上就同意了我的请求。而且还提出了一个令我大吃一惊的邀请。

“你是否愿意在工作期间住在这里？这样你可以全天候开工，在任何你想要工作的时候都可以——当然除了我们要用神殿的时候。”

我鞠了一躬：“深表荣幸。”

“很好。那么带你的器械来吧，我给你安排一个房间。”

“今天下午可以吗？”

“当然可以。”

“那么我现在就回去准备东西。下午再见……”

“再见。”

我估计埃默里会给我找点茬，但是不会太麻烦的。飞船上的每个人都渴望见到火星人，对火星物指指点点，询问火星上的气候、疾病、土壤化学、政治还有真菌——我们的植物学家是个死忠真菌迷。除此之外，他是个靠谱的好家伙。话虽如此，但能见到火星人的工作人员其实只有四五个。大部分的时间远征队员们都用来发掘火星都市与卫城的遗迹。我们不得不遵守严格的规矩行事，因为火星人非常孤立，就像是 19 世纪的日本人。我猜我不会在船员们那里遇见什么障碍，而我猜对了。

事实上我很清楚地发现，他们每个人都很乐意看到我滚出这儿。

我在水培室停住脚，我要和我们的蘑菇大师谈谈。

“嘿，凯恩。在沙子里种出毒蘑菇了吗？”

他呼哧呼哧地抽了几下鼻子，他总是在抽鼻子——或许是对植物过敏。

“嗨，盖林格。不，我在毒覃类上毫无进展。不过下次你出去的时候，可以去车库后头看看，我在那儿种了几株仙人掌。”

“很棒。”不算上贝蒂的话，凯恩博士基本是我在船上唯一的朋友了。“我来这儿是想要你帮个忙。”

“说吧。”

“我想要一枝玫瑰。”

“想要啥？”

“一枝玫瑰。一枝‘美国丽人’那样的就成——漂亮的鲜红色，多刺，闻起来有芳香。”

“我觉得它适应不了这里的沙壤。呼哧、呼哧。”他说着，又开始抽鼻子。

“不不，你没听懂。我并不是想种植玫瑰，只是要一朵花。”

“那我得用培养水槽了。”他挠了挠荒芜的头顶，“即使是强制其生长也得要三个月才能种出你要的花来。”

“你能做到么？”

“那当然了。刚好能赶在我们离开这里之前完成。”我环顾了一圈这里的培养池和幼苗托盘。“今天我就要搬到泰利安去了。但是我会经常回来看看。开花的时候记得通知我。”

“搬到那边去？莫尔说他们是个‘小圈子’。”

“那么我猜我已经是小圈子里的人了。”

“看起来似乎如此。我还是不明白你是怎么学习他们的语言的。我读博士的时候学法语和德语就遇见了麻烦，但是上个星期吃午饭的时候，我听贝蒂讲解过一次。那语言听起来就像是古怪的噪音。她说讲这种语言就像是一边做《泰晤士报》上的填字游戏，一边试图模仿鸟叫。”

我笑了起来，接过他递过来的烟。

“那挺复杂的。”我承认道，“但是想象下你在这里偶然发现了一个真菌界的新纲目——你做梦都会想着它的！”

他的眼睛顿时闪耀了起来。

“那不是太棒了么！说真的，你知道，说不定我真能发现。”

“嗯，你行的。”

我们走到门口的时候他还在轻声笑着。

“今晚我就开始栽培你的玫瑰。在那边放轻松好好干吧！”

“没问题！谢咯。”

就像我说的吧，整一个真菌狂，但是个还算不错的家伙。

我在泰利安内城的住所紧挨着神殿，位置偏左。这对总住在狭窄船舱的我来说是个大进步。我很高兴火星人已经足够先进，知道要在床板上铺床垫。而且，让我惊讶的是，这床竟然能容纳得下我。

我取出设备，给神殿照了十六张35毫米照片，然后开始拍书。

不看内容而只是一页一页照相的工作，渐渐让我感到厌倦。于是我着手翻译了一段历史资料：

塞尔伦纪三十七年，天降甘霖，引众人欢庆。因世所罕见，众均视为赐福。

然此非玛兰神赐吾等以降自天界的生命之种。此乃自动脉喷涌而出的宇宙之血。末日已然降至吾身，最终之舞即将开始。

这甘霖带来不会致命的瘟疫，洛卡最终的轮回随着敲响的鼓点开始了……

我心想，这泰穆写的是个什么玩意儿。他可是个历史学家，一般来说我们相信他写作忠于史实。这可不是他们的末世启示录……

不，除非这就是末世启示录……

为什么不是呢？我陷入了沉思。泰利安现存数得过来的那点人口显然是一个曾经高度发达的文明的幸存者。他们也曾发生过战争，却不曾有屠杀；他们发展出科学，但是几乎不持有技术。一场瘟疫，一场不会致命的瘟疫……这就是原因吗？可是不会致命的瘟疫又是如何才能做到这点呢？

我接着读了下去，但是书中并没有解释这场瘟疫。我翻过书页，飞快地浏览着，却一无所获。

莫奎伊妮！莫奎伊妮啊！我最疑惑的时候，你却不在这儿！

如果我主动去找她，会不会太过失礼？是的，这很失礼。我的活动区域限制在她领我去过的那些地方，这是我们之间的默契。所以，我必须等待，为了得到答案必须等待。

结果就是，我只能在房间里懊恼地大声咒骂。我换着不同的语言骂，骂了很久。在神殿里这么干，毫无疑问会惹恼神圣的玛兰神。

不过祂并没有打算干掉我，因此今天就这样吧，上床睡觉去。

我肯定睡了好几个小时，醒来却看到波拉克莎拿着一盏小灯来到我房间——是她拽我的睡衣袖子，把我弄醒的。

我问了声好。现在回想一下，也的确没别的话好说。

“你好。我是来听诗的。”她说。

“什么诗？”

“你作的诗。”

“哦。”

我打了个哈欠坐起来，这举动每个人都会做的——如果他们也在三更半夜被人吵醒还要求朗诵诗歌的话。

“谢谢你。不过这个时间点是不是有点儿尴尬？”

“我不介意。”她说。

我总有一天要给《语义学期刊》写篇专论，谈谈这样的观点：

语调在讽刺中难以起到重要的作用。

但是我已经被弄醒了，所以我抓过长袍。

“那是什么动物？”她指着翻领上丝绸绣的龙问。

“神话生物。”我答道，“你瞧，现在这么晚了，我很累。明天上午还有一大堆事情要做。而且莫奎伊妮要是知道你在这，她会产生误会的。”

“误会？什么误会？”

“该死的，别明知故问！”这是我第一次用火星语说脏话，结果失败了。

“不，我不知道。”

她似乎被我吓到了，就像是一只不知道自己究竟犯了什么错却挨了骂的小狗。

我消了消气。她的红斗篷衬着红发、正在发抖的嘴唇，如此完美。

“嘿。我并不是有意烦你。但是在我们的世界，有一些风俗，唔，关于两个不同性别的人没有结婚，却共处一室……唔，我的意思是……你知道我的意思了么？”

“不知道。”她的双眼就像是翡翠一样。

“好吧，那就是一种……呃，就是那玩意儿，性。”

她翡翠般的眼睛如小灯般闪了一下。

“哦！你是说生小孩！”

“没错！就是这意思！答对了！”

她笑了起来。这是我第一次在泰利安听到笑声，就像是小提琴手演奏出的 G 弦自然跳弓。这声音并不十分动听，尤其是因为她笑了很久。

笑够了之后，她又向我靠近了一些。

“现在我想起来了，半纪以前我们确实也有过这种规矩。那时候我还是个小孩。但是——”她欲言又止，看起来好像又要开始笑

了，“现在那些规定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我的大脑像一台三倍速的高速录音机般运转着。

半纪！半个——半个纪！不是吧！不，就是这样！他们半个纪差不多是二百四十三年。

——足够的时间学会二千二百二十四种洛卡之舞。

——足够的时间使你变老，如果你是人类的话。

——我是指，地球人。

我又望着她，她苍白如象牙棋子里的白皇后。我用我的灵魂担保她是人类，鲜活的、正常的、健康的人类，她是一名女性——我用灵魂担保，还有我的肉体……

莫奎伊妮已经活了两个半世纪了！这岁数都能做玛士撒拉的祖母了！多么高等的生物啊！想起他们多次夸赞我作为语言学家、诗人的成就，我就不由得洋洋自得起来。

但是她说的“现在那些规定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她要笑得那么歇斯底里？为什么莫奎伊妮总是用古怪的眼神看我？

我突然觉得与这个漂亮的女孩亲近的同时，我还在接近什么重要的东西。

我装作漫不经心地问道：“告诉我吧，这是不是和泰穆写的那场‘带来不会致命的瘟疫的雨’有关系？”

“是的。”她说，“在那场雨之后出生的小孩，都没法生孩子，而且——”

“而且？”我向前靠了靠，想用脑子把这些话录下来。

“而且，男人们也不想做那码子事了。”

我身体后仰，靠着床柱。全种族女性不孕，男性性无能，还有异常天气。那一天是不是从什么地方飘来一片带着放射性垃圾的浮云，穿过了他们的大气层？那一天，远在夏帕雷利提出发现像龙一样神秘的火星运河之前，也远比这些运河催发了前提错误、结果

正确的猜想的时候要早。而波拉克莎，是否在盲人弥尔顿又创造出一个天堂之前，就在这里生活着，跳着舞，遭受了那降于子宫的诅咒？

我摸出来一根烟。还好我带了烟灰缸。火星人从未发展出烟酒产业，跟他们比起来，印度的苦行僧就像是在放荡玩乐。

“那一小团火焰是什么？”

“烟。来一根么？”

“好的。谢谢。”

她坐到了我的旁边，我为她点燃了一根烟。

“有点儿刺鼻。”

“是的。深吸一口，让它在肺里停留一会，然后呼出来。”

过了一会儿。

“天哪。”她沉默了一下，问道，“这是神圣的吗？”

“不。这是尼古丁，神性的一种恰当的替代形式。”

又一阵沉默。

“请别让我翻译‘替代形式’。”

“不，不会的。跳舞有时候也会让我有这种感觉。”

“这劲儿一会儿就会过去。”

“现在请为我念诵你的诗吧。”

我突然有了个主意。“请等一下，我有一些更好的东西。”

我站起来在笔记本中翻找，找到后又坐回她的身边。“这是《传道书》的前三章。与你们的那些圣书非常相似。”

我开始读，只读到第十一节时，她就高声尖叫了起来：“不！请不要读这个了！请念你的诗吧！”

我停了下来，把笔记本扔回到最近的桌子上。她在颤抖，不是跳舞那天如风儿般的轻颤，而是双眼噙泪，紧张不安的颤抖。她笨拙地夹着烟，就像是夹着铅笔一样。我将手臂笨拙地搭到她肩上。

“他是如此悲伤，”她低语道，“就跟其他所有人一样。”

我只好把思绪拧成了一条色彩鲜亮的缎带，折叠好这条带子，又打了个我非常喜欢的圣诞结。我选了一首描绘西班牙舞女的德语诗，即兴翻译成火星语，带着爱念给她听。我猜她会因此开心的，而我猜对了。

“是你写的吗？”她问。

“不，是一个比我更厉害的人写的。”

“我不信，一定是你写的。”

“不。这是一个叫里尔克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的诗人写的。”

“但是你将这首诗带进了我们的语言。点燃火柴典出里尔克诗作《西班牙舞女》。文中主人公念的可能就是这首诗，下文“举足（娇小而坚决的两足）”亦典出于此。吧，这样我才能看到她跳舞的身姿。”

我闻言照做。

“这永恒的火焰，而她‘举足，以娇小而坚定的双足，将它全部踏灭’。我希望自己跳舞时也能像她一样。”

“你已经胜过所有吉普赛人了。”我笑道，一边将火柴吹灭。

“不。我还没有，我还做不到那样。”

她的烟即将燃尽，所以我从她手上抽走了它，然后和我的烟一块熄灭。

“你想要我为你跳舞吗？”

“不，去睡吧。”

她笑了笑，并且在我意识到之前解开了肩上红色褶皱的扣子。

周身万物似乎都消失了。

我艰难地咽了下口水。

“好的。”她说道。

于是，我亲吻了她，褪下的衣服吹灭了灯火。

# III

日子就像是雪莱的秋叶：黄的、红的、棕的，被阵阵西风欢快地抽打着，随着快速消耗着的微缩胶卷飞旋而去。几乎所有的书籍都已经被我记录下来了。这些书籍兴许要许多许多年才能被通读，才可能被评估出其价值。而现在，火星文明就被锁在我的抽屉里。

《传道书》则被我一次次地搁置，又一次次地拿起。现在也几乎都翻译成雅言了。

不在神殿的时候，我会吹吹口哨，写下大量诗篇，那里面的内容会让以前的我感到羞耻。晚上，我和波拉克莎一起散步，穿越沙丘，或者攀登山岭。她有时会为我跳舞，而我会朗诵一些英雄格长诗作为回报。她依然以为我就是里尔克，而我自己都快要被骗进去相信这一点了。我就是里尔克，居住在杜伊诺城堡，写着《杜伊诺哀歌》：

的确，说也奇怪，不再在地面居住了，
不再运用好不容易学会的习惯了
不给玫瑰及其他特地作出允诺的
事物赋予人类未来的意义；

没错，不要给玫瑰赋予什么意义！绝不！嗅嗅它们（擤擤鼻子，凯恩），采摘它们，享受它们。活在当下。紧紧地握住它。不要请求诸神解释什么。那些叶片被风吹走，那样迅速地飞走……

没有人注意到我们；也没人在乎。

劳拉。劳拉和波拉克莎。这两个名字有那么一点不和谐，但是——你知道的——确实押韵。她是个有点孤傲的金发高个女郎。

（我讨厌那些金发女郎！）父亲像是对待口袋一般将我的内里都倒腾了出来，而我期待她能再一次将我填满。但是那个蓄着犹大胡子，眼神跟狗一样忠诚的高壮汉子抢走了她，原来的他不过是她宴会上的一件装饰品罢了！

神殿里，微缩胶卷的声音就像是对我的咒骂。它亵渎了玛兰神和盖林格。狂暴的西风已去，有一些东西已经不远了！

末日已然来临。

我有一天一夜没有见到波拉克莎了。

第二天，也没有；第三天，还是没有。

我陷入了半癫狂的状态，我从不曾意识到我们已如此接近，而她对我是何等重要！

我不得不去问一问。我不想去，但是别无选择。

“莫奎伊妮女士，她在哪？波拉克莎在哪？”

“她走了。”

“去哪了？”

“我不知道。”

我盯着那对恶魔鸟般的眼睛，恶毒的诅咒已到了嘴边。

“我必须知道。”

她端详着我。

“她离开了我们，走了。我想是上山了，或者是去沙漠了。这些都无关紧要。这世界上难道还有什么要紧的事吗？舞蹈已近尾声，神殿将空无一人。”

“为什么？为什么她要走？”

“我不知道。”

“我必须要见到她。过几天我们就要回地球了。”

“非常抱歉，盖林格。”

“我也很抱歉！”我啪嗒一声合上书，没有说“莫娜拉”。

我站起身来，离开了神殿。

“我会找到她的。”

莫奎伊妮就像是一尊坐着的雕塑，我的靴子还静静待在我脱下它们的地方。

我一整天都开着车在沙丘间上上下下，四处乱转，呼喊着寻找波拉克莎。我想，在艾斯匹克号的船员们看来，我一定就像是一阵沙尘暴。最终我不得不返回基地加燃料。

埃默里高视阔步地过来了。

“喂，放松点。你看上去就像是个糟糕的清洁工，干嘛在沙漠里搞汽车竞技表演？”

“问我为什么——唔，我丢了点东西。”

“在大沙漠里面？你丢了首十四行诗么？这是我唯一能想到你慌乱成这样的理由了。”

“才不是，去死！是个人物品。”

乔治已经加满了油，我又爬上了我的小吉普。

“等会儿！”他拽着我的胳膊。“除非你告诉我发生了什么，否则我不许你去。”

我可以挣开他的手，但是他也能让人拽着我的脚后跟把我给拖回来——而且肯定有人很乐意干这种事儿。因此我强迫着自己，以缓慢柔和的语调说：

“我只不过是丢了手表。那是我的传家宝，我母亲将它给了我。我希望能在我们离开之前把它给找回来。”

“你确定没有在你的船舱里，或者是在泰利安？”

“我已经检查过了。”

“也许是有人把它藏起来好给你找点麻烦。你在这儿不怎么受欢迎，这你很清楚。”

我摇了摇头，“我想过这一点了。不过我总是把它放在右边的口袋里。我想一定是在穿越沙丘的时候因为路途颠簸而掉出去了。”

他眯起了眼睛。“我记得在一本书封上看到过，你的母亲在你出生前就已经过世了。”

“没错。”我咬了下自己的舌头，“那手表是我外祖父的，我母亲则希望能传给我。那之前是我父亲帮我保管着。”

“哼！”他冷哼了一声说道，“开着小吉普在沙丘里头四处乱转，这么找手表可真是够奇怪的。”

“在那我能看见它表面的反光。”我如此解释道，虽然很没有说服力。

“看，天已经开始变黑了。今天继续找已经没意义了。”他转而命令一个机械工人给小吉普盖上防尘布，然后拍拍我的胳膊。“进来，去洗个澡吧，再吃点东西。看起来这两样你都需要。”

黯淡的眼睛，小圆点雀斑，稀稀落落的头发，酒糟鼻，比谁都大的嗓门……

这就是他当领导者的唯一资格！

我站在那儿，心中恨死了他。克劳迪斯，但愿这是第五幕！

但是突然，进食和洗浴的渴望占据了上风。我确实迫切地需要去洗个澡吃个饭。如果我坚持马上回去继续寻找的话，恐怕只会引来更多的猜疑。

所以我掸了掸袖子，拍下一些砂砾。

“你说的没错，听起来是个好主意。”

“来吧，到我的船舱里来吃。”

淋浴就像是上帝的祝福，干净的卡其裤如同上帝的惠赐，而食物的香味仿佛来自天堂。

“闻起来真香。”

我们在沉默中享用了肉排，饭后甜点时，他开口建议道：“今晚不休息一下吗？留在这里睡一会儿。”

我摇了摇头。“我很忙。收尾工作。时间不多了。”

“几天之前，你就说你基本完成了。”

“是‘基本’，但是没有完全。”

“你还说过今晚他们要在神殿进行一场祭祀。”

“没错。我会在我的房间里工作。”

“盖林格。”他耸了耸肩，喊了声我的名字。我抬起头看着他。因为他喊我的名字一般意味着我要有麻烦事了。

“这应该不关我的事，但是我得管。贝蒂说你在那边有了女人。”

这不是个疑问句，它是个陈述句，飘在空中，静默。

贝蒂你个婊子！你就是一头母牛，一个婊子！还是个醋缸子！你就不能好好管着你的眼睛嘴巴，让它们闭上？

“所以？”我说道。这是个带着问号的陈述句。

“所以，这是我的职责。作为这次远征的领队，我有责任要确保我们与当地人是一种友好的外交关系。”

“你嘴里的他们听起来就像是土著似的。事实是大错特错！”我站起身，向他大喊了起来，“在我发表论文之后，所有地球人都会知道这件事。我会告诉他们莫尔博士压根没猜到的事情，我会告诉他们一个命中注定要灭亡的种族的悲剧；他们等待着死亡，听天由命，对自身都漠不关心。我会告诉他们这一切的原因，这会击碎那些学者冷硬的心！我会都写出来的，他们会因此授予我更多的奖项，而我要统统拒绝！上帝啊！我们的祖先还在拿剑齿虎的牙齿当棍棒使、还在探索如何生火的时候，他们就有了文明！”

“你在那边有了一个女孩？”

“是的！”我说。你的消息没错，克劳迪斯、老爹、埃默里！“我是有了一个女孩。但是我现在给你透露点独家学术新闻！他们跟死了没两样了。他们没法生育。再过一代，火星人就将不复存在。”

我停顿了一下，接着说：“这个种族，之后就只会存在我的论文里，只会存在一些微缩胶卷和磁带中，只会在一些诗歌里被提

起。那些诗歌写了一个女孩。她真的很在乎，但却只能通过舞蹈来表达对这种不公的不满。”

“哦。”埃默里应了一声。过了一会儿，他说道：“这过去的几个月里，你确实表现得不同以往，有时候举止得体有礼。我禁不住在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从来不知道还有什么事对你而言是那么地重要。”

我低下了头。

“你在沙漠里四处奔窜是为了她吗？”

我点了点头。

“为什么？”

我抬起了眼睛。

“因为她可能在那外面。我不知道她在哪儿，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要出去。但在我们走之前，我必须找到她。”

“哦。”他又应了一声，然后伸手打开了一个抽屉。他拿出一件用毛巾裹着的东西，打开了它，那里头是一张女人的照片。

“我妻子。”他说。

那是张迷人的脸蛋，有着大大的杏仁眼。

“我原来是海军，你知道的，是个年轻军官。在日本遇见了她。在我的故乡，和异族人通婚是不被允许的。因此我们没有结婚。但是她确实是我的妻子。她去世的时候，我在地球的另一边。那些人夺走了我从未见过的孩子们。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进了哪家福利院，还是被谁领养了。很久以前的事了，几乎没人知道。”

“节哀。”

“没必要。忘了这事吧。但是——”他在椅上挪动了一下，目光正对着我说道，“如果你想把她带回去，那么随你吧。他们会要了我脑袋。我老了，也不会有机会像这样再次带领远征队了。所以，随你干吧。”

他喝了一口冷咖啡，把椅子转了过去。“去领你的小吉普。”

我两次想对他道谢，但是说不出口。于是我只是站起来走了出去。

“沙扬娜拉。”他在我背后轻声嘟囔道。

“这儿这儿！盖林格！”我听到有人喊我，转过身朝斜坡上望去。

是凯恩。他靠着舷窗，背着光看不清人影。但我还是能听到他抽鼻子的声音。

我往回走了几步。“什么事？”

“你的玫瑰花。”

他取出一个塑料制的容纳盒。盒子内部被分成了上下两层，下面盛满了某种液体，茎干就浸没于其中；上面是一朵刚盛开的硕大玫瑰，就像是这个烦人夜晚里的一杯红酒。

我把盒子塞进夹克里，向凯恩道了谢。

“要回泰利安了？”

“嗯。”

“我看见你回来，所以把这给准备好了，不过和你在船长室错过了。埃默里很忙，告诉我能在车库赶上你。”

“真的很感谢。”

“它经过了化学处理，能开好几个星期。”

我点了点头，离开了。

现在我正开车向上，驶入山间，开往更远、更远的地方。没有月亮的天空就像是冻结的池面。前方的路越发险峻，我的小毛驴在抗议。我踩下油门，给了它几鞭子催它继续。往上爬！继续往上！看到一颗暗淡的绿色星星时，我哽咽了。包起来的玫瑰就像是另一颗心脏在我胸口砰砰跳动。驴子发出又长又响的嘶吼声，继而开始咳了起来。我又抽了几鞭子，于是它死了。

我拉起应急制动，然后爬出车子，开始徒步行走。

好冷。这山上变得好冷。入夜了？为什么？为什么她要这么做？为什么要在夜晚来临的时候逃离篝火？

我爬上爬下，来来回回。我迈着大步，带着在地球上从未体验过的轻松感，穿行在每一处岩缝，每一道峡谷，每一个关口。

只有两天了。我的爱，我的爱，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

我爬过那些突起的石块，跃过那些起伏的山脊。它们刮疼了我的臂肘，擦伤了我的膝盖，撕裂了我的外套。

还不回应我吗，玛兰神？你真的如此憎恨你的子民吗？那我就试试向其他的神祈祷。毗湿奴，你是保护神，请庇佑她，让我找到她！

耶和华？阿多尼斯？欧西里斯？塔姆斯？马尼图？雷格巴？阿多尼斯（Adonis），欧西里斯（Osiris），塔姆斯（Thammuz），马尼图（Manitou），雷格巴（Legba），她在哪儿？

我往更高更远的地方去寻找她，却滑了一跤。

脚下沙石飞溅，我挂在悬崖的边缘。太冷了，我的手指被冻得几乎要抓不住那岩石了。

我往下看了看，差不多三四米高。我松开手掉了下去，在地上打了几个滚着陆了。

然后，我听到了她的尖叫。

我躺着不动，只是抬头看。她身在高处，呼喊声回荡在夜空中。

“盖林格！”

我还是躺着不动。

“盖林格！”她不见了。我听到了一些石头滚动的声音，知道她正从上面下来，要到我的身边来。

我一跃而起，躲进了一块巨石的阴影里。

她绕过悬崖，犹疑着穿过石堆下来。

“盖林格？”

我突然走了出来，抓住她的胳膊。“波拉克莎。”

她又发出一声尖叫，随即紧紧地靠着我哭泣。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哭。

“怎么了？”我问道，“为什么哭？”

但是她没回答，只是一味地靠着我抽泣。终于她开口道，“我以为你自杀了。”

“也许我是该这样做。你为什么要离开泰利安，为什么要离开我？”

“莫奎伊妮没有告诉你吗？你猜不到吗？”

“我没有猜，而莫奎伊妮说她不知道。”

“那么她是在说谎。她知道的。”

“她知道什么？”

她浑身一阵冷战，然后沉默了好一会儿。我这才发现她只穿着单薄的舞裙。我将靠在我身上的她轻轻推开，脱下我的夹克衫给她披上。

“伟大的玛兰神啊，你会被冻死的！”

“不。我不会。”

我把装着玫瑰的盒子放进口袋里。

“那是什么？”

“一朵玫瑰。”我回答，“这里这么暗，你看不清楚。我曾经把你比喻成一朵玫瑰，还记得吗？”

“记得。我能拿着吗？”

“当然。”我把它塞进了夹克衫的口袋。

“好了？我还在等着你解释呢。”

“你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

“那场雨降临之后，”她说，“似乎只有男人受到了影响，这已经够糟了。……因为，我，我似乎没受到影响……”

“哦，哦！”我明白了。

我们就这么站在那，我思索着：

“那你为什么要跑？在火星上怀孕有什么错吗？泰穆搞错了，你们的种族可以存续下去了。”

她又一次笑了，笑声就像是疯掉的帕格尼尼所演奏的狂野小提琴。我在她失控之前打断了她。

“怎么存续下去？”她来回摸着自己的脸，问道。

“你们种族的历史比我们更悠久。如果我们的孩子正常，那么就说明我们两族可以通婚。而你们族群里肯定还有许多可孕的女性。为什么不通婚呢？”

“你已经读过《洛卡之书》了，却还问我这种问题？当死亡以这种形式降临的时候，我们就决定并投票通过了。洛卡的信徒们早就知道这一点，也早就决定了走向灭亡。他们说，‘我们已经做过所有事情，看过、听过、感受过所有东西了。这极美的舞蹈，让它就此结束吧。’”

“你不信这个。”

“我信不信无关紧要。莫奎伊妮和长老嫲嫲们决定了我们必须灭亡。虽然那些特别的头衔已经成了空壳，但是她们的决定仍然得到了支持。现在就只有一条无法解读的预言遗留在那里。我们都会死去的。”

“不，不会的。”

“你说什么？”

“跟我回去，去地球。”

“不。”

“好吧。那么现在先跟我一起走。”

“去哪？”

“回泰利安。我要去跟长老嫲嫲们谈谈。”

“你不能这么做！今晚那儿有一场祭祀！”

我笑了。“一场祭祀，祭祀那位把你们打翻在地，还踹断你们牙齿的神？”

“祂仍然是玛兰神。我们仍然是祂的臣民。”

“你和我父亲想必会相处得很好！”我咆哮道，“但是我要去，而你，跟我一起！不然我就扛着你过去，我个头可比你大多了。”

“但是你不比欧恩措高大。”

“欧恩措又他妈的是谁？”

“他会阻止你的，盖林格，他是玛兰神的拳头。”

## IV

我刹车把小吉普停在我所知道的唯一入口——莫奎伊妮用的那个。波拉克莎把玫瑰抱在怀里——她刚才借着车前灯看到了它的模样，就像是抱着我们的宝宝，一言不发，脸上的神情淡定可爱。

“他们现在在神殿里吗？”

她不动声色，当我问第二遍的时候才有了反应。

“没错。但是你进不去。”她说道，声音仿佛从远处飘来。

“走着瞧吧。”我绕过去，扶她下车。

我牵着她的手前进，而她神情恍惚，只是跟着我走。在新月的光辉下，她的双眼就如同我们初次见面，她表演舞蹈的那天一样。我打了个响指。但是她没有什么反应。

我推开门带着她进去。房间半亮不亮，灯光昏暗。

那是她这一晚上的第三次尖叫声。

“是盖林格！欧恩措，不要伤害他！”

我先前只见过火星女性，而从未见过火星男人。因此我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不是畸形，但是他确实够强壮。

我抬头看他，他半裸的身上布满了痣与肿块——分泌失调，我猜的。

我曾经想过我应该是这个星球上最高的人了，但是他的身高足足有两米一以上，身材超重。现在我算是知道我那张巨大的床铺是哪儿来的了。

“回去。”他说，“她可以进去，你，不行。”

“我要进去拿我的书和其他东西。”

他举起巨大的左臂。我朝他指的方向看去——所有的个人物品都被整洁地摆放在地上。

“我必须进去。我要和莫奎伊妮和长老嫲嫲们谈谈。”

“你，不行。”

“这关乎你们种族的生命！”

“回去！”他的声音像是爆破声，“回去！回到你自己的地方去，盖林格！离开我们！”

从他嘴里说出我的名字听起来很是不同，就像是听到别人的名字。他多大了，我暗想，三百岁？四百岁？一辈子都在当神殿的守卫者吗？为什么？有什么敌人存在需要防备吗？过去见过有他这样的举止的人，我非常讨厌他们。

“回去。”他一再重复。

如果他们的格斗术发展到了与舞蹈一样的境界，或者更糟糕——格斗根本就是他们舞蹈的一部分，那我要有麻烦了。

“进去吧。”我对波拉克莎说，“把玫瑰交给莫奎伊妮。告诉她是我给她的，告诉她我随后就到。”

“我会照做的。回地球也请记得我，盖林格。再见。”

我没有回应她，而她带着玫瑰，从欧恩措的身边经过，进了后面的房间。

“现在你可以走了吗？”他问道，“如果你想，我可以告诉她我们打了一场，而你差点就打败了我。但事实将会是我把你打晕了，

并且拖回到了你的飞船上。”

“不。要么是绕过去，要么是跨过去，总之我会从你这过去。”

他舒展双臂，屈膝蹲伏。

“向圣人出手是一种罪孽，但是我会阻止你的。”他的声音依旧隆隆作响。

我的记忆就像是蒙了一层雾的窗子，突然接触到了新鲜空气，一切都变得清晰起来。

我回想起六年前。那时候我还是东京大学的东语系学生，那是个用来消遣的夜晚——这样的夜晚一般一周两次。我站在讲道馆讲道馆，位于日本东京，被认为是柔道界的总部。的道场中，身穿柔道服，系着茶色的腰带——这象征着我是入段前的最高等级“一级”。右胸口有一枚咖啡色的菱形标志，上面还写着日文的“柔術”两字。但是这其实意味着“当身技”——一种我学到的格斗技巧，非常适合我的身材，也帮助我赢了好些比赛。

但是我从来没把这技能用在跟人打架上过，而且我也有五年没有练习过了。不在状态，我知道。但是我必须竭力尝试让自己心如明月，映照出欧恩措的全身动作。

从过去记忆的某处传来了声音，对我说：はじめ，开始吧。

我突然地换步摆成猫足立的姿势。欧恩措的眼睛里燃起奇异的火光，慌忙调整自己的姿势——我已经狠狠地向他扑去。

我的小把戏!

我修长的左腿像是断掉的弹簧一样向上扫去，他试图往后跳脱，但是在两米高的地方，我的腿还是扫中了他的下巴。

他的头颅猛地向后仰去。他摔倒在地，发出几声微弱的呻吟。到此为止了，抱歉啊，老伙计。

正当我从他身上跨过的时候，不知怎么地被绊了一下，摔倒在他身上。我不相信他在挨了那一记之后还能保持清醒，更不必说移动了。我不想继续伤害他。

但是他找到了我喉咙的位置，并在我意识到他这行为的目的之前，已经用前臂压住了我的咽喉。

不！不能就这样结束！

欧恩措的手臂就像是钢铁的门闩一样锁住我，压着我的气管和颈动脉。我发现他并没有清醒，这一切不过是他长年累月的锻炼下形成的条件反射。我曾经在一次試合日语的"切磋、比赛"之意中见过这种情况，那人已经被扼喉至昏迷，身体却仍在战斗。他的对手错以为自己没有成功，再次使劲，结果导致那人死亡。

这种情况很罕见，非常罕见！

我将臂肘往他肋骨间隙挤去，并用后脑勺撞击他的脸部。他的钳制稍稍放松了，还是不够。我够到并折断了他的小拇指——我讨厌这样做，但我还是做了。

他的臂膀松弛了下来，我挣脱了出来。

他躺在那喘着粗气，面目扭曲。我的心却跑到了他身上：这位倒下的巨人，一直遵守着命令，守护着他的人民，保卫着他们的信仰。我从他身上迈了过去——而不是绕过去，为此我用前所未有的方式诅咒自己。

我踉踉跄跄地来到我那堆物品前，在投影仪的盒子上坐下，点燃了一根烟。

我还不能进去。我要先缓缓气，并想好进去后说些什么。

怎么样才能说服、阻止一个种族的自我毁灭？

突然间——

——如果我给他们念《传道书》——这样可行吗？会有效果吗？给他们念一篇比任何洛卡写过的东西还要伟大，但是同样忧郁，同样悲观的作品。让他们看看我们种族是如何生存的，即使最伟大的诗篇批判了生命的一切，我们还是继续生存了下来！让他们看看，正是使他们遭受挫折的虚无，引领着我们前往天国。他们会相信吗，会改变想法吗？

我在华美的地板上踩灭烟头，抽出我的笔记本。当我站起来的时候，一种古怪、巨大的愤怒在我心中油然而生。

现在，我就要步入神殿去布道，宣讲属于盖林格的、来自生命之书的黑色福音。

四周一片沉寂。

在所有视线的汇集点，莫奎伊妮正在读洛卡，手中正是那枝玫瑰。

直到我进入神殿。

数百人都赤足坐在地板上，在场男性极少，他们的身材与女性一样矮小。

我没有脱下靴子。

无论怎么着也要坚持到底！我心想，这是场打赌——我或将赢得一切，或将输光所有！

有十二个丑陋的老太婆呈半圆形围坐在莫奎伊妮旁——长老嫲嫲们。

这不毛的大地，干枯的子宫，熊熊烈火涉足之地。

我走到桌子前。

“你们自己到了风烛残年，就要给你们的人民也宣判死刑。”我对着她们说，“而他们，可能还不知道那些你们在生命里已经体验过的欢乐、悲伤与充实。”我又转身面向人群，“但是，你们，并不是真正地要死去。那些话都是谎言。波拉克莎知道，因为她将产下一个孩子——”

那些人成排坐在那，就像是一尊尊佛像。莫奎伊妮退回到了半圆中。

“——一个我的孩子！”我继续说道。不知道父亲会对我的布道

作何感想。

“……你们当中所有年轻的女子都有孕育出下一代的可能。无法生育的只有你们的男性。如果你们允许下一次远征的医生为你们检查，或许男性也可以再生育。即使做不到那样，你们也可以和地球男性结合。

“我们并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种族；地球也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地方。几千年前，我们的洛卡写了一本书。他在书里写的正与洛卡所言相似，但是无论是面对瘟疫、战争或是饥荒，我们都没有逃避。我们没有死去，不同的疾病陆续地被治愈，饥饿的人填饱了肚子，我们曾经打过仗，但是战争已经很久没有发生过了。我不确定，但也许我们最后都能克服一切困难。

“我们穿越了千万公里，到访你们这另一个文明。而我们的洛卡曾经说过，‘何必庸人自扰，这又有什么价值，无论怎样，一切都是虚空。’

“而秘密就是——”我压低了嗓音，就像是在一场诗歌朗诵会上，“他是对的！这就是虚空，这就是傲慢！正因为理性主义的自大，我们才一直在攻击先知，攻击神秘主义，攻击神明！正是我们的亵渎让我们变得伟大！也正是它在支撑着我们，正是它足以让诸神私下钦佩。——上帝所有神圣的真名，都不过是亵渎的词句！”

我拼了命地喊出这些，说得自己头晕眼花。

“这就是《传道书》。”我开始念，“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甚么益处呢？……”

我发现了波拉克莎。她坐在后排，全神贯注，一言不发。

她在想什么呢？

我想用这个夜晚的时间，就像是把黑色的线缠绕在线轴上那样，将自己缠绕起来。

哦！一切为时已晚！白昼已经到来，而我还在滔滔不绝。我讲

完《传道书》，又开始讲盖林格。

当我结束演说的时候，四周一片寂静。

成排的佛像一整晚都不曾有任何反应。过了很久，莫奎伊妮举起她的右手，接着长老嫲嫲们也相继这样做了。

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不，不行，终止，停下。

这意味着，我失败了。

我慢慢地步出房间，瘫倒在行李包旁。

欧恩措已经走了，幸亏我没杀他……

似乎是过了几个世纪，莫奎伊妮出来了。

她说："你的工作已经完成了。"

我一动不动。

"预言圆满了。我的人民正在欢庆。圣人，你赢了。"

"我不是圣人。不过是个有点严重自大的二流诗人。"

我点燃了仅剩的一根烟，最后问道："好吧，什么预言？"

"洛卡的允诺。"她回答道，那口气听起来仿佛已经没有任何必要解释给我听了，"如果所有的洛卡之舞完成，就会有圣人自天国而来。他将打败玛兰神之拳，在最后关头拯救我们，为我们重新带来生命。"

"如何拯救？"

"就像是波拉克莎，还有在神殿中那样。"

"比如？"

"你给我们念诵了一些与洛卡之言同样伟大的词句，你告诉我们为什么'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你念诵之，同样也嗤笑之。你让我们看到了新的事物。

"火星上从来没有过花。但是我们会学着去种植它。

"你就是神圣的亵渎者，神殿中的嗤笑者，你必以鞋履践踏神圣之地。"

“但是你们否决了。”我说道。

“我们决定的是不要执行我们原来的计划，我们同意让波拉克莎的孩子活下去。”

“哦！”烟从我的指间滑落。悲剧差一点儿就发生了！我又是多么无知！

“那么波拉克莎呢？”

“半个纪以前她就被选为舞者——专为等待你的到来。”

“但是她说，欧恩措会阻止我的。”

莫奎伊妮沉默了很久，只是站在那儿。

“先前她并不相信预言。现在她情况不太好，而她之前的逃离也正因为害怕预言的实现。直到你实现这个预言，我们投票决定，她才终于领悟。”

“那她不爱我？从来没有爱过我？”

“抱歉，盖林格。”

“职责。”我单调地重复了一遍。职责。职责！职责……呵呵，呵呵呵……

“她已经说了再见，她不想再见到你了。”

她随即补充道，“……另外，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的教诲。”

“别忘了。”我机械地回答，突然意识到这所有怪事核心中的巨大悖论。我不相信我自己的福音书中的任何一字一句，从来没信过。

我像个醉鬼一样站着，嘟哝了声“莫娜拉”便向外走去，步入我在火星生活的最后一天。

我分明征服了你，玛兰神！——然而胜利归你所有。愿我在你的星空之床上好好休息吧，该死的上帝！

我步行回了艾斯匹克号，把小吉普丢在身后，把生命的重担化作点点足迹留在身后。我回到我的船舱，锁上门，服下四十四颗安眠药。

后来我在医务室里醒来。我还活着。

我慢慢地站起来，用尽办法靠到舷窗边上。我感受到了引擎的搏动已变得模糊的火星，如同肿胀的肚皮，悬挂在我上方，直到它渐渐溶解，满溢而出，从我的脸颊淌下。

# 后记

放在前言里了……不，没有。

编本书时：

1. 《科幻名人堂》其实有三册，因为后面两册的译文找不全（或者太贵买不起），只列出第一册来。
2. 各篇小说编者基本没看过，只在刚才全文扫了一眼。
3. 主要也就是整理了下格式。第一篇里的错误就多得要命，懒得动了，先列出 v0.01，以后再更新。
4. 因为懒病犯了，可能以后也只停留在 v0.01 版本了。如果有想要原文帮忙校对的，请联系 secretkeeper@126.com ——其实在网上都找得到的。
5. 改了的地方：标题居中，作者靠右，诗词改成居中或斜体，分标题居中，全角符号/数字改为半角。
6. 删了的地方：很多很多译者的注释。有人不喜欢看超级英雄电影的原因是：看个电影还一堆人跟我说里面的彩蛋，可我只想好好看这一部电影，不想知道导演“隐藏起来的细节”。
7. 《竞技场》全网就一个格式，就是 TXT 式断行的那个格式……明明用 Word 几个查找替换的事……
8. 接 6.有两篇基督教背景，译者列了几十条译注。其实有的西方特有的文化我们真的理解不了，也不用太强求。
9. 欢迎大家支持（不常更新的）学徒文库，支持（不常更新的）五分熟译站，支持久隆计划，谢谢。
10. 放不下了。